

學以孔孟爲師師者道之  
所存其文則六經之書也  
講習以窮理躬行以達  
斷考不可易者宋儒標榜  
貞立互育異同而



氏始倡崇高遠驚世之論  
謂此心本明不假言議惟  
當自求以得之凡講學  
是異端六經皆吾注腳一  
時聞人風靡從之獨慈溪

黃東發氏尊信周程朱子  
之說以上探孔孟六經之  
旨一切反之躬行以爲  
用於士必以操行自立於  
官必以職業自見至讀論

語而於孝弟忠信文公所  
以教人者蓋佩服終身焉  
故自強仕用明經家法取  
科第積州縣吏能歷監司  
罷守所坐有異政仁民厚

俗一本之禮義立朝諤諤  
敷對無隱情雖遭讒去國  
未究其設施而言論氣節  
千載有光斯可謂不負所  
學者矣公暇所閱經史諸

書隨手考訂并奏劄申請  
勸誡等件凡百卷名之曰  
日抄錄梓行于世中值兵  
燬諸絲禮之懼祖訓之失  
墜購求搜緝補刻僅完屬

予序之予惟科目利誘之  
弊至趙宋而極其以道學  
云者又皆從事空言而於  
躬行大業或未之能然彼  
其立異矯時固爲賢智之

過望而可知其非百餘年  
間未有以折衷猶賴先生  
詳辨力詆著之方冊俾孔  
孟周程朱子正大之學燦  
然復明如杲日行空沈陰

稽靄廓焉為之一清有目  
者皆可覩也方陸學盛行  
慈湖楊簡氏宗陸者也於  
公為鄉人公未嘗苟從末  
俗波蕩中卓見定力一人

而已世之師若弟子玩味  
是書必若公之於文公真  
體而力行之而後可以言  
學顧予淺陋何足以知先  
生會秩滿將歸禮之請之

益勤敬書于卷端以爲願  
學者勉若其文詞論述浩  
瀚峻潔特公之餘事茲故  
可略云  
至元三年歲在丁  
丑四月之吉廬江沈達序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目錄

○卷一

讀孝經

○卷二

讀論語

○卷三

讀孟子

○卷四

讀毛詩

○卷五



讀尚書

○卷六

讀周易

○卷七

讀春秋一

隱公

桓公

○卷八

讀春秋二

莊公

閔公

○卷九

讀春秋三

僖公

○卷十

讀春秋四

文公

宣公

○卷十一

讀春秋五

成公

襄公

○卷十二

讀春秋六

昭公

○卷十三

讀春秋七

定公

哀公

○卷十四

讀禮記一

曲禮

○卷十五



讀禮記二 禮弓

○卷十六

讀禮記三 王制 月令

○卷十七

讀禮記四 曾子問

○卷十八

讀禮記五 文王世子 禮運 禮器

○卷十九

讀禮記六 郊特牲 內則

○卷二十

讀禮記七 玉藻 明堂位 喪小記 大尊  
少儀

○卷二十一

讀禮記八 學記 樂記

○卷二十二

讀禮記九 雜記 喪大記

○卷二十三

讀禮記十 祭法 祭義 祭統

○卷二十四

讀禮記十一 經解

○卷二十五

讀禮記十二 中庸

○卷二十六

讀禮記十三 表記

○卷二十七

讀禮記十四 緇衣 本衣 問冕 問服 問祭 三年問 深衣 發誓 備行

○卷二十八

讀禮記十五 大學

○卷二十九

讀禮記十六 冠義 昏義 鄉飲酒義 射義 燕義 聘義 表微 四制

○卷三十

讀周禮

○卷三十一

讀三傳 左氏傳 公羊傳 穀梁傳

○卷三十二

讀孔氏書 家語 孔叢子 關風語系

○卷三十三

讀諸儒書 陳溪 明道 伊川 橫渠

○卷三十四

讀諸儒書 二海 翁文集

○卷三十五

讀諸儒書三 晦翁文集

○卷三十六

讀諸儒書四 晦翁文集

○卷三十七

讀諸儒書五 晦翁語類

○卷三十八

讀諸儒書六 晦翁語類

○卷三十九

讀諸儒書七 南軒

○卷四十

讀諸儒書八 東萊 勉齋

○卷四十一

讀諸儒書九 龜山 上蔡 和靖

○卷四十二

讀諸儒書十 橫浦 象山 後齋

○卷四十三

讀諸儒書十一 溫公 元城

○卷四十四

讀諸儒書十二 上 延平

○卷四十五

讀諸儒書十二 徂徠 安定

○卷四十六

讀史一 史記

○卷四十七

讀史二 漢書

○卷四十八

讀史三 三國志 南北史

○卷四十九

讀史四 唐書 五代史

○卷五十

讀史五 本朝各臣言行錄

○卷五十一

讀雜史一 蘇子古文

○卷五十二

讀雜史二 汲冢書 國語 戰國策 吳越春秋 越絕書

○卷五十三

讀雜史三 春秋世紀 春秋臣傳

○卷五十四

讀雜史四 東萊大事記

○卷五十五

讀諸子

老子 莊子 荀子 揚子 文士子  
曾子 子華子 管子 列子 墨子  
孟子 亢倉子 關子 鶡冠子 鶡子 商子  
韓非子 鄒衍子 真子 公孫龍子 尹文子 莊子  
抱朴子 劉子 盤隱子  
化書 子家子

○卷五十六

讀諸子二

呂氏春秋 素書 新語 賈誼新言  
新序 說苑 春秋繁露

○卷五十七

讀諸子三

論衡 申鑒 乾坤鑿度 易緯稽覽圖  
易通卦驗 參同契 古三墳書

○卷五十八

讀諸子四

孫子 吳子 司馬法 李德公問對  
謝赫子 三略 六韜 陰符經

○卷五十九

讀文集一 雜文

○卷六十

讀文集二 雜文

○卷六十一

讀文集三 縣陽文

○卷六十二

讀文集四 東坡文

○卷六十三

讀文集五 南豐文

○卷六十四

讀文集六荆公文

○卷六十五

讀文集七 諸翁文

○卷六十六

讀文集八 浮溪文

○卷六十八

讀文集九 石湖文

○卷六十八

讀文集十 水心文

○卷六十九

奏劄

○卷七十

申明一

初任吳縣尉司

○卷七十一

申明二

初任諸司差委 浙西提舉司帳管

○卷七十二

申明三

分司鎮江府轉板倉

○卷七十三

申明四

分司鎮江府轉板倉

○卷七十四

申明五 史館 通判廣德軍 通判紹興府

○卷七十五

申明六 知撫州

○卷七十六

申明七 撫州兼江西提舉 江西提刑

○卷七十七

申明八 浙東提舉

○卷七十八

公移一 紹興府 撫州

○卷七十九

公移二 江西提舉司 江西提刑司

○卷八十

公移三 浙東提舉司

○卷八十一

○卷八十二

講義

○卷八十三

策問

○卷八十四

書一

○卷八十五

書二

○卷八十六

記一

○卷八十七

記二

○卷八十八

記三

○卷八十九

○卷九十

序

○卷九十一

題跋

○卷九十二

○卷九十三

啓

○卷九十四



祝文

○卷九十五

祭文

○卷九十六

行狀

○卷九十七

墓誌銘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一

讀孝經

漢興河間人顏芝之子得孝經十八章是爲今  
文孝經魯恭王壞孔子屋壁得孝經二十二章  
是爲古文孝經鄭康成諸儒主今文孔安國馬  
融主古文而今文獨行唐明皇詔議二家孰從  
劉知幾謂宜行古文諸儒爭之卒亦行今文明  
皇自註孝經遂用今文十八章者爲定本我朝  
司馬溫公在秘閣始專主古文孝經作爲指解  
而上之至以世俗信爲疑真爲言愚按孝經一

祝文

○卷九十五

祭文

○卷九十六

行狀

○卷九十七

墓誌銘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一

讀孝經

漢興河間人顏芝之子得孝經十八章是爲今  
文孝經魯恭王壞孔子屋壁得孝經二十二章  
是爲古文孝經鄭康成諸儒主今文孔安國馬  
融主古文而今文獨行唐明皇詔議二家孰從  
劉知幾謂宜行古文諸儒爭之卒亦行今文明  
皇自註孝經遂用今文十八章者爲定本我朝  
司馬溫公在秘閣始專主古文孝經作爲指解  
而上之至以世俗信爲疑真爲言愚按孝經一

耳古文今文特所傳微有不同如首章今文云仲尼居魯子侍古文則云仲尼間居魯子侍坐今文云子曰先王有志德要道古文則云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今文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古文則云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文之或增或減不過如此於大義固無不同至於分章之多寡今文三才章其政不嚴而治與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通爲一章古文則分爲二章今文聖治章第九其所因者本也與父子之道天性通爲一章古文亦分爲二章不愛

其親而愛他人者古文又分爲一章章句之分含率不過如此於大義亦無不同古文又云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此二十二字今文全無之而古文自爲一章與前之分章者三共增爲二十二所異者又不過如此非今文與古文各爲一書也若以今文爲僞而必以古文爲真恐未必然至晦庵朱先生因衡山胡侍郎及玉山汪端明之言就古文孝經作孝經刊誤以天子至庶人五章皆去子曰與引詩云之語而併五章爲一章云疑

所謂孝經者本文止如此而指此爲經其餘則  
移置次第而名之爲傳并刊其用他書竄入者  
如孝天之經地之義至因地之義爲春秋左氏  
傳載子大叔爲趙簡子道子產之言如以順則  
逆以下爲左氏傳所載季文子北宮文子之言如  
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亦左傳所載士貞子之言  
遂以孝經爲出於漢初左氏傳末盛行之前且  
云不知何世何人爲之凡係先儒考孝經之異  
同如此愚按孝經視論語雖有衍文其每章引  
詩爲斷雖與劉向說苑新序列女傳文法祖類

而孝爲百行之本孔門發明孝之爲義自是萬  
世學者所當拳拳服膺他皆文義之細而不容  
不考至晦菴疏別瞭然矣嚴父配天一章晦菴  
謂孝之所以爲大者本自有親切處使爲人臣  
子者皆有今將之心反陷於大不孝此非天下  
通訓而戒學者詳之其義爲尤精愚按中庸以  
追王大王王季爲達孝亦與此章嚴父配天之  
孝同旨古人發言義各有主學者宜審所躬行  
焉若夫推其事之至極至於非其分之當言如  
晦庵所云者則不可不知也

今將疏見公羊傳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一終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二

讀論語

聖人言語簡易而義理涵蓄無窮凡人自通文義以上讀之無不犁然有當於心者讀之愈久則其味愈深程子所謂有不知手舞足蹈但以言語解着意便不足此說盡之矣故漢唐諸儒不過詁訓以釋文義而未嘗敢贊之辭自本朝講明理學脫去詁訓其說雖遠過漢唐而不善學者求之過高從而增衍新說不特意味反淺而失之遠者或有矣至晦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一終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二

讀論語

聖人言語簡易而義理涵蓄無窮凡人自通文義以上讀之無不犁然有當於心者讀之愈久則其味愈深程子所謂有不知手舞足蹈但以言語解着意便不足此說盡之矣故漢唐諸儒不過詁訓以釋文義而未嘗敢贊之辭自本朝講明理學脫去詁訓其說雖遠過漢唐而不善學者求之過高從而增衍新說不特意味反淺而失之遠者或有矣至晦

庵爲集注復祖詁訓先明字義使本文坦然  
易知而後擇先儒議論之精者一二語附之  
以發其指要諸說不同恐疑誤後學者又爲  
或問以辨之我輩何幸乃獲蒙成敬受熟誦  
體之躬行庶不負先儒拳拳之意耳近世關  
晦庵字義者固不屑事此其尊而慕之者又  
爭欲以注解名家浩浩長篇多自爲之辭於  
經漸相遠甚者或鑿爲新奇反欲求勝豈理  
固無窮耶震自幼蒙先父之教常讀晦庵論  
語長師宗諭王貫道先生見其朝夕議論常

不出晦庵論語謂晦庵讀盡古今注解自音  
而訓自訓而義自一字而一句自一句而一  
章以至言外之意透徹無礙瑩然在心如琉  
璃然方敢下筆一字未透即云未詳震自此  
益信受誦讀但知喜悅而不能宣諸口今年  
踰六十遺忘是懼官所竊暇復讀而間記集  
注或問偶合參考及他說不同者一二以求  
長者之教餘則盡在集註矣

學而篇

學而時習章

近世有石齋學於晦庵門人李闕祖作四書疑義  
謂晦庵注此章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  
先後爲有病必言氣稟有清濁故質有昏明而覺  
有先後愚謂此於文字上生枝節實則覺有先後  
則清濁昏明者已在其中矣晦庵折衷諸家而歸  
之簡淨讀集注者何必更以求多爲哉若陸象山  
嘗謂論語有無頭柄底說話如學而時習之不知  
時習者何事及其門人楊慈湖又改時習爲不習  
其說不知何如要之學者且當尊信吾聖人之訓  
有子孝弟章

論語孝而

按論語首章言學次章即言孝弟聖門之教人莫  
切於孝弟矣此章象山斥其爲支離固不可知程  
子言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  
性中只有仁義禮智曷嘗有孝弟來其說性尤精  
而性中曷嘗有孝弟之語後學乍見亦或以爲疑  
蓋實則父子之道天性而其說微覺求多於本文  
之外也晦庵或問中云孝弟則固仁之發而最親  
者此語爲婉而切似當收置集注使學者知孝即  
仁之事而仁即性之有可也因嘗思理一而已聖  
賢發明則愈久愈備大舜時止說克諧以孝未曾



說仁湯時方說仁乃與寬對說孔子說仁又多與  
智對說至孟子方說仁義禮智四者而理益大備  
程子謂曷嘗有孝弟蓋以孟子之說釋有子之說  
爾要之有子時未有四者之說亦未專主於說性  
孝弟爲仁之本理腴固自渾融且孟子雖分仁義  
禮智爲四端他日又嘗謂仁之實事親是也聖賢  
立論惟理是務亦未嘗拘一端其言仁義亦未嘗  
不根於孝弟故孔子嘗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  
有所當也

曾子三省章

曾子三省章

集註首載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語意  
已足矣次載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  
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惜其  
嘉言善行不盡傳竊意用心於內者無形動求諸  
身躬行也其所指之一虛一實已不同蓋心所以  
具萬理而應萬事正其心者正欲施之治國平天  
下孔門未有專用心於內之說也用心於內近世  
禪學之說耳後有象山因謂曾子之學是裏面出  
來其學不傳諸子是外面入去今傳於世皆外入  
之學非孔子之真遂於論語之外自稱得不傳之

學凡皆源於謝氏之說此說今視晦庵殊不侔使  
晦庵集註於今日謝氏之說不知亦收載否二說  
雖集註所並收然不可不考其異

入孝出弟章

晦庵於或問載蘇氏之說云今之教人者引之極  
高示之極深教者未必能學者未必信務以誕相  
勝風俗之壞必自此始夫晦庵豈不悟蘇氏此語  
之爲譏伊川哉而載之或者其懲伊川門人之弊  
歟

三年無改章

論語卷之四

晦庵於集注取尹氏之說曰如其道終身無改可  
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  
所不忍故也次取游氏之說曰三年無改亦在所  
當改而可以未改耳其於或問則斷以尹氏得用  
心之本游氏得制事之宜又設或問曰必若尹游  
之說則夫子之言得無有所不盡者乎蓋不可改  
則終身不改固不待言其不可以待三年又非常  
之事不可以預言矣此又晦庵足尹游之說而完  
其義者也愚按尹游二說皆因禮有三年之喪而  
釋三年爲親喪之三年因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

父之政而釋不改爲親沒三年之間不改其行事  
竊意此章本意本不爲親沒而發特三年字與不  
改字與它處說人子居喪事偶同耳夫人子於其  
父之道誰不知體之而持父爲難父在之時隱於  
志者三年無改其道父歿之後見於行者三年無  
改其道則其拳拳於親而不敢違始爲可知耳三  
年者樂言其父似與顏子三月不違仁語脉相近  
且夫子旣明舉父在與父歿兩事而言則非獨指  
居喪而言也明言於父之道又非獨指其居喪行  
事而言也必如古者之說徒主其三年之文而不

暇顧其父在之文矣三年有成三年大比三年成  
都三年視敬業樂群皆要父而言豈徒三年之喪  
稱三年哉而必以三年爲居喪耶

知和而和章

本意不過禮以和爲貴和又當以禮節之耳范氏  
以知和而和屬之樂而晦庵取焉禮樂雖相關但  
恐於本文有添

因不失其親章

集注以爲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宗而  
主之矣是一章三節各自爲義也或問以爲因上

二者而不失其所親則爲可宗則下一節承上二節而言也恐不若集注爲徑然此一節終覺未易曉先師王宗諭貫道嘗講此章云宗者人所取爲宗師宜超然卓立之人也因者因仍於古而非自立者也惟因而不失其可親之人則源流既正亦可宗之也此語似於集注有發

爲政篇

民免無耻章

集注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耻或問謂范呂謝尹氏皆以苟免爲言殊失文意蓋所謂免正以其革

面而不敢爲非真有免於罪矣耳豈言以文義以至於犯上作亂而脫漏憲網以幸免於刑誅之謂哉愚按二說似微不同實則經文惟言免字晦庵言苟免字以發之恐後學者苟字粗淺故於或問故再發以足之此等似當入集注

十五志學章

程子謂孔子自言進德之序如此此語盡之矣諸儒議論疊出皆因待聖人過高謂聖人不待學故也然聖人亦與人同耳晦庵斷以非心實自聖而始爲是退託此語尤有味而學者宜知所勉矣

攻乎異端章

孔子本意似不過戒學者它用其心耳後有孟子  
闢楊墨爲異端而近世佛氏之害尤甚世亦以異  
端目之凡程門之爲佛學者遂陰諱其說而曲爲  
回護至以攻爲攻擊而以孔子爲不攻異端然孔  
子時未有此議論說者自不必以後世之事反上  
釋古人之言諸君子又何必因異端之字與今偶  
同而回護至此耶

舉直錯枉章

舉直錯枉而民服詞義曉然自不待注所不可曉

論語爲助

者諸字耳兩語交互歸宿正在諸字若單云舉直  
錯枉舍諸字不言則不可耳今集注以諸字作衆  
字說如諸侯之諸是云衆枉衆直也然晚學亦未  
易曉或疑諸者助辭即之於二字之連聲錯者置  
也如賈誼置諸安處則安之類錯諸者猶云舉而  
加之也舉直者而置之於枉者之上是君子在位  
小人在野此民所以服或舉枉者而置之於直者  
之上是小人得志君子失位此民所以不服庶幾  
此章兩下相形之意方明未知然否若如舊說則  
舉者用也錯者不用也二字相背若如今說則舉

若舉斯加彼之舉也錯者置之於此之名也二字  
相因其義訓皆不同矣

八佾篇

右子無爭章

辭義曉然本無可注近世立高論者回護爭字其  
說雜然將庵本注疏舊說射禮爲證其說始正於  
是知好議論而忽注疏者可戒也

使民戰栗章

蘇氏謂公與宰我謀誅三桓而爲隱辭以相語有  
以問尹氏者尹氏艱然曰說經而欲新奇何所不

至矣此論竅於說經有益聞者當戒

胡氏因郊社之文以社爲祭地之禮晦庵曰未可  
知也然其言有據存而攷之可也愚謂社固祭地  
也然所祭指吐生百穀之土與稷爲比則舉地之  
一而言之自王社以下皆然故春祈秋報皆于社  
焉若王者父天母地之大祭全舉地而言恐又不  
止此社而已

三歸

集註云三歸臺各事見說苑而或問載舊說婦人  
謂嫁曰歸三歸云者一娶三姓而備九女如諸侯

之制也愚按說苑謂管氏避得民而作三歸殆於  
蕭何田宅自汙之類想大爲之臺故言非儉而臺  
以處三歸之婦人故以爲名歟

反坫

鄭註謂坫在兩楹之間反爵其上按今世釋奠反  
爵乃以四方板而圓坎其中或云此反坫之餘制  
然坫字從土而云在兩楹間豈常設之者歟按郊  
特牲臺門而旅樹反坫雜記旅樹而反坫鄭氏亦  
以樹爲屏以反坫爲反爵之地然內則載饗食之  
制云士於坫明堂位載朝會之制云反坫出尊案

論語

坫康圭士虞禮載苴茅之制云饌于西坫上是則  
累土而爲之者皆可名坫而坫亦有高卑東西之  
不同非必反爵之處也如臺門而旅樹反坫當是  
立反坫於臺門之內如今行在所之麒麟院牛羊  
司與九營壘多於臺門內立土牆之類歟鄭氏之  
釋反坫皆本論語其指坫爲反爵皆本好之一字  
意兩君之好爲飲酒故云耳然以坫之反爲爵之  
反似異於經文又按及冢周書云乃立五宮咸有  
四阿反坫註云反坫外向室也則反坫又非反爵  
之地反主坫言非主爵言也反殆向外之名坫殆

別設大門屏之名。豈兩君之好。必欲容其儀衛之衆。而爲此外向之室歟。世遠不可知。若據郊特牲以反坫與臺門相聯。及冢書以反坫與四阿相聯。則論語以反坫與樹塞門相聯。恐均爲宮室僭侈之事。

里仁篇

里仁爲美章

注以焉得知爲失。其是非之本心理固如此。但本文自明白。此語恐覺微重耳。

安仁利仁章

謝氏謂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竊疑此佛氏心學之說。若夫子本旨不過謂仁者安仁與仁爲一耳。又謂知者未能無意。竊疑此亦佛氏絕意念之說。若夫子本意不過謂知者知仁之爲美慕而行之耳。異端之說皆從孔子寓言。死灰其心一語來。近世諸儒或慕其高而言之。然人決不能無心。心決不能無意。心是活物。凡動處皆是意。特意有美惡耳。雖仁者安仁。此心亦何嘗不流行哉。於吾夫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可知矣。



無適無莫章

君子於天下無必欲爲之心亦無必不爲之心惟義是從而已此本旨也無此兩者惟有義耳謝氏謂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則於兩者之間參酌其義又是一意與經旨微不同

吾道一以貫章

聖人之道泛應曲當無非此理故曰一以貫之忠以盡已恕以及人則此道之所以泛應曲當而能一以貫之者也異端借一貫之字以證不二之說近或推之愈高謂道本自一不必言貫此固非後

論語聖仁

學所敢言諸儒疑一貫之道大而忠恕不足以當之至有天人體用等辨恐亦不若平心只味本文也

公治長篇

乘桴浮海章

程子謂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晦庵於集註錄之於或問言其未盡善因知經旨之本明白者不必贅辭也當從或問

非爾所及章

諸說以仁字總罩一章之意因而說仁恕不同於

本文似不曾解竊意理雖一定而人情不齊在已者可勉在人者不可強我欲無加諸人可能也欲人之無加諸我不可必也故以爲非爾所及耳故夫子言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盡其在已而已大學言所惡於上勿施於下以至左右前後皆然亦盡其在已而已必欲強人之我若而彼此皆平則豈可得哉姑誌所疑以俟請問

注與天道章

子貢明言不可得而聞諸儒反謂其得聞而歎美豈本朝專言性與天道故自主其說如此耶

子貢之言正今日學者所當返而自省也

令尹子文註云聞穀於菟

石贖云穀本作穀乳也借作穀

雍也篇

居敬行簡章

集註云伯子蓋太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或問云夫子雖不正言其居簡之失而所謂可者固有未盡善之意矣仲弓乃能默契聖人之微旨而分別居敬居簡之不同夫子所

以深許之也愚按二說皆出晦庵而不同恐當從  
或問之說

孟之反不伐章

集註載謝氏稱孟之反無欲上人之心及孟之反  
可法之語或問以謝氏爲過且云恐非夫子之意  
夫釋經亦順其本旨而已合參或問之說

祝鮀宋朝章

范氏說無鮀之佞而獨有朝之美協於不有至而  
有之文晦庵以巧言令色不得分輕重而去其說  
且以無慮惴獨而畏高明比此句之句法然書云

無者總爲禁止之辭慮惴獨而畏高明是一句而  
平下兩事兩事相比也此句不有祝鮀之佞而有  
宋朝之美相反者是一句而兼下兩事兩事相反  
也句法似亦不類如以辨佞爲尤足以苟免亂世  
而宋朝自然之美色與人爲之令色亦不同則范  
氏分輕重之說恐亦自通學者更詳之

何莫由斯道章

洪氏將何字少歇而以人莫能由斯道晦庵獨取  
之蓋云世之不由於道者不少也程氏等說謂人  
何能不由此道若曰日用常行者皆道也蓋聚說

說得道字輕指天下之道也故以爲莫不由之洪  
說說得道字重指道之踐履於身者也故以爲莫  
能由之恐合參考

人之生也直章

集註獨取明道云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  
幸而免爾或問則盡辨伊川以下諸說爲未然愚  
意罔對人而言蓋罔罔然不知所以爲人者也幸  
而免對生也直而言蓋僥倖苟免不能直者也人  
之生也直而已罔之生也不能直幸免而已幸而  
免者低回委曲苟全其生者也

述而篇

子所雅言章

程曰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  
識之也愚按本文未嘗及此

怪力亂神章

以怪力亂非理之正而別指鬼神爲造化之迹非  
不正是一律而分輕重然載謝氏之說謂語常不  
語怪語德不語力語治不語亂語人不語神一體  
平說尤於經文協也

秦伯篇

秦伯至德章

觀三以天下讓之說則商德曰衰周德曰興太王父子兄弟已曉然知天命人心之有歸預視天下爲周之將有矣書稱太王肇基王迹詩稱至于太王實始剪商與夫子之言皆合至歐陽公作秦誓論始爲周人追諱其事竊意聖人明白洞達初無可諱者故晦庵集注惟直述其事或問於三讓亦姑舉禮辭固辭終辭而不敢質其說蓋三辭乃飲食賜予之事故晦庵不敢確言以爲三讓天下之說三讓事見下力○或問有疑秦伯父死不赴傷殿鬚

秦伯至德而秦伯

皆非賢者之事晦庵辨以太王之欲立賢子聖孫爲其道足以濟天下而非有憎愛之間利欲之私也是以秦伯去之而不爲猶王季受之而不爲貪父死不赴傷殿鬚髮膚而不爲不孝使秦伯而不有以深自絕焉則亦何以必致國於王季而安其位哉愚按王充論衡謂秦伯知太王欲立王季入吳采藥斷髮文身以隨吳俗太王薨秦伯還王季再讓秦伯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以爲宗廟社稷主王季始知其不可而受之此其所載頗詳且與吾夫子三以

天下讓之說合可以破或者信史書言泰伯父死不赴之疑或問又載蘇黃門謂子夏言泰伯端委以治吳則未嘗斷髮文身愚按黃門作古史專據左傳以闕史記然世遠安知此是而彼非耶今其主左傳謂至仲雍而後斷髮文身則惑矣泰伯仲雍始入吳而斷髮文身者隨其俗也泰伯果端委於其先矣仲雍繼之爲君而方斷髮文身豈人特耶且斷髮文身者始入吳之事也端委而治者只人尊信之後泰伯君吳之事也髮雖嘗斷何妨復長身雖嘗文何妨被衣兩義固不相害也其始隨

論語卷伯

俗及得位則臨之以禮理固然也若謂未始端委至仲雍繼位而後斷髮文身是謂仲雍不肖也爲君而不肖者有矣未有下同庶民者也且符仲雍已老矣髮星星何可斷身黑者何可文耶

子罕篇

子罕言利章

集注惟載程氏之言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故皆罕言愚按自孟子不言利世以利爲不美字而此章以利與命仁並言故世疑之惟或問中晦庵言利者義之和全於義則利自至若多

言利則人不知義而反害於利矣命者天之令修已以俟然後可以立命若多言命則人事不修而反害於命矣仁者性之德必忠信篤敬克己復禮然後能至若多言仁則學者憑虛躡等而反害於仁矣三者皆理之正不可以不言而憂深慮遠又不可以多言也此言似合入集註可免世俗分輕重美惡之疑

鄙夫空空章

或問謂空空指鄙夫而言此語合入集註蓋集註未嘗明言空空指誰

論語子罕

先進篇

先進於禮樂章

晦庵以先進為前輩野人為郊外之民後進為後輩君子為士大夫此甚平實引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為野人愚謂若以先進為朝廷邦國行禮樂之人則宜如程子宛轉其說若泛言前一輩人而於禮樂亦止泛言於禮樂之事則程子之說視本文為有添矣或止云先輩質朴故於禮樂之事猶野人也則與晦庵叶子路曾皆再有公西華侍坐章

四子侍坐而夫子啓以如或知爾則何以試蓋試  
言其用於世當何如也三子皆言爲國之裏皆答  
問之正也曾皙孔門之狂者也無意於世者也故  
自言其蕭灑之趣此非答問之正也夫子以行道  
救世爲心而時不我予方與二三子私相講明於  
寂寞之濱乃忽聞曾皙浴沂諒而歸之言若有獨  
其浮海居夷之云者故不覺喟然而歎蓋其意之  
所感者深矣所與雖點而所以嘆者豈惟與點哉  
繼答曾皙之問則力道三子之美夫子豈以忘世  
自樂爲賢獨與點而不與三子者哉後世談虛好

論語先進

高之習勝不原夫子喟嘆之本旨不詳本章所載  
之始末單據與點數語而張皇之遺落世事指爲  
道妙甚至謝上蔡以曾皙想像之言爲實有於春  
浴沂之事云三子爲曾皙獨對春風冷眼看破但  
欲推之使高而不知陷於談禪是蓋學於程子而  
失之者也程子曰子路冉有公西華言志自是實  
事此正論也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  
是堯舜氣象此語微過於形容上蔡因之而遂失  
也曾皙豈能與堯舜易地皆然哉至若謂曾皙狂  
者也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遂以



浴沂詠歸之樂指爲老安少懷之志曾皙與夫子  
又豈若是其班哉竊意他日使二三子盍各言爾  
志此泛言所志非指出仕之事也今此四子侍坐  
而告以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此專指出任之事而  
非泛使之言志也老安少懷之志天覆地載之心  
也適人之適者也浴沂詠歸之樂吟風弄月之趣  
也自適其適者也曾皙固未得與堯舜比豈得與  
夫子比而形容之過如此亦合於其分量而身之  
矣

顏淵篇

顏淵問仁章

註云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愚按此章前曰  
克己復禮爲仁後曰爲仁由己此註恐指爲仁由  
己之爲仁耳蓋以語脉而詳之克己復禮爲仁云  
克己復禮即所爲仁爲非用力之字若爲仁由己  
則爲乃用力之字語雖相似而脉則不同也要之  
爲仁之工夫即是上文克己復禮盡更詳之

惜乎夫子之說君子章

註云謂棘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思按上文棘子  
成曰君子質而已矣故子貢指其說君子恐非其

所言別有君子之意也合審

子路篇

仲弓問政章

程子謂仲弓問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小大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耳愚按仲弓正問舉才之方而孔子教之耳程子豈意其不欲舉才而推其弊至此歟范氏曰失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民宰况天下乎恐亦衍文

憲問篇

霸諸侯

註云霸與伯同長也愚意天下之主謂之王諸侯之長謂之伯此指其定位而名也以德方興而為天下所歸則王平聲聲轉而為王去聲王政不綱而諸侯之長自整齊其諸侯則伯聲轉而為霸皆有為之稱也正音為靜字轉聲為動字

商周之初諸侯猶未強大故有德易以興周衰諸侯強大醜德齊莫能相一管仲輔齊僅能以智力總率之使之尊周攘夷其濟世之功亦不少故

夫子稱之若孟子之言則又存萬世之常道  
孔子沐浴而朝章

胡氏曰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愚謂孔子於義盡矣此事果可先發後聞則夫子亦為之矣不待胡氏發其所不及也此言似不必附集註

衛靈公篇

有教無類章

註專主變化氣類愚恐夫子與進互章孟子來者不拒之意皆在其中也

季氏篇

季氏將伐顓臾章

集註云遠人謂顓臾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

屢叛或問載蘇氏考定公十年子路為季氏宰

哀公十一年冉求為季氏宰則伐顓臾在季康子

之世哀公七年季康子伐邾以召兵寇故曰遠人

不服而不能來也十五年公孫宿以成叛故曰邦

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恐當以或問所載為正蓋

顓臾在邦域之中難指其為遠人而夫子此語正

因季氏將伐顓臾而繫及當時之國事謂他有當

理者尚多也所謂遠人非正指將伐之顓臾也

陽貨篇

性相近章

性者此理素具於此心人得之於天以生者也自一陰一陽之謂道而繼之者善予以賦子於萬物人爲萬物之靈其性之所自來固無有不善而既屬於人則不能以盡同故夫子一言以蔽之曰性相近也至孟子當人欲橫流之時特推其所本然者以曉當世故專以性善爲說自此言性者紛紛矣由今觀之謂性爲相近則驗之身藉之人參之往古攷之當今上探之聖賢下察之衆庶無一不

論語卷之九

合信乎其爲相近也謂性爲皆善則自己而人自古而今自聖賢而衆庶皆不能不少殊雖禹湯文武之聖亦未見其盡與堯舜爲一孟子蓋獨推其所本然者以曉人也言性之說至本朝而精以善者爲天地之性以不能盡善者爲氣質之性此說旣出始足以完孟子性善之說世之學者乃因此陰陋吾夫子之說而不敢明言其爲非則曰性相近是指氣質而言若曲爲之回護者然則孟子之言性何其精而夫子之言性何其粗耶竊意天命之謂性所謂天地之性是推天命流行之初而言

也推性之所從來也所謂氣質之性是猶既屬謂人而言也斯其謂之性者也夫子之言性亦指此而已耳本朝之言性特因孟子性善之說揆之人而不能盡合故推測其已上者以完其義耳言性豈有加於夫子之一語哉且天下之生凡同類者無有不同而纖悉則不能盡同此其所以爲造化之妙如桐梓之生一也而枝條花葉之橫斜踈密則無一同然要其所以爲桐梓者終相若也此相近之說也而可以知人矣人之形體一也而耳目口鼻之位置美惡則無一同然要其所以爲人者

終相若也此相近之說也而可以知其無形者矣人之能言一也而其聲音之清濁高下則無一同然要其所以爲人聲者終相若也此相近之說也而可以推人之性矣其賦自天何有不善自陰陽雜揉屬之人而謂之性宜不能粹然而皆善此相近之說也柰何獨主性善之說而遂廢性相近之說耶故嘗謂夫子言性相近惟指其實然者故他日言中人以上中人以下生而知學而知人品節節不同皆與相近之言無戾孟子專言性善惟推其本然者故他日言二之中四之下性之反之先

學後覺人品亦各各不同終歸於夫子相近之說  
學者亦學夫子而已夫子未嘗言性言性止此一  
語何今世學者言性之多也無亦知其性之相近  
而戒其習之相遠可乎

孟子言忍性是性不能  
習善而忍亦習之義也

匏瓜

黃勉齋宰臨川刊臨川人應抑之天文圖有匏瓜  
星其下註云論語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正指星而言蓋星有匏瓜之名徒繫於天而不可  
食正與維南有箕不可簸揚維北有斗不可挹酒  
漿同義又建昌吳觀附此於四書疑義未知然否

論語

微子篇

虞仲

註云虞仲即仲雍與泰伯同窟荆蠻者愚按仲雍  
嘗治吳為君恐不可言逸民亦無隱居放言之事  
兼仲雍生伯夷叔齊之前使虞仲果仲雍也亦何  
為反序次於夷齊之後恐先儒自有所據耳

堯曰篇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集註載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  
之多仁人或問則曰范氏之說因上文而以周親

爲周室之親亦善但於書文不協愚意於書文不協  
不協於本文則協且免得添紆字與多字又免得  
改周字爲至字似當兩存耳又按古註孔曰親而  
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  
則用之此說雖大齊之初未有管蔡之事而狀不  
如意甚明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二終

慈溪黃氏日抄



慈溪黃氏日抄 分類卷三

讀孟子

梁惠王上

梁惠王問利國 孟子言利之害而進以仁義之效梁  
惠王問沼上之樂 孟子言獨樂之患而進以與民  
同樂之效 齊宣王問威文則黜威文之無足道而  
進以行王道 齊宣王有不忍一牛之心則反覆言  
之而使推此心保四海及教齊梁以王道又皆歸  
之耕桑孝弟之實無非因其機而詩進之晦庵集  
註已各發其旨趣之歸辭意瞭然熟讀足矣





梁惠王下

齊宣王好世俗之樂非也而孟子不之非廣四十里之囿非也而孟子不之非不毀明堂非也而孟子不之非好貨好色皆非也而孟子不之非惟一切因其機而順導之使無不與民同之以歸於行王之道焉蓋齊大國也可以有為於天下故誘進之如此此孔門之所謂權者也滕小國惴惴自保而其君又賢則惟以正對而不為誘進之辭凡其旨義則皆集註備之矣

按史記載梁惠王三十五年孟子始至梁後二十三

年當齊湣王十年齊伐燕孟子在齊古史乃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見梁惠梁襄及齊湣王晦庵序孟子謂未知孰是晦庵又謂孟子以伐燕為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卿等書皆不合通監以伐燕為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見齊宣王亦未知孰是按史記齊伐燕有一事齊宣王先嘗伐燕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之取十城是即孟子梁惠王篇所載問答稱齊宣王者也此一事也稱宣王者孟子作於宣王已沒之後故以謚稱而趙歧註亦稱齊宣王也齊湣王後又伐燕

燕王噲以燕與子之齊伐燕下燕七十城是即孟子公孫丑篇所載沈同問燕可伐歟者也此又一事也止稱齊王者作孟子時潛王尚在未有謚之可稱趙岐註亦止稱王也燕噲遜國在齊宣卒後九年潛王伐燕在齊宣卒後十年以此見伐燕噲非齊宣甚明孟子以周顯王三十三年見梁惠王齊宣王以周顯王四十五年卒其子潛王立在此四十年孟子初見梁惠王已稱爲叟姑以五十歲約之又後之二十三年齊潛方伐燕孟子當年七十四五歲距潛王之卒孟子約一百餘歲孟子當

學 梁惠坐

不及見潛王卒故孟子書自公孫丑篇後凡涉齊事皆止稱王陳賈作周公未盡仁智論終篇止說齊王蓋嘗考究古史通監少誤近世師儒被爲王留行事有謂區區齊宣不足爲聖世道說者遂亦誤指伐噲爲齊宣王事故私記之以俟考古者賞

焉右係齊人將監薄晚之說

公孫丑上

前二篇皆載游說齊梁之說此篇因公孫丑預設當路於齊動心否乎之問遂明不動心以及知言養氣之說繼以王霸之說繼以仁不仁之說又繼以

不忍之心而發明四端之說九皆多前聖所未發  
有益萬世者其指要已備於晦庵之集註讀之  
然後學不待贅一辭矣

公孫丑下

孟子游說齊梁備於前篇否亦多因言齊事而發之  
此篇惟首章言多助寡助之分豈亦爲齊而發者  
歟餘則載游說齊王始終進退之節蓋孟子拳拳  
救世之心雖齊宣不足以共此而其因以垂訓萬  
世皆因齊王發之也

滕文公上

孟子 公孫丑

齊梁既不偶始邂逅滕文公以世子過宋因與之交  
際其始末皆備此篇然告齊梁皆以權宜告滕文  
公皆以正對文公天資甚美而國小力弱故教以  
太王治岐之政而不及湯武救民之事矣然其告  
齊梁亦未嘗不歸宿於王政之本如治岐之云也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

註以此爲言滕然上文以三代教養之法而言恐  
此所謂是爲師云者指三代而言蓋以三代教養  
可爲王者師使滕君行王政而師之未必遽期滕  
之爲王者師也後有王者亦未必捨三代不法而

必待勝之所行爲師也

有若似聖人一章

所人以有若言行氣象類孔子而欲以所事孔子  
事之有若之所學何如也曾子以孔子非有若可  
繼而止之孔子自生民以來未之有宜非有若之  
所可繼而非故貶有若也有若雖不足以比孔子  
而孔門之所推尚一時皆無有若比可知咸淳三  
年升從祀以補十哲衆議必有若也祭酒爲書力  
詆有若不當升而升子張不知論語一書孔子未  
嘗深許子張據此章則子張正欲事有若者也子

張之未能爲有若昭昭也陸象山天資高明指心  
頓悟不欲人從事學問故嘗斥有子孝弟之說爲  
文辭奈何習其說者不察因物攻之於子載之下  
耶子張有靈回顧有子恐不自安其位次耳江漢  
秋陽之喻曾子蓋甚言夫子道德盛大彰著灼然  
非他人可擬之狀而講象山之學者又往往襲取  
以證精神之說恐本旨亦不如此在學者詳之

雜叢上

一章言爲政必因先王之道而先王之道仁政也二  
章言爲君盡君道爲臣盡臣道而在仁與不仁也三

章言三代之得天下失天下而其得失在仁不仁之分也四章言天下之本在身五章言德教之行先巨室六章言諸侯耻受命於大國惟好仁則無敵於天下七章言不仁者樂其所以去八章言桀紂毆民歸於仁君九章歎自棄自暴者之可哀也孟子此篇反覆救世之說無一不歸於仁十章言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發明仁之足以救世至此而徑易昭白極矣繼此言誠身之道言誠思誠之道皆受業子思之言也又繼此言二老來歸則欲諸侯之師文王言將求聚斂則痛當出率土地而

孟子論樂

食人肉餘言事親善親之事一明白熟讀而已

巨室

古者卿大夫皆世其官所與其社稷者故曰巨室人君當以至公率先之否則卿大夫世家皆以為不可矣故曰為政不得罪於巨室後世誤以兼井之豪為巨室以屈法縱惡為不得罪其後世惟見兼井之豪為巨室無復見卿大夫之世家也惟見豪民謗許驅逐長吏之為罪而無復見士大夫執古誼爭時政之事也眩流俗而釋古書陷於非義者多類此學者謹之

無責耳矣

註謂人之輕易其言以未嘗遭失言之責故耳或疑無責只是不足責之意所以甚鄙而警之也耳矣云者輕收之語辭

離婁下

此篇多乎居講費之言而欲其自得一章工夫次第為尤詳蓋云功深力到自然而得故言欲其自得晦庵於或問發明已備而世乃有以自得為已之獨得至或傲然特立異論而不顧者可深省矣十九章言舜由仁義二十章言禹湯文武周公二十

孟子高要

一章言孔子作春秋二十二章自謂未得為孔子之徒而私淑諸人蓋歷舉列聖相傳之事而企焉自任與承三聖意相近特每更端而言之耳當通為一章而誦味之也餘皆叙孟子之言行以繼之末章乞墻之喻警士大夫求富貴掩其苟求之迹而反敢以富貴驕人者最為切至

施施從外來

施施二字注以為喜悅自得之貌造語精矣或疑施是施之於人不反顧收斂施施正是驕其妻妾之狀未知然否

惠而不知爲政

或問云子產相鄭能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廬廬井有伍非不知爲政者也晦庵舉其師之言謂子產於橋梁之修蓋有餘力而惠之及人亦有大於乘輿之濟者矣意此時偶有故而未就又不忍乎久涉而爲耳然慕其小惠以悅於人其流弊必至廢公道而市私恩故深譏之惡意子產君子人也未必暴私惠以悅於人其濟處亦未必真有深淵須橋梁之地其時亦未必冬寒之時而相國之乘輿又豈有常出於外捐以濟人之理或者

孟子齊妻

子產乘輿偶出乘輿已濟而小民有涉水者因就以其乘輿濟之小民感悅世傳爲美談孟子因而廣之言此不過一時之惠自有歲時常行之政耳若夫徒杠成輿梁成恐亦農隙歲一修之若謂他時無之而此時始成又豈政也哉凡此類皆不當以文害辭

舜明於庶物章

註謂物者事也人倫指君臣父子以下五者言之也以物爲事蓋謂於事上明理其說甚當或疑上文云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

存之而繼以舜言之明於廢物似即承上文人異禽獸幾希之言察於人倫似即承上文廢民去之君子存之之言人物皆天之賦明於廢物則知自異於物矣應上文人異禽獸幾希之言也人皆爲物之靈察於人倫則又知自異於衆人矣應上文廢民去之君子存之之言也既明於廢物又察於人倫此其所以能由仁義行也未知然否

三自反

楊氏謂孟子三自反不若顏子一不校晦庵言自反之說正學者所當用力若反之末至而遽欲以

孟子難樓

不校爲高恐陷於苟且顏墮憲恐亦流於釋民忍辱晦庵此說極救近世談高就簡之弊須深味之萬章上

此篇言舜之孝親以及舜禹之有天下以及伊尹之相湯以及孔子之進退而終於辯百里奚之自鬻皆發明聖賢之心迹以釋世俗之疑議至若以瞽瞍亦允若就指爲舜之父不得而子以堯舜其君民就指爲伊尹之要湯皆即世俗之說而精其義以堯之授舜爲天以禹之相益爲薦於天皆推義理之極而高其說此則孟子因機誘說之辭也僮



舜浚井之事晦庵以爲不必問其有無益避啓之  
事蘇黃明極言其妄晦庵謂三年喪畢還政嗣君  
而告歸之時也於是去而避之亦禮之常而事之  
宜耳蓋求仁得仁又何耻之有哉

萬章下

此篇因三子之偏而論始終條理所以示學者作聖  
之功精矣自孟獻子有友五人以至交際以至仕  
非爲貧以至士不託於諸侯皆士之所以自守者  
周室班爵祿

集註謂與王制周禮不同而不敢質其說此謹之

孟子萬章

至也然孟子生周之末其詳已不聞漢文帝時作  
王制果何爲而反得其詳漢衰而周禮出於王莽  
家之劉歆恐尤難與孟子較異同也當以孟子之  
說爲正而闕孟子之所未詳

告子上

言性莫善於孟子孟子言性莫詳於此篇然爲辯告  
子發也非無故而言也已而繼之以人心得養失  
養之分齊王一暴十寒之喻究詰於舍生取義本  
心之真反覆乎宮室妻妾外誘之惑辨析乎養其  
小體養其大體之孰重孰輕無非歸之實踐履以

全其在我者也。性學之說至本朝愈詳而晦庵集其成。今觀孟子之言性如此。晦庵之發其指趣。又如此。學者宜熟誦而深思。矣尚勝口說者何也。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

情指惻隱之類才者能爲之名。可以爲善。故又以爲才。

告子下

此篇五霸三王之罪人一章。以至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警切世變。極爲痛快。自戰國風俗一變之後。行於世者。滔滔皆若人。徒飾以三王以上。

孟子告子

之議論耳

盡心上

行不著習不察

此章似承上章而言。反身而誠上也。強恕而行次也。行不著習不察。由之而不知者衆也。

舉一廢百

集註云。爲我兼愛。執中皆舉一而廢百。愚按。文勢似止言子莫執中。讀者更審之。

棄井

集註云。猶爲自棄其井。蓋主掘井者言之。以勉人。

出若味本文恐只是廢棄無用之義蓋鑿雖深而不及泉猶爲無用之井故井必以及泉爲期孟子勉人之意已在其中

盡心下

篇末敘自昔聖賢相承有功萬世孟子平生衛道之切自任之勇皆自此來韓昌黎得此而作原道程伊川明此而作明道序

中行之道惟聖者能之故顏子具體而微其學猶無傳傳者必其剛毅有立如曾子子思皆然三傳而至孟子遂能尊孔氏而闡揚聖明王道而黜霸功

孟子意

卓然有功萬世焉嗚呼盛矣而世猶或譏之然李泰伯以富國強兵爲學其譏孟子宜也如司馬公大儒亦譏之豈非孟子說誘時君變化百出溫公守樸意見所不合歟吁此可與權之難也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四

讀毛詩

毛氏注釋簡古鄭氏雖以禮說詩於人情或不  
通及多改字之弊然亦多有足以裨毛氏之未  
及者至孔氏疏義出而三家之說遂明本朝伊  
川與歐蘇諸公又爲發其理趣詩益煥然矣南  
渡後李迂仲集諸家爲之辯而去取之南軒東  
萊止集諸家可取者視李氏爲徑而東萊之詩  
記獨行岷隱戴氏遂爲續詩記建昌段氏又用  
詩記之法爲集解華谷嚴氏又用其法爲詩緝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四

讀毛詩

毛氏注釋簡古鄭氏雖以禮說詩於人情或不  
通及多改字之弊然亦多有足以裨毛氏之未  
及者至孔氏疏義出而三家之說遂明本朝伊  
川與歐蘇諸公又爲發其理趣詩益煥然矣南  
渡後李迂仲集諸家爲之辯而去取之南軒東  
萊止集諸家可取者視李氏爲徑而東萊之詩  
記獨行岷隱戴氏遂爲續詩記建昌段氏又用  
詩記之法爲集解華谷嚴氏又用其法爲詩緝

諸家之要者多在焉此讀詩之本說也雪山王  
公貨夾深鄭公推始皆去序而言詩與諸家之  
說不同晦庵先生因鄭公之說盡去美刺探求  
古始其說頗驚俗雖東萊不能無疑焉夫詩非  
序莫知其所自作去之千載之下欲一旦盡去  
自昔相傳之說別求其說於茫冥之中誠亦難  
事然其拍桑中溱洧爲鄭衛之音則其辭曉然  
諸儒安得回護而謂之雅音若謂甫田大田諸  
篇皆非刺詩自令讀之皆諳然治世之音若謂成  
王不敢康之成王爲周成王則其說實出於國

語亦文義之曉然者其餘改易固不可一一盡  
知若其發理之精到措辭之簡潔讀之使人瞭  
然亦孰有加於晦庵之詩傳者哉學者當以晦  
庵詩傳爲主至其改易古說間有於意未能遽  
曉者則以諸家參之庶乎得之矣

## 二南

晦庵謂文王治豐以岐周舊地分周召周召者采  
邑之名周公掌內治召公掌諸侯之治化皆南被  
故曰二南王雪山謂周召官也自二公爲之後世  
相承不改此詩當是此地所採南樂歌名南大夏

也取純陽愚按靈山以樂言而晦庵言其所以被於樂者

大序

此本關雎之序而併序三百篇大旨以故語或不倫晦庵易置其次以詩者志之所之居篇首爲大序而別取其言關雎者居後爲關雎之序於義正矣而非復古人之本文嚴華谷依本文而逐章各疏其所以然讀者且合從嚴氏國史掌書而不掌詩大序乃謂詩係於國史孔子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蓋淫者樂之過傷者哀之過惟此詩得

大序

情性之正而大序乃謂不淫其色無傷善之心此大序之失也晦庵闢之當從晦庵

關雎

關雎詩采芣因興而寓比之意寤寐轉展即所謂哀而不傷也琴瑟鍾鼓即所謂樂而不淫也樂得淑女古以爲后妃思得嬪御之賢晦庵以淑女爲正指后妃太姒后妃爲文王之配而自求之者蓋設言愚意若如晦庵之說則詩人詠之之辭也

卷耳

王雪山去序言詩至必爲后妃勞媵妾之歸寧

庵詩傳以爲后妃懷文王皆以婦人不預外事也然詩人特詠其情如此耳豈預外事哉善坊詩傳折衷有晦庵新說亦從衆說合從衆說以爲后妃之志

螽斯

戴岷隱云螽斯喻子孫非喻后妃愚按螽斯羽振振兮是詠子孫宜爾字方是指后妃

芣苢

芣苢諸家皆以爲治妊蓋因詩序樂有子之言也王靈山云芣苢車前子婦人服之下血亦可治妊

蓋采取以療疾耳晦庵曰未知米何用得之矣此數氏謂此詩見一時同輩相與之樂此語蓋得其氣象

翹翹錯薪

晦庵云以錯薪起興而欲秣其馬則悅之至以江漢爲比而歎其終不可求則敬之深此已盡一詩之意箋謂喻女之尤高索者嚴氏詩緝取之恐求之過

干嗟麟兮

晦庵謂嗟美公子是乃麟也嚴曰麟之趾指麟言



也于嗟麟兮指公子言也猶楚狂接輿稱孔子為鳳兮也

召南

鵲巢鳩居

雪山云詩人偶見鵲有空巢而鳩來居後人必以為常此談詩之病也

夾纈

諸家謂纈為萍藻也嚴葉谷考本草水萍有三種大者為纈毛氏以為大萍是也郭璞以為即藻誤也雪山謂祭之道皆取水產取其纈也故菹字

雜二布

從草從水

有齊季女

諸家以季女為指大夫妻蓋已嫁者也古註以為古者先嫁三月教于公宮教成祭之戴岷隱取其說云與昏義合

甘棠

古說謂召伯聽訟不欲勞民而就之也岷隱謂召伯行省風俗偶憩棠下非必受民訟亦非有意於不擾晦庵雪山華谷並合

行露

岷隱謂男有強委聘者女不從而訟引列女傳爲證雪山曰暴男侵負女女固可尚男爲何人豈文王之化獨及女而不及男邪合此二說則詩序侵陵之說殆非也特不成婚而訟耳

德如羔羊

晦庵詩傳云德如羔羊一句衍說耳折衷新說曰大夫羔裘而居德稱其服亦如羔羊尔恐當以詩傳爲正呂氏則以爲如羔羊之詩華谷主之取好賢如緇衣爲證然愚恐語脉不同

標有梅

諸家皆以爲天子之情岷隱云不我厭士擇壻之詞父母之心也合從之

三五在東

晦庵云星小而稀

不我以其後也悔

岷隱云不我以正是置之於無所與事之地非遇勤勞也已乃寬釋曰久當自悔且有以憂我嘯歌以俟時不必過爲戚戚也無所怨尤此爲勝之美愚按此說得之諸家皆渥序文

野有死麕

雪山云媒妁之來尚欲使舒徐無謹動貞女可知  
當是在野而貧者取獸於野包物以莫護門有犬  
皆鄉落氣象

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古說謂平王爲武王平者正也或曰即平王宜曰  
魯莊元年三妃歸于齊蓋平王之孫嫁齊襄公晦  
庵並存其說

騶虞

毛氏以騶虞爲義獸諸家並同晦庵詩傳亦從之  
此一說也晦庵又於詩序載歐陽公曰賈誼新書

詩二南

騶者文王之園名唐孫者園之司獸陳氏曰禮記射  
義云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則騶虞爲虞官  
明矣猶以虞爲主其實歎文王之仁而不斥言也  
此又一說也凡皆晦庵兼存之嚴華谷乃取月令  
七騶咸駕及孟子虞人之說以爲騶御與虞人而  
謂爾雅無騶虞之名騶虞非獸也愚按歐公之說  
甚明而晦庵特於詩序兼存之者以騶虞詩與麟  
趾相應麟爲獸則騶虞亦當爲獸故詩傳以毛說  
爲主耳華谷析騶虞爲二恐未安雖以禮記天子  
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爲據以騶與虞兩者爲備

然云樂官備者

以有駟有虞爲官備也

此

柏舟

晦庵主列女傳以此爲婦人之詩以柏舟之堅自  
比華谷援孔叢子載孔子讀柏舟見匹夫執志之  
不可易謂非婦人之詩晦庵據列女傳以變毛氏  
華谷又據孔叢子以變晦庵愚按汎彼柏舟古註  
謂汎汎然流水中似與經文合初不見所謂堅守  
之意且合依毛氏古說以仁人不遇爲主

詩經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

諸家日月虧盈之說費力雪山云日月愈久愈微  
所謂但見有不如也似平易

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古說多未明惟岷隱云自憐其誠切而意不得伸  
也愚按詩云洵美且異則洵爲誠信之意岷隱近  
之

百爾君子四句

東萊說極徑淨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

嚴華谷云谷風來自大谷之風怒風也又習習然  
連續不斷所謂終風也又陰又雨所謂曠曠其陰  
也皆喻其夫暴怒無息且云舊說以谷風為生長  
之風習習為和小雅谷風二章維風及頤非和也  
三章言草木萎死非生長也愚按毛氏以谷風為  
東風本不可曉特言之熟而不覺耳今嚴氏以谷  
字尋意又以小雅之谷風為證似覺明白故錄之  
以俟知者然習習終是和意恐不過感興未必以  
風之暴比夫之怒也

胡為乎泥中

詩集風

中露泥中諸家皆以為傳在塗泥是也古註以為  
二邑名李迂仲以為無所據愚恐亦無一身處二  
邑之理合從諸家

旄丘

雪山云丘之多草木者也星名旄頭言光芒多冠  
名旄頭言羽毛多

不瑕有害

鄭曰瑕過也嚴曰歸衛未過有害也何為而不可  
乎張曰不大有害愚按此說近人情

此門

雪山云隨其所出之方不必言背明向陰

敦我

箋云敦猶投擲也晦庵取之蓋與王事適我相協若以爲厚則難說矣釋文訓追義亦相近

北風

程氏謂非百姓攜持而去乃君子見幾而作詩記詩繼皆取之然既亟只且則事勢已迫非見幾者也見幾必於其初者也恐合且依舊說

靜女

本刺詩也毛鄭因靜之名轉而指爲賢女李迂仲

本歐陽公始以爲男女相贈遺如秦宥寗之類但云惟彤管難通以左傳歌此詩取彤管焉又似美事耳晦庵詩傳華谷詩緝亦皆以爲男女相贈遺之詩貽我彤管女贈男之物也自牧歸荑男贈女之物報彤管之贈也晦庵則於彤管云未詳何物李氏謂古者針有管樂亦有管詩緝又據解頤新語曰古者后夫人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古以刀筆未有用蒙毛者安得有管故書謂之畫蓋以刀筆刻畫於簡至秦蒙毛始以蒙毛製筆故自漢以來始有簡寫之之說左氏所稱取彤管止取贈

物之意非有取於女史也。凡皆詩緝所援之說。此亦足解李迂仲之疑矣。至於靜之為義。詩緝又援曹氏謂靜女仕族處幽閑者。今亦相約於城隅隱僻之地。似亦有此理。愚意靜女其姝。乃奔者自為相稱美之辭。豈必泥此而謂其真有貞靜之德哉。

濛除戚施

雪山云。濛除令龜背戚施令駝背。

及壽

折衷新說與李氏云。壽無救於兄而重父之過。此

詩發風

固至論也。然愚意壽竊節死。往真欲代兄之死。卒之兄亦往死者。非初料所及也。以是罪壽。壽重不幸。所謂求生之毀。歟。

廟

髡彼兩髦

自古皆謂指共伯。共伯為衛武公所殺。而共姜不嫁也。折衷疑武公賢君。未必有弑奪之事。史記未可據。東萊辦此事。計武公立時已四十餘。則共伯兄也。年又加長。兩髦者。子事父母之飾。小斂則脫之。史謂釐侯已葬。而共伯自殺。安得猶謂髡彼兩

鬢以是知武公未嘗有弒奪之事華谷謂兩髦之制男角女羈今共姜守志不嫁不事膏沐髮然垂其兩髦如幼時之狀實我發居之容儀至死誓無他心以此告於母耳

紺祥

諸家皆以紺爲去祥爲暑氣謂縹緜能去暑氣也惟晦庵詩傳以紺祥爲縛束之意謂以展衣蒙縹緜而爲之紺祥所以自斂飭也愚意縹緜何嘗能去暑特以暑熱宜此輕踈之衣耳紺字從糸非從水之泚也何所見而訓紺爲去祥字從衣非煩暑

紺祥

之煩也何所見而訓祥爲暑夫子當暑者紵絺浴心表而出之尚不欲其露肌膚况婦人乎晦庵以紺祥爲斂飭其得之矣

桑中

詩序至毛鄭至禮記以桑間濮上爲亡國之音皆以此詩爲淫奔者之詩故近世晦庵詩傳岷隱續詩記華谷詩緝言人人同獨東萊呂氏力辨此爲雅音謂寧有編鄭衛樂曲之理其意以爲雅樂祭祀朝聘之所用而夫子自衛反魯雅頌各得其所以然風之用於燕饗者惟二南而列國變風未



嘗被之樂也。夫子所謂正者，雅頌而未嘗言及變風也。此詩明爲衛之詩，詩之名明以爲桑中詩之辭，明言爲奔，後世安得反爲之諱，而指以爲雅音也。古人採民風，傷世變，故錄之云爾。

景山與京

古注謂景大也。諸家皆從之。晦庵傳以景爲日影，以旣景乃同爲證。然恐語法不類也。合從衆。

匪直也人

此語難曉。惟晦庵云：非獨此人所以操其心者誠實而淵深，所蓄馬亦已至於三千矣。文義方通。

行變風

谷云：說于桑田是文公能務農重本以蓄畜其人，也非特人也。文公操心塞實淵深，故能致國富強。至於駉牝三千，覺於上下文尤協。

衛

重較

車中俯而憑處爲式，式上平立而憑處爲較。故曰

重較。呂和叔云：

永矢弗諼

程以爲弗忘君，但後章弗過弗告處難通。公詩傳詩緝與氓隱皆謂不與世接，弗諼者不忘此樂也。

頽人

只是形容而意自見詩緝以爲比喻恐拘此詩當從朱傳

氓

此序云華落色衰復相棄背蓋據此詩有及爾偕老老使我怨之語也華谷言詩云三歲爲婦是三歲而即相棄所云老使我怨者言始也將與汝偕老今我未老而已見棄若我從爾至老暴矣必有甚者愈使我怨也其說似得詩人之意思按以我賄迂則女有資財三歲食貧則男反無以養之此

詩緝

婦人一時爲其所誘已即不堪遂反目而相棄合不以正婦遂復還非獨氓之逐此婦也

竹竿

此篇亦詩緝得之但駕言出遊之駕當從衆說爲乘舟詩緝以爲駕車則與上文不協

能不我甲

毛曰甲狎也釋文曰韓詩作狎東萊曰但能不我親狎妄自尊大而已似得詩意程朱諸家以甲爲君長雖就甲字起義而須展轉恐且合從毛呂之說爲徑諸家諱言狎者以狎爲不美字然此荊藿

狎之狎乃親狎之狎正謂惠公驕傲而言不當以  
文害辭

有狐

綏綏毛以爲匹行貌朱友之以爲獨行求匹貌李  
迂仲祖毛說云狐尚匹行而女乃無夫家戴岷隱  
以綏綏爲安閑不迫似皆得詩意諸家祖朱說而  
反古說者特以狐非美物不欲以綏綏爲安閑言  
其善狀耳然恐詩人托物起興不以此拘也心之  
憂矣之子無裳諸家主古說以爲婦人欲嫁之辭  
岷隱謂國人作也云未有妃耦猶之可也衣帶之

屬無與治之此可念爾亦覺優游得詩人之意在  
湛之厲傳謂深可厲之厲恐不若王氏謂岸近危

曰厲

木瓜

議者律齊威以專封之罪李迂仲載劉內翰之言  
曰專封者天子黜之諸侯封之則爲專封若戎人  
滅衛威公救之亦霸者之所當爲也謂之小惠亦  
不可也愚按管仲處世變之極而能一正天下功  
莫大焉故夫子許之其後孟子闢之者蓋勸時君  
以行王爲萬世立訓耳自春秋而降唯漢高祖功

在管仲之上，惟諸葛公義在管仲之上，惟周世宗  
行事在管仲之上，餘皆在其下。至我藝祖，雖湯武  
未可比矣。若管仲之可議者，聖賢寧不為而仲則  
苟於為之耳。管仲救世之功，何可當也。而世以其  
救衛為小惠，且罪其專封耶。

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

古注云：是子獨處鄉里，不與我來守申，是思之言  
也。疏云：政教煩僻，彼子在家不與我戍申，是怨不  
均平也。至歐陽程蘇，則以為國人怨諸侯不戍申，  
言周人不當遠戍也。詩記詩緝皆從之。晦庵傳獨

詩集風一

從古注云：彼其之子戍申，指室家而言。夫室家豈  
有同戍之理，而詩人云爾者，思之情然也。故曰懷  
哉懷哉，曷月子還歸哉。蓋若如衆說，以為怨諸侯  
不戍申，即與下文懷哉不貫。晦庵其亦味之矣。  
尚寐無吡

古注吡動也。蓋寤則憂寐則不知，故欲無吡無覺  
無聰，付世亂於不知耳。近世釋以為欲死者過也。

葛藟

晦庵謂此去其鄉里，家族流離失所者，自漢之錄  
雪山，謂棄與他人，或出繼其旁族者。華谷云：舊說

平王以他人之父爲父者非也

采葛

古以爲采葛去君側故懼譏特采葛非人臣之事於事情未通惟歐陽氏以積少成多爲聽譏之喻而李氏取之晦庵傳以爲淫奔者托以行然亦意之之辭至詩傳折衷載晦庵新說仍以采葛比聽譏愚按晉風采芣之詩亦比聽譏則此說近人情而不反古說

大車穀則異室一章

晦庵傳以爲畏其大夫之辭於義爲正詩記詩緝

詩要風

段氏集解皆從古說以爲能使男女有別者恐迂蓋與前章畏子不奔之意不類

彼留子嗟

古以留爲氏或以爲滯留之留口兩存之以俟知者

鄭

善善

黃云父子相繼積善有素宋云武公有善而天子善之二說不同學者更詳然竊意序謂明善善之功本不成文二說亦就其文而意之爾

獻于公所

晦庵以公爲莊公華谷遂以爲叔段在鄭從莊公  
出田暴虎以獻氣陵其兄馮恐叔段強恣于外未  
必入鄭肯從莊公田叔段君臨大邑未必可身自  
檀楊若段果從莊公之狩而獻于公所正是退守  
人臣之分安得言相陵邪岷隱曰言勇力之士暴  
虎以獻于叔也此詩御中節射中度既事而退意  
甚間假知暴虎者非指叔言也愚按公所之公非  
公侯之公也段爲京城之主其所寓即公所也此  
句恐合依岷隱說此乃言叔段在京城田狩之事

詩變原

故詩曰叔于田安得改釋爲莊公之田而叔從之  
以暴虎耶

狡童

王雪山曰鄭忽言行蓋亦近賢不可以成敗論人  
所謂狡童當有他人當之非謂忽也嚴華谷曰忽  
以世子爲鄭君不得日以狡童正指忽所用之人  
耳晦庵則謂忽之錚昏未爲不正有女同車山有  
扶蘇孳兮狡童四詩皆非刺忽允昔公議不感於  
繼序講師之說者也

齊

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古說皆謂賢妃欲其夫之早起誤以蠅聲為雞聲  
晦庵云心常恐晚聞其似者而以為真至曹氏始  
謂哀公以雞聲為蠅聲嚴氏宗之云蠅以天將明  
乃飛而有聲雞未鳴之前無蠅聲也戴氏曰哀公  
荒淫雞鳴矣乃託辭曰此蒼蠅之聲爾東方明矣  
乃託辭曰此月出之光爾一以為賢妃之言一以  
為哀公之言未知孰是然讀者且當從古說庶三  
章之意聯貫

東方之日

詩變風

諸家皆以日為喻君然詩中似無此意惟戴氏隱  
云男女相奔不夙則莫日出早也月出莫也此為  
近事情

摻摻女手可以縫裳

詩經

古說謂女嫁三月廟見方執婦功女者未見廟之  
稱而使之縫裳是為儉急晦庵亦從之特好人捉  
捉古說亦以為新昏之婦晦庵則以為大人云大  
人之儀容如此若無可刺惟褊心為可刺耳至雪  
山眼隱華谷王家則以古說為未然雪山云今細

民草履不問寒雪安有葛屨不可履霜又安得願  
見三月方可執婦功女子亦有下衣安得女子不  
可縫下裳此詩言婚嫁太速使夫力婦功以濟其  
家而不虛度所以爲褊而可刺也岷隱云謂葛屨  
可以履霜不計其厚薄謂女手可以縫裳不擇其  
能否織夫細兒矜情衣服顧影自喜時亦有之彼  
非不楚楚然可愛惟是褊心是以爲刺也華谷云  
男子葛屨履霜祈寒奔走而不休未嫁女出爲人  
縫裳而利其備資皆急於趨利也愚按詩本文但  
言女手而毛鄭指爲已嫁未廟見之女若以爲富

詩經風

貴家之女三月而後反馬者則必無縫裳之意必  
不與葛屨並言若以爲民間之女亦安得盡拘三  
月而後廟見廟見而後縫裳揆之人情似未允合  
今三家之說如此故錄之以俟來者

園有桃其實之着

毛以爲喻國有民得其力是特釋序文不能用其  
民之語詩中未見此意鄭以爲不取於民食園桃  
而已則天下無此理也惟晦庵不以爲比喻而以  
爲託興詩意不過如此而已

碩鼠



鄭箋以碩鼠爲斥其君非矣華谷以爲枯聚欲之  
臣又不若晦庵謂託言大鼠害人而去之尤平易  
也

唐

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說謂相叔將傾晉而民爲之隱蓋欲其成嚴華谷  
云自相叔至武公屢得志矣而晉人終不服相與  
攻而去之其後更六世逾六七十載迫於王命而  
後不敢不聽在昭公之初晉人之心豈從沃哉蓋  
反辭以見意故泄其謀欲昭公知之忠之至也言

有命者迫切之辭言不敢告人乃所以深告昭公  
也

如此良人何

詩傳云如此良人何哉喜之甚而自慶之至也張  
橫渠曰言國亂不得見也二說相反蓋詩傳去序  
而言也要之旣曰變風合從張說東萊亦曰有感  
於男女失時故歎息而言

王事靡盬

盬字諸家皆訓不攻緻以盬與盩字異義同但於  
靡字不曾認說惟李廷仲云王事靡盬者勤於王

事而無不攻繳也。意方全。

無衣

無衣之詩晉武公篡逆而賂周釐王以成其奸者也。詩序以爲美晉武公。俗儒遂因爲之曲說。其所以黨惡右奸開後世亂臣賊子之門甚矣。惟朱文公之辨曰。序以爲美失其旨矣。且武公弑君篡國大逆不道。乃王法之所必誅而不赦者。雖曰尚知王命之重而能請之以自安。是亦禦人於白晝大都之中而自知其罪之甚重。則分薄賦餽食更以求私有其重寶而免於刑戮。是乃猾賊之尤耳。以

是爲美。吾恐其獎奸誨盜而非所以爲教也。嗚呼。文公之辨足以植萬世之綱常矣。世有爲朱文公詩傳折衷者。乃黜前說而載其新說曰。武公篡逆之人。徵求命服。要君無上。王法所當誅。然此詩美之。而孔子錄焉。何也。曰。當是時。天下無主。僭竊禮樂。何所不至。非復知有王命也。請命之大夫。獨能推明諸侯之命。服出於上。則安是不以小善爲無益。而不爲。亦所以見王命之尊嚴爲天下後世法也。嗚呼。使此言果出於文公。則亦恕矣。然前說何可廢也。今不惟集折衷者獨載新說。凡集詩解者。

亦無不獨載新說而盡黜前說正論渾微世俗驚  
憚乃如此至嚴華谷則併新舊說不載而自爲之  
辨曰潘父弑昭侯迎栢叔晉兵攻栢叔而立孝侯  
是栢叔初舉而國人不與也曲沃莊伯弑孝侯晉  
人又攻莊伯立孝侯之子鄂侯此莊伯再舉而國  
人不與也及鄂侯卒莊伯伐晉晉人共立鄂侯  
之子哀侯此莊伯三舉而國人不與也至武公  
虜哀侯晉人復立哀侯之子爲小子侯此武公四  
舉而國人不與也及武公誘殺小子侯晉復立  
哀侯之弟緡此武公五舉而國人不與也宗後

注襄公風

武公滅晉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王命武公爲諸  
侯晉人特迫於王命不得已而從之豈以武公爲  
可美哉且武公有無王之心而後動於西臺弑大  
惡也王法之所不容誅也彼其請于天子之使豈  
真知有王哉正以人心所不與非假王靈則終不  
能定晉也夫王不命焉而請之非禮也不聞請于  
王而請命于其使尤非禮也此正與唐藩鎮戍其  
主帥而代之坐邀旌節者無以異又以賂王而  
得之焉取其爲美也聖人致嚴於各分之際陳成  
子之事至沐浴而請討無衣之詩不刪者所以著

世變之窮而傷周之喪也武公之事國人所不與  
序言美之者特其大夫之意耳愚按華谷之辨論  
雖不若文公之激烈而事情則悉矣大夫爲之謀  
而大夫自以爲美此黨賊者好謀也彼自以爲美  
天下萬世不當以爲美也至若詩中之詞則戴岷  
隱得之曰已不請命於天子其大夫乃爲之請命  
乎天子之使蓋武公自嫌強大不肯少屈使其大  
夫風天子之使而取之觀其詩詞傲然可憤豈曰  
無衣自詭強盛也不如子之衣以敵體相輕也衣  
者天子之衣豈使臣之衣當是時晉猶未強非得

天子之命服誠不可以久安非武公謙辭也外示  
強大中實歉然真情所見不可掩也三昧此說則  
晉不容不假重於周又不肯甘心輸情於周周王  
之受賂正墮其奸謀無衣之詩尚足爲美也哉嗚  
呼以天子禮樂征伐之權而反爲亂臣賊子弑君  
篡國之地使當時人心鬱悶而不可爭後世議論  
淪染而不知非是則重可痛也已

載儉歌驕

諸家皆以爲田大名長喙曰儉短喙曰歌驕王雪  
山嚴華谷戴岷隱三家以爲田卑而遊園載儉於

戰車以敬其驕逸王曰字不從犬也嚴曰田犬無  
短彖者也未知然否

於其車甲

晦庵曰西戎者秦不共戴天之讎也秦人所以樂  
爲之用戴氈隱曰襄公志在復讎婦人閔其君子  
無怨詞焉段氏昌武曰孔曰襄公以義興師雖婦  
人亦知勇於赴敵而無怨

龍盾之合

傳曰合而試之必載二者備破毀也愚按盾者今  
遮箭牌也盾狹而車廣一盾不足爲衛必以二盾

龍盾之合

比而合之乃足爲衛非防其破毀也與二矛重弓  
意不同

權輿

權輿釋文曰始也詩緝載陳氏曰造衡自權始造  
車自輿始

陳

宛丘

古說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郭氏謂中央隆起與  
古說背馳王雪山云如此恐是宛轉之狀補傳以  
爲地名愚按旁高中下則於登游眺望非便今陳

國於此聚遊恐郭說爲是而俗因其宛轉之狀以名其地也歟

子之湯兮

湯他浪反爲是蓋堂字去聲至今俗亦有浪湯之說與下文上字望字叶韻。子字舊云斥幽公晦庵止以爲指游蕩者得之

市井

一井之地以二十畝爲廬舍因爲市以交易故稱市井

穀旦于差

持變風

古說穀吉也差擇也言擇吉日也竊意其未然蓋  
此詩指婆娑市井而言世未有擇吉日而後游市  
井也果擇吉日當曰差于穀旦今日穀旦于差語  
倒不成文矣謹按差字有數義易差之豪釐差之  
言舛也孟子愛無差等差之言等也詩既差我馬  
差之言擇也莊子自差觀之又曰差數觀矣差之  
言觀也此詩刺游蕩者也與下章穀旦于逝詞義  
一同穀旦者如後世言良辰美景之良辰也穀旦  
于差穀旦于逝約以良辰而往遊觀也疏以穀旦  
謂無陰雲風雨蓋近之也必如此說然後穀旦于



差南方之原兩句意聯

檜

樂子之無知

海庵詩傳以子指萋楚言草木無知也然下章樂子之無室無家恐難指萋楚東萊白所謂赤子之心也未有知識未有室家之時也此意得之以此知詩不可盡去序說也

匪風發芳一章

古說謂匪風非有道之風匪車非有道之車周道指周之政令王雲山謂風中車上最不安西北人

辨重風

畏之此言非風之飄忽非車之疾驅而使我心不安但顧趨周之路而傷心爾海庵詩傳之說同

曹

蟬

蟬朝生而暮死岷隱謂非朝生暮死乃生於土中朝出而暮死喻微有浮驕鮮不速亡者

掘閱

說謂掘地而出升騰游翔王雲山云管子曰掘閱得玉恐當時常談如此掘閱挑撥貌不遂其媮



張橫澤以遂為稱以繻為寵不稱其恩寵也昭庵  
同合從此說與上章不稱其服相應

### 下泉

古說皆謂寒泉而浸稂蕭蒼為喻今陰雨而膏黍  
苗為喻古嚴華谷曰田與荒蕪所見惟稂莠蕭蒼  
之類因思周之盛時五穀熟而風雨時芄芄然盛  
之黍苗得陰雨以膏澤之四國既有明王又得郇  
侯為伯以勞來之傷今不復見也其說不必比喻  
而氣象寬平矣然未及刈彼下泉之義也王雪山  
曰稂蕭蒼皆陸草陸草畏水田禾喜水必是當時

### 詩虞風一

水漲因思盛時上有明王下有明伯言侯皆正爾澤  
皆謂善君臣皆良故天人相應思以泰山去序言  
詩多無歸宿而此說頗近人情錄之以輔前說

祖

### 周公遭變

鄭玄謂管蔡流言周公避居東部愚按注傳周公  
無避去之事而此時周家亦未有東都已於金縢  
書附其說矣海庵詩傳載黃氏曰先儒以七月為  
周公居東而作者其詩則陳后稷公劉所以治國  
者方風諭而成其德是未居東也此亦足證鄭說

之非

之日二之日

岷隱曰一日二日說者以爲周正龍風先公之事  
周末建正也夫數窮於十自正月至十月數之窮  
也故詩人以十有一月謂之一日自一而數之避  
月而言曰者懼其與月相亂也愚按晦翁云一之  
日謂斗建子一陽之月變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  
二說相參方備蓋主於陽復而再起數雪山亦云  
一之日至四之日皆以陽長而言之

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詩變風一

岷隱曰此詩三言公子獨以同歸爲女公子亦恐  
不然癡女子觀公子之貴無幾與之同歸亦人情  
之想念也雪山曰公子適野隨其後而還也凡皆  
嫌於以公子爲女耳晦庵曰公子猶公之子也蓋  
是時公子猶娶於國中而連姻公室者亦無不力  
於蚕桑之務故其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同歸  
而遠其父母爲悲也此說不以公子爲女公子矣  
然於同中之意差緩程子曰庶幾得如富貴之子  
及時而行此說最平易近人情似不必過求

猗彼女來

毛云角而束之曰犄孔以左傳晉人角之諸戎犄之爲證愚按犄角之犄從才犄彼女桑之犄從才字義皆不同犄犄也就桑而取其葉不斬其條朱說爲精女桑朱云小桑嚴云小者曰女如小墻亦曰女蠶然則前云采桑指桑葉之小者此云女桑指桑樹之小者

隕釋

注釋落也然則與隕字之義何別當采說文之意乾葉爲釋

改歲

改歲

東萊曰才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矣岷隱曰十一月謂之改歲者蓋十二辰至于亥而止復起於子故謂之改歲非三正之謂也孔氏曰改歲者以仲冬陽氣始萌可以爲年之始愚恐詩意不過以年窮歲極大寒之將至故預爲塞墻之計非必謂塞墻之時爲改歲之時也

納禾稼

雪山併納之凌陰皆以爲納之公家云幽人遇事先公後私愚按此說不與衆同姑錄之

畫爾于茅宵爾索綯

程曰絢所用蓋屋諸家並同惟嚴華谷謂茅木可  
索綯畫取茅草將以蓋屋宵作索綯將以縛屋蓋  
指田廬言之爲明年又播百穀之地

幽風幽雅幽頌

鄭氏以殆及公子同歸以上爲幽風以介眉壽以  
上爲幽雅萬壽無疆以上爲幽頌周禮齋章逆暑  
迎寒歛幽詩祈年于田祖歛幽雅祭蜡則歛幽頌  
故鄭氏之分如此王雪山謂一詩如何分爲三篇  
章所謂幽詩以鼓鍾琴瑟四器之聲合籥也禮筮  
師歛竿笙埙簫箎篪管磬應雅九十二器以

雅器之聲合籥也禮賦璠璣擊頌聲笙磬九四  
器以頌器之聲合籥也九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  
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九和樂亦如之故  
逆暑迎寒祈年祭蜡皆全用七月之詩特以器和  
聲有不同爾至晦庵則有三說一說幽詩吹之其  
調可風可雅可頌一說楚茨諸詩是幽之雅噫嘻  
諸詩是幽之頌一說王介甫謂幽自有雅頌今皆  
亡矣愚按楚茨諸詩於今爲刺幽王之詩噫嘻諸  
詩於今爲成周郊社之詩未易遽指以爲幽若如  
介甫謂幽詩別自有雅頌則幽乃先公方自奮於

戎狄之地此時安得有所謂天子之雅頌耶惟前  
一說謂吹籥之聲可雅可頌為得之而其詳則靈  
山之考訂精矣

東山

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東山云周公  
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諸儒以為居東二年暨歸  
則三年矣鄭氏獨以為其初居東二年避流言於  
東都也其後東征三年定三監淮夷之亂也愚按  
居東二年而罪人斯得是即東征之役也若止避  
地何云罪人斯得耶必如鄭說居東避地者二年

樂風

其從來已及三年既歸而後三監叛既叛而後出  
東征又復三年于此則周公攝政七年之間無非  
奔走道塗之日更於何時輔成王致太平而制禮  
作樂耶

伐柯九戩

晦庵以伐柯為東人喜見周公之辭九戩為東人  
願留周公之辭東人終始之情如此而朝廷之不  
知在其中矣諸家因朝廷不知之語謂伐柯之籩  
豆為朝廷當待公以此禮謂九戩之衮衣朝廷當  
被公以此服然迎公之禮豈在籩豆而衮衣固周

公之所素被者也前未嘗有襜今安用以為迎耶  
鹿鳴之什

燕群臣嘉賓

嚴曰儀禮注云鹿鳴君與臣下及四方賓燕之樂  
歌也故序以群臣嘉賓兼言之朱曰於朝曰君臣  
焉於燕曰賓主為先王以禮使臣之厚於此見矣  
視民不能

諸家本鄭氏皆以視為示曹氏曰視民與視民如  
傷同義嚴曰其視民則不薄之此說免改視為示  
而理自明

周道倭遲不遑將父

當如毛氏云岐周之道不遑將父諸家皆以將為  
養戴氏曰將非養也扶持奉侍之謂

靡盬

戴云苦而易敗謂之盬苟成必易敗故出使之不  
可亟歸者謂王事之不可使易敗也

皇皇者華

華合從孔疏為草木之華蓋起興也

周爰咨諏

歐陽曰周徧也雪山晦庵華谷並同

醜酒

毛氏云以筐曰醜以藪曰滑皆去其糟之具耳近世引春秋傳無以縮酒恐祭祀用茅與此釀酒用茅者不同宜詳

小人所腓

朱傳云腓猶苙也又云隨動吳伯豐嘗舉以問先生曰腓爲先足而動不當引以解此詩之義不若猶苙之云得之生民詩牛羊腓字之傳亦所腓爲苙先生答曰兩說誠不合當刪去愚按朱傳固不當兼收一說伯豐尤不當去隨動之說而存猶苙

之說也毛氏初釋腓字爲避字正義又演其說曰避患也李迂仲云以腓爲避患不知何據諸家固無有從其說者也鄭氏知毛氏避之說難通也遂云腓當作苙當作者蓋改腓爲苙非訓腓爲苙也改字乃鄭氏箋詩之大弊又豈可因其改字遂訛以爲字訓耶若以腓爲隨動雖祖程說而程非自爲之言也字書腓者脛腓易之感良皆取象於腓以著其隨物而動伯豐何乃以先動爲疑世豈有足不動而足肚自先動者乎足者人人之所有豈必稽之古書而後信若生民詩牛羊腓字之正以

牛羊足不踐棄路之嬰兒以足肚回護而過之若  
字愛然爾亦不當援為此義之證。故此詩腓字朱  
傳止當獨留程說。雖非大義所係。姑因伯豐之辨  
記之。

王命南仲

王與天子諸家皆以為指殷。惟李迥仲云以王為  
殷王則與序不合。以王為文王則文王未嘗生時  
稱王。此詩序為可疑者也。至晦庵去序說則意指  
為周王而未嘗明言所以非殷王者。今若以為文  
王時詩恐且當以王命之王為殷王耳。

詩小雅

胡不旆旆

自東萊主建而不旆之說。學者多從之。晦庵不以  
為然。嘗答東萊書云。向見所集說。解說嚴嚴之日  
建而不旆。不知此有何證。蓋左傳建而不旆。蓋言  
治兵而東萊引以言受命出軍之初也。然兩說猶  
未定。近世嚴華谷主晦庵之說。而辨之甚明。謂  
桃曰旆。旆以全帛為之。續桃末為燕尾者。名之為  
旆。言旆之本体也。左傳建而不旆。言張旆也。此胡  
不旆旆。乃飛揚之貌。生民在。菽旆旆。亦揚起也。

魚麗



王雪山謂後有魚麗之陣陣凡五每陣又各有五敵入其中者無有不著然則留者與薄也雖不盡與陣法相似而曲薄周匝魚之入其中者亦無得而脫也為魚麗之陣其殆取魚麗之詩之義乎

華黍六詩

自劉原父按儀禮鄉飲與燕禮皆以笙入與歌相間以為笙者有聲無詞詩非亡失乃本無其詞詩讀氏因之雪山亦云唐有上柱鳳雛平調清調瑟調平折命象七曲有聲無詞至晦菴云六詩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詞明矣其說尤著今

詩記詩緝世所共用者乃皆不從其說蓋以亡其辭之亡非有無之無也愚按古者亡即無字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是亡即無字也亡其辭之說云出於毛公毛公漢人漢世以亡為無王雪山云西漢亡一人之獄是也若詩記之辨則曰國語叔孫穆子聘晉伶蕭詠歌鹿鳴之三鹿鳴三篇既可與蕭相和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笙相和而歌乎故亡為失亡之亡愚謂國語言歌則鹿鳴三篇有辭之可歌也儀禮不言歌則南陔六詩無辭之可歌也比不足疑也又詩緝之辨則曰本

無其辭則無由有其義序本因其詞而知其義後  
亡其辭則惟有序所言之義存耳愚謂古之樂章  
今之琴譜類也琴譜有操辭具存者靡鳴之詩之  
歌也有徒存其譜而無辭曲之可歌者如長清短  
清與長側短側之類雖無其辭未嘗無其義也此  
亦不足疑也

南有嘉魚之什之谷風存

南有嘉魚

古說以嘉為魚名出丙穴王雪山曰出漢中沔南  
今辰州鄂州皆有鄂州取以名縣然不必泥其名

但取其美恐或是因詩取號也嚴曰下文樛木非  
木名則此嘉魚亦非魚名愚意周都西北以南方  
之魚為美故曰南有嘉魚未必獨指丙穴之魚也  
丙穴之魚飲乳泉而美亦未必名嘉魚也自詩  
傳引丙穴之魚以釋嘉魚之詩世遂名其魚為嘉  
魚好事者遂又名其縣為嘉魚縣皆以其有經目  
託之為美談耳王曰或是因詩取號此說得之也

單單汕汕

諸家皆以為取魚之說雪山云單單胡郭友魚因幹  
水聲汕魚上水貌皆舉行自得之意未知然否按

說文亦以汕爲魚游水兒雪山博學必有據也  
南山有臺

雪山云占國占家多即草木而觀周之草木氣象  
如此則人君聲華福祿豈有窮也

在宗載考

朱傳謂宗室爲路寢之屬是也世或以爲同姓之  
宗者因宗字而誤爾

載沉載浮

載沉載浮者特言舟泛泛水中或上或下不定之  
兒鄭乃以爲載物之浮者沉者蓋以舟不可言沉

詩小雅

故曲爲之條載云泛然不繫未有定止此說得之

采芑

毛以芑爲菜余以爲即苦蕒菜而詩緝力主芑穀  
之說按李氏云既謂之采則不宜謂之穀曷意其  
不以爲菜而以爲穀者蓋疑行軍所仰不徒在芑  
菜而芑菜亦一應如是之多耳然詩人不過因菜  
芑而起興

鉦人伐鼓

伊川云鉦人擊鉦者伐鼓擊鼓者以一句說兩事  
其義自明近世混爲一事遂多疑議

庭燎

夜如何其古說皆謂宣王夜興而問早晚王雪山  
曰人君數問夜亦非体恐是殿陛之間宮掖之內  
執事者相為問答之辭禮雞人夜嘒旦以警百官  
漢儀中黃門持五夜甲乙丙丁戊相傳未明衛士  
起唱所謂雞鳴歌或是此曹戴岷隱曰夜如何其  
非宣王之問也詩人見庭燎之光聞鸞和之聲知  
天子之視朝問夜何時乎夜猶未央也董氏曰傳  
曰百官官箴王缺此詩其司烜之屬所為乎嚴氏  
曰宣王中夜而起失於太早詩人設為問答之辭

庭燎

今夜已何如乎乃夜未央也庭燎已設而有光諸  
侯已皆來朝鸞聲將將然是太早也所以箴之愚  
按王朝之報早晚自有司存不待人主親問而後  
知也縱夜未央為人主所問則其後浸怠浸晚至  
於鄉晨是正人主不問所致亦安得指為人主親  
問若人主每每親問如初則不至於嚮晨矣始勤  
不流為終怠矣此詩人自設為問答以形其漸不  
如初可知也。箴鍼針同

見內則與荀子賞賈義取鍼砭

鶴鳴

此詩不明言所主毛鄭以為喻求賢且合從之雪

山以爲魚鶴園木皆賢者所退處而自樂者說亦  
有理若主誨之一字而隨事以明理則晦菴之說  
精矣

爾公爾侯逸豫無期

此二句古無成說東萊以爲責在位之公侯曰賢  
者去朝時事可知爾公侯猶逸豫而不知懼乎其  
訟已爲明白戴岷隱亦云公侯不以賢才爲念逸  
豫無度賢者不肯留至嚴氏以其與下文謹爾優  
游之爾字不歸一而不從其說今以爾爲指白駒  
去國之賢則其說有三晦菴曰此乘白駒者若其

詩變小雅

肯來則以爾爲公爲侯而逸樂無期矣猶言橫來  
大者王小者侯也豈可以過於優游決於消思而  
終不我顧哉雪山曰此必舊爲公侯而今遁山林  
者也度斯人浪適其來無期少致丁寧頌禱之辭  
愛賢之深也華谷曰已去而被留於是美賢者退  
居之樂謂爾賢者若爲公爲侯則新勤勞國事無  
有逸豫之期今爾肥遁優哉游哉足以自樂願加  
保重耳愚按三說後來者笨近之而雪山爲徑蓋  
謂今日去國之賢即前日之嘗爲公侯者故皆以  
爾而指之庶與上下文相協但雪山謂斯人浪適

其來無期則來字爲添似改逸豫無期爲其來無期恐微有未安耳宜曰爾公也爾侯也今乃逆豫自適而無期乎謹哉爾之優游勉哉爾之道思惜賢者之去而又體賢者之不容不去寄興悠遠矣

秩秩斯于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

王雪山云言面勢物色皆嘉也蓋如非比喻之如乃校舉之辭耳

乃占或變

嚴氏謂皆頌禱諛爲之言非直有是夢

載弄之尾

詩變小雅

古說尾紡磚也今所見紡無用磚者而尾亦與磚爲二物恐風俗古今不同爾嘗見湖州風俗婦人皆以麻線爲業人各一尾覆膝而索麻線於其上歲久尾牽成坎古亦豈有此事而詩人因指之歎

考牧

嚴云作牧養之宰而落成之

螟蛉有子蜾蠃負之

螟蛉青虫蜾蠃蟻類古說皆謂蜾蠃負螟蛉之子爲子置空桑中七日而化如揚子雲所謂類我類我者嚴華公載鮮頤新語曰近世詩人取蜾蠃之

巢毀而視之乃自有細卵如粟寄螟蛉之身以育之其螟蛉不生不死蠢然在穴中久則螟蛉盡枯其卵日益長大自為螟蠶之形穴竅而出非螟蠶以螟蛉之子為子也愚戊辰考試省闈聞同官官教台州董華翁云螺贏有螟蛉埋土中而寄子其身如雞抱子暖之而使生然其子即螺贏之子非以螟蛉之子為子詩之說得之揚子雲則失之耳時有監簿朱嘉戴佃聞其說亦云嘗親見蠶蠟負螟蛉入筆管有兩蠶蠟互飛而共營之初非獨陽無子而外取螟蛉之子為子也如腐草化螢亦螢

詩經小雅

宿其子於腐草既成形則自腐草而出杜詩云奉  
因腐草出最精於物理

谷風

古說以谷風為東風嚴氏方以為大谷之風後章  
言草不死無木不萎則非東風矣嚴說良是  
羨美者其匪我伊蒿

古說皆於序文不得終養父母上立意恐不過睹  
蓼莪之生意而興感耳

小東木東

古說謂小大皆取之於東梅處獨以為東方小大

之國華谷從之於文義為長

山有嘉卉漢栗侯梅發為殘賊莫知其尤

山有嘉卉為栗為梅我反發為殘賊莫知其罪感  
再木之得所而已不如也

滔滔江漢

滔滔江漢尚足為南國之綱紀盡瘁以位而上之  
人曾莫我有是上之人不能宗主綱紀乎我而興  
感也

我從事獨賢

賢猶多也雪山曰言其勞獨過於人也

新變小雅

無將大車

戴云詩意未嘗及小人非悔將小人也世既亂矣  
力微而挽重無益於事與無田甫田之意同朱云  
此亦行役勞苦而憂思者愚按序言悔將小人本  
不成文蓋世有將三軍之說矣安有將小人者哉  
况詩亦初無悔用小人之意合以上二說詳之  
楚楚者夫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藝黍稷

諸家多謂今日楚楚抽棘之場即自昔我藝黍稷  
之地蓋主序文傷今思古之說也然此詩與信南  
山等篇始終皆稱美豐登祭祀之盛無一豪幾微



不滿之意不應篇首二語獨歎田萊之荒而其後無一語相應也治世之音亂世之音豈能掩於言辭之間哉毛曰抽除也鄭曰伐除茨棘以樹黍稷也雪山曰拔除茨棘而藝黍稷岷隱曰去茨棘而藝黍稷合此五家之說觀之抽乃抽去之抽非抽出之抽篇首二語非傷今矣愚按若如諸家以抽爲枝條抽發則抽字當在棘字之下如其葉潘兮之類棘自抽耳非以人而抽其棘也今曰言抽其棘與言刈其楚語意正同是以人力而抽之刈之也非物之自抽也毛鄭五家之說爲優

詩經小雅

疆場有瓜是剝是殖獻之皇祖

華谷曰郊特牲天子植瓜華不斂藏之種是不稅瓜於民也此言民喜時物之新不忘君上思欲獻之愚意古者公私之田同一井天子植瓜亦必借民之力亦必於疆場而植之作詩者但序其瓜之所從出不必以稅民爲疑也

甫田之什

歲取十千

毛曰十千言多也鄭氏謂一成之田十萬畝公田十一之法十萬取十千晦庵從之雪山謂孔氏言

九詩之作非如紀事之書必詳度量之數甫田言  
歲取十千亦猶頌言萬億及秭皆舉盈數且叶韻  
耳愚謂鄭以制度言詩不若王以人情言詩也至  
嚴華谷一變其說以爲百取十焉萬取千焉則分  
十千爲二事而各爲之說幾於臆度又不若鄭氏  
言制度之有據矣晦庵又以此詩爲士大夫食祿  
采邑者之數未知采邑可有萬畝之收否晦庵又  
以篇末萬壽無疆爲上祝下恐合且依古注以爲  
民祝君也然自楚茨至甫田大田諸詩古說皆以  
爲刺晦庵皆不以爲刺三味經文實無感傷之意

詩經小雅

晦庵之說爲長也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按詩此本迎新昏之辭而詩序以爲思得賢友以  
配君子者也景者大也行者路也高山與大路類  
也此言親迎者之迎新昏也高山在望則仰之大  
路在前則行之于以駕四牡之駢駢振六轡之如  
琴由斯塗用斯禮以親迎云耳特述行道之所見  
而非有他義也表記曰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  
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  
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茲豈死而

後已表記之言蓋斷章取義以爲嚮往而興起氣象廣大使人拱挹不盡因所謂善言詩者也唐明皇因表記嚮往興起之義其序孝經遂有景行先哲之語似以景行二實字爲人心嚮往之虛字表記善於言詩而明皇不善於讀表記矣後世緣此遂有景慕之說是不以景爲大也音釋者又或以行作去聲是不以行爲路也皆始於明皇之誤非經旨矣

魚藻之什

魚在在藻有頌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詩變小雅

此詩與至在靈囿於物魚躍氣象一同因詩序以爲刺幽王將不能以自樂諸家遂強以愁歎之辭釋之然本文之和樂氣象終不可改但外添一語云傷今之不然爾至嚴華谷方就本文造意生說謂在藻爲淺水而魚失其所依蒲爲近岸而愈失其所三味此詩初無此意說者自爲巧語而文致之讀者謹勿悅其新奇也雪山曰治世亂世辭意氣象自可見如下篇采菽詩亦初不見其爲刺

采菽

詩多託物起興如采菽則以筐筥承之君子來朝

則將何以予之蓋物必各有以處之故因以起興云爾說者乃謂采藿以待燕賜曲生枝節意味愈短此最讀詩之病姑舉其槩云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

古說以爵爲爵祿或以下民無爵祿之可爭也又以民爲人之通稱華谷主錢氏之說以爵爲酒爵云民之相怨各執一偏或因孟酒失歡至亡其身詩蓋爲持平之說以解之也愚按此說稍平易

黍苗

詩中明言美召公而詩序乃以爲刺幽王此類亦

詩變小雅

何訝瞻庵之去序耶若下篇隰桑則詩中真有思見君子之意序非自爲之言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

詩傳謂白雲水土輕清之氣當夜而上騰露即其散而降下者其說甚工然有雲之夜必無露有露之夜必無雲蓋露乃天地清氣之合僅無翳隔即草水上自然凝結非待自上而降如雨雪之比也今所謂英英白雲露彼菅茅當是覆露之露非兩露之露

縣蠻黃鳥止于丘隅

詩傳謂縣蠻之黃鳥自言止于丘隅而不能前恐不若諸家謂役人見黃鳥得所止而感歎也

有豕白蹄烝涉波矣

古說皆以爲將雨之證而未有明言其所以爲雨之證者王雪山云豕江豚也猪首魚尾有兩細足微白湖湘間多有之出則兩兆月近畢亦兩兆此說蓋考將雨之證也嚴華谷祖張子之說以爲豕性負塗雖有白蹄而不見今見豕白蹄羣然涉水是久雨而停潦多故豕蹄濯其塗而見白停潦尚多兩歇未久而月離于畢天又將雨矣其說甚工

詩經小雅

然非以爲將雨之候也

文王之什

假哉天命有商孫子

晦庵詩傳曰文王不已其敬如此是以大命集焉以有商孫子觀之則可見矣愚按文王詩惟晦庵傳最爲理精語潔獨此二句之說於上下文語脉微有未順蓋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此二句一意言文王之德也假哉天命有商孫子此二句一意言天命初本商之有也下文再言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此四句一意言商之孫

子雖多今天既命周德殷之後反皆臣于周也一章八句語脉相生而其間條流次第絲豪不紊今若曰文王之敬如此而天命集焉是上之第二句與中之第一句跨涉而取義也又曰以商之孫子觀之可見是中之第二句與下之四句亦跨涉取義也且云觀之則可見又似添語補足而本文未必有此意也更在學者詳之若華谷以有商孫子臣有商家之孫子則鑿耳

永言配命

傳云配合也命天理也使其所行無不合於天理

詩大雅

嚴云配命謂王者與天爲配天之賦于萬物謂之命王者宰制天下亦謂之命按嚴說於經文爲近上天之載

新定邵氏禮記解曰載字訓詁不同說詩者曰載事也釋中庸者音哉謂天之造生萬物也俱所未安載猶地載神氣之載言上天所載之道無聲無臭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毛傳謂文王之德明明於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晦庵傳謂明明德之著赫赫命之著愚按此詩至

中間方說文王爾嚴氏云首章專述天命喪殷之  
實故首二句且先泛言天人相與可畏之理味其  
次序當從嚴說

造舟為梁

造七報反言造詣以舟代梁之地也晦庵以造訓  
作徐氏元有此音謂作舟為梁也文王之親迎其  
造詣已成之舟其造作新舟固不可考毛氏因謂  
親迎之禮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  
則曲說也舟所以濟險無時不設豈特為親迎設  
也地險不同舟隨宜而為之制豈為尊卑而立等

詩大雅

差也親迎而涉津渡特偶然耳豈必一一親迎于  
津渡而立為舟梁之定制也

陶復陶穴

古謂陶為窰復為重複之窰穴為陶其窰穴而穴之  
言土室也蓋謂古公實父居於窰窰土室之中如  
此愚按窰窰者陶瓦之地非人生所居之地也王  
雪山曰陶今之土壑也以陶為蓋於其上謂之復  
以陶為基於其下謂之穴此言以土較為居也戴  
岷隱曰先陶于復穴將以營室家此言以未有室  
家而陶瓦也二者視古說不同而稍近人情覺岷

隱之說爲尤近

榛樵濟濟

國語引此詩止言盛世氣象

求福不回

古說回者邪也愚謂回非邪也回乃入於邪之所自始也人生乎居何嘗不正不宜一旦禍福在前計較之心一萌卽爲回轉若自謂枉尺直尋以苟濟目前者不知正直之擇一有回轉卽入於邪不可復返自昔喪名敗節之士如此類多矣學者讀求福不回之詩可以銘心而誓之終身也

蘇大捨

生民之什

履帝武敏歆

鄭氏謂姜嫄履巨人跡歆動而生后稷近世大儒如晦奎東萊皆從之惟歐陽公嘗斥其誕至華谷復力主歐陽之說然如諸儒之說姜嫄正因履巨迹而主子而驚異之也是以棄之隘菴棄之平林棄之冰是以名之曰棄是以曰上帝豈不寧乎豈不康我之禋祀乎何乃居然而生子也則其訓釋於上下經文皆悞今華谷力排履武之說止以不難產爲神異而亦襲用諸儒之語曰上帝豈不寧



乎豈不康我之禋祀乎使之安然而生子也則其  
說不通矣。蓋不難產正可言獲神之祐豈反以此  
疑天之不康禋祀耶。不難產正人情之所喜豈反  
以爲怪而棄其子耶。難產者偶然不難產者皆是  
也。豈獨后稷而異之耶。且無災無害特詩人形容  
后稷始生之一事。此詩豈專爲不難產而作耶。  
有相之道。

鄭曰若有神助此語未爲怪也。諸家乃多不從之。  
不知詩人形容鋪張設爲之辭如降神降種之類  
多矣。此乃詩人之體。雖今時亦然。今恐其涉怪止

詩大雅

以去草爲相助。此乃農人之常耳。豈所以誇后稷  
實發實爲。

後者苗之長盛秀者苗之吐華

即有卽家室

古註謂卽爲稷之母家。先儒疑卽必自有其君或  
絕亡。或他徙。李迂仲曰。此皆臆說。無所考據。今據  
此詩。后稷封於郃。其事甚明。若以卽爲稷之母家。  
則未之敢信。愚按李之說是矣。然意先儒之爲此  
說者。以詩有卽之語。卽者就也。故以爲就封於母  
家。不知卽乃粟然。驟得之義。稷乃始封。故云爾。

以祈黃耆

晦庵以爲祝壽的矣諸家尚因繼序以爲乞言俗見傳染之難回如此

令終

言善終如始者是言考終命者非

公尸

天子必取孫列之諸侯入爲卿大夫者爲尸故云公尸見孔氏禮記疏

假樂

諸家以六句爲章岷隱華谷四句爲章文義甚順

詩大雅

澗酌

晦庵云行潦尚可鑿鑿豈弟君子豈不爲民之父母乎此起興也詩之本旨也九謂薄物可以格神由厚德可以厚民者本繼序之說也

卷阿豈弟君子

晦庵諸家皆以君子爲指王嚴氏破其說謂若以指王則於來游來歌說不通然晦庵意召公從成王游歌而叙其事則亦未嘗不通也此詩第五章有憑有翼方引入用賢之意第七章鶉鶉王多吉士方明叙用賢之事古人作文次叙不可誣也

戎雖小子

晦庵以戎爲指同列雲山以小子爲名少年合二

說方備

蕩之什

鬼方

古說鬼方遠夷也不知何方雪山謂楚俗多鬼指楚也愚按易言高宗伐鬼方詩言高宗伐荆楚則鬼方即荆楚可知矣

維德之隅

毛曰隅廉也蓋矜持修飾即此德之方正形見者

詩大雅

自鄭氏取譬於宮室有由外知內之說諸家始多費辭晦庵止云隅廉角也視毛說尤精明

寧爲荼毒

諸說皆云安爲荼毒惟詩緝云民苦於虐政欲其亂亡故寧爲荼毒而不之卹愚按經文自明白因訓寧爲安而多事今詩緝得之

征以中垢

此句本難曉詩緝云良人本爲善彼不順者攻以內行汚垢之事於文義亦通

靡有子遺

諸家皆混說文以予爲無右臂之兒恐不若徑以予訓獨蓋經文但云無復子然而獨遺者耳

無不能止

此句極難曉毛曰言無止不能也李白未嘗以不能之故而不敬也戴曰靡有不能而止者朱曰無有自言不能而遂止不爲也嚴曰言毋謂不能而止不能也然於本文終未曉然或疑此章歷言羣臣盡力救旱故於章末結之云靡人之不周盡矣以其用力言之無不能止過其旱勢者不知上天云何而不感格也未知然否

詩經大雅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舊說皆謂姜氏之先主四嶽之祀故嶽神祐之既生穆王時之甫侯又生今日之申伯以申甫皆姜姓也詩緝非其說謂詩不過設爲神異之辭以形容仲山甫申伯之生此詩本爲申伯作而借山甫以大申伯也豈有遠取周室始衰之甫侯以匹中興之申伯耶此說覺於詩意寬平

往近王舅

近鄭音記諸家從之玉雪山獨云王舅非獨申伯一人故云往近王舅當是諸舅先有在謝者今與

相近審如此說則近當如字讀不必改音記矣

昭假于下

朱云昭假于上天而監在下嚴云有周之德昭明假至於下愚按主天監而言則周德之昭假在下似不必增字爲說本文極明白矣

袞職有缺

方博士解王制三公一命袞若有加則賜也云袞雖三公可服非有加則不賜詩言袞職有缺惟仲山甫補之蓋謂是也此言袞者人目之極常缺之而不服惟仲山甫加賜而得之是常時所缺而今

詩圖大雅

則補之也此說有據而聖通說詩者未有此故錄之

潰潰回適實靖夷我邦

諸家皆謂刺其以小人而任安邦之寄獨雪山云靖夷寂寞也以爲佳語者非

周頌

維天之命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三句言天文王之德之純以下始言文王中庸以於乎不顯屬之文王蓋亦斷章取義

彼祖矣

詩意似不過謂太王文王雖已往而流風善政猶存耳鄭氏以彼爲指萬民已覺多事晦庵又以下句之岐字綴彼祖矣共四字爲句而云彼祖矣岐恐無闕大義但上云彼作矣下云彼祖矣自相對今以岐字綴祖矣之下恐驚俗也

成王不敢康

古注以成王爲成此王功蘇氏謂若以成王爲成王誦之成王則下文云基命成王非基命之君李氏謂書云成王畏相亦非言周之成王然國語

叔向引此詩云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也此在古注未作之先晦庵力主國語之說歐陽公亦云以爲成王誦則文理易通九二說在學者詳之

維天其右之

晦庵云神坐東向在饌之右然諸家皆本古說以爲右助此亦非大義所係且合從衆

離

序以爲禘太祖於詩文無之於禮於論語則徹祭之樂歌詩中烈考皇考或以爲文王或以爲武王

華谷考以祭法考以祖父之通稱右列考之右晦  
庵亦以爲左右之右云尊也按古注亦以爲右助  
之右未知孰是若雪山則曰右非尊也蓋先也左  
靜右動動者於用爲先故漢右丞相先左丞相然  
非古義也

陟降庭止

古以庭訓直晦庵以爲若見其陟降在庭義極明  
白戴說同

酌

晦庵與諸家多謂酌即舞勺之勺也嚴華谷破其

說謂勺者成王之樂若酌頌果爲勺舞之勺當述  
成王繼承之事今此詩言告成大武非舞勺之樂  
章矣愚甲午歲游學姚江試時純熙矣至載用有  
嗣五句題以載用有嗣爲成王主司湛太博得之  
大喜以冠諸經此時愚方弱冠未考經書但據尚  
書成王四征弗庭與方行天下等語因謂成王初  
年天下猶未定嘗不繼武王之武以定天下故  
創爲此說耳乃今考諸家經解如晦庵則曰後  
人寵受此王者矯矯之造亦惟武王之事是師如  
雪山則曰遵養時晦謂文王也我龍受之謂武王

也載用有嗣謂成王也當時偶然之鄙說乃與暗  
合竊意此詩正爲成王作也我亦主成王而言之  
也上文養時晦用大介皆推其本始以起之也文  
王之時如此武王之時如此今日所以嗣之者又  
如此此其所以爲酌而序所謂酌先祖之道者也  
華谷謂非成王之勺豈未細考歟讀者更詳之

魯頌

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

愚按行父文公六年如陳如晉至襄公五年卒其  
見於經者凡五十四年使行父壽踰七十計其在

詩頌

文公時年方弱冠僖公者文公之父也行父安得  
迨事僖公而爲之請命于周若史克又後行父十  
年方見於經恐亦未必迨事僖公也且序之爲此  
說者以魯有頌爲僭而行父魯各臣也謂其嘗請  
命於周則魯非僭耳然魯之僭莫大於郊矣明堂  
位言成王賜伯禽以天子禮樂使世世以祀周公  
審如此說亦未必使之郊天行天子之事也况呂  
覽明言魯惠公請郊禮於平王而史角往魯呂覽  
作於秦明堂位作於漢是成王賜天子禮樂之事  
未必有之故自伯禽至莊公十七世未聞有郊天



者僖公三十一年始卜郊而卜不從繼此若宣若成若定欲郊則牛輒傷禮之不可僭神之不歆其祀如此魯人曾不知媿反以郊爲盛事而張皇之序者尚欲避頌之爲僭何異放飯流歆而問無齒決取且魯頌非商周郊廟之頌也臣子祈其君而後世序詩者加頌之名以代列國之所謂美耳郊僭也不以爲僭詩非用之郊者反以爲僭而請之乎且此詩作於誰而請之也謂作於僖公僖公不應自頌其美謂作於臣子臣子不應專達於朝然則序詩者之言特未可知也

劉元城嘗言我藝祖不事虛文至太宗朝方用兵河東羣臣已作詩歌淮夷固魯積惠也僖公僅嘗從齊威公會諸侯于淮反因此見止於齊明年乃得歸可羞之甚者也魯臣反作詩歌以誇大其功雖曰祈願之辭然亦此魯之所以不競歟

商頌

湯孫

諸儒皆以湯孫爲指時王之主祭者岷隱始謂詩曰於赫湯孫則湯孫不應自誇遂指爲商世之先王然下文云湯孫之將則先王豈自奉祭祀耶樂

以悅神故曰於赫湯孫穆穆厥聲以侈言其樂之  
美如飲食云苾苾芬芬以侈言其飲食之美凡以  
悅神非自誇也武王之祀山川也自稱有道曾孫  
古人初無後世之嫌直以契合神心而已

駿疐

古說駿天也疐厚也是曰為下國大厚於文義既  
不通於前章為下國綴旒語例亦不叶董氏謂此  
詩作駿駉謂馬也晦庵取其說蓋上章云為下國  
綴旒喻也為其係屬下國之心也此章云為下國  
駿疐亦喻也為其負載下國之任也若曰馬非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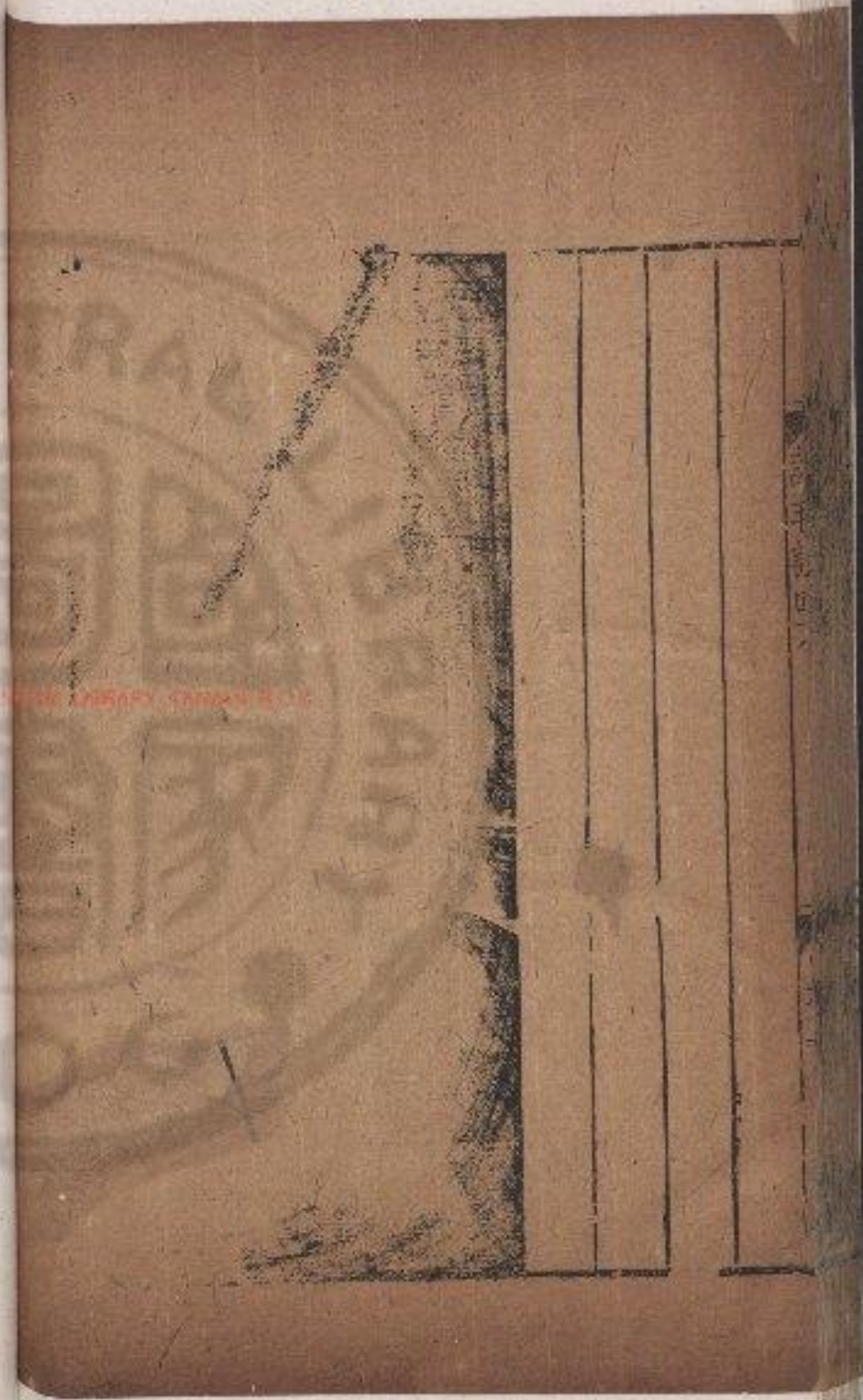
詩類

以為喻則旒旒亦何足為喻蓋斯可以喻后妃為  
飛可以喻周公詩人託物取義固不嫌其微也

慈溪黃氏曰抄分類卷四終



EDUCATION NATIONAL CENTRE LIBRARY, CANON 2016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五  
讀尚書

經解惟書最多至蔡九家參入古語儒要說嘗  
經朱文公訂正其釋文義既視漢唐為精其  
發指趣又視諸家為的書經至是而大明如  
揭日月矣今惟略記一二

堯典

欽明

按堯典始終皆欽字

東作



說云春月歲功方興所當作起之事然以南訛西  
成朔易類之疑平秩主人事而言象作主時至象  
應物類興起而言作如土膏墳起之類

蒼三百六旬有六日

三百六十日一歲之常數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  
四分度之一天行速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行  
遲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與天會視  
三百六十日多五日有奇各氣盈月行尤遲一日  
常不及天十三度有奇行一月始與日會十二會  
得全日三百四十八有奇視三百六十日虧四日

書卷

有奇名朔虛人氣盈朔虛而生閏察解極精

舜典

人心惟危一章

此章即堯嘗授舜之辭舜申之以授禹而加詳焉  
耳堯之授舜曰允執厥中今舜加危微精一之語  
於允執厥中之上蓋所以使之審擇而能執中者  
也此訓之之辭也皆主於堯之執中一語而發也  
堯之授舜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今舜加無稽之  
言易聽以至敬修其可賴於天祿永終之上又所  
以防警之使勿至於困窮而永終者也此戒之之

辭也皆主於帝堯永終數語而發也執中之訓正  
說也未終之戒反說也正反相因章旨該貫蓋舜  
以始初所得於堯之訓戒併平日所嘗用力於堯  
之訓戒而自得之者盡以授禹使知所以執中而  
不至於永終耳豈爲盲心設哉近世喜言心學捨  
全章本旨而獨論人心道心甚者單撫道心二字  
而直謂即心是道蓋陷於禪學而不自知其去堯  
舜禹授受天下之本旨遠矣蔡九峯之作書傳嘗  
述朱文公之言曰古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未嘗  
不以治之之法而併傳之可謂深得此章之本旨

者九峯雖亦以是明帝王之心而心者治國平天  
下之本其說固理之正也其後進此書傳於朝者  
乃因以三聖傳心爲說世之學者遂指此書十六  
字爲傳心之要而禪學者借以爲據依矣思接心  
不待傳也流行天地間貫徹古今而無不同者理  
也理具於吾心而驗於事物心者所以統宗此理  
而別白其是非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天下之治亂  
皆於此乎判此聖人所以致察於危微精一之間  
而相傳以執中之道使無一事之不合乎理而皆  
無過不及之偏者也禪學源於莊列滑稽戲劇

無忌憚之語。懼理之形。彼醜謬而九聖賢經傳之  
言。理者。自害也之具也。故以理爲障。而獨指其心  
曰。不立文字。單傳心印。此蓋不欲言理。爲此遁辭  
付之。不可究詰云耳。聖賢之爲。由一心而達之天  
下。國家之用。無非至理之流行。明白洞達。人人所  
同。歷千載。越宇宙。有不期而同。何傳之云。縱以舜  
之授禹。有人心道心之說。可曰傳心。若堯之授舜  
止云執中。未嘗言及於心也。又安得以傳心言哉。  
俗說浸淫。雖賢者或不能不襲用其語。故借書具  
所見如此。

書  
齊典

皇陶謨

無教逸欲有邦

漢王嘉奏封事引書云無教逸欲有國劉元城疑  
教字轉寫作教字

禹貢

海濱廣斥

古說以斥爲斥鹵。蔡解引許慎云東方謂之斥。西  
方謂之鹵。而云斥鹵。誠地。愚按管子斥者。薪芻所  
生之地。鹵乃鹹地。於斥不相干。今嘉興府。瀕海人  
呼產蘆之地爲斥。豈

三江既入

三江之說極衆程尚書盡開其說主蘇民指豫章江爲南江以足經文中江北江之數愚按豫章江於經未嘗稱江審如其說則三江皆在上流於揚州何豫焉蔡氏闢其說而主唐仲初吳都賦註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其地名曰三江口吳越春秋所謂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者是也蔡之說的矣愚按越絕書云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爲越伐吳之路五湖既共今之太湖則三江豈外於今

書 皇朝 高 真

之松江又秦語云越王擒之於三江之浦越語載子胥曰三江環之民無所移及越後釋具范蠡諫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則三江與五湖相連又可知矣然愚嘗泛舟松江至海口不見吳都賦注之婁江東江也吳志載青龍江白蠅江今皆塞姑錄之以翼蔡氏之說

涇屬渭汭

古註謂水內爲汭諸儒皆從之蔡解獨以涇渭汭三者皆水名而汭入於涇愚按若如古說涇入於渭水之內而蔡沮既從渭水攸同皆主渭言之文



意俱悒若以汭爲一水而入涇則涇屬渭汭者是  
涇既入渭汭又入涇下文漆沮之從灃水之同孰  
從孰同耶兼經云涇屬于渭而乃云汭入于涇文  
恐相反又下文會于渭汭若二水則不以會言矣  
恐渭汭合依古說也

數方氏其川涇渭易氏解云汭非汭  
貢之法禹貢言汭皆水內先川名

東爲北江

蔡云北江未詳愚恐漢江自北而入大江故云耳  
非他有北江也

朔南暨聲教

古註以聲教斷句諸家皆從之余友蔣祭甫云

聲教

徐履赴試道涓求水村舍有老士人教四五童  
以朔南暨爲句徐言其誤老士人者怒曰獨朔南  
暨聲教而東西無預耶東西皆有所止之地故以  
海與流沙言朔南地廣故以暨言而下文總以聲  
教訖于四海耳使如衆說當云暨聲教暨朔南何云  
暨聲教耶徐用其說魁南省

胤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

林氏謂羿廢太康而立仲康而仲康即位之始即  
能命胤侯徂征掌六師以板其兵權使仲康盡失

其權則拜之篡夏豈待相而後敢耶愚按史記載太康失國太康崩弟仲康立若果廢太康而立其弟豈待太康之崩耶近世颶湖孫季和主薛常州士龍之說謂常州考以地理拜拒太康據其都太康不知所終仲康乃之洛地自立今拱州太康縣是也仲康既在五弟之數筮于洛汭不在舊邦不爲拜所立明矣是太康失邦自在河北仲康別立自在河南仲康沒而相繼之拜使其子澆侵相於河南相遷于帝丘後竟滅之相后方身逃歸有仍生少康夏乃中興此說與經文距于河五弟御其

書前証

毋以從之說合林說雖免罪假王命攻異己之嫌又不若薛說之爲辯

臣扈

蔣榮甫謂其伯父尚書嘗聞前輩言扈者啓同姓之國見堯舜皆與賢而啓乃繼禹扈不服大戰于甘自是終夏之四百年不臣夏至湯伐夏而後扈來臣於商故作臣扈之書成湯放桀于南巢巢國不義之終商六百年不來朝至武王伐商而後巢伯來朝於周故作旅巢命之書是說也嘗於經筵奏先皇帝理宗云

仲虺之誥

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

湯不得已而伐夏自以為慙此心如青天白日茲慙德也乃所為實德歟

續禹舊服

古註云繼禹之功統其故服蓋指躬成五服之服以繼有天下言也蔡解以為繼禹舊所服行恐亦寄搭義理耳本文未必其然合從古註

武商受命用爽厥師簡賢附勢寔繁有徒

吳氏以用爽厥師簡賢附勢意不貫疑有脫誤愚

詞征 仲虺之誥

按上言天命湯伐夏下言與夏桀同惡者不桀之也若止據兩句似乎不貫若合上下文未嘗不貫何脫誤之有

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

愚按湯誓言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是湯之眾安於湯之德謂桀之暴無如我何也此云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是桀之眾皆疾湯而湯之眾皆震恐也二義正相反蓋湯誓言者並言眾之辭當時必眾言猶有未同者故湯諭之如此仲虺乃寬釋湯惠德之辭謂夏商已勢不相容伐之非湯得已也義

各有在不當以文害辭

盤庚

汝何生在上

古註以上爲人上蓋指在位言也諸家從之蔡解  
以上爲天愚恐生在天三字爲文意未安若士民  
庶言之以上爲指耿邑猶可耳若曰汝今不遷邑  
且圮矣何能生育於其上耶

說命下

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  
祖亳暨厥終罔顯

書

仲虺之誥

盤庚

古註謂高宗自言既學而中廢業遂居田野河洲  
其父使居民間知民事故也蘇氏始謂甘盤居于  
荒野而諸家多從之蔡氏謂無逸言高宗舊學于  
外爰暨小人國語亦言武丁入于河自河祖亳與  
此皆合若以台小子語脈推之蘇氏之說非是此  
論精矣世猶有不喜其說者以暨厥終罔顯非所  
以言高宗也愚按蔡云高宗變叙廢學之因而彙  
其學終於無所顯明其說亦本古註初非蔡氏自  
爲之說且自言學罔顯而下文求傳說爾惟訓于  
朕志文義極順無可疑者若以爲甘盤遂去而罔

顯則上文既言宅于河又言自河徂亳踪跡歷歷  
甚明豈得言國顯耶且蘇氏雖以豚野爲甘盤而  
小蘇氏作古文亦以豚野爲高宗也

高宗彤日

夫既孚命正厥德

高宗彤祭而有雉雉之異祖已遂訓以天之於民  
降年永求惟其義如何天既信其命令賞罰無  
差而民猶以爲無如我何此民之愚也王之事天  
正此而已豐祀何益此彤日一篇之大旨而古註  
得之矣蔡氏疑高宗之祀如漢武五時祀祈年請

書

卷下

高宗彤日

命之重謂孚命者天以妖薛而謹告之謂言民者  
不敢指斥高宗而托民爲言恐皆意之耳此書明  
言典祀無豐于昵蔡氏亦明言昵爲禰廟豈有若  
漢武五時祀之類哉近世忽漢唐古註而欲自生  
義理故或思索之過如此

微子

我舊云刻子

王充論衡作我舊云孩子謂識紂惡於孩子之時  
恭誓

觀政于商

古注以諸家皆謂觀商政之善惡或以爲觀兵者非矣蔡氏以商書萬夫之長可以觀政爲據謂以諸侯之向背觀商政之得失恐亦不若古注爲徑

商罪貫盈

貫者串物之名即金錢貫之貫貫盈者積而至盈也古注謂惡貫已滿是矣蔡解以貫爲通恐貫通與貫滿各是一義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古注云民之有過在我教不至蔡解云過者責也百姓責我不正商罪此說雖於伐商爲順而在字

書經字義

無歸着以語脉當從古注大意不過自任以天下於伐商意亦不背

王乃大巡六師

蔡氏云天子六師是時武王未備六軍於牧誓叙三卿可見此曰六師者史臣之辭也愚按牧誓所叙三卿乃指友邦家君之三卿安得以爲證若武王止三軍史臣安得增飾爲六師而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詩人又何所指而言耶竊意曆數有歸天人胥應武王既可於伐紂何獨不可於六師然世遠莫可考且依經文讀之

洪範

王省惟歲止月之從星一章

或云此四五紀之文錯簡在八庶徵之後蓋九疇皆有演辭而四五紀獨無之王省惟歲以下正叙四五紀之說而於庶徵無關移此置彼文義方順

二曰富

五福不言貴而言富蓋三代之法貴者始富言富則知其貴所謂祿以馭其富也貧富貴賤離而為四起於後世不能制爵祿之失游氏禮記解云

五曰惡六曰弱

古註謂惡醜陋謂弱厄劣蔡以惡為剛之過弱為柔之過恐合從古註

金勝

或一曰

古註謂法也蔡氏本鄭康成音辟為避謂管叔流言周公避居東都及成王迎公西歸管蔡懼而反成王始命公出東征所以明周公之心善矣但世遠恐難質言爾書云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未見有歸後再出東征之次第若居東止是避流言則罪人斯得亦不當即繼於居東二年之下鄭

氏於七月詩序周公遭變亦注云管蔡流言辟居東都正善云周公避居東都史傳更無其事愚按管蔡流言之時未有東都也不知鄭氏何據而有此說若依古注以辟爲法辟之辟則蔡仲之命云乃致辟管叔于商正與此辟字同

康誥

周公初基止乃洪大誥治

諸家皆以爲成王命康叔以篇首有周公之語也然成王而謂叔爲小子封謂乃祖文王爲文考且稱其父爲寡兄皆不通令蔡氏以篇首爲洛誥錯

書金縢康誥

簡王若曰以下爲武王命叔文意方白非專識不及此又謂梓材非命康叔之書蓋錯簡亦良是蓋惟篇首王曰封數語爲命康叔今王惟曰至子子孫孫永保民皆臣告君之辭甚明

酒誥

爾大克羞者惟君

古說養老君之事蔡云惟君未詳且合從古說

召誥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古註云敬爲所不可不敬之德蔡云所處所也猶



所其無逸之所王能以敬爲所則無往而不居敬矣  
矣  
作實字說然古註不費力

### 洛誥

朕復子明辟

古說成王幼周公代爲君辟至是復還於王蔡氏以康誥篇首周公作新大邑於東國洛一章爲洛誥之篇首而以此章爲公遣使告於成王後乃復命之復明辟乃稱成王之辭成王未嘗一日不居君位何待於復王莽居攝潛移漢鼎皆儒者誤言

### 洛誥

復辟有以啓之愚謂此說不獨考正文義其有功於天下後世名義大矣

### 命公後

舊說以洛誥命公後之語爲公欲明農而成王爲公立後於魯以留公蔡氏謂成王回鎬京而留周公於洛若封魯則已久方周公東征之初已有魯見舊說矣舊說多士本書序以爲成周旣成遷頑民蔡氏謂其遷已久此乃周公治洛而告諭之辭愚按成周即今洛陽是爲洛邑之下都保釐大臣如君陳畢公皆居之畢命之書曰今予祗命公以

周公之事又曰周公克慎厥始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則周公治洛無疑九皆合從蔡說蓋朱文公師友之考訂者精矣

無逸

君子所其無逸

近世諸儒皆以所爲處所謂君子以無逸爲所說理雖精思恐讀得太重於本文似立說生意蓋無逸之書最爲明白終篇無一語埋意用字如後世苦於作文者之爲此語若曰君子所能無逸者以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故雖身居

書洛語 無逸

安逸而此心終不敢自逸耳所字疑只是虛字平平說過如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及時人否則有愆先儒多以則字訓法則之則疑亦皆虛字平心讀之自見其無他也又書中誕字肆字惟字多是古語助辭今誕必訓大惟必訓思多有不通而自爲之說以形容之惟肆字訓故字處多協

惠鮮鰥寡

古註云加惠鮮之鰥寡之人是鮮訓少鮮爲鰥民之鮮合作上聲是鮮與鰥寡三字相連恐於文未順諸家泛言惠及鰥寡皆置鮮字於不說惟蔡氏

云惠鮮者鮮寡之人垂首 喪氣齊予賜給之使  
之有生意是鮮爲鮮活之鮮合作乎聲是鮮與惠  
二字相連於文方順然蔡說微近於巧愚按詩云  
鮮我方將鮮亦上聲訓善今仍以惠鮮二字相連  
不必改爲鮮活之鮮文義自協

君爽

故殷禮陟配天

古說升配天蔡說以陟爲升遐恐未安升遐主人  
而言升配主禮而言

則商實百姓

書

無逸

君爽

古以商實百姓爲句云使商家百姓豐實蔡氏以  
商實絕句云國有人則實而以百姓屬之下文王  
人罔不秉德通爲一句遂指百官爲著姓王人爲  
微臣愚按王人本言一自王人求多聞是也謂王  
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者後世之說書中無此謂  
百姓爲百官者亦後世注堯典之說晦菴已指平  
章百姓爲畿內之民而蔡氏用之矣

顧命

顧命

諸說顧回首也回顧而發命愚恐若言回顧即爲

回首而顧允單言顧者正是自在之耳若顧誤明命顧畏民暑之顧亦豈回首者哉成王憑玉几命羣臣羣臣在其前成王無回顧之事

### 畢命

旌別淑慝。

殷人心不服周周公征伐定之又分治成周以慰安之繼以君陳更三十六年而畢公繼之尚以旌別淑慝為政是殷民猶未盡服必俟生長於殷世者老死至盡而後人心定耳東坡於多方之解謂殷湯以下七王之德深矣其論極正我朝兵不血

書 顧命 畢命

刃以無心得天下而一切以恩撫之嗚呼聖哉

藝祖待八國降王以禮而武王親斬紂使 藝祖

為周意殷民未必若是之久擾也

### 君牙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一章

古說多謂民情難得使人主思其艱而圖其易務卹民情耳蔡氏以怨寒暑為小民自傷其生以圖其易為衣食之怨局於一端而為君之大德亦非以衣食與人也 在學者詳之疑合從古說為平易

### 秦誓

番番良士一章

蔡氏云良士謂蹇叔勇士謂三帥論言謂杞子先儒皆謂穆公悔用孟明詳其誓意蓋深悔用杞子之言愚按於良士云我尚有於勇夫云我尚不欲於諛言云我皇多有蔡釋云我皇暇多有之哉以上文二尚字觀之語脉專歸重於諛言則蔡氏之說精矣蓋穆公殺之師實杞子啓之也然殺之始禍雖在杞子而成之者實在孟明孟明違父誤君再敗秦師焚舟之役亦終無寸功自此秦晉連兵數十年不止殺師之一役其罪又重於杞子亦不

三君不奉新言

當以三帥並言蔡氏特以釋誓文之意論者不可以是薄孟明之罪

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

蔡氏云心之所好甚於口之所言愚意若以上文若已有之之例似不過謂好人之考聖如出於我耳宜從古說為乎

慈溪黃氏日抄類卷五終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六

讀易

易聖人之書也所以明斯道之變易無往不在也王弼問以老莊虛無之說參之誤矣我朝理學大明伊川程先生始作易傳以明聖人之道謂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而象與占在其中故其為傳專主於辭發理精明如揭日月矣時則有若虞節邵先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六

讀易

易聖人之書也所以明斯道之變易無往不在也王弼問以老莊虛無之說參之誤矣我朝理學大明伊川程先生始作易傳以明聖人之道謂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而象與占在其中故其為傳專主於辭發理精明如揭日月矣時則有若虞節邵先

生才奇學博探曠造化又別求易於辭之外謂  
今之易後天之易也而有先天之易焉用以推  
占事物無不可以前知自是二說並興言理學  
者宗伊川言數學者宗康節同名爲易而莫能  
相一至晦庵朱先生作易本義作易啓蒙乃兼  
二說窮極古始謂易本爲卜筮而作謂康節生  
天圖得作易之原謂伊川言理甚備於象數猶  
有關學之未至於此者遂亦翕然向往之揣摩  
圖象日演日高以先天爲先以後天爲次而易  
經之上晚添祖父矣愚按易誠爲卜筮而作也

考之經傳無有不合者也爻者誠爲卦之占吉  
凶悔吝者誠爲占之辭考之本文亦無有不合  
者也且其義精辭數多足以發伊川之所未及  
易至晦庵信乎其復舊而明且備也然吉者必  
其合乎理凶悔吝者必其違乎理因理爲訓使  
各知所趨避自文王孔子已然不特伊川也伊  
川奮自千餘載之後易之以上者今無其法以  
制器者今無其事以動者尚變今具存乎卦之  
爻遂於四者之中專主於辭以明理亦豈非時  
之宜而易之要也哉若康節所謂先天之說則



易之書本無有也雖據其授易爲證者九二章亦未見其確然有合者也其一章授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曰此先天之卦畫於是盡改易中伏羲始作八卦之說與文王演易重爲六十四卦之說而以六十四卦皆爲伏羲先天之卦畫其法自一畫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然生兩生四生八易有之矣生十六生三十二易此章有之否耶其一章授易言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風雷相薄水火不相射曰此先

天之卦位也於是盡變易中離南坎北之說與九震東方卦兌西方卦之說而以乾南坤北爲伏羲先天之卦位其說以離爲東以坎爲西以兌巽爲東南西南以震艮爲東北西北然天地定位安知非指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而言南方炎爲火北方寒爲水亦未見離與坎之果屬東與西而可移離坎之位以位乾坤也易之此章果有此位置之意否耶且易之此二章果誰爲之也謂出於孔子孔子無先天之說也謂出於伏羲伏羲未有易之書也何從而知此二章

爲先天者耶圖方畫於康節何以明其爲伏羲者耶然聞先天爲演數設也夫易於理與數固無所不包伊川康節皆本朝大儒晦庵集諸儒之大成其同其異豈後學所能知顧伊川與康節生同時居同洛相與二十年天下事無不言伊川獨不與言易之數康節每欲以數學傳伊川而伊川終不欲康節既歿數學無傳公所存之空圖殆不能調絃者之琴譜晦庵雖爲之訓釋他日晦庵荅王子合書亦自有康節說伏羲八卦近於附會穿鑿之疑則學者亦當兩酌其

說而審所當務矣伊川言理而理者人心之所同今讀其傳挈然即與妙合康節言數而數者康節之所獨今得其圖若何而可推驗此宜審所當務者也明理者雖不知數自能避凶而從吉學數者儻不明理必至害人而言天此宜審所當務者也伊川之言理本之文王孔子康節之言數得之李挺之穆伯長陳希夷此宜審所當務者也窮理而精則可修己治人有補當世言數而精不過尋流逐末流爲技術此宜審所當務者也故學必如康節而後可創言先天之

之易學必如晦庵而後可善釋先天之圖易雖古以上筮而未嘗闡以推步漢世納甲飛伏卦氣凡推步之術無一不倚易爲說而易皆實無之康節大儒以易言數雖超出漢人之上然學者亦未易躡等若以易言理則日用常行無往非易此宜審所當務者也

乾卦

六畫即正經彖辭文王作文辭周公作文言繫辭孔子作皆所以解此六畫餘効此

用九見羣龍無首吉

易

伊川云用九者處陽剛之道見羣龍謂觀諸陽之義無爲首則吉也晦庵本歐公說以用九爲陽爻之占法云六陽已盛如羣龍之剛猛在首故見其無首則吉是欲剛而能柔也諸家或異或同皆自用九以下取義愚按伊川之說蓋本經文用九天德不可爲首爲言晦庵之說蓋主卜筮爲言然六爻可以言占若用九於六爻之外以總明六爻之九則不屬爻位不係占卜恐無羣龍無首之象亦未必有所謂言之占也臨川鄒氏以用九見羣龍無首吉總爲上九之爻辭屬於亢龍有悔之下

云上九之亢雖有悔矣而猶有善用之道焉自初至五潛見飛龍謂之羣龍皆以無首而吉至上九則爲首矣能見羣龍之無首而亦不敢爲首焉則悔可亡而反吉也愚按古註云九天之德也能用天德乃見羣龍之義夫以剛健居人之首物所不與也故乾吉在元首鄒氏蓋本古註此說於程傳所主經文不可爲首之義既合於晦庵卜筮取象之義亦合

重剛

九三重剛以陽爻居陽位也九四亦曰重剛晦庵

疑重字爲衍鄒氏云九四非以陽居陽而在三五重剛之間故亦曰重剛愚恐乾之內外卦皆陽剛而三居內卦之極四居外卦之始實處兩陽剛交際之地故皆爲重剛而皆不中歟

坤卦

直方大

伊川以至大至剛以直爲說晦庵止云其德內直外方而又盛大其說徑淨節齋蔡氏直者發於內而無私曲之謂方者止於外而有定則之謂內直外方其德乃大於釋字尤切實亦釋晦庵者也

黃裳元吉

六五於坤爲最吉之爻伊川言外生意乃謂婦人居尊位之戒女媧則天是也晦庵非之云黃中色裳下飾六五以陰居尊其象如此其占爲大吉於經文爲順矣鄒氏云天玄地黃衣上裳下君臣之辨也臣當守中處下六五居人臣極位故必黃裳而後元吉此亦體伊川言外之意而不外經文必有餘慶

慶當作平聲與下文殃字協韻上文乃終有慶亦與應地無疆平聲相協睽卦志行也往有慶也亦

協韻益卦其道大光中止有慶亦協韻他如井困豐允九易中慶字無不與平聲協韻者又如詩云孝孫有慶萬壽無疆我田既臧農夫之慶黍稷稻梁農夫之慶維其有章是以有慶萬舞洋洋孝孫有慶則篤其慶載錫之光皆以平聲協韻詩與易皆以韻爲句也韓昌黎銘劉昌裔之墓云維德不爽後人之慶爽音霜慶音巷亦平聲協韻今江西人皆呼慶字作巷音今慶與爽二字禮部韻平聲十陽皆有之

屯卦

利建侯

程謂屯難之世當建侯以自輔蔡本朱說謂建已為侯蓋主初九以貴下賤之得民初九為卦之主而建侯者又初九之爻辭也然屯難之世自立為君似難形於言朱之易本義惟曰立君而已語錄方有立已之說而蔡說宗之鄭氏謂初九能得民建以為侯分民而治庶幾人得其主而有所統一則屯難亨矣龜山亦曰使人各有主而天下定愚按此說於朱說立君者可相通而無自立之嫌姑錄之以俟知者

求而往

諸說皆謂四以陰輔五之君位才不足濟屯故下求正應初九之陽與之俱往以輔五節齋蔡氏云待初之求而後往似又簡淨可於正應上無添說

蒙卦

利用刑人用說桎梏

程謂去昏蒙之桎梏固似未安龜山以說桎梏連下文云脫桎梏而縱之往則吝矣是欲囚之終身乎蔡節齋云刑人治之也說桎梏改而止也覺明切

需卦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上六入于穴

龜山曰血陰傷也出自穴不安其所也上六處一卦之外遠於陽故入于穴穴陰所安也鄒氏曰穴以況陰之所居六四不足以過三陽之進雖見傷而未甚故出自穴以避之三陽既克六四以進九五與三陽同類無所復事矣故上六因得以自安是謂入于穴三陽來則敬之終吉愚按二說相備視諸家似穩鄒之說實本古註其說尤明故摭而錄之

師卦

師或輿尸

諸家皆謂師不可以衆主晦庵獨本古註以爲兵敗輿尸而歸未知孰是然蔡節爲本出朱說九晦庵與伊川不同者多從朱獨此依伊川必嘗審思者也按六三師或輿尸猶可言兵敗若六五弟子輿尸言兵敗於文義未協合詳之

丈人

程云尊嚴之稱朱云長老之稱湯云丈者忝侷尺引之積愚按王充論衡云人形以一文爲正故名

男子爲丈夫，尊翁嫗爲丈人。此說亦可。輔諸說若淮南子謂老者杖於人爲丈人，恐未然。

比卦

後夫

程謂來比而後，雖夫亦凶。朱謂不必如程說，但指居後者。愚按彖文曰：後夫凶，其道窮也。此只是本文之解。恐朱說爲平易。古註與蔡節齋云：後夫指上六，按六陰也。陽爲夫，恐非指六。

小畜卦

西郊

程以西爲陰方，雲自西而東，不能成雨。朱以西郊爲文王自指。岐周蔡節齋朱學也。亦以西爲陰方。而近世徐古爲作易傳附說明言岐周之說爲非。學者恐且合從程說，然在學者更詳之。

牽復

程以九二與九五爲牽，朱以九二與初九爲牽。按下卦乾陽爲上卦巽柔所畜，而陽有復之義。若以初九復自道與九三與說輻觀之，則當從朱說。蓋初復之最善者也。二牽挽於初而得復者也。三不中而過陰不能復者也。似皆主三陽之進而言之。



履卦

履虎尾

蔡云兌有虎象三為兌終故曰虎尾徐云虎屬金之一陰故有虎象不啞人亨主九四言之此說視諸家為詳然晦庵云以陰攝陽所以曰履虎尾是虎又指外卦之乾陽而下卦之兌履之也若據六三九四皆言履虎尾則合從晦庵蓋六三若自為虎之尾不應虎自履其尾也

六旋元吉

旋字上連視履恐是旋踵之旋

泰卦

拔茅茹以其彙

彙字絕句與茹協韻而以征吉為占辭晦庵本郭璞易林之說詩義甚明

勿恤其孚

程朱皆以孚為所期之信龜山主人且食祿而言以勿恤其孚為不阿意以取信於上惟徐云勿憂而孚矣以下爻不戒以孚例之又覺簡易

用馮河

蔡云勇著亦用也與程說不同

大有卦

初九無交害

程朱皆謂處卑而未涉乎害揚龜山出於程蔡節齋出於朱乃皆謂因無交而有害愚按象曰大有初九無交害也此即是釋上文初不見有交之意合從程朱元說

謙卦

地中有山

鄒氏云此亦實象如深谷為陵是地中有山而深者可以獲益故為謙之象亦有理然天在山中豈

必實有其事此特就卦取象耳

豫卦

盱豫悔遲有悔

程曰盱上視也三不中正上視四不為所取故有悔然四為豫之主遲而不前亦有悔此說諸家從之朱以盱豫為句悔遲有悔為句蔡節齋從之未知孰是然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則盱豫悔宜為句程之說經之文也

由豫大有得

程曰九四為豫之主得大行其志以致天下之豫

宋以占爲大有得未知孰是然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則大有得爲得行其志程之說經之文也又徐云六三不中正故有悔又解之曰以其遲而有悔盱豫者介于石之反遲者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之反此說從六二爻起義說來而合兩悔爲一亦有理但不曾及盱之義併錄之以俟知者

隨卦

大亨貞無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晦庵云王肅本作天下隨之隨之時義大矣哉今當從之蓋以隨時爲誤也然象曰君子以嚮晦入

宴息自有隨時之義晦庵解此語亦自隨時休息

澤中有雷

晦庵云震下兌上乃雷入地中之象隨時藏伏故君子亦嚮晦入宴息不知舊人曾如此看否愚按龜山曰雷在澤中其動息矣故君子以是嚮晦入宴息亦此意也臨川鄒氏曰澤中有雷此收聲於兌之時也覺尤切

臨卦

九二彖曰咸臨吉無不利未順命也

程云至誠相感非由順上之命也朱云未詳蔡云

二以剛中得時行道有從道不從君之事鄭云九  
二之應六五非專以順命爲感其間容有未順者  
而無害其爲感也未者特未定之辭

觀卦

盟而不薦有孚顒若

程謂居上者當莊嚴如始盟求神之初不可使誠  
意少散如既薦之後則天下孚誠顒然瞻仰朱  
謂聖人出治天下自化如盟將而不待薦孚有孚  
已自顒若視程之說精矣蔡節齋因其說併主在  
下之人言之謂天下素手起敬正如承祭之時但

不薦耳恐下之人非無因而孚耳象曰下觀而化  
愚意此其所以孚者也又按古註本論語既灌而  
往吾不欲觀之意故以此盟作灌說然盟與灌字  
義各不同又既灌而往吾不欲觀者天子特主魯  
之失禮而言所謂有爲而言之者也若薦者亦豈  
皆誠意盡散而可盡少之耶恐程因古注而不暇

改耳

噬嗑卦

雷電噬嗑

程朱諸家皆言於卦合云雷電今云雷電者字相

類而誤惟鄒氏謂彖亦云雷電合而章不必以是  
疑經文愚按此卦雖離上震下然陽氣將震發乃  
閃然成火故雷與電止一氣而雷為主雷者雷之  
精光如爆杖火一出而聲即透亦主在聲雷電非  
其他判然二象之比彖言雷電合而章語意絕好  
經文未必誤也

滅趾

傳云滅傷也愚恐止是滅沒如過涉滅頂之滅加  
校於趾滅沒其趾而不見與滅鼻滅耳同與滅字  
蓋異義也

九四得金矢六二得黃金

傳云金取剛矢取直以九四陽德而言也黃中色  
金剛物以六五居中處剛而言也諸家皆從其說  
惟晦庵主周禮獄訟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之說  
以經說經固尤有據但恐周禮出於王莽之世未  
必盡皆周公之真若先要取其金而後與之聽訟  
雖昏亂之世不爲况成周之治哉或者劉歆輩欲  
假此爲惟貨張本已而即激天下之亂不及施行  
也耶金矢黃金皆象也非真也合且從程說

賁卦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古說以爲聘賢固於卦外立說程傳以丘園爲上九以束帛戔戔爲受其裁制亦未見其確然有合者晦庵謂務農尚儉按龜山忌微有此意鄒氏則與晦庵暗合宜詳其說

剝卦

山附於地剝

程傳云山高起於地而反附着於地地剝之象也諸家以疑山附地有安之象與剝義正相反故各又自爲之說朱云如山附於地惟其地厚所以山

易

安其居而不搖此說可釋厚下安宅恐亦未及剝之名義愚意山特出而遠於地者山之常也此不以附言也而曰附於地此山之變也如梁山崩之類是也故經言山附於地剝而伊川釋爲地剝之象也君子以厚下安宅者觀地剝之象而厚其基本使不至於剝也剝之名卦未嘗與山附於地相反君子以厚下安宅亦未嘗與剝之名義相反

復卦

出入无疾

程傳云復生於內入也長進於外出也微陽生長

無害之者也蔡節齋曰出由剝上出而為坤也入由坤下入而為復也鄒氏曰出入云者昔之出而今入也其說可以相備但蔡與鄒皆以无疾為不求速與程相反耳無疾合依程說若以无疾為不求速則下文朋來無咎豈以無怨咎之者耶

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蔡云商旅至賤也后至貴也上自后下至商旅皆以安靜為事惠按此說諸家未之及也蓋若不知此兩下總提則先王與后分為兩主人矣

无妄卦

物與无妄

程云雷行於天下發生萬物其所賦與各正性命無有差妄物與无妄也朱云震動發生萬物各正其性命是物物與之无妄也二說皆以與為賦與之與近世有作物與之以无妄者恐非蓋天下雷行物與无妄造化而言對時育物主先王而言不當以中間物與字生物而言也此句老難曉故錄之

不耕穫不菑畲

程謂不耕而穫不菑而畲為不首造其事以首造

爲妄朱云不耕不穫不畱不畜無所爲於首無所  
覲於後未嘗起私意以作爲以文脉言之合從朱  
說若如程說各句須添而字方通也

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程言有得則有失朱云行人牽牛以去而居者反  
遭詰捕之擾視程說爲明矣鄒云或者繫牛於地  
自以爲閉矣繫脫而不知牛之所之已出意外牛  
爲行人所得而乃責得於邑人豈邑人之罪哉此  
爲无妄之災也覺於經文尤切

大畜卦



天在山中

程止言所畜之大朱去止以象言不必實有其事  
合從其說他說有謂芥子納須彌者此異端誕語  
有謂草木皆天者又是生說皆不必惑若居四山  
之中而仰視天亦可言天在山中然象意不指此  
也

曰關與衛

○儀者越諸家從之鄭作日程與朱從之合作日

月之日讀

何天之衢身



程以何字爲誤加諸家遂生別說朱云何其通達  
之甚也此說極明白只依經文讀之

坎卦

樽酒簋二

程傳曰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復以瓦缶爲器質之  
至也朱本義乃用鼎以道之說以樽酒簋爲句或  
用缶爲句其說曰既曰樽酒簋貳又曰用缶亦不  
成文理又曰其實無貳簋之實陸德明自註斷愚  
按貳用缶恐亦不成文理徐云權輿以四簋爲盛  
損以二簋爲約鄭云樽酒者一樽之酒簋貳者以

簋食副之其說尤精天下義理無窮未必皆以  
以註斷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此本經正文初  
未嘗以樽酒簋斷句也合且依此經文以樽酒簋  
貳爲句

離卦

離麗也

古說皆以麗爲附愚恐亦兼文明之意如日月麗  
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皆有垂麗  
氣象不特言附着而已

明兩作離

程與諸家皆以明兩為讀晦庵用水滂至句法以明兩作為讀愚按明兩作之句出釋文義解卦亦云雷兩作句法相似尤為切證合從晦庵

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程以離為麗云六五之言者所麗得王公之正位也蔡云柔居尊位故為離之王公然則不必以離為麗文理自通

獲匪其醜

古註云除其非類此語盡之程云所執者非其醜類則無殘暴是欲增說義理也然欲言無暴當言

非執其類可也今日所執者非其醜類則語意未明反若禍及無辜豈得云無殘暴耶蔡云獲非其類者而已此語視古註尤明

咸卦

咸其脢

古註云脢者心之上口之下進不能大感退亦不為無忘其志淺末故無悔而已按此說自咸其拇次第而上說已明白近世程朱諸家皆云脢背肉也與心相背然朱與諸家以為與心相背為無思無為之地無係累故無悔而程又以為背其私心

私心二字似又添一層說於經文非順竊意當以諸家與古註相參而義備

遯卦

莫之勝說

說王肅如字徐吐活反程從王音云不可勝言於勢順易朱與諸家從徐音作脫字說恐不若從程也

大壯卦

六五喪羊于易

程曰羊象羣陽並進六五以和易待之使無所用

其剛是喪之于易也朱曰六五以柔居中不能抵觸雖失其壯亦無所悔易者忽然不覺其亡也蔡曰羊自謂也易者寬閑無拒之謂為剛所決故曰喪羊愚按程說以六五能喪羣陽並進之壯朱蔡以六五為羣陽並進而自喪其壯二說未知孰是然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言位不當則居羣陽並進之衝為其所決者似矣若能以柔勝剛宜曰位當豈得言位不當耶兼旅卦喪羊于易與此義例一同程解亦云以忽易自失其順未嘗以為喪失他人之順

晉卦

維用伐邑

程傳凡伐邑皆釋為自治晦庵謂伐邑如墮費墮  
邱之類易中言伐邑皆是用之於小愚按世無稱  
兵自伐其邑之理釋為自治恐未安古者諸侯各  
自為國其大夫則有采邑采邑容有不順者則伐  
之故為伐邑鄰國相侵則為伐國古有此事故有  
此語合從朱說

明夷卦

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

有言

初九居陽之始飛者去之也垂其翼行不敢顯也  
三日不食不暇食也此古注大意如此與象曰義  
不食也意相合近世以垂翼不食皆為傷困之極  
恐初九未至此亦與義不食之意殊矣大率爻象  
正是孔子解經之語不當背之今以經文之象曰  
為正

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程謂言姦邪得君之深朱云未詳疑六四居暗地  
尚淺猶可以得意而去愚按朱說於象曰獲心意

也一語意義相協當從之但程說窮極小人之情  
狀自足爲世戒不可不熟玩爾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愚意明夷之極是日入于地故曰不明則晦矣日  
之初登于天後乃入于地日大明也一失其中則  
尚如此人宜何如其自畏矣

睽卦

其人天且劓

六三居二陽之間而上應上九故古注與晦查諸  
家皆以見輿曳爲二牽於後以其牛掣爲四阻於

易

前以其人天且劓爲上九猜狠而重加之刑惟程  
傳併天且劓歸之九四而不及上之正應按晦查  
依古註恐合從其說

解卦

解利西南

古注西南衆也程朱皆以西南爲坤體廣大安靜  
然象之釋此句元云往得衆也程朱之說乃是所  
以得衆之道合兼詳之

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風吉

古注云無難可解則來復有難而往則以風爲吉

蓋兩開其端也程傳乃云其始未暇有爲既安定則爲可久之治晦庵非之蓋或爲或不爲惟其當而已合從古注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古注云以君子之道解難小人猶知服而無怨程朱皆以君子之解信驗於小人然按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則古註爲平順蓋易之有象曰是即所以解易者也

損卦

初九已事遄往無咎

古註云事已則往不敢宴安乃獲無咎程傳云事既已則速去之不居其功乃無咎也朱本義云上應六四之蔭輟所爲之事而速往以益之無咎之道也按三說雖不同而皆主於初九自損以上應六四爲說諸家乃以已事爲止其事恐未安合詳之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自右註以至本義皆云獲益而得十朋之龜若本義則又明以或益之十朋之龜爲句蓋謂兩龜爲朋也程傳以朋爲助以十爲衆云衆助之公雖

龜卜不能違是或益之爲句十朋之爲句龜弗克  
違又自爲句未知孰是然若如本義分句則弗克  
違一句主句而言似人歸着若如程傳分句則龜  
弗克違即書云龜從之意主龜而言無有歸着在  
學者詳之要之程以理言朱以象言也

得臣無家

諸家皆謂得臣無間遠近惟蔡氏鄭氏謂得臣之  
國爾忘家者姑錄之

益卦

六三益之用凶事無咎

古註以陰居陽而求益物所不與故凶則免惡按  
文義已順特語未堅耳程傳云三當圖象於上安  
得自擅爲益唯於患難可以應卒遂以行令救荒  
凶爲言晦查非之謂六三不當得益有益之以凶  
事者蓋警戒震動乃所以益之也蔡氏宗之然恐  
警戒未可據言凶事耳龜山謂用凶事者三所以  
保其存凶所以有其吉故曰固有之也亦是一說  
要之古註爲易見

莫益之備辭也

程云非有備已之辭也恐上添非有字未知如何



朱曰莫益之者猶從其求益之偏辭也上添求益亦夫知其如何意若戒之曰莫益之尤求益者皆偏辭耳

夬卦

告自邑

程朱皆以爲先自治理固然矣然恐自乃自從之自非自己之自如云告戒自其居邑始欲人人知謹也

居德則忌

此句頗難曉程傳云居德謂安處其德也則者約

句

也忌者禁也約立防禁而無潰散之虞則字爲法則之則然未能使人曉然也宋云未詳龜山云以德厚自居則忌之所集鄒氏曰澤上於天勢必將決於下流君子觀此象以之施祿則可以之居德則不可愚按此二說近之故錄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程朱皆以惕號爲句愚按象白有戎勿恤得中道也則分句合依諸家有戎勿恤爲句正在本經非諸家自爲之說也

獨行遇雨若濡有愠

遇雨九三獨應上六也然若將為兩所濡而有溫  
色則九三雖與上六應實與諸陽並進而羞與陰  
比所以無咎則雖應亦不與之應矣

姤卦

初六繫于金柅

古註以金柅指九四謂初六遽遇之始以一柔而  
承五剛散而無主自縱者也臣妾之道不可以不  
貞故必繫于九四之正應乃得自吉金者至堅之  
物柅者制動之主也廣雅柅止也說文作柅絡絲  
跌也按此說以一陰遇五陽而欲其專於九四正

應之陽其義甚明金柅雖古今異俗不知其何物  
而指為堅物以此繫於彼意亦曉然矣程傳不以  
九四正應取義但欲戒陰之進謂柅為止車之物  
止之以金柅而又繫之又是一義然恐又繫之之  
語與經文繫于之意不同耳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程傳以為求賢而天降之賢於爻象未見其的然  
者朱本義以杞為五之陽而包下初生之瓜以防  
其潰含章以俟可回造化亦未知其於爻象果何  
如緣此文辭乃懸空設象人各以意求之耳其餘

紛紛尤更各出惟蔡節齋謂五與初無相遇之道  
猶以高大之祀包在地之瓜惟當自蓄其德以待  
之其有墮墜乃出於天非人所能爲也雖未必然  
於文義差近姑錄之以俟知者

萃卦

萃亨

程朱皆以亨爲衍字蓋以彖文不及亨字而下文  
又有利見大人亨也鄭氏曰萃者聚也民富物阜  
財力有餘之時也萃則亨矣然則依經文於萃之  
下有亨字亦未嘗不可也

孚乃利用禴

程傳發至誠不事外飾之義甚備然此句語脈自  
有兩節蔡云未孚而用禴有簡薄之嫌必待其交  
孚而後用鄭云用禴在既孚之後愚按二說於經  
文爲順蓋九二剛明之臣應六五柔順之君當升  
之時理當然也

困卦

初六臀困于株木

程傳謂無所託而不得安其居朱云臀在株木上  
不安可知視程尤徑

九二困于酒食

古註云以陽居陰謙以待物物莫不至不勝豐衍故曰困于酒食是言困于酒食之多也程傳謂酒食所以施惠二以剛處困未得施其惠是言困于酒食之少也愚按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是九二乃好交初無困吝不足之意古註之說爲順若程說則又成一義矣朱以困于酒食爲厭飫之意此足以發古註之未及也

朱紱赤紱

程以朱紱君之服九二上承九五之君故云朱紱

方來赤紱臣之服九五下應九二之臣而上下皆爲柔所揜故曰困于赤紱晦庵非其說然蔡出於朱亦祖程說蓋晦庵亦未有他說以過之而二爻相形程說已明也合且從程

井卦

木上有水井

程傳謂木承水而上之乃器汲水而出井之象晦庵謂其象只取巽入之義若如汲水器之說則與後面羸其瓶之義不合木上有水者津潤上行露水直至樹末此即木上有水之義却汲上供人食

用愚按此義當從晦庵蓋古以甕汲程傳出近世見近世以木桶汲泉而云木爾徃歲有沈計議雄飛說井底須置木板以隔泥汚而木板終不朽今作井者皆然自謂此可明木上有水爲井之說愚恐亦據目今所見言之未必古人皆然亦未必作易者以此取義也

君子以勞民勸相

程傳云勞徠其民法井之用也勸民使相助法井之施也愚按相字合作去聲其義爲助若如程傳勸之使相助則是相字合作平聲而其下又添助

字以足其義而相乃歇後字耳且於木上有水之義似無相關竊意上下之情平以勞徠君子觀井之象勞徠其民而勸勉之相助之使得上通有如汲引蓋取井之義云爾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程傳云有才未得用如井潔不見食旣以不得食爲惻豈免有求故求王明而受福晦庵云井渫不食而使人惻可用汲矣王明則汲井以及物而並受其福也行惻者行道之人皆以爲惻愚按朱

說於為我心惻之義甚明蓋為我者指他人言之也合從朱說臨川鄒氏釋行惻之義亦與朱說暗合古為徐氏云求王明者豈九三自求上哉惻之者為之求矣此義亦足以發

六四井甃無咎

程朱皆謂六四以柔居大臣之位才弱不能濟物故取修井為象是矣鄒氏曰甃所以禦惡而潔井徐氏曰此在井壁恐有井谷之處因勉以井甃無咎愚按二說可裨程朱之細故錄之

上六井收勿幕

自古註以及程朱諸家皆以上六處井之極水已出井故曰井收收者汲取也收亦作去聲臨川王氏專主收作去聲云古者以收名冠以收髮為義井收者井口之曰亦一井之體收於此也掘井及泉潔之使清甃之使固自下而上至於井收則井之功畢矣井甃者所以禦惡於內井收者所以禦惡於外收以禦惡而非杜人之汲也故禁之使勿幕按此說異眾雖未必然而於事情為切故錄之以俟後來者詳焉審如其說則幕者即以井收而覆井之名非幕帟之幕世亦未有以幕施於井者

也

革卦

水火相息

馬云息滅也程朱皆從之蔡節齋本玉弼注以爲生息之息不知水火不能相生也程云物止而後有生朱云滅息而後生息其推演已明蓋生息又自息滅而始也此章本旨正爲滅息之息

鼎卦

正位凝命

伊川以命爲命令之命晦庵以命爲天命之命合

從晦庵

震卦

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程傳主長子言之云君出而可以守宗廟社稷爲祭主也臨川鄒氏曰天子巡狩親征諸侯朝覲會同皆世子主祭震爲長子故此卦以君出子在爲言不雜君父共國時也愚按此說釋程傳之意爲明晦庵云出謂繼世而主祭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無喪有事

古註往則無應來則乘剛皆危也處震之時而得

尊位乃有事之機也而懼往來將喪其事故曰億  
無喪有事也程云往來皆危隨宜應變在中而已  
故當億度無喪失其所有之事所有之事謂中德  
朱云以六居五而處震時無時而不危故無所喪  
而能有事患按三說相近至朱而愈精鄒氏云剛  
動二陰之下欲以威加者也初九一震六二喪貝  
勢則然也九四之震淫矣五自億度知其無能爲  
也吾之所有事者可無喪焉故曰億無喪有事五  
之柔中能勝天下之剛其事在此象曰其事在中  
大無喪也謂之大見其必無喪也此說似足以輔

前說以無喪關二之喪貝而言故錄之

艮卦

艮其背不獲其身 行其庭不見其人

兩艮各止其所諸爻皆無相應時庵語云這箇卦  
各是一箇物不相秋采內不見己是內卦外不見  
人是外卦兩卦各自去愚按艮卦本旨恐不過如  
此所謂艮其背不獲其身背後自不見其身也行  
其庭不見其人者相背亦不見人也靜止之義理  
無窮固皆在其中矣

山上有木漸



程以山上有木其高有因爲漸晦庵謂木漸長則山漸高似勝有因之說矣鄒云山上有木止於下而漸於上者也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豈一朝一夕而遽致其高大哉似於文義尤切

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

程以儀爲儀法恐儀法非可于鴻而言朱以儀爲羽旄之飾或疑亦未當于其飛翔而言古註云峨峨清遠儀可貴也似得飛翔雲路之意然朱之說於可用字爲切合古註與朱說於之氣象斯可見

巽卦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無咎

程朱皆以牀爲人之所安巽在牀下爲過所安有不安之意程以史巫爲通其誠意誠則吉朱以爲竭誠於祭祀之占鄒氏云牀尊者之所據也巽在牀下則其屈己已甚屈於人者非怯則諂皆不免有咎惟用之於史巫則吉而無咎蓋祝史通人意於鬼神巫以鬼神之意告于人皆交於神者交神豈容詐哉是以雖尚口而巽紛然其多不過通其誠意故得無咎蔡云史巫皆善口舌紛若丁寧煩悉之意巽過乎實惟用於史巫則吉徐古爲云史

巫達其卑下之忱不厭其切怛之意其說亦與鄒氏合此可貫通一爻之意合從鄒說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程傳謂六四乘承皆剛宜有悔而悔亡者如田獲三品遍及上下也晦庵謂此說牽強且當闕疑臨川鄒氏曰惟悔亡然後田獲三品也巽若無能為者易於有悔六四得巽之正非巽懦無立者故悔亡田以講武且除苗害興事之大者田而有獲則為有功故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愚按此說與象辭相應故錄之以俟知者

先庚三日後庚三日

蔡氏曰十干自甲至己為陽陽主生甲於時為春自庚至癸為陰陰主成庚於時為秋先庚三日丁也丁者丁寧之義後庚三日癸也癸者揆度之義鄒氏曰鹽卦先甲後甲此創始之事也記曰日用甲用日之始也故甲以創始為義巽卦先庚後庚此變更之事也漢志曰斂更於庚悉新於辛故庚以變更為義愚按晦庵已發此義而二家可輔其說故錄之

渙卦

六三渙其躬無悔六四渙其羣元吉

程云六三止於其身可以無悔朱云六三陰柔而不中正有私於己之象能散其私以得無悔程云六四天下渙散而能使羣聚可謂元吉朱云如程說是羣其渙非渙其羣也祖老蘇之說謂群者聖人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渙散之時各相朋黨惟六四能渙小人之私羣下文渙有丘則混而爲一之義也愚按文義皆似朱說爲順爻六三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與朱氏散其私相合若如程說則於志在外之語不協矣

渙王居無咎

程以九五能渙汗大號居王位爲稱而無咎朱以爲散其積聚愚按六三六四曰渙其躬渙其羣其者有所指而散之故朱說爲順此爻乃渙汗大號之下獨言王居不成文故再提卦名渙字曰渙王居者言九五渙之君位也故象曰王居無咎正位也似無散積聚之意且合從程說

節卦

苦節貞凶

程云固守則凶失云雖得正而不免於凶愚按卦

緯云苦節不可貞則星說本經意也

未濟卦

上九有孚于飲酒無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程傳謂上九剛明之極居未濟之極當樂天順命飲酒自樂若耽樂過禮至濡其首如是則於孚爲有失也朱本義云剛明居未濟之極時未可有爲而自信自養以俟命無咎之道也若縱而不反如狐之步水而濡其首則過於自信而失其義矣臨川鄒氏曰既濟之極入於未濟未濟之極反於既濟上九以剛明處之天下之事可以濟矣雖飲酒

宴樂信乎其無復灾咎也故曰有孚于飲酒無咎若懷其宴安沈湎無度則又將入於未濟而飲酒之樂信乎其失之也故曰濡其首有孚失是易六十四卦以未濟終之未濟六爻又以飲酒濡首終之此易之爲道懼以終始歟愚按此章雖晦庵亦疑其難說今鄒說於經文似明須謹錄之以俟知者問焉濡其首冒支飲酒

繫辭上

天尊地卑之變化見矣

晦庵云天尊地卑一截是說造化實體乾坤定矣

一截是說易書臨川王氏曰此言易書未作以前之易雖未有乾坤之卦自天尊地卑而乾坤已定此言自然之易

剛柔相摩以下

晦庵謂此言易卦之變化南軒謂易所以斡旋造化之間者王氏謂言自然之八卦

乾知大始

云云

王氏謂此言乾坤以造化之用付之六子而其所自處者甚易簡也

易則易知

云云

易繫辭

晦庵謂此言人法乾坤之道

聖人設卦觀象以下

王氏云前言易書之未作此言易書之既作也晦庵云此言聖人作易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云云

此言君子學易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云云

此言君子用易

彖者言乎象者也之各指其所之

晦庵云此章釋爻辭之通例王氏云此因前之義

而言聖人設卦繫辭學者觀變玩占之要也

易與天地準至神無方而易無體

王氏云前言易之書此言易之道晦庵曰此章言易道之大聖人用之如此仰觀以下窮理之事與天地相似以下盡性之事範圍天地以下至人命之事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所謂裁成之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之君子之道鮮矣

愚意此言道原於天而賦於人

顯諸仁之陰陽不測之謂神

愚意此言造化寓之易顯仁藏用盛德大業豈自指

造化而言造化之生生不窮者即是易易之成象者即是乾效法於乾者即是坤自此言易之卜筮妙用處

夫易廣矣大矣之易簡之善配至德

此贊易道之廣大至德晦庵指為在人之至德楊氏鄒氏皆云中庸之至德惟伊川云乾坤易簡之功乃至善之德

子曰易其至矣乎之道義之即

鄒氏云此章言聖人體易之道而與天地相似易與天地同出而聖人獨得其要成性存存南軒云

因其存而存之晦庵云成性本成之性存存謂存而久存不已之意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之盜之招也

王氏云此言聖人推其所獨見者立象生爻使天下皆有所見而得以善其言動也舉鶴鳴在陰以下七爻晦庵曰此下七爻則其例也。賾幽深也諸家皆然晦庵獨以爲雜亂蓋以下文云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故以爲雜亂然云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至賾而擬諸其形容則是幽深之理難見而聖人獨能見之也擬諸形容使幽深者可見

而人皆得見之也若曰雜亂則人皆得見何必聖人允雜亂者具有形質何得擬諸形容如以惡字非所以言幽深則凡易象所以形容其幽深者若載鬼一車之類甚多聖人假象以明理自不見其可惡耳合從伊川及諸家之說以賾爲幽深且與經文探賾索隱之意合

大衍之數五十之可與祐神矣

晦庵移天一地二五句加其前而下粘其

所爲乎合爲一章云此章言天地大衍之數卦用求卦之法蔡節齋亦移天一地二爲章首於理甚

順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之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此章言易之神主著龜而言所云無思而為者亦言著龜無心而能應或者因以為人不可有思者誤也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之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此章言易之用亦主著龜而言

易曰自天祐之之無不利也

此釋大有上九之爻古以屬之前章本義屬之後

易章句

章云恐是錯簡王氏曰疑在下繫諸爻之後

子曰書不盡言之鼓之舞之以盡神

此言聖人作易

乾坤其易之蘊耶之或幾乎息矣

晦庵言是陰陽卦畫王氏云此言自有天地已有易易與天地相無窮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之事業

王云此言聖人用易致治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之存乎德行

晦庵此言卦爻所以變通者在人人之所以能神



而明之者在德

繫辭下

八卦成列之禁民爲非曰義

晦庵曰此章言卦爻吉凶造化功業又云天地之大德以下乃各自說去王氏云此言聖人以仁義參天地而全其生生之用也

古者包犧氏之蓋取諸夫

晦庵曰此章言聖人制器尚象之事王氏曰言聖人居大寶之位然後能用易以致利於天下

蓋取諸夫寧蓋字

晦庵云蓋字乃棟樑是恣地又云亦曰其大意云讀漢書所謂獲一角獸蓋麟云皆疑舛也王氏曰取諸益之類當時未有是卦蓋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且以益言之雖未有益卦而巳有巽與震矣合震巽則爲益蓋取云者夫子知前聖之心而言之也愚恐夫子言於巳有六十四卦之後若曰古人制某器合於今日某卦之理蓋取者推其理云耳

是故易者象也之立心勿恒凶

此章言爻象之動而舉爻以明之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耶之以明失得之報

晦庵曰繫辭自此以下皆難說本義亦畧矣愚按自此以下張南軒蔡節齋之解多分曉王氏之解亦足以輔之然終當以晦庵缺疑之義爲主難實言也

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此晦庵疑其有誤者也南軒曰行健爲乾之類當其名也名旣當則剛柔之物辨矣言天下至賾之類正其言也言旣正則辭之所指者可斷矣蔡曰開爲事物萬殊開而當名也乾馬坤牛之類辨物

也利貞之類正言也吉凶之類斷辭也易書備於此也王曰聖人作易所以開明未悟者名舉其當言舉其正所以開明之也水形之物不可辨必以名之已立者辨之是謂當名未然之辭不可斷必以言之已驗者斷之是謂正言愚按南軒以兩項各相因蔡說以當名辨物正言斷辭作四項王作兩項未知孰是姑以晦庵所未解而錄之

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此亦晦庵所不解者也蔡曰因民疑貳未決而易入之時以濟其善行明著其失得之報失得謂吉

凶也王曰吉凶者失得之象民行之所以不能自濟者以其不知吉凶之所在而疑貳之心交戰也聖人作易使知所爲之失者其報必凶所爲之得者其報必吉懲其失而矯之者雖凶亦吉恃其得而忽之者雖吉亦凶以此濟民行也

易之興也之巽以行權

晦庵曰此章三陳九卦以明憂患之道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之道不虛行

主言此章言易畫卦所以載道非其人則不自行也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易

晦庵曰此句未詳疑有脫誤蔡曰出謂爻自內而往入謂爻自外而來以度謂出入皆有節度外內使知懼如夬之變乾出外而知懼也如剝之變復入內而知懼也王曰下卦爲丙上卦爲外自內之外爲出自外之內爲入卦示人以出入之道使人知所懼也

不可爲典要既有典常

晦庵曰上文旣云不可爲典要下文又云旣有典常都不可曉愚恐上文言易道之變迂故曰不可爲典要下文言人能率其卦爻之辭而揆度其事

情所向之方則既有典常矣上主在易而言未定者也下主在人而言得占而已定者也未知然否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之其剛勝耶

此章言六爻之不同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意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

晦庵云曉不得說一箇噫字都不成文章蔡曰雜物撰德雜陰陽二物以爲德也辨是與非辨其德之是非也得位則吉失位則凶要之以此則可知其是與非也王曰合於理者爲是是之應爲存爲

易繫辭

吉乖於理者爲非非之應爲亡凶凶不必至於存亡吉凶而後知辨是與非則居可知矣居可知者若曰可坐而知也聖人所以歎之曰噫

易之書也廣大悉備之吉凶生焉

此言六爻之道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之易之道也

一言文王繫易多述夏商之事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之其辭屈

此章皆從乾坤簡易發登忌王氏逐節解之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

朱曰侯之二字衍文蔡本經去侯之二字而以說諸心研諸慮並言愚按王弼畧例亦曰說諸心研諸慮則侯之二字爲衍文明矣但當仍古本而讀者自以義理省此二字而讀之可也古本元有此一字而去之不可也

說卦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之至於命

此章言著卦爻義

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晦庵解能贊化育天下和平而蓍生蔡氏曰神明

漢詁

蓋渾然未形者聖人幽而贊之則知有粲然之理故大衍之蓍所由以生王氏曰蓍神物也天地生其形聖人生其法方其蓍法之未生則蓍之爲物特庶草之一耳豈知其爲神明也哉天地神明不能與人接聖人幽有以贊之而傳其命於是起大衍之數愚按晦庵說極簡明但此章正言聖人用蓍恐未必說到蓍未生前聖人贊化而致蓍生之事故又錄蔡王二說以象之

倚數

晦庵以爲揲蓍時依倚在這裏蔡云依也數依乎

天地王云數無常用人倚之而有所託焉愚按若  
如蔡說既參之兩之而又倚之恐於天地上意重  
合從晦庵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晦庵謂此聖人作易之極功止就易上說凡就人  
上說者借之也諸家多同蓋經旨如此

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之六位而成章

此章言易之六爻蓋兼三才而皆所以順性命之理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之兌說  
也

易說

天地定位者天尊而地卑而下其位一定而不  
可易易取其象於卦為☰☷九二者為天地之氣  
之統宗譬之父母雖若無所施為實主宰乎一家  
而居其尊者也山澤通氣者山澤一高一下水脉  
灌輸而其氣實相通通之為言貫也易取其象於  
卦為☳☱雷風相薄者雷風一迅一烈氣勢翕合  
而其形實相薄薄之為言逼也易取其象於卦為☲☵  
☱☵水火不相射者水火一寒一熱宜若相息滅而  
下然上沸以成既濟之功乃不相射不相射者言  
不如射者之相射確實也易取其象於卦為☲☵

九六者皆天地之氣之爲譬如六子迭相運用而  
悉出於父母者也聖人設此章以釋八卦之義似  
不過如此而已歷漢唐以至本朝伊洛諸儒未有  
外此而他爲之說者惟邵康節得陳希夷數學創  
爲先天之圖後易卦之離南坎北爲乾南坤北曰  
此取易之天地定位也然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  
之卦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則離南坎北經  
有明文矣天地定位於經未嘗明言其爲南北也  
何以知其此爲先天之卦位言徒以卦言位或彼  
或此猶固未可知今以事理之實可見者考之則

風一從南即益然以溫風一從北即冷然以寒南  
方屬夏其熱如此北方屬冬其凍如此離南坎北  
信乎其如今易經之言矣康節移之以位乾坤將  
何所驗以爲信耶康節既移乾坤於南北又移艮  
以居西北移兌以居東南曰此取易之山澤通氣  
也然易曰艮東北之卦也又曰兌正秋也則艮居  
東北兌居正西經有明文矣若山澤通氣特言其  
通氣而已於經未嘗明言艮爲西北兌爲東南也  
康節何所考而指此爲先天之卦位若以事理之  
實而考之山必資乎澤澤必出於山其氣相通無

往不然豈必卦位與之相對而後氣可相通耶康節既移東北之艮於西北遂移震於東北而移巽於西南曰取易之雷風相薄也然易曰震東方也又曰巽東南也則震居東方巽居東南經有明文矣若雷風相薄特言其相薄而已於經未嘗明言震爲東北巽爲西南也康節何所考而指此爲先天之卦位若以事理之實考之震惟居正東巽惟居東南逼近而合故言相薄若遠而相對安得相薄而東北爲寅時方正月又豈雷發之時耶康節既移離坎之位以位乾坤乃移離於正東移坎於正

西曰取易之水火不相射也然南方爲離北方爲坎經文萬世不磨若水火不相射特言其性相反而用則相資耳於經未嘗明言離爲東方之卦坎爲西方之卦也康節又何所者而指此爲先天之卦位說者雖指火爲日遂以離爲東指水爲月遂以坎爲西然按說卦先言離爲火然後言離爲日獨言坎爲水而未嘗言坎爲月蓋日乃太陽之精非特可以離言月乃太陰之精非特可以坎言月雖陰而其出必於東日雖陽而其沒必於西周流運轉晝夜不停非若水火之定位於一方者此也



又可借日月以代水火為言耶。易畫於伏羲演於  
文王繫於孔子傳之天下萬世惟此一易而已未  
聞有先天後天之分也。雖曰未有天地已有此理  
然而作易始於伏羲不言先天。康節特托易以言  
數。諸儒未有以此而言易者也。晦庵以理學集諸  
儒之大成。原聖人因卜筮而作易。始兼以康節之  
說而詳之。若據門人所錄語類。乃曰康節之先天  
而反有疑於文王孔子之易。及有疑於伊川之易  
傳。且有疑於易經此章八卦之位。然按晦庵先生  
答王子合書。明言康節言伏羲卦位近於穿繫附

易

會且當闕之。以此槩彼門人所錄其一時之言。

抑錄之者未必盡當時之真耶。蓋易所言者道而  
康節所言先天者數也。康節雖賢不先於文王孔  
子也。康節欲傳伊川以數學。伊川學不從則不可  
以其數學而反疑伊川之易學。又可知也。學者且  
當以晦庵親答王子合之言為正。毋以門人記錄

晦庵之言為疑。

語錄云文王八卦不可曉。數多文王八卦有共原  
旁卦氣不取卦畫只取卦名或謂此因康節先  
天而無疑於文王者也。又曰。借說勿用何謂  
也。以下大繫各就他處便說。或謂此因康  
節先天而無疑於孔子者也。又曰。程子之意  
入卦上層成六十四卦與孔子說異。說康節此

意不曾說與程子程子亦不及問之或者謂此因  
象節先天而後無疑於伊川者也又且易言齊  
乎此不可曉曰坤在西南不議東北方無此言  
西北亦不可曉如何陰陽來此相薄曰西方肅殺  
之氣如何言萬物之所說或者謂此因象節先天  
而後無疑於易傳所言之八卦也凡皆門人之  
所錄非出於晦庵  
之成言未可知然否

乾為馬之兌云云為羊

南軒節齋說甚詳明晦庵云此章廣八卦之象其  
間多可曉者求之於經亦不盡合愚恐此是古者  
占卜之雜象如今卦影然每卦各有不一之象占  
得其象者即知其卦故於每卦總言之未知然  
否

易說卦

序卦

此言易之序不待注釋本文已明

雜卦

王氏曰序卦先後有倫雜卦則揉雜眾卦以暢無  
窮之用愚按序卦之後有雜卦猶既濟之後有未  
濟所以昭易之無窮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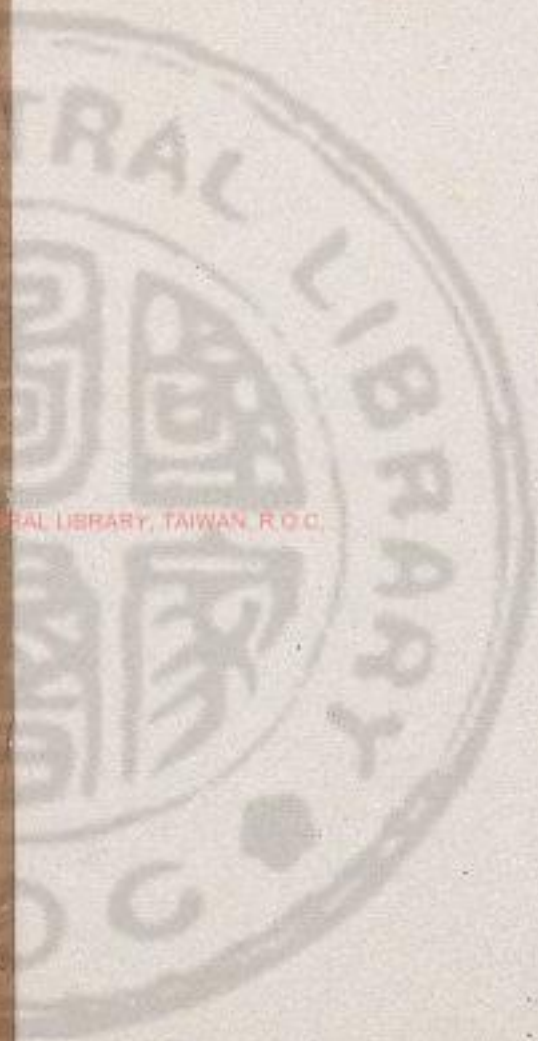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六終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七

讀春秋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  
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蓋方是時五綱  
解紐裳奪相尋孔子不得其位以行其權於  
是約史記而修春秋隨事直書亂臣賊子無  
所逃其罪而一王之法以明所謂撥亂世而  
反之正此其爲志此其爲天子之事故春秋  
無出於夫子之所自道及孟子所以論春秋  
者矣自褒貶凡例之說興讀春秋者往往穿



鑿經以求合其所謂凡例又變後凡例以遷就其所謂褒貶如國各有稱號書夏之所以別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國以罪之及有不合則又適其辭人必有姓氏書夏之所以別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名以誅之及有不合則又適其辭事必有月日至必有地所此記事之常否則闕文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致以危之故不月以外之故不日以略之及有不合則又爲之適其辭是則非以義理求聖經反以聖經釋凡例也聖人豈先有凡例而後

作經乎何乃一一以經而求合凡例耶春秋正次王王次春以天子上承天而下統諸侯弑君弑父者書夏後世子殺大夫者書以其邑叛以其邑來奔者書明白洞達一一皆天子之事而天之爲也今必謂其陰寓褒貶使人測度而自知如僂戲之所謂隱者已大不可况又於褒貶生凡例耶理無定形隨萬變而不齊後世法吏深刻始於勅律之外立所謂例士君子尚羞用之果誰爲春秋先立例而聖人必以是書之而後世以是求之耶以例

春秋動皆逆詐意不信之心愚故私撫先  
儒凡外褒貶凡例而說春秋者集錄之使子  
孫考焉非敢爲他人發也

褒貶

夷深鄭氏漁仲曰以春秋爲褒貶者亂春秋者也  
晦菴先生曰春秋大旨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  
夷狄貴王賤霸而已聖人光明正大不應以一二  
字加褒貶於人不過直書其事善者惡者自然自  
見又曰目前朝報尚不知朝廷之意況千百載之  
下而欲逆推千百載上聖人之意

凡例

徂徠石氏曰稱人者貶也而人不必皆貶者亦  
稱人稱爵者褒也而爵未必純褒讓者亦稱爵  
故不書即位而桓宣則書即位姜母不稱夫人而  
成風則稱夫人失地之君名而衛侯奔楚則不名  
未踰年之君稱子而鄭伯伐許則不稱子會盟先  
主會者而瓦室之盟則先宋征伐首主兵者而虜  
之師則後齊母弟一也而或稱之以見其惡或沒  
之以著其罪天王一也或稱天以著其失或去天  
以示其非

愚按晦菴先生嘗云聖人欲率天下以尊齊  
晉且謂楚在春秋時非威文過之則周室為  
其所并此蓋尚論其世者也聖人能與世推  
移世變無窮聖人之救其變者亦無窮春秋  
之世王室微諸侯強其始故抑諸侯以尊王  
室及諸侯又微而夷狄強則又抑夷狄而扶  
諸侯尊王室固所以尊王也扶諸侯亦所以  
為尊王地也聖人隨時救世之心如此而世  
儒乃動以五帝三王之事律之此議論所以  
繁多聖人書法甚簡隨字可以生說此議論

卷之九

所以愈見其繁多宜優賤凡例之說得以肆  
行其間也今惟以春秋之世而求聖人之心  
則思過半矣孔子曰其事則齊相魯文其義  
則其竊取之

隱公

名息惠公之子母聲子謚法不尸其尸曰隱

始隱

伊川先生曰平王東遷在位五十一年卒不能復  
興先王之業王道絕矣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  
然後春秋作適當隱公之初泰山孫氏復曰平王

迨隱而死夫生猶可待也死何所為春秋始隱者  
天下無復有王也未訥趙氏鵬飛曰非始乎隱也  
始乎平王之末也凡諸儒欲以一事而當春秋之  
始者皆妄也狙狽石氏介曰春秋以無王而作孰  
謂隱為始且讓而始之哉愚意春秋特因魯史而  
修之非為魯作也為天下萬世之王道作也故謹  
錄諸儒之說如后凡他有所指者不復錄

元年

元年者魯隱公之始年也交滌謂諸侯舊用天子  
之年至平王失政諸侯並稱元年陳止齋傳良亦

隱公元年

同其說謂古諸侯止稱世萬意諸侯所謂天子  
正朔者謂以子丑寅為歲首講朝聘耳未必使諸  
侯皆以天子之元年為元年蓋封建之法肇自黃  
帝諸侯之世守其國固有出於三代興王之前者  
有王者興特以禮相與諸侯各自有其國各自即  
位則亦各自有始年安得一律以天子之年為年  
其曰古諸侯以世計者恐世遠難考姑舉其世次  
歟或謂書元為春秋大法者亦未必然自唐虞三  
代皆以始即世為元年矣

春王正月



自杜氏注左氏傳有周正月今十一月之說先儒遂多指春秋之春爲冬建子之月至文定公胡康侯講春秋始謂前乎周以丑爲正書元祀十有二月知月不易也後乎周以亥爲正書元年冬十月知時不易也建子之月非春明矣聖人語頗回以爲邇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正正月蓋以夏時冠月垂法萬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也然文定以春爲夏正之春建寅而非建子可也以月爲周之月則時與月異又存疑而未決也故海菴先生以爲若如胡氏學則月與

時事常差兩月恐聖人作經又不若是之紛更也此事晦菴考之詳矣尚未嘗質言之豈後學敢知近世惟岷隱戴氏溪在東宮講春秋常以夏正爲說於時事亦未見其甚背竊意三代雖有改正朔之事而天時恐無可改遷之理今所抄集姑依戴氏在來者撰焉

不書即位

左氏謂隱攝公羊謂隱爲相立穀梁謂隱讓然謂其讓爲成先君之邪則似求之過也或謂其稟命爲正而正者不必書或謂不稟命而即位聖人故

紂奪之而不書皆無所考戴岷隱以經之所無而  
付之不言惟劉恕謂惠公愛少子立為太子國人  
不與而立隱隱曰吾將讓焉太子姬倭至十年不  
獲而羽父弒隱於是相曰隱攝也吾取之左氏信  
相之欺故曰攝公穀信隱之詐故曰讓俱失之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邾者魯附庸之國儀父其字左氏曰名克書月不  
書日者先儒以為遠也盟非美事而春秋亂世相  
與結好之常聖人不過因事而書諸家或以為褒  
或以為貶皆不可知然既盟而又伐之則非耳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於

鄭伯莊公也段其母弟莊公迫於母命封於京而  
反莊公以兵勝之克者戰勝之名也穀梁曰段  
而甚鄭也謂不書弟而書克也胡安定曰兄不兄  
弟不弟交譏之也左氏曰如二君故曰克胡文定  
曰克者力勝之辭愚意大指不過如此或文致鄭  
伯以滔天之罪者似恐求之過蓋鄭伯不幸處母  
子兄弟之變而不學無識不善處之其初亂勉以  
從其母其後妨其母不敢遽制其弟後遂至難制  
而伐之耳左氏罪鄭伯失教段果可教者否耶鄭

莊之大惡在伐周未必在克段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贈通乎既反

仲子者惠公再娶之夫人也伊川謂不曰夫人

曰惠公仲子者妾稱也穀梁謂禮贈人之妾不可

凡皆正論也木訥謂魯以夫人赴故王來贈云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內稱及外稱人皆微者也或曰不書公諱與大夫

盟也岷隱曰宿者國名意其為宿而盟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祭則

左氏曰非王命也祭伯畿內諸侯為周大夫

公元年 黃伯來

公子益師卒

益師者孝公之子貴戚之卿卒故書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說者多謂譏公不當與戎會是責人於難也岷隱

謂周衰戎狄雜居中夏豈曾有疆場之交不得不會

之也愚謂亦公不能自強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莒與向皆小國左氏謂莒娶於向向姜不安於莒

而歸故莒人入向以姜氏還公羊謂入者得其國

而不居按左氏據史為傳當是事實公羊則據文

立論耳然言入則以兵可知宣四年公伐莒取向  
則向後爲莒所并可知

無駭帥師入極

無駭者展無駭也極小國也木訥曰莒入向向近  
魯魯人疑莒爲東鄆之侵故以此示威其後因紀  
子帛爲密之盟遂與莒結浮來之好愚按入向入  
極二事聯書木訥之說似得之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說者亦多以此貶公惟木訥曰以文王之聖而事  
昆夷以太王之賢而事獯鬻隱公何疋焉唐之盟

宣二年

非得已也愚謂不得已而與盟可也然不能自強  
則非矣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此紀求昏於魯也說者皆謂譏不親迎伊川曰諸  
侯親迎迎於所館豈有委宗廟社稷遠適他國以  
逆婦者乎戴溪隱亦謂文王親迎時爲世子韓侯  
親迎亦因入覲然則凡皆因事實書非有譏也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左氏謂子帛者紀裂繻之字公穀二傳皆以帛作  
伯左氏見國史當從左氏木訥曰莒自入向有窺

魯之心紀子帛往來莒魯之間於是道莒言子盟于密爲魯謀也卒之八年爲浮來之盟莒言交好子帛之功也愚按紀新昏於魯爲魯謀有之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公羊謂隱公之母穀梁謂隱公之妻伊川安定劉氏權衡皆以爲妻蓋隱公自有妾母明年書君氏卒此言夫人薨則其妻明也或又以為桓公之母仲子蓋以子氏而言之後書考仲子之宮故也然元年已書來歸惠公仲子之贈則仲子之卒在前此言夫人薨則其妻可知

鄭人伐衛

初鄭伯克段于鄆段之子公孫滑奔衛衛爲伐鄭取廩延至是鄭遂伐衛木訥曰管蔡之亂周公誅其父而錄其子今鄭莊克其弟而不字其子又加兵於衛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伊川曰月王月也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木訥曰

春秋書日食災變凡以垂人君畏天之戒

三月庚戌天王崩

平王也立五十一年崩父爲申侯引犬戎殺之不

討父讎而反屯成申侯以報私恩周之所以不復西也胡曰崩者上墜之形木訥曰書朋不書葬者周赴而魯不會葬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左氏謂君氏者隱公母聲子也爲公故曰君氏若曰君母氏云爾公穀皆作尹氏諸家多從公穀然以君爲尹不免改經文恐且當從左氏

秋武氏子來求賻

諸家多謂譏周王失道穀梁曰歸生者曰賻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

魯之三年

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木訥曰諸侯有貢天子無求禮也平王崩魯不會葬至來求賻而卒不會焉則賻之得否又未可知也魯在春秋未爲強暴之國以魯觀之諸侯又可知矣書生之論乃以不書天王爲天王諱惡至允十五年天王求車又曰書天王以示貶噫周之微甚矣不容負天下之罪如此此豈仁人之言哉凡書求賻求車求金皆誅諸侯不貢而天下無王也尚何責天王哉先師宗論王賈道嘗言周凡三求來賻以平王崩求車以桓王將

崩求金以襄王崩皆以喪事之有闕賻贈之不供也魯不盡臣子之職致周王下求謂魯秉周禮可乎武氏世卿也武氏子未爲命卿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穆公也說者多以書卒爲略外諸侯其者至以爲諸侯專恣聖人於其死奉天討而貶黜之特書曰卒惟木訥謂外諸侯書卒從赴也赴曰卒謙也魯史因其赴而書孔子因魯史而書說者以爲夫子黜外而尊內非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石門

石門齊地也齊僖與鄭莊相盟結也木訥曰春秋之初宋鄭爲仇而宋與衛爲西黨鄭與齊爲東黨魯則徘徊於二黨之間初嘗比於宋及六年艾之盟則從齊而附鄭書此者爲艾之盟張本

癸未葬宋穆公

初宋宣公舍其子與夷而立穆公穆公亦舍其子馮而立與夷其後馮遂弑與夷左氏美宣公知人公羊則謂宋之禍宣公之爲也木訥曰分義天下之大閉也故非朱均雖竟舜不苟遜益非不賢而禹傳啓杜胤原也隱公欲遜允而亂吳王將遜札

而亂宋宣穆再遜而再亂篡奪二世迄襄公始定  
襄公不悛又欲遜目夷幸目夷不受否者又亂愚  
按公羊木訥之說為萬世垂戒也而左氏之說亦  
不可全廢也蓋宣公遜穆公穆公終以遜宣公之  
子是穆公不可謂非賢宣公不可謂不知賢其後  
馮之弑逆罪在馮耳雖春秋責賢者備豈可盡沒  
其賢而友加以始禍之惡名哉且謂宣穆再遜而  
再亂亦未當其實宣之遜穆初未嘗亂穆遜殤公  
而馮始為亂耳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隱公三年四年

祀夏之後在周為三修牟婁祀邑木訥曰莒蕞爾  
東夷自入春秋首加兵於向今又扼杞之弱稱兵  
而攘其封邑至允十二年公會祀莒于曲池而後  
釋今日之憾莒之橫甚矣然至昭五年莒卒  
以牟婁來奔岷鳴曰以不義得之以不義失之徒  
為叛人之資爾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宋公陳  
侯蔡人衛人伐鄭秋鞏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  
伐鄭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州吁者衛莊公嬖人之子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



錯諫公弗聽至是弒桓公自立欲求寵於諸侯以  
鄰欲納公子馮於宋遂告宋伐鄭魯及宋過于清  
爲衛謀也宋與陳蔡衛伐鄭翬文率之伐鄭皆爲  
衛也先書宋與翬而後衛說者謂罪其黨惡率兵  
也翬卽公子翬其後弒隱公者也州吁如陳衛以  
石碯之謀始克殺之於濮說者謂稱人衆詞也稱  
于濮譏失賊也州吁殺而衛人立晉說者謂書立  
譏不當在也晉卽淫亂之宣公焉按隱四年全記  
州吁之亂故併敘於此凡謂譏者亦書法之當然  
而其惡自見非特設辭以譏之也

隱公四年

州吁之亂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

公穀皆作觀魚矣亦陳而觀之也殺梁曰魚單者  
之事也伊川曰諸侯非王事民事不遠出

夏四月葬衛桓公

左氏曰衛亂是以緩蓋諸侯五月而葬此十四月

秋衛師入郟

音成

左氏曰衛之亂郟侵衛今故衛入郟木訥曰郟被  
鄰國之兵自衛始至隱十年齊鄭連兵入郟莊八  
年公又及齊師圍郟而郟降於齊文十二年郟伯  
東奔自此不復見於經計失地而奔國遂滅矣愚

謂衛入郕固非郕小國也先侵衛挑釁况非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仲子者惠公元妃孟子禮諸侯無再娶則仲子不  
得爲夫人故別立宮考者宮始成而祀也書初獻  
六羽者先儒言魯僭天子禮樂用八佾此別立宮  
初殺其數不言六佾者婦人但用羽不用干

邾人鄭人伐宋

宋取邾田鄭與宋惡故邾人請鄭伐之而邾爲兵  
主

螟

五年

觀魚

蟲食苗心曰螟災故書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彊苦  
死

臧僖伯也魯孝公之子隱公之叔父嘗諫觀魚

戚之賢者也公不能聽其言而葬之加一等

宋人伐鄭圍長葛

木訥曰四年宋兩伐鄭五年邾請鄭伐宋勝負已

相當公宋又伐鄭圍其邑憾何時釋耶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

左氏作渝平渝變也渝前日之平猶絕交也公穀

皆作輸平公羊曰輸平猶墮成也敗其成也穀梁

曰輸者墜也，不果成也。是公穀雖作輸，蓋亦與左氏之渝一也。然諸儒多從公穀作輸而不從其訓，曰輸納也，輸誠於我以求平也。蓋以經考之前年公子翬伐鄭，是嘗有憾而未嘗有平。初無平之可渝言。渝平者非也。鄭與齊黨，魯與宋黨，今宋伐鄭，圍長葛，魯從宋而鄭益死，偶鄭嘗伐宋，宋求救於魯，使者失詞，魯怒不出兵，鄭乘此隙致平於魯，以離宋之黨。故今年春鄭來輸平，今年夏公即與齊盟，已而公與齊鄭又會于中丘，以謀伐宋，是前乎此魯與宋後乎此魯背宋而與齊鄭，皆鄭輸平。

五年六年

所致言輸平者是也。本訥則曰輸平者致平之意而已。蓋許八年所歸之枋田也。輸之意若曰魯能不從宋而反兵救我，當以枋田饋魯也。然與枋言之而枋未入魯，故魯雖不從宋亦未敢與魯有所異也。愚按此論尤精。但輸平在六年，歸枋在八年，謂輸平為預許枋乃意之之辭，但鄭急於求魯而魯緩於許鄭，至歸枋而後魯鄭合則明甚。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左氏曰始平于齊也。本訥曰艾之盟鄭故也。自石門之盟而知齊鄭為與國，宋伐鄭齊將救鄭則地

隔於魯不求魯無以救鄭春鄭來輸平鄭使反命而魯即為艾之盟為鄭求魯也魯終夫救鄭者於未入也

秋七月

無事亦書首月備四時也未訥曰或不書夏有傳授脫之

冬宋人取長葛

長葛鄭邑去年冬圍之今年冬取之直書而宋之罪自見然亦以鄭求魯而魯不救故卒為所取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紀六年

杜預曰叔姬伯姬之姊待年於父母國至是始歸未訥曰其後紀之滅宗廟在鄭歸奉其祀不以存亡虧婦道叔姬之賢也故此首錄之愚按莊二十九年書叔姬卒八月己亥書葬叔姬聖人拳拳於其終始如此

滕侯卒

左氏曰不書名未同盟也陸氏纂例曰春秋諸侯卒不同盟者五十二人不書名者九人餘皆書名然則凡例之說其可信也哉伊川曰卒不名史缺也

夏城中丘

左氏曰書不時也高氏閔集注曰鄭既輸平魯未之許故城中丘以備之十年而會齊鄭於此蓋中丘近宋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木訥曰齊侯前年為艾之盟為鄭求魯也宋取鄭長葛而魯不救故齊復使弟年來聘一進退焉年歸反命而鄭賂卒不至是年秋公故為宋伐邾以動鄭鄭知魯兵不空出明年春遂以枋來歸年之來豈為聘問哉為鄭求魯爾又曰稱弟親之也弟

齊公七年

之書於經十有二不奔則叛不叛則殺惟齊之弟年不叛不奔而年之子無知亦弒僖公而亂齊寵而私之果有益乎

秋公伐邾

木訥曰邾嘗從宋伐鄭鄭輸平於魯以難宋而鄭賂不至魯故為宋伐邾以要之既得鄭賂即從鄭伐宋今日為宋伐邾明日為鄭伐宋特以賂故而邾橫罹其毒故終隱之世邾不復通於魯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木訥曰春秋書是王下聘者凡八責諸侯不朝而

坐受天子之聘也。隱在位十一年而天王聘魯者二，亦何有一介之使如京師以答天王之勤哉？愚按諸家多責天王反聘諸侯為非禮，然是時王室微弱，諸侯強大，孔子作春秋正以扶王室，豈有反責天王之理？天王亦豈得已而下聘哉？若木訥之說，亮人情矣。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左氏曰：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不賓，然則凡伯亦有以致之矣。木訥曰：古者王臣蒞事，事畢衛以出，竟。單襄公適陳，以聘楚侯，不在疆，宰不致。

七年

膳單子知陳之將亡，今凡伯來聘而魯不加衛，過衛而衛不加禮，我得伐之，以歸。所謂司寇詰姦之法，安在乎？穀梁曰：國曰伐，此一人亦曰伐。大天子之命也。胡安定曰：楚丘衛地，書于楚丘者，衛不能救，書以歸者，凡伯辱命，惠謂凡皆直書而意自明。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左氏曰：齊侯將平宋衛，宋以幣請衛，先相見，故遇于大丘。注：大丘即垂地，有兩名，在衛。任氏曰：齊侯將平宋衛於鄭，衛侯既不敢違齊侯之命，又不能釋鄭國之怨，有異志焉，故先遇於垂。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枋庚寅我入枋宛於死反  
宛鄭大夫也枋鄭從天子祀泰山時湯沐之邑也  
枋公穀皆作邴木訥曰魯初睦於宋宋伐鄭齊恐  
魯助宋故為鄭求魯魯不應之反為宋伐鄭故鄭  
使宛歸魯枋魯得枋始奉社稷以從鄭岷隱曰枋  
者鄭湯沐之邑許田者魯朝宿之邑周衰不巡狩  
朝宿湯沐邑皆無用枋近於魯許田鄰於鄭鄭伯  
利在得許田未敢直取之於魯故先使人歸枋為  
異日取許田之地魯隱不悟其計受而有之故春  
秋書曰我入枋大抵鄭詐而魯愚自鄭人輸平之

隱六年

歸枋

後魯多墮鄭計而不自知愚按若如木訥是魯詐  
鄭而得枋也若如岷隱是鄭詐魯而歸枋也二說  
不同而皆精於考究竊意二說皆是也木訥主前  
此而言也以魯不救鄭也岷隱主後此而言也以  
鄭假許田也要之魯鄭皆懷利以相接者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辛亥宿男卒

書卒從赴也不名者史失之也呂氏云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瓦屋周地齊侯為鄭平宋衛故盟諸侯參盟始此  
有參盟則有盟主而伯之漸萌矣

八月葬蔡宣公

杜預隱二年注云魯使大夫會葬故書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浮來公穀皆作包來紀邑也初紀子帛為魯故魯盟莒于密左氏故以此盟為成紀之好木訥曰前日莒嘗窺魯子帛盟之莒卒不敢加於魯今魯既受鄭賂將空國以赴鄭之求恐莒人之議其後故成紀好而盟之此盟公在焉而莒以微者涖執牛耳豈莒人敢抗公哉公自辱也愚按魯大莒小隱公屈已而甘心與其微者盟必有以也此論得之

公八年

參盟之始

災故書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無駭即違其君而帥師入極者也公孫之子未賜族卒書名或曰貶故去其族然按左傳無駭卒魯父始為請諡與族是凡例褒貶之說蓋意之也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南季周大夫南氏季字也諸儒多謂諸侯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今刑則不舉而反遣聘王之不王如此禮樂征伐安得不自諸侯出乎



然不思時至春秋固之哀果何如哉此何異祖父  
衰病垂絕不責不孝子孫之不養而反責祖父之  
祈哀耶不訥曰諸侯之抗周室之微極矣聖人著  
天王再遣使之節所以誅魯不再朝之罪也萬謂  
隨事實書而魯之罪自見諸儒反以罪周者過耳  
夫春秋固尊王之書也

三月癸酉大雨雷電庚辰大雨雪

左氏曰大雨雷震書始也大雨雪書時失也於雷  
震言始於雪言時失夫三月而有大雪又見於大  
雷之後八日之間陰陽錯繆如此書之記異也

魯公九年

梁曰震雷也電霆也夾滌曰霆曜光也胡安定曰  
震霹靂也電者陰擊陽為雷之光也

挾卒

挾音

挾魯大夫也未賜族止書名公穀皆作挾穀又以  
為所挾注云所其氏也

夏城郎

木訥曰郎逼宋魯將北會齊鄭伐宋恐宋擣虛故  
城以備之不暇顧天時民力

秋七月

書備時

及公會齊侯于防

左氏曰謀伐宋也防公羊作那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郕辛巳取防

鞏反古

會中丘謀伐宋也鞏先合諸侯以攻之公即乘虛以襲之不淹旬而取二邑既取防於未伐宋之前又取郕防於既伐宋之後鄭宋兩失其邑魯隱兩獲其利矣然何以逃君子之譏木訥曰隱公其先蓋賢君也得位之初慨然視千乘如鴻毛將舉而

年

取宋意

遜其弟緇交四鄰息民和衆自鄭莊以利導之割防來歸即君臣掃境以從鄭伐宋擒縱擊搏惟鄭所使由防田之賂也視防爲利則視千乘之魯果能說然歸其弟乎宜菟裘之老不見信於允而公子翬得以行其譖也利之溺人如此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戴公毅並作載左氏稱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焉伊川曰戴鄭所與也故三國伐之鄭戴合攻故盡取三國之衆諸家多從其說安定曰鄭伯無仁

心乘戴之弊而伐取之與前說不同未知孰是惟  
劉氏則斷謂三國之師衆矣鄭何以能悉取之且  
三國伐戴爾不入戴也何以能取三師假曰三國  
已居戴鄭來圍戴則各自去何爲共守此地而爲  
其所取耶或又云鄭伯伐三師取戴而歸復爲附  
庸非滅也戴令之外黃居鄭北鄙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木訥曰郕當齊宋之境上計郕必附于宋而不事  
齊故齊魯鄭伐之左氏以爲討違王命於經無所  
考不足據

十一年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泰山孫氏曰滕薛陋弱不能與魯抗也木訥曰非  
天子不旅見諸侯今滕薛旅至魯庭魯侯亦旅見  
之聖人書曰滕侯薛侯來朝而魯侯之罪著矣

夏五月公會鄭伯于時來許秋七月季公及齊侯鄭伯入

時來公穀作析黎左於傳又作邾會時來謀入許  
也木訥曰時來之會鄭志也至入許則以魯主兵  
蓋成鄭志者魯也岷隱曰鄭處許叔于許西偏後  
十五年許復國故書入不書滅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翬請公誅桓公弗許翬懼反使賊弑公而立桓  
杜預曰弑而書薨史策所諱隱與桓皆惠公之庶  
子也隱長當立而欲遜桓欲遜即予之矣而至十  
一年不子方欲窮兵貪地古謂不斷者來讒賊之  
口若隱公者亦可戒也

隱公春秋之初也春秋之初未有伯也而伯之  
漸已萌蓋是時惟齊為大國惟魯為望國齊以  
黨鄭伐宋而求魯魯以受鄭枋田忘鄭狐壤見  
止之讎而從齊故前乎此惟兩君相會至此而

隱公十一年

隱公十一年

諸侯參會矣前乎此惟敵國相攻至此而諸  
侯伐宋矣自參盟而有主盟自連諸侯而擣諸  
侯以伐諸侯故曰伯之漸已萌也向使齊不私  
於宋而務使宋鄭相安魯不貪鄭之賂而不遷  
從齊則天下其庶幾乎然則伯之萌齊釐之為  
而魯隱助之也其初盟邾而後伐邾初盟宋而  
後伐宋皆利於鄭之入枋而反覆若此尚何以  
名秉禮之國而遇多事之萌耶

桓公

名執史記亦名允惠公弟丑仲子諡法

辟土服遠曰桓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杜氏曰桓公篡立不用常禮欲自同於遭喪繼位者岷隱曰桓公志在得國諱其故而偃然行即位之禮春秋即其實而書之

三月公會鄭伯于緡鄭伯以璧假許田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木訥曰允公賊隱而立懷危懼心故鄭欲會而允無不從鄭欲田而允不散拒伊川曰公欲結鄭好以自堅故既予許田又爲盟胡氏曰垂之會鄭欲

桓公元年

璧假許田

得田鄭志也故稱會越之盟意欲結好魯也故稱及木訥又曰謂假田因入妨則有之謂易妨則非也鄭有宋兵不得已而歸魯以妨既得魯援則勢不可以責償故以璧假爲名而實責償妨也胡氏曰既歸妨矣又加璧者妨薄於許也先師嘗言許田魯朝宿之邑近許而鄰於鄭有營洛汝潁浸灌之利鄭莊久欲得之故以妨歸之取宋之郕防以予之得許而讓凡皆以投德公之欲而冀許田之得也隱公雖受妨取防郕而辭許鄭無得而強之隱沒而相以吳立意於結援自固故許田卒爲

鄭所得

秋大水

志災也大者非常之辭春秋書大水凡九然居其  
八其一言宋

冬十月

書以備四時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  
父

左氏謂華督將弑瑒公先宣言謂十年十一戰皆  
孔父之為先殺之公殺皆謂孔父賢而不名本節

類公二年

則謂孔父孔子六世祖故不名胡氏曰孔父事瑒  
公無能改於其德然終能死於其難亦可謂賢矣  
者正其名也劉侍請謂而名之者名其君於前  
不得不名其臣於後

滕子來朝

滕侯爵而稱子或以為貶或以為謙岷隱曰小國  
爵尊而貢重者多自貶以從其卑春秋從而書之  
不沒其實也惠按自貶之說晦菴主之以子產之  
重為證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夏四月取

郟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伊川曰宋弑其君而四國共成之天下大惡也岷  
隱曰書成亂於前書取鼎於後不待貶絕而隱自  
見先師謂郟鼎郟以祭其祖之器也宋不可取之  
郟魯不可取之宋左氏曰齊陳鄭皆有賂晉遂相  
宋公

秋七月杞侯來朝

岷隱曰杞公爵弱而以侯禮至杞公殺皆作紀  
蔡侯鄭伯會于鄧

左氏曰始懼楚也木訥曰鄧在南陽逼於楚鄧侯

類三年

納郟鼎

曼姓實交於楚今蔡鄭必有畏於楚而託於鄧也  
然鄧且不能自保庸能託蔡鄭乎卒之蔡鄭常當  
其衝無歲無楚師岷隱曰楚滅鄧復滅蔡鄭亦幾  
亡然鄭伯牽羊以逆而鄭復存子產執玉帛以抗  
楚楚亦不能加小國能自強也

九月入杞

左氏謂杞朝魯不敬此討不敬也木訥曰朝未旋  
踵兵已入境難哉小之事大也

公及戎盟于唐及公至自唐

左氏曰修舊好也然隱嘗與戎盟戎伐凡伯矣今

桓公再與戎盟戎何信之有而可云修舊好耶

三年春正月

自桓三年至九年皆不書王說者謂桓篡弒無王

公會齊侯于贏

齊侯

左氏曰成昏于齊也木訥曰允之娶齊急於得齊以固齊援也

夏齊侯將侯胥命于蒲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胥命者此而已或以爲褒則舉之三王之上謂不盟不誓結言而退爲近乎古或以爲貶則擠之匹夫之下謂不盟不會草次

桓公三年

以見爲近於鄙又有求於褒貶之外者謂齊方伯謂衛連帥兩不相下而胥命或又以其爲交相推長而胥命然此時齊猶未伯衛又非能連帥之職者木訥謂隱八年齊欲平宋鄭故先與宋衛盟而鄭不從十年齊從鄭伐宋而衛亦從宋入鄭齊衛不過各附其所與實未嘗有怨至允二年宋遭華督之禍而衛其所附齊鄭會于稷以成宋之亂而宋已附于齊是時衛既願和於齊齊亦欲成好於衛無仇可解何侯乎盟故以交相見而書之曰胥命

爾



六月公會祀侯于郕

郕魯地公羊作盛祀侯公穀作紀伯岷隱曰魯嘗入祀祀來求成故會于郕其哉祀之可念也威公之時祀侯來朝歸而見入左氏曰祀不敬也僖公之時祀子來朝歸而見入左氏曰祀不共也祀小來朝豈不敬共良由微弱不能備禮故身雖行禮而不免見伐於人尤可念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杜氏曰歷家謂日光以望時遙奪月光故月食日月同會月奄日故日食然聖人不言月食日闕所

公三年

日有食之既

不見公羊曰既盡也伊川曰食盡為大異

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公會齊

侯于謹夫人姜氏至自齊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會于贏求婚于齊不當親而親非禮也公子翬如

齊以迎女當親而不親非禮也齊侯送姜氏于謹

越竟送女非禮也公會齊侯于謹夫人姜氏至自

齊是齊侯送姜氏公受之于謹亦非禮也使其弟

年來聘致夫人也由齊侯寵愛之大過亦非禮也

卒之二國之亂皆基於此故春秋備書其事

有年

穀梁曰五穀皆熟為有年公羊曰以喜書之或曰  
記異焉恐求之過也謂栢不當有年為異而書則  
又與大水無水皆當為栢之常又何為書春秋豈  
專記人之凶荒而不幸人之豐熟哉各書其實爾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穀梁曰遠也張氏曰魯之大野乃田狩之地而遠  
涉郎見栢公心不在民而志於行樂木訥曰郎今  
之單父魯臺也地近宋昭公九年築郎圍其後遂  
為田獵苑囿之地蓋基於今日之狩

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桓公三年 四年

書有年

左氏注謂宰官渠氏伯糾名也公穀謂伯糾字也  
木訥謂太宰字而不名渠伯糾是也劉氏胡氏張  
氏皆曰伯爵也糾名也宰天下者不名今名渠也  
未知孰是木訥又謂王臣下聘者八聘允者獨三  
允之罪尤著而周之聘尤亟以是知周之自取微  
弱也杜預曰不書秋冬史闕文

五年春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卒

左氏曰陳亂再赴也陸淳曰甲戌下脫文本訥曰  
先儒疑甲戌下有陳佗殺太子免一事蓋明年直  
書殺陳佗若無張本

夏齊侯鄭伯如紀

左氏曰欲以襲之紀人知之紀以微國一旦二大國之君無故來朝能無疑乎疑而備之齊侯不得志而歸聖人書之爲紀侯大去其國張本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叔周大夫也仍叔之子父老子代從政也不官未命者也實書而世官若任子弟與輕王命皆可意見仍叔穀梁作任叔木訥謂來聘徵兵也鄭伯不庭王將伐之徵兵諸侯鄭莊於齊魯蒙齊之託故魯不從而仍叔之子爲虛行愚按事勢則有之

春秋五年

然亦意之爾

葬陳桓公

使會葬故書

城祝丘

書不時也集注曰莊十四年姜氏合齊侯于祝丘是齊魯兩境上之邑也時齊將襲紀魯管謀紀之難畏齊之來討城此以備之也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鄭伯不朝天子率諸侯親征從之者三弱國而已又不能無畏齊比鄭之心故不能躬擐甲冑而以

微者行胡氏謂戰于緡葛而不書戰王卒大敗而不書敗又以存天下之防也

大雩

旱祭也書記災也天子雩帝用盛樂謂之大雩魯僭用天子禮樂故大雩春秋書大雩者二十一侍讀劉敞曰說者皆曰成王康周公故賜魯以天子禮樂吾未知其然昔者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實始為墨翟之學由是觀之使成王之世而魯已郊矣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也殆由平王以下乎

桓公五年

大雩 劉侍讀 魯僭之祭

冬蝻

書災也夾滌曰古曰蝻今曰蝗

冬州公如曹

張曰州河內地邑名也戴曰州公畿內諸侯尊為三公伊川曰不能保其國如曹遂不復戴又曰畿內諸侯不能自存此春秋大事故書

六年春正月寔來

寔州公名來者自曹來魯承上文故簡或曰闕文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謀齊難也齊欲圖紀紀魯甥也以魯婚於齊故求

魯而公會之成穀梁作邾

秋八月壬午大閱

左氏曰簡車馬也注謂備鄭戴氏曰仲父教兵名曰大閱大閱非諸侯所得爲也況以秋八月行之蔡人殺陳佗

伊川曰陳佗弑世子而竊位故書曰陳佗陳厲公蔡出也故蔡相公殺陳佗而立之佗天下之惡人皆得而誅之蔡侯殺之實以私也書曰蔡人見殺賊者衆人之公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相六年

子同生

同莊公也伊川曰冢嫡士故書岷隱曰春秋十二公惟莊公爲嫡長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故得書於

春秋

冬紀侯來朝

左氏曰請王命以求成於齊公告不能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岷隱曰焚林而田也古者昆虫未蟄不以火田仲春之月蟄虫已啓萬物孳生豈容以火田耶劉氏曰咸丘邑也火田而咸丘焚也杜氏以爲火田非也禮有火田豈得譏其盡物哉今云焚咸丘豈止

火田而已乎公穀皆謂火攻謂咸丘爲邾之邑劉氏辨之曰若誠火攻當曰伐咸丘焚之今止曰焚咸丘無兵意木訥亦曰豈有邾邑而不書邾咸丘耶然則因火田而焚咸丘者近之集注曰咸丘魯之近齊者孟子以咸丘蒙所問爲齊東野人之語先師謂咸丘即鉅野郎之近地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葉石林曰穀伯綏侯失地之君也諸侯失地以奔來者書以奔以朝來者書以朝木訥曰穀鄧皆在南陽逼於楚距京師八百里京師至魯又六百里

卷八十七年

合千四百里之遙其間越蔡越許越陳越鄭越宿及邾而朝於魯蓋爲楚所逼失地而奔越大小七國而不見容者懼楚也至魯遠於楚而容之故朝於魯以朝禮見故書朝以失地故書各終春秋不復見於經意其滅於此也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穀梁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陸氏纂例曰趙子曰周雖以建子爲正至於祭祀則用夏時本月以行四時之祭胡氏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周革命改正示不相公至於敬授民時巡狩

承享猶自夏爲惠意天時無可改易之理聖人無謂冬爲春之事商之建丑以異於夏周之建子以異於商皆以革命欲整一人之心故以此月爲歲首受朝饗耳其建丑之爲十二月建子之爲十一月固自若也建丑建子之爲冬建寅而後爲春固自若也聖人作春秋書春正月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正以順天時正人事所謂行夏之時見之行事者也周實未嘗改天時孔子亦初非改周制也自漢儒有三正之說杜氏有周正月今十一月之說諸儒遂以春秋之春爲今日之冬每於舉時舉月

和公八年

夏時

之事隨事生說以爲非時而譏之今以夏時參之未見其有非時者若此所書正月烝正以烝乃冬祭春正月行之非禮耳春秋非夏正而何哉杜氏得汲冢書亦皆夏正

天王使家父來聘

岷隱曰威公即位八年矣天子之使三至于魯周之無政魯之不臣不亦甚乎木訥則謂家父此來謀紀之婚也愚謂王室弱諸侯強禮之倒置固甚矣然其來聘亦必各以其事魯強無求於周而周弱反有求於魯此其所以下聘之頻歟或譏天子

反下諂不臣之諸侯然周之君臣亦何故無爲而行此此亦當論其世諒其情也

夏五月丁丑烝

公羊曰烝也穀梁曰烝冬事也春夏興之贖禮也  
岷隱曰春正月烝已非時况五月而又烝乎

秋伐邾

泰山孫氏曰不出主名微者也東萊呂氏曰微者也其事不可得而詳也天子在上諸侯擅相侵伐君子以爲無王此春秋所以作也岷隱戴氏曰隱公嘗親伐邾今雖大夫亦不行益卑邾矣其後僖

公八年

公卑邾而不設備是以有升陘之敗愚按呂之說正論也總論也而戴之說亦其一事之戒

冬十月雨雪

岷隱曰孟冬之月陰氣始凝驟有雨雪陰氣盛也愚按諸家多以冬十月爲今之八月雨雪非時今岷隱以夏正冬十月言之理亦未嘗不明嘻果八月也聖人恐未必誣天而書秋爲冬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劉氏權衡曰天子娶后當使同姓諸侯主其辭命祭公逆后于紀使我主其禮也岷隱曰祭公至魯



遂往逆后此天王之命非祭公自爲之紀魯錫也  
咨謀於魯而行木訥曰齊將滅紀紀託於魯魯勢  
不能庇紀於是爲之謀俾納女於王託王爲重焉  
蓋自五年齊欲襲紀紀懼求魯六年會于成秋又  
來朝今春家父來聘則謀婚也今祭公來因不反  
命而遂逆王后齊侯繼此不復犯紀僖公沒襄公  
始滅紀納女亦延紀數年愚按劉以禮言戴以情  
言趙以事勢言可以參考過於諸家之專主譏詆  
者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桓公八年九年

此祭公所逆王后也岷隱曰方其逆也稱曰王后  
自王命言之也及其歸也謂之季姜由父母家言  
之也

夏四月秋七月

書以備四時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杜氏注曹伯有疾故使其子來攝胡氏曰曹何急  
於朝魯而使世子攝哉木訥曰使不幸未還而曹  
伯卒則國非其國也

十年春王正月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

泰山孫氏曰此年復書王者王無十年不書也夾  
漆鄭氏曰桓公立五十五年卒而莊公射姑立五  
月而葬得葬也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衛自宣公即位未嘗與魯通至是為會期而終背  
公更與齊鄭故弗遇桃丘在衛地魯意郎之戰兆此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鄭忽有功於齊而魯為班後鄭鄭怒請師于齊齊  
以衛師助之安定曰言來戰者不予三國加兵於  
我也戴曰主兵者鄭也而首齊齊以鄭故忘婚姻

桓公九年 十年

之好合師來伐也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三國既交戰又為此盟以謀魯木訥曰其後齊信  
鄭莊衛宣皆至死不復通於魯則斯盟固矣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七月葬鄭莊公九月宋人  
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鄭莊公立四十二年卒初娶鄧曼生世子忽又納  
宋雍氏女生庶子突莊公卒忽嗣立是為昭公宋  
莊誘鄭權臣祭仲執之使廢嫡立庶於是突入而  
忽出奔伊川曰忽國氏正也不能有其位故不辭

突不稱公子不可以有國也愚按鄭莊伐王大道不道身死國亂者二十五年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柔大夫之未命者蔡叔蔡侯弟也岷隱曰威公方與齊衛鄭為仇遂求宋陳蔡為好而使大夫盟其君可乎木訥曰內大夫專伐自無駭始內大夫專盟自柔始

公會宋公于夫鍾冬十有二月公會宋于闕

夫五百秋

木訥曰突以不義而篡其兄宋以不義而責其賂魯允屢為會欲平之而宋不從宋莊固小人允亦

相公十一年

不自量矣允嘗賂鄭許田以求定位又嘗受篡逆之賂器於宋安能使宋不求賂於鄭耶石氏曰此年至明年公凡五會宋欲平宋鄭而宋卒不從故明年與鄭武父而冬與鄭伐宋愚謂鄭忍嘗求齊伐魯今突入鄭而忽出奔故魯桓恭拳黨鄭者欲固突而拒忽爾夫鍾邾城公羊作夫童

十有二年春正月

書春正月以存四時之始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隱公四年莒伐杞取牟婁自是遂不與杞見魯

東鄰故爲盟以平之曲池魯地公羊作駸蛇杞公  
穀皆作紀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宋既執鄭祭仲使立突責鄭賂不已嘗又爲此盟  
欲平之燕南燕穀丘左氏於傳又作句瀆之丘乃  
鄭所取故戴之國會于此蓋俟鄭而鄭不果來也  
先師嘗言宋鄭無可平之理魯桓非能平之人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躡厲公也蓋佗之子立七年卒初桓公死子免不  
得立而弟佗篡之今厲公死子完又不得立而弟

齊公十二年

林伐之

公會宋公于盧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丙戌公  
會鄭伯盟于武父

于穀丘于盧于龜公皆就宋地會之宋猶不從故  
與鄭盟謀伐之

丙戌衛侯晉卒

再書丙戌杜曰國史成文也孫泰山胡安定皆曰  
羨文也鄭夾祭曰丙戌一日也不應再書丙戌非  
後申則前子又衛侯晉者衛宣公也立十九年卒  
晉殺伋壽而立朔國人出朔而立豎牟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魯五為會欲為鄭平宋而宋不從魯鄭所以不平而連師伐之戰于宋者魯鄭深入伐之而宋應之故戰耳諸家以既書伐又書戰言褒貶者不一愚恐聖人亦書其實爾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左氏以為鄭與宋戰公羊以為宋與魯戰穀梁以為紀與齊戰胡公安國以為齊合三國以攻紀魯鄭援紀而與之戰劉侍讀以為前年我師及鄭伐

相十二年十三年

宋故宋今歲來報怨蓋以經文先止書會鄭紀次書及之戰者四國而不書戰之地故諸說各得為之辭孫泰山胡安定則皆謂齊以郎之戰未得志于魯今因宋鄭之仇故帥衛燕與宋來伐魯魯親紀而比鄭故會紀侯鄭伯以敗四國之師不書地戰于魯也此說視眾說尤明白愚按此役用師者凡七國魯紀鄭為一黨而魯為之首若紀則懼齊欲滅紀者也若鄭則怨宋責賂於鄭者也魯則紀其自出鄭其所黨故書曰公會紀鄭此魯為首也齊宋衛燕為一黨而齊為之首若齊衛於魯則有

戰于郎之怨若宋於魯則有戰于宋之怨若燕則  
比宋與兵謂魯穀丘之盟為不信而齊則欲滅紀  
又德鄭忽而助忽攻突且怒魯之屢盟以平突是  
齊於魯紀鄭皆有憾故書齊為主兵此齊為首也  
三月葬衛宣公

衛惠公先從齊伐魯而後葬宣公

夏大水

書災

秋七月戊午月

書備四時

類公十二年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岷隱曰魯隱與宋為怨故一意與鄭為好本訥曰  
鄭突之立雖以宋宋賁賂不已而憾之所與者魯  
而已前年因魯敗宋德魯益深故今春會公夏又  
來聘同惡相濟舍魯無可求援也會于曹杜氏謂  
曹預會集注謂鄭伯欲結曹好故公徃會之也

無冰

諸家皆以周之正月為今之十一月十一月無冰  
為災故書然使果十一月無冰則尚有十二月无  
寒冰之有無方於此決未可遽以十一月無冰為

災而先書之也蓋至十二月無冰及春正月東風  
解凍終於無冰則無冰決矣始以災而書爾杜氏  
曰無冰書時失也岷隱曰詩曰二之日鑿冰沖沖  
三之日納于凌陰二之日今十二月三之日今正  
月也十二月取水正月藏之今威公春書無冰無  
藏冰也去年十二月時煥無冰今年之春無冰可  
出春秋於是時而書之以此考之則春秋之正月  
殆即今之正月歟

夏五

穀梁謂夏五傳疑也胡氏謂疑而不益見聖人之

經公十四年

謹也孫泰山胡安定皆曰聖人專筆削豈不能刊  
正後人傳之脫漏耳胡又曰豈言夏鄭伯使其弟  
語來盟其五之一字為羨亦通愚按合從傳寫脫  
漏之說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木訥曰鄭突之立內恃琴仲而已國人不與也外  
恃魯而已鄰國不與也使其弟來盟或者諸大夫  
不心乎突也語穀梁作樂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之亥嘗

御廩藏穀盛者也嘗秋祭也御廩災三日而嘗左

氏謂書其害也公羊乃謂遇災不如勿嘗劉氏辨曰見災而懼可矣豈可廢宗廟之祭穀梁又謂以災餘者祭為不共來滌辨之曰廟祀必十日戒耳越三日而嘗則菜盛已出廩之亥嘗非災之餘也嘗當事不書為御廩災而嘗故書諸家乃以八月為六月謂夏不當行秋嘗而譏之不知嘗以秋八月此正可為春秋用夏正之驗何紛紛為

冬十有二月齊侯祿父卒

祿父僖公也立三十三年入春秋者二十五年子襄公諸兒嗣立披濤公倡參會為晉命黨鄭以叛

桓公十四年

王陵紀以讎王稔宋鄭之爭巽然有圖大之心而才不及適為擾而已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左氏曰宋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木訥曰勢不敵者資於人宋於鄭非不敵也乃連五國之兵以伐之且出忽立突者誰歟已立之而已疾之不仁哉宋莊也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冢父來求車

左氏曰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泰山孫氏曰諸侯貢賦不入周室財用不足也愚謂天子錫諸侯以



車今至無車而反求之諸侯可悲矣

三月乙未夫王崩

桓王也入春秋三年而立二十三年崩嘗因鄭莊無禮而伐之繻葛一敗周益以衰豎朋而喪禮不備七年乃葬可悲矣夫之他立是為莊王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自十二月卒至今五月而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祭仲專突使其壻雍糾殺之泄突乃出奔書伯後得鄭也書名公羊謂奪正也愚謂突忽並舉不書

桓十五年

名何以別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書世子書復歸正也然始見逐終見殺故不成其為君

許叔入于許

隱十一年鄭分許使許叔虻東偏今鄭莊沒而鄭亂故許叔得入許蓋許之失國者十有五年

公會齊侯于艾

左氏曰謀定許也先師嘗言初與鄭入許者齊魯以許與鄭者亦齊魯今謀定許者又齊魯齊魯二

君非能蓋前人之愆魯本與突許實怨鄭定許所以撓忽也木訥曰自郎之戰齊不通魯齊僖卒魯會葬襄公立會于艾齊復通彭生之禍始此艾穀梁作蒿公羊作鄙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皆附庸也旅朝諸侯事天子之禮會不當受旅朝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音

夾深曰櫟鄭別都左氏載突因櫟人殺檀伯遂居櫟二年而昭公弑又一年而子廔殺至莊十四年使人說傅瑕殺子儀而自櫟入鄭是為厲公

昭公十五年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漢書

袤宋地公羊作後左氏曰將納突弗克而還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

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去年冬伐鄭納突未克今再納突也納突非正也

伊川謂突善結諸侯故皆為之致力王氏曰突之

未出也宋欲有所責故嘗伐之突之既出也宋懼

無所得又欲納之始鄭不和魯嘗以鄭伐宋及突

既出魯又與宋伐鄭反覆皆私也左氏曰書至自

伐鄭行飲至之禮也伊川謂以見勤勞於鄭突

父城向

反失亮

左氏曰書時也謂城以冬也自漢儒言三正而公羊杜預謂周之冬今之秋諸家遂一變其說反以爲譏非時不知周之改正不過以建子之月行朝饗之禮以示不訟商耳天之四時豈可改也哉天豈以周建子而改冬爲春也哉向未訥謂隱二年莒所入之向也計其後爲莒所滅地在魯莒境上故城之魯莒之爭自城向始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朔立四年左右公子惡其嘗讒伋壽殺之故逐之

桓公十六年

而立黔牟立八年而齊襄納朔衛凡亂十有五年乃定公羊謂朔得罪於天子張氏疑公子因而逐之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黃齊地盟者爲紀平齊也齊之圖紀於是十有二年矣魯爲紀納后於王故紀雖強魯鄭敗而齊僖不敢報怨齊僖猶畏義也僖卒而襄公立春與魯盟于黃夏與魯戰于夾齊且無魯豈爲魯存紀故紀卒爲齊所滅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越

舉軌

趙魯地左氏曰尋莒之盟也岷隱曰隱公初與邾盟于蔑其後躬自伐邾威公今與邾盟于趙未數月即與宋衛伐邾木訥曰復父必有不服乎允者故秋有及宋衛之代焉邾知本魯附庸魯不能撫服之故終春秋邾列於諸侯與魯迭勝負

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不書夏闕文也穀梁有夏字奚魯地穀梁作郎左氏謂戰者疆事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夾漈曰蔡相侯立二十年卒無嗣國人召其弟于

桓公十七年

陳而立之是為哀侯獻舞杜預曰獻舞即蔡季也惟何休稱蔡侯欲立獻舞而疾季季避之陳蔡侯卒季歸奔喪無爭心好事者遂比之季札形容備至謂字之者賢之也是季與獻舞為二人胡安定曰蔡季者蔡相侯之弟弟季嘗立歸者皆辭也時多弑奪明季無惡字者諸侯之弟例書字然則季即獻舞而安定之說為平

癸巳葬蔡相侯

春秋葬而書侯者惟蔡相故多異說或曰獨請謚於天子故以本爵也或曰葬皆稱公此獨稱侯文

之誤也惟安定曰爵稱侯正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

左氏曰宋志也注曰邾宋爭疆魯從宋志背趙之

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不曰缺文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樂公與夫人姜氏

遂如齊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十酉公之喪至自齊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靈筭反

左氏載公將與姜氏如齊申繻諫不聽如齊齊侯

辨天年

通焉公謫之以告齊侯誘殺公春秋此年始終惟

詳書此事威之也辭雖婉而跡自著姜氏蓋預茲

傳稱桓公預弒隱公而立其既立也成宋之篡

亂而納郕鼎因杞之來朝而入杞國天王之來

聘者再而未嘗遣一介之使如京大雩六閔僭

也焚咸丘伐邾不仁也不及隱公之賢多矣三

年娶于齊十年因為班後鄭鄭忽有功于齊請

齊伐魯與齊戰于郎婚姻之誼幾絕自齊禧公

卒而襄公立十五年魯復會齊于艾十七年雖

有奚之戰十八年再會于濼姜氏與齊襄有會

獸之行桓公竟見殺于齊此桓公始終之大槩也其間會宋公陳蔡以圖糾合平其大盟杞侯莒子以圖糾合平其小右不正之鄭突平宋鄭之交兵六求宋而不得一轉而與宋仇雖志在諸侯而發不以正徒擾擾爾

茲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七終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八

讀春秋二

莊公

名同桓公子母文姜謚法勝敵克亂曰莊

元年春王正月

先儒多謂君弒子不書即位愚恐國亂不行即位之禮耳父見殺於齊母預殺而留齊未返即位何忍故左氏曰不書即位文姜出故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

隱亦作避

奔也諱之曰孫孫遁也以預弒君故奔左氏謂不



稱姜氏絕之也。然明年仍書姜氏，此恐承上文省之耳。

夏單伯送王姬，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單音善。

單伯，周大夫也。王將嫁女于齊，命魯為主。然君方見弑於齊，故築館于外。穀梁曰：仇讎之人，非所以接昏姻也。裴麻之服，非所以接弁冕也。孫氏曰：不若辭而勿主。單伯、公穀皆以為魯大夫，送公穀皆作逆，諸家多從之。岷隱曰：魯無單伯，其為周之卿明矣。然諸家既多從公穀，似難質言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莊元年

莊公也。立七年，嘗兩會諸侯伐鄭，納突既卒而宣公杵臼立。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止齋曰：桓公立終其身，不請命而追錫命，故王不書。天孫氏曰：不書天者，脫之，愚謂孫說是也。豈有貶天王之理。

王姬歸于齊。

魯主之，故書。

齊師遷紀、邢、鄆。

邢音丁反，鄆音吾，邢及鄆音吾。

杜氏注：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會見之故書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慶父莊公庶兄也莊公時年十五於餘丘邾邑也胡氏曰莊公幼年即位慶父首主兵卒致子般之禍許氏曰魯堂之讎國弗圖而伐於餘丘木訥曰孟氏之孽其甚於此

秋七月齊王姬卒

公羊曰曷為錄我主之也檀弓曰莊公為之大功此則知有齊而不知有父矣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濊猶若

左氏曰書姦也濊齊地公羊作郛

乙酉宋公馮卒馮成

莊公也立十九年卒而閔公捷立馮得位於弑君之孽魯黨鄭突以傾忽責突賂而伐鄭魯相九六請平而不許蓋亂而負者也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溺魯公子衛侯朔在齊會齊伐衛謀納朔也朔不正之種得罪於王豈宜納之穀梁曰惡其會仇讎伐同姓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乃葬子捷繼立而葬之也

五月葬桓王

左氏曰緩也蓋七年矣周之事勢可想

秋紀季以鄆入于齊

鄆戶反

季紀侯弟也鄆紀邑也自齊遷其三邑紀已不可為國紀侯將去其國先使弟季以鄆入齊為附庸以存宗祀知必不得免擇禍而取其輕寧身無國無寧前人無祀也春秋蓋悲其意而書之

冬公次于滑

公將救紀而鄭辭難故次于滑而止滑鄭地公穀

二年

作即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杜氏曰享食也兩君相見之禮非夫人所用或曰享必于廟此亦為之名耳岷隱曰甚矣姜之惡也始焉孫于齊猶有所愧也焉會齊侯已無所懼今焉享齊侯于祝丘其無忌憚甚矣祝丘魯地

三月紀伯姬卒

泰山孫氏曰紀伯姬隱二年紀裂繻所逆內女也書其卒為紀侯大去其國而齊侯葬紀伯姬起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紀侯大去其國

岷隱曰齊欲滅紀幾二十年至是與陳侯鄭伯遇于垂意將以入紀也紀侯度不能自全故一旦大去其國天去者其國之所有盡室而逃焉按左氏謂紀侯不能下齊分國與季使入齊而後大去其國故先儒多謂存祀故不書滅公羊乃謂此爲齊能復九世之讎昔哀公享乎周紀侯請之也然諸非手刃之也何名讎况九世乎齊侯不嘗有是心春秋未嘗有是言凡言春秋復九世之讎者誤也傳有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齊襄公殺魯桓公桓襄死而莊公與齊桓盟春秋已不非之易世故

善年

紀侯大去其國公羊謂齊復九世之讎

也况九世而言語無迹不可名讎者乎誤漢武之虛耗天下者此語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陸氏微旨曰齊人并人之國而禮葬其妻是豺狼之行而爲婦人之仁也

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諸若

王氏曰始與讎接也禚公穀並作郛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岷隱曰齊侯出師在外姜氏往會之故書曰如齊師婦人在兵間施面目於三軍中豈容以人道責

哉木訥曰前日會于禚享于祝丘猶曰託享會之禮也今三軍之衆而掩然無怙愧之心無恥極矣秋邾犁來來朝

邾微國或曰附庸犁來其名書朝能以朝禮見也其後卒能從齊桓尊周室王命為小邾子邾公羊作倪犁公穀皆作黎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伐衛所立之黔牟以納惠公朔也天子惡朔不使朔後衛明年春王人子突救衛則諸侯之納逆矣

五年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秋公至自伐衛

安定曰諸侯伐衛以納朔天子不克救朔卒為諸侯所納天子威命盡矣先師謂猶愈乎不救書王人子突之救以王法尚行於此也勢既已去焉能必勝哉正月公羊作三月

蝥

書災

冬齊人來歸衛俘

齊人主兵伐衛故分俘獲於諸侯俘三傳皆作寶

諸儒多從之胡氏援倂厥寶王爲說合以經文爲正然皆不過以倂獲爲賂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左氏曰齊志也蓋齊入魯之地齊襄之惡尤甚矣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恒星常見之星恒星不見左氏謂夜明也星隕如雨奔流如雨之多也岷隱曰天者積氣所爲日月星辰麗焉故常與是氣流轉於其間今星隕之多如雨則氣之消散可知春秋書此比他異尤重恒穀梁作昔隕公羊作賈

王年

秋大水無麥苗

岷隱曰天水者陰氣盛也木訥曰無麥苗說者以麥苗爲一物麥且未艾安得復有苗焉謂木訥以麥苗爲一物是也謂麥且未艾則非也若春秋之秋果爲今之五六月則麥已熟於四月其刈之矣矣固不應與稻禾之苗同時爲二物然五六月之間苗方向茂又豈可謂麥且未刈安得復有苗耶愚按經文本明白天時無可改之理周雖建子無改夏爲秋之事春秋之所謂秋即今日之秋麥種於秋始種爲苗秋有大水故無麥苗耳苗凡植物

始生曰苗藥亦曰藥苗麥苗即麥之苗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岷隱曰春會于防猶魯地也冬會穀穀則齊地也  
一歲再會稔惡已極無知之禍行且及矣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治兵  
夏師及齊師圍邾邾次于齊師秋師還

呂氏曰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陳人蔡人卒不  
至故甲午復治兵至夏而後師及齊師圍邾也卜  
訥曰魯之與邾未嘗有一日之憾莊公無故出師  
而次于郎此何名哉故陳蔡有所不從故邾雖不

莊八年

支寧降於齊而不降於魯夫邾介齊魯之間齊疑  
與齊伐邾邾將服齊而不服我故先遠求陳蔡及  
二國不至不得已而求齊齊至則邾因非我有矣  
岷隱曰兩國之師圍邾邾降齊而不降魯魯人之  
懼不亦甚乎齊師方銳魯師已老迂延日久不還  
何待崔氏曰登三時而師還春秋所以始終其事  
而見其惡傳謂師還而君子善之者誤矣治公羊  
作祠邾作成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無知者僖公母弟年之子有寵於僖公禮秩如嫡

襄公紂之連稱管至父戌葵丘請代弗許遂因之  
作亂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初無知虐雍廩至是遂殺無知書齊人者先儒謂  
討賊之辭夫人而得討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斂其器

謀納公子糾也說公殺皆作暨

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

魯方納子糾小白自莒已先入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莊九年

齊桓文五十二

九月方葬齊亂故也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乾音

乾時齊地小白已入公不知退以自取敗公羊反

謂伐齊為復讎木訥曰為齊主昏矣從齊伐衛矣

受齊送俘矣及齊圍邾矣豈今一旦肯好而復讎

且莊公所納者正讎之子而名復讎可乎愚意惜

不能以此師復讎而以納糾爾呂氏曰書我師敗

績則九例謂內不書敗者謬矣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戰隱曰言魯人拱手就命齊人取之猶一夫耳木

訥謂縱之可也殺之已甚威公但欲絕亂原而不顧  
冬浚洙

洙魯城北水浚之深備齊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上酌反

說者謂報乾時之役也然長勺魯地也齊兵先涉  
吾地魯潛知迎而敗之耳據傳皆曹劌之為然惜  
其不用於齊襄之世以復父之讎也

二月公侵宋

長勺之勝蓋亦偶然莊公遂因之侵宋

三月宋人遷宿

十年

齊桓元年

宿微國木訥曰宿宋之附庸介於魯宋魯侵宋宋  
疑宿之微為魯所逼遂遷其國使內近於宋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魯地也

魯方敗齊侵宋故齊宋次師于魯之郎次者齊方  
謀伯念不得魯無以合諸侯故宿師于郎將以紿  
魯爾魯用公子偃之謀乘宋師不整先敗之覺亦

還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歸

荆楚也吞噬中國始此於傳則息媯過蔡蔡侯曰  
吾媯也止而見之不實息怒請於楚而伐之舞穀



梁作武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桓公之出也過譚譚不禮歸也諸侯皆賀譚又不  
至故首伐之然伐其失事大之禮可也滅之何耶  
岷隱曰齊滅反國以無禮滅譚晉文反國以無禮  
侵曹伐衛伯者用心類如此况望其以公滅私乎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  
鄆魯地也宋報乘丘之役來侵魯乘其未陳再敗  
之

秋宋大水

莊十年

齊桓二年 荆始侵中國齊滅譚為滅國之始

杜曰公使用之故書魯雖再敗宋而猶不幸其災也

冬王姬歸于齊

歸齊桓公也書我主之也二王姬皆莊王女其一  
既歸齊襄其一又歸齊桓姊妹為婦姑非順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

音鄆

紀侯既大去其國而紀季先以鄆入齊宗廟在鄆  
故叔姬歸葬其祀岷隱曰紀侯去其國至今七八  
年叔姬之隨其去與其所寓皆不可知惟書其歸  
又書其卒又書其葬勤勤懇懇若有哀於叔姬者

君子是以知叔姬之賢也

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萬者南宮長萬多力之士也乘丘之敗嘗獲於魯  
閔公不復敬之及是與閔公博遂弑之仇牧聞而  
往萬又批殺之左氏譏仇牧不知警公羊賢其不  
畏強禦殺梁嘉其備君諸家或以書宋萬為國民  
或以書及為壯其節又或以為累議論紛紛為謂  
聖人不過書其實苟有義例若書萬而不書宋則  
為何國之事既弑其君又殺其大夫不書及則將  
何以為文弑逆如此尚待義例而後見其罪也哉

莊三年

齊桓年

紀叔姬之賢

魏公羊作接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安定曰八月弑君十月出奔臣子不討賊可知按  
傳相公立請萬於陳臨之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北杏之會齊威圖霸之始也左氏以為平宋亂或  
者因之以起事歟夫魯之會十有一北杏實為之  
首故書爵列於諸侯之上自周東遷諸侯紛紛若  
鬪獸今而後知尊周室以信義相維矣孔子曰允  
合諸侯一正天下民至于今受其賜朱文公曰楚

在春秋非威公逼之周室必爲其所并

夏六月齊人滅遂

此杏之會遂人不至齊遂滅而戍之蓋借以恐動諸侯然滅之何甚也此其所以爲霸歟

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安定曰公不及北杏之會齊旣滅遂公懼其見討故爲此盟岷隱曰齊威圖霸其先結宋其次結魯宋魯從而小國皆從之矣故爲此盟說者或以爲譏魯忘父之讎再通于齊武夷胡氏辨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今易世矣威公始合諸侯安中國

十三年

齊桓五年

齊桓五年齊桓公與諸侯盟于柯

攘夷狄尊天子若修怨怒鄰而危其宗室可謂孝乎故柯之盟公與齊侯皆書爵以爲釋憾而平可也公羊載曹子干盟齊爲歸汶陽之田謂齊威信於諸侯自柯之盟始木訥趙氏辨之曰經不書歸田况汶陽之田至鞍之戰而後能取此無足據者蓋蘇氏亦嘗謂此春秋之後好事者之說也然公伐齊納公子糾正齊威所讎魯又敗齊于長勺鄆之次齊又不得志而還齊宜怨魯者今釋前憾而爲是盟宜諸侯之心服謂齊威信於諸侯自柯之盟始其說是也其事非也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  
左氏曰宋背北杏之盟也齊請師于周故單伯會  
之取成于宋而還木訥曰宋背北杏之盟齊若釋  
而不伐宋則諸侯攜矣岷隱曰會以結之伐以威  
之而後宋之從齊益固挾天子以令諸侯則威公  
之本謀也單伯周大夫或曰魯大夫未知孰是然  
左氏見國史若魯大夫也恐不應春伐宋而夏方  
會伐胡氏曰稱人者將卑師少也齊自管仲得政  
疾譚之後二十年間未嘗遣大夫為主將亦未嘗  
動大衆出侵伐蓋以節制用兵而賦於民薄矣故

齊桓霸五年

能南摧強楚西抑秦晉莫能與之爭也或以爲既  
齊稱人誤矣

秋七月荆入蔡

左氏載蔡嘗請楚滅息楚子以息媯歸生堵敖及  
成王而猶未言楚故蔡以悅之泰山孫氏曰荆  
入蔡齊威猶未能救中國也木訥曰先治內而後  
治外霸之序也齊威圖霸三年得魯而失宋諸侯  
蓋未協也而荆又入蔡齊威蓋患之而未以制  
也其後九十二年諸侯協從中國無釁而後伐之  
亦足見楚之強不可俄而服而齊威之持重有謀

不爲不審之計以敗中國也或者於此責威公不能服楚蓋書生之論非燭理者也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音綸

左氏曰莒衛成自違王命入國不通諸侯者九年鄭突自遇垂以來不通諸侯者十一年今亦不敢不至矣宋服故也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音綸

左氏曰齊始弱也木訥曰未也踰年再會于鄆懼諸侯之難也霸當在十六年幽之盟爾

夏夫人姜氏如齊

莊十五年

齊桓公七年

會鄆

石氏曰襄公既死又如齊失禮甚矣許氏曰禮防一弛復起越竟之恣而遂成如莒之女嫁張氏曰文姜播惡於齊襄之時齊威圖伯絕之義也以欲求魯定霸而不之拒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鄆鄭人侵宋

鄆宋之附庸而叛宋故齊爲宋伐鄆宋主兵故序宋在齊上鄆以宋舊怨間之故反侵宋是背齊盟也故明年宋齊衛伐鄆鄭突處標者二十年一旦得鄭遽輟修怨之師猶未知世有伯主也鄆公羊作兒

冬十月

書以備四時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鄭嘗侵宋故齊率諸侯為宋伐之而宋主兵許氏曰中國諸侯宋為大既為之服鄭又為之報鄭宋自是與齊為一宋親而中國諸侯定矣

秋荆伐鄭

鄭伯突自櫟入而綏告于楚楚故伐之木訥曰楚將憑陵中國蔡鄭當其衝首懼其害自鄭從幽之盟楚不敢窺鄭者十有餘年齊桓霸之力也

莊十六年

齊桓霸八年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齊始霸也前此未有書同盟者至此始書同盟公羊曰同欲也穀梁曰同尊周也止齊曰舉天下而聽於一邦也春秋諸侯紛爭至此始合一生民之幸孔子稱其功者也說者乃謂天子巡狩諸侯因同盟於方岳之下今書同盟為備其亦不量春秋之時之苦而忍於毀者矣又或謂書會而不書公會為魯諱也魯遣大夫也魯背盟也按公羊本書公會崔氏張氏謂當從公羊

邾子克卒

杜注曰克儀父名稱子者齊桓請王命為諸侯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鄭既侵宋又不朝齊詹為執政故見執管仲嘗言

叔詹為政鄭之良也諸儒皆謂齊之執詹非霸討

也然公穀皆曰詹鄭之佞人也穀又曰以其逃來

而志之也按下文詹自齊逃魯則公穀之說有證

夏齊人殲于遂

左氏曰齊滅遂而成之遂因氏領氏王婁氏須遂

氏饗齊成醉而殺之張氏曰聖人伸遂人以死復

華卒

齊桓公八年

齊桓公八年

卷之二

讎之志而著桓公不仁至於自殲其衆也殲盡也

公羊作讎

秋鄭詹自齊逃來

木訥曰詹不逃歸鄭而逃來則知其為鄭之罪人

也審矣惡於鄭執於齊逃而奔魯而魯受之任氏

謂魯不當受何休謂魯信其言取齊淫女丹楹刻

楠卒為後患然未見所據

冬多麋

麋鹿之大者定曰麋魯常有但以多為異耳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泰山孫氏曰不言朔不言日日朔俱失之也

夏公追戎于濟西

杜氏注戎來侵魯公逐之於濟水之西岷隱曰自是而後魯伐戎終不能為魯患豺狼之性畏威則遁豈盟誓奇結哉

秋有螽蟴

左氏曰為災也張氏曰螽名短狐含沙以射水中人影中輒病或至死江淮以南水濱有之魯所無也愚意此其所以書有也

冬十月

十八年 齊相霸九年

書以備四時之終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

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鄆音

媵送女也鄆衛地也以魯女媵陳侯之婦也經出

竟遭齊宋謀伐魯遂便宜而與為盟然二國有謀

非媵臣所能釋故書媵為遂事起也書遂事又為

今冬齊宋陳伐我起也于鄆頗難曉伊川曰鄆之

巨室嫁女於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未知然否

夫人姜氏如莒

杜氏注非父母國而往書姜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部

襄陵許氏曰公之事齊後於諸侯又受鄆魯未討齊宋在鄆將以陳人伐我而結知之故權國重而與之盟示先下之以禮齊宋以公子之盟未足以結成也故卒來伐而取服焉愚按此說寬平而近事情諸家多謂齊宋怒結抗君而來伐若止怒結之抗不受其預盟足矣伐我者必其素謀爾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姜氏至是亦老矣連年如莒何甚也

夏齊大災

二十九年 齊桓公二年

天火曰災天災者示朝既庫其盛之辭也公羊注以爲疫

秋七月冬齊人伐我

襄陵許氏曰我曰春秋之物即見荆乃後起故攘中國之患宜莫先為齊桓既霸七年諸侯略定自是始伐我愚謂荆大我小量力亦當自戒始也張氏又曰我在徐州之域最近齊魯故先治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鄭夾深曰厲公也立四年奔而昭公忽入立立二年遇弒而子亶立立一年齊人殺之而子儀立立

十四年傳瑕殺之而納厲公厲公復入七年卒而  
文公捷立張氏曰突鄭莊公之孽子莊公既卒即  
奪忽之位而篡之中間雖爲祭仲所逐旋入于櫟  
卒取鄭國春秋不復書忽禮儀之在位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文姜之惡極矣春秋終始以夫人之禮書之然則  
孰謂春秋奪人之爵或至貶及天王哉亦實書其  
事而善惡自見耳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八月乃葬緩也

二十二年

齊桓公七年

春秋非毀之爵

非以書葬爲毀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崔氏曰書稱眚災肆赦又稱宥過無大則肆大眚  
之義可知矣岷隱曰春秋二百四十年獨莊公書  
肆大眚蓋春秋予之木訥曰罪有過有故過者當  
宥十二公獨此一書則他公未嘗宥過而過與故  
盡殺之莊公鞠其過者而肆之也是亦春秋美事  
聖人安得而不書夾漈曰眚災也天眚者大災也  
凶荒札瘥之謂乃釋繫囚存長幼恤貧窮使之復  
其居不常令也春秋肆大眚者一而已柰何欲治  
之君而屢赦愚謂夾漈之說是也肆大眚也非大

肆書也凡謂公大奸巨惡俱赦之而廢天討有誤矣  
齊公羊作省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書文姜之葬如此然則孰謂不書葬者為貶哉常  
山劉氏曰婦人從夫者也不尸善名不當別謚如  
宋共姜者為得禮如文姜私謚也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

何休曰書者殺其君之子重也禦公殺皆作御

夏五月

春秋未有以五月首時者先儒以為下脫文或五

二十二年

齊桓公七年

字誤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篈盟于防父公如齊納幣

木訥曰盟于防謀昏也父仇不報母喪未除而求  
昏於齊非孝也納采不以大夫而歸行非禮也張  
氏曰莊公生至是三十六年制於文姜必齊女而  
後娶至於失時今喪未畢即納幣求昏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如齊納幣而歸也

祭叔來聘

岷隱曰祭叔畿內之大夫也親來聘魯祭叔之私

交也非有王命故不稱使

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

張氏謂齊自襄公二十四年因社蒐軍使客觀之故今公往觀之伊川曰昏議尚疑故以觀社為名再往請議穀梁以為尸女淫尸主也主為女往爾愚意公欲永昏每事媚齊而親之也

荆人來聘

荆人春秋三以兵加中國今來聘稱人說者以為進之也木訥曰說者以為進之聖人豈樂其僭聘問之禮哉憂之益甚也若直書荆來聘則若舉國

卷二十三年

齊桓公十五年

皆來於文不順故書人字以成文耳不然二十八年荆伐鄭何以復書荆僖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書人亦豈進之而書人耶是年楚成王即位

公及齊侯還于穀蕭叔朝公

張氏曰魯昏姻而齊難之數為之會然後與之蓋遇者禮之簡公亦自知數會之煩擾而簡其禮以遇于穀亦為姻好也木訥曰莊公既求昏於齊則六禮之行有大夫存焉而公皆親之往返如織非禮其矣蕭叔附庸因公在穀而逆朝之蓋亦失禮之招也

秋丹桓宮禮

禮柱也穀梁曰天子諸侯黜聖丹楹非禮也或曰將以誇示齊女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莊公立三十一年卒而僖公赤立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郕

伊川謂要姻好也張氏謂至此又盟以結其信而後許之也此禮謂莊之姐齊不遺餘力一年之間親如齊者再過齊者一盟齊者一其切於昏姻之好若此

莊二十二年 春秋補遺十五年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楹

楹榑也諸侯之楹鄒之榑之刻楹非禮也義與丹

楹同

葬曹莊公

五月而葬

夏公如齊逆女

張氏曰諸侯無越竟逆女之禮

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

覲用幣

夫人姜氏也安定曰婦人從夫者也公親迎于齊

夫人不從公而卒失婦道也。大夫宗婦者同宗大夫之婦，非謂大夫與宗婦也。覲者見夫人也。用幣者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今婦人而用男子之贄，莊公以誇侈失禮也。岷隱曰：莊公生於威六年，至是年三十有七矣。求昏於齊，如恐失之，親如齊納幣，再歲而後逆。親如齊，逆女既歸而後至，又使其大夫之妻執幣，魯以行私覲之禮，違越禮制，以為媚悅，無所不至。甚矣莊公之庸繆也。向也威公娶于齊，致文姜之淫亂，威公不免其身，今也莊公娶于齊，致哀姜之逆亂，魯又幾亡其國。春秋備書于冊，

莊二十四年

齊桓公六年

辭煩而不殺為萬世戒也

大水

岷隱曰：莊公即位三十餘年，書大水者三。於羣公為最甚，天必陰氣之盛也。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杜注：羈，曹世子也。赤，曹僖公也。羈之立踰年矣。戎人侵曹，羈倉卒無備懼而出奔，赤遂以歸于曹。故說者以為戎納曹。

郭公

杜注：闕誤也。岷隱謂說者以為郭亡有二證。齊桓

公嘗問管仲郭何故亡一也春秋嘗書梁亡此正其類二也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女音

左氏曰始結陳好也注曰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舊有好故女叔來聘冬季友報聘女叔陳卿女氏叔字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惠公也立三年為二公子逐之而立黔牟黔牟立八年諸侯納惠公公復立二十年卒明年懿公赤立

莊三十五年

齊桓霸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岷隱曰日食奏鼓以充陽也用牲于社則非禮矣

崔氏曰社隱也而用牲焉是求於陰非勝陰之道矣張氏曰社公於充陽之本藐然矣雖鼓何益乎

安定曰日食二十六書鼓用幣者三

伯姬歸于杞

伯姬莊公女也集注曰若時君之女則加子字以別之此桓公未歲所生女公之姊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傳曰非禮也凡天災有弊無牲非日月之實不鼓

木訥曰古者救日月無救水之禮張氏曰大水九  
此特書鼓用牲

冬公子友如陳

季友莊公母弟如陳報女叔之聘也內大夫出聘  
自友始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

襄陵許氏曰隱相以來世有戎盟至於莊公戎始  
變渝是以有濟西之役於此伐戎義已勝矣木訥  
趙氏曰戎為魯患舊矣今日之兵實為曹伐之  
何以知其然前年冬也

曹曹羈出奔陳及陳女

二十六年

齊桓公

叔來聘言必有及於羈也故冬公子友如陳報聘  
而春遂伐戎為曹可知矣愚按許正說也趙雖臆  
度然以經之次第考之勢或然也

曹殺其大夫

岷隱曰曹自莊公既沒羈出而亦歸曹之大夫必  
有不與亦同心者故至是而殺之孫泰山曰不書  
名氏者脫之木訥曰公纔至自伐戎而曹遂殺其  
大夫是魯為曹伐戎戎有辭於曹曹殺其大夫以  
悅戎也愚謂果如其說是魯為曹羈伐戎曹大夫  
之不與亦者預聞其謀故亦殺之耳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胡氏曰伯禽嘗征徐戎徐為魯患舊矣是年春公伐戎秋又伐徐必徐與戎表裏為魯患也未訥曰徐偃王偕稱王穆王滅之別封其系以祀伯紫其地今之臨淮是也蓋介於魯宋之間為二國患故今宋主兵而公會之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記灾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洮地名

岷隱曰夫人會諸侯古無其事也文姜數會齊侯

二十八年

齊桓公十八年

不以為異杞伯姬踵而行之莊公亦安而受之先儒謂伯姬莊公女恐非也崔氏曰伯姬公之姊妹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左氏曰陳鄭服也注曰陳亂而齊納敬仲鄭文公又獲成于楚二國皆貳於齊今始服也未訥曰同盟于幽至是十年矣威公懼諸侯久不合則離於是復講同盟之禮焉然前日同盟者九國今四國不至用是知諸侯不可不屢合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仲陳大夫也季友越國而送外大夫葬非禮也

胡氏以為私行

冬杞伯姬來

孫氏曰歸寧常事不書此直曰來無事而來也胡氏曰春會于泚矣冬又來故知其不當來也劉氏曰伯姬之來已取非禮也

莒慶來逆叔姬

慶莒大夫也劉氏曰莒慶非有君命叔姬非適諸侯范甯曰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

杞伯來朝

張氏曰杞侯也國小力弱降爵自儉於小國自侯

莊二十七年 齊桓九年

齊桓九年

九合之三

而伯自伯而子蓋浸以微弱也

公會齊侯于城濮

岷隱曰城濮衛地也幽之盟衛侯不至會于城濮謀伐衛也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幽之盟衛不至故伐之衛人不服罪故戰力不敵故敗

夏四月丁未邾子貜卒

瑱者邾子克之子也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按左傳楚令尹子元因文王夫人之言無故以六  
百乘伐鄭鄭示以間暇諸侯救鄭楚師夜遁書救  
者善之也楚與中國爭鄭自此始

冬築郟

郟魯下邑築者新創大曰城小曰築郟公穀作微  
大無麥禾

說者皆謂麥熟於夏禾熟於秋而書無於冬者歲  
抄計食不足方書蓋以麥禾為二物而曲加之辭  
耳麥者稻梁之助若果二物並書不應麥先於禾

莊二十八年

齊桓公五年

會城濮

楚與中國爭鄭之始

也若麥與禾並無當曰年饑不應舉二物而書也  
竊意麥禾猶麥苗麥苗者麥之苗則麥禾者即麥  
之禾也麥種於秋故無麥書於秋麥成於冬故無  
麥禾書於冬耳

臧孫辰告糴于齊

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也左氏謂饑而告糴禮也  
公羊謂不稱使私行也穀梁謂責其無九年之蓄  
則不量時之高論也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廐

延廐馬閑也穀梁以為法廐木訥以為古無此名

也木訥謂或以延為廣然既曰新之又曰廣之非  
文也或曰天子既未知果然否豈延者固屬既之  
名耶新者有故而新之也說者多謂用民力於麥  
禾大無之後故書之恐亦因經文而意之爾

夏鄭人侵許

許氏曰許以近楚自齊之霸未會諸侯故鄭侵之  
蓋自是後許從中國矣木訥曰許介楚鄭之間鄭  
逼於楚每以許為藩蔽鄭不達權虐許不已許一  
入楚則楚之入鄭如襲無人之墟矣今楚方仇鄭  
而鄭侵許其後八年之間楚伐鄭者三失許援也

二十九年

齊桓公五年

秋有蜚

扶味反

劉氏曰蜚狀若牛而白首一目而蛇尾行水則竭  
行草則死見則國大疫公羊注曰臭惡之虫南越  
盛暑所生非中國之所有書有者記異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蘇氏曰紀雖城而叔姬守義於鄆故穀梁之紀賢而  
錫其卒葬

城諸及防

諸防皆魯邑及者先諸後防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次于成秋七月齊人降鄆

章

辨疑趙子曰魯蓋欲會齊圍鄭至成待命聞鄭已  
降故不行然疑事無質但當存而勿解岷隱曰穀  
梁謂欲救鄭而不能夫魯之事齊不遺餘力齊欲  
降鄭魯欲效其力者安敢言救不然次師為齊聲  
援爾次公穀並作師次鄭小國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以賢錄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孫氏曰救日食鼓禮也用牲非禮也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齊人伐山戎

莊三年

齊桓公五年

伐山戎

濟水名也歷齊魯界在魯東為魯  
濟蓋魯地也遇于魯濟左氏謂謀山戎也以其病  
燕故也未訥曰山戎去中國遠在舜之營州古孤  
竹國之地東距遼北距燕夾滌曰北燕之不通於  
上國山戎蔽之也桓公為之伐而燕始遠許氏曰  
齊桓伐郟伐鄭伐徐皆以宋主兵先與公會濮  
而後伐衛又與公遇于魯濟而後伐山戎其用兵  
資武於宋桓而取策於魯莊其治國一則仲父二  
則仲父遂能力正天下澤濟生民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何氏注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登高遠望人情所樂動而無益於民者雖樂弗爲劉氏傳去國而築臺是樂而已矣

夏四月薛伯卒

張氏曰薛始稱伯降班以告終也

築臺于薛

杜氏注薛魯地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公羊曰威我也岷隱曰非威我也魯濟之謀莊公與焉捷獲而過我因歸功於魯云爾敵愾獻功諸

莊三年 齊桓霸三年

侯事天子之禮也齊與魯皆失之

秋築臺于秦

孫氏曰一歲而三築臺妨農莫甚焉謂荒於政而惟寧遊觀矣

冬不雨

崔氏曰志災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范甯曰小穀魯地春秋發微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孫泰山之說同胡氏曰孫魯人也考此詳矣惟左氏以爲齊地魯爲管仲而城之杜預指爲穀城

木訥辨之曰昭十一年楚申無宇言齊威公城穀而管仲故左氏因莊公偶有城小穀之事而附之然此城小穀安得改爲穀城且魯何與於管仲而爲管仲城邑耶孫氏曰去年三築臺矣不雨今春又城小穀有饑而輕用民力此其所以書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左氏曰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於齊侯故遇于梁丘張氏謂齊侯不以霸自居以梁丘近宋而先之也木訥曰春秋之世諸侯強大者齊晉宋也晉怙其強終齊威之霸未嘗一

昭十一年

齊桓公五年

齊宋遇于梁丘

同其會盟宋於晉亞也故蘇公賴宋爲多此杏之會宋人一叛則諸侯首鼠齊兵再伐而後得之既得之則再會于鄆以堅其心又爲之伐鄭以悅其意自非大盟會大征伐齊不敢先之必推之以爲主所以爲諸侯之倡而就霸功也幽之再盟於是又五年矣齊侯懼諸侯之難故遠遇宋公於梁丘梁丘宋地去齊八百里齊侯不遠八百里而遇之者蓋求宋以下諸侯之從違宋無貳心則不必會諸侯也梁丘在魯高平昌邑穀梁傳以爲在曹邾之間此以爲宋地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牙慶父同母弟僖叔也公疾問後於牙對曰慶父  
林問季友對曰以死奉般季友莊公同母弟而般  
莊公子也於是季友以君命使鍼季酖牙曰飲此  
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而卒立其後  
為叔孫氏張氏曰叔牙黨慶父而萌篡弒之心故  
季友正其罪以君命討而誅之又以親親之義不  
彰其惡唐陸氏謂恩義俱立權而得中故夫子書  
其自卒示無譏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莊二十二年 齊桓公薨于四年

穀梁曰正也

冬十月己未季般卒

殺音

般莊公子季友所奉而立者慶父初欲篡之不果  
般嘗鞭圍人犖故慶父使犖賊般季友奔陳立閔  
公般見殺而書卒說者以為諱也已未公穀作紀  
公子慶父如齊

慶父自莊公即位已專兵柄今弒般而如齊杜注  
以為求援諸儒以為公然而行無敢討之也後再  
入又弒閔公

狄伐邢



狄托狄邢周公之胤許氏曰春秋戎先見荆次之狄又次之而荆暴於戎狄又暴於荆當惠王世戎狄荆楚交伐諸夏使無齊相攘服定之宜復有中國哉

閔公

名啓方莊公之子母叔姜謚法在國遭難曰

閔

元年春王正月

左氏曰不書即位亂故也蓋莊公卒子般弑閔公生方八年弑君之慶父立之岷隱亦謂魯國有亂

閔公元年

齊桓朝十五年

閔公尚幼不行即位之禮故春秋不書即位

齊人救邢

據傳管仲言於威公謂戎狄不可縱諸夏不可棄燕安不可懷援詩簡書之義請救邢故先儒謂書救者善之而張氏謂孔子以民免左杜之功歸管仲蓋救諸夏攘夷狄皆仲發之也先師謂威公重於治楚若狄患止於河北不過應之未嘗動大衆此管仲所以請之而後救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張曰國亂子弑嗣君幼弱十一月乃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來歸

左氏謂落姑之盟請復季子故季子來歸季子者公子友之字慶父弑般而季子出奔陳閔公初立國家多難以季子忠賢故請霸主而復之木訥謂慶父歸自燕而立閔公故奉閔公以盟齊侯結齊好閔公纔八歲安知季子之賢忠而能出盟齊侯以復之且慶父逆賊豈肯復季子之賢蓋主少國疑季子自來歸季子歸而慶父弑君以逃矣左氏但見落姑之盟與季子來歸文相連蓋以為慶父請之歸非也落公穀作洛

閔元年

齊桓公五年

冬齊仲孫來

傳所謂仲孫湫來省難歸告威公魯猶秉周禮而使親之者也其來名曰省難實則覘魯故但曰來按公穀皆指仲孫為慶父按慶父後為孟孫而此乃仲孫慶父之子未應言孫慶父魯公子不應繫之齊然諸儒亦多從其說莫曉也小反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陽小國齊逼而遷之使近於國為附庸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社公

天子禘諸侯祫魯僭天子禮故禘夾祭謂禘者三

年喪畢初見新廟之主于太祖之廟今喪未畢而  
禘又禘不于祖廟而于莊公皆非禮也杜氏謂致  
新主遷遠主至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安定云  
審諦

秋八月辛丑公薨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  
莒

左傳載公之傳奪卜斷田公不禁慶父使斷賊公  
于武闈今書薨者劉氏謂史策諱之仲尼因之也  
左傳載慶父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慶父之弑閔  
公哀姜與知之故哀姜孫于邾而慶父奔莒岷隱

齊桓公六年

謂閔公書薨而斷以夫人之孫慶父之奔則罪之  
在哀姜慶父昭昭矣  
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者齊大夫高後也魯比三君死曠年無君威  
公使高子將高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諸儒多謂  
威公使來謀魯高子至而後結盟以歸美高子  
十有二月狄人入衛

衛懿公好鶴而棄其民狄人滅之止書入者齊威  
救之而衛復興也

鄭棄其師

文公惡高克使陳師河上而散先儒謂書棄其師者聖人特筆

莊公不能防閑其母播其惡於衆又忘父事讎求昏於齊致哀姜通于慶父叔牙公沒而謀篡弑二出穢焉雖賴季友柄國再安而慶父之後爲孟孫叔牙之後爲叔孫季友之後爲季孫三桓擅政祿去公室魯之衰自莊公始矣閔公生八歲而慶父立之立二年而慶父弑之使內無季友外無仲孫湫言於齊魯且爲慶父所篡閔公蓋可閔而未有是非之可議也

卷八終

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九

讀春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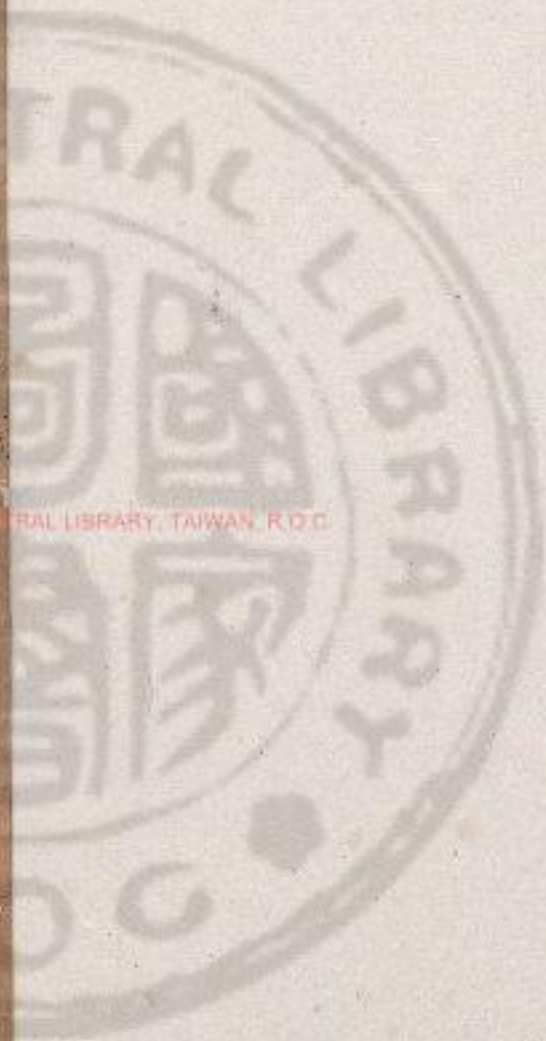
僖公

名申莊公子母成風閔公之庶兄謚法小心  
忌畏曰僖

元年春王正月

岷隱曰不書即位者魯方有亂僖公入自外不行  
即位禮愚按此本左氏說諸家近多異說岷隱平  
心觀理始復其舊爾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薛北救邢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左氏曰諸侯救邢邢潰出奔師師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遷之夷儀而城之救患禮也張氏曰次于聶北者屯兵便利以城邢而懼狄相公用兵立於持重崔氏曰古之用兵觀勢而後動次于聶北爲之聲援蓋救邢也威公攘夷狄而安中國卒復衛邢傳言次非救似誤矣愚按經曰救邢說者安得他爲之辭夷儀公羊作陳儀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姜氏齊威之女在魯淫逆殺二子幾亡國故威公

二年

齊桓公薨于年

城邢

召而縊殺之于夷以其尸歸魯

楚人伐鄭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

楚伐鄭傳請鄭即燕故也會于榿傳謂齊謀救鄭也楚荆也今始稱楚者先儒謂楚至成王令尹子文得政國益強改稱楚以交于中國從其自稱非春秋改之也謀救鄭而先會諸侯者先儒謂楚方強威公重於抗楚而謀之審也木訥曰鄭今在會何救之有蓋謀伐楚也楚成仇鄭至再不可不伐齊威以近諸侯雖從而江黃未至謀有未周則楚

未可伐故明年先城楚丘岷隱謂三年後方有次  
陘之師檀公羊作打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傳謂姜氏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魯怒其以姜氏  
與齊故敗之于偃木訥曰非也齊欲姜氏邾能抗  
而不與乎此雖魯有所不敢尚何責邾藉令責之  
何不責之未會檀之前而乃責之於既會檀之後  
蓋邾本附庸於魯不敢外交諸侯雖邾子瑣受王  
命其幽之再盟亦不敢與蓋猶附於魯也今檀之  
會邾人始預其列故八月同會而九月伐之責其

九年

齊桓霸于元年 會檀謂伐齊 九合之三

從齊而不復附魯爾愚按世遠莫知其詳此說雖  
異而頗近理姑錄之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挐鄆力反

挐女孟及  
女加

慶父弑逆而奔莒莒人逐之慶父縊于汶上莒人  
以為得賊而求賂於魯魯弗與邾師來伐公子友  
敗之于鄆獲莒挐之弟挐木訥曰鄆魯地也兵端  
在莒公子友敗之正也非詐也特未陳而敗之耳  
鄆公羊作黎穀梁作麗

十有二月丁巳夫入氏之喪至自齊

齊殺之魯請之也不書姜闞文也木訥云

二年春正月城楚丘

楚丘衛邑初滅衛諸侯城之將以遷衛張氏謂齊威分役而魯往城之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懿姜

春秋書哀姜終之以禮如此則上文姜氏偶闕姜字而指以爲貶者亦過矣

虞師晉師滅下陽

晉欲取虞虢先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受其賂而導之以伐下陽虞虢之塞邑而晉師所入之路也下

陽滅則虢亡而虞隨之矣虞受晉賂故先虞師下

陽公穀作夏陽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江黃近於楚楚與國也齊威將伐楚故先遠交以孤楚之勢木訥曰威公之謀可謂遠矣北杏之會至是二十有四年諸侯已無二心伐楚何患不克必待江黃之來而謀始定蓋師出萬全霸王之舉不勝則禍及於天下故不可不謹也江黃之心服而伐楚之事成矣貫公羊作貫澤

冬十月不雨



記異也。夾滌於明年春夏不雨注之曰：前冬十月不雨，不應書，其書爲此始也。

楚人侵鄭

張氏曰：莊三十二年，楚成王殺子元，用子文子文毀家紓國，兵勢浸強，故比年侵伐鄭。若非齊威兩年間專以圖楚爲事，必未能制之於召陵而執宋公盟諸侯之事，亦不在僖公十九年之後矣。

三年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自穀梁謂因僖公閔雨而書，諸儒遂多以爲公能憂民之憂。

僖公

徐人取舒

崔氏曰：舒蓋楚屬邑，徐人恃齊而取之，其後楚亟伐徐，先師謂威一倡，霸徐亦取舒以叛楚，使齊有以保全之，遠近懷服，楚何能爲？惜乎魯林一不救。

六月雨

杜氏注：示旱不竟，夏爲謂該上文春正月夏四月不雨一語而盡之矣。自穀梁謂因僖公喜雨而書，諸儒遂多以公爲能樂民之樂，或者因詩頌僖公謂僖公爲賢而然也。然詩特頌禱之辭，初無其實。於春秋則未嘗見其賢也。竊意雨不雨，關民命，故

因其實而書六月之雨足以救四月之不雨耳  
豈爲僖公而書哉四月不雨六月雨爲雨不竟夏  
是四月六月皆夏正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張氏曰去年盟江黃定其交矣今歲再會申伐楚  
之約也

冬公子友如齊治盟

木訥曰聽伐楚之期也

楚人伐鄭

自僖元年至今楚兵三加於鄭矣鄭伯欲成孔戣

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音刑

岷隱曰齊威圖伯二十餘年至是始有事於楚猶  
未敢聲言伐之也以侵蔡召諸侯借侵蔡以出楚

不意此威公之謀也木訥曰蔡自莊十四年荆入  
蔡蔡哀侯折而事楚已揚世不通中國今二十有

四年矣蔡已入楚則次及于薊蔡鄭當楚之衝華  
夷之門戶也故齊侯不得蔡無以及楚侵蔡伐楚

勢當然矣諸侯之兵安能飛越蔡城而伐楚哉公

娶蔡姬公怒歸之未絕也而蔡嫁之說者遂謂齊侯以私憾加蔡不知蔡以中國陷於楚得蔡而後楚之戶門啓矣嗚呼一問而楚詞雖兵不血刃堂堂之楚攝如鳥鼠而中國不爲左衽者威公之力也孔子稱其一正天下遂以仁許之正陘之師也陘楚地先師亦嘗言威公怒蔡因以爲名爾且蔡不與中國盟會已二十餘年亦罪矣因諸侯之師震而潰之遂事伐楚如破竹然不與楚角力而示之以形勢以全取勝相之功偉矣

夏許男新臣卒

莊四年

齊桓公三十年

伐蔡之理

說者謂病於師歸卒於其國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水詁曰楚知齊兵不可抗於是遣屈完下齊而乞盟焉故來盟于師楚子意也盟于召陵齊侯意也屈完至師而言乞盟齊侯知楚子之服無用戰矣於是退召陵而與之盟禮也嗚呼一鏃不遺而服於張之楚八國之師橐糞而歸威公之績大矣先師亦言來盟于師楚有盟心退盟召陵齊有盟禮從容不迫春秋之盟未有懿於此者

齊人執陳轅濇塗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轅濤塗厲齊師歸自陳有供億也誤之東歸陷沛  
澤中故怒其不忠而執之及江黃伐陳者魯堂齊  
命也轅公穀作表

八月公至自伐楚

木訥曰策動於廟為得其實此因其實而書之然  
則與其他至者名同而實不同矣服楚而歸中國  
同慶也

葬許穆公

即新臣也穆公羊作穆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

元年

齊桓公三年 伐楚陸渚盟于召陵

入曹人侵陳

張氏曰再侵者陳近於楚伐而未得其成則陳必  
不服故侵以列國之師待其服而後已茲公羊作  
慈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晉獻公嬖驪姬欲立其子奚齊驪姬讚申生而殺  
之其後奚齊亦見殺晉亂者二十年故穀梁謂斥  
其殺者惡晉侯董仲舒謂為人父而蒙首惡之名

杞伯姬來朝其子

相朝諸侯禮也將杞伯在而杞伯姬乃攜其幼弱

齊桓公三年

齊桓公三年

以來朝魯岷隱謂伯姬庸視其夫越禮違制會莊公於泚朝其子於僨失為婦之道矣

夏公孫茲如年

左氏謂娶於年水訥謂茲公子牙之子年微國茲前年伐陳已專兵會如年疑私交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周惠王愛其子叔帶將易其世子鄭故齊侯合八國之君會王世子以擊天下之望又諸侯自盟而王世子與以表其尊不動辭色而世子之位以定

據五年

平公六年

齊桓公二十一年

盟首世安周世子

九合之五

其後世子立是為襄王而雒邑之鼎恃以不移威之力也時惠王欲易世子故不悅威公此舉使周公謂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志在從楚而喜於王命故逃歸不盟張氏曰威公之舉天下之公義也惠王之命一人之私心也逃者匹夫之事也鄭伯徇私違衆行同匹夫故書逃歸不盟木訥曰世子之位已定鄭固無闕輕重然威公二十餘年輯寧中國僅能服楚於召陵鄭伯一逃楚即滅弦鄭文豈特威公之罪人天下之罪人也及諸侯討治之至九年王入齊侯等會

于洮鄭伯乃乞盟春秋於其叛書逃於其來書乞  
賤之極矣先師嘗言首止之盟齊侯從義不從令  
也逃歸鄭伯從令不從義也此殆要語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左氏曰於是江黃道栢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  
恃之而不事楚又不修備故亡張氏曰弦黃同壤  
而黃受弦子之奔楚之滅黃亦自此始矣木訥曰  
楚滅弦自鄭伯逃盟始鄭不逃楚未敢窺中國楚  
之貪婪在所不治而鄭文深可誅也愚按諸家多  
罪齊不救弦然齊蒙北海楚在南海齊積二十年

楚五年

齊桓公二十一年

楚

之力僅能盟楚于召陵弦近楚滅之旦夕耳豈  
齊救之所能及而楚豈易伐哉書生以口代兵言  
之易易耳使爲齊威而處此未必不重禍生民一  
敗塗地也夫弦非黃比也弦誤黃受伐歷三時而  
不救此則齊之罪爾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書災

冬晉人執虞公

虞公貪賂同晉滅虢晉師還館於虞襲滅之岷隱曰  
虞公貪賂自取滅亡書執如執一夫然言其易也

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  
鄭圍新城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冬公至自伐鄭  
齊以諸侯伐鄭討其逃首止之盟也伐而不服故圍  
新城以待其服楚欲救鄭故圍許以攻其所必救  
諸侯即釋鄭以救許而楚退先儒謂抑暴救患此  
齊威之義也伐鄭遂救許而獨善公至自伐鄭者  
伐鄭其本謀也左氏載許男面縛降楚木訥曰許  
不旋踵與泚之會豈有服楚之理愚聞先師王宗  
諭貫道曰遂救許則許圍解安得面縛見楚之事  
哉左史楚人辭多右楚失之誣爾愚按左氏傳秋

六年

齊桓公二十二年

伐鄭救許

救許而楚子已還至冬而乃面縛見楚夫面縛者  
圍急而出降之事也安得圍解數月之後無故而  
行此左氏雖欲誣而其言無益恐讀者亦不信也  
七年春齊人伐鄭

以其逃首止之盟管伐之而猶未服也木訥曰鄭  
不服則諸侯之心搖首止之盟寒而楚人亦有以  
議中國也故急於服鄭

夏小邾子來朝

即邾犁來也齊威請於王命為小邾子故來朝  
鄭殺其大夫申侯

申侯本自楚來鄭故導鄭背齊從楚鄭將復歸齊故殺申侯以悅齊左氏謂陳濟塗怨申侯反已於齊諸而殺之木訥謂若然則申伯蓋忠於齊者殺之是怒齊也何名爲悅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欵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甯母之盟謀鄭也鄭先以世子聽命以卜齊之意世子乃反欲背鄭管仲以其不義勸齊拒之明年齊爲之請王入而講泚之盟木訥曰齊之於鄭期於服之而已

魯七年

齊桓公霸于三年

盟于甯母

卷之六

魯伯班卒

昭公也立九年卒班公穀作般

公子友如齊

木訥曰僖三年公子友如齊聘聽伐楚之期而施盟焉其後凡三年公不朝則季友聘終齊威之世不怠也惟六年伐鄭自春徂冬不暇朝聘故七年公子友如齊自是十年公如齊十三年公子友如齊十五年公如齊十六年公子友卒十七年而齊威即世當齊之霸公與公子友同心事齊五年一聘之節未嘗廢愚謂木訥之考訂詳矣然事霸王



而不事王公與大夫更迭皆春秋之習而魯不能自拔也

冬葬曹昭公

七月卒冬而葬時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北他

此所謂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者也左氏謂盟于洮謀王室也惠王崩襄王立慮叔帶不敢發喪而告於齊也然按經今年十二月丁未方書天王崩會洮乃在今年之正月於謀王室之說不合左

八年

齊桓公霸三十四年

盟于洮鄭伯乞盟

九合之七

氏則謂王崩在去年冬閏月至今年十二月方發喪而告未知然否恐秘喪不發難於經年而叔帶乃襄王親弟非外國遠人亦難以秘喪為欺既葉石林曰鄭殺申侯以謝首止之洮則服罪矣然審母之盟以世子來而鄭伯不至則諸侯猶未信也故洮之役以王人會而鄭伯始乞盟木訥曰審母及洮兩合諸侯皆為鄭也鄭塞華夷之衝其地虎牢蓋天下之險武姜為大叔請制制即虎牢在漢為成臯在今為汜水天下之形勢繫焉楚得之則倚以抗中國中國得之則恃以扞楚鄭即楚則虎

牢在楚故必得鄭然後收天下之險其後十有五  
年鄭不叛而楚不窺中國者虎牢之險在中夏也  
愚聞之先師請前所圖鄭新城即齊賜申侯之虎  
牢

夏狄伐晉

襄陵許氏曰晉持強不與齊合是以狄得侮之木  
訥趙氏曰狄之爲諸侯患久矣前日狄伐邢齊救  
而城之狄入衛齊徙而封之今狄伐晉齊威如不  
聞蓋自齊之霸晉盛三世未嘗一窺齊侯之壇坫  
齊不伐晉幸也何狄之問

漢年

齊桓公霸于葵

虎牢之險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左氏謂致哀姜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  
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蓋僖公以姜氏之惡  
不敢致其主於廟遲遲八年大舉禘祭從而致焉  
本朝胡氏孫氏劉氏張氏崔氏皆祖董仲舒劉向  
之言以夫人爲成風而致夫人者立妾之辭也蓋  
成風僖公之母莊公之妾也木訥謂二說皆非也  
十一年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則夫人爲  
姜氏而僖娶于齊審矣夫人者時君之夫人也未  
知孰是然以禘而致恐非夫人廟見之義合從左

氏爲哀姜耳先師亦謂哀姜之惡僖公不敢致其  
主於廟遲之八年大舉禘祭因而致焉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惠王也立二十五年崩而襄王立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說魚呂反  
御音悅

相公也立三十一年卒而襄公茲父立御公穀皆

作禦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  
丘

宰周公者天子之三公宰孔也宋子者桓公未葬

九年

齊桓子五年

會葵丘

九合之六一

而襄公出會禮未葬稱子繼父之義也張氏曰宰  
周公天子之爲政者不殊會之宰禮雖尊非世子  
貴有常尊之比也陳止齊曰桓之曾有天子之事  
三於洮序主人於諸侯之上而同盟焉於葵丘亦  
序周公於諸侯之上而不敢同盟焉盟于首止不  
但不同盟而帥諸侯以會世子桓知節矣春秋是  
以子桓也愚謂此春秋書法之精也先師謂宰孔  
先歸諸侯自盟尊冢宰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說者謂內女許嫁而卒以成人之喪治之所以篤

兄弟之義此僖公女兄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孟子曰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毋易樹子母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養材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毋忘賓旅四命曰仕母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毋專殺大夫五命曰毋曲防毋遏糴毋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近世張氏洽曰一命之詞三綱所繫蓋修身正家之要自此以下尊賢敬臣子庶民柔遠人懷諸侯之意略備

九年

齊桓公二十五年 盟葵丘

故穀梁氏謂陳牲而不歃血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其提綱挈領以正率人蓋春秋之所未有木訥趙氏鵬飛曰襄王即位適丁齊威之方霸威公於是率東諸侯會辛周公于葵丘宣天子五禁以令諸侯是會實爲春秋之冠王室賴之多矣石林葉氏夢得則曰襄王之立非惠王意而惠后猶存襄王未知得終安其位此霸主之所當憂王亦出內臣以臨之無易樹子戒之初命如是而僅終喪猶有子帶之難則齊侯之慮不得不預也武夷胡氏安國亦曰觀孟子所載初命之詞則知桓公

翼戴王室之事信矣。愚按孔子稱威公一正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孟子說諸侯以行王始力。貶齊桓於葵丘之會。猶力稱之如此。則葵丘之會之盛可知。至公羊氏乃謂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左氏亦載晉侯將如會。宰孔言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以止其行。反皆於葵丘之會有疵焉。何耶。蓋盛之極衰之始。而霸者本源非正。吝驕易生。誠亦有如二氏之譏云爾。然叛者九國不見其實。而宰孔之言亦過矣。春秋生民之免左衽。正以桓公伐我。伐楚之功。而宰孔反以爲非齊之不能大。

僖九年

齊桓公二十五年

戢楚人而滅弦。滅黃。力不能討者。正以晉大國之獨不協力也。柰何。晉方欲如會而反止其行。或者襄王雖立而子帶傍觀。宰孔雖身預其會。陰有貳心者耶。然則九國之叛無實。而宰孔之言非公也。

甲子齊侯從諸卒

獻公也。立二十一年卒。而惠公夷吾入立。甲子公羊作甲戌。張氏曰。前已書戊辰。不應甲子在戊辰後。合從公羊。僖公穀皆作說。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晉獻公殺世子申生。遂公子夷吾。重耳而寵驪季。

奚齊使荀息輔之獻公荀息皆非也故獻公卒而里克殺奚齊里克雖不應殺而奚齊不應立里克心在立正故不書弑君而書殺其君之子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左氏曰始朝齊也

狄滅溫溫子奔衛

溫畿內邑司寇蘇忿生之後居之故稱溫子左氏曰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伐之王不救故滅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十年

齊桓公六年

晉獻公卒而晉亂

里克既殺奚齊晉國無君荀息與國人立奚齊之弟卓卓立踰年已為君矣克又殺之故書弑其君高氏閔集注曰殺奚齊不怨則後世忠臣無以行其志弑卓不正其罪則後世亂臣得以肆其姦愚按荀息為獻公傅奚齊與卓而許獻公以死者也公羊嘉其不食言然先儒謂其從君於昏又罪其無益於君而自取勦滅是自經於溝瀆者愚謂驪姬亂其國神人共憤奚齊與卓豈有可輔立之理荀息受其託孤蓋愚人耳既誤其君又累其君之子而又自禍其身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岷隱曰威公既霸諸戎恐懼至是獨與許男伐北戎意者其為許伐乎

晉殺其大夫里克

里克殺奚齊與卓夷吾賂秦竊入而立左氏謂殺里克以說明已非篡也然里克本重耳之傅故穀梁曰里克所為弑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是以殺里克先儒多謂克當獻公廢立之初不能庭爭而中立以及異日之禍此至論也

秋七月冬大雨雪

僖十年

齊桓公三十年

伐北戎

岷隱曰書冬而不書月其為深冬未可知雨雪而至於大其與極矣民物必有凍死者故春秋謹而書之愚謂雨雪常也書者書異也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崔氏曰是里克之黨欲立重耳而以三公之子之徒作亂者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杜氏注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與公俱會齊侯非禮岷隱曰魯桓與夫人姜氏如齊遂有彭生之禍魯之子孫當世為戒今僖公不特借

如齊也又同會齊侯于陽穀此何禮也夫婦失道甚矣張氏曰諸侯會霸主而婦人與焉成公霸業遂衰而僖公怠棄國政亦自此始

秋八月大雩

旱也大雩借也

冬楚人伐黃

黃恃齊不事楚楚伐之齊亦力不能救矣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杜氏注不書朔官失之

夏楚人滅黃

僖十二年

齊桓霸三十七年

○僖十二年

楚滅黃

左氏曰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其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穀梁曰黃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相公不能救故君子闕之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相公不能救故君子闕之也木訥趙氏曰冬伐黃夏始滅黃黃恃齊救也三時而齊救不至黃尚何以存齊之霸業於是乎不克終矣伐楚之謀黃實濟之楚將滅黃而齊不救蓋畏楚尔愚謂威公結黃伐楚不過假以濟事然使管仲尚在必勸其救之今伐而不救無以宗諸侯



一  
悉如仲之言是霸業之成在伐楚之役而霸業之成亦根於伐楚之役也苟濟一時弊固應爾蓋若有遠慮附齊之後亦當修楚貢乃曰焉能害我此固  
有取禍之道然滅而不曰奔必其上下一心以死社稷豈不悲夫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宣公也立四十五年卒而穆公疑立杵公羊作  
上有三年春秋侵衛

紙隱曰自楚丘既滅之後狄人不敢侵衛者十有餘年至是復侵衛其後衛數有狄患齊威於是

魯十三年

齊桓公九年

狄侵衛

能及遠矣許氏曰桓公始衰自楚伐黃不救則狄有以量中國矣木訥曰前年狄滅溫溫子奔衛今狄侵衛以衛納溫子也既滅其國其君通窳尚欲得之以甘心焉狄之橫甚矣

夏四月奔陵宣公

五月而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左氏傳曰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孫覺經解曰王室之事不載於經而明年經書城緣陵則謀杞之說與經合矣木訥趙鵬飛曰鹹之會謀城杞

也說者疑其夏會而明年春始城之謂城緣陵非  
會鹹之諸侯不知預戒事乃所以爲得時也

秋九月大雩

胡安定前年秋八月大雩之解曰春秋書大雩者  
二十有一非秋則冬無有在夏者左氏謂龍見而  
雩過則書之然知其一未知其二九言大者皆僖  
天子之禮

冬公子友如齊

張隱曰自季友來歸之後如齊者三所以親齊也

卷之九

齊桓公十九年

會于鹹 九卷之九

張氏曰陽穀審母及鹹之會凡既會後公子友皆  
如齊蓋伐楚服鄭城緣陵之事皆同之足以見  
友專魯政也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諸侯即會于鹹之諸侯再言諸侯者中隔秋大雩  
及公子友如齊之文也不再叙者前日而後凡也  
緣陵杞邑也左氏載淮夷病杞將遷杞於緣陵以  
避之也木訥謂淮去杞踰千里無病杞之理惟莒  
與杞鄰公羊言徐言齊之當是避莒爾然公羊以  
此罪齊威之專封諸家多從其說○愚竊以爲此

非專封也夫昔未有國今始有國者封也自古及  
今之故國惟興王革命之初取亂侮亡以其故地  
分建親賢如周公之封於魯太公之封於齊始可  
謂之封否則如宣王封母弟于鄭亦一二間見耳  
若邢若衛若杞皆古諸侯皆以王室衰微為夷狄  
所侵而莫之救威公出而率諸侯為之改營他邑  
使避患耳何嘗封邢封衛封杞而以專封為罪也  
哉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過于防使鄆子來朝

左氏以季姬為鄆夫人歸寧而公怒鄆子不朝故

宣二年

齊桓四年

城濮

季姬使之來朝公穀謂季姬先遇鄆子而使之來  
朝以請已按季姬前此未嘗歸鄆明年乃始歸鄆  
左氏之說於經不合西疇崔氏曰後書季姬歸于  
鄆是始嫁之文則此時季姬猶未嫁也乃與鄆子  
遇又終歸之於鄆此何義哉張氏曰季姬不繫國  
是未適人也而與鄆子過于防蓋僖公鍾愛其女  
使自擇配其失父道而不謹於男女之別甚矣岷  
隱戴氏曰季姬驕蹇縱恣欲自擇其對故與鄆子  
遇于防既當其意便來請已而明年歸于鄆不訥  
趙氏曰季姬不繫之國內女之未嫁者也蓋期鄆

子于防而鄆子遇之也使鄆子來朝以請昏于已故明年而季姬歸于鄆如其意也始遇于防而公不制中使鄆子來而公不恥終歸于鄆而公不拒嗚呼淫風流行桑中大車之詩不作於魯而駟與有駟之篇猶以頌僖何哉蓋夫子於魯詩存頌而略風爲魯諱也春秋天下之大法豈容盡諱哉文姜哀姜鄆季姬之事備著於經雖無魯風可也鄆穀梁作繒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沙鹿晉山名晉小偃曰期年將有大變幾亡國木

齊桓四十年

齊桓四十年

訥曰不書國係天下也夾漈曰沙鹿不盡晉地也通衛狄

狄侵鄭

石氏曰滅温侵衛又侵鄭狄強甚矣木訥趙鵬

飛曰赤狄白狄皆在西北今侵衛而至於鄭則

與楚合矣諸儒皆以是罪齊桓是也然馬按地醜

德齊而相侵并勢則然也商周初興嘗一正之隨

復侵并故禹之萬國至周興纒千八百周之千八

百國至春秋纒七十餘其間侵并誰以罪商周之

君哉方春秋之初夷狄交侵諸侯亦紛紛如鬪獸

齊桓公積二十餘年盡心力經營輯睦諸侯盟  
楚伐戎以少殺其侵并之勢年至氣衰鼓舞既倦  
戎狄荆楚之間作亦勢然矣豈皆齊侯之身事而  
責之備也哉嗚呼世亂而賴王者興王迹熄而賴  
霸者興今霸者又衰矣是可重為世道嘆於何乎  
歸罪

冬蔡侯勝卒

穆公也立二十九年卒而莊公甲午立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崔氏曰至是始純用五年一朝之制同於事天子

僖十四年

齊桓四年霸之末

狄侵鄭

之禮矣

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  
徐

左氏曰徐即諸夏也岷隱曰徐前此取舒舒楚屬  
也故楚伐徐按徐遠楚而近齊齊不得不救盟于  
牡丘謀救徐也次于匡畏楚而不敢救也使諸大  
夫往救姑為救徐之名也徐卒為楚所敗公孫敖  
慶父之子

夏五月日有食之

日與胡史皆失之故上書五月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厲楚與國也力不能伐楚而代厲又非攻其所必救

八月螽

災也螽公羊作蠧

九月公至自會

至自會欲救徐不能楚師未退而先返已歷三時矣

季姬歸于鄆

十五年

齊桓四十年霸之末

救徐伐厲

至是而始嫁也不言來逆已成於防之遇也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晦者晦朔之晦夷伯者公子夷伯其字也無駭之祖季氏之陪臣公羊以為季氏之字蓋所信任者也震者雷擊之左氏以為有隱惡

冬宋人伐曹

左氏以為討舊怨蓋莊十四年曹嘗從諸侯伐宋然已易世矣岷隱曰杜丘之盟宋齊皆在伐厲之師宋與齊俱宋襄公不以救徐為念不以盟會為信退而伐曹以尋舊怨待此禽霸不亦難乎薛氏

曰諸侯伐厲而宋人內叛陳止齊曰諸侯相加兵自莊公十九年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宋襄爲之也木訥曰齊威之霸至是三十年諸侯無有擅相侵伐者宋人加兵於曹而諸侯攜貳威不能制矣愚謂此宋襄公已有逾霸之心也然欲繼霸而首壞齊威之所以伯者伐諸夏而恣楚之橫此其所爲楚執

楚人敗徐于婁林

諸侯救之不能而徐終爲楚所敗左氏曰牡丘之盟爲無益伐厲之師爲徒往矣

舊十五年

齊桓甲午年繫系

宋襄首叛退伐晉

楚威於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左氏載晉侯之於秦也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不報秦故伐晉晉不知遜乃逆而請戰一戰而敗是以見獲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鷓退飛過宋都

木訥曰異在石隕鷓退五與六先後之辭史之舊文聖人無損益焉高郵孫氏曰書是月者別非戊申同日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季友立僖生而賜氏至其孫曰季孫行父行父之後世以季爲氏至意如而出昭立定專擅魯國而有其二其強蓋原於季友

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

高郵孫氏曰春秋內女適諸侯者書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高氏閻曰公子牙之孫叔孫戴伯也茲公羊作茲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左氏曰謀鄆且東略也將城鄆役病不果而還所

襄十六年

齊桓四十二年謂之宋會于淮會終此秦獲晉侯石

云謀鄆者岷隱曰鄆未嘗與會盟且未聞有他難獨以魯昏姻之故至勞諸侯其會亦不足觀已齊威衣裳兵車之會蓋終於此所謂東略者木訥曰淮夷今臨淮也東鄰魯西逼宋與徐有疆場之交前日徐爲楚所敗齊救不及齊懼淮夷誘徐爲魯宋之患故爲兵車之會合諸侯以觀兵於淮亦未嘗有伐功然則此齊威垂末之舉事已可憐僖公不過嘗預會而魯人至借以頌僖公何哉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

英氏臯陶之後楚與國也齊與徐伐之左氏謂楚



前年敗徐而報之英氏也。崔氏曰：敗徐豈英氏有力乎？滅項不書誰之師？左氏以為魯，公穀以為齊，胡安定以為上言齊人徐人伐英氏，下言滅項齊徐可知。蓋謂既伐英氏，因師以滅項。春秋承上文而書之也。木訥亦謂項亦楚屬，伐英氏不免移兵滅項。二說未知孰是。按春秋不稱國者多魯之事也。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自會。

夫人聲姜齊桓女也。左氏謂齊以滅項故止公聲姜會齊，公得反國，岷隱謂去冬會淮，今年夏始滅。

傳十七年

齊桓公二十五年春秋之末

項會淮之後，公曷為留齊必有以也。經年於外國，事廢矣。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木訥趙氏曰：齊威五霸之盛，其初會北杏以求諸侯，諸侯未和，伐宋而為鄆之會，伐鄭而為幽之盟，諸侯無二矣。而後伐戎，伐徐，徐戎率服，則救鄭以示威於南，伐山戎以示威於北，定魯之難，救邢之危，衛滅而齊還之，杞滅而齊城之內之諸侯一德，事齊可以南征楚也。則會江黃以擗楚之後，取舒庸以折楚之臂，然後興次陘之師，成召陵之功，則

攘夷狄之功成矣外雖定而王室未寧於是爲首  
止之會定世子之位以示諸侯尊王之心襄王踐  
阼又爲之合葵丘之會率諸侯以聽於冢宰興曠  
世不行之大禮以令天下而王室亦定矣內扣諸  
侯外攘強楚上定王室威公蓋以三王之功不我  
過也則怠心生狄滅溫齊不問楚滅黃齊不救狄  
侵衛齊不知既而楚謀知其怠而易與也於是深  
覆東夏而伐徐威公合八國諸侯於牡丘顧望不  
進乃命大夫救之而徐卒底於敗伐厲伐英氏威  
公皆不親也卒之內寵如林閨門無法一身未暇

六子爲仇歛不以禮葬不以時一威公耳而前日  
之威公非今日之威公何也勤怠之殊也勤怠之  
意何從生修外而不修內也穀梁氏曰衣裳之會  
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丘車之會四  
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注云會北杏會鄆又會鄆  
會幽又會幽會榿會貫會陽穀會首止會息再母會  
葵丘凡十一會非會鹹會牡丘會淮凡四西疇也  
曰齊威之霸自莊十六年盟于幽至僖十六年會  
于淮凡十有二會而孔子稱威公九合諸侯者舉  
其不以兵車者而已莊十六年九國盟于幽二十

七年五國又盟于幽。僖元年六國會于榿。二年四國盟于貫。五年八國會于世子于首止。七年五國盟于甯母。八年王人與七國會于泚。九年宰周公與七國會于葵丘。十三年七國會于鹹。凡九合諸侯。不以兵車。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靡。齊師敗績。狄救齊。八月丁亥葬齊桓公。冬邢人狄人伐衛。衛無反

齊威屬孝公於宋襄。易牙亂齊。立無虧而孝公奔宋。故率諸侯伐齊以納孝公。蓋亦乘齊之亂欲繼

齊桓公

齊桓公死宋襄公納齊孝公

齊之伯也。魯雖救齊而不力。齊卒敗績。狄救齊意亦思齊威之德也。邢人狄人伐衛。伐衛亦所以救齊也。凡救齊者亦以宋襄之故。非盡公於齊也。齊以魯故。威公九月方葬。齊威立凡四十二年。國亂而宋納孝公。繼立名昭。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鄆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鄆子用之。秋宋人圍曹。

劉氏曰宋襄公欲合諸侯而執滕宣公。又使邾文公用鄆子。一會而虐三國之君。岷隱曰首執滕子

已駭觀聽會盟曹南鄆子後至未足深罪也感使  
邾人執而用之會盟曹南曹不致籛亦微罪也口  
血未乾繼後盟曹以此求霸豈不怨哉

衛人伐邢

報邢之伐衛也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左氏曰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  
冬盟于齊修桓公之好也注曰宋襄暴虐故思齊  
桓思按諸侯不肯從宋而楚與中國之盟始此此  
宋襄異日之所以見執於楚敵

信十九年

宋襄執滕子庚申子

諸侯思桓公會齊楚莊會



梁亡

梁亡梁自亡也左氏謂好土功而民潰何休以爲峻刑穀梁以爲淫酒要皆以失民而亡梁亡而秦取其地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僖公改而大之也閔子騫於長府云何必改作則書此可知

夏郟子來朝

公羊以爲失地之君木訥曰隱十年公敗宋師取郟取防允三年取郟大鼎于宋則郟爲宋滅久矣



今而來朝必嘗別封之以爲附庸

五月乙巳西宮災

公羊以爲魯小寢蓋諸侯三宮天火曰災

鄭人入滑

滑小國鄭於鄭服衛鄭故伐而入之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左曰爲邢謀衛難也

冬楚人伐隨

漢東之國隨爲大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故楚伐之

傳謂隨不量力

二十一年

二十有一年春秋侵衛

前年衛伐邢去年齊人狄人盟于邢以謀衛難故

今年狄侵衛者爲邢故也往者邢與衛皆嘗有狄

患齊威皆却狄而封之今季公反與狄盟而致狄

侵衛故襄陵許氏曰中國無事則諸侯力攻四夷

衛決民被其災此書伐衛伐邢入滑伐隨侵衛者

著無霸之患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宋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

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而後敗初宋欲

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人從欲鮮濟木訥曰鹿  
上宋地也召楚人於境內而盟之引虎入閨其  
能搏也幸矣而秋又會之虎口其可及也哉言其  
見執也愚謂秋之見執已萌於春之見許宋襄愚  
而妄作楚特以戲觀之耳

夏大旱

記災之甚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  
公以伐宋冬公伐邾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十有二月  
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僖二十五年

宋襄公諸侯於楚為楚所執

孟之盟楚嘗許宋以諸侯而今盟之也楚稱子而  
序於陳蔡鄭許曹之上者止齋謂宋楚初爭長也  
此行實楚執宋公而序諸侯以執之者蘇氏謂宋  
不度德量力而爭諸侯諸侯之所不予也公伐邾  
者邾嘗從宋伐齊魯救之不克又邾魯之親也而  
邾執郕子用之故怨邾特邾與宋盟未敢伐今宋  
為楚所伐故乘間而伐邾左傳謂邾滅須句故伐  
之或言其非是也楚人來獻捷者魯不與孟之盟  
楚故假宋捷以威魯魯懼而赴薄之盟故楚為之  
釋宋公公羊謂目夷歸宋修繕而釋宋公理亦兼

有之也。獻捷不言宋之捷者，杜注謂秋伐宋冬來  
獻捷，事不異年而從，可知諸家或以爲諱，或以爲  
賤，或以爲存中國而抑夷狄，各以意度之也。木訥  
曰：鹿上之盟，宋幸脫虎口者，以齊在也。今齊懼楚  
而不至，陳蔡鄭許皆楚之黨，而曹又宋之讎也，見  
執固無疑矣。楚之執宋公，所以求諸侯，魯獨不至，  
獻捷以威之，魯懼而後從之，魯至而宋公釋使魯，  
不從楚，未必釋宋公。岷隱曰：齊威公霸業已成，猶  
不敢輕視楚。宋襄公一旦圖霸，輕於挑楚，於是楚  
人有狎侮之心。宋人曰：盟則與之盟，宋人曰：會則

僖二十一年

與之會，誤而致之，至則執之，執其君以伐其國，如  
玩嬰兒於掌股之上，宋人俯首聽命，罔敢或違，不  
言戰，不言敗，拱而勝之，爾楚人使且申獻捷于魯，  
蓋是會也。魯君不與獻捷之意，將以風魯，魯侯懼  
而往會，與諸侯盟于薄，既盟之後，宋公僅免而歸，  
蓋在會之諸侯，惟楚命是聽，或執或伐，或盟或釋，  
一無所與焉。愚按：岷隱之論精矣。然春秋書諸侯  
者，亦以宋襄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先爲中國諸侯  
之所共嫉，楚故因得以乘間，九執之釋之，亦楚與  
諸侯之所同不可謂諸侯一無所與也。合依經文



列叙諸侯為正孟公羊作霍穀梁作寧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其俱反

左氏謂須句國也邾滅之公伐邾而取之反其君焉禮也木訥曰若是則魯之美事春秋當書邾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公伐邾歸須句子于須句如書歸邾子益之文然後明白今直書公伐邾取須句如魯人伐杞取牟豈之類則須句乃邾之邑魯伐邾而取其邑安可以須句為國且今既取之則滅矣至文七年安得公又伐邾取須句耶則知須句邾邑今伐而取之以責其不服其服則又反之至

僖二十二年

中國無難

文公之世又伐而取之也愚按胡安定於此後升陘之戰亦曰魯伐邾之國又取其邑致此之戰其惡可知則安定已指須句為邾之邑而魯取之矣夏宋公攝侯許男滕子伐鄭

左氏曰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

禍在此矣孫氏曰齊桓之世莊十六年荆伐鄭二

十八年荆伐鄭僖元年楚人伐鄭二年楚人侵鄭

三年楚人伐鄭鄭不即楚此而即者宋襄不能與

楚抗也木訥曰鄭人從楚力不支也宋襄公已不

能抗楚甘就執辱何責鄭之弱而附楚岷隱曰宋

襄被執之後歸反其國當痛自痛省爲卧薪嘗膽  
之計乃以鄭之朝楚起而伐鄭楚師敗鄭卒敗于  
泓崔氏曰宋公釋乎執而遽伐鄭所以怒楚而致  
戰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木訥曰升陘魯地也邾伐我也公二年之間再伐  
邾一取其地宜邾必有以報魯左氏載我師敗績  
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楚伐宋以救鄭宋與之戰敗而傷股七月而卒狂

魯二十一年

中國無制

宋襄公與鄭敗于泓而師

愚取禍尚自稱仁義之師劉氏意林以爲無異盜  
臨以分均爲仁以後出爲義也劉氏傳以爲宋公  
之愛人也無異於殺之也師氏謂其敗齊師執勝  
子圍曹伐鄭其於仁義遠矣及戰于泓乃以不擒  
二毛不阻隘爲辭適所以敗其衆也木訥謂彼方  
脫纍鼓之餘以歸不能責躬自咎內輯其國外和  
四鄰修德養威待時而動而招楚兵自取敗亡乃  
假區區婦人之仁以要大義之名公羊遂以爲文  
王之戰吾不咎其與宋襄之過而切憤其待文王  
之薄也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左氏曰討其不與盟于齊也注謂十九年盟齊以無忘桓公之德而宋獨不會故今討之隱曰宋襄雖失道然納齊孝公實有德於齊今敗于泓而死諸侯之所同忿也而孝公首伐之既伐其國又圍其邑是以知孝公之背德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左氏曰傷於泓故也不書葬者諸侯畏楚且疾之無會葬者也

秋楚人伐陳

二十三年

中國無事

左氏曰討其貳於宋也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杞稱子者左氏謂其用夷禮公羊謂貶其爲後也所脅穀梁謂其爲時王所黜未知孰是嘗聞先師王貫道云杞病於夷雖賴齊威城之僅安然幾於非國故降伯而以子自賤然則亦從其赴而書之歟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

鄭入滑王請於鄭鄭反執其使故王使狄伐鄭

秋七月冬天王出居鄭

天王襄王也左氏載王子帶之事言避母弟之難也木訥曰叔帶者惠王陳媯之所愛也若殺父母之所愛則與鄭莊公何異故寧避之而出居于鄭文武之靈未泯天下必有勤王者若不得已而遜于叔帶是亦文武之子孫耳此襄王之心也蓋帶之亂衛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故出居鄭其書天王出居于鄭志出入之實爾三傳數言為異論曰天子無出且出入人之常豈天子獨能入而不能出耶又曰王者無外故不言出出失天下也夫一視同仁王者之心此所謂無外也豈謂王者

一出而遂有外乎一舉足而出天下遂非其有乎書曰王出郊康王之誥曰王出在應門之外易曰王用出征夫聖人書昊天王出居于鄭志天王出而天下無勤王者非謂王不可出而出也曲禮有天子不言出之文蓋生於三傳

晉侯夷吾卒

惠公也子圉嗣立為懷公秦納文公入而殺圉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衛侯燬滅邢夏四月癸酉衛

侯燬卒

諸家皆謂衛滅同姓故罪而生名之書衛侯燬滅

邢朱文公曰經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便書衛侯燬卒恐是因而傳寫之誤木訥趙氏曰下有衛侯燬卒之文後世傳授以類誤耳春秋書滅同姓者有矣而未嘗名虞滅下陽楚滅夔皆同姓也何以不名楚子虔誘蔡侯殺之此非同姓也何以反名之且書滅國則其惡自著同姓非同姓後世自辨不在書名而後知其滅同姓也曲禮遂曰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吾嘗考小戴禮多漢儒雜說援春秋三傳以立文也且衛之滅邢固甚矣而邢之滅實有以自致之邢衛均有狄患均受齊威之德

遷而滅之二國既安則比以抗狄可也邢乃叛衛從狄又脅狄以伐衛衛抗狄猶懼不支邢狄合而攻衛衛蓋危矣衛固無以制狄故衛滅邢所以奪狄之援紓國之病也然謀則善矣如滅國之罪何望人自十八年以至于今書邢衛之事甚詳所以著邢不當附狄伐衛衛亦豈當從而遂滅之二者均有罪也愚謂書滅則衛罪為重

宋蕩伯姬來逆婦

伯姬魯女嫁宋蕩氏來為其子逆婦以姪從姑也先儒謂娶妻必親迎而伯姬為子逆婦非也諸侯

嫁女於大夫以大夫同姓為主今公以愛其女而自主之亦非也

宋殺其大夫

杜氏注曰其事則未聞胡安定曰以泓之戰不死難也崔氏曰豈嗣君三年喪畢既臨事而治泓戰之罪諸大夫有以衆死者乎木訥曰宋為楚所敗宋襄自取之也安可以責其臣今襄公死成公立晉文即位二年方圍伯宋將託於晉乃歸罪於其臣以滅先君之耻而殺其大夫愚按此皆以宋之事而意度之若闕所不知當從杜注

僖二十五年

晉文公二年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頓迫於陳頓子奔楚楚圍陳而納之中國虐小夷

狄反借為義舉

葬衛文公

立二十五年卒而成公立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泚

他乃

木訥曰晉自僖元年魯獲犂之後未嘗通魯然亦深矣衛成公斬然衰經中為泚之會以平之蓋有比小事大之義然莒子不至以慶如會何益於平蓋平之意出於衛莒疑魯之未肯平故以大夫聽

命焉明年向之盟而後成矣岷隱曰衛文公新卒  
嗣子未踰年非有甚不得已之事也何至匆匆亟  
爲此盟范甯曰衛稱子在喪逃魯地

三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  
向

木訥謂莒今知魯肯平故莒子親來衛知魯莒已  
可平故在喪不再行而使大夫岷隱曰左氏以爲  
尋洮之盟也洮之盟纔一月何盟之尋僖公謂前  
日之盟莒子不親至不足以爲平故復會于向不  
知洮之盟莒子不至公與大夫盟已失體矣今衛

二十六

衛文公三年

又效尤使大夫來公輕亦甚矣平莒非大事何  
汲汲若此乎向莒地公羊作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夏齊人伐我北  
鄙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

齊初怨魯救無虧至齊之盟宜釋然矣魯亦知其  
之邦乃乘其不備潛師侵之怨其來追夏又伐之  
衛之伐齊爲魯伐也魯之乞師於楚將伐齊也公  
子遂者東門襄仲也鄆公穀作嵩

秋楚人滅夔子歸

夔楚同姓國楚懼其小而滅之傳謂夔不祀而見

滅故楚熊渠同姓而不名劉氏意林曰楚祖鬻熊  
夔祖熊摯諸侯祀不過其祖夔不祀祝融與鬻熊  
非其罪夔公羊作嚙

冬楚人伐宋圍緡

傳謂宋恃善於晉而背楚故楚伐之岷隱曰前者  
齊伐宋嘗圍緡今者楚伐宋又圍緡緡之百姓何  
以堪命此皆宋襄之餘孽也緡穀梁作閔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齊雖首兵魯乃以夷狄攻中國其失多矣僖公負  
齊威一至於此

魯二十六年

晉又公三年

齊伐魯

楚滅夔伐宋伐齊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岷隱曰杞或稱侯或稱伯至乎稱子極矣故春秋  
因其自賤而書之僻陋用夷庭實有國魯人重物  
而不重禮公子遂所以入杞也實其不共杞何敢  
爾欲加之罪其無辭乎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孝公五十年卒杜注曰三月而葬速襄陵許氏曰  
齊桓既沒諸侯思之如周人之思召伯也孝公不  
能藉之以興觀其間楚人之勝以圍宋襄又侵伐  
魯僖不已與桓公下宋相魯莊之意正相反霸業



所以隨矣。愚按桓公務却狄，摧楚，孝公首盟，狄盟楚，不克紹如此，無足責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崔氏曰：春接其君，秋入其國，以內爲過於杞，無譏。木訥曰：魯怯於齊而懼於杞，怯者吾則乞師，必取其邑。虐者吾以備師，直入其郭，僖公自公子友死而用公子遂，善惡判矣。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崔氏曰：是時齊威既沒，楚人肆橫，執宋公，伐宋國。

經于七年

晉文公四年

葵園宋

敗宋師，獻宋捷，圍宋邑，不道於宋已甚。今又圍宋，宋之盟猶薄之盟爾。泰山孫氏曰：四國雜然從夷，以圍中國，其惡自見。先儒亦謂楚序於諸侯之上，而獨稱人者，嫌其子楚以霸也。木訥曰：楚之虐宋亦甚矣。宋成以父之讎，義不屈於楚，亦可謂賢子歟。于時晉文興霸，蓋已四年，宋亦有足恃者，而楚虐宋不已，楚則然爾。諸侯之不知變，一至此哉。有晉可從而不得反比楚，以戢中國，其罪蓋重於楚。晉文於此不得不興也。或者疑晉文興霸之暴，蓋不速則無及於天下之患，而諸侯皆楚矣。明年敗

楚於城濮豈獨宋賴之天下賴之也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昇宋人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得臣衛侯出奔楚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此楚圍宋之夕宋告急于晉晉文公因為圍霸攘夷之舉也書晉侯侵曹晉侯伐衛者曹衛皆楚之

僖二十八年

晉文公五年始霸

伐楚救宋戰于城濮興學堂

黨而晉之怨故侵之伐之以誘致楚也書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者曾先使買戍衛今因晉伐衛故託名不卒戍而殺之以悅晉也書楚人救衛者楚為晉所誘致也書晉侯入曹執曹伯昇宋人者執楚之讎算楚之仇以怒楚使戰也書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殺其大夫得臣者得臣強慢取敗而楚子歸罪於得臣也書衛侯出奔楚者楚不克欲與楚而國人不可故奔楚也書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者功成定霸以盟諸侯陳後至而不

及盟也書公朝于王所者王在踐土而朝之也書  
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者衛之出  
奔元咺奉其弟叔武以守令晉赦衛侯得歸及殺  
叔武故元咺訴於晉也宋訥趙氏曰晉文之霸功  
與齊威同而勢與齊威異齊威之與天下習襄周  
之弊而莫識所謂霸者故齊威求諸侯爲難必屢  
會屢盟訓諭告戒而後諸侯服從然欲制楚則楚  
方張其侵犯不過蔡而已故諸侯既合則一問而  
楚服晉文之興則諸侯蓋習於從霸惟時無其人  
則無所適從晉文起而號召之一揮而至矣然楚

宣子八年

先儒論晉文霸業

之強則非齊威之時也齊威之時楚不出蔡邕而  
今直蹈齊魯之郊魯宋曹衛陳鄭蔡許自東以南  
皆楚矣晉文將起而收之不其艱哉故齊威伐楚  
至於召陵楚地也晉文敗楚上於城濮衛地也自  
楚及衛蓋千里却楚千里之外以收魯宋曹衛陳  
鄭許蔡半天下之諸侯其用力爲如何論者不察  
而妄疵晉文以爲不及齊威此不識天下之勢書  
生語也齊威制楚以三十年之久故合諸侯以正  
閔罪之名期其服而已晉文則解倒垂之急於旦  
暮之間故務以謀必於勝之而後已二者又勢

之不同也。踐土之盟，平、溫之會，天王皆在。天王下居成周而出次于外，踐土之盟，聖人惟書公朝于王所，不書所以出之故，不若溫之會，書狩而後朝之有序也。三傳遂有天王下勞晉侯之說，此不可信。傳而不稽諸經也。經於僖二十四年，書天王出居于鄭，自後未嘗書歸于成周，踐土即鄭地也。則天王蓋居於是矣。何下勞之有？或者棄經任傳，謂左氏有晉侯納王之事，遂以為實。春秋以周為重，安有晉侯納王而不書者哉？天王之歸，蓋因今踐土之盟也。前此鄭陷于楚，天下無勤王者，今晉

僖二十八年

先儒論晉受霸業

侯克楚于城濮，以敵王愾奏凱于王，會諸侯以盟于鄭，以諸侯朝焉。天王因是復歸于成周，冬書河陽之狩，則天王既歸而出狩也。文公非緩於納王也，蓋先勝楚而後納王也。伐楚者納王之資也。然則踐土之盟，厥勳茂哉！小人不樂成人之美，取三傳撥蜂之說，以疵晉文君子所不甘焉。故愚稽於經以正之，非私晉文白聖人之筆法而已。

陳侯款卒

陳侯立十六年，會于踐土，以病歸卒。是為穆公子共公立。

秋杞伯姬來

莊公之女此私來也

公子遂如齊

魯嘗以楚師伐齊取其邑齊怨深矣今齊既易世已同踐土之盟魯故修齊好亦以晉既勝楚而長晉故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人秦人于溫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

左傳謂晉文召王者也本訥曰溫之會天王時已歸成周晉文於是合諸侯而朝之然不朝諸京師

昭二十六年

晉文公朝于王所

齊侯鄭伯

宋公蔡侯

陳子邾人

而朝諸河陽何也蓋昔襄王在鄭鄭實始於楚晉侯勝楚得鄭而取日於夷淵前日踐土之朝是也今天王復辟所以德晉者甚重而晉將朝焉於是襄王出狩而就見之所以勞晉文之來也然則禮乎曰非禮甚矣諸侯朝王禮之常天王受朝亦禮之常自入春秋百年之間無復修朝見之禮晉之朝王曠世盛典也於是屈而出見之託狩為辭焉蓋下堂而見諸侯自夷王迄今又百年則楮而至此亦勢之必至說者不知踐土之盟襄王尚在鄭既以為天王出勞則疑河陽之狩不容再出故以

晉侯召王爲言且晉侯方以尊王市名於天下今  
反召之以買抗君之罪必不然矣又嘗以地考之  
而知河陽之狩非晉文召王也河陽今之孟州河  
陽與溫皆孟屬邑孟距王城纔七十里而不舉趾  
如王城哉然則孔子稱晉文譎而不正何也夫譎  
以謀言也知侵曹伐衛執曹畀宋執衛侯歸京師  
皆譎也晉文果召王則天下之逆節聖人將不齒  
之矣豈特曰譎而不正哉愚按岷隱嘗云使宋人  
賂齊以告楚分曹衛之田以畀宋私許復曹衛以  
攜楚人之黨顯執宛春以激子主之怒凡此皆譎

也然則舊說指召君爲譎者召君之有無雖不可  
質言而果召君則不止於譎誠有如木訥之言也  
譎固自有在也崔氏曰河陽之狩三家皆譎再致  
天王似誤矣溫之會天王未嘗與自爲河陽之狩  
耳何以言之後踐土之盟加朝之日於盟之上知  
既盟而朝同在癸丑之日則王在踐土明矣此則  
先書溫之會又書狩于河陽然後書王申朝于王  
所三者似異日則溫之會天王不在溫亦明矣然  
河陽遠矣王適以諸侯會盟之時而遠爲河陽之  
狩是王實欲會諸侯假狩之名以行爾溫者河陽

之地也。於諸侯會以其邑言於天子，狩以其地言。晉文行霸，諸侯朝王以尊周室。春秋子之，此所以志公之朝也。愚按召王者左氏之言，而下勞者後世之說。木訥破召王之說，而猶以王之狩爲下勞。若以經文爲正，則諸侯之會，在溫。天王之狩，在河陽。諸侯既會而復，以壬申日朝于王所。其事不過如此。若王室微，諸侯強，天王因出狩而就見，其迹亦瞭然可知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以元咺之訴而執之也。元咺訴得直，故復歸于衛。

卷下八年

晉文公九年

然爲臣而執君，君執而臣返，皆背理甚矣。

諸侯遂圍許，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許自二十七年從楚，圍宋滅土之盟于溫之會，許又獨不與。故晉以諸侯圍之，曹伯又拘于晉。晉文感侯孺之言，使之復國。曹伯未至於國，遂即來同圍許。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介，東夷國葛盧國君之名。書來不書朝，公羊謂不能乎朝也。

公至自圍許。

木訥曰公會于溫朝于王所而後遂圍許今獨以圍許至則九例謂後事小則以前事致者於是不通矣愚意承上文言之無他義也說者鑿爾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

翟泉

翟直 翟反

左氏曰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塗濤秦小子慾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木訥曰翟泉周地以大夫而盟王臣於天王之側抗可知也岷隱曰春秋之諸侯不知有王室如晉文之尊王自謂不可及矣狃於習俗闕於

卷之六 晉人 翟泉 六年

典禮若此等類皆不知其非愚按諸家皆痛詆此盟謂書及而不書公及者為魯諱書人者貶諸侯也按公穀二傳所載經文皆作公及而左氏於傳亦作公及獨左氏所傳之正經無公字其闕文未可知會者既非諸侯不書人而何書聖人實書其事善惡昭然未必陰為譏詆如九例之云也翟公穀作狄

秋大雨雹

陽氣方盛而陰脅之為雹大者過甚之名春秋書

大雨雹者二



冬介葛盧來

春之來公圍許未至未見公也故冬再來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

左氏謂狄聞晉之侵鄭也故侵齊岷隱曰按僖公

十八年狄救齊二十年齊狄盟于邢三十年三十

三年狄皆侵齊侵起於盟盟起於救也夷狄豈可

使有功於中國而與之盟會哉木訥曰齊威之霸

狄伐晉而齊不救者憾晉之不從今晉文之霸狄

侵齊齊已從晉晉何辭而不救此晉文之老而懈也

一伐楚再朝王至翟泉之盟已不親矣晉文剛毅

二十二年

晉文霸七年

狄侵齊

果敢過於齊威惜其老而力有所不堪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

衛成之奔元咺奉其弟叔武守衛衛成歸反殺叔

武元咺許於晉晉執衛成歸京師元咺復歸衛立

公子瑕故衛成再入而殺之元咺許君而專立有

罪矣衛侯鄭亦書名者先儒謂殺叔武公子瑕皆

非其罪而戕天倫也或曰魯請於天子而天子使

之歸故名也竊意瑕亦嘗立故各書名爲別如突

忽歟

晉人秦人圍鄭

二十二年

晉文

二十二年

崔氏曰鄭不會翟泉之盟時秦晉方睦故相與圍之愚按諸家多據左傳謂晉文舊嘗過鄭鄭無禮而報然未訥曰踐土于溫之會鄭伯皆在越五年同兩盟豈至是而始責舊怨哉蓋安定亦云討翟泉之不會此說是也

介人侵請

張氏曰介再來魯求援而後舉兵也未訥曰蕭附於宋介附於魯石氏曰蕭姬姓宋附庸後楚滅之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岷隱曰宰周公王朝之貴豈得下聘列國胡安定

僖三十年

晉文朝在

曰公子遂如京師報周公之聘也然王者至尊非諸侯可抗也未訥曰子遂如京師而遂如晉則是魯以事鄰國之禮事周也魯蓋以宰周公之來本平晉侯以戎朝王而致故既已聘周不可不如晉以報其私焉是聘使之勤出於周而勞問之恩歸於晉也然自隱至莊天子聘魯者五卒無一介之使如周則今日公子遂之行已為非常之禮尚何責其遂如晉耶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公子遂如晉

左氏謂晉分曹田取之也如晉者拜曹田也公羊

謂晉取曹所侵而班之諸侯也任氏黎氏諸家皆  
以爲曹田曰非其有故書取也石氏劉氏諸家皆  
以爲魯田曰不繫國則我之有也趙木訥又曰魯  
兵嘗追齊至濟西我之地也宣十年又書齊人歸  
我濟西田歸我則本魯田也惟黎氏以爲非曹非  
魯不可追治其田之自來蓋自周長相吞滅而致  
比齊晉文討曹而分其地魯得濟西之田此語覺  
深確矣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傳三年

晉文霸八年

魯取濟西

卜郊不從

木訥曰郊之制自惠公請之周雖有其制而未敢  
用僖公首舉之故卜之下之至四而不從天豈容  
僭哉而猶三望是犯天威而必於僭也其可乎三  
望之說諸儒紛紛惟魯濟淮者是也石林曰呂不  
韋之書曰此平王之末造惠公請於周而假寵於  
周公是平王爲之也然猶有降殺焉故郊不以日  
至而以上辛禘不以祖之所自出而以文王望不  
通方望之祀而以三望門不兼五門之制而以天  
子臯門爲庫門雁門爲雉門雖爲之別而孔子不  
與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止齋曰諸侯

之有郊禘東漢之借禮也故曰秦襄公始列於諸侯作西時祠白帝魯之郊禘惠公請之據邵氏經世書惠公貢立於秦襄公祠白帝之年然始欲用之者僖公也向者莊公觀齊社曹熹諫曰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見惠公雖請之而魯果嘗行也記禮者以爲魯用天子禮樂皆成王賜之按衛祝鮀之言分魯以大輅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冊官司彝器成王命伯禽者不過如此無所謂天子禮樂也隱公考仲子

僖三十二年

晉文公八年

卜郊不牲

之宮而郊問羽數周公問來聘饗有昌歆形益而辭不敢受齊武子來聘饗之賦淇水洋洋而曰其敢干大禮乎以見魯之僭尚未久故上自天子之宰下至鄰國之卿苟有識者皆疑惟遠謝而留人並無一語及於成王之賜以自解愚按破明堂儀成王賜魯以天子禮樂之說自劉敞始以史角之事爲據至本訥述用之甚明石林與止齋參考之甚備故悉錄於此明堂儀之說出於漢儒在秦書呂覽之後其不足據亦明矣但本訥三望之說主於濟淮以魯言也恐不若戴岷隱謂魯僭用天子禮

國居東方親祭泰山濟水而遠祭西南北三方之

山川其理尤白

祭名

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

木訥曰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今又來求婦杞亦有君乎何朝覲婚姻皆出於婦人也伯姬亦悍哉

狄圍欒平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齊侯城楚丘以迂衛蓋三十年矣齊威未沒狄已侵衛僖十三年之役是也至十八年二十一年又侵伐之今又整兵而圍之衛不得已迂帝丘以避晉文不救蓋已衰矣明年而即世馬闡之先師曰衛

三十二年一  
晉文公六年

益迂而西也帝丘顯項之故地去楚丘又二百里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寤卒

文公也立四十五年在魏公羊作按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狄有亂衛侵之狄請盟焉明年晉又敗狄于箕自是衛無狄患者十餘年

冬十有一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文公生十有七年而出奔在外十有九年而入國入國五年而霸一戰勝楚再朝王所傳之襄公悼公平公定公皆能嗣其業以宗諸侯天下賴晉

二百年使齊威既沒而不有晉天下胥而為秦矣  
故語齊威者必稱晉為久惟齊威晉文為可  
言霸世稱五霸者非以齊晉之為言王室既衰方伯  
出而攘夷狄以安中國齊威晉文是也宋襄狂愚  
敗中國而結夷狄霸之反也秦穆楚莊以夷狄而  
脅中國霸之變也皆不可言霸也霸惟齊晉安有  
五哉故孔子於春秋言其事則齊桓晉文蓋春秋  
之世主之者齊威晉文耳孟子勸時君行王道其  
力詆桓文者有為之言也後之讀春秋者弗察也  
凡威文之功皆指以為威文之罪嗚呼獨不觀威

魯三十二年

晉文公九年

公未霸天下之亂為如何威公霸而天下定矣威  
公甫沒天下之亂又如何文公霸而天下又定矣  
此春秋之世生民倚之為司命周之宗社所恃以  
不泯不滅而顧以為罪可乎特其行事皆出智力  
苟焉隨世以就功名而世習既漓諸侯卿大夫之  
殺奪僭竊者終不可盡誅故孔子作春秋筆削以  
裁之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爾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秦穆公千里襲鄭事不成而中道滅滑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魯自僖公二十六年伐齊取穀至二十八年公子  
遂始如齊越今五年齊始聘魯或謂此報聘也或  
謂晉文方沒諸侯無所適從而締交也或謂晉文  
既沒齊恃強欲主盟而修舊好也皆未知然否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初秦晉同圍鄭秦私及鄭盟爲置戍於鄭反又私  
約其戍爲內應而千里潛師以襲鄭知鄭有備滅  
滑而還滑北鄰於晉者也原軫於是勸晉襄公邀  
于殽敗之匹馬隻輪無返孫氏曰晉文卒未逾年  
秦由僻陋乘中國之無伯越數千里以伐鄭其無

僖公二十六年

秦晉圍鄭

秦師敗

晉也甚矣書曰敗秦師所以甚秦之惡而與晉之  
勝也高氏曰秦輒興兵以加中國既入滑又伐鄭  
秦亦張矣楚患未已而加之秦中國則殆矣書曰  
敗秦所以惡秦而平晉之勝也夾漈鄭氏曰襄公  
之不替伯自殺之役始晉之終於伯亦自殺之役  
始愚按諸家多罪晉襄公秦納晉文之恩及罪其  
屠憂而興戎先師王貫道嘗言魯自秦啓曲不在  
晉使襄公懷先世之恩及拘尋常則晉不可繼伯  
而秦橫矣

癸巳葬晉文公

勝秦而歸乃葬猶不失五月而葬之禮

狄侵齊

左氏曰因晉喪也東萊曰文公一死便來侵撓春秋時若非霸主時復整頓如何成中國

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杜氏曰魯亦因晉喪以陵小國高氏曰升陘之敗十餘年此年因晉喪而報之岷隱曰升陘之敗魯固怨邾然君取其邑臣伐其國報亦甚矣木訥曰僖公在位三十有三年敗邾者三親伐邾取邾邑者二又以公子遂帥師伐之邾本魯附庸自列五

三十三年 晉事公繼晉元年

等為諸侯不屈於魯故必欲服邾邾終不服也

晉人敗狄于箕

左氏謂狄伐晉及箕晉敗之于箕然則此亦乘晉之喪而晉襄再勝外侮之威也木訥曰狄為中國患至甚前此未有敗狄者晉實始敗狄于箕獲白狄子此卻缺之雋功也木訥曰自伐邢之後至是垂四十年矣諸侯無小大皆受其毒不敢以一矢加之前年衛不忍其虐而侵之狄屈而求盟焉今又侵齊齊不能討伐晉晉敗之故其後屢侵齊而不敢犯晉則知制夷狄果不可以示怯也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今年齊使國歸父來聘臧文仲勸公朝祿謂觀  
有禮社稷之衛也故今公如齊然報聘而親之似  
過矣

乙巳公薨于小寢

小寢燕寢也路寢為正寢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岷隱曰皆時燠之災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左氏曰討其貳於楚也木訥曰晉文之霸獨許不

僖公

僖公

元年

伐許

至溫之會以諸侯圍之然卒不至故稱泉也  
亦不與卒襄公以三國伐之而許終不服蓋恃楚  
也

僖公於十二公之中見稱賢君者也然世之稱其  
賢者以詩有僖公之頌而穀梁釋春秋書不而  
為公之閔雨書雨為公之喜雨也然頌乃臣子  
頌禱之亂皆無其實春秋書雨書不雨者特以  
其閔民事而書後之讀春秋者因詩有頌以賢  
待公而意其為閔雨喜雨爾亦豈有其實也哉  
若其滅項伐邾取須句取訾取濟西田以楚

伐齊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皆其不賢之實而始僭禮小郊則春秋所書尤不賢之大者也詩人反以郊為誇尚可以詩頌為據而意度春秋之書雨書不雨為廢也取木訥趙氏以詩頌其美而春秋載其失也折衷而為之說曰僖公中林庸主也其先任公子友則賢其後任公子遂則否天下有霸主則僖有以自固中國無霸主則僖無以自立方齊威之霸也服強楚定王室僖嘗與其功及宋襄之敗也楚人盟于齊盟于薄公亦與其謀方晉文之未興也僖以楚

師伐齊為楚人成衛實蒙惡名及晉文之既興也兩會諸侯兩朝王所亦獲善譽初任公子友也敗莒于鄆以責保嬰父之罪如齊湣盟以求與伐楚之盟友之如齊以修車霸王之禮此雖出於友而僖實享其榮終之任公子遂也乞師于楚以伐鄰國帥師入杞以霍小邦如京師而遂如晉則不忠於周既取邑而又伐鄰則納君于惡此雖出於遂而公亦蒙其罪因是知僖公為中人也其他閨門不肅而夫人會齊侯于卞季姬選鄩子于防典禮不經而用掃致夫人免

牲猶三望此又中人之德性有所不至智有所不及者也愚謂太訥折衷之論也錄之以俟來者考焉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九終

聖公二十二年

隱漢黃氏日抄分類卷十

讀春秋

文公

名興僖公子母薨姜氏諡法慈惠愛民曰文忠  
信按禮曰文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行即位之禮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不書朔失之也公羊本有朔字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公羊謂會葬禮也先儒多謂弔聘可也會葬非禮也未知孰是要之王室微諸侯強每事反下之耳或又謂五月而葬今三月而來會亦早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五月而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或謂知公之不請命而反先焉蓋事勢陵夷上之每每屈以就下如此

晉侯伐衛

晉文公季年衛背晉而侵鄭襄公告於諸侯而伐

元年

晉襄公繼朝二年

之先且居勸以先朝王故襄公朝天王於溫而使先且居胥臣伐衛此左氏說也石林燕曰經言晉侯伐衛則非先且居胥臣矣或曰因討衛而後朝王非朝王而後伐衛故著其伐而沒其朝愚按此亦據左氏而評之合且以經文爲正

叔孫得臣如京師

得臣叔牙之孫如周拜錫命也先儒謂公不親往拜而遣得臣非也然於經亦無遣使之文

衛人伐晉

衛孔達也不知自反而反伐霸主爲報本訥謂是

亦犯上蓋既無王復無疆則天下必有為夷矣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敖慶父之子穆伯也晉伐衛取戚田而疆之敖往會焉禮樂自大夫出始此本訥曰孟氏自敖而專叔孫氏自得臣彭生而橫季孫氏自行父而侈前乎此大夫出會者皆君命至此而始專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頹慶倫

商臣後為楚穆王頹則楚成王也書商臣稱世子以見其有父之親書頹稱君以見其有君之尊商臣無父無君大逆無道禽獸不若也唐太子洪授

六年 大夫會諸侯於戚 晉襄公猶勤五年

左氏春秋發書而嘆曰聖人何書此耶率曰太公

瑜對曰春秋以善惡為勸戒故商臣子載惡名不

滅洪曰實不願聞願受他書瑜遂讀禮張氏洽曰

頹在位四十六年更齊桓晉文之時僭王滑夏力

爭諸侯齊桓既沒益肆憑陵執宋戌齊每被中國

及晉文敗之城濮聲勢消沮欲易世子謀及婦人

自取篡逆蓋夷狄積惡之應如此後世如匈奴曼

頭魏拓拔珪唐安祿山史思明朱全忠本朝西夏

曩霄皆受禍於其子頹公穀皆作髡

公孫敖如齊

注云始聘通嗣君也木訥謂諸侯世相朝必三年  
喪畢令教如齊非禮也專也文公即位一歲之間  
朝會皆出於得臣與敖何以爲國乎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

績

秦報殺之役也

丁丑作僖公主

先儒謂練而作王十三月也今十七月後時

三月乙巳及晉陽處父盟

左氏謂晉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使陽處父盟

五年 大夫專盟自穀始 晉襄公繼盟五年 敗秦于彭衙 伐秦

以恥之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魯晉士穀盟于垂隴

晉討衛故也石曰內大夫專盟自敖始外大夫列

諸侯會自士穀始隴公穀作歛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記災異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僖公闕公之庶兄而闕公先立僖晉臣之今文公

欲尊其父故躋僖公於闕公之上傳以爲逆祀

又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報彭衙之役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

先儒謂未終喪納幣非禮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左氏曰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

夏五月王子虎卒

翟泉之盟王人王子虎也是為王叔文公來赴弔如同盟夾漈曰文公於襄王猶周公於成王也成

文三年

躡蹙

晉襄公繼霸在

伐沈

王弱有管蔡之變襄王微有叔帶之難難諸侯寧王室文公之略也

秦人伐晉

秦再敗於晉今此焚舟之戰也晉師不出秦封殺尸而還

秋楚人圍江

江近楚自齊相貫澤之盟江從中國今楚有窺中國之心故先圍江

兩冬于宋

記異



冬公如晉十有一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岷隱曰晉侯使陽處父盟公已而自知其非禮復請改盟然召而盟之魯之弱可見矣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胡氏曰是時楚有覆載不容之罪晉宜大會諸侯聲罪致討庶幾震恐而江圍可解乃遣一軍其能

濟乎

四年春公至自晉

往盟於晉而歸也

夏逆婦姜于齊

四年 楚舟伐

晉不出晉擊秦魯五年

伐楚救江楚滅江

左氏謂卿不行非禮也貴將而賤逆之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穀梁謂其曰婦姜已成婚於齊也或曰有姑之辭也木訥謂不稱未人以微者逆不以夫人之禮待之也

狄侵齊

許氏曰狄自箕之敗至是始復侵齊間晉有秦楚之難也

秋楚人滅江

陽處父以偏師救之又直救江而達伐楚故江卒滅

晉侯伐秦

報焚舟之役也

衛侯使甯俞來聘

俞即甯武子衛之賢者也當衛侯出奔復歸之時納棠籩以從君於內貨醫衍以免君於死俞有勞焉至是晉以孔達歸衛故衛侯從來脩舊好魯侯享之歌彤弓及湛露俞不辭又不答賦魯東周禮有媿於俞多矣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咬子曰自成風之後妾母皆僭用夫人禮伊川曰

文四年

晉侯伐秦繼戰六年伐秦報焚舟之役甯武子之賢

仲子始僭猶不敢同嫡蓋風氏即成風僖公之母莊公之妾也不訥辨以為僖之妾以秦人來為僖公成風之謎為證謂成風繫之僖公猶以仲子繫之僖公也未知然否後書葬我小君似亦主僖言之也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贈三月辛亥葬我

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

歸含

珠王曰含車馬曰贈含贈死贈贈生既歸含贈又使會葬是天子成其妾母為夫人非禮也禮庶子為父後者為母總不書天王止書王者諸家以為

貶木訥以為闕文召伯敦梁作毛伯

夏公孫敖如晉

公方歸自晉敖即如晉或疑其誦事魯以內固其

權

秦人入郟

郟楚屬也叛楚即秦又貳于秦故秦入郟

秋楚人滅六

六皐陶後今屬安豐軍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僖公也立三十二年卒終身事楚晉文公圍之而

文五年

晉襄公繼伯七年

不服晉襄公伐之而不率者也

六年春葬許僖公

自十月至六月計亦五月而葬

夏季孫行父如陳秋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謂臧文仲使其睦使行父因事焉是意往求

昏而託聘以往木訥曰陳未有聘於魯魯先聘

小國如陳有行父之私也敖管如晉行父與敖一

體之人故亦如晉仲氏季孫爭交於晉三家之張

自文公始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三月而葬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於傅助狐射姑怨處父以趙盾易已之班後續鞠  
居殺處父而奔狄崔氏曰從三家之論則處父之  
選任而告於君者忠矣未可以為罪也稱國以殺  
知處父有他罪明矣而傅或失之晉殺處父而射  
姑出奔豈處父之罪有累於射姑故耶射姑設說  
作夜姑狐偃之子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陸氏彙例曰文公以閏非正不行告朝之禮而以

文六年

行及如陳如晉

晉襄公

閏正月

其朔日至廟拜謁而已木訥曰常月曰告朝閏月  
曰告月文公不達此以為天無是月而弗告焉猶  
幸其朝于廟岷隱曰禮天子頒正朔諸侯受而藏  
之禰廟每朔以特羊告宗廟謂之告朔既告然後  
出而視政謂之視朔文公末年四不視朔則荒怠  
于政雖非閏月亦不告矣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當自文公之後魯公不親告朔矣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郟

有其與反  
龍音共

偕公嘗伐邾取須句其後歸之令文公聞晉之難  
復伐而取之郟魯邑因伐邾之師而遂城之以

備報其陵寢小國不卹民力直書自見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

宋成公立十七年而卒昭公未即位先欲去君卒公  
子故國人攻昭公殺及二大夫傳謂公孫固公孫  
鄭也崔氏曰嗣君未立而國內亂大夫有以衆死  
者知非公命故曰宋人殺木訥曰凡君卒而大夫  
殺非廢置有不順必不能於嗣君者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秦力呈反

左氏載晉襄卒靈公幼謀立長君趙盾使先蔑  
迎公子雍于秦穆嬴抱太子曰啼于朝盾乃拒秦

文七年

秦晉戰于令狐

伐報取真句

而先蔑奔木訥曰晉襄之卒於是其年襄公之葬  
久矣豈晉至是始謀立君左氏之訥必不然也且  
左氏初言先蔑如秦則蔑在秦次言先蔑將下軍  
則蔑在晉蔑既迎雍于秦則必不肯將兵以拒秦  
苟已將兵拒秦豈容復奔秦耶理無可通者皆失  
之誣也秦晉自穀九五戰今晉襄秦殽皆即世晉  
靈秦康之立可以一洗舊憾趙盾乃修先君之怨  
以爲是戰晉辭爲曲蔑不用命而奔敵矣愚按據  
經文之次第則傳文誠不足憑蓋全與經相背也

狄侵我西鄙

間秦晉之爭也木訥曰魯有戎患未嘗有狄患狄蓋遠於魯今狄越齊衛而侵魯其患深矣岷隱曰戎嘗爲魯患至莊公伐戎之後戎患少自是狄患方興侵我西鄙其後魯獲長狄僑如狄遂少戢治夷狄固不可以無威也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許氏曰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大夫而主諸侯盟自扈之盟始也君子惡之崔氏曰是時晉侯新立諸侯相與會早晉地而聽事焉晉侯不能降禮乃使大夫抗禮而盟諸侯此諸侯之恥而晉

文七年

大夫之盟自扈之盟始

中國始無霸

之罪也故不罪諸侯不名晉大夫以略之也按此前後凡書盟會此誠夫子之特筆諸家皆祖左氏以爲公後至而諱之殊不知且夫子明書公會後世安得自以爲公後至耶惟許氏崔氏據經爲說故特錄之然此時靈公尚幼事皆趙盾之爲一氏以責靈公未審耳是歲中國始無霸主又徐伐莒公孫敖如莒盟

木訥曰魯有徐患舊矣入春秋服齊桓之令不敢仇諸侯霸主不作徐將爲魯患今其伐莒公孫敖於是往盟于莒修僖公洗向之好協謀以備徐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襄王立三十二年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

遂會雒戎盟于皋

雍於用反

趙盾專有晉大國雒戎與魯有疆場之交公子遂當國而專故往與之盟衡雍與皋皆鄭地故越晉而可兼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公孫敖穆伯也如京師者將弔天王之喪不至而復丙戌奔莒者穆伯嘗為襄仲娶莒己氏美而自

娶之仲欲攻之惠伯平之穆伯已還己氏至是逃奔己氏也其惡可知

各

書災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大夫孔叔公孫鍾離也司馬公子邛也司城蕩意

諸也初宋昭公未立先欲去羣公子嘗致亂今既

立不禮其祖母襄夫人又致亂故大夫司馬死之

而司城來奔黎氏曰司馬典兵之官而被殺則威

柄奪矣司城扞禦之任而來奔則主勢孤矣宜昭

公卒死於絳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岷隱曰襄王在殯猶未葬也從魯求金亦可念矣  
木訥曰諸侯不貢而致天王下求雖金非所以責  
魯然王有闕則諸侯均所當供

夫人姜氏如齊

此出姜也杜注以爲歸寧木訥曰文公並妃匹嫡  
嬖於敬嬴生倭嬖寵而倭將貴夫人如齊謀於父  
母其歸寧蓋有故存焉聖人書之爲十八年歸齊

張本

文九年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得臣莊叔也如京會葬也岷隱曰魯成風之喪王  
使榮叔歸含贈叔服會葬令襄王之喪公孫敖如  
京不至而復魯亟遣大夫往繼可也遷延不行而  
毛伯求金已而得臣方會葬亦晚矣崔氏曰天子  
之葬魯侯親之者也乃遣大夫木訥曰猶愈於不  
會葬者愚謂周衰諸侯強禮之倒置甚矣魯僅儕  
周於諸侯而周之下禮於魯反過於交鄰國

晉人殺其大夫先穀

左氏載先穀怨先克沮已不獲登車軍殺先克晉



人遂殺先都胡氏謂晉政在趙盾先克者盾之黨是則計先都之亂者盾必主之也國亂非君命故曰晉人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崔氏曰夫人不寧于魯故終以見出是行也夫人其幾於出乎故殆其往而喜其反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王穀贊鄭與先都同亂者也故併殺之木訥謂先都既殺其黨善其自新可也盾必誅之亦知已之專而懼士穀之伍不屈於已也

文九年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此方可圖也楚於是伐鄭孫氏曰楚自城濮之役不敢加兵於鄭今伐鄭者晉文既沒中國不振故也張氏曰趙盾為晉當力懲其始以振中國之威乃緩不及事諸侯之師及鄭楚已囚鄭公子去矣木訥曰晉靈少且不君權專於盾楚商臣大逆之罪晉不能問至是復窺中國兵行鄭郊楚之進退視中國強弱中國無霸何以安之

夏狄侵齊

張氏曰楚得氣去而狄交侵矣

秋八月曹伯襄卒

共公也立三十五年卒

九月癸酉地震

地道靜動為異

又楚子使椒來聘

張氏曰伐鄭而聘魯亦遠交近攻之意愚按此事諸家皆謂書楚子書椒以其以禮交中國而進之也木訥辨之曰楚執宋公以伐宋春秋亦書曰楚子豈進其虐中國耶宜申謀為不道而見殺春秋

文九年

中國無霸朝楚使將鄭秋亦禮齊

楚來聘

亦書曰宜申豈進其謀逆耶書楚子書椒從其國之稱書其實而已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衣服曰襚以贈死者成風之卒今五年矣張氏曰是時秦楚交病中國秦欲伐晉而穆晉猶楚欲圖北方而聘魯也啖子曰僖公成風與惠公仲子何殊傳謂兩人誤矣木訥曰此特歸成風之襚爾不曰僖公無以別其為僖公之妾成風為僖公之妾於是明矣非謂兼後二人也

葬曹共公

音

八月辛亥而葬計亦五月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藏孫辰卒

藏文仲

夏秦伐晉

傳載晉伐秦取少梁秦伐晉取北微是交然不已  
經止書秦豈以兵端在秦耶

楚殺其大夫且申

傳載宜申謀弑穆王而見殺經但書殺其大夫木  
訥謂穆王弑君父故宜申之謀弑以無罪責之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文二年

秦伐晉

旱可知

及蘇子盟于女栗

女音汝  
又如字

諸家多祖左氏說謂頃王新立而盟以盟天子之  
大夫與周下盟諸侯爲非惟戴溪隱曰僖公十年  
狄常滅溫溫子奔衛溫即蘇子也今與魯盟豈非  
既復其國而求與魯盟邪

冬狄侵宋

高氏集註曰狄侵諸大國獨宋未耳自宋亂之後  
狄始侵之

楚子蔡侯次于礪貉

左氏載其將伐宋先儒謂睥睨中國耳厥貉公毅

作鉅貉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九倫反

杜注討前年逃厥貉會

夏釋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邠去反

左氏曰謀諸侯之從於楚者杜氏注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宋聽命于厥貉也先師謂此亦霸者事大夫豈得而專之木訥曰魯獨會之者蓋大夫之專自魯始霸主之令亦出於大夫此魯所以悅從者歟彭生叔仲惠伯也公子牙之孫

文十二年 狄侵宋 楚伐陳

秋曹伯來朝

左氏謂始即位而來也

公子遂如宋

左氏謂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

賀楚師之不害也木訥曰彭生會晉公子遂如宋

魯君安在哉大夫專恣各事大國以固私黨

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左氏曰鄆曠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得臣追之吉敗

狄于鹹獲長狄僑如木訥曰狄八年之間三侵齊

而侵魯宋者得臣出其不虞而敗之自是有懼

心惟十三年一侵衛不敢窺齊魯之藩籬則賊之  
役不惟有功於魯且有功於天下也得臣莊叔也  
最善射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邾伯來奔

公羊曰失地之君也岷隱曰按左氏邾太子以地  
來奔魯以諸侯逆之故書曰邾伯誠如所言邾太  
子未嘗為君春秋豈得以邾伯書蓋必嘗為君道  
於不得已而出奔非其罪也孫氏曰按莊八年師  
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自是入齊為附庸此而  
來奔齊所逼邾邾公羊作盛

十二年

獲長狄

杞伯來朝

始朝公也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左氏謂嫁杞而杞絕之公穀謂嘗許嫁杞而卒今  
皆不可知趙子曰時君之女故曰子以別非先君  
之女也愚按以此釋經文足矣

夏楚人圍巢

岷隱曰前日楚伐麇中國不能救於是又圍巢中  
國無霸主諸侯何恃哉

秋滕子來朝

滕昭公也亦始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

將伐晉也木訥曰九年秦將伐晉則來歸僨卒成風之祿今將為河曲之戰則有術之聘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自殺至此凡六交兵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音

諸與鄆二邑名木訥曰諸鄆莒魯之衝也七年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莒魯蓋締交也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奔莒敖之奔蓋不能於魯而莒容

二十一年

楚圍宋

行父城諸及鄆刻莒有盟

之行父疑敖之在莒為疆場患故帥師以城焉張氏曰前此莒未嘗與魯有爭今行父首帥師城二邑以啓爭端魯自此與莒為仇而爭由鄆始先師嘗言二邑近費而介於莒他年宿伐莒取鄆叔弓疆其田費於是始大然則此行父自為封殖之計也鄆公羊作蓮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陳共公立十八年而卒皆夏從夷者然其子平國立始自披於夷狄以從新城之盟是為靈公

邾子貜卒

邾其君及

邾文公立五十年卒子攬且立左氏載文公十遷  
絲利民不利君公遷而卒

自正月不雨至子秋七月

旱可知

太室屋壞

太室魯公伯禽之廟不修故壞書不共也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秋侵衛十有二月己丑公  
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棗

劉氏曰前此鄭衛背晉而與楚今公之往也衛侯  
會于沓請平于晉其還也鄭伯會公于棗亦請平

大十五年

于晉公皆成之木訥曰秋復侵衛者衛侯出會棄  
虛而侵之也又曰晉之不能宗諸侯者權在趙盾  
也諸侯之不肯從晉者不屈於盾也中國無霸主  
而楚人伐麋圍巢無復顧忌寔寔然兵及衛鄭故  
衛因公之如晉而會公于沓鄭因公之還自晉而  
會公于棗蓋謀晉之霸也然衛鄭不敢直附晉而  
問交於魯者以魯深睦於晉而知晉強弱從違之  
計卜於魯焉故明年遂為新城之盟公之一出晉  
實困之而復霸諸侯楚實懼之而終文公之世不  
侵中國則亦不為無益於天下愚謂此適投諸侯

求晉之機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去冬十二月與晉盟而今歸魯也

邾人伐我南鄙叔孫彭生帥師伐邾

左氏載邾文公卒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故惠伯伐邾余氏曰居喪而伐人與伐人之喪罪一也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昭公也立二十年卒孝公名昭而潘又謚昭非禮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齊  
酉同盟于新城

卷四

中國無禮朝聘信皆因公以請平於魯

左氏曰從於楚者服也伊川曰同懼楚也愚按從楚者宋陳鄭許也自楚荐食中國諸侯無所依去年冬衛鄭會魯皇然求晉晉趙盾又方有求諸侯之心交相求而適相濟是以同盟新城宋地今應天府也七年扈之盟上書公會諸侯晉大夫今年新城之盟列叙諸侯明書晉趙盾者西疇崔氏謂新城之盟出於諸侯而扈之盟晉大夫主會也不言癸酉會諸侯先言會諸侯然後書癸酉同盟者交際鄭氏謂諸侯之會非一日而皆集必待其集然後同日而盟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孛者星之滄無也光芒直上而如彗則曰彗光芒四出而勃勃然則曰孛入于北斗者斗有環域故曰入也左氏載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後三年宋弑昭公五年齊法懿公七年晉弑靈公唐李淳風始筭孛星行度謂此星在角由杓入斗是月自北而入晉居北齊宋居晉之東故晉齊宋當之斗數七故云不及七年胡氏曰此三君皆違道失德而死於亂符叔服之言

公至自會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襄公二十一年 齊侯會于新城 齊侯會于新城

新城之會方告至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邾文公長子矍且齊出也次捷菑晉出也復且已立晉又納捷菑見辭而還納者左氏稱趙盾公羊稱卻缺穀梁稱卻克捷菑公羊作捷菑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初敖如京師棄君命而奔莒以從己氏魯立其子穀是爲文伯敖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聽朝命復而不出三年又盡室適莒文伯卒立其弟難是爲惠叔敖又重賂以求復惠叔

以爲請許之將來而卒於齊教者慶父之子孟氏也謚穆伯適莒而卒于齊者又奔齊以求歸也高氏謂書此以著典刑之壞且爲明年齊人歸喪起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左氏載魯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以傾之昭公卒舍立商人弑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

宋子哀來奔

左氏曰宋高自蕭封人升爲卿不義宋公而來奔公羊曰子哀者何無聞焉爾穀梁曰其曰子哀矣

之也左氏居諸傳之先宋昭又不道之君且當從左氏耳但子哀一以爲字一以爲名不可考孫氏曰宋公族子姓哀名也黎氏曰子哀必宋公之子經有子同子糾未知孰是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左氏謂單伯周大夫也子叔姬者文公之女嫁齊生舍舍立見弑叔姬不安於齊魯請於周使單伯使齊歸之齊不道而皆執之也公穀謂單伯魯大夫其并見執者淫也愚按書齊人執單伯書齊人執子叔姬兩書齊人者正不欲以姬繫於單伯而

嫌於淫也此當從左氏而公穀所傳殆齊人認而  
執之之詞歟若單伯之爲周大夫或魯大夫則不  
可知也莊元年單伯逆王姬去此已七十餘年若  
以爲魯大夫不應父子祖孫皆以名氏稱單伯伯  
似爵而周畿內諸侯也若以爲周大夫則此不明  
書請于周而明年書單伯至自齊於周無關也世  
遠不可質言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爲單伯與子叔姬執於齊故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木訥曰宋昭不君惟前年同新城之盟未嘗戰也  
前日子哀以不義昭公來奔疑子哀間宋魯而魯  
有以議宋故來修好而又盟以質之神不書使非  
君命也已專盟也

夏曹伯來朝

曹伯十一年來朝今再至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敖以奔死於外魯不許其歸齊人飾棺置堂臯其  
子難請于魯故歸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非禮也。說見莊二十五年。

單伯至自齊。

齊釋其執也。或謂行父如晉，晉詰齊而齊歸之。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新城之盟，蔡獨不與，故討之。蔡自獻舞入楚，至晉文敗楚而後來歸。踐土溫翟泉皆與會，晉文沒後從楚者十五年。然蔡無以自立，故也。今安能得蔡。

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

傳齊人侵我，故行父告于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亳。

二十五年

尋，新城之盟，謀齊難也。以無能為故略之。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或疑亦行父請晉而得釋。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齊侯再侵者，謂諸侯不能也。伐曹者，以曹兩朝魯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且魯以齊兩見侵而求盟，齊以行父兩謀齊於晉而不肯與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自二月至五月也穀梁謂厭政甚矣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立

鄆音西又土西

行父不得盟公使遂納賂于齊乃得明齊強魯弱也鄆立公羊作羣立穀梁作師立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聲姜信公夫人文公母

毀泉臺

公羊謂泉臺即築于郎之臺也先祖為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左氏謂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聲姜薨故毀泉臺劉氏曰以為祥

文十六年

四不視朔

毀泉臺

而毀之非明民之道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左氏載楚大饑戎與麋交伐之庸師羣蠻叛楚楚議徙都阪高為晉曰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遂滅庸岷隱曰秦楚相遠其所以得伐庸者由巴蜀以通道木訥曰楚成王穆王求諸侯直與中國爭鋒今莊王之興西連巴秦繞出周晉之後西南既合而北趨晉則中國諸侯在其掌握矣然則為賈之謀乃轉敗為成而饑饉兵革之來適為莊王強楚之資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襄公夫人王姬欲通公子鮑使甸弑昭公書曰宋人弑其君者先儒謂昭公無道國人所共棄楚眾殺之然也杵公羊作麴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左氏曰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若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文公蓋即公子鮑也本訥曰宋之弑君以公子鮑之厚施得民奉以爲逆也今諸大夫伐宋卒立鮑而還則安在其爲討罪哉成宋之亂而已

文十七年

楚莊王威晉而興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九月而葬左氏謂齊難故緩劉氏曰聲姜既葬而後有齊師耳高氏曰九月而葬慢也聲公羊作聖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秋公至自穀

齊伐魯魯公子遂以賂得盟于鄆丘齊猶以公不親盟復來討焉公子遂請盟公乃親盟于穀諸侯之會于扈平宋也公以齊難不及與胡銓集善言文公立十有八年大夫盟會十八九獨此書公盟亦見大夫之張也高開集註曰穀本齊地僖二十

六年公以楚師伐齊齊以是憾魯今公不與魯之  
會而強盟齊于穀苟免齊難而已岷隱曰文十五  
年書諸侯盟于臺至是書諸侯會于臺其事不同  
始也魯文公後至晉侯取賂於齊無功而還故春  
秋略之不列序諸侯今魯之會文公不與諸侯成  
宋之亂而不能討其罪故春秋復得而略之

冬公子遂如齊

拜穀之盟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崔氏曰臺下者泉臺之下也其臺毀矣而下屋存

文十八年

莊十四年

焉薨于臺下非正也

秦伯罃卒

秦康公立十二年卒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商人者懿公也弑君篡立四年刑邢鞅之父而使  
鞅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駮乘故二人共弑之齊  
人迎立其兄公子元是為惠公止齊曰職鞅微不  
稱盜而稱齊人所以罪商人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五月而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冬十月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孫行父如齊

公子遂襄仲也叔孫得臣莊叔也子者立未踰年之稱子之名左氏以爲惡公羊以爲善蓋夫人姜氏所生也初文公之妃敬嬴生倭是爲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欲立之仲請于齊齊許之故襄仲殺惡及其弟視而立宣公夫人姜氏遂歸齊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所謂出姜不允於魯者也書曰子卒左氏以爲諱之也木訥曰

文十八年

公遂襄仲殺其世子行父爲之如齊

楚莊五年

遂及得臣如齊而子卒子卒而夫人姜氏歸于齊其義隱而彰矣行父之如齊張氏以爲告宣公之立也沙隨程氏曰遂得臣行父三人皆與謀以其前後如齊而知之也蓋是舉也惟叔仲惠伯名彭生者不可公子遂矯太子惡之命召而殺之

甚弑其君庶其

莒子生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故僕弑逆而以其寶玉來奔傳載行父遂而出諸竟曰如鷹鷂之逐鳥雀者也

木訥趙氏鵬飛曰三家之強雖自僖公而僖公



之世未嘗敢專也。至文公之世，孟氏則公孫敖爲戚之會，垂隴之盟，叔孫氏則得臣會晉伐沈，敗狄于鹹，季氏則行父如陳，如晉帥師城邑。至東門氏則襄仲見於經者凡九，非會則盟，非盟則如，非如則伐，其橫尤甚於三家。然極其源皆由文公怠懦不君也。即位之初，霸主之會鄰國之好，未嘗親之，率以大夫往，閏月不告，月常月不視朝，怠惰庸昏，不出寢門，何以爲國？宜諸大夫互結私援，外事大國，內懷國人，而自封植，公室寢弱而權移於人也。一身未瞑，二子爲戮，妃

文六年

妾不能相保，終春秋之世，權不能復收，而魯遂以微文公不能擅其責也。

宣公

名倭，或作接。文公庶子，襄仲爲其妾母敬嬴殺嫡而立之。謚法善問周道曰宣。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岷隱曰：魯之威宣皆繼故而立，無所畏懼，偃然行即位之禮。春秋即其實而書之。

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岷隱曰：宣公執親之喪未一年，遽遣人逆女人道。

廢矣木訥曰諸侯娶元妃以奉宗廟非苟結私黨  
以濟其惡也弑太子立宣公絕姜氏皆仲遂與敬  
嬴之謀今謀既濟矣獨虐姜氏在齊有以謀魯也  
故宣公即位坐席未温而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  
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其為謀豈不迫哉蓋魯忠  
亦負篡弑之惡故不暇責魯特患姜氏有言於惠  
公也今既逆齊女而歸則惠益親魯姜氏有言惠  
有所不信爾故得歸姜則宣公之位定敬嬴公子  
遂可以無虞故書曰公子遂如齊逆女遂以夫人  
婦姜至自齊書曰公子遂者娶齊之謀本於遂也書

宣元年

居喪娶齊以定位

楚莊六年

婦姜者婦有姑之稱敬嬴以妾母專政取齊之謀  
遂與敬嬴同之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左氏傳曰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胡銓集善曰  
宣篡立未列於會故如齊納賂以請會其下書齊  
人取田則納賂明矣行父之惡如此而室無私積  
近於公孫之皮被木訥趙氏曰拜成婚也前年夫  
人姜氏歸于齊季孫行父如齊令夫人婦姜至自  
齊季孫行父復如齊前日絕其姑今日賀其婦婦  
姑均齊女也姑惡視之母則絕之婦後之夫人則

賀之儀諸大夫立之也惡及視諸大夫殺之也殺者絕而立者賀其謀皆出於大夫大夫之權一至是耶愚按行父今此如齊古說皆以爲行父木訥獨以爲拜婚二說皆通而拜婚之說則於經文之比事尤切然其爲行父之邪謀則一也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甲父之見放左氏以爲河曲之戰不用命然今已七年矣胡氏曰放猶羈置毋去其所本訥曰天子四海爲家大臣有罪而法不至死則放之于荒裔舜放驩堯于崇山是也晉諸侯爾越晉境則爲他

宣元年

行父如齊拜婚

國安得荒裔而放之今放之于衛衛鄰國也使甲父而賢則是借賢與人若其不賢則衛豈肯容之晉放之衛釋之晉何以責於衛豈晉之荒服乎師氏曰春秋之時列國相與藏奸匿怨自罪於此而見用於彼孰能必其禁錮哉

公會齊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齊六月詔又取濟西田左氏謂會于平州定公位也公子遂如齊拜成也取濟西田者魯以賂齊也春秋之世弑君篡國者已列于會則諸侯不得致討故公子遂爲宣公賂齊以求會既會而齊取其賂也胡氏曰篡弑之賊

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其罪不  
得赦也以列於會而不復討是率中國為成夷棄  
人類為禽獸此春秋所以作也戴氏曰威公之立  
也不義以許田賂鄭宣公之立也不義以濟西田  
賂齊懷慚抱愧制命於人亦可哀矣趙氏曰魯致  
賂而書齊取齊欲之也既為平州之會而取濟西  
田則出姜之恨無所伸惡視之實無所許矣

秋邾子來朝

本訥曰邾自僖文之世屢為魯所虜至是因宣公  
之立而求成焉故來朝然十年而公孫歸父伐邾

二曰元年 齊敗於長勺

取繹愚聞邾舊雖附庸於魯自升為子當屬于齊  
每視齊為向背今魯與齊好所以來朝相安十年  
恐亦來朝之力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  
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棗林伐鄭

岷隱曰晉楚二國不務德而力爭陳鄭一彼一此  
皆不足以得二國之心鄭伯以晉人受賂之故而  
受盟於楚陳人以楚人無禮之故而受盟於晉故  
楚鄭侵陳及宋而晉亦救陳陳宋然鄭者也故復  
與衛曹會晉伐鄭本訥曰楚莊天下英雄也前曰

滅庸首結秦巴以侵中國之西今日侵陳侵宋又  
結鄭以侵中國之東未得秦巴則不及庸未得鄭  
則不及陳宋必秦鄭既復東西之勢合羽翼之謀  
成而後趨中國時霸者不作楚方跋扈盾不救則  
陳宋爲楚矣然經書救陳而左氏以爲救陳宋蓋  
意之耳楚之伐宋必越陳而後及宋故救陳則宋  
自解趙盾救陳未遠而次于禁林四國之君會之  
伐鄭盾以大夫尸諸侯之事必責正義而誅之具  
諸侯何所宗中國何所恃故春秋不得已而予之  
止齋曰南北之勢於是始也後十五年而宋楚平

宣元年

楚莊伐陳復宋晉救陳南北勢始分

後五十年而晉趙武楚屈建同盟于宋諸夏之君  
分爲晉楚之從矣南北之勢於是始故謹書之也  
又齊趙穿帥師侵崇

岷隱曰穿言我急崇秦必救之吾以求成焉侵崇  
之役最爲無名木訥曰穿盾之黨也崇秦之與國  
也穿見盾主諸侯而已無寸功以爲秦於晉世仇  
也於是帥師侵崇蓋無事生釁以立己功媚盾而  
固其寵焉公羊以侵崇爲侵柳云柳者天子之邑  
劉氏嘗辨其非

晉人伐鄭



高氏集註曰宋怨鄭與楚侵我復請晉伐鄭晉亦以前救之無功遂連兵伐之木訥曰趙盾何德服人而力又不足伐之卒不能得鄭而為宋生敵故明年有大棘之戰而華元被獲於鄭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左氏載鄭受命于楚伐宋宋敗贖華元于鄭而華元逃歸木訥曰大棘宋地鄭伐宋也楚未嘗伐鄭鄭穆無勞而從楚晉再伐之而不反今又為楚伐宋附夷狄而戕中國可勝責乎歸生雖勝卒為弑

宣三年

鄭獲宋華元

楚莊七年

逆之階華元雖敗不失為襄大夫信乎聖門不道戰功也石林曰華元盡力於戰不以獲取華元善之也

秦師伐晉

左氏謂報崇之役也張氏謂穿欲求成而反召兵趙氏謂秦晉自河曲之戰于今七年無疆場之虞蓋亦厭戰爾趙穿無釁而侵崇秦於是報怨之師穿之罪不勝誅矣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左氏載秦圍焦趙盾救之遂自陰地侵鄭闕叔救

鄭而有去之胡氏謂盾之去理由去也趙氏謂塞宋之請姑爲龜勉之行侵鄭而已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臯

傳載晉靈不君趙盾驟諫晉靈先使鋤靈賊之覺不忍又欽盾酒伏甲將攻之盾逃而穿弒靈於盾未出境而復位又不討賊故靈孤歸獄於盾而書盾弒君程伊川曰聖人不言趙穿何也曰趙穿手弒其君人誰不知若盾之罪非春秋書之更無人知也胡康侯曰盾僞出境而實聞乎故高貴鄉公之事抽戈者成濟倡謀者賈充當國者司馬昭也

宣二年

趙盾益君

陳恭議刑直欲指昭則盾爲首惡明矣愚按九皆據傳而釋經者也密侍讀曰左氏叙孔子之言曰惜也越境乃免非也安在越境則君臣之義絕乎吾以爲此非仲尼之言胡侍郎銓曰盾弒逆之迹見於不討賊所以正其罪不得言爲法受惡葉石林曰左氏載孔子之言稱盾能爲法受惡爲良大夫而許之以越境乃免此非孔子之言也弒君天下之大惡使其與聞乎弒雖在四海之外無所逃安取於越境使不與聞雖在朝如晏子誰敢責之趙不訥曰弒君者趙穿而春秋書曰趙盾弒君者



穿之手而看之心爾裴度當國蘇佐明弒欽宗度亦不討賊誰以罪裴度趙盾弒君之事既白學者胡爲廢經任傳妄以賊爲賢耶愚按凡皆擄經而折傳者也胡安定曰三傳皆謂趙盾不弒今經書看弒若言非看是憑傳也歐陽公曰趙穿弒君大惡也看不討賊不能爲君復讎而失刑二者輕重不較可知今免首罪爲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然則夷臯執弒曰孔子所善是矣趙盾弒之也西疇崔氏曰春秋謹名分別嫌疑今加弒君之罪於人不爲異辭以見之恐非聖人之

宣三年

意傳或失之愚按凡皆離傳而言經者也此大事也故兼錄使來者考焉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匡王在位六年崩弟瑜立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張氏曰此又因事之變以明魯郊之非禮也趙氏曰魯之僭郊天不從而魯必爲之郊牛之變皆天示之譴也卜而不從者四鼯鼠食牛者三牛口傷者一魯不自咎其僭必將用之凡郊之不從牲之

變故皆非人力所能爲也愚按魯僖始欲僭郊而天不從今魯宣再欲僭郊而天又不從魯憲雖請僭郊於平王至今不可得而僭天道之可畏如此不郊而猶三望趙氏謂不得僭於天而僭於地天地豈有異理天所不享地安得享之

葬匡王

四月而葬速

楚子代陸渾之戎

岷隱曰陸渾之戎近在伊雒中國不能問而楚人伐之然楚意不在戎也觀兵天子之疆而問鼎之

大小輕重其僭亂若此木訥曰楚莊於此蓋未離乎夷也霸業以尊周爲義舍尊周無以令諸侯而莊王首犯天下之忌其不能霸諸侯而徒爲戎首無足怪者陸公羊作賁公穀無之字

夏楚人侵鄭

傳載春晉伐鄭鄭及晉平夏楚侵鄭鄭即晉故也胡氏曰不書晉之伐楚之平者仲尼削之也晉成新立鄭皆僭歸霸反之正也故獨著楚人侵掠之罪晉侵鄭則鄭及晉平可知矣趙氏曰楚莊之興兵未嘗及鄭而鄭歸之今楚觀兵于周而鄭叛楚

歸晉信乎德義者霸王之基也既以不義而失鄭  
乃區區以兵侵鄭是侵掠中夏而已

秋赤狄侵齊

赤狄狄之別種孔氏疏云謂之赤狄白狄者俗尚  
赤衣白衣也地譜洛州春秋赤狄之地木訥曰信  
文之世歲有狄患至文十一年叔孫得臣敗之于  
鹹狄患頓息狄衰而赤狄興焉赤狄隗姓潞甲及  
留吁皆赤狄也今其侵齊始見于經許氏曰楚侵  
其南狄侵其北此中國大過揀撓之時戴氏曰他  
日晉人滅潞氏甲氏則赤狄之存無幾矣

宣三年

楚莊觀兵於周

宋師圍曹

傳載宋文公即位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  
師伐宋今宋師圍曹者報之也胡氏集善曰宋文  
弒立已為亂階而欲治人之亂故春秋不書曹師  
而特書宋師

冬十月丙戌鄭伯聞卒葬鄭穆公

鄭穆公名蘭左氏所載夢蘭而生劉蘭而卒者也

立二十二年卒木訥曰葬不月闕文也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

莒取向

胡銓集善曰邾莒有怨公黨於邾而偏於莒此莒人所所以不肯平又伐莒而取其邑左氏謂之以亂平亂也岷隱曰莒大而邾小故平莒爲難平邾爲易邾之於魯有伯姬之親故宣公不勝其忿伐莒而肯之辭傲然而不顧也故宣公不勝其忿伐莒而取向昔魯威公欲平宋鄭宋辭平而威公至於伐宋其事正與宣公類夫二公皆以不義得國諸侯誰其信之不能省躬而逞怒於人滋益罪者魯民曰向吾故邑相十六年城向是也豈魯與莒有奸故向在莒至是莒不肯平然後公復取向歟張氏

平莒

平莒知莒不肯

莊公九年

曰若出於公不必假齊一語而服今挾齊爲重莒尚不肯

秦伯稻卒

秦共公立四年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歸生者子家也左氏載公子宋以染指龜鼎之故鄭伯將殺之宋與子家謀先子家懼其害而從之書歸生殺其君者權不足也胡氏曰歸生爲正卿嘗統大兵聞宋逆謀登時而覺先事誅之猶反手耳石氏曰歸生不從則子公不弑靈公不死凡鄭

之亂歸生爲之也木訥曰左氏載食惡之事其跡甚明豈有一饜之隙而弑君哉

赤狄侵齊

以齊之強連年爲狄所侵齊不能報狄故再至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木訥曰公七年之間五如齊蓋齊取濟西田屢屈而朝齊者請是田也十年濟西之田歸而齊侯元卒公復如齊拜田且弔焉頃公在位則不復如齊矣愚謂此亦臆度以其事之前後恐然爾

冬楚子伐鄭

宣四年 公如齊

左氏曰鄭未服也趙氏曰鄭弑其君諸侯不問楚伐爲有辭張氏曰楚自去年至十年侵伐鄭者凡五至十一年盟鄭于辰陵而鄭又徵事晉於是十二年圍鄭入之遂敗晉于邲而後鄭服楚晉人之不振有自來矣然則鄭之從楚豈得已哉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叔孫得臣卒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高固齊大夫也叔姬宣公之女也公穀皆作子叔姬別其非先君之女也左氏傳因公如齊高固使齊止公以求婚也叔孫得臣者公子牙之後莊叔

也其卒不書曰諸家皆生義例未必其然或云闕  
文者恐近之也岷隱曰宣公連年如齊卑辱已甚  
今因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以求叔姬無乃太甚  
乎前此魯女多爲諸侯夫人今下嫁於大夫固已  
少屈矣宣公又自主昏是以大夫自處也高固之  
逆與子叔姬之偕來具書於春秋益可耻矣向者  
莊公之時莒慶來逆叔姬其後僖公及莒慶盟于  
洮皆魯之耻也胡康侯曰禮嫁女留其送馬及朝  
見成婦遣使反馬則高固親來非禮也又禮女子  
有行歲一歸寧今見逆未易歲叔姬亟來亦非禮

宣五年

齊大夫來以叔姬

楚莊十年一伐鄭

也

楚人伐鄭

鄭三年三被兵不爲楚屈而晉不能託之東萊曰  
楚伐鄭而陳服楚矣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鄭從晉三年三被楚兵故陳畏而從楚晉時有難  
趙盾僅與孫免侵陳岷隱謂示諸侯以爲名而已  
非能回陳人從楚之心也木訥謂晉楚爭陳自此  
始

夏四月秋八月螽

庚子

書災也

冬十月

書備四時也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左氏謂良夫者孫相子來盟者謀通晉也木訥曰魯宣以援立之賜事齊而外晉晉成將求諸侯以興霸業惟衛久睦於晉九伐宋鄭侵鄭侵陳無役不從而魯宣未嘗與今晉將為黑壤之盟故俾衛求魯結盟以示信

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

宣公八年

晉焚東陳之師

共葬十一年

齊夷之國近於齊齊故伐之魯為齊侯伐萊

塵

大旱

書災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胡銓集善曰自文公以來中國無盟王終晉靈之世未嘗一合諸侯至此成公立五年始有黑壤之會而大夫不與焉聖人皆書其辭庶幾諸侯復相文之業攬夷楚而尊中國也愚按此會左氏謂魯公見止於晉以賂免而不得盟故止書曰會宋訥

趙氏辨之曰陽穀之會齊不肯盟季孫行父則書齊侯弗及盟平丘之會公不得同歆則書公不與盟今經無其文左氏妄生此說當以經爲正岷隱戴氏亦曰誠如左氏所言則春秋當以公不與盟書豈得闕而不錄

八年春公至自會

去年冬會黑壤今春來歸也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下書遂卒于垂此蓋以疾而返也禮聘未至不幸而卒則以尸造于朝介將事無反也今以疾遂反

宣七年

會齊後乘

賈公五年始五黑乘

是廢君命故不書疾惟書至黃乃復

卒已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人臣之卒當祭則不告終祭則不繹繹者明日又

祭也今仲遂卒與祭同日則明日之繹不必繹也

猶繹可已而不已也繹雖名也入則用之籥管也

有繹故去之曾人知御佐之喪不宜作樂而不知

廢繹上書公子遂此云仲遂者承上文也仲字也

戊子夫人贏氏薨

贏氏宣公之妾母也稱夫人自成風始薨公穀作

能



晉師白狄伐秦

木訥曰秦晉自河曲戰後，久已厭兵。至晉趙穿生事，侵崇秦，報晉。今秦共晉靈，晉沒怨，已易世而晉復修怨，伐秦。岷隱曰：昔襄公與姜戎，敗秦師于穀。今成公又與白狄伐秦，內外親疎皆倒置矣。張氏曰：白狄秦同壤之國，今銀夏之地。

楚人滅舒蓼

杜氏注：舒蓼二國名。木訥曰：舒蓼一國也。舒同宗而異國。曰舒蓼，曰舒庸，曰舒鳩，皆舒也。所謂羣舒亦猶狄均曰狄而異種也。舒蓋楚之黨，而舒逼近

宣八年

楚莊王三年

中國舒滅，則中國失南門矣。胡氏曰：是時楚人滅舒蓼及滑，泃盟吳越，勢益強大，將為中國憂矣。蓼穀梁作戮。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食之既，則為變大矣。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葉石林曰：諸侯之葬為雨止禮，歟禮也。古者庶人縣窆，不封，不樹，不為雨止。潦車載篋，篋蓋士之禮。然言不為雨止，豈固有為雨止者乎？諸侯旅見天

子雨霑服失容雖入門猶廢而况送死之大乎鄭  
夾滌曰雨不克葬雨已乃葬葬必以禮雨不成禮  
且以孝子之心雨且葬是欲葬其親也胡康侯曰  
送終大事人情所不忍遽者可冒雨不待成禮而  
葬乎崔西疇曰禮既葬日中而虞葬日虞弗忍一  
日離也今日中而克葬則僅及乎是日虞也若日  
下具克葬則不能乎是日虞矣其克葬所以志日  
之蚤暮未訥曰或謂嬴氏殺嫡立庶天譴故雨不  
克葬此附會之說爾葬定公亦雨不克葬豈亦天  
譴耶嬴氏之惡不重於文姜而文姜之葬不雨豈

宣八年

晉成公手夏禮

天亦私文姜耶其說不根甚矣嬴氏書葬譏安母  
奪嫡為小君而雨不克葬譏無備耳愚按春秋惟  
書事實而善惡自見讀春秋者自多意度之耳譏  
且未必而况可指雨為天譴耶敬嬴公殺作頃熊

城平陽

高閼集注曰懼晉故也方舉大喪又城平陽重困

民力

楚師伐陳

左氏載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未訥曰舒  
蓼楚之與國也無罪而見滅宜陳之懼而叛楚也

宣八年

宣八年

然晉成亦無足依者故楚師伐陳而陳復爲楚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夏仲孫蔑如京師  
左氏曰公於齊則冒母喪而往於天王則待召聘  
而往胡氏曰歲首月公朝齊夏使大夫聘京師戴  
氏曰公自即位已親如齊者三天子召聘則仲孫  
蔑一至京師而已愚按比事而觀則輕重先後之  
倒置可知召聘事見左傳蔑即孟獻子也

齊侯伐萊

高氏曰狄北侵齊齊不敢報萊不犯齊齊亟伐之  
畏強凌弱可觀齊惠矣戴氏曰萊於齊爲近故齊

宣八年 城平陽

九年

齊伐萊

侵必欲服之觀夾谷之會萊人以兵劫魯侯則萊  
之屬齊有自來矣

秋取根牟

杜預曰根牟東夷之國公羊曰根牟邾婁之邑戴  
岷隱斷之曰書根牟而不繫於邾知其爲國明矣  
此一說也崔氏曰根牟萊邑齊取之也趙氏曰以  
職方考之東萊有牟平又有東牟則根牟即東牟  
耳經書牟人葛人來朝公孫茲如牟皆曰牟不曰  
根牟豈可以根牟爲牟國蓋根牟萊邑也萊逼於  
齊齊伐之而取其邑至襄六年齊卒滅萊萊之弱

而亡自取根牟始此一說也高氏集註曰根牟蓋萊邑也七年公會齊侯伐萊此齊侯再伐萊公雖不與伐而乘危取之昭八年傳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或又曰齊念魯之勤已伐萊割根牟以與之也此又一說也愚按世遠皆不可考所可考者昭八年根牟屬於魯則謂魯取根牟者近之也

八月滕子卒

滕昭公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

宣九年

取根牟

楚莊十四年

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左氏曰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胡氏曰會于扈以待陳陳侯不會然後伐之幾於自反而有禮矣在會諸侯皆以師聽命而荀林父兼將之則其師輯矣晉主夏盟又嘗救陳所宜與也而陳惟楚之即夫豈義乎趙氏曰陳蓋以晉不足依而從楚然鄭尤逼於楚而一心事晉亦足以安陳歸中國豈不得為鄭乎高氏曰齊與諸侯不睦而魯獨事齊故公不與會晉侯之卒亦不會葬愚按晉侯者成

公也立七年晉自靈公不能繼文襄之業中國無  
與主盟會皆出大夫至成公方會諸侯于思戾又  
會于崑中穀賴之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成公立三十五年卒而穆公立方魯僖二十八年  
成公嘗執于晉故平生事晉甚謹

宋人圍滕

伐喪

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

晉成方卒楚乘隙而伐鄭晉景方立而未能霸雖

宣九年

晉成方卒之會而卒

晉景公初立

楚伐鄭晉救鄭

卻闕救之不能得鄭是以十一年長陵之盟鄭子  
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乃從楚  
今此卻闕救鄭鄭伯敗楚師於柳棼國人皆喜惟  
子良獨憂焉按楚莊之立加兵於鄭者凡四而兩  
書楚子說凡例者然然愚意書楚子者君為將也  
書楚人者大夫為將也夷狄猶夏何可復而以書  
楚子曲生意義耶

陳殺其大夫洩冶

陳靈公淫平夏姬洩冶以諫死洩冶公穀皆作世  
治張氏洽曰世左氏本作洩因唐人諱世字雖偏

傍亦然故改泚為洩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

魯君臣交至於齊殆無寧歲故齊懷其媚悅之意而還其所賂之田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杜曰不書朔官失之

己巳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衛

齊惠公立十年卒而頃公立木訥曰惠公卒而崔氏奔則崔氏寵於惠而不容於國人久矣左氏乃謂崔杼有寵而高國畏其逼且自是至崔杼之逆

宣十年

齊歸納西田

莊楚十五年

凡五十有一年古者四十而仕五十而歸則崔杼之弑蓋百歲矣何杼如是之壽耶蓋附會也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左氏謂奔喪也蓋魯宣之事齊如此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左氏載徵舒者夏姬之子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淫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以君徵舒病之故射公殺之靈公立十五年見弑而成公立

六月宋師伐滕

木訥曰前年宋圍滕滕不服今又伐之以滕之小  
安能事二國事魯則宋伐之事宋則魯伐之宋成  
緣免至晉楚之虜曷不以已處晉楚間之心爲心乎  
左氏謂滕恃晉而不事宋以職方考滕越齊衛而  
後至晉安能越二國事晉哉蓋事魯而不事宋晉  
魯有亥豕之似左氏誤附會矣

公孫齊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歸父公子遂之子所謂東門氏者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前日楚子伐鄭郤闞之救不能得鄭故鄭服于楚

晉十年

晉景公元年

伐鄭

而晉又伐之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報仲孫蔑之聘也任氏曰宣公即位十年未嘗一  
覲天子而於齊五朝未嘗一問京師而於齊六聘  
及天王召聘仲孫僅往而王季子已來戴氏曰自  
是周室日衰天子之使亦不復至魯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歸父蓋自廣其邑也東門氏之強豈減季氏哉夾  
深曰邾魯之間繹山多矣邾文公遷于繹是邾都  
也非此繹也繹山作類

大水  
災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  
左氏傳季文子初聘于齊謂頃公初立也子家如  
齊伐邾故也謂取繹而往謝也國武子來報聘謂  
報季文子也岷隱曰齊侯之喪宣公既親如齊矣  
公孫歸父繼往會葬而行父歸父又皆如齊一年  
之間魯之君大夫接踵在齊齊不得已僅一報聘  
垂觀魯十二公其求媚大國未有如宣公之甚者  
也愚意不特宣公若行父歸父之往亦各自結於

宣十年

通曰宣公元年

齊耳

饑

岷隱曰宣公即位十八年春秋而書其饑始以大  
水而饑繼以螟生而饑

楚子伐鄭

左氏載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遂楚師于潁北諸  
侯之師戍鄭呂東萊曰自宣四年以後鄭遂南北  
兩屬子良曰與其來者可也鄭終始謀策只出於  
此子產所謂至帛以待于二竟惟其強者從之與  
此說一般趙木訥曰鄭一身餌楚五受楚兵從



楚者六歸晉者五乍晉乍楚不幸而處晉楚之間不能自立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左氏載楚又伐鄭鄭用子良之言而從楚向惟陳服楚今鄭與陳同服楚辰陵之盟蓋楚得中國二諸侯矣辰陵穀梁作夷陵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齊魯嘗平莒郟之怨莒不肯而魯伐之取其向矣今復挾齊伐之此又見歸父之橫而附齊之固也秋晉侯會狄于攢函

宣十一年

楚莊伐鄭

晉景公三年

楚莊十六年盟辰陵

木訥曰楚子盟陳鄭于辰陵而晉侯會狄于攢函強弱判矣內失陳鄭而外求狄得狄何益中國哉張氏曰晉侯為盟主而往與狄會會夏徵舒之罪以遺楚討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諸家多以討賊譽楚愚按楚子初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少西氏者夏徵舒之祖子夏之名也已乃入陳而縣之是以盜賊之行給而取之也討賊者如是乎徵舒弑陳靈者也公孫寧儀行父與

陳靈昏淫致陳靈之弒者也。以法則徵舒之罪重，以情則公孫寧儀行父之罪尤重。今殺徵舒而納公孫寧儀行父，討賊者如是乎？善乎張氏洽之言曰：孔寧儀行父必因奔楚誘楚子以利，故楚子殺徵舒而縣陳。徵申叔時之言則陳遂亡矣。愚因張氏之說而推之，則楚子受孔寧儀行父之奔，故殺徵舒為子報私忿，欲因而利之耳。諸家與楚以討賊何過耶？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靈公淫昏見弒，今二十有二月而葬，蓋其同為淫

靈公淫昏見弒，今二十有二月而葬，蓋其同為淫

亂之臣孔寧儀行父方歸自奔楚而葬之前，此國之人不葬也。

楚子圍鄭，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

邲，晉師敗績。邲夫必反

左氏以此舉楚滔滔數千言，竊意此楚人之言也。陳與鄭皆服楚，盟于辰陵矣。未幾楚先叛，盟入陳而欲滅之。若以為討徵舒之罪，則徵舒之弒在宣十年之夏，辰陵之盟在宣十有一年之夏，弒已及年。此時何不討？若果討賊何為？因欲滅人之國，楚自叛盟而行無道於陳，如此陳鄭一體，鄭尤新盟。

則鄭亦如之何不背楚而歸晉是楚之伐鄭者非也鄭伯肉袒以逆楚既舍之晉欲退師獨以先穀違衆取敗晉師雖敗中國救鄭之義豈與之俱敗是晉之敗於楚不足爲辱也世多以成敗論人故譽楚而貶晉爾春秋但書楚伐鄭而以晉主戰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楚莊入陳伐鄭敗晉滅蕭憑陵中國甚矣左氏於滅蕭尚歸曲於蕭之殺二囚而歸美乎楚之捐三軍大氏左史楚人而左傳多楚人之言也木訥曰觀今日滅蕭之舉則前日之復陳復鄭果真情乎

宣三年

晉景公三年 與齊戰

莊十七年 周朝

知陳鄭之祀未易絕爾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此以邲之敗而諸國同盟以相保然先殺正致敗者也主盟則非其人矣清丘衛地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陳方復國宋遽伐之故衛淪盟而救之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岷隱曰向也魯會齊伐莒今焉齊自伐莒蓋莒去齊爲近齊人志在吞併始猶欲具助於人終則自尊於己木訥曰齊魯晉同平鄭莒不肯而伐之魯

有向之獲而齊未有所獲也故齊又再伐之伐莒  
公羊作伐衛

夏楚子伐宋

陳叛中國而從楚清丘之盟陳不至而宋伐之故  
楚子伐宋蓋為陳伐之也

秋螽

書災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左氏載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及晉人計邲  
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蘇

晉景公四年

以邲之敗殺先穀

楚莊十年伐宋

氏曰殺之宜也然先穀先軫之後晉之舊勳盡滅  
其族過也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左氏載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孔達曰  
苟利社稷請以我死乃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  
免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曹文公立二十三年卒

晉侯伐鄭

十二年晉救鄭不及鄭已從楚而晉徒敗于邲今

敗未兩年復與爭鄭之師

秋九月楚子圍宋

左氏載楚使申舟聘齊而不假道於宋宋殺其使  
楚遂圍宋魯救楚滅蕭宋救蕭故楚已伐宋又以  
不假道挑與魯以殺其使為名而圍之木訥曰伐宋  
而宋不屈繼之以圍其必宋之服也審矣楚將橫  
行中夏許蔡已從陳鄭已服則次及於宋宋中國  
之門戶也得宋則齊魯以之此楚所以必於服宋  
歷三時而圍不解卒得宋平而後已

葬曹文公

宣子四年

公五年

伐鄭 楚莊十九年 圍宋

五月而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木訥曰歸父子事齊倚齊以專魯于時宋入楚  
則齊魯以楚為鄆穀之會謀楚也故明年歸父會  
楚子于宋夾漈曰公孫遂雖卒而魯國之政猶在  
其子故歸父今年會齊侯明年會楚子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左氏傳孟獻子言於公曰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  
而獻物若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  
之公說春歸父會楚子于宋木訥曰歸父會楚子

于宋謀自安之計耳說者徒見魯書宋之楚平遂以爲歸父平二國之憾蓋不稽其實也歸父春會楚夏五月宋楚始平豈緩頰數月而後能平之魯於楚無一日之好安能犯其怨而爲宋謀其策與魯爲鄰宋去則楚兵至魯矣魯見宋之危而諸侯畏楚無敢救也故懼而來服迎楚子之意而預弭其兵也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左氏載晉欲救宋以伯宗之議而不敢乃使解揚如宋揚言晉師悉起矣解揚爲鄭囚而獻於楚脅

宣十五年

晉景公六年

楚莊二十年及秦

使反其言不可楚已欲歸申叔時教以築室反耕

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而起之曰

敝邑易子而食析骸而炊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

斃不能從也子反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乃平

公羊氏載華元告子反以易子析骸之急子反亦

告華元以僅有七日之糧莊王怒子反曰以區區

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乃引師而

去之岷隱曰宋華元楚子反親自結盟兩國息矣

春秋之所予也木訥曰楚之圍宋九月於此矣不

惟宋告懼楚之兵力亦疲矣今宋能以情而宣楚

楚亦能以情而復之不盟不誓晉釋然而平是誠春秋之齊韶也

六月癸卯晉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左氏曰潞子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酈舒為政而殺之故晉滅潞酈舒奔衛衛歸諸晉而殺之岷隱曰向者狄為中國患其後赤狄繼之今晉能滅潞氏執其君長而歸亦可以為功矣木訥曰晉景公之適當楚莊之霸無所施其謀外不能制楚而內滅狄焉雖若總小功之察然猶愈乎總小功之俱廢也而或者以滅其國虜其君為甚且虜一戎首

宣十五年

氏秦伐晉

脫一方之民於左衽以中國滅夷狄庸得為過乎終春秋之世諸侯不復有狄患者晉之賜也

秦人伐晉

木訥曰晉自八年以白狄伐秦今歷八年秦相乃修舊怨君子不尚也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傳謂爭政而交相殺也杜氏注曰王札子王子札也蓋經文倒札字木訥曰王氏也札子字也與王季子同皆食采於王城而因地為氏者也未知孰是

秋錄

書災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岷隱曰高固娶子叔姬嘗與叔姬來魯未知是會高固借公事爲私行歟其繼公孫歸父會穀之好歟斷道之會高固逃歸意其人必專輒而不用命者自是而後齊魯之好踈矣無婁公羊作牟婁

初稅畝

公羊曰稅畝者復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藉岷隱曰八家共耕公田得其地利以共公上此之謂什

宣十五年

初稅畝

宣十五年

一而藉今宣公復於私田之中復畝而稅之其取於民也比舊增倍至於後世遵用之哀公所謂二吾猶不足是也按此謂於公田之外復稅私田也胡氏曰初稅畝者譏宣公廢助法而用稅也初者志變法之始也木訥曰耕者助而不稅今宣公廢助法而用稅稅者責其粟而已不計公田私田之出豐凶肥瘠之異也歲不幸而凶必責豐歲之入地不幸而增必用私田之貢雖其法未離乎什一而民苦於凶歲之苦輸境田之重征此初稅畝之弊也宣公既稅畝至哀公又用田賦稅出穀粟賦



出車乘始為兼取而有二吾猶不足之說愚按木  
訥之說雖覺寬平但賦出車乘乃自晉富兵於農  
之法恐於稅民不相干難以此方為什二耳  
先生注二吾猶不足云周制井田大率民得其九  
公取其一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十取其一則為  
什而取二矣此說簡明當從之也

冬蟧生

蟧反

蟧蟲子也秋蟲矣冬又生子冬非蟧生之時所以  
為異

饑

宣十五年

晉景公六年

英莊二十年

秋多蝻冬蟧歲所以饑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注曰甲氏留吁赤狄別種岷隱曰去年滅潞氏猶  
曰治鄩舒之罪今又滅甲氏及留吁則大甚矣

夏成周宣榭火

成周者洛之東都也宣榭先儒謂宣王講武之屋  
也人火曰火

秋鄰伯姬來歸

見出於鄰也

冬大有年

穀梁曰五穀大熟爲大有年岷隱曰春秋書饑書大饑一饑猶足以病民而況於大饑乎其書大者憂之甚也春秋書有年書大有年有年已足爲斯民喜而況大有年乎其書大者喜之甚也愚按宣公六年蝨七年旱十年水十三年蝨十五年蝨連年凶荒今忽大有年聖人云胡不爲之喜世儒反以爲譏貶者何忍也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卒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許昭公立三十年卒蔡文公立二十年卒許蔡二

宣十六年

晉景公七年

歲次秋

公皆背中國而從楚者也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不書朔官失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秋公至自會

時宋爲楚得中國危甚幸而衛復反爲中國使晉不爲是盟恐晉衛復背而南嚮故晉侯爲是盟以固魯衛曹邾之心胡康侯乃因卻克徵會于齊齊婦人笑其跛齊大夫赴盟而見執遂以此盟爲謀齊不思徵會乃在未見笑之先豈預知其見笑故

爲之會以謀之耶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貜卒

穀梁傳載叔貜不義其兄以弒子赤而立織履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木訥謂書公弟而且字之者春秋惟此而已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齊自恃霸國未嘗服晉惟晉文公之霸齊嘗懼而從之晉粵四世嗣霸齊未嘗從也諸侯之強齊之次宋而已今宋與楚平故晉欲得齊以壯中國之勢及徵會而齊婦人笑其使者又不預會而使大

宣十五年

晉景公八年壬寅夏

斷道

楚莊二十二年

夫來故今郤克得政怨其我笑而伐之

公伐杞

木訥曰杞世婚於魯杞桓公魯出而且娶魯僖文之世各一來朝宣公殺惡及視以自立杞伯未嘗來朝宣公憾之故躬自伐之

夏四月秋七月邾人伐郕子于郕

岷隱曰邾人嘗用郕子于次睢之社此人理之所無者今復伐郕子于郕親至人國賊其君而殺之春秋以來亦無是事也木訥曰郕未嘗有一日之隙於邾徒以邾郕爲鄰邾欲滅之以自廣爾以邾

之小而肆毒于郟曾無一人詆訶之信乎其為春秋之世也

甲戌楚子旅卒

楚莊立二十二年卒公羊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葬其號也旅穀梁作呂木訥曰世之稱五霸者其論出於荀孟聖人初無是言也孔子曰齊威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言威文而已初不及宋襄秦穆楚莊吳闔閭越勾踐也而荀孟之所謂五霸者亦所取不同各循戰國一時之稱慕而主論爾孟子之所謂五霸則威文與宋襄秦穆楚莊為五

首十八年

一 襄公六年

一 襄公六年

荀子之所謂五霸則威文與楚莊闔閭勾踐為五如前七君者皆見乎春秋而聖人獨於威文有實子之辭首止葵丘之盟踐土于溫之會召陵城濮之役王室賴之諸侯賴之兆民賴之聖人所以予之者幸天下有威文而不遂為夷也若宋襄固無成功而秦穆楚莊闔閭勾踐皆為中國患聖人何忍長其寇哉闔閭勾踐皆逞兵以闔其私君子不道也秦穆三敗而不退孟明其悔過之誓得列於書楚莊得陳得鄭而不有哀宋之危而隨許其平二君者以為夷狄之賢君則固也遂與威文同列

則鵬無別矣秦穆之誓特其詞有足觀聖人取其詞而已悔其敗而益阻兵是豈聖人所望故書於春秋皆擠之九泉之下無一字之褒若楚莊者尤為中國之害又非秦穆之比秦穆聞私怨於晉而已實不敢陵諸侯也楚莊之興直犯中國滅庸滅舒蓼滅蕭宋陳鄭聖賢之後皆被其毒假伐戎之行以觀兵于周伏討罪之名以肆虐于陳圍鄭圍宋皆必其面縛請降登床告病而後已賢者固如是乎嘗怪後世不審孟荀之論禁以五霸為賢吾故辨之暴秦楚之惡以存中國非私意也春秋

宣八年

晉景公稱霸

楚莊卒

先儒論五霸尚

意也愚按孟子所言五霸亦注者疏列之耳又成二年左傳注云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豷韋周伯齊相晉文此亦五霸之一說與前說不同

公孫歸父如晉夏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筮遂奔齊

左氏載公孫歸父以其父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嫡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文仲之子臧宣叔名許者怒曰當其時不能治後之人何臯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

逐東門氏歸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  
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鄭夾漈曰奔齊者  
患三桓之討也愚按僖文之世三桓擅政東門氏  
亦強至宣公之立出於東門氏公孫遂東門氏益  
專魯政公孫歸父以子繼父而三桓反不若東門  
氏矣至是東門氏與宣公謀欲假晉以去三桓未  
及復命而公薨故三桓首逐東門氏季孫行父者  
三桓之尤黠者也故主其謀事勢讎覆固有必然  
者然三桓若出則東門氏專令東門氏逐則三桓  
專皆非魚目之利而歸父也季孫行父也皆私心也

宣十八年

晉宣公薨

笙公穀皆作權

公孫遂賂齊殺嫡而立宣公故宣公平生內倚  
公孫遂及歸父父子而外事齊絕不與諸侯交  
晉之所以王夏盟不能堅楚所能奪陳衛鄭宋  
而有之由齊魯私自相親未嘗預中國之公也  
齊惠公卒魯宣公方事晉欲倚之以去三桓則  
宣公薨而歸父之族亦遂矣然則魯宣之徇私  
不特魯之所以衰亦中國之所以衰也

詩經卷四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十

卷十

晉書卷六



越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十一

讀春秋五

成公

名黑肱宣公之母穆姜諡法女民之政曰成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行即位禮也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五月而葬

無冰

岷隱於柏公十四年春無冰講義云詩三之日納





冰今正月也。四之日獻羔祭韭而出水。今三月也。左氏所謂西陸朝覲而出之者。今三月也。大要十二月取冰且取且藏。至正月而畢。二月出水。至三月而用。春秋書春無冰者。去年十二月時燠無冰。今年之春無冰。可出春秋於是時而書之也。

三月作丘甲

周制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一甸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共出車一乘。甲士三人。今作丘甲。是一丘出一甲。一甸出四甲矣。變法增賦故書。

宣元年

作丘甲

晉京公鞅將十年

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臧孫許魯大夫臧文仲之子。号宣叔。赤棘晉地。去歲公孫歸父如晉謀去三桓。未返而公薨。臧孫許爲三桓去歸父之族。而歸父奔齊。今三桓懼其見討。故作丘甲以謀伐齊。盟赤棘以止晉兵。比三桓爲已計而主之者行父也。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傳載晉侯平戎于王。劉康公邀戎而伐之。遂敗于徐吾氏。書曰王師敗績于茅戎。若曰王師自敗云。爾某公穀並作質。

冬十月

備四時之首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岷隱曰宣公在位十八年與齊爲好至親且密成  
公即位首與齊爲仇斷道赤棘之盟將謀伐齊齊  
安得不伐我愚按斷道之盟晉本徵會于齊而適  
有齟齬耳赤棘之盟則歸父謀去三相不遂而奔  
齊三相怨歸父故謀伐齊齊侯輕躁故先伐魯觀  
寧之敗可知齊侯之爲人矣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

敗績

齊伐我

晉是公嗣弱五年

敗績

傳載衛使孫良夫石稷侵齊與齊師遇石稷欲還  
良夫不可故敗按新築衛地恐齊亦來伐衛而與  
之遇於新築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師  
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  
齊師敗績

季孫叔孫怨歸父欲去已不遂而奔齊力謀伐齊  
晉卻克怨齊歸人笑其跛父欲伐齊衛孫良夫新  
敗於齊遂會師以伐齊若曹公子則役於大國者

也故行父得以四國七大夫之師伐齊晉頃驪蹇  
自恣臨戰有滅此朝食之語故及於敗曹公子首

公穀作手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晉欲質齊侯之母及使齊靈輿其畝國佐請背城  
借一乃得盟自襄臺袁婁近奔五百里袁婁穀梁  
作袁婁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庚寅衛侯速卒

宋文公立二十二年卒傳載其始厚葬衛穆公立  
十一年卒

庚午年

請晉兵敗齊于鞌

取汶陽田

此本魯地也今晉使齊人歸之

楚師鄭師侵衛

楚以魯衛受盟於晉而伐齊故救齊而先與鄭侵  
衛不訥曰時楚共新立未能和諸侯晉不於此時  
反陳鄭於既夷和齊魯以抗是乃修一朝之忿助  
魯衛以敗齊則楚鄭之侵衛實晉致之也晉失此  
機而楚得盟諸侯於蜀矣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  
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

于蜀

楚侵衛則兵將及魯故公懼而潛服于楚以逆弭  
楚兵左氏謂之匱盟言畏晉而竊與楚盟也然昔  
之盟于晉者今皆盟于楚矣可不悲夫蘇氏曰蜀  
之盟諸侯從楚者十一國晉不敢爭其後四十三  
年晉趙武楚屈建合諸侯于宋然後晉楚之從得  
交相見又八年楚靈王求諸侯于晉晉人許之然  
後諸侯始從楚皆蜀之盟啓之也蜀魯地是會也  
魯倡之楚主之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三年

公孫齊歸魯及陽曰潛服于楚為晉之盟晉景公嗣朝

宣十二年鄭從楚伐晉敗晉于邲故今晉伐之傳  
載復為鄭所敗獻捷于楚木訥曰諸侯各從楚而  
春從晉冬盟鄭而春伐鄭何諸侯之不自安不自  
信也霸主之不作也鄭之從楚久矣使晉有志於  
抗楚而服鄭曷若移鞮之役於今日乎移七大夫  
之勢以迫楚楚必怖移七百乘之兵以伐鄭鄭必  
服今兵力既盡於齊諸侯既屬於楚而區區據諸  
侯於從楚之餘以伐鄭宜其不得鄭也

辛亥葬衛穆公

及六月而葬

二月公至自伐鄭

從晉伐鄭而歸也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新宮宣公之廟也崔氏曰稱新宮者當時之辭也  
三年喪畢始廟祭矣哀痛之故三日哭也

乙亥葬宋文公

八月而葬

夏公如晉

傳云拜汶陽之田也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三年

晉魯公歸國三年

氓隱曰左氏載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甚  
矣鄭之不度德也鄭方得罪中國晉帥諸侯伐之  
鄭當恐懼謝罪顧以詐不事已遽至與師至及後  
伐許木訥曰楚越許而後至鄭許弱不能抗楚折  
而歸之今鄭無謀亦折而從之又連年伐許是自  
撤藩籬以開楚寇也

公至自晉

謝得汶陽田而歸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棘汶陽之邑齊以歸魯而棘不服故圍之先儒謂

本魯故邑而今不肯歸者畏稅畝丘甲之苛政也  
大雩

禱雨之祭大者備也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虜谷如

虜在良夫谷古刀反

晉滅赤狄其餘民散入虜谷如故伐之虜穀無作

牆公羊作將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二大夫同時而聘魯方畏晉待其大夫不敢與列

國齒故丙午盟晉丁未盟衛

晉

晉景公六年

鄭伐許

程氏曰鄭附於楚一年而再伐許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傳曰通嗣君也蓋宋共公初立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鄭襄公立十八年卒

杞伯來朝

將黜叔姬先來言其故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宣叔也臧文仲之子

公如晉

傳載晉侯見公不敬公欲叛晉季文子不可曰晉侯必不免張氏曰晉景公勝齊而驕故魯欲叛之也

葬鄭襄公

三月卒夏而葬速

秋公至自晉

夏如晉而今歸也

冬城鄆

岷隱曰鄆有二東鄆甚邑魯所爭也西鄆魯邑今

魯平城鄆

魯平城鄆

新城也定公時齊歸鄆謹龜陰之田杜氏謂此三邑者汶陽之田也魯既得汶陽故城鄆以為同左氏謂欲叛晉而城鄆者非也木訥曰西鄆近魯以為懼齊之復見奪則然矣左氏以為備晉則鄆去晉遠矣鄆公羊作運

鄭伯伐許

鄭於是三伐許矣况今悼公居喪未逾年親自伐許石氏曰父伐人喪子以殺伐人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內女見出曰來歸

仲孫蔑如宋

蔑孟獻子也如宋報前年華元之聘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左氏曰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餽諸穀注穀齊地也岷隱曰魯畏晉故其大夫逆女而僑如饋之首公羊作秀

梁山崩

梁山韓地晉滅韓故屬晉左氏傳晉召伯宗伯宗以楚人之言告以出册川竭君爲之不舉

秋大水

五年

周定王二十一年

書災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周定王立二十一年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左氏載許襄公愬鄭於楚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故請成于晉岷隱曰鄭之貳晉久矣一旦請成于晉晉所甚喜故會諸侯以同盟以侈鄭人之服晉景公於是其驕泰之心矣蟲牢鄭地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五年

九

東



去冬同盟蟲牢而今歸也

二月辛巳立武宮

岷隱曰按左氏云季文子以鞶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如左氏所言則武宮者猶郊之戰潘黨請楚子欲築武庫之類也公羊之說則不然以武宮為武公之宮按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武公之廟武世室也岷隱蓋兩存其說木訥曰魯祀周公為太祖伯禽為太室記禮者出於春秋之後見魯立武宮遂有武世室之語蓋不經矣鄭夾祭曰武宮講武之宮自鞶之

卷五

昭公二十五年

立武宮

晉景公朝朝十五年

役四卿出而大得志故立武宮備戎事也是不以為廟也然愚按武公名敖伯禽九世孫成公十一世祖若果世室不應中毀木訥夾祭之說似矣然昭公十五年有事于武宮注云武公廟成公復立則謂武宮非廟不可也或者季孫行父以伐齊為功故立武宮以誇如前一義皆謙之歟

取鄭

左氏傳注鄭附庸國也公羊以為邾邑未知孰是然諸家多從左說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左氏載晉帥鄭衛侵宋晉師過衛欲襲衛伯宗止之師還衛人登陴葉石林曰與經絕不相類且晉衛侵宋而反欲襲衛亦首尾自相戾愚按此止當依經文衛師侵宋

夏六月邾子來朝

邾父不朝今朝以修好

公孫嬰齊如晉

嬰齊者叔肸之子子叔聲伯也高閎集注曰晉召之欲使魯伐宋也葉墨本左氏說

季申鄭伯賈卒

六年

晉景公六年

鄭悼公立二年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伐宋

左氏謂受晉之命而伐之也然去年蔑方報華元之暝今遽為人役而伐之又二子各私其軍潛師侵掠且宋一辭會晉既命衛伐之又命魯伐之皆非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計其從晉且鄭新喪而伐之此其為楚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

傳謂晉遷新田而賀之也

晉書卷之四十四 師救鄭

左氏載樂書出而楚還趙同趙括欲戰樂書力竭  
之功亦還岷隱曰晉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卒以救鄭  
之功主將善御下也救公羊作侵

七年春王正月嚴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嚴鼠又食其  
角乃免牛

孫炎曰嚴鼠如鼠狼鄭夾深曰草鼠而微黃愚聞  
之師曰甘口鼠也噬人畜不知痛木訥曰改卜牛  
而又食其角天示譴也說者以為養牲不謹非也  
天豈享禘哉

成六年 救鄭

具伐鄭

吳今平江府鄭今淮陽軍下邳縣相去本隔江淮  
二水而伐之者吳始大也於是季文子有中國不  
振旅蠻夷入伐之憂初吳本受盟於楚自楚之申  
公巫臣沮子重所請之賞田挾子反所欲之夏姬  
逃於晉而子重子反殺其族巫臣曰晉適吳通吳  
於晉教之射御戰陳以叛楚蠻夷之獨於楚者吳  
盡取之至是而又陵中國矣楚之患定而吳之  
擾方始岷隱曰荆之始見也入蔡吳之始見也伐  
鄭中國莫之間故駸駸焉交亂中國

夏五月曹伯來朝

曹無魯好者再世矣今宣公來朝修舊好也

不郊猶三望

不容郊天而猶祀地此龍鬻僖公之繆舉也三望

之義已見僖三十二年

秋蔡子嬰齊師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

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公至

自會

岷隱曰楚再伐鄭晉再救鄭晉侯為之大會諸侯

亦能因楚之鄭公鍾儀以獻於晉其說可以有為

成七年 曰與食鄭平 晉侯於馬陵 吳於大

矣伊川曰同盟于馬陵者諸侯同心病楚也特莒

初服莒舊服于齊久齊來而莒亦歸之也

吳入州來

州來今壽州下蔡縣故蠻也楚人取之為邑而吳

今入之吳楚之爭自入州來始蓋入州來則來近

楚

冬大雩

穀梁曰冬無為雩也或者雩本旱祭魯未俗用為

他祀歟

衛孫林父出奔晉

孫良夫專兵而林父世卿故定公惡之而奔七年而晉侯強反之於晉終以戚叛則定公惡之景大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二年行父從晉伐齊取汶陽田齊既敗而事晉故晉又使魯歸之於齊七年之間一子一奪皆制於晉行父私於韓穿曰汶陽敝邑之舊也然不敢爭晉驪書帥師侵蔡

蔡迫於楚自翟泉與盟之後未嘗從中國盟會文十五年晉郤缺伐之不能反前年晉驪書救鄭因而伐蔡楚師救之不戰而還晉未得志故再侵蔡

二十五年

晉景公朝十六年 吳之州來

再取汾陽田歸齊諸侯始獻

遂侵楚獲申驪

公孫嬰齊如莒

左氏謂聲伯因聘而逆婦

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來聘者聘共姬也宋公使來納幣者宋公自主之也共姬魯成公姊妹爲宋共公夫人

晉殺其大夫趙盾趙括

葉石林曰趙朔晉侯之嬖朔死而同括之弟嬰亂其室同括不請於君而放之齊於是朔之室潛於晉侯使驪氏郤氏證同括將爲亂而殺之愚按同

括嬰皆晉之弟朔盾之子武又朔之子隨朔之室畜於公宮祈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當盡之忠而無後爲善者懼矣乃立武爲趙氏後是無程嬰杵臼之事也安有晉侯外孫畜於公宮而待外人抱匿之者哉況殺趙氏正朔之室之謀非欲殺朔之子也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岷隱曰魯十二公獨文成二君身受王命文公拜命之後猶能遣叔孫得臣如京師成公無是也後四年因會伐秦道過京師息汙馬之勞爾愚按魯

成八年

晉景公崩葬十七年

殺趙盾趙盾

不請命天子反賜命而魯又不往拜之春秋之世倒置一至於此賜公穀作錫義則同天王天子王者之通稱亦非有異義泰山孫氏云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左氏曰來歸自杞故書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邾

士燮來聘者以邾成於吳而請伐邾也魯於邾爲親賂使緩兵士燮脅之行父懼而使宣伯會伐邾士燮曰邾蕞爾小邦何足以煩二國之謀而重勤

四國之師哉非難於邾難於吳也薛氏曰吳伐邾不能救邾服吳則伐之諸侯無所措手足矣

衛人來媵

諸侯娶一國則二同姓之國往媵之國三人九九女伯姬將嫁故衛來媵伊川謂伯姬賢故書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孫覺經解曰叔姬者杞伯之出妻也杞伯生絕其妻死歸其喪春秋以其非禮書之趙氏曰叔姬絕於杞而卒於魯則宜葬於魯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

晉景公十四年 伐邾 來媵

于蒲公至自會

傳謂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而會于

蒲張氏曰自此執鄭盟魯紛紛甚矣蒲地今屬

開封

二月伯姬歸于宋夏承孫傳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

岷隱曰伯姬之賢魯人尊之故既歸宋復使上卿

致女以撫問其已至晉人來媵亦媵伯姬也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齊頃公立十七年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晉景公十四年

鄭自邲之戰從楚者十年自蟲牢馬陵之會楚方備吳未暇爭鄭鄭在晉者亦五年今年蒲之會鄭方從晉楚以重賂求鄭鄭復會楚子鄧故晉執而伐之然非禮甚矣適以激鄭之貳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五月而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莒今密州在吳魯之東楚越吳魯而伐之國小而潰鄆者莒魯所爭之邑楚又乘勝入鄆

秦人白狄伐晉

五年

晉惠公六年 同題于 秦 伐鄆

傳曰諸侯貳故也趙氏曰宣八年晉成以白狄伐秦今秦桓亦以白狄伐晉狄介秦晉之間惟強者用之

鄭人圍許

時鄭伯方執於晉而鄭及圍許傳謂此公孫申之謀示不急君也岷隱曰豈有君見執外示不急之意反與師以伐人有如激晉侯之怒其不重為君累者鮮矣按明年鄭伯歸殺申以鄭用其謀改立君也

城中城



注中城東海邑木訥曰楚伐莒入鄆逼近魯故城中城以備不虞或曰魯之內城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左氏曰晉命也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天之不享潛禮如此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鄭困公孫申之謀晉其被執之君不問立子繻見殺又立髡頑晉欒成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趙氏曰晉景

二十五年 五十郊不從

晉景公死晉景公立

公欲歸其君而鄭不來欲殺其君而鄭不服故觀顏以合諸侯伐鄭而歸之

齊人來媵

媵伯姬也異姓來媵非禮也

丙午晉侯孺卒

孺乃侯反

晉景公立十九年卒許氏曰當景之世楚莊入陳圍鄭圍宋敗晉于邲中國大絀徒從事赤狄潞氏迨楚莊沒始得為鞏之役以服齊僅不失霸岷隱曰晉景嗣霸數勤諸侯相與同盟一曰斷道二曰蟲牢三曰馬陵四曰蒲蒲之盟以歸汶陽之故諸

侯貳晉爾木訥曰晉自蟲牢始得諸侯宋公一言  
不順即命魯衛伐之既而晉以齊厚於己反前日  
所取於齊以予魯之田復以予齊故諸侯貳晉

秋七月公如晉

公如晉年喪傳云晉止公送葬諸侯無在者先儒  
謂奔喪會葬臣子之事也公自取辱甚晉以反魯  
汶陽之田而疑公故辱之

冬十月

書備四時公羊傳無此三字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歷年 晉羊年夏

公留晉凡九月始歸

晉侯使卻擘來聘己丑及卻擘盟夏季孫行父如晉

擘尺  
由反

公自汶陽之田歸齊欲貳齊而不果然嫌隙已

開晉因公之朝而止之數月左氏謂公請受盟而

後使歸卻擘來聘且蒞盟季文子報聘亦蒞盟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

傳云宣伯聘齊以修前好張氏謂迫於晉之辱而

不得已者也岷隱曰晉使我歸田于齊齊未嘗遣

使至魯是德晉而怨魯也今僑如修好未幾而求

昏齊空無報聘則晉為齊弱父矣

文十月

書備四時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傳載周公楚惡惠襄二族之逼又與卿士伯與爭政怒而出奔王使劉子復之三日復出奔晉是自絕于周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傳載晉使楚囚鍾儀歸求成於楚宋華元因是合晉楚之成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不訥

經一年 聘魯 晉齊夏

曰晉厲初立而求諸侯於是為瑣澤之會然所會者魯衛而已左氏載宋合晉楚之成鄭人聽成考之於經無一毫合不知何年之事而左氏誤附也愚謂止憑經文足矣瑣澤公羊作沙澤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傳載狄侵晉晉敗之于交剛岷隱曰春秋時狄患最重感謂之初狄方為患威公不能治也晉霸之衰狄人微弱晉乃能屢勝之春秋於晉敗狄之事纖悉備書幸中國之猶能自強也

文十月

書備四時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二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曹伯廩卒于師秋七月公至自伐秦傳載秦栢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故晉使呂相絕秦而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張氏曰晉以私怨報秦其義不足以令諸侯故卑辭以乞師諸侯已絕迹於京師一百餘年今因伐秦逼周因講朝禮故書如京師而不書朝以見諸侯之行止爲伐秦而

十五年 敗火

不爲朝王也戴氏曰公無朝王之心道過京師不得已而行朝王之禮書公自京師書夏至自伐秦見初心之所存而終事之不可掩也曹伯廩卒于師傳曰聞之也蓋晉宣公立十七年爲晉見伐而死于行不得其所也

冬葬晉宣公

傳載子臧逆宣公之喪公子負芻居守乃殺其太子而自立既葬宣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負芻懼告罪且請焉子臧乃反而致其邑子臧賢公子季札所慕而效者也負芻是爲成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張氏曰莒季作也

夏高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林父奔晉已七年衛侯如晉晉侯強見林父定公不可既歸而晉使卻犇送之衛獻之出奔禍根在此衛自元咺以臣杭君皆晉為之矣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張氏曰逆公夫人也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傳載鄭子罕伐許鄭伯復伐許許人平以申叔之

春秋左傳卷之六

晉書卷之六

成十四年

封明年遷于葉避鄭以依楚蓋鄭自成三年再伐

許四年伐許九年圍許今又伐之晉不能救也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僑如稱名不稱氏者一事再見因上文也稱婦有

姑也于時穆姜尚存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衛定公立十二年卒

秦伯卒

高閔集註曰秦桓公也立二十八年卒史失其名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五月而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初東門氏公子遂立宣公有寵其子歸父繼世專政謀去三桓未遂而宣公薨三桓逐東門氏歸父奔齊魯之與齊以後東門氏杜氏注曰立為齊子歸父之弟襄仲即公子遂之字以字為氏故曰仲嬰齊

癸丑公會齊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宋人同盟于叔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公至自會

傳云會于叔討曹伯負芻也憲按負芻殺世子自

癸丑五年 晉法定長幼尊卑 同盟于叔

立是可討也然與之會然後執之若給而致之非討之義張氏曰先執曹伯以令諸侯然後盟之乃盡善也

夏六月宋公固卒

宋共公立十三年卒

楚子伐鄭

木訥曰前年鄭公子喜無故而伐許許楚之與也鄭昔嘗伐許而楚不問以鄭亦在楚耳今鄭從晉而伐楚之與國楚能不惡鄭乎故楚子伐鄭為許也鄭有以相之也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左氏曰葬宋共公於是蕩澤弱台室殺公子肥蘇氏曰華元將討之而力不能故出奔奔而國人許之討然後歸故其討之也族人莫救劉氏曰元自晉歸使國人攻相氏殺蕩山黜魚石國然後定蓋說者謂山即蕩澤之名而魚氏與蕩氏皆相族也木訥曰左氏載元之奔也魚石止元于河上而經實書奔晉又載魚石請討山既討山則魚石何用奔楚考其言無一合於經蓋山與魚石均宋之亂

十五年

宋華元出奔而歸

晉書夏紹

臣故山見殺而魚石奔復倚楚而入愚按傳述經異但當信經凡依傳而生說以釋經者不必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鮪邾人會吳于鍾離

傳始通吳也注鍾離楚邑淮南縣吳始來通晉帥諸侯之大夫會之故殊會趙氏曰先會晉而後會吳殊會也高氏曰其實夷狄反安坐于鍾離以待中國之會葉氏曰成公之末楚浸衰而吳驟強天下所恃者晉而已反率諸侯而從之一會而合七國再會而合十三國三會而合十二國天下無不

聽於吳焉鍾離楚邑今濠州

許遷于葉

避鄭依楚也傳云楚遷之葉今汝州葉縣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范甯曰雨著木成冰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左氏傳滕文公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公子喜穆公子子罕也侵宋伐喪也鄭叛晉從楚故為楚侵宋自改其類也

二十六年雨木冰 晉主中夏 紹聖朝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書災

晉侯伐鄭擊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

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鄢陵鄭地也是役也晉呂錡射楚共王中目楚師

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烹公子側鄢陵之敗帥也楚

故殺之自晉敗于必楚師橫行中原今厲公戰

而勝之洗中國二十餘年之恥岷隱曰鄢陵之戰

與城濮同功然厲公所以異於文公者一勝之後

無以居之觀沙隨之不見公季孫行父之見執厲



公之志驕矣。愚觀晉既敗楚，范文子立於馬前曰：「何以及此？君其戒之。」蓋知厲公非保功之君也。果難保鄆陵鄭地，今開封。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公至自會。

謀欲伐鄭，鄭未服也。魯叔孫僑如與君母穆姜謀，作難。公至後期，故晉不見公。沙隨，宋地。

公會邾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注曰：尹子，王卿士也。木訥曰：晉侯敗楚鄭之師于鄆陵，鄭卒不反。今又以王命伐之。

成十六年 敗楚于鄆陵 晉書夏經朔 會于沙隨 伐鄭

### 曹伯歸自京師

曹伯負芻殺太子而自立，晉侯執而歸之京師。欲改立賢公子子臧，子臧不肯，蓋致其邑與鄉而不出，故負芻復得歸鄭。木訥曰：曹成殺世子而自立，幸晉有尊周之心，不自裁處而歸曹伯于京師。王苟因是而用其威福之柄，天下孰不震懼？今乃置而姑息之，諸侯判然知王法不復行，其何忌而不為亂？臣賊子哉！吾於此重為周王惜之。愚按曹伯復歸而不書名，諸家說各不同，竊意突忽卒立，故出入必書名，以為別曹成之位已定三年，不待書。

名爲別耳恐無他義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會之于荅丘。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十有一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欒黶盟于郟。公至自會。乙酉刺公子偃。

叔孫僑如與穆姜謀去季孟而取其室使晉因季孫在晉殺之而已殺孟獻子於魯故晉執季孫而舍之荅丘荅丘晉地也公使子叔聲伯請季孫於晉故晉與季孫盟而還之叔孫僑如謀不遂而出奔公歸而刺公子偃偃者公之庶弟穆姜謀亂嘗怒公而指偃可代公故也僑如既奔齊魯以豹以

十六年

晉書夏紀

後叔孫氏荅公羊作紹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左氏以爲衛救晉也木訥曰使晉被鄭兵而衛救之則有援霸主之功何得不書而書侵耶愚謂此經文之所無但據經文謂衛侵鄭足矣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秋公至自會

葉石林曰單子王之中大夫也王大夫前未有二人雖諸侯者此言尹子單子鄭恃楚不服晉復請於王而益之也王命而行一人可矣命而不行雖

益何補趙木訥曰以七國之衆加以王師而魯未  
反故遂壞柯陵之盟戴岷隱曰前此諸侯屈天子  
之鄉爲會者有之未有屈二鄉者屈天子之鄉爲  
盟者有之未有同盟者厲公之志驕僭甚矣

齊高無咎出奔莒

左氏載慶克通于靈公母聲孟子蒙婦人衣乘輦  
而入鮑牽見而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克  
以告夫人怒及國于相靈公會而歸孟子諧高鮑  
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且諧國子亦知其謀故公  
則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弟高弱奔廬

十七年 四百五十五 經書夏經書可照于柯陵 行鄭

九月辛丑用郊

木訥曰魯之下郊自成公始而用郊自成公始蓋  
前此雖以史遷請之平王得用郊猶疑其僭而卜  
之未遽用也成公七年卜之不從乃免牛十年又  
嘗卜之五卜不從遂不郊今成公懼卜而不從則  
終不得郊故不復卜而直用之聖人書曰用郊蓋  
前此未嘗用也至定哀之郊則不復書用蓋書不  
在定哀其用之始於成公用與用田賦用致夫人  
同謬者求其說而不得遂以爲用人其支離一至  
是哉

晉侯使荀盈來乞師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傳載諸侯伐鄭楚救鄭諸侯還晉至此再假王命  
三人曰諸侯以伐之而不能服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服

狸服力之反  
服市勢反

公孫嬰齊叔肸之子子叔聲伯嘗請行父於晉者也與前仲嬰齊同名耳卒于狸服者從公伐鄭還而道卒服公羊作較穀梁作蚤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書災

七年用邾 晉主夏盟 伐鄭

邾子貜且卒

貜且立四十年卒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欒卻至

左氏載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鄆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晉童嬖而怨卻氏請必先三卻遂殺之皆尸諸朝又以甲劫藥書中行偃於朝穀梁曰禍於是起

楚人滅舍庸

任氏曰舒庸東夷偃姓之國左氏曰舒庸以楚師之敗道吳人圍巢故楚滅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殺其君州蒲

傳載樂書中行偃殺胥童又使程滑弒厲公而迎立周子年十四是爲悼公蓋胥童嘗道厲公殺三卻又親劫樂書中行偃故二人殺胥童繼弒厲公近世張洽受春秋於朱文公者也其集註謂聞之師曰稱國以弒者衆弒其君之辭也曷爲不言二臣弒之孟子論貴戚之卿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厲公之過大矣昵用小人殺戮無辜舉朝諸卿不保首領書偃晉之世臣以社稷爲

七年

晉生車夏紹羅

殺三卻

心尚可行易位之權而遽弒之夫二人嘗以君事之矣故稱國以弒分其惡於衆也悼公遂不臣者七人而不誅書偃非里克竇喜之比故也木訥趙氏曰厲公之興咳然修文襄之業敗狄伐秦既如其志當其楚並興欲抗吳則畏楚欲抗楚則慮吳遂合諸侯以會吳于鍾離蓋疑吳楚合則中國無以抗之也吳既我附明年遂興鄢陵之師大敗楚鄭謀亦深矣然晉雖得志而鄭不反是時不退而修德乃遷怒魯之後至沙隨之會不見公既而上屈王師下連諸侯三疾于鄭鄭不能得忿無所洩

內疾娜佐立其朝者儼然如不終日故中行欒氏  
之逆成嗚呼剛暴之君可不監哉愚按張氏詳其  
一時取禍之患趙氏詳其平日勿羅霸之勤故并錄  
以備參考

齊殺其大夫國佐

慶克通乎君母君母怒國子之謫克也諸國子既  
而慶克以君命圍高弱於廬國子往殺慶克于玉盪  
師以穀叛齊侯與盟于徐關而復之既叛而復仕  
其朝故齊侯殺之于內朝之宮然齊侯使慶克之  
子慶封為大夫則又總禍矣

春秋左傳卷之九 晉厲公見於 晉懷

公如晉

晉悼公嗣位而朝之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宋華元討栢族而魚石奔楚故魚石借楚之力伐

宋而復入彭城彭城宋邑也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甸來聘

公方朝晉晉隨使范宣子來謝其朝晉悼公交鄰

有道如此

秋祀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

傳稱祀栢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邾宣公初即位

而來見

築城同

杜氏注築城為廳死

己丑公薨死于路寢

正也

冬楚人侵宋晉侯使士魴來乞師十有二月仲

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

旁打也

晉謀救宋也諸侯師至而楚鄭之師已退晉侯新

立國為同盟

成八年 晉悼公稱元年 同盟于虛打一

丁未葬我君成公

五月而葬

成公立以正葬以正世適承嗣國家無事魯

春秋以來惟成公一人而已然作丘甲始用郊

其失不少又內制於行父掃四大夫之師以報

歸父謀去三相之怨外制於強晉得汶陽之田

而復見奪弔景公之喪而輒見止如沙隨之會

而不得見亦惴惴度日爾

襄公

名午成公之子母定姒謚法因事有功曰襄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於是襄公四年四歲

仲孫蔑會晉欒黶黑肱宋華元衛甯道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魚石自宋逃楚楚伐宋而納魚石於宋之彭城此去年之夏也至冬又復侵宋蓋既已納魚石據宋一邑因爲荐食之謀未已也時晉悼公以十四歲新立即會諸侯之師以救之師至而楚師還宋因辭諸侯而請其師圍彭城至是晉大夫帥諸大夫共圍之彭城降晉晉以魚石之族五大夫在彭城

襄元年

晉悼公十四年

圍宋彭城取其版魚石

者歸而宣諸瓠丘於是彭城復爲宋有木訥曰伐叛討逆霸王事也悼公之興首合諸侯之大夫爲宋圍彭城討魚石得其職矣宜列國和會而願奉其職也

夏五月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鄆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鄭從楚伐宋者也晉既救宋矣故以次伐鄭諸侯之師次于鄆者爲之援也鄆鄭地也楚之侵宋者攻晉之所救也胡氏曰楚人釋君助臣事已悖矣晉降彭城以魚石歸遂伐鄭而以諸侯次鄆援之



放義而行者也。戴氏曰：韓厥身自伐鄭，而諸侯不與焉，亦見晉悼公圖霸之初，使大夫身親其勞，不敢勤諸侯之師。若此，宜其能成霸也。趙氏曰：中國伐鄭，屢矣，必連諸侯之師。今悼公之圖鄭，亦可謂有謀矣。以韓厥獨攻其前，以五國之兵援其後，楚兵不出，則一韓厥足以敵鄭，而有餘。楚兵出，則五國之師足以闔楚，而不懼。此皆所以謹用諸侯，而不忍輕闕其民也。許氏曰：楚人侵宋，攻晉所救，而諸侯之師卒不為動，則有以量楚力之所至矣。韓厥公羊作韓，盈卽公羊作合。

襄元年 晉悼公再霸元年伐鄭

九月辛酉，天王崩。

簡王在位十四年崩。

邾子來朝，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息來聘。岷隱曰：歷考十二公即位之初，朝聘鄰國者有矣。鄰國未有先來聘者，獨襄公為然。意晉悼初立，屈已交諸侯，當次鄆之役，晉侯衛侯實次于戚，以為之援。故謀而聘魯，然愚按先儒皆以天王崩不奔喪而朝聘於魯為非。此又正本之論，而春秋時習俗之所不識者也。若邾之來朝，則高氏謂公方四歲，安能以禮相接。然則此殆禮之贅，又邾來聘者。

比也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五月而葬遠天子七月而葬

鄭師伐宋

左氏曰楚令也木訥曰鄭成公爲人固而不知機彼鄭文鄭襄不幸無霸主楚兵脅之姑從楚以紿國患而已成公之初堅附中華一折而從楚則至死不變晉厲敗楚師三以諸侯伐鄭鄭可歸矣反受役於楚以牋中國愚謂晉厲猶以力服之也今楚納宋之叛臣晉悼公伐其叛臣而取之義聲震

襄二年

晉悼公朝年

夷夏逆順曉然矣何爲尚爲楚而伐宋耶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成公夫人齊姜也

六月庚辰鄭伯論卒

論古  
論反

成公立十四年卒左傳載其臨死不忍背楚之言高氏曰不言葬者以成公背中國諸侯不會其葬也許氏曰鄭豈以中國爲終可昧旣蒙楚之德遂不可反是以君子貴謀始也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木訥曰侵淺事也合三國之師於鄭郊而侵之要

其服而已非志於伐也說者以爲鄭方在喪伐喪爲不義吾以爲鄭成終身陷於左衽而不及以楚之誘之也今新君即位苟一朝乎楚爲楚所化則亦未易歸也故以兵侵之要其速從中國而已非伐喪也愚聞之先師亦曰三國成師以出木以伐而以侵者正避鄭之喪也晉悼公豈伐喪者哉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左傳載會于戚謀鄭也孟獻子請城虎牢以逼鄭知武子曰善齊崔子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

襄二十

晉悼公與鄭平

畏鄭會盟於戚

皆齊故也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於是今年冬歲之會齊滕薛小邾皆至遂城虎牢木訥曰合六國之大夫而不加侵伐謀所以服之之術而已晉所以皇皇然速於得鄭者蓋鄭僖初立儻一爲楚所動則未可以文告致是機會之不容失者不然一歲之間三合兵車何諸侯之不憚煩哉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杜氏曰齊謚也三月而葬速

叔孫豹如宋

左氏曰通嗣君也杜氏曰豹僑如之弟也木訥曰

叔孫氏自公孫茲叔孫得臣再世為卿至叔孫僑  
如其橫滋甚反譖成公及季孫行父于晉事敗奔  
齊叔孫氏之黨沮矣今襄公即位勿未能君盟會  
征伐專於仲孫蔑者孟獻子而季孫行父為正  
卿則老矣故季氏復出而任聘問之重約得臣之  
次子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躒齊程休父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  
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齊滕薛小邾聞知武子之言故皆來會既城虎牢  
鄭人乃成呂氏曰城虎牢所以服鄭而拒楚鄭服

襄三年

臨晉公甫朔二年

成虎牢以制鄭

則楚自遠苟瑩城之是也非取其地而有之也故  
不繫之鄭陸渾曰城虎牢可以安中國息征伐故  
聖人許其取而不繫之鄭張氏洽曰虎牢所以不  
繫鄭者鄭背華即夷冀楚以為中國患悼公動天  
下之諸侯以討之而負固自若故從孟獻子之謀  
城其巖邑以制之以伯主討不服之國地非鄭之  
所可私此春秋明王制以示予奪之正也木訥趙  
氏曰安一國之功小安天下之功大晉悼初圍宋  
彭城為宋治叛臣爾其利不及天下此一國之功  
也晉楚爭鄭五十年卒叛乍服惟強是從鄭成一

叛入楚而終身不復反以一鄭不服天下諸侯爲之不寧兵車之會無日而置今晉悼謀制鄭之策而城虎牢虎牢古號國鄭得之爲制邑至是爲虎牢在漢爲成臯今爲孟州汜水縣巖險聞於天下楚鄭倚之以抗中國今晉率十國之大夫取而城之虎牢既非鄭有鄭何恃以抗中國哉故雞澤之盟鄭不伐而自至八國之君同泄是盟而天下無兵車者六年則虎牢之城誠有功於天下此天下之功也愚按此役諸儒多責鄭不能自守其險而反爲晉取然使鄭能守此險則爲楚以戕中國今

襄二年

晉悼公再朝

城虎牢以制鄭

晉取此險則可拒楚以安中國諸儒之爲此說者豈不知夷夏之辨以何不責鄭之不從晉反責鄭之不守險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左傳載公子申爲令尹多受小國之賂以逼子重子辛故楚人殺之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傳載楚子重伐吳克鳩茲至于衡山而吳取其駕獲鄧廖駕良邑康亦楚之良所獲不如所亡木訥曰夷狄相攻中國之福稽其故則自晉厲公會吳

於鍾離實有謀焉鍾離一會而吳無仇晉之心楚有患吳之意故楚之伐吳以吳不與已而與中國也楚之兵力既分於吳而不能專向中國此諸侯之患得以少紓吳既受楚兵則亦不能無求於中國故五年戚之會吳不召而自至自是天下之勢遂成鼎足晉吳楚是也吳既附中國則楚實孤終春秋之世楚無一日安枕者吳掎其東也

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樛公至自晉如晉者朝霸主也公時方六歲相其行者孟獻子也蘇氏曰晉侯修禮於諸侯故去其國都與公盟

襄三年

晉悼公再朝三年

盟于長樛

于長樛張氏曰長樛近晉之地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秋公至自會

木訥曰陳公晉之賢君也其所以羈諸侯之效在得陳得鄭而已陳鄭即楚久矣今與虎率之役隻矢不遺而鄭來陳見鄭來而恥獨為夷亦遣袁僑如會然鄭以君會而陳以臣至雞澤之盟以諸侯盟鄭之君戊寅之盟以大夫盟陳之臣蓋鄭伯之來既與盟矣袁僑至而無以質之則懷附之心不

固苟復自與之盟則表僑實抗而霸權不尊故以大夫盟之則晉無屈已之虞僑無抗君之罪禮甚安而分甚明此吾所以見悼公之賢也論者乃謂諸侯在而大夫盟為大夫之專不知大夫奉君命而盟表僑何得為專愚按此役說者又責其不當盟單子竊意齊桓始假王人為重故首止葵丘會王人而不敢同盟世變日降晉厲之世王人之同盟屢矣久而自同於列國今不待請而自至習俗既成難以悼公之賢不知革其非此可為世變歎爾

襄公二十三年

晉悼公再霸

同盟于雞澤哀十三年

及齊荀罃帥師伐許

許自新城以來不預中國盟會四十餘年矣公嘗以陳鄭既復而伐許木訥曰許為鄭虜遠于禁以避禁逼楚僭楚為重必不能近叛楚而遂事晉晉必能興召陵之師以服楚則許可得不然徒伐之無益矣

四年春王正月己酉陳侯午卒

陳成公立三十年卒木訥曰陳成歸而卒於中夏諸侯會葬之賢於鄭成遠矣高氏集註曰玄經有言日月之逝改于尸尚未晚也陳成公既為雞澤

之盟而卒則是國已變於夏矣曾子曰吾何求哉  
夏叔孫豹如晉

左氏曰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

秋七月戊子夫人妣氏薨

妣祀姓襄公妾母也妣公羊作弋注莒女也

葬陳成公

五月而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妣

杜氏曰定謚也踰月而葬速許氏曰傳載季文子不欲以夫人之禮葬定妣志復古也不得已於人

夏四年

晉悼公再臨朝四年

言而卒夫人之觀此踰月而葬蓋禮略也鄭來澄

曰既君則母同正矣然適母薨而後可得伸其尊

也妣公羊作弋

冬公如晉

左氏載請晉以郟屬魯也時公方七歲蓋代其言者孟獻子也

陳人圍頓

頓小國也傳載楚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

頓本訥曰頓楚之與也陳初從中國而遽圍頓故

明年楚伐陳



五年春公至自晉

去年冬如晉求郕今始歸魯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公子發者子國也子產之父鄭僖新立使來通好

叔孫豹郕世子巫如晉

去年冬魯求郕於晉故今穆叔率郕世子同如晉

以成屬郕此左氏說也公羊則謂郕迫於莒故魯

率之通晉愚恐兩說俱有之

仲叔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左氏載吳使壽越如晉請聽諸侯之好故魯衛俱

襄五年

平晉悼公初五年

受晉命往會之善道公穀皆作善稍云吳地也木

訥曰吳晉將為城之會而魯衛實鄰於吳故晉命

以通好焉許氏曰晉楚爭衡權之在吳故晉急吳

如此

秋大雩

旱祭之僭者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楚忽陳之復歸于晉也忽令尹子辛之侵欲於陳

故殺之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鄩人于戚公至自會

左氏曰會吳且命戍陳也木訥曰鍾離之會書會以會晉率諸侯往會吳也戚之會不殊會吳晉兩欲而為是會也陳鄭歸晉楚方內憤殺公子壬夫將有疆場之事此晉所以願求於吳也吳既與晉楚公子嬰齊晉帥師伐吳此吳所以願交於晉也吳晉同欲故十四國之君歡然相濟

又戍陳

知楚將伐陳故諸侯以兵戍之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襄五年

晉侯宋公衛侯

會于鍾離

救陳

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諸侯雖戍陳而楚猶伐之故諸侯又親救之楚殺其令尹而出兵晉范宣子預有失陳之憂諸侯以兵戍陳已非上策戍又不足以禦則事亦極矣

辛未季孫行父卒

行父相三君其卒也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左氏稱其忠於公室然行父怨歸父之謀去三家至掃四大夫之兵以攻齊方公子遂弒君立宣行父實再為之如齊納賂又帥師城莒之諸鄆二邑以自封植其為妾馬金玉也多

矣。柄及其子，蓋專且叛。然則小廉者，乃其大不忠之飾歟。向使淫侈如齊，慶封適足以殺其身，烏能成其私也哉。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高氏集註曰：自僖公二十三年，杞子卒後，杞桓公繼立，凡七十有一年。呂東萊曰：杞入春秋至此始名。邾滕杞微國，其卒或名或不名。國微不備禮乎？夏宋華弱來奔。

左氏載華弱與子蕩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子蕩以弓楛華弱于朝，平公見而逐之，亦逐子蕩。

襄六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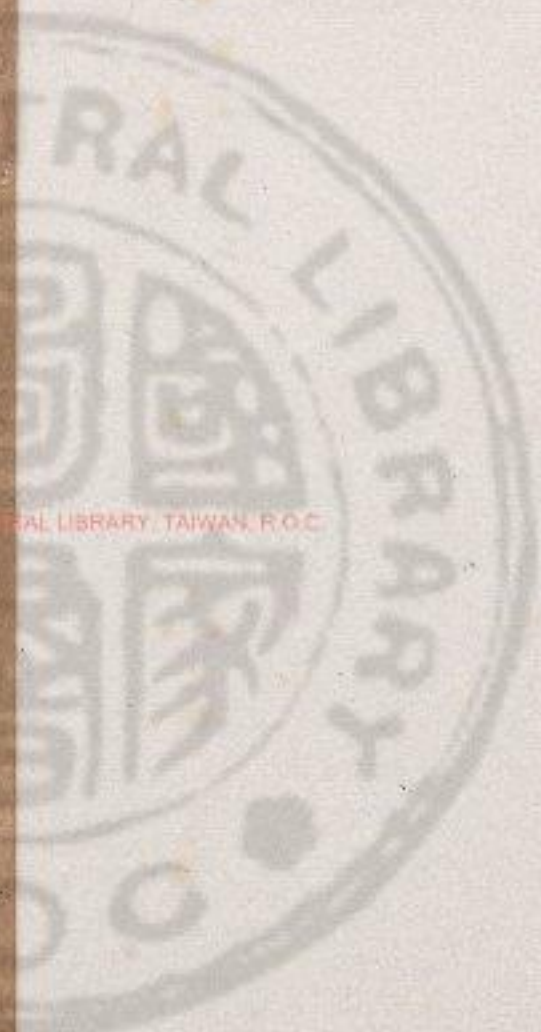
頭目韓公周鼎六年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第十二

讀春秋六

昭公

名裊襄公之子母齊歸謚法威儀恭明曰昭  
○襄公四年即位權在仲孫蔑叔孫豹季孫  
行父及其子宿作三軍以分公室然自即位  
至十五年皆晉悼公再伯之十五年國以無  
事悼公既沒困於齊邾莒是歲之師晉平公  
爲之平齊而執邾莒稍吐氣矣及平公與楚  
盟于宋與楚弭兵楚遂橫行中國公兩事晉



楚見辱於楚得脫而歸不自痛憤反效夷言  
作楚宮卒於楚宮是豈能自立者哉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行即位禮也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  
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號

左氏載楚公子圍昏于鄭因會號以尋宋之盟昔  
宋之盟楚已先晉今懼晉之先也讀舊書加于牲  
上而已木訥謂趙文自為宋之盟以弭天下之兵  
于今六年內外無干戈之役今又盟于號以申前

昭元年

晉平公十七年與

號

好此雖出於大夫而為天下之利大矣岷隱則謂  
楚公子以僭侈無君之心偃然欲專中國之盟會  
尋宋之盟復居晉上趙武無以辭雖偷安數年亦  
可謂無策者矣王氏又謂號之會次楚而先書晉  
者趙武專尚實德不事虛爭損諸侯之幣受子產  
之責九年之中再合諸侯三合大夫師徒不頓民  
無怨讟皆武子之力而聖人善之也愚謂晉不得  
已而與楚共盟誠為無策一時天下賴之以安則  
不可少之也尚論其世則諒之可也然楚自此專  
中國流弊實始此也

三月取鄆

傳載季武子伐莒取鄆蓋取以附益其私莒愬於楚叔孫豹代之被執以辨得歸怨季武子久而後出見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鍼有寵於相如二君於景公故母使之出奔有車千乘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邾悼公立十五年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晉平公十七年

敗狄

交深曰晉既盡赤狄之餘復有事乎羣狄大鹵即

大原也華曰太原夷曰大鹵胡康侯曰太原在禹

服之內攘斥宜矣其過在毀車公詐誘而敗之

襄陵許氏曰亂世逐爭奇變滋起兵車垂擗寂廢

兆此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與出奔吳

前歲莒子密州見弒其二子長曰去疾次曰展與

展與立去疾奔齊至是展與奔羣公子秩公子召

去疾入莒而展與乃奔

叔弓帥師疆鄆田

叔弓叔老之子季氏私黨也乘晉之亂春取鄆而秋疆之必用師者鄆民不順也叔弓為季氏植私也

葬邾悼公

僅四月而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楚公子比出奔晉

經書卒而在傳稱公子圍縊殺之經傳不同當以經為正木訥曰楚麇卒而比出奔則比者必麇之孚有所不容於嗣君耳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

昭二年

晉平公六年

起韓宣子也新得政其來聘以昭公初立也觀易象與魯春秋之時也叔弓如晉其報聘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黑即子哲也傳載其將作亂而疾子產數其伐伯有兄弟爭室薰隧之盟矯君位凡三罪不速死大刑將至乃縊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左氏載晉少姜卒公弔之晉辭以非伉儷乃還季孫宿致燧焉泰山孫氏曰公不能以禮自重取困辱也穀梁則謂公如晉不得入而季孫得入書惡

季孫也孫氏又謂待昭公反季孫之不若亦晉侯之惡也

三年春王正月滕子原卒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

公

左氏曰叔弓如滕葬成公杜氏曰魯葬襄公滕子來會故魯厚報之

秋小邾子來朝

邾穆公來朝以公即位故也季武子欲卑之穆叔不可乃止

八月大雩

昭二年三年 無雩豈何乃哉 正宣公九年

皇祭也雩以大則僭也

冬大雨雹

書災

此燕伯欵出奔齊

傳載燕簡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嬖寵故燕大夫比而殺其外嬖公懼奔齊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雹戾氣也陰魯陽臣勳君之象也去冬大雨雹今又大雨雹災之甚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



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人執徐子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傳載楚使椒舉求諸侯於晉晉不敢爭而許之遂主諸侯之會愚按晉主夏盟正以抗楚也楚日以強而晉通吳於會正結之以掎楚也自宋向戌謀弭兵合晉楚之成宋之盟楚已先晉號之盟楚用舊書至今申之會晉遂不敢復出而盡遜之楚矣皆宋之盟啓之也楚昔之所仇者在晉今晉既遜之爲盟主則所仇者吳耳故一出而執徐子者以

四年 晉公二十一年 楚會吳中

徐子爲吳之出也伐具而殺慶封以慶封吳所主也而又滅賴亦以示威於具也春秋之有霸主正以楚之害中國今反遜楚爲中國霸主此莫大之變也

九月取郟

岷隱曰魯嘗屬郟未幾而莒滅郟今者莒人有亂魯遂乘勢而取之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豹卒

傳載魯遇庚宗之婦生子長而歸之曰豎牛豎牛讒殺其二子孟與仲亦絕豹之食豹以餓死豎牛

乃立昭子昭子朝其家臣曰豎牛殺嫡立庶必速殺之豎牛奔孟仲之子殺之王氏曰穆子見微知幾歷事二公執政三十二年出入晉楚間常觀國之盛衰人之情偽而預爲之備其識固遠矣然不能早救豎牛之禍豈非天歟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曾初二軍襄十一年季氏始作中軍爲三軍與孟孫叔孫三分公室今又舍中軍分公室爲四而季氏取其二蓋乘叔孫穆子之死也反以書使杜洩告叔孫之殯杜洩投其書既葬而行張氏洽曰季

昭五年

舍中軍

晉平公二十有

孫自行父爲政即城費以保障私室爲竊兵權之計自作三軍叔孫豹已知其必改而以盟詛要之今豹卒而更改前制茂公室歸私家矣眠隱曰名雖爲舍實增之也公羊以爲復古穀梁以爲復正惑其名不察其實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傳謂疑其貳於吳也然此楚之無策也時吳方張公如晉

傳載其自郊勞至贈賄無失禮女叔齊言是儀也不可謂禮

夏莒軍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魯三歲之間取莒之鄆取莒之鄆今又納其叛臣之二邑莒日削而季氏日強矣

秋七月公至自晉

傳載晉侯以莒之愬欲止公范獻子不可乃歸之是幾為季孫所累也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也扶蚡反

傳載莒人來討而敗之蚡泉蚡泉魯地也

秦伯卒

秦景公立四十年卒高氏集註曰史失其名

昭五年 楚晉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高氏曰楚再合諸侯伐吳也越始見於經趙氏曰

吳自襄十四年至是九四受楚兵吳養鋒戰銳栢

舉之役一戰及郢愚按自合晉楚之成諸侯雖不

為晉伐楚而常為楚伐吳未見兵之可弭徒為夷

狄役耳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此杞文公蓋晉平公母之兄弟也

葬秦景公

秦入春秋至此始書葬蓋往會葬也

夏季孫宿如晉

傳謂拜莒田也高氏集註謂謝前年取莒牟夷叛邑也然則宿之營私無禮甚矣左氏以其辭加遜爲知禮何哉

葬祀文公

往會葬也

宋華合比出奔衛

傳載太子佐惡寺人柳華合比曰我殺之柳乃坎用牲埋書証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旣盟矣公使視之有焉乃逐華合比按宋平信寺人伊矣之譖殺

五年六年

如晉

晉平二十一年

葬文公

太子而亨伊矣矣今不知戒復信寺人柳之譏

秋九月大雩

旱祭而僭

楚薳罷帥師伐吳

楚於是伐吳者凡五傳載其敗于房鍾

冬叔弓如楚

木訥曰諸侯兩事晉楚季孫宿如晉則不得不以叔弓如楚愚按弓即宿私人兩事晉楚皆季孫專之此時公已無預乎魯政矣

齊侯伐北燕

將納北燕伯然取賂而還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左氏謂燕與齊平承上文也自欒保以後諸家皆謂魯與齊平岷隱以定十年及齊平爲比木訥以下文叔孫婁如齊涖盟爲證高郵孫氏謂襄二十四年我侵齊二十五年齊伐我齊魯之好遂絕至是和平之後叔孫婁如齊涖盟足明齊魯爲此平也武夷胡氏謂是時昭公結婚強吳外附荆楚其與齊平蓋齊求之而許之平也說皆有理惟陳止齊說同左氏姑兩存之

七年 暨齊平 如楚 晉平二十二年

三月公如楚

傳載楚子欲諸侯落成章華臺遂啓疆召公而往叔孫婁如齊涖盟

集註謂以暨齊平故往涖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陰于陽也記災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衛襄公立九年卒衛孫林父以戚叛歸晉晉賞爲林父執襄公今襄公卒晉恐失諸侯乃還其田九月公至自楚

三月而往九月方歸此行也傳載孟僖子不能相禮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宿者季友之孫季孫行父之子友以賢稱行父以儉稱至宿橫矣自友受費而始封及行父城莒足諸鄆二邑而費始大至宿四分公室取其二傳其子意如逐昭公廢國儲而魯幾皆為季孫之有矣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五月而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丑陳

八年 卷之二十四

侯溺卒

左氏載陳哀公元妃生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哀公疾二妃屬司徒招與公子過殺偃師而立留公憂恚而縊

叔弓如晉

左氏稱賀晉成虎祈之官也史趙曰可弔也而又賀之岷隱云時楚師城陳晉不復問乃成虎祈之宮而魯復遣賀甚矣中國之不競也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

干氏也徵師名也陳使以哀公之死赴于楚陳公

子勝愬于楚楚詰良公死之故而殺之然於行人無預楚殺之將求釁以滅陳爾公子留越次而立懼討故奔

秋蒐于紅

左氏載秋大蒐于紅自牟極至于商衛革車千乘諸儒多言春蒐也而秋興之非時也木訥曰此三家既分公室故藉蒐田之禮以數軍實也春蒐者獵之淺秋獮者獵之深姑淺獵而寡獲以示不貪於弋獵其實則數軍實而已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招與過同殺太子偃師今歸罪於過而殺之招自洗也

大雩

皇祭之備者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與葬陳哀公

楚乘陳之亂而滅之公子招殺偃師致亂者也反放之陳孔與不聞其罪也反殺之既滅其國而又葬其君是共君無罪也楚之不道甚矣皆始於向戌謀弭兵中國不得復問而恣夷狄之爲也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左氏載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厲會楚子于陳許氏曰楚既滅陳威震諸夏故無所號召而諸國之大夫自往會之

許遷于夷

傳稱楚遷之也蓋避鄭也自葉又遷

夏四月陳災

陳既亡矣火作其國陳雖滅而名存故曰陳災左氏載鄭裨竈謂此陳復興之祥也

秋仲孫矍如齊

魯

九年

不日

卷

木訥曰獲度之子速之弟速無適子以弟矍後獲  
幼速庶子矍攝之獲三十一年矍卒矍乃嗣爵今  
始見經齊既平魯故獲修聘杜氏註自叔老聘齊  
至今二十年始修聘

冬築郎園

相四年狩于郎莊三十一年築臺于郎今又築為  
園辨氏謂危等已兆而築園非時見公之志荒張  
氏謂季孫意如逢君以耳目之娛而日竊其權也  
郎在魯南門

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樂施來奔



傳稱樂高陳鮑皆齊大族至是樂高二氏以嗜酒  
信內取敗為陳鮑所逐樂施高彊來奔陳鮑二氏  
分其室陳氏始大註云高彊不書非卿也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矍帥師伐莒

此季孫欲自封殖也諸家以三卿並出多謂魯舍  
中軍止存三軍惟陳止齊曰此四分公室叔弓為  
如意貳也本訓亦謂叔弓別族乃叔老之子叔勝  
之孫不在三家之數伐莒之師季孫將上軍叔弓  
佐之矍為戎右爾魯乘莒亂取鄆田納牟夷而得  
牟婁及防茲無怪莒有蚘泉之師也叔弓且乘其

昭九年十年 築野園 魯 晉平公五年

不備而敗之矣今又三大夫並出此固皆意如之  
為也

戊子晉侯彪卒九月叔孫婁如晉葬晉平公

晉平公立二十六年卒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宋平公立四十四年卒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集註謂卿會諸侯之葬為勅禮禮惟使大夫

夏四月丁巳葬子慶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

疾帥師圍蔡

按傳蔡般雖弒立而楚虔在申誘至般醉而殺之  
刑其士七十人卒圍之滅其國夷狄行無道已甚  
先儒謂春秋所以各斥其名此理曉然不待言凡  
例也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註昭公母胡女歸姓

大蒐于比蒲

諸家皆以大蒐爲越禮木訥曰非也天子六軍將  
安得六軍以借天子哉大閱大蒐皆田獵教兵之  
名天子諸侯所同特論其所以蒐之故蓋三家數

昭元年

大蒐于比蒲

春秋卷一

卷一

軍實以傾民心非爲田獵以共宗廟賓客充君之  
虐也愚按說者譏昭公居母喪而蒐亦非也兵已  
不屬昭公矣

仲孫纘會齊子盟于楛祥

及于

初邾悼公屢困於魯不得已而襄二十八年來朝  
昭元年悼公卒莊公立未通於魯故纘與之修好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  
宰虎曹人杞人于厥憖

魚鞞

傳謂謀殺蔡也晉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許氏曰  
遣使請命示之不能使楚益驕此韓起之罪也趙

氏曰于時楚實暴橫晉又不拔聖人不責其不能  
救譏其無實而取名也愚謂晉一切遜楚楚屢滅  
國而晉不問此平公之爲也今昭公初立猶知蔡  
之當救而力未能其志可念未必以此取救之名  
其弊蓋自盟宋弭兵來矣惜哉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齊謚也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傳載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師氏曰春秋書  
滅國多矣未有如此其暴者愚謂滅人之國執其

昭十五年 齊晉盟于既濟

人以代牲豈有人道而可責也哉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高偃高偃之稱也陽燕邑也齊桓公昔嘗爲燕  
地燕伯今失國謂齊爲大國故來奔也石氏曰以  
三年奔齊六年納之帶兄受燕賂也至此又六年  
矣再納之不曰于燕未能得燕也然則燕伯十年  
于外不知其所終也

三月壬申鄭伯卒

鄭簡公背楚歸晉子產相之弭兵之後兩事晉楚  
在位三十六年民不被兵春秋之賢諸侯也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通嗣君也亦報叔弓之會葬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穀梁曰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木訥曰昭公如晉者七至河而復者五說者皆謂得罪於晉蓋昭公之世政出季氏季氏疑公如晉有以議已故以公待命于河晉辭公而已如晉此季氏之奸也至五年公如晉公必有以言其故自五年之後季氏亦不敢如晉疑晉聽公以治已也然晉實不治季氏以魯貢出於季氏也故其後公如晉晉皆却之及

昭十五年

公如晉至河乃復

晉昭五年

公末年迫於季氏則寧奔魯而不敢奔晉

五月葬鄭簡公

三月而葬速子產知禮而若此不知何也

楚殺其大夫成熊

傳謂其爲若敖之後而殺之以宣四年鬬椒之亂也然成熊於得臣爲四世孫雖與鬬氏同出若敖已遙遠矣楚之淫刑乃如此

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慙出奔齊

慙魚輸反

慙與南蒯謀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慙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慙還及衛閔

亂遂奔齊。季氏權衡曰：此則季氏之仇，而魯忠臣矣。止齊曰：然則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然則惟有奔焉耳。

楚子伐徐

楚謂徐吳姻也。然吳之深，故既執徐子，今又伐之。

晉伐鮮虞

傳載荀吳偽會齊師，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木訥曰：晉昭嗣伯楚滅蔡，不救鮮虞，未嘗犯晉而懷詐伐之，何為者哉。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音

昭十三年公子勉欲去三桓不遂而奔晉昭三年不救徐伐鮮虞

費季氏邑也。南蒯欲去季氏，以強公室，以其費歸

晉，叔弓季氏之黨，故為季氏圍取之。據傳費人皆

叛季氏，季氏欲見費人皆殺之，治區夫教季氏懷

費人以德，三年然後復得費，以知南蒯之謀。雖踈

而欲去季氏，雖季氏之邑人亦同此心也。岷隱曰：

公山弗擾以費叛，召子欲往，蓋弗擾叛季氏，非叛

魯也。凡叛季氏者皆以張公室為名，其意雖未必

然，其辭則正。夫子之告子路曰：夫召我者而豈徒

哉，是蓋春秋書圍費墮費之意也。愚又按南蒯之

初奔晉也，子韓皙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

竊意此時大夫皆執國命晉大夫亦惡南淵之曰  
也故非之爾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楚  
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傳載楚靈王虔初弑君自立其弟公子比出奔晉  
公子黑肱出奔鄭公子棄疾亦其弟也虔滅蔡以  
棄疾爲蔡公虔無道棄疾因觀從召公子比歸立  
黑肱爲令尹使觀從師于乾谿曰君立矣先歸者  
復其田里後者罪故衆潰而虔自殺棄疾乃又殺  
比而自立是爲平王按靈王虔立十二年嘗欲得

昭王年 國晉以南淵叛晉氏也 晉昭王年 楚靈王立

天下卜天不吉而詬天滅陳滅蔡遠六小國於荆  
山無歲不兵天若不假手以除之中國之患未矣  
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  
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公至自會

傳載晉成虎祈而諸侯貳叔向謂不可以不示威  
乃治革車四千乘以徵會諸侯齊不服脅而盟之  
魯以邾莒許其侵伐則辭公而執意如皆示威也  
木訥曰晉平公不出楚用橫行天下今天勦其惡

內自魚肉晉昭公乘其機以復收諸侯會十三國之君于平丘而以劉子令之夾潞曰晉以城祀之役于今十六年不得齊自雞澤之盟于今四十二年不勤王是盟也晉昭公欲修文襄之業帥諸侯以承天且服齊也止齊曰晉之合諸侯止此郭陵之後參盟復作晉非盟主矣愚按晉以替之餘備幸有此然叔向始謀不過欲威諸侯烏能復霸其辭魯昭而執意如不過因邾莒缺貢由魯之故初非以公義治意加之罪故岷隱謂威文之霸先屈意交魯今平公欲復霸取先治魯為非晉之主盟

止於此亦理勢然也

蔡侯廡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楚滅蔡在十一年今蔡侯廡即太子有之子楚滅陳在八年今陳侯吳即世子偃師之子左氏以楚平王復陳蔡為有禮穀梁以晉會平丘復陳蔡為有功木訥曰陳蔡之復雖楚復之實晉之力晉東楚亂而合諸侯于平丘故楚懼而復陳蔡陳蔡之廟復血食者晉也然愚按聖人但書曰歸蓋國本其國失而復得曰歸盡之矣

冬十月葬蔡靈公

蔡滅五年，今虜後國故靈公始得葬虜者靈公般之孫

公如晉至河乃復

高氏集註曰：晉不與公盟，又執其卿，公復朝之，無耻甚矣。豈欲因晉之執而請季氏之罪乎？然季氏在晉，宜其不見納也。木訥曰：公將請意如乎？抑將除意如也？晉將釋意如，所以卻公也。愚按：先是公子慤欲去季氏以告公，而從公如晉，事雖不遂，公之欲除季氏明矣。季氏見執而公復如晉者，非無耻也。謂此除季氏之機也。然晉之執季氏，特以邾

昭十二年

公如晉至河乃復

晉昭繼王卷五

東蔡後國

莒告缺貢之故，志在利而已耳。晉之大夫亦魯之季氏同惡相攻，豈有為魯除季氏之事哉。

吳滅州來

注：州來，楚邑也。劉氏權衡曰：非也。滅之名施於國，非縣邑所得亢也。州來小國，世服於楚。趙氏曰：州來近楚，吳乘楚亂，平王新立而滅之耳。傳載平王謂未撫民人，不敢爭，其後具以州來封季札。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傳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而得歸，胡氏曰：其始執之為之邾莒之供，其終歸之為土地猶大所



命能具晉惟以利故平丘之後諸侯不合二十餘年至于召陵又以賄敗惡按平丘之會叔向主之也乃以威始之以利終之惜夫

三月曹伯滕卒夏四月秋葬曹武公

曹武公立二十七年卒

八月莒子去疾卒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傳載莒著丘公卒其子郊公不感國人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與以意恢爲郊公所善先殺之故郊公奔齊庚與既立虐而好劍立十年國人逐之齊人納郊公

第十四卷

春秋左傳卷第十四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夷末立十七年卒欲授其弟札札逃去乃立其子僚吳以兄弟相及正欲致國於札札當君矣而逃故僚立而夷末之子弑之吳遂以亂札之爲也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高郵孫氏曰武宮者廢廟也成六年立之於是有事焉而大夫卒去樂卒事則合禮矣然武宮之事則不當有者春秋因變禮而推言之岷隱曰禮有出於變者可以義起若此去樂卒事是也故三傳皆以爲得禮然公穀皆以爲叔弓卒在外當祭而

告則君有祭祀大夫之喪不以告禮也左氏以為  
叔弓泄事籥入而卒是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

朝吳蔡大夫也費無極讒於楚而逐之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記災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傳載晉伐鮮虞圍鼓鼓人或欲以城叛荀吳使鼓  
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之二月鼓人請降亦不許  
必待其食竭力盡而後取之胡氏謂以殄滅為期

晉五年

晉昭五年 伐鮮虞 吳王僚立

而無惻隱之心愚意不納叛可也不許其降必勸  
之至盡者忍也且其不納叛亦知鼓可必得既欲  
得鼓之利又欲得不納叛之名也荀吳偽會齊假  
道鮮虞而就伐之此盜賊之行而又欲竊君子之  
稱荀吳真小人之尤者也

冬公如晉

木訥曰公屢如晉晉却之以季氏故也今晉方執  
季氏而釋之公無所憚晉無所訑故許公一朝焉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傳載齊師取甲父鼎之賂而還孫昭子歎諸侯無

霸而齊君無道張氏曰齊景公立二十餘年矣崔  
慶相殘樂高復敗不能自強其國而爭霸圖宜國  
為陳氏之有也晏子雖隨事諷諫所謂以其君顯  
者抑末矣趙氏曰徐自齊威之霸內從中國宣成  
襄之世不見於經蓋從楚爾昭四年申之會為楚  
所執為其貳於吳也自是比於楚今齊乘楚亂而  
伐之僥倖其或從不自量爾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楚子號賢而誘殺蠻戎此其為夷狄也

夏公至自晉

昭十六年

知晉

踰年而返左氏謂其為晉所止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晉昭公立六年卒

九月大雩

左氏曰旱也

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三月而葬速蓋六卿不忌其君也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傳載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宴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書記災

秋郊子來朝

傳載公與宴而昭子問其以鳥名官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傳載晉請於周偽稱祭雒與三塗而潛師襲陸渾滅之幸襄弘覺而使劉子為備不然周室亦危也木訥曰辛有見伊川被髮之祭曰不百年此其戎乎其後為陸渾之戎逼近成周然俘而投之海外可也滅之亦酷矣夾漈曰陸渾本惠公自西裔遷之周世世事晉今貳於楚故滅之先師謂陸渾本

昭十五年

晉頃公元元年

滅陸渾戎

瓜洲之戎秦晉遷之伊川世為周患馬融謂益非為周除害蓋討其貳已而反驚周也

冬有星孛于大辰

左氏謂彗除舊布新大辰火星宋衛陳鄭皆火公羊謂大火為大辰伐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先師謂孛非星名冷氣所發孛字然大辰非火蓋角宿正屬辰天道起東方角宿專故曰大辰辰為鄭旁及卯卯為宋餘氣及漢為陳衛故四國當之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傳載楚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公子光又大

敗楚人取餘臯以歸木訥曰長岸楚地此吳伐楚也吳屢受楚兵襄二十五年吳雖伐楚門于巢卒兵亦未及楚也今王僚始為長岸之戰其後楚日削而吳日張矣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曹平公立四年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同日災記異也

六月邾人入郟

音與

郟姓小國傳載邾人藉稻邾人襲郟木訥謂邾

十七年

寧十八年

晉國元年

吳楚戰夏卒

失鄆失鄆失漸東田而僥倖於郟以此償彼雖毒也愚按左氏稱六月藉稻則春秋用夏正也若改四月稱六月則四月安有稻之可藉乎

秋葬曹平公

五月而葬

冬許遷于白羽

避鄭也白羽一名折楚邑也傳謂楚遷之也許遷葉遷夷今又遷白羽是楚不足庇之楚亦忌鄭也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傳載邾人郟邾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戌請於

宋伐之而返其俘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經書弑三傳皆謂世子非弑趙木訥曰學者不信經而信傳反從爲之辭若果傳實是春秋誣人以大逆矣歐陽子固嘗攻之西疇崔氏曰不嘗藥之過小而加弑君之罪大豈先王法哉且春秋所以爲法也向使聖王在上豈遂以弑君之罪殺止耶其不然明矣夾漈鄭氏曰是何言哉臣弑君子弑父何容易加人乎止齋陳氏曰世子誠不嘗藥爾何罪而奔晉惠按三傳雖皆以爲非弑而其說亦不

經書卷之十九

十九年

晉頃三年

許世子弑君

同左氏曰飲太子之藥卒太子奔晉公羊曰止進藥而藥殺也穀梁曰世子不知嘗藥君卒而哭泣歎粥未踰年死竊意左氏公羊之說皆是也世子藥殺其君春秋故書弑穀梁晚出因二氏有藥之語增附不嘗藥之說凡後來爲之辭者又皆惑於穀梁故因鑿之以飾義例耳本無可疑也春秋書弑而左氏公羊稱藥殺亦弑也

已卯地震

地道安靜震乃其異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齊景乘晉楚之弱侵欺小國志在代興

冬葬莒悼公

木訥曰書葬初不計討賊不計賊及實弒與否

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

莫反

會子臧之後也鄆會之邑也會邑而出奔劉氏謂

其待放賢於臧武仲之據防遠也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張立反

縶以廢疾不立蓋衛靈公之兄也盜指縶豹傳稱  
縶奪豹之司徒與鄆而豹殺縶也任公輔曰齊豹  
非卿故曰盜春秋於非卿者皆書盜尉止也齊豹

昭十九年 二十一年

晉頃三年四年

也公孫翩也陽虎也皆大夫也張洽曰靈公愛國  
於有疾之兄而盜殺其兄書盜殺衛侯之兄深罪  
之也趙鵬飛曰責在衛侯而不在盜則盜在不必  
名左氏謂求名而不得未聞殺人犯上以求名者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傳載宋元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向殺公之黨八  
人而劫公交質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故三子奔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鄭夾滌曰蔡平公歸立八年卒明年費無極取貨  
於公之弟東國逐公之子朱而立東國是為悼公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五月而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註晉頃公即位通嗣君木訥曰即位今五年霸業既墮無求於諸侯聘好所不急也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註南里宋城內里名傳載華登以兵師至賴齊成烏枝鳴與厨邑大夫濮力戰及晉以諸侯兵至始大敗華氏蓋三叛入宋之都期於得宋非以邑叛者比也王霸兩微叛臣橫行如此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記災也傳載梓慎言日食分至非災者星翁語爾

八月乙亥叔輒卒

注叔弓之子伯張

冬蔡侯朱出奔楚

傳載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謂蔡人曰楚將立東國蔡人懼出朱

公如晉至河乃復

傳載晉有鮮虞之役故辭公岷隱曰晉豈無以待賓乎季氏之強昭公之弱晉助其臣而不有其君



父矣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齊再伐莒莒子行成

宋華亥向盈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傳載楚助叛諸侯之戍怠於守而懼楚故逸之使

得奔

大蒐于昌間

如音

許氏曰凡書蒐刺大夫強而公失其政木訥之說見十一年比蒲之蒐

夏四月乙丑夫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昭王二年

公孫無忌曰魯三十二年

晉昭王五年

景王立二十五年崩叔鞅者叔弓之子獻之弟也葬景王以卿行木訥謂猶愈乎不會者三月而葬速杜氏謂亂故

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冬十月王子猛卒

木訥曰周景王太子壽早夭壽之母弟曰猛次嫡也王寵長庶子朝而立之景王崩二子角立劉子單子挾猛尹氏召氏立朝參商交抗迄五年而後定實景王爲之也岷隱曰自入春秋以來周室蓋三亂矣其禍皆生於父子兄弟嫡庶不明惠王寵

子帶幾危世子齊威公盟世子于首止而位定襄  
王復寵帶出居于鄭晉文公納王王室遂定白微  
二霸周室之亂豈減敬王之時然則春秋書王室  
亂者憫周室之微弱嘆威文之不復有也悲夫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書災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婁如晉癸丑叔鞅卒晉

人執我行人叔孫婁

勅容反

傳載武城人斷木不殊推而蹙之取邾師邾懇于  
晉故婁如晉見執然取邾者武城人於婁何罪故

昭二十二年

王室亂

書曰執我行人鞅則叔弓之次子也

晉人圍郊

王子朝在郊晉為敬王圍之也郊周邑也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東國路費無極而得立卒于楚或殺於楚而卒

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

庚與好劍劍成試之人故烏存帥國人逐之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

逞滅復陳夏徵舒

父宣弟自

楚帥六國之師救州來為吳所敗見滅者二國而

陳大夫見獲莫者微舒玄孫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天王者王猛之弟名旬敬王也亦次嫡也當立其居狄泉避子朝也天王立矣尹氏又立庶長之子

朝亂也

八月乙未地震

地再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將請叔孫婁以疾不果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纘卒

纘侯

昭二十二年

晉執叔孫婁

晉悼七年

魯昭公二十二年

孟獻子之曾孫孟僖子也嘗勸二子事天子學禮

婁至自晉

婁見執婁不受辱不以貨免晉不能為禮而歸之也公羊作叔孫舍胡氏從之嫌其以罪去氏也呂氏曰婁不言叔孫前見也此說得之不惑於凡例去氏之說矣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記災

秋八月大雩

旱祭之備者

丁酉杞伯郁釐卒

力之反  
又音來

杞平公立十八年卒自城杞以來倚晉獲安者也

及吳滅巢

傳載楚為舟師畧吳吳踵之滅巢及鍾離沈尹成曰幾如是而不及郢註巢楚邑劉氏謂書云巢伯來朝則國也愚意古雖國而今屬楚爾又按吳子過伐楚門干巢卒則巢乃吳之讎也見滅亦勢矣木訥曰吳將謀楚先滅其與國滅州來滅巢滅徐滅沈滅頓皆楚之與也

葬杞平公

昭二十二年

晉頃八年

吳滅巢

雖不書月自八月至冬計亦五月而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婁如宋

傳言往聘且為季氏逆女也然婁為正卿而為季

氏逆女非禮

夏叔詣會魯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謀王室也然王室之亂已四年趙鞅感鄭子太叔發不恤緯之言始為此會又約明年將納王卒墮空言後二年敬王始入成周王自入也劉單之功也時列國諸大夫各謀弱公室以為己私姑為草

次之會息人言爾

有鸚鵡來巢

周官鸚鵡不踰濟魯未嘗有來巢爲異說者謂飛鳥得氣之先世將亂氣自比而南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左氏曰再雩旱甚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冬十月戊辰叔孫婁卒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十二月齊侯取鄆

凡皆昭公謀去季氏不克而棄國之事也時魯兵

昭三十五年

鸚鵡來巢公孫于齊

晉頃九年

合黃文詳同

已屬三家聽成謂去季氏亦非叔孫氏之利叔孟

二氏皆釋甲公遂孫于齊次于陽州待齊命也言

于野井齊返之境上而後逆之也叔孫婁之卒方

公與季氏戰叔孫婁在闕歸而責季孫季孫若異

志媿不能返公而祈死也宋公徒之卒如晉謀納

公而卒于行也齊侯取鄆鄆者魯邑齊取之以麋

公蓋無心納公而然也春秋先五書公如晉至河

乃復蓋晉以政不在公不若厚季氏之爲利其後

兩書公如齊三書公如晉三書齊魯唁公五書居

鄆四書在乾侯以至於薨嗚呼悲夫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元公立十五年卒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公圍成秋公會齊侯莒子

邾子杞伯盟于鄆陵公至自會居于鄆

齊取鄆以處公故至齊不可而居焉成者孟氏私

邑與季氏為黨公圍之者以齊師圍之也盟于鄆

陵齊謀納昭公也傅稱季氏使申豐賂齊之子猶

沮齊侯不行公至自會居于鄆者謀之不遂復退

處鄆邑也

九月庚申葬子居卒

昭王六年公居于鄆

平王立十三年卒信費無極殺伍奢父子而逐太

子亂萌兆矣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

楚

天王敬王也成周王城之下邑今洛陽也子朝之

亂王居狄泉今以劉單之力借晉師得入而王朝

奔楚矣亂蓋五年乃定

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自鄆求齊不遂而復歸于鄆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吳壽夢諸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末次札札賢欲  
立之不肯自諸樊餘祭夷末以次相授必欲致國  
于札札終不肯而夷末傳之子僚諸樊之子光曰  
札不立則我也使鱗設諸殺僚而自立

楚殺其大夫卻死

於阮反

傳載卻死直而和國人說之費無極辭令飲令尹  
子常酒且辭之出甲因譖于子常使殺之而滅其  
族國人不和亦滅無極而後定

秋晉士鞅宋樂祈挈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  
扈

晉七年

公孫守節

晉十年

注要盟

會于扈

傳載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固請納之士鞅  
取貨於季氏辭小國而還岷隱謂樂祈挈北宮喜  
其在宋衛非華白孫寧比也故猶欲納公士鞅專  
晉同惡相濟宜乎不肯本訥謂鞅方有分晉之心  
特未得其間其會諸侯姑以是感季氏而結死黨  
爾愚按鞅之譽季氏以辭小國者甚悉則本訥之  
論非刻也得其情也

冬十月曹伯午卒

曹悼公立九年卒

邾快來奔

本訥曰邾來奔者四竊邑來者二季氏實利之爲  
適逃主也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傳載齊飲公酒以宰獻而畢公明年遂如晉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註六月而葬緩

公如晉次于乾侯

乾侯晉邑子家子勸公待于竟不從晉使還竟上  
而後逆之次于乾侯不得入也岷隱曰公之在國  
也屢如晉猶不得入今出亡欲至晉其可得乎未

二十八年

公次于乾侯

晉頃十五年

訥曰晉之六卿即魯之三家也前日應之盟既乞  
貨于季氏令其忍背賂以傷其類故待次于乾  
侯而不得入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

鄭定公立十五年卒註三月而葬連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

滕悼公立二十五年卒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求晉不得入又退而歸魯之邑

齊侯侵高張來唁公公如晉次于乾侯



不納公而來唁公已非矣况又稱之以主君是辱之也非唁之也豈以其舍齊求晉晉不偶而復歸故憾之耶然使齊能納公公何辱於晉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高氏集註曰叔詣欲納公而卒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無公也非我罪也觀意如此言逆節甚矣宜公之不能忍也先師席亦嘗謂昭子之卒則曰天之弃魯叔詣之卒又曰無公天命也季氏之無君無天於斯為甚

秋七月冬十月鄆潰

昭王五年

公自乾侯居干

晉頃十二年

岷隱曰昭公棄一國而居其邑猶不能容相率而叛之豈非畏季氏之暴而不顧乎西疇曰公適去鄆而鄆潰見魯之民皆畏季氏而不敢寧公也先師謂齊取鄆居公鄆畏齊不敢叛既舍齊而之晉故鄆亦叛之自此一邑亦無有而終于乾侯矣悲夫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向於鄆書居以鄆猶魯邑也今於乾侯書在以鄆潰而適晉之乾侯則公已無魯特於歲首書其所在于以存公實悲之也岷隱曰坤上六嫌於無陽故

稱龍焉公在乾侯固嫌於無耶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

晉頃公立十四年卒未嘗親盟會會黃父謀周會  
扈謀魯皆大夫具文為之晉以是衰三月而葬亦  
大夫之簡其君也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傳載楚受吳掩餘燭庸二公子之奔吳故怒而滅  
徐徐楚之出也伍員教吳為三師更迭肆楚以罷  
之楚遂病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齊荀躒

昭三十年公在乾侯 三十二年公在乾侯 晉頃十四年卒 齊景公九年

十適歷

歷力依反  
適丁歷反

公在乾侯晉地也季氏會晉恐晉之納公也季氏  
與晉大夫同惡相濟蔑公而植私傳載晉侯欲納  
公范獻子召季氏如晉使納公然經書會于適歷  
則非晉都謂季氏請罪於晉侯恐未可信果如所  
載亦晉定公初立有意納公而士鞅荀躒輩姑為  
和君臣之說以款之耳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高氏集註曰入春秋以來惟莊三十一年書薛伯  
及此始書名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穀梁曰唁公不得入於魯也曰既為君言之矣不可者意如也

秋葬薛獻公

亦始書葬

冬黑肱以濫來奔

里肱邾之別子也濫邾之別封也以濫來奔竊其邑以叛也邾廢其莒牟夷與今黑肱為三叛臣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書災

陰平年 公年乾侯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存公所以誅季氏

取闕

口留

註謂公取之公羊謂魯取之則季氏也蓋如取鄆取邾之比二說未知孰是夾際曰魯君葬公之墓在闕公將見先君取之木訥曰闕魯葬公墓隱之所任公在乾侯不得祭于廟姑取墓隱之地以寓葬思定元年葬昭公季氏使役如闕將溝焉則昭公亦葬於闕昭公無乃知其將終於乾侯取闕以為死所乎愚按此說考究為精

夏長伐越

木訥謂吳將報楚越楚之與也故先伐越然不若姑結其心以離楚黨今先伐越故入郢未反而越亦入吳矣其結怨連禍始此

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齊驪信齊高張宋仲幾衛州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岷隱曰周營洛邑其居九鼎者曰王城其遷頑民者曰成周平王遷于王城至敬王入于成周晉率諸侯之大夫以城之蓋於是周再遷矣既而爲東周西周則又遷矣

昭公二十二年 公在乾侯

晉定五年

城成周

吳伐越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昭公立三十二年攻季氏不克而在外者八年卒客死乾侯其並季氏之專政四世矣民知有季氏而不知有君矣當至此極豈不悲夫然史墨對趙簡子反譽季氏而謂君臣無常位此非君子之言蓋借季氏以逢趙氏之惡爾

昭公十九歲猶有童心既立事晉晉以政不在公寧失公而不可失其大夫七知晉而五不得入及不勝其憤而攻季氏寧如齊而不如晉卒之齊晉皆莫救而客死乾侯嗚呼悲夫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十一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十三

讀春秋七

定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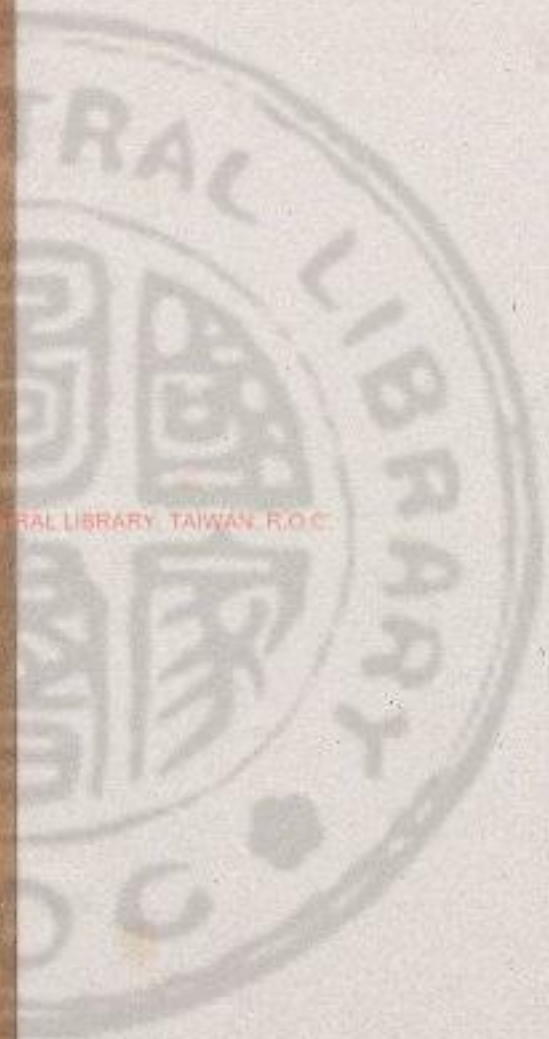
名宋襄公子昭公弟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元年春王

獨不書正者昭公去年十二月薨于乾侯定公今年六月方立時無國君正朔無所承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傳載諸侯城成周宋不受功也先儒謂執人於天子之側罪反大於不受功者矣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秋七月  
癸巳葬我君昭公

木訥曰昭公死於乾侯九月而後喪至喪至六  
日而後定公立存沒之命皆制於季氏定公襄之  
子昭之弟季氏廢昭公之世子衍及務人而立之  
宜其久而不決也昭公八月而葬其故可知矣愚  
按左氏載季氏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爲曰冠始  
溝而合諸墓

九月大雩立煬宮

岷隱曰甚矣小人之誣也昭公之出也以宋公之

定元年

晉定三年

大雩未嘗耳

薨叔孫之卒歸之天及昭公之薨也季氏大雩以  
爲媚立煬宮以爲報蓋昔者昭公之逐季氏兩嘗  
大雩而不克濟季氏嘗致禱于煬公故小人得藉  
口以求媚而致報焉愚按岷隱之說雩雖祈雨古  
禮春秋世變往往非時而雩或者轉而爲祈福之  
祀歟若今季氏之雩又類淫祀神之所吐名雖雩  
而實則非矣木訥曰小人爲惡內有不安則詭鬼  
神以要福季氏逐君天地所不容何有於煬公煬  
公伯禽之子自煬至昭二十二世矣神靈何在季  
氏疑得罪於周公伯禽故爲之祀其子所謂媚竈

者也宗廟有常制魯之廟已異矣成公立武宮固已違制今又立煬宮是魯祀八世也天子七廟而魯之廟八其可訓乎愚意季氏果以私禱而立煬宮未必增附羣公昭穆之廟或者武宮煬宮皆非禮創立亦同淫祀其名雖煬而實亦非矣  
冬十月隕霜殺菽

記災

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註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者闕也門其主闕其飾皆天子之制而魯僭之天火曰災

定元年二年

晉定四年

秋楚人伐吳

傳載吳誘楚致師而敗之克巢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魯習而不知其僭也天既災之又新作之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伊川曰晉以季氏上不告天子下不告方伯而私立公故辭其朝愚恐待晉之過厚也不獨晉無此意當世亦未嘗有此說也夾漈曰晉以昭公之子已長而定公不應立且朝事有稽故辭公愚謂此以其事而度之也岷隱曰晉之不仁甚矣昭公屢



如晉不得入故有季氏之難定公新立至河而復不得入使定何以自立於魯乎愚謂此以其義而責之也木訥曰晉以魯權在季氏得公之朝不若得大夫之聘故寧屢却昭公定公即位非不知之徒以三年一朝之禮不可不講晉果欲公故終定公之世不復如晉者懲此之辱也定公之爲人知恥於昭公遠矣愚謂此以其情而察之也合此三說其理乃備而伊川之陳理尤高亦所當知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夏四月秋葬邾莊公

傳載其好潔以夷射姑旋于廷命執之不得怒而

定二年三年

如晉至河乃復

晉定五年

墮爨炭死蓋立三十有三年以好潔而極急自鎖  
註云六月而葬緩

以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皮八反

左氏謂修舊好也先儒謂邾隱新立居喪而出盟  
非也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陳惠公得國於已滅之餘幸晉楚交病立二十二  
年無事而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  
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農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

國夏子召陵侵楚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  
以沈子嘉歸殺之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鼫由又反  
左氏載楚子常求蔡昭侯一佩不得拘之三年既  
獻佩得歸如晉請伐楚故晉爲是會以侵楚沈者  
楚之與國既滅而復封蔡憾楚故滅而殺之蓋遷  
怒也盟于臯鼫即會于召陵之諸侯前目後凡故  
不再序戴岷隱曰自鄢陵之後晉楚不復有大戰  
一旦有召陵之役六十七年間無此舉也天子之  
老元戎啓行中國諸侯大抵皆在未有若此其盛  
者僅侵楚而退自相盟于臯鼫當是時楚有可亡

定四年

晉定六年左氏春秋卷六十九 中國春秋

之勢失此機會使吳人乘其後而收入郢之功傾  
天下之勢折而入於吳中國之霸於是絕矣悲夫  
趙木訥曰威文以還會盟侵伐未有如此之衆且  
盛者晉定公非僣主也一會而十有八國從之楚  
昭昏庸四鄰不親諸侯叛之於內吳議之於外故  
晉定一揮而諸侯雲合一舉而清南服誠反掌矣  
然晉政已移於六卿晉定公直一偶人六卿懼公  
勝楚而歸功冠五伯而權不及已故乞賂以離蔡  
假臺以賤鄭用散諸侯之心以墮其君之功而固  
其私至以十八國之衆纒侵楚而已齊威以八國

伐楚而楚來盟晉文以四國戰楚而楚大敗今三  
倍於威五倍於文纔一侵而退定公蓋制於六卿  
而不能進也卒之救蔡敗楚之功乃歸於吳終春  
秋之世諸侯不振吳越爭長其機實失於此胡康  
侯曰所惡於前無以先後蔡侯視楚猶沈視蔡也  
沈雖不會召陵未有大罪惡也而恃強殺之甚矣  
木訥又曰昭公庸懦權出季氏未嘗得一會諸侯  
卒羣勳之盟定公得預聖人特書公及諸侯幸魯  
侯之復得及盟也

紀伯成卒于會

定聖

把悼公立十二年卒

六月葬陳惠公

陳懷公以劉文公之命衰經從戎反役而後葬

許遷于容城

高氏集註曰至是四遷微弱可知

秋七月公至自會

至自召陵之會

劉卷卒

註即劉蚡蓋文公也獻公之子定敬王伐楚不竟  
而卒蓋公忠者也

葬北悼公

卒於行役以喪歸葬

楚人圍蔡

為其滅沈而報之也

晉士鞅衛孔圍帥師伐鮮虞

木訥曰晉伐楚諸侯之利而六卿之害故忌其成

功晉伐鮮虞晉之害而六卿之利故荀氏士氏趙

氏交伐以顯其績註鮮虞中山也

葬劉文公

集註謂魯往葬之而書

集註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具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

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具子討

晉合十八國不能救蔡蔡求救於吳而吳救之六國

囊瓦之師而囊瓦奔囊瓦即子常也已而入郢鞭

平王之尸無禮備三蓋又子胥用於吳為父伍奢

執私仇也申包胥初與子胥言子能復之我必能

興之至是乞師於秦七晝夜哭不絕聲秦師乃出

岷隱曰楚陵犯中國二百年中國不能制假手於

吳國幾亡然去楚而吳繼之此聖人之所傷也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公羊作正月集註曰正月亦辛亥朔

夏歸粟于蔡

杜氏註蔡為楚所圍飢乏故魯歸之粟趙氏曰歸粟于蔡懼吳也十八國諸侯不能救蔡而吳放之蔡圍既解魯南逼於吳以徐為障昭三十年吳已滅徐蔡若有言於吳吳兵一出直指魯郊此魯不得不賄蔡以悅於吳也不然蔡無一日之好於魯魯何乃踰宋陳二國輸粟以饑之高氏集註曰魯非濟其難而則其無也蔡與吳為援而敗楚故魯畏而賂之也

定四年也五年

於越入具

杜氏註於發聲也范甯註於越夷言也劉氏曰於越其自稱也高郵孫氏曰越見於經九六其三在昭公時皆稱越其二在定公時其一在哀公時皆稱於越蓋越有數種有東越南越閩越甌越木訥趙氏曰於越從其國之稱如於餘丘之類是也先師嘗以於為發語聲者為是蓋前說雖知越有數種不知孰為於越也先是昭三十年吳嘗伐越以賈怨故今具入楚而越亦乘虛入具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此季平子逐昭公者也。九例之說以書卒爲盛重，因謂定公以上卿葬之，書卒以罪定公，愚謂死則書卒，魯諸卿皆然，意如之惡於逐君，自見未必於書卒有褒貶，且自昔君有明昏未嘗不書，明書嘉士大夫有賢不肖未嘗不書，卒此乃其常爾。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叔孫婁之子，叔孫成子也。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木訥曰：士鞅前日伐鮮虞，今復圍之，鞅欲立功，鮮

虞何罪。

定五年

越之吳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隱十一年，鄭莊公嘗滅許，其後得復，凡四遷以避鄭，常依楚自存。今鄭獻公復乘楚之亂而滅之，甚矣鄭之不仁也。哀公元年許復從楚圍蔡，則楚又復之歟。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左氏載周僭弔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作亂，鄭伐周六邑，晉於是成周公之侵鄭，爲晉討也。止齊曰：自宣公季年，凡伐不言公，魯無君將者。八十年，於是書公侵鄭，則以公山不狃侯犯陽虎之專歟。木

訥曰魯自舍中軍之後三軍皆隸三家公無一旅之衆全意如死定公粗有立復自將而一侵鄭其後侵齊會晉圍城皆以師行收兵之原蓋始於此愚合二說觀之則魯君之無兵三家之專也魯君之再有兵陪臣又強而三家不得專也其暫復兵權正其下陵上替魯之變愈降雨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斯者季孫意如之子相子也何忌者孟孫懿之子懿子也傳稱斯之如晉爲獻鄭俘何忌之如晉爲陽虎強之往報夫人之幣也岷隱謂季孟不相下

定六年

同倫相介意林謂二子爲陽虎所請於霸國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傳載祁犁賂趙簡子楊楮六十范獻子息而執之冬城中城

木訥曰魯既侵鄭聘晉而不與齊懼有齊警故城中城備齊也中城在海州海州齊境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鄭

齊取魯轡以處昭公公魯圍鄭欲取之齊也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

齊景乘鄭之怨晉而據鄭與盟又乘衛欲叛晉僞  
執其行人侵衛假求平之迹而竊與衛盟時景公  
即位幾五十年歷晉平晉昭晉頃未嘗敢出爭諸  
侯今見晉定庸弱六卿擅政而老年妄作凡再盟  
而得一國適開禍端爾止齊曰此相盟也諸侯無  
主盟矣故石門始相盟志諸侯之合鹹再相盟志  
諸侯之判蓋石門之後鹹之前皆有盟主非參盟  
則同盟無兩君相盟者也

大雩

旱祭

定六年

城中城

七年

諸侯自此無主盟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蘇氏曰魯事晉而齊叛之故伐我許氏曰東夏諸  
侯惟魯事晉故齊伐之然則齊不自是欲諸侯前  
日之事晉者皆事齊以繼伯業也

九月大雩

一時而再雩趙氏以為瀆

冬十月

書備四時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三  
月公至自侵齊



詳曰報前年侵我西鄙未得志再侵木訥曰非有報西鄙之伐亦以鄆之在齊也然今日侵齊明日侵齊何益哉深其怨而已

曹伯露卒

高氏集註曰此曹靖公也自曹悼公卒其弟聲公野立五年而其弟通弑聲公代立隱公立四年而弟露又弑隱公代立是為靖公幸保首領餘皆略不書靖公子陽立遂為宋所滅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齊報公之再侵晉師救我而公會之也

吳六年八年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陳懷公立四年卒此陳再復國之第二世也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鄭衛叛晉從齊故也木訥曰臯鼫一盟之後晉不能一出而主諸侯及齊乘隙盟鄭與衛晉方以兵爭故雖受兵而叛晉益堅冬又為曲濮之盟不事晉也

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公

曹五月而葬陳三月葬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魯當晉為晉侵衛衛鄭叛晉益堅事齊之盟然齊  
未必能為謀主特諸侯散而私相敵耳

從祀先公

公及及左傳註皆曰從者順也謂文公躋僖公於  
閔公之上為逆祀至陽虎為政改而順之諸儒多  
從其說惟馮山曰昭公至是始得從祀於太廟蓋  
季氏逐昭公公薨于乾侯及歸葬又絕其兆域不  
得同於先君而在墓道之南則其主雖久未得從  
昭穆祔祭宜矣及季孫意如卒陽虎專季氏將殺

定八年

季孫斯始以昭公之主從祀太廟蓋欲著季氏之  
罪以取媚於國人此惟胡康侯趙未訥從其說二  
說未知孰是然馮山之說不必改從為順公穀之  
說不獨改字於事情亦遠若杜註特述公穀者耳  
盜竊寶王大弓

左氏載陽虎將殺季孫不克說甲如公宮取寶玉  
大弓入謹陽關以叛穀梁謂寶王者封圭也大弓  
者武王之戎弓周公受賜藏之魯者也非其所取  
而取之謂之盜杜預註盜謂陽虎家臣賤故曰盜  
寶玉夏后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釁卒

鄭獻公立十三年卒嘗嘗僭廟以伐周邑罪人也

得管至大弓

公羊曰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崔氏曰不索而獲曰得陽虎竊之無所用故復歸之也

六月葬鄭獻公

三月而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五氏晉地欲伐晉而次者自疑也或曰謀魯也張氏曰晉晉大國未可輕伐始盟于沙中次于五氏

定律

定律 齊桓公十六年 齊桓公十六年

又次于垂葭至哀公元年而後伐趙氏曰景公欲脅區區之衛以干大國亦見其非所以謀霸安圖而已

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秦哀立三十六年救楚吳歷晉三霸不犯中國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平者平其前日侵伐之怨也既平而會以禮相與也左氏載是會也孔子相却萊夷辭野耳齊人謝過歸其侵疆

晉趙鞅帥師圍衛

以其前日與齊師次于五氏而圍之也。晉得其勇士涉佗執之，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殺涉佗，衛之從齊於是愈堅。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

鄆，齊所取以居昭公者也。謹，陽虎所挾以入齊者也。龜陰，則龜山之陰也。三田皆魯之有而齊所侵。齊既與魯平而歸之也。左氏謂孔子却萊夷所致。葉石林云：夾谷之事，匹夫之勇智者所不為，而謂孔子為之，乖晦庵先生亦嘗力辯此事為附會。

先十年 會夾谷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郕，叔孫氏邑也。州仇，叔孫武叔也。何忌，孟懿子也。傳載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蕪嘗固諫，公若為郕宰。武叔既立，遂使郕馬正侯犯殺公若，既殺之，侯犯以郕叛。武叔懿子圍郕，不克。秋，復圍郕，不克。賴郕工師駟赤以計給侯犯，以地易於齊。侯犯奔齊，齊乃致郕。惠按：郕，叔孫邑。費，季氏邑。成，孟氏邑。皆自封植於魯，而其邑皆叛之。昭十三年，費叛，至是郕叛。明年，成叛，出乎爾者反乎爾也。

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陳

傳載宋公使大心往盟晉而逆樂祈之喪偽辭以疾樂祈之子譖其將亂而見逐宋公入奪公子地之馬以予向魍地扶魍而奪之公弟辰使地出竟以爲君禮於是皆奔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集註曰三國皆叛晉而會此蓋結謀也

叔孫州仇如齊

州仇叔孫武叔也侯犯以其郈邑奔齊而齊歸之故往致謝

元上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辰反

宋公嬖魍奪公子地與公弟辰先使公子地出境而辰爲之請公弗止地乃奔辰曰是我廷吾兄也乃及其二大夫亦出奔宋景以一向魍而失二弟二大夫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左氏曰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爲宋患寵向魍故也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蒞盟

崔氏曰平六年伐鄭之怨既平然後趙盟趙氏曰  
昔魯親晉而鄭附齊故為晉侵鄭今魯與齊平而  
鄭睦於齊故為齊平鄭魯雖反覆齊晉之間然能  
塞怨室忿平齊平鄭以成鄰國之好蓋亦休焉注  
還叔詣曾孫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真葬薛襄公

薛襄公立十三年卒

叔孫州仇帥師墮郕

左氏載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  
郕

定十年十年 墮三都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高氏集註曰諸侯叛晉而齊不能一之故衛伐曹

木訥曰霸主不作小國相侵曹與衛何憾二年之

間凡再伐曹其後宋出而乘之哀八年宋人入曹

以曹伯歸衛實啓之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左氏載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

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

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頌下伐之

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

秋大雩

旱祭之僭者也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杜氏註盟結叛晉黃齊地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記災

公至自黃

與齊侯會畢而歸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左氏載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

襄十二年 墮三都

于比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

偽不知我將不墮矣十二月公圍成不克張氏洽

曰墮三都毀其所恃以爲固者所以制陪臣抑私

家而復強幹弱枝之勢也仲由之舉此議蓋因南

蒯侯犯之叛而爲三家忠謀使強臣不敢恃強以

叛君陪臣不敢負固以跋扈而上下皆順然侯犯

南蒯皆以叛爲季氏叔氏之害故卽費皆墮獨公

斂處父方恃強以敗陽虎而孟孫用之故二邑雖

墮而成獨不服雖定公圍之而卒不克也聖人雖

用於魯而季氏三月之餘受女樂而違孔子孟孫

惑於僞不知之說陰與公斂麴父比成既方命而  
聖人去魯豈非天哉戴氏溪曰公羊謂孔子行乎  
季氏三月不違於是墮郈墮費學者承舛皆言夫  
子欲墮三都嗟夫使聖人而欲墮三都也成卒不  
墮費幾生變則聖人之謀踈矣緩來動和之功果  
安在乎左氏言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是果出  
於仲由之謀無可疑也由勇而無謀率意所爲不  
顧其難也故幾於亂當費人攻公及于臺下微夫  
子命申句須樂頡下伐之豈不甚危哉說者猶以  
墮三都爲聖人之謀過矣趙氏鵬飛曰三都之叛

三家患之則墮三都固三家之利也是以季路一  
言而叔孫墮郈季氏墮費而說者乃以爲孔子爲之  
噫聖人豈如是之謬哉公山不擾以費叛召子欲  
往蓋將教公山氏臣於季氏教季氏臣於公教公  
朝於天子以魯先之天下皆然是東周之從而興  
也豈苟爲季氏墮費而滋季氏之勢乎此好勇不  
顧之謀蓋出於季路審矣故夫墮三都者爲三家  
除患爾何益於魯三家病則魯之利三家之患除  
則勢復張墮郈墮費謂之忠於一家則可謂之忠  
於魯則不可至於圍成則失計大矣得之未必歸



公失之實損於魯卹費之墮說者以爲孔子此豈亦孔子爲之歟卹季孫按叔孫邑卹費孫邑成此三家植私以弱公室也侯犯以卹叛公山弗狃以費叛此又家隸效尤以背三家出乎爾者反乎爾也仲由乘其機建議墮三都故叔孫季孫樂於墮而墮費不幸成之公斂廩父私於孟孫孟孫亦中覺而不受其墮墮三都之事於是乎不及竟三都若盡墮豈惟三家除跋扈之臣公室亦除三家之窟所謂惟禮可以已之若善行之公室可復張也卹費之墮非公之能也叔孫季孫憤家臣之叛已而自

定十一年

墮三都

欲除之也成之不果墮非公之不能也家臣與孟孫比而孟孫自不欲墮之也墮三都固子路之謀三都果墮亦孔子之願不幸事不竟世因以責子路譏定公而力言非孔子之心皆以成敗論也十有三年春齊侯徯侯次于垂葭

註二君將使師伐晉次垂葭爲援本訥曰九年次五氏今又次垂葭晉實大國齊不敢犯而必爲是次何益哉

夏築蛇淵園

許氏曰圍成弗克歸而力此何振之有趙氏曰成

公築鹿囿昭公築郎圍定公築蛇淵囿一國而爲  
囿者三且築而虞之芻蕘雉兔者何爲哉

大蒐于比蒲

比音

三家分軍蒐闕軍實以自固詳見昭公八年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集註曰衛比伐曹以其不叛晉故也靈公志在軍  
旅不知以禮爲國故亟戰如此詳見十二年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左氏載趙鞅以求責不獲殺鄆邾午午荀寅之甥  
寅訖吉射之姻也故二氏伐趙氏而鞅奔晉陽木

定十二年

訥曰晉至定公六卿益橫勢醜力齊互相併吞趙  
鞅與荀氏士氏交惡而相攻懼不敵入私邑據甲  
以抗之據邑取甲是乃爲叛聖人書叛傳者乃以  
爲非叛吾所不曉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高氏集註曰二子因攻趙氏幾亂公室鞅既奔晉  
陽荀躒言於晉侯請皆逐之二子反以兵攻公不  
勝遂入朝歌以叛

晉趙鞅歸于晉

荀士者鞅之仇也二子旣叛鞅遂以歸木訥謂鞅

之歸非善也機也按韓魏為請而鞅歸三晉兆矣  
薛弒其君比

薛襄之後比立不二年見弒必有得罪於國者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傳載公叔戌以富見惡於靈公戌又將去夫人之  
黨夫人誣其將為亂故衛侯逐戌與其黨戌奔魯  
而趙陽奔宋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帥師滅頓以頓子  
詳歸

頓世役於楚定四年晉乘楚亂合諸侯頓亦背楚

定十三年

三晉之兆

而從之故今楚滅頓

夏北宮結來奔

公叔戌之黨也木訥謂于時諸大夫紛擾三五而  
奔三五而叛宋華亥向寧華貳奔陳復相率而叛  
邾庶其異我及黑肱相踵來奔或竊邑以來樂大  
心一出四子從之其叛也五子為旅趙鞅一叛而  
三大夫角立其歸也二子出叛今衛之亂叔戌趙  
陽歧途而奔繼而北宮結奔魯公孟驅奔鄭是豈  
一一得罪於君相托不勝魚貫而出又風俗之二  
變也

五月於越敗吳於檇李吳子光卒

檇李具地吳伐越為越所敗傳載吳王闔閭傷將指而卒其子夫差使人立於庭出入必謂已曰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哀公元年吳遂入越棲越於會稽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秋齊侯宋公會于泚張氏曰齊景公欲求霸合謀以救晉之叛臣范中行氏趙氏曰欲伐晉則不敢欲因荀士以攻晉則畏諸侯之譏首鼠不前徒會而返許氏曰齊宋魯衛崇獎亂違大義亡矣

卷十四年

越敗吳

天王使石尚來歸服

補軼

公羊曰熱曰臚生曰服劉氏曰臚服以親兄弟之國受服禮也歸服非禮也蓋魯不助祭而天王反遠使人歸服王室益微矣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蒯聵靈公之子也以靈公之妻南子辱國欲使戲陽速殺之不果而奔此左氏所載也劉氏據僞謂夫人惡其斥已之淫則啼而走言太子將殺余耳宋者南子之家也使真有其事蒯聵何敢奔宋常山劉氏曰靈公聽南子之譖致其出奔張氏洽曰

自古讒婦之誣其子多矣考二劉之言知左氏所記乃南子之讒言非當時之實錄也未詳曰不幸而為蒯瞶亦難矣其奔也雖違父之命而不遺父之惡

衛公孟彊出奔鄭

蒯瞶奔宋衛盡逐其黨故公子孟彊亦奔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辰及四子皆入蕭以叛亂謀不遂是以來奔

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

凡魯之蒐皆三家自數軍實邾費既墮去蒐而邾

定十七年

蒯瞶出奔

來會知公在行也

城曹父及高

集註曰公叛晉而反助范中行氏故懼而城此二邑未詳曰一時而城二邑勞民甚矣不書冬缺文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此邾隱公即去冬會公于比蒲者或謂欲來朝正故先會或云以會為未盡敬故來朝然此皆不可知

鼯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高氏集註曰魯不當郊郊牛死傷廢牛可也而改

卜牛是違天也戴岷隱曰魯之僭郊自僖公始其說蓋可信僖公之前春秋未嘗書郊此其證也觀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頌則知請郊于天子亦如其作頌也然而魯之先公猶畏天災故因災而不郊者間有之若定之終哀之始連年饑鼠食郊牛宜可以不郊矣而卒不免郊蓋玩習既久雖天災亦不知所畏矣張氏曰唐趙伯循言上元二年因避地旅於會稽時牛災小鼠噬牛纔傷皮膚輒死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定十五年

願會年角

左氏載楚之入吳胡子盡得楚之近胡者楚既定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故楚滅胡高氏集註曰昭二十四年胡爲楚伐其兵敗其師殺胡子鬯於是豹立而背楚楚之入郢也胡又得楚邑楚人以是滅之而以其君歸先師亦嘗謂以小事大謂之畏天胡以小犯大而反諉存亡於命是紂謂我生不有命在天也紂且不免况胡乎

夏五月辛亥郊

木訥曰五月非郊之時以豕卜牛也帝牛在滌三月至是養牲始成故五月而郊

壬申公薨于高寢

高寢宮名非正寢也路寢則正寢也木訥曰定公承昭公之後政在季氏粗能攬國柄親盟親會親兵魯民粗知有君賢於昭公遠矣一用孔子相夾谷之會齊人沮屈來歸侵疆惜乎用之不以抑亦天未欲平治天下乎孔子既行三家復張蓋權移於下已奕四世定公安能一旦而取之然比襄昭之世已十得三四不為無益於魯也

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直居反

左氏曰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齊衛次渠蔭謀救

定十五年

郊

宋也許氏曰宋大國也資王霸之遺業至於景公而鄭能困之則桓魋之為也齊衛救之而次渠蔭不誠於救也木訥曰宋鄭未嘗有隙今鄭伐宋左氏以為宋之公子地在鄭故鄭為公子地伐之也然地果叛宋而奔鄭宋不伐鄭幸矣鄭反醜正黨惡而伐宋乎終春秋之世宋鄭交兵自罕達之師始也齊衛欲救之而不前蓋齊景初求諸侯鄭先附之既而得衛得魯皆鄭媒之最後宋亦附齊前年洮之盟是也今鄭伐宋欲救宋則失久好之鄭欲勿救則失新附之宋故觀望三國之間待其勝

負而墮爲之媚此齊侯之姦謀也不然渠隆之次  
勿救不伐欲何爲哉聖人惡其佞也故書次不書  
救不予其無實而求名也

邾子來奔喪

木訥曰諸侯奔天子之喪子奔父之喪邾奔魯喪  
過矣然邾自昭公之世爲魯所虐定公爲拔之盟  
終其世不犯邾邾人德之故來會來朝又來奔喪  
禮雖過而情則真也大之比小春秋鮮能定公行  
之而邾子奔喪滕侯會葬推此以達之天下文王  
之事也說者皆責邾子之非吾於此見定公之仁

定十五年

也

秋七月壬申妣氏卒

木訥曰定公之妾哀公之母也母以子貴哀未踰  
年未成君故母不稱夫人不以小君禮治之故葬  
不稱小君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記災

九月滕子來會葬

使大夫會葬禮也諸侯親會之非禮也是以事天  
子之禮事鄰國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具乃克葬  
高氏集註曰葬不為雨止而不克葬者與常也宣  
八年雨不克葬日中葬今日下具乃葬則僅葬而  
失虞之時也禮以葬日虞

辛巳葬定妣

子未成君母不稱小君

冬城漆

漆蓋邾邑庶其以來奔者也今城之疑其貳於邾也

定公當昭公失國之後親征伐親會盟用孔

定十五年

子以相夾公用子路以墮三都三桓為之稱  
戰公覺而哀公立三桓復橫然則定公其十  
二公之自立者歟

哀公

名蔣定公子母定妣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繼正行即位禮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柏舉之役蔡以吳師伐楚入郢今楚圍蔡報之也  
隨自楚武王見伐之後不復見者一百四十餘年

柏舉之敗楚王逃隨而隨比之故楚今復列之諸侯定六年許已為鄭所滅此復見者亦楚封之也  
鼯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神不歆其僭而魯強用之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

齊景晚年校衛欲抑晉以代與次五氏次垂葭會于牽又次于渠陳皆不敢伐晉今助晉之叛臣范氏而伐之圖回數年而行之又不以正可羞也許氏曰晉受衆伐霸統亡矣春秋之變至是而窮矣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哀元年 鳳食郊牛

木訥曰定公之世撫邾甚厚邾亦事魯甚勤魯傳之好實出定公諸大夫不欲也故公未瞑目而滅涖哀公即位席未溫而何忌伐邾明年三大夫並出而取其田以邾近於魯利其土地也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濶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

邾子盟于句繹音亦

斯季栢子也州仇叔孫武叔也何忌孟獻子也木

訥曰哀公懦弱庸三家復張季孫將上軍叔仲佐之取邾濶沂之田田既入魯疑邾告於大國以加討

故復要以盟之三卿將兵而盟止二卿者季氏強  
不屑與邾盟惟叔仲與盟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衛靈公立四十二年卒

滕子來朝

公新立故也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衛世子蒯聵以南子之譖出奔宋靈公卒南子欲  
立公子郢郢辭立蒯聵之子輒趙鞅納蒯聵于戚  
而不得入衛者輒以子拒父也孔子必欲正名者

哀三年

世稱

晉納衛蒯聵于戚

此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  
師敗績

鄭既叛晉從齊故轉粟以餉范氏助范氏以抗晉  
晉趙鞅者范之仇也遇鄭于鐵敗之獲齊菜于車  
書鄭師敗績者晉本世伯藉文襄悼公之遺烈書  
其勝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

七月而葬父子爭國故緩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元年蔡以楚之圍請遷于吳中悔吳因將襲之  
蔡故殺公子駟以說言不特遷者駟之為也許氏  
曰蔡自殺駟上下危疑遂以禍敗

三年春齊國變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衛輒以子拒父而又圍其邑大逆也此衛事也而  
先齊人罪齊人之主之也木訥曰晉為盟主而納  
薊曠齊為盟主反助子輒以圍戚逆順判矣

夏四月甲午地震

記災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襄公三年

木訥曰自相至定十世自僖至定七世諸侯二昭  
二穆與大祖凡五廟則桓僖當祧久矣久而不祧  
三家之意也季仲叔皆桓公之子而季友實相僖  
公叔仲之後皆僖公立之故三家尊桓而德僖宜  
毀而不毀而天譴以災非謚桓僖也謹三家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高氏集註曰魯懼晉故城啓陽自是遠年四城木  
訥曰晉越齊衛而後至魯魯負何虞而備晉蓋地在  
今沂州地近邾元年伐邾取邾田疑邾之伐我故  
帥師城邑以脅之此備邾也非備晉也

宋樂毅帥師伐曹

曹介於宋衛之間前年衛兩伐曹而不能克宋虞其卒併之也故亦伐曹其後宋再伐而圍之卒入其國執其君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季栢子也庶子肥嗣是為康子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以其為公子駟之黨而放之也木訥曰蔡能保其止於吳乎保吳之為蔡拘獵豈不保也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哀三年

桓宣信信信

城啓陽建年四國

秦惠公立九年卒國無諸侯之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前年伐其國奪其地盟其君今又圍之虐邾甚矣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

左氏載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

翩逐而射之文之錯後至射翩殺之遂公孫辰而

殺公孫姓公孫盱或疑蔡殺公子駟放公孫獵翩

必駟獵之黨也殺駟放獵諸大夫又恐其再遷則

左右前後皆盜也木訥曰宣十七年書蔡侯申卒

葬蔡文公至是方五世不宜與五世祖同名必傳

者誤也

葬惠公

五月而葬

宋人執小邾子

宋景公乘齊晉之喪陰有求諸侯之志故伐曹執

邾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公孫辰之黨也

晉人執成蠶子赤歸于楚

成隱曰中國之不競未有如是甚者也執夷狄之

哀四年

晉執成蠶子赤歸于楚

君而歸之楚是京師楚也豈晉為楚役也長平中  
國而聽命於夷狄也

城西郭

註備晉也木訥曰備邾也義見三年

六月辛丑亳社災

范氏註亳即殷也殷都于亳武王克殷徙其社於  
諸侯以為亡國之戒記曰喪社之社屋之不受天  
陽然則惟其屋所以有災也詩覺曰諸侯建國皆

立兩社其一亡國之社故左氏曰閭于

兩社為同室輔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滕頃公立二十三年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葬滕頃公

蔡亂故葬緩滕五月葬

五年春城毗

註曰備晉也木訥曰備也

曾

夏齊侯伐宋

先師嘗言宋景伐曹執小邾欲圍伯也齊景伐宋欲抑宋而代晉為伯也然齊其老矣妄圖何能為

哀四年五年 惠莊

晉趙鞅帥師伐衛

集註曰衛不受蒯聩且助范中行氏故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齊景公立五十八年晚年因晉楚之衰勞於圍伯

然助范中行氏則以臣而制君借衛圍戚則以子

而制父悖理甚矣世子蚤死及疾屬陳乞立其少

子荼致羣公子皆出奔家亦不理矣此景公問政

於孔子孔子對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歟木訥曰

齊景之世崔氏田氏高氏國氏皆橫而田氏尤專

景公之為景公特曾昭爾景公得一晏子而任之

故能忍昭公有一子家子而不能用故以怒而失國張氏曰景公身死國亂未十年陳氏移其社稷

文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叔還會葬也自九月併理閏月爲五月而葬木訥曰喪以年計者言替不言閏以月計者閏亦月也六年春城邾瑕

邾瑕者邾之瑕邑而魯城之也木訥曰魯城邾邑奪其險以要其服如城鄭虎牢之類也今城邾瑕而久伐邾明年又伐邾以邾子來邾失其險無以抗魯也

哀五年六年 城邾瑕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高氏集註曰鮮虞納荀寅于柏人故趙鞅伐之治范中行之亂也木訥曰晉之伐鮮虞者五未見解虞之病晉也鮮虞逼於晉晉利其土地耳然五伐而卒不得則鮮虞亦非弱國也

吳伐陳

左氏載吳之入楚也嘗召陳陳以逢滑之言不從及夫差克越嘗修舊怨而侵之今又伐之以其在楚也故楚救之于城父趙氏曰吳固仇楚未嘗伐中國雖父之敗敗楚也今伐陳與楚爭陳也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蘇氏曰齊景無適子使國夏及高張立荼公卒陳乞將立陽生乃與諸大夫謀先逐國高許氏曰必奔國高而後陳乞弑君之謀得肆高氏集註曰國高從先君之亂命廢長立幼既又不能全其嗣君張氏亦曰力不足衛委君而出奔

叔還會吳于祖

趙氏曰吳既伐陳魯懼兵之及我也故往會之按叔還聘吳吳伐陳還至祖叔還遂致命于祖也許氏曰以魯政之不修而與吳親君子知魯之將有

五長五年

會吳

吳患矣

秋二月庚寅楚子軫卒

楚昭王立二十七年卒其初委政囊瓦寵賈無極使賢人誅戮諸侯怨畔入郢之禍宮汙冢發賴巾包胥之忠鬪辛由于之方迄得返國社稷再安及其死也不移疾股肱不越望祭河且兄弟多賢不以國爲利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蓋其初子西先讓國於昭王故今昭王復讓國於三弟然公子啓亦終不取與申結立昭之子是爲惠王亦盛事也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陽生雖長而荼少然荼已受景公之命為君矣陳乞乃召陽生立之而弒荼伊川謂此景公廢長立少以啓亂也陳乞即陳僖子陽生則齊悼公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元年伐邾三年圍邾今又伐邾三家同利邾而何忌為甚蓋何忌雖受其父僖子之命學禮於孔子彼其所志在威儀進退所謂此儀也非禮也初志已非雖親聖人而無益

宋向巢帥師伐曹

宣公六年

三年宋先以樂免伐之未服故今又伐之曹在宋衛之間衛先伐曹宋乘其亡曹之衰又妄意霸圖恐曹為衛所得故再伐曹以還後竟入其國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僖子

鄭罕達侵宋七年矣齊次濮薛不伐不救宋知齊之不我救為厚於鄭也故不敢報今齊景既沒宋妄意霸圖故既伐曹而又侵鄭報罕達之師且求諸侯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晉納蒯聵于戚衛輒以子而拒之今六年矣晉不

能正其名納之而徒以兵侵非伯略也

夏公會具于郟

傳載公會具吳徵百牢予之蓋邾吳之與也魯將伐邾而會之然自是吳伐我矣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傳載入邾晝夜掠以邾子獻于亳社因諸負取邾茅夷鴻請救於吳吳伐我齊亦取邾及聞不訥曰失謹失闡岌岌乎懼齊兵之臨其城也而亟歸之則不若初不滅邾之無是辱也

宋人圍曹冬鄭馬攻帥師救曹

哀七年 會 伐邾

木訥曰宋伐曹者再今復圍之利其土地也鄭於曹無隻介之好今遽救之報宋侵鄭之役也然則宋固為利鄭亦非為義也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左氏曰曹伯陽好田也曹鄙人公孫彊獻白鴈言田之說說之言政大說之使為司城言霸說從之乃背晉而好宋宋伐之晉不救宋將還曹人詬之反滅曹蘇氏曰此滅曹也其不書滅言自滅也猶虞之滅言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止齊曰檜云東周之始也曹云春秋之終也夫子刪詩也係曹

檜於國風之後於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於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

吳伐我

左氏曰吳為邾故伐我景伯造萊門吳人盟而還孫氏曰直曰我者兵加於郕城也胡氏曰盟于城下也使有華元國佐之臣則不至此矣

夏齊人取讎及闚

齊之取讎闚及歸讎闚左氏皆以為季姬適齊悼公之故公穀以為因伐邾之故諸儒多從公穀胡

哀年

氏曰邾子益齊出也魯以邾子益來則齊人取讎及闚及歸邾子益于邾則齊人歸讎及闚葉石林嘗辨左氏說非人情而公穀為近

歸邾子益于邾

魯取邾吳既伐之齊又取其二邑魯得不償失故復歸邾子于邾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伯過卒

杞僖公立十九年卒

齊人歸讎及闚

齊為邾故而取魯邑魯既歸邾子齊亦歸其邑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三月而葬速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雍丘在鄭國

傳載鄭軍達嬖許駁欲外取邑以與之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鄭軍達救之又大敗故宋取鄭師趙子曰凡悉俘之曰取劉氏曰覆而敗之不遺一人之辭也

眼隱曰隱公時三國之師伐戴鄭莊伐取之左氏以為取三師公穀以為取戴由春秋書法觀之取戴為是入春秋以來書取師者獨於哀公兩見之蓋春秋用師微

哀九年

有節制故不至大敗及其末年用師無法彼此得以襲取愈變愈下矣

夏楚人伐陳

左氏曰陳即吳故也蓋時吳與楚爭陳頃吳伐陳楚嘗救之楚子卒陳無所依而即吳楚又伐之也

秋宋公伐鄭

鄭圍宋雍丘宋已取其師今又伐之甚矣

冬十月

書首月備四時也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傳載邾子益無道，兵人討而囚之，使大夫奉太子  
華爲政，益遂來奔，益齊甥也，故遂奔齊。

公會吳伐齊

高氏集注曰：吳欲求霸，怒齊不服，故伐之。公會夷  
狄伐親鄰之國，是助吳爲虐而致齊之亂也。先師  
王宗諭嘗言：魯爲吳伐盟于城下，今又會吳伐齊，  
是不能令而受命也。僖與宣嘗用楚伐齊，今哀又  
會吳伐齊，用楚伐齊猶借之以釋憾，今會吳伐齊  
直爲吳之役而已。助夷賊，憂魯周公伯禽之風於  
是掃地。

哀十一年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齊悼公立四年卒，子壬立，是爲簡公。悼公之卒，左  
傳以爲齊人弑之，孫覺、葉石林、趙本訥皆不信其  
說，蓋旣謂吳伐齊，齊人弑悼公，以說于吳，則吳子  
安得三日哭無此理也。凡經傳不同者，但當信經。

夏宋人伐鄭

宋取鄭師，又再伐鄭，不義愈甚。

晉趙鞅帥師侵齊

趙鞅以齊嘗黨范中行氏，故侵之，然伐喪甚矣。

五月公至自伐齊

會吳伐齊而歸也

楚子西伯公

不及五月而葬國有兵寇而簡也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公孟彊以蒯聵之黨見逐晉納蒯聵于戚十年未

得歸衛而公孟彊反先自逐歸衛木訥疑其叛黨

事仇先師嘗言彊歸則蒯聵歸之漸也

薛伯夷卒秋葬薛惠公

薛惠公立十二年卒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哀十年

陳間於吳楚爭陳故楚非依陳而吳救之傳載其

之救陳者季札也札謂楚札曰民何罪我謂退

以為子名乃還杜氏註札有謂夢少子壽夢以襄

十二年卒已七十七年札此能讓國至今當九

十餘矣劉敞曰推驗其年札百歲以彼清高寧

肯將亂國之兵耶似異時事傳附着為說耳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齊報去年春魯伐齊之役也傳載毋有用牙故能

入齊師及孟之反奔而殿皆在焉

夏陳轅頰出奔鄭轅頰可反

傳載較頗賦討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已大器國  
人逐之故出註大器鍾鼎也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  
齊師敗績獲承匡書

傳載國書帥師敗身亡及公孫夏聞丘明陳書東郭  
書皆亡子胥諫吳王得齊猶石以而越之乘吳亦  
基於此木訥曰魯再會吳伐齊招夷以救中國爲  
惡大矣然公與會而不與戰吳強魯弱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廩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滕隱公立六年卒

哀十年 會吳伐齊

衛世叔齊出奔宋

世叔齊傳謂之太叔疾云疾娶而嬖其嫌孔文子  
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又誘其初妻之娣實於黎  
如二妻文子怒遂奪其妻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  
退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然則文子攻太  
叔使出奔已甚也初使出其妻而妻之既又奪之  
曲皆在文子也高氏集註曰時政在大夫各欲自  
專故相攻相逐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左氏載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三發不



對而私於井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  
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  
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  
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  
訪焉弗聽葉石林曰賦不以田用田而賦舉丘之  
賦而加之田非正也陳止齋曰以丘賦一乘爲木  
足又以田賦之也故曰斂從其薄以丘亦足矣田  
賦之者家一人也家一人管子內政之法也諸侯  
之益兵自齊始晉次之事在魯襄陵許氏曰先王  
之法尤夫爲井四井爲邑井邑未有賦也四邑爲

哀三年

用田賦

丘丘十六井乃有牛馬之賦今以丘賦爲不足於  
是更用田賦籍井而取之不待及丘此非禮也蓋  
古者田有稅丘有賦稅以足金賦以足兵惠按經  
書田賦而三傳不言其詳諸家之說甚多惟前三  
說與左氏所載仲尼稱以丘亦足以田將又不足  
之說合故錄之泰山孫氏謂賦者斂其財木謂趙  
氏謂賦以斂泉貨當馬牛車甲之入東萊呂氏謂  
哀公之用田賦又改法而重賦甚於稅畝丘甲之  
爲允此三說亦可與前三說參考何休註謂田謂  
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若今漢家斂民錢以

田爲率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賦之禮  
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文公外  
莫強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過什二愚按此三  
說可與前三說參考蓋賦本車甲而左氏載仲尼  
之言云若貪冒無厭是于財賈而言不于車甲而  
言或者一井不能自備車甲馬牛之類而計田以  
率其泉貨歟西疇崔氏曰賦與稅異稅以田爲差  
賦以人爲等鄉大夫謂國中自七尺以及七十  
五皆征之鄭康成亦謂賦者口率出泉若漢之筭  
民泉是以人爲差也哀公用田賦以見古之不以

田爲賦而今以田爲賦也此說與前大略亦通作  
錄之以俟來者考焉東萊呂氏曰宣公初稅畝  
井田之法由此而壞故言初至成公作丘甲丘甸  
之賦益以改作而民病甚矣至哀公用田賦又改  
法而重賦重於稅畝丘甲之爲也此又通言魯加  
賦之始末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子者宋之姓昭公娶於吳同姬姓故諱而謂之子  
崔氏曰不稱夫人而曰孟子者當時之辭也春秋  
從而書之以見其實焉

公會吳于橐皋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  
高氏集註曰會于橐皋尋鄆之會也會于鄆亦為  
吳故也水滸趙氏曰吳夫差躬敗齊師于艾陵魯  
故也會以為惠故會吳于橐皋修鄆之好也鄆在  
今泰州吳地公既睦於吳而吳將圖伯故為之會  
宋衛于鄆合宋衛以從吳也齊固晉之仇今魯宋  
衛亦折而從吳晉其殆哉故明年為黃池之會晉  
好於吳非爭霸也舒吳患也然晉之屈吳之雄諸  
侯東嚮事吳者皆魯為之也四書公會吳繼書公  
會宋衛明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則魯之罪

哀七年

吳三十四

著矣

宋向巢帥師伐鄭

傳載宋鄭之間有隙地曰岳戈錫子產與宋人為  
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為之  
城岳戈錫以處之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  
之孫遂圍岳十二月鄭罕達救岳圍宋師木訥曰  
宋鄭之怨於是十有三歲矣雖其兵端啓於鄭罕  
達然六年之間宋四伐鄭明年鄭罕達遂取宋師  
于螽逞兵不戢亦可戒哉

冬十有二月螽

木訥曰春秋書螽十有八皆在夏秋之交獨哀公  
之世書螽者二皆在閉蟄之後禮仲秋行夏令則  
蟄虫不藏變行夏令則方冬不寒蟄蟲復出此常  
燠之證也燠而螽生災異兩興也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

傳載宋栢黉救其師罕達徇曰得黉者賞黉逃歸  
遂取宋師于岳泰山孫氏曰報雍丘之師也二國  
覆師以相償報其惡如此石林葉氏曰鄭取宋師  
獲其二大夫以六邑為虛則宋之免者無幾矣

夏許男成卒

哀十三年

許元公立二十二年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黃池之會左氏曰先晉國語曰先吳公羊曰吳主

會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胡康侯曰東

萊皆曰言及者會兩霸之辭也陳止齊曰言公會

晉侯及吳子雖兩霸之辭不書吳晉之盟然不以

吳晉同主盟也愚按晉自定四年召陵之會合十

七國不能救蔡不經見者已二十四年吳自是年

冬救蔡入楚既而救陳伐齊得志中國亦已二十

四年是時晉弱吳強固也然吳方在會而於越入

吳之報倏至，吳子倉荒，刎其報者七人，則內惕而不復固爭。其先，晉人恐誠有如左氏之言。春秋所書之次第，乃其實也。不必求之春秋之外也。不謂趙氏曰：晉侯惻然在會，諸侯無一介從之，而吳亦纔得魯而已。何以霸為？晉之所以會吳者，非以為霸也。吳之強也，吳之所以會晉者，亦非為霸也。交中國也。黃池之會，固中國之辱。然會以交華夷之歡，弭兵革之苦，是亦無惡焉。故內外皆以爵書，無貶辭也。愚按：趙氏之說是也。春秋不列叙諸侯，不書盟，此特晉吳二大國結好而魯預焉耳。非霸

哀十三年

晉吳黃池之會

也。黃池，魯地。地譜：東京開封縣有黃池。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楚嘗以子期伐陳，而吳救之，故陳與楚絕。而楚畏吳強，無如之何。今乘吳之出會，又使子西伐焉。於越入吳。

吳出會黃池，越乘其國之無備而入之也。是年冬，雖及越平。二十年，圍吳。二十二年，滅吳矣。吳自棲越於會稽，越日夜思報。子胥勸吳伐越，弗聽。而反殺之，故及也。胡康侯曰：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既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節復與晉人爭。

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子侵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而楚滅之楚又不監而秦滅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老子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言欺也哉

秋公至自會

至自黃池之會也

晉魏曼多師帥侵衛

高氏集註曰蒯賁在襄十二年矣晉不能致討以納乃以范中行故而數侵之襄陵許氏曰師雖數

襄十三年

越入其

出能侵而已益玩而頓矣此王綱道盡之時

葬許元公

卒於夏葬於秋不書月日略也或史缺也

九月螽

書夏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於東方

泰山孫氏曰光芒四出曰孛不言所在之次者見于旦也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昭十七年有星孛入于大辰此不言所在之次者見于旦可知也

盜殺陳夏區夫

區夫僇反

高氏集註曰夏區夫者徵舒之後也凡書盜殺者以人皆可得而執之也盜殺蔡侯申盜殺陳區夫當春秋之季世變之甚至於盜興而專殺國君卿大夫則亂已極矣區夫公羊作驅夫

十有二月螽

高氏集註曰去歲十有二月冬螽今年九月冬螽十二月又冬螽爲災甚矣愚按左氏傳九十二月冬螽皆以爲司歷之過若以此月爲蟲猶未螻則以秋爲冬差一時也民時亂而農功失矣司歷之過一至此

哀十三年

冬

乎天下寧有此理哉况冬蝻乃災異非候蟲之常以時而螻者也螽即蝗也蝗蝻在地冬雪乃冰今冬煥而有蝻將蔓延爲來歲之災尤災之甚者也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左氏載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杜氏註大野在魯西故曰西狩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時無明王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之不與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修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爲終也張氏曰麒麟

之於走獸猶聖人之於人出類拔萃為人物之法則者也故聖人之生必以四靈為畜包犧畫卦而龍馬出大舜作樂而鳳皇儀周公召公曰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鳧不聞孔子白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然則夫子生於周末而麟出於大野以仁聖之君子天錫仁獸之應乃理之當然無足疑者韓愈氏曰麟為聖人出也聖人必知麟是以西狩之獲必夫子觀之而知為麟也然氣數之不偶固異於堯舜之盛而王霸之道方窮亦非文王麟趾之時是以麟雖為夫子出然獲於鉏耒而謂

哀五年

獲麟

為不祥以賜虞人然後取之其與明王不與而天下不能宗夫子何以異哉鄭夾深曰麟獸之異者麋身犍尾狼題馬蹄五采黃腹一角肉肥春秋何以終獲麟適終也仲尼以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而後述成舊章猶有詩書禮樂之事春秋其後及者也於是魯史之記適至獲麟爾仲尼取而述之踰一年而卒故於獲麟之後不及他事焉

右哀公十有四年經終十六年仲尼卒二十有七年哀公薨杜氏注春秋止於獲麟故小邾射以句繹來奔不在三叛人之數自此以下至十



六年皆魯史記之文也予欲存孔子卒故併錄以續孔子所修之經蘇氏曰自隱以來諸侯始專而五伯之形成獲麟之歲田常弑簡公齊祿後二十八年韓趙魏滅智伯分晉而戰國之形成左氏傳春秋止於智伯之亡東萊呂氏云左傳終此溫公通鑑始此通鑑繼左氏傳而作也程子曰春秋因魯國之史而天地四時之無窮所以察其變遷而紀其差忒者無一略也中國夷狄之廣莫所以紀其交際而別其典禮者無一遺也以區區一魯史兼紀周齊晉宋諸國之事其尊卑

小大統屬之序秩然無毫髮之不順盡書治忽失得陵替賊亂之變森然一循乎條理而無一之非法故曰非聖人誰能修之也蘇氏曰春秋始於隱終於哀何也自周之衰天下三變而春秋舉其中焉爾始也雖幽厲失道而禮樂征伐猶出於天子諸侯猶不敢肆春秋將何施焉其中也平王東遷而周不競諸侯國自為政陵夷至隱之世習以成俗矣然而文武成康之德在人心未忘也故齊晉相繼而起秉大義以尊周室合盟征伐以王命為首世雖無王法猶在也故夫子作春秋以繩之及

其終也定哀以來齊晉既衰政出於大夫繼之以  
吳越橫行中國天下靡然日入於戰國是以春秋  
終焉由此觀之春秋作於五伯之始止於戰國之  
初隱哀適其時耳

右先儒論春秋之大指也朱文公嘗謂十二公  
各不同隱桓時王室新遷號令不行天下皆無  
所主莊僖時伯政自諸侯出天下始有統一宣  
公時楚莊盛強夷狄主盟成公時晉悼公出楚  
始退聽繼而吳楚又入爭伯定哀時政自大夫  
出終春秋之世無如之何愚按此言十二公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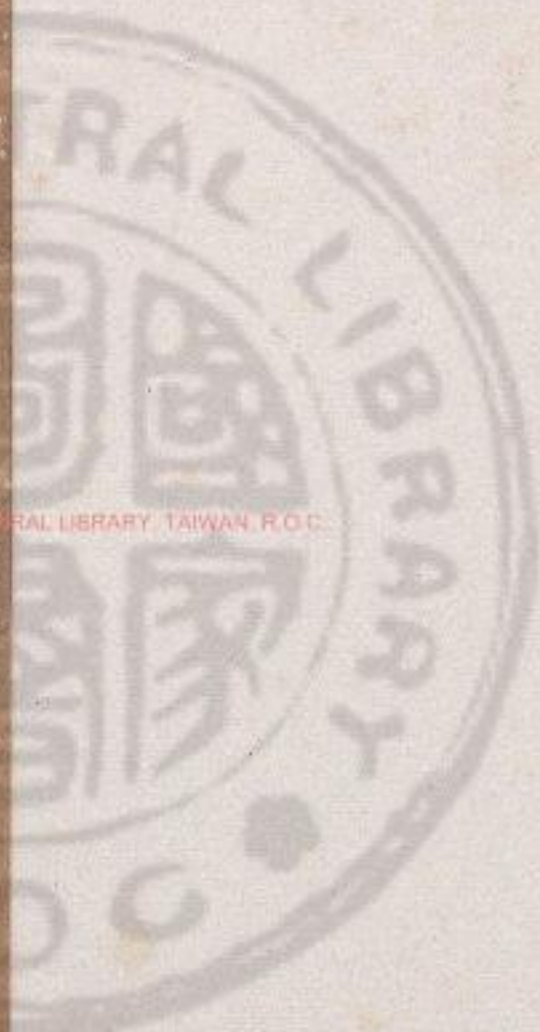
時世變也若十二公之交於世者隱桓初與宋伐  
鄭後因齊之求反受鄭賂而伐宋此反覆以博諸  
侯之始也桓公成宋督之弒亂助鄭突之篡奪又  
不自量六次宋以平鄭宋卒不許復轉而仇宋其  
所交於當世者顛倒滋甚矣莊公忘父事讎以求  
昏於齊致哀姜復踵文姜之惡身死國亂二子殲  
焉固無足道閔公八歲而為慶父所立再歲而為  
慶父所弒真可閔而無可議者也僖公遭值齊桓  
晉文之霸會盟征伐一惟霸主是從文公賢於凡  
霸主之會鄰國之好皆委之大夫魯於是始衰宣

公以公孫遂駘齊立己之私恩終身事齊絕不與  
諸侯交成公以行父有歸父謀去三桓之私怨大  
舉伐齊盡反前人之事齊者以事盡棄公困於齊  
與邾莒之師晉悼公爲之伐齊執邾莒晉平公與  
楚弭兵魯又兩事晉楚昭公伐季氏不克如齊如晉  
皆莫之救卒定公伐季氏用孔子會夾谷子路  
隨三都盟伐皆親之蓋強人意惜其事之不克終  
哀公時楚長吳強魯又始敗事吳九十二公之交  
於世者如此而其強弱始終之變亦可考焉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十四

讀禮記一

吳郡衛湜集禮記解自鄭康成而下得一百四十六家惟方氏馬氏陸氏有全書其餘僅解篇章凡講義論說嘗及之者皆取之以足其數其言浩瀚惟嚴陵郡有官本岳公珂有集亦然皆未易編觀天台賈蒙繼之始選取二十六家視衛岳爲要而其采取亦互有不同其書又惟儀真郡學有錄本世罕得其傳今因并合各家所集而類抄之昔呂氏讀詩記簡要而文爲姓氏



所隔高氏春秋集注文成一家而不知元注之  
姓氏爲誰僭竊參用其法使諸家注文爲一而  
冬出姓氏於下方間亦節錄或附己意然所謂  
存十一於千百不過老眼便於觀省後生志學  
之士自當求之各家全書云

曲禮上第一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曲禮禮之細也所謂曲禮三千者也毋禁止辭主  
一之謂敬儼矜莊貌人之坐思貌必儼然安定審  
也哉歎美辭。毋不敬正其心也儼若思正其貌

也安定辭正其言也安民哉正己而物正也毋不

敬總言主宰處嚴法思敬之貌安民辭敬之言安

民哉敬之效及悔道流

教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王報反

矜己凌物爲教逐物縱己爲欲志指其虛大而言

指其逸樂而言四者教尤凶德。教不可長欲

有而絕之也欲不可從欲窒而止之也志不可滿

欲損而抑之也樂不可極欲約而歸於禮也四者

皆克己之事克己始能復禮右本馬氏說及戴氏說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

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

近而習之曰狎心服曰畏積謂蓄積散謂驅散安  
安謂已今安此之安遷謂圖後有患則不敢安今  
之安。狎而敬之則交可久畏而愛之則情可親  
。憎私情也善惡公義也不以一己之愛憎易天  
下之善惡故是是非非兩不相奪積而能散者以  
財發身安安而能遷者義之與比舊說謂君子之  
於賢者如此晦庵謂此正主賢者而言六句皆蒙  
賢者二字為文言唯賢者能之耳舊註非是

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很毋求勝分毋求多疑事

毋質直而勿有

難乃直反  
分扶問反

很忿爭分所分之物物與人共者質謂臆決而果  
言之直謂理在我毋禁詞勿戒詞。毋苟得見釋  
思義也毋苟免見危授命也毋求勝懲忿毋求多  
平施疑事毋質缺疑也直而勿有者理雖在我一  
句持直之心是亦好已勝故戒之也。右本論語及胡  
氏說而補其疑  
言夫坐如尸立如齊禮從宜使從俗

若夫發語辭尸謂祭祀之尸齊謂祭前之齊宜謂  
酌時之中必義起使謂使於他邦俗謂風俗不同  
。坐如尸立如齊盡其敬也禮從宜使從俗適其

時也古之君子律已甚嚴而酬酢萬物不為學異  
之行右集呂氏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葉氏曰親疏位也嫌疑情也同異事也是非理也

陳氏曰兩物相似為疑以此兼彼為嫌禮主乎

辨參差而不齊疑似而難明可否而莫之定者皆

取證於禮禮者理也右集戴氏

禮不妄說人不辭費起踰節不侵侮不好狎音

妄說謂佞媚辭費如躁人之辭多節謂理之則不

可過侵陵也侮慢也狎親褻也。不妄說人說之

禮上

以道不辭費辭達而已所以養其正大簡易踰

節不狎侮於人所以致其謹審莊敬右本王氏說

脩身踐言謂之善行行脩言道禮之質也

踐履也言道言合於道質猶木也。言無不善身

未必能行能脩身以踐其言則善行矣行脩而言

合乎道言行相顧是為禮之質苟徒禮文外為已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如字

取於人謂就師求道取人謂強人從已。禮聞取

於人不聞取人主學者言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主

教者言學者當屈已從人教者不當枉已就人右

昌氏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成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  
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官處尊師  
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禮稱  
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摯節  
退讓以明禮

成謂節文以成之官謂學爲仕學謂學道藝業福  
曰禱求得曰祠擗有自抑之意。此七者皆有待  
於禮恭敬明禮之實擗節明禮之文退讓明禮之  
用七者之禮必備此三者然後可明右昌氏說

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  
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  
聚麀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  
於禽獸

此章言人而無禮與禽獸無異所以甚言禮之不  
可無也聚麀父子之配無別補

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  
亦非禮也適去

此章言世非太古人之交際不可無禮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夫禮



者自卑而尊人。雖貧賤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懼。此章言有禮者能自立而以自卑為本。貧賤者必有尊。古者班白不負戴於道路。老者先而少者後。老者輕而壯者重。是負販者必有尊也。況富貴之人乎。

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稱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

幼學陸農師點幼字為讀幼言時學言事也其餘弱壯強艾耆期字做此艾髮蒼白色如艾也耆稽久之稱稽久而將入于老也指使指事使人也耄昏忘憊憊愛期者人生以百年為期頤養也晦庵曰期當音當宜反與暮字同周匝之義也。此章備舉自幼至老每十年一變之節每十年必異其名至其時必異其事自始至終未沒之前皆行道之日壯者服其勞老者安其逸未用者無躁進之心當退者無不知足之戒耄者敬而安之悼者矜而懷之孝弟之風形天下。

右呂氏方氏毛氏戴氏說

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越國而問焉則必告之。以其制。

致事老而致其職事還於君。几坐所憑。杖行所扶。安車坐乘。小車越國而問。謂有事越在他國。他國問之也。制法度。此專為在官者言。人君優老為

賢不許其謝事。以几杖婦人安車安養其氣體。在國及出皆得用之。本鄭氏說

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禮記卷之四

曲禮上

從就操執持。長者處未必無几杖。操以從之。敬之至也。少當問長。今長者反問之不辭讓而對則

非禮。曾子曰參不敏辭讓也。右呂氏說

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

爭。

禮記卷之七

醜衆也。美猶儕也。人子事親之禮冬則溫之以

禦其寒。夏則清之以辟其暑。昏則定之以奠其居。

晨則省之以問其安。此心常存。雖在醜夷所以不

爭。蓋貴賤相臨則有畏懼。等夷最易起爭而爭者

危。父母之事惟孝。子頃刻不敢忘親。雖易爭之地

亦不爭也

本方氏  
呂氏注

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

三賜鄭氏按周禮一命受爵再命受服三命受車馬石林謂君賜無不受之理此蓋爲父之未爲大夫者不受車馬不敢受大夫之位也叔孫婁叔孫豹之子也豹已死其四從兄季平子未三命而婁先之叔仲子曰婁三命踰父兄非禮也晦庵謂叔

禮記

孫豹王賜之路豹以上鄉無路而不敢乘疑此不及車馬亦受之而不敢用耳。不敢受重賜者仁心也而五者備有爲五者之稱不同各以其所見言之也州閭鄉黨見其敬親故稱孝兄弟親戚尤切近見其愛故稱慈僚友與同處見其氣象和順故稱弟執事與同心知其孝心之本原故稱任父游泛交故見其信父執者父之同心見之進退問答不敢專焉况於父乎廣孝也右呂氏說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

爲人親者無一念而忘其子故有倚門倚閭之望  
爲人子者無一念而忘其親故有出告反面之禮  
有常有業緣親之意欲知之不敢自老恐傷親心  
也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  
則肩隨之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長以倍與吾父之年相若所以父事長十年與吾  
兄之年相若所以兄事肩隨者與之行而差退不  
敢與先生並行出出不可與並行居可與同席矣  
故羣居五人必推其長者異席以敬之古者地敷

曲禮下

橫席容四人若五人會則推長者異席

張氏馬氏

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  
食饗不爲槃祭祀不爲尸

奧室之西南隅饗量也裁食饗之饌具尸祭祀代

神居尊位。奧中席皆尊者所居中道中門皆尊  
者所由爲槃爲尸皆尊者之事人子皆不敢當蓋  
無往不寓敬親之意

鄭氏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  
視聽於無聲形常持親之有教使然專心致志也  
登高臨深危道也苟訾苟笑辱道也孝子常以父

母爲心故每事謹戒如此

本鄭氏

孝子不服闔不登危懼辱親也父母存不許友以死  
不有私財

服事於閭冥之中爲卒有非常許友以死雖父母不

在亦不可蓋記禮者漢人雜取後世豪俠之言人

子膚髮以上皆親之有豈敢私其財

取鄭氏呂氏

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

采

魚酒

純緣也孤子謂年未三十雖除喪不志哀

鄭氏

幼子常視母誑童子不衣喪裳立必正方不傾聽

視今之示字常視無誑自幼習之正也童子體熟

不宜着裘又應給役不便着裳故惟縞布襦袴未

成人故服亦未備也立必正嚮一方不傾聽左右

習之正其容也

鄭氏孔氏

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咄而詔

之則掩口而對

亦卷勇反也

鄭曰負謂置之於背劍謂挾之於旁辟咄詔之謂

傾頭與語口旁曰咄曰負劍即佩劍或旁挾之

如負劍然掩口避口氣就而攜之則捧其手近

而詔之則掩口而對皆事長之禮

馬氏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  
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應才反  
先生齒長而有德之稱從之而不越路與人言一  
其敬也遭之而趨進拱立恐其有教令也與之言  
則對不與言則趨而退進退應答不敢專也馬氏  
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登城不指城上  
不呼

嚮長者所視敬長且備或有問也不指不呼爲或

人

本鄭氏  
戴氏說

將適舍求母固將上堂聲必揚戶外有一獲言聞則

禮上二

入書不聞則不入將入戶視必下八戶奉高視履  
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毋踐履  
毋踏席摠衣趨隅必慎唯諾問音問踏在亦  
反推于笑反

舍主人家固固必之固單下曰復聞聲聞于外高  
闔戶之木一云門扇上環鉅戴曰入戶而高陸則  
慢心實爲之陸曰奉高謂小啓之以兩手奉戶置  
宿處也踐踏躡躡角也唯應諾許也○適舍求  
母固隨主人有無上堂聲必揚警內言聞入視必  
下不干掩人之私奉高敬也亦闔亦闔不以後來  
變先闔而勿遂止作闔勢亦不拒後入後入者不

得謂知入者獲不踏席者從下而升提前案趨  
席下角進唯諾者不先舉禮記卷之六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闕右不踐闕及黃氏說

闕門極闕門限。臣統於君故由闕古不敢為實  
也不踐闕不敢履高也孔子之於事君也立不中

門行不殺闕馬氏

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  
為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  
而右客入門而左

為席敷席也肅客俯手以揖之也○及門而遂入

及階而遂登交相辭遂退辟不皇於此乎可以觀  
禮矣

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  
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

降等卑客也不敢亢禮故就主人階復就西階復

其正黃氏  
孔氏

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  
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

鄭曰拾當為涉聲之誤也呂曰拾更也拾級者左  
右足更上也射者拾發投壺者拾投與踊者拾踊

皆更爲之也。拾級聚足此等事但敬事自至如  
此非着心安排先右先左以相鄉爲敬也。禮記及  
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堂上接武堂下  
布武堂中不翔並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  
帷幔也。薄簾也行而張足曰趨武迹也。文上武下  
足在體下故曰武綏在冠下亦曰武接武謂迹相  
躡行而張拱曰翔。凡見尊者以趨爲敬帷薄之  
外不見尊者故不趨堂上迫近故不趨執玉虞失  
跌故不趨接武者行速堂上不趨故接武布武者  
行疎堂下必趨故布武室中不翔亦以迫也授立

不跪爲煩其俯

禮記

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  
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禮記

除物之棄曰糞本亦搗袂袖也扱斂取也鄭氏讀

曰扱藍田呂氏曰扱謂箕扱於糞中以糞也讀如

口扱以柶祭羊銅之扱謂箕扱於糞如扱於銅

也。加帚於箕得兩手捧箕謂初執往將糞時也

以袂擁帚之前且掃且迂使塵不及長者謂糞時

也以箕自向不必棄穢鄉長者謂收糞時也皆恭

也。人有血氣未有安於事人者古之童子未冠爲



長者役而安焉所以存其良心折其傲慢之氣然後可與進德矣鄭氏孔氏呂氏

奉席如橋衡請席何鄉請社何趾席內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禮音何

**橋**古之井上桔槔胡氏應氏謂即橋梁而衡即橫席坐席也社卧席也鄉面也趾足也上謂席端也。奉席如橋之衡左昂右低請席請社順尊者所安坐問鄉坐為陽面亦陽也卧問趾卧為陰足亦陰也布席無常四方異鄉蓋堂室之面勢或不間故隨時之設張亦不一所以酌地宜也凡坐墮陰

禮記上

陽坐在陽則貴左坐在陰則貴右南坐是陽其左在西北坐是陰其右亦在西故南鄉北鄉皆以西為上東坐是陽其左在南西坐是陰其右亦在南故東鄉西鄉皆以南為上本鄭氏說

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通胡南反

函容也文王世子云遠近間三席席三尺三寸三分之一則三席是一丈撫謂以手按止之再辭曰

固辭。席間函丈地寬足以揖遜回旋講授亦足以指畫惟飲食之客欲便於勸酬而促近耳主人

為客正席而客辭客徹主人所為客設之重席而  
主人辭客坐主人乃坐賓主之相敬如此

合辭氏  
孔氏應

氏說而  
情其餘

主人不問客不先舉將即席容毋作兩手摳衣去齊

尺衣毋撥足毋蹶

蹶音各蹶音  
反蹶音衛反

作塊赧不安失之野也搯提挈齊謂裳下緝緝發  
揚貌蹶行遽貌。客自外來主人宜先問客初就  
席顏色宜莊將就席時以兩手挈裳使起令裳下  
緝去地一尺恐衣長而躡躡之也衣毋撥者收歛  
不使旁有觸也足毋蹶者不匆遽使之躡也

本鄭  
氏孔

禮記

氏說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虛坐盡後食

坐盡前坐必安執爾頰長者不及毋僂言正爾容聽

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

禮洋必及僂仕  
登反勦勦反

僂僂互不齊蓋雜之也勦擊取也則法也。先生

書策琴瑟或當已前跪坐而迁移之戒勿踰越虛

坐必就其後之盡處欲其寬廣且不敢近前謙也

食坐必就其前之盡處欲其親近且免濺汗席也

坐毋動搖執守其頰長者言未及不得乘其未及

而雜之惟正容而謹聽毋擊取其說毋雷同其說

必法則古昔稱述先生勸說均已雷同拘人惟古

與稽可也

取孔氏應氏說而補其餘

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

諾者應之緩唯者應之速諾者許而未行唯恭於諾。終則對不敢錯亂尊者之言也請業請益則起尊師重道也父召先生召皆無諾事師如事父也唯而起聞召即往也

本鄭氏呂氏說

侍坐於所尊敬母餘席見同等不起燭至起食至起上客起燭不見跋尊客之前不叱狗讓食不唾

見禮記

禮記

禮記

跋趾也。母餘席必盡其所近尊者之端見同等

不起無二尊也燭至起未卜夜也食至起為饕餮

變也上客起不敢專其席也五者于客侍所尊而

言也燭不見跋將至跋而更示不厭倦也不叱狗

嫌若風去之也不唾嫌有穢惡也三者于主人侍

客而言也

用鄭氏孔氏方氏說而補其餘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履視日蚤暮侍坐者請出矣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

禮記

家仕轉反漢音  
音著圖音講

欠伸則欠體疲則伸撰持也間舊音間呂氏謂間  
隙也屏者退而自隱之謂。欠伸撰杖履瞻視庭  
影皆尊者倦而欲起故請出不敢勤君子也間更  
端起而對因事有所變而起其敬也。人俟間而有  
復則屏以待不敢于其私也。謝氏孔

母側聽母噉應母淫視母怠荒游母倨立母跛坐母  
箕竄母伏歛髮母髡冠母免勞母袒暑母褰裳古反

被羞反  
徒細反

噉聲高急也淫視睚眦也怠荒放散身體也跛躄

舉一足一足躄地箕謂舒發兩足狀如箕

髮也以纒韜之不使垂餘如髮也。母側聽頭容

直母噉應聲容靜母淫視目容端母怠荒氣容亂

游母倨足容重立才跛立如齊坐母箕坐如尺歛

髮母髡冠母免勞母袒暑母褰裳正其衣冠也人

患徇其意之所安此於視聽游行坐立卧起衣冠

之際而自克蓋禮者筋骸之束也。本呂氏  
游氏說

侍坐於長者獲不上於堂解纓不敢當階就獲跪而

舉之屏於側鄉長者而獲跪而遷獲倦而納獲

獲云解纓有繫也就猶著也。解纓必屏於側取

履必隱辟納履而鄉長者遷之必跪納之必俯則  
履之脫納皆有儀矣陳氏

離坐離立母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

兩相麗之謂離三相成之謂參。併坐併立恐密  
有所論故戒往參預當已行路則避之不干人之  
私也

男女不雜坐不同櫛櫛不同巾櫛不親授嫂叔不通  
問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女子  
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  
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羊文反  
音本又作

出禮上

祭圖告本反  
本又作闕

疏可以枷衣者諸母謂父之諸妾有子者櫛門限  
也纓女子許嫁繫纓以五采爲之姑尊行姊妹同  
行女子子單行已嫁而反不過是二等故舉以爲  
言女子子重言子者鄭云別於男子胡氏謂云女  
子已別於男子重云子者衍文也愚意重云子者  
豈又云女子之子乎若然則姑也姊妹也女子也  
女子之子也通四世廣言之矣。凡皆遠別也

父子不同席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  
不親故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

當僚友以厚其別也。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為友。原古注反  
父子不同席，尊卑異行而前後各席也。男女有行，媒至召鄉黨僚友重婚姻也。取必問姓，妾不知姓，則卜重宗也。寡婦之子非卓有著見者，弗友避嫌也。

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閨子有客使某羞。

羞進也。昏禮有嗣代之序，故不賀。作記者因俗之名，稱賀舍曰昏禮，而謂之有客，則所以羞者佐其具之費，以待鄉黨僚友而已。非賀也。  
孔氏 呂氏

貧者不以貨財為禮，老者不以筋力為禮。

不責人之所不能備，不責人之所不能行。氏

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

為後之人難諱也。

男女異長，男子二十冠而字，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女

子許嫁，笄而字。禮記

異長亦示別也。字以尊名，男冠女笄皆成人而字。

惟君父之前則名。

凡進食之禮，左執右，飯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魚、醢、醬處內，葱、漆處末，酒漿處右，以脯脩置者

左胸右不

禮記注疏反左反右反

殺骨體也。殺，切肉也。食飯屬也。外，內殺，殺之，外內

也。深，深葱也。屈中曰胸。以中屈處置左，以末邊處

置右，取右手便掌食也。左右內外之設，皆便手

食，因以寓陰陽之義。骨是陽，故在左；肉是陰，故在

右。然燂為陽，故在左；羹濕是陰，故居右。呂氏

客若降等，執食與辭，主人與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

延客祭，祭食，祭所先進，殺之序，徧祭之。三飯，主人延

客食，載然後辨，殺主人未辨，客不虛口。禮記注疏反

祭，祭先食也。食，惟祭所先進，殺則以次第皆祭之。

也。客敵已者，先祭降等，則主人延之祭也。三飯，三

食也。禮三餐而告飽，主人延客食，識然後辨，殺也。

辨，匣也。虛口，古謂食竟，湯口使清潔，以水曰漱，以

酒曰醕，醕，訓演，廬陵胡氏謂主人食殺未徧，客

不空口爾，非醕也。此據卑客食至，則必興辭以

祭，則不敢先舉，以載則不敢先嘗，殺之徧，不敢先

飽，然客之謙，惟恐先乎主人，主人之厚於客，惟恐

有所不足，雍容揖遜，愛敬有餘，孰得而少之哉。禮記

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

拜而食。





而不能備厚味也。滯肉濕軟可齒，決乾肉腊爲靈。決則費力而失容也。噉謂一舉嚙炙肉，滯當嚼之。反于俎若噉，則爲貪食甚也。凡與人共者必先人而後已，厚人而薄己，則不爭矣。否則貪也，犯人之所惡也。薄主人之飲食也，聲容之不敬也。終食之間而小人之情狀畢見。故君子於觴酒豆肉之間未嘗不致謙而養廉。集呂氏說

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主人興辭於客，然

後客坐。至子恤反，相自

卒食食已也。齊，饗通名。相者，主人贊饌之人。其

禮記上

辭不聽其親徹

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

席而飲。長者舉未醕，少者不敢飲。醕，子

尊所謂陳尊之所飲，盡爵曰醕。古之飲酒，少者無

不及，故此侍飲者亦長者親酌授之。然必長者卒

爵然後飲。

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

此明凡受賜禮，所謂不敢辭者，義所可受，不敢以

辭之也。禮有一辭再辭，各稱其事。孔氏

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御食於君，所君賜餘

器之漑者不寫其餘皆寫

御食侍御也漑者謂陶梓之器爲謂傾於別器懷核感於棄尊者物也器之不可漑者傳已器中乃食之重汗君之器也其可漑滌者就器食訖滌以還君鄭氏孔氏呂氏

餼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餼子

餼者食餘故不以祭先雖妻子至果父與夫亦不

以祭之也輪

餼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

御侍也貳重殺膳也侍食於長者而盛饌與同

禮記上

及因彼有賓而與之偶坐懼妨尊者容皆不敢辭蓋

本不爲已設也明孔氏注此黃氏說

羹之有菜者用楛其無菜者不用楛古傷

楛箸也。有菜謂餽羹無菜謂大羹清也百獸之而已鄭氏

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爲大夫累之士壹之庶人斲之子備反國音通反古瓜反力果反

禮記音義

副四折之既削又四折之而巾覆之華中裂之不四折累保也謂去其皮不巾覆壹謂脫華處去其

意而已。齋以口此削瓜等級亦以辨上下也。微之不敢忽所以為大之必謹也。呂氏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言疾止復故。

食肉多則變味齒本曰短大笑則見。孝子之事親也病則致其憂不櫛不翔憂不為容也不惰憂而知謹也不御憂不在樂也不變味變貌憂不在飲食也不矧不言憂常在心而動有節也疾止則憂散皆如故矣。州

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

側席坐不安也。專席不與人共坐也。

水潦降不獻魚鼈。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獻車馬者執策。級獻甲者執皂。獻杖者執末。獻民房者執石。伏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獻號食者操醬。齊獻田宅者操書。致。蓋許六反。禮七。乃反。量音亮。齊子考反。

佛矣也。為小竹籠以冒之。使喙不害人畜。卷也。畜

鳥馴也。勿佛執與。操皆謂手所舉以告策馬杖級登車之繩。車馬不上於堂。策級為呈呈之則知有車馬也。甲鎧也。名甲者言如龜。龜之有甲也。曹與

鑿也。甲大胄，小者易舉，故執以呈狀之。末者地有汗，故自執之。且便於受獻者之執，民爲謂征伐所獲者袂右邊袖也。左手操其右袂，右手以防其擊心，菜稱梁之屬，未爲木者。右契，契合同之物，以右爲上。左契無用，所以老子云：執左契以誼天下，故獻人以右契。量，斗斛之數。量器各容十二斛，米可即食爲急，故鬻者執量，粟可久儲爲緩，故獻者執契。鬻與齊所用以食，書致謂圖書於板丈尺，委曲書之，而致於尊者。獻田宅者然也。水潦降，魚鼈易得，不必獻，則獻魚鼈必視其時也。獻鳥者

佛其首，畜者勿佛，則獻鳥必視其性也。獻車馬，獻甲，獻粟，獻米，獻食，獻由宅，此六者皆不可手執，則執一物以舉其要也。集曰：氏說

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右手執箭，左手承附，尊卑垂忱。若主人拜，則客還辟，辟拜。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承附，鄉與客並，然後受。遺于者及也，音

亦大辟拜之說音

敵體相贈曰遺。弓張之時，嚮內，筋在上，弓身曲嚮下。弛之時，反張嚮外，筋在曲內，角在曲外，弓身亦曲嚮下。弓有弛，張遺人者皆令其下曲，噴然順箭。

弓頭頭稍刻差邪以簫故謂簫又謂鞞簫鞞鞞相  
近右執簫客覆右手執弓下頭也附弓把把首霸  
以左手承中央之把使受者便於執也悅佩巾垂  
悅至地授受之儀尊卑皆稍整折故皆垂悅也還  
辟猶逡巡退卻也辟拜不答執弓不得拜也受由  
客之左尚右以尊賓也揖下承附下就客所承之  
附敬受之也鄉並客然後受敵體相遺皆南鄉也  
射以觀德故弓之授受必謹為禮者親其勞而  
不以勞施於人躬其辱而不以辱及於人受賤受  
惡而以貴者善者委於人以不安者自與而以安

曲禮上

者與人推其如此則可事上事長事君親事師受

可以登居可以行世郭氏

進劍者左首進戈者前其鏃後其刃進矛戟者則其

鏃進几杖者拂之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

之執禽者左首飾羔鴈者以纁受珠玉者以掬受弓

劍者以袂飲玉爵者弗揮凡以弓劍苞苴簠簋問人

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禮在困反其料反

進者以物供尊上之用效者呈見於尊上之前而

非進也問者問安否因有物遺之以表其意問謂

劍銀客在右主人在左劍以首為尊以尊處進之

禮記

卷

曲禮

也。戈鉤子戟也。刃當頭而利，故不以向人。鐃在兩  
而鈍，嚮人為敬。矛如鋌而三廉，戰兩邊皆安。橫刃  
鐃，矛戟柄尾以平嚮人敬也。銳底曰鐃，平底曰鐃。  
拂者去其塵，馬羊多力，人右手亦有力，故用右手  
牽制之。大吠嚙，故左牽而右手防禦之。大曰太，未  
成毫為狗，禽首陽也，故左其首，謂橫捧之。主人在  
左而以鳥首授之，飾覆也。繡畫也。畫布為雲氣，以  
覆羔鴈為飾。搗，手中受珠玉以掬，恐墜落也。受，寫  
劍者不露首，取之承以衣袂。玉爵，玉杯也。揮，振去  
餘酒，弗揮為其寶而脆。苞，以草苞裏魚肉，置以草

藉器而貯物，簞盛食，箚盛衣裳，皆竹器。使受命而  
往，將操以遺人，先習其威儀，進退如使之容。進  
兵者後其刃，敬也。效物者細別其宜，一物必有一  
宜也。自飾羔鴈，至飲玉爵，又叙其飾物之文也。終  
而總之曰：凡以弓劍苞真單箚，問人舉其凡以該  
上文所列之目也。集呂氏  
應氏說

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君言至則主人  
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于門外。若使人於  
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  
受君命而不宿於家，主將君命者而言，君言至而

拜受拜送主被君命者而言使人於君所而拜送  
拜受主臣下使人於君所者而言三者不同而敬  
君命之心一也補

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君子不盡  
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多能而守之以謙篤行而繼之以勤君子之成德  
如此故能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其交友  
已常若不足則與人常能有餘也補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  
可以為父尸為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

禮記上

以為尸者則自下之尸必式乘必以几齊者不樂不

弔

禮記

禮曰述舊禮語也此言作記者釋舊禮之言也王

父祖也尸祭時代神者也神主之位東向尸在神

主之北下下車也式車中俯首處也車箱長四尺

四寸而三分之前一後二橫木下去車牀三尺三

寸謂之式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較較去

車牀五尺五寸乘車者立則憑較有所敬則俯而

憑式几者所憑以養安尸之乘車則用之齊者祭

之前散齋七日致齋三日齊一其心以交神明也

○孫與祖同昭穆昭與穆間一世祖昭則孫亦昭  
祖穆則孫亦穆故孫為祖之尸孫幼亦抱之為尸  
尸在車則君與大夫士皆下之尸在車以式為祭  
凡為安齊者不樂不弔不以憂樂動其齊之志也

呂氏注

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  
不當門隧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痲則浴有疾  
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五  
十不致毀瘠不形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

初良反憂音羊  
禮記卷之七 喪服

時九十一

形謂毀瘠而骨見骸道也致極也。不形不衰毀  
不滅性也升降出入常若親存沐浴飲酒食肉皆  
以權制否而不勝喪則比於不慈不孝矣不致毀  
以下皆所以養老人人五十始衰也集解氏呂氏  
說補其餘  
生與來日死與徃日

與猶數也一巨謀也屠期也。生與來日三日成  
服以死之來日為始生者之事也死與徃日如三  
日而殯以死之日為始死者之事也說文  
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  
而不知生傷而不弔

禮記卷之七

喪服

七



人恩各施其所知也

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瀆不問其所欲

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

惡口惠而實不至也

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

非所以惠人之道也

適墓不登龍助葬必執紼臨喪不笑揖人必違其位

望柩不歌入臨不翔當食不歎鄰有喪春不相里有

殯不巷歌適墓不歌哭日不歌送喪不由徑送葬不

辟塗潦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臨祭不歎介冑

禮上

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

及至魚息  
反聲音義

籠冢紼引棺索相送杵聲介甲。雜記吉函舉動

威儀之事各有攸當

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

撫猶據也乘車而俯憑式者示敬也下下車也。

下車之敬重於憑式所敬遞降一等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側

庶人愚且賤不可以待君子之事責之大夫賢且

貴不可以待小人之法辱之故制禮自士始而大

夫有罪則議以八法刑人而在君側輕身之道也

呂氏

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德車結旌

建戈刃曰兵車取威猛曰武車皆請革鋒德車請

王路金路象路木路旌車上旗播綏垂舒之綏收

斂之○兵車不式猶介冑不拜尚威也綏揚者武

之事故旌之垂曳象之斂藏者德之事故旌之收

德象之

史載筆士載言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

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擊

禮書上

獸則載貔貅

史國史筆書員士更之有司有司藏書故載言以

備討論師行宜警衛人衆難傳道前有變異則為

物色旌旗之上舉類示之使為之戒載謂建之於

車

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

繕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行師行也朱雀玄武青龍白虎四方宿名以是四

物畫之于旗立于軍之左右前後以象天體之周

旋招搖北斗第七星指四方之宿不差者軍中與

之以指正四方旗本並作七星而獨云招搖者舉  
指者爲主也意繕其怒者作而致其怒進止有法

部分不亂

禮氏

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凡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

同國

不反兵謂常執殺之備不待反家取兵此論親疎  
復讎之法謂無故而殺人者君誅之君誅之不得  
則子報之子報之不得則兄弟報之兄弟報之不  
得交游報之報兄弟之讎則殺於父報交遊之讎  
又殺於兄弟各稱其情義也

禮氏

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  
士之辱也

壘軍壁。此明食其祿所宜任其事

禮氏

臨祭不惰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龜筮敝則  
埋之牲死則埋之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

祭主敬故不惰祭器祭服以其嘗用於鬼神不敢  
褻用故埋焚之祭服人所御故焚器惟鬼神所用  
故埋祭於公者助君祭自徹俎者不敢勤君之職

事

張氏

卒史乃諱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

禮氏

禮氏

王父母不違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

諱辟也卒哭乃諱敬鬼神之名也嫌名聲相近。

死而不諱則安忍而忘親二名而均諱則易犯而

難辟卒哭而諱所以盡愛敬之心不諱嫌不偏諱

所以適言語之便父之所諱子亦諱之故違事父

母則諱王父母

本陳氏  
呂氏說

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

廟中不諱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

出門大功小功不諱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

而問諱

音

禮上

猶對也。無私諱有公諱尊歸於君也詩書臨

文不諱爲其失事正也廟中有事於高祖則不諱

曾祖呂氏謂君前臣名父前子名也婦諱不出門

故夫人之諱雖對君之前亦不諱也大功小功之

親不諱恩殺也問禁問俗問諱皆爲敬主人也

氏三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

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

外事郊外之事內事郊內之事剛日甲丙戊庚壬

陽日也柔日乙丁己辛癸陰日也卜用龜筮用蓍

吉事人情之所欲故先近日喪事人事之所不忍

故先遠日

集禮氏

曰為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下筮不過三  
上筮不相襲龜為卜筮為筮下筮者先聖王之所以  
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  
猶與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

之為古作善

曰為日而下命龜筮辭假因也爾指著龜也泰大  
中之大也褒美龜筮為泰也有常言吉凶不僭也  
不過三不敢瀆鬼神也不相襲不敢疑鬼神也猶

與皆獸名一獸進退多疑人之多疑者似之故謂

之猶與弗非無非之者日而行事則必踐之者上

日而行事則必踐用其日

集鄭氏

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軫效駕奮

策由右上取貳蹀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君

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綬左右攘辟車驅而騶至于大

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閭溝渠必步趨

丁反乘馬證反并必致  
反趨狀亦反馴山故

僕御車者也執策立馬前監駕車儀省視也軫軛  
頭軛也效白於君也貳綬者僕登車授綬有二正

緩君所執以登車貳緩則御與車右所執以登車也。跪策者僕執車時君未出未敢依常而立故跪也。執策分轡者御者六轡在手今以一手執馬杖以三轡置空手中以三轡置杖手中也。驅之五步調試之也。并轡授緩者并六轡置一手中以一手取正緩授君使登車也。左右攘辟君登車而使左右從者避之也。車驅而馳者君已登車而行左右疾趨從之也。至大門而君撫止御者令車右登車車右勇力之士立車之右以衛君備非常者也。門間必步防衝突溝渠必步防傾仆。步者古謂車右

至此下車而志新安王氏謂馬緩行爲步。僕緩君車其節有五將駕車執策立馬前一也。已駕展軛效駕二也。先上車執策分轡驅之五步三也。君出就車并轡授緩四也。車至大門君撫僕手顧命車右就車五也。

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緩。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

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

古反

僕人爲人御車也。故授登車者以緩然必御者降等乃受若敵體則主人宜謙而不敢受其緩又御者雖降等亦必撫其手少止之示若不敢受以示

謙若敵體不受而御者必以授則當卻手從御者  
手下自拘取之示終不敢受也用孔氏說

客車不入大門婦人不立乘犬馬不上於堂

大門最外之正門。客車不入大門敬主人也婦

人不立乘從安也犬馬不上於堂賤畜也孔

故君子式黃髮下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

式黃髮敬老也下卿位尊賢也入國不馳則人

不得而辟也入里必式先人之居在焉也合鄭說

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

奉君命而召雖所召者賤使者當親御之續

禮記上

介者不拜為其拜而笄拜禮子

笄猶言有所枝拄謂着甲而拜不利屈伸也禮

祥車曠左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

祥車葬之乘車曠左空神位也乘君之車者王者

五輅君乘其一餘四輅皆臣下乘之不敢曠左君

存惡空其位也左必式不敢安君之位也集孔氏說

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

手而俯

進左後右使形微相背遠嫌也進右後左以相嚮

而俯以敬也合鄭說

國君不乘奇車。車上不廣，效不妄指，立視五等。式視馬尾，顧不過轂。國中以策，慧卹勿驅，塵不出軌。此居

馬車注一及傳音送加音改

奇車，奇邪不正之車，廣效高聲大效，驕矜驚衆，爲規也。車輪轉一周爲蕙，策慧策取竹帚帶葉者，晦菴云：疑謂策之慧。若今時鞭末韋帶耳。今從其說，蓋未必國中別易一策之帶竹葉者也。卹勿，撥摩狀，謂以策微近馬體，不欲令疾，軌車轍也。○不廣，效爲驕矜，不妄指爲或衆，立視五等，不至於逾遠。式視馬尾，不至於偏下，顧不過轂，不掩後人之私。

曲禮上

驅車卹勿不使塵飛，示國中以氣象，間暇也。集凡氏而補

氏而補

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綬。左必式，步路馬必中道，以足蹙路馬，卹勿有誅。齒路馬有誅。集凡

齊牛，祭牲也。露馬，君之馬也。乘路馬，晉之也。齒，謂量其年誅罰也。君敬宗廟，臣敬君，乘路馬步路馬，教敬蹙其芻，誅齒其年誅預，速不敬。補

曲禮下第二

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集凡



奉者承以二手提者挈以一手奉必仰手當心提必仰臂當帶

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緩之士則

提之

緩音

衡謂與心平上衡則高於心彌敬緩之謂下於心

提之又於緩之下。人愈貴則執其器愈恭

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執主器操幣主璧則尚左手

行不舉足車輪曳踵立則整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

垂主佩垂則臣佩委

主器君之器也尚左手以為容以右手在下防失

下

墜也車輪曳踵不舉足而如車輪之曳地而行也

磬折身曲折如磬也倚謂佩附於身小俛則垂大

俛則委於地此明持奉手足之儀及授受時禮臣

常愈恭於君也

本朝氏

執玉其有藉者則揚無藉者則襲

左袒曰揚掩而不開曰襲。玉之用雖殊其有藉

則一禮言有藉則揚無藉則襲何也玉有以纁為

藉有以束帛為藉纁所以飾之束帛藉所以將

之此說特施於束帛之藉揚者尚文與有藉相稱

襲者尚質與無藉相稱

用馬氏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婦。士不名家。相長妾。

卿老上卿也。世婦謂兩媵。次於夫人。貴於諸妾。世臣父時老臣姪妻之。兄女婦妻之。妹皆從妻來。為妾者家相助。知家事者長妾。士有二妾。長妾當為婦。臣妾之長者不名。別貴賤也。蓋以禮敬之。而不敢慢也。

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予小子。大夫士之子不敢

自稱曰嗣子。某敢與世子同名。

國君與大夫之子不敢稱予小子。避嗣天子之稱。

禮下

也。大夫與士之子不敢稱嗣子。避嗣諸侯之稱也。

不與諸侯之世子同名。避僭效也。

合王氏曰。

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新之憂。

射男子之事。古者人人能之。偶不能則以疾辭。不

敢以不能辭。負新。新。新者事士云者。謙辭。言疾而憂

無力負薪。

用呂氏范氏補。

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

顧望。坐中不敢率爾先對。

孔氏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

因其俗之故常而行禮則不煩而易爲力所謂國之故者言其故之所自來皆有祖述特在乎謹修其法而審行之使不失其故爾游氏

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

有列於朝謂已雖去國已久而君不絕其祖祀復立其後也詔猶告謂與卿大夫凶吉往來猶赴告也宗後太宗之後有事反告于宗後不忘親也興謂起爲卿大夫若本國已無列無詔亦必仕於新

國而後從新國之制厚之至也皆所以重其本也

用葬氏  
孔氏說

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諡

名父所命已孤更之不忍也諡者列平生德行作美號暴貴不爲父諡者子事父無貴賤忽爲父諡以鄙父賤非所以敬親也  
合鄭氏孔氏呂氏說

君喪夫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君喪不言樂祭事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

各於其時鄭氏

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篋側龜於君前有誅

振去塵也。端正也。筵有本末故曰。擗籩有背而故

曰。擗皆謂用省視之。臣不豫事皆宜誅責也。

龜突凡杖席蓋重素衫絺綌不入公門。苞履扱衽厭

衽不入公門。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

反。白表。反。被衽。

至龜筴筮問國家吉凶。凡杖屨自長老庶所以坐蓋

所以禦日與雨皆燕安之具。重衣衣裳皆素。衫單

也。衫絺綌肉露見為不敬。故不入公門。苞。薦也。扱

上衽。孝子未成服之飾。厭猶伏也。吉冠有纁有梁

而喪冠無之曰厭冠。皆喪具也。故不入公門。書謂

禮下

條。錡。送死之物。用方板。書之曰。重。身。衣。謂喪服也。

器。謂棺。凡謂臣妾有死於宮者。不告於君。則不以

入公門。

公事不私議。

公事。公言。補。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凡家

造祭器為先。犧賦為次。養器為後。無田祿者不設祭

器。有田祿者先為祭服。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

衣祭服。為宮室不斬於丘木。議詳尚反。爾音。

家造。大夫始造家事也。犧賦。古注謂以稅出牲。胡



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君若  
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禮婦

還辟，遠避也。嫌與君亢賓主之禮。

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敬  
主人則先拜主人。

相見貴於相下，相下貴於相先。馬氏

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大夫見於國君，國  
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  
人拜其辱，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大夫  
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男女相答拜也。

曲禮下

非弔喪及見國君，凡拜皆答，又惟非其臣及男女  
則相答拜。

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麇，如

鹿子。此明貴賤田獵不同，皆禁盡物，位愈卑  
者禁愈嚴。春方字乳之時，尤在所禁。方氏

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  
不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縣音

膳，美食名，盛食必祭。周人重肺，故先祭肺。馳道如  
今御路，除謂除治草萊也。縣，樂器，鍾磬之屬，縣之  
而擊者也。梁，加食也。大夫食黍稷，以梁爲加。不

祭肺不殺也。不食穀芻秣而已也。不除道爲妨民  
示簡省也。祭不縣食不加梁。雖飲酒而不用樂。凡  
謂君大夫士皆爲歲凶自貶損憂民也。合鄭氏  
孔氏說

瑟

王謂佩縣謂樂。故謂災患喪病。憂樂不相干。鄭  
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  
后對。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士私行出疆必  
請。反必告。君勞之則拜。問其行拜而后對。

私行謂以已事。問其行謂道中無恙及所經過。

雖士有獻皆所以達臣子共養君親之誠。必請必  
告猶子於親出必告反必面止。言告者不必有獻  
也。君勞問必拜亦起敬也。呂氏陳  
氏

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  
宗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  
士死制。

衆謂軍帥制謂君教令所使爲之。臣民各止其  
君使勿去忠厚之至也。以社稷宗廟墳墓爲善者  
皆指其所本也。君之有社稷受命於天子大夫之  
衆士之制受命於君故皆以死守之也。

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踐  
作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臨諸侯於  
於鬼神曰天王其南禮之

**眡**古注致也呂氏曰眡於鬼神猶眡眡之相接然

言交際也方氏眡蓋田間道祭於眡謂之眡猶祭

於郊謂之郊蓋若巡守望秩山川也君天下曰

天子言天無所不覆也朝見諸侯分人以職任人

以政任人以功曰予一人謙抑自卑猶言孤與寡

人也內事宗廟故云孝外事郊社故云嗣某為天

子名鬼神在諸侯竟內天子不親祀曰天王其南

四禮下

者有司不敢名君也呂氏

崩曰天王崩復曰天子復矣至喪曰天子登假措之

廟立之主曰帝禮音

復始死時招魂辭還送也呂曰假至也猶詩謂來

假莊子亦云登假於道先儒以假為還音然未然

也立主曰帝同之天神鄭氏

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

適嗣於初喪未忍即受天王之稱生死皆名之曰

小子王禮氏

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



后後也廣後嗣也后以配天子夫扶也扶持於君也夫人視三公故名與諸侯之妃同婦服也服事君子也世婦視大夫故名與大夫妻同妻齊也進御有齊同之義也御妻視元士故名與士之妻同（續婦人美稱九嬪於昏義視九卿位在世婦上此在世婦下者異代之制也交接也得接見於君子也）

天子建天官先六犬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與司五衆天子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

司貨典司六職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五官致貢曰享

此殷制也殷人尚神大宗以下皆事鬼神奉天特之官總謂之天官天宰代天王者也天宰掌事鬼神者也太史掌正歲年者也太祝所以接神天士即周之司巫所以降神大小主問龜所以求神者也又置地官以象地之五行司徒之衆六鄉六遂也司馬之衆六軍也司徒之衆百工也司寇之衆士師司隸也司士於周爲夏官之屬此別出司士爲一官以掌羣臣之版及卿大夫庶子之數所統亦

衆也而承之以六府六工則變化養吾民者莫不備矣六府與藏六者之入六工飭六者之材以爲器貢功也享獻也歲終則司徒以下五官各致其功以獻於王故謂之享然則六府六工皆屬於五官者也用鄭氏呂氏劉氏之說補

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

伯長也二伯爲內外官之長雖主治諸侯而處於內是職方者言二伯於是職主當方之事如周公

禮記下

左召公右各主治其方也二伯即唐虞之四岳此云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者乃殷人之制猶周官立三公三孤於六卿之上者也備晉傳辭於天子之人更著治事之稱諫辭也天子謂之伯父伯舅尊辭也老者年長之稱亦諫辭也公以爵稱君以位稱內外之辨也用孔氏朱氏呂氏而補其餘

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

每一州之中天子選諸侯之賢者以爲之牧牧養也言能養一州之人實一州之長也內之長五官

者統爲之長外之長九州者各爲之長稱曰叔父  
叔舅次於內之伯也侯其本爵君其臨本國之稱

集解氏孔氏  
方氏之說

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於內自稱曰不  
穀於外自稱曰王老

此謂九州之外之長也故雖疆域之大爵不過子  
自稱不穀者謙辭穀猶長也不稱寡人辟中國諸  
侯也自稱王老祭中國之命以鎮乎四夷也

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

氏劉

亦九州之外也以其非長故曰庶方以其非大故

曰小侯於外曰子者稱之以爵出外則伸故也自

與其臣民言曰孤孤者特立無德能之稱謙辭也

用方氏孔氏說葉氏以爲特立無德能之稱謙辭也  
則庸不自遠於天子亦無子與之稱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寧

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

依狀如屏風以絳爲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

繡爲斧文亦曰斧依依即衮也寧者正門內兩塾

間曰寧於門外寧立以待諸侯之至故曰寧寧即

著也當依而立秋覲也秋主寧斂故入而當依諸

侯一於北面不布散也當寧而立春朝也春正發  
散故出而當寧公侯分於東西布散兩處也公位  
尊故立於西以賓禮待也侯位卑立於東臣統於

君也孔氏陳氏

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郛地曰會諸侯使大  
夫問於諸侯曰聘約信曰誓澁牲曰盟通五

郛謂竟上開郛之地會於此不以病主國之人也

○遇不期而會其禮略會期而會其禮詳久無事  
則聘聘問也誓約之淺盟約之深盟非治世事也  
凡皆諸侯交鄰之禮似言春秋之世本孔氏呂氏方既益

禮下

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

臣君前之稱上某指國言下某指名言臣某侯某

如曰臣齊侯小白也寡人寡德之人謙辭孔氏

其在凶服曰適子孤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

事曰曾孫某侯某通音

適子明其嗣孤明在喪外事謂社稷山川曾孫謂

是父祖重孫孔氏

死曰薨復曰某甫復矣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謚曰

類

復曰某甫呼其字以招魂冀復生也既葬見天子

與請謚皆曰類以非朝聘之常故謂之類如祀天而非郊者曰類于上帝之類故古注以類為象

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使於使）

吏

老以年長稱比於家臣之長亦謙詞（本呂氏說）

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蹇蹇庶人僬僬

禮反徐階七良反譙子妙反

穆穆雍容深厚貌濟濟修飾齊一貌蹇蹇矜舉舒揚貌僬僬卑盡而不為容止之貌。凡形容尊者

禮下

重且鈞卑者輕且遠（呂氏說）

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

庶人曰妻

（楚考）

妃配也諸侯以下通有配義故以妃字冠之且有

君道夫人有為小君而人事之義（婦言屬婦言服）

妻言齊

（合孔氏方氏說）

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夫人自稱於天子曰

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

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子於父母則自名也

公侯於天子無后與嬪去上中降殺以兩自稱

於天子謂畿內諸侯之夫人助祭若時事見自稱  
於諸侯謂饗來朝之時小童若云未成人婢之言  
卑於父母自名以亦主婦人而言名自勿名父母  
所名故不敢有他稱用鄭氏呂氏說補

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於  
外曰子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

陪重也天子臣諸侯諸侯臣大夫故諸侯之大夫  
於天子曰陪臣某士之某國名也某士如云晉士  
起也外謂他國使者自稱曰某以其為陪臣之使  
故所稱如此孔氏陳氏呂氏方氏

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名  
滅同姓名

此春秋傳凡例之說而漢儒祖之於春秋經不盡

合補愚按趙鵬飛春秋傳公二十五年衛侯燬滅

邢解云春秋滅同姓者有矣未嘗名楚子虔蔡侯

殺之此非同姓何以反名春秋書名自有褒貶非

謂滅同姓也且書滅其惡自著而同姓非同姓後

世自辨不在書名而後知此傳授之誤而後世公

之曲禮遂曰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蓋小戴禮多

漢儒雜說其書出於三傳之後有援春秋三傳而

立文者如王制稱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  
彼見吳楚之強春秋皆書子爾而北燕在北狄秦  
本西戎何以書伯此附春秋以立文而不合者一  
也曲禮稱諸侯失地名彼見穀伯綏來朝鄧侯吾  
來朝傳曰失地之君也而鄆伯來奔郟子來朝傳  
亦曰失地之君何以不名此附三傳以立文而不  
合者二也又稱天子不言出彼見天子居于狄豕  
不書出而天王出居于鄭何以書出此附春秋以  
立文而不合者三也又曰諸侯不生名彼見蔡侯  
考父鄭伯寤生之類皆卒而稱名而衛侯朔鄭伯

曲禮下

突何以未死而書名此附春秋而不合者四也又  
曰諸侯夫及朝相見曰遇彼禮傳傳者謂遇之說也  
遇者不期也而公會諸侯于北丘弗遇亦可謂未  
及期乎又曰相見於郛地曰會彼春秋之會無常  
地因曰郛地而會于郛于宋亦郛地乎况春秋會  
遇非治世之禮非周禮所謂因朝而會遇者也特  
侯度不謹時出以謀其私而豈可以春秋諸侯會  
遇為法哉此附春秋而不合者五也其他固不殫  
舉今衛燬滅邢而曲禮舉以為典訓又誤之大者  
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見逆之事親

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君臣義合不可則去父子天合不可逃號泣而隨

以其改悟

朝氏

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問不

三世不服其藥

慎疾也

擬人必於其倫

擬反

擬猶比倫猶類不以其類則

義類

問天子之制曰聞之始服衣若干矣問國君之

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

禮記

稷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

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

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

若干數未定之辭孔氏謂若如也干求也言事不

定常如此求之也方氏謂干猶數也數其多少故

曰于方約其數故曰若御射御之御古註以爲主

其事與謁典主請謁。天子不可斥言故言衣之

長短則知其年之長幼國君以下皆言其能凡皆

謂幼小新立遠人未知而有問者設

本朝氏曰

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



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問數畜以對色主反 詳六反

有宰謂有采邑之宰食力謂食民之賦稅。數地以對山澤所出蓋國君制賦有常惟山澤所產無常故數其所出以對曰有宰見其不親猥務曰食力見其不爭民利曰祭器衣服不假見其不侈於奉已而厚於奉先士以車數見命賜之厚庶人數畜見畜牧之勤君子不苟於求富問對之間有深意寓焉應氏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

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

四方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方宜社

北方祀各祀其方五祀春祭戶夏祭竈季夏祭中

門秋祭竈冬祭行

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謹常祀而毋瀆禮陳氏

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於

反白

犧純毛肥養於滌求求得而用之以肥則不必犧

索取具而已又不必肥以羊豕者或以羊或以豕

鄭氏方氏說補  
滌養牲官也

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

所以嚴宗廟合族屬

曰

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肥腍

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兔曰明禋

脯曰尹祭稟魚曰商祭鮮魚曰脍祭水曰清滌酒曰

清酌黍曰薺公梁曰薺其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

鹽本鹽曰鹹饊玉曰嘉王幣曰量幣

量音

曰反與他頂反

元頭也武迹也膾充貌也翰音飛鳴也羹獻者大

下牲其形聲不足言羹之而獻則大之肥也疏趾

者雉肥則兩足疏開也明視者兔肥則目開而視

明也自牛至兔八物皆取其肥尹祭者脯截截方

正而用之尹正也商祭者乾魚商度燥濕得中而

用之膏乾也脍祭者鮮魚煮熟直陳之也食言氣

箕言幹菜言實藭言苗大鹹曰醢醢者度量禽

獸之獻以脂肪為美魚腊鮮稟以得宜為美水與

酒以清潔為美黍稷稻粱以馨香明潔為美韭以

苗之盛為美鹽以味之厚為美玉以不瑕為美幣

以可制爲美祝辭皆舉其美而言言於物不敢不盡也

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在牀曰尸在棺曰柩音舊

崩者若天形墜下之名薨者崩之餘聲卒終也全而歸之之義不祿傷其不幸之辭死之言漸精神漸盡死本尊卑之所同尊者蒙葬而異其名至庶人窮矣不可有異名而直曰死尸陳也柩究也

呂氏說

羽鳥曰降四足曰漬死寇曰兵

墜落也或飛物死則降落漬謂相染漬而死兵者死於寇難之稱

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婢亦反

王父祖父也王母祖母也皇君也尊之有君道考成也言德行之成也妣比於考辟法夫者妻所取法也

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孀壽考曰卒短折

曰不祿通市設

孀婦人有法度者之稱蚤死曰短中絕曰折生

主親死主敬老而死則蓋也少而死不幸

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國君綏視大夫衛視士

視五步九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姦

步音

袷交領也綏視下於面上於袷衛視平面。視以

下為柔天子至尊故臣視之目不過袷國君則上

於袷大夫平視士則可旁視五步九視仰則敖俯

則憂傾則心不正

君命大夫與士肄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

朝言朝

以二反

曲礼下

肄習也言議也官公家府九府庫武庫朝朝廷

肄習所行之事各有其處志無所分政無不舉

陳氏曰氏

朝言不及犬馬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故輟

朝而顧君子謂之罔在朝言禮罔禮對以禮

朝者人臣早見君之稱受朝之所必有廷故謂之

朝廷罔謂野陋。朝言惟在政朝事惟敬在君朝

言無所不用禮

鄭氏曰氏

大饗不問卜不饒富

大饗養文室日祀天夏至日祭地日月素定故不問

卜掃地而祭陶匏結席故不饒富用品氏說

謂豐登  
明堂

九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擊匹

童子委摯而退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婦人

之摯損榛脯脩棗栗擊音至也依注音  
為鴨也俱俱反

（摯）至也以物告至也鬯釀黑黍為酒芬芳調暢也

（圭）者玉有圭有璧圭銳以象天之用璧圓以象天

之體諸侯惟公侯伯用圭不言璧該之也纓馬鞅

（拾）射籥矢箭也棋白石李脯臠肉脩肉加薑桂乾

之。天子無客禮惟用鬯於鬼神以告至諸侯執

知下

圭朝王及相朝聘以表至羔羊羣而不黨卿執之

鴈飛翔有列大夫執之雉以死守士執之匹為殺鳥

鷩不能飛騰庶人執之童子之摯束脩委而退不

與成人為禮也野外軍中或糲或拾或矢隨所有

婦人惟初嫁有摯以見舅姑榛榛取其循法度脯

脩取其治已齊家棗栗取其夙夜在公而謹肅禮

云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無相瀆

也故貴至於邦君賤至於庶人以至婦人童子相

見不依費不足以為禮費而不稱德不足以為義

鄭氏曰氏  
氏與氏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十五

讀禮記

檀弓上第三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腓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

免音問，舍音捨，孫音孫，子音子。

免，五世親之服，以布廣一寸，從項中而前交於額。

上又御向後繞於鬻屠齊魯間語助子服伯子魯仲孫蔑之玄孫子服景伯。古者死他邦無親則朋友爲之袒免。仲子舍嫡孫立庶子檀弓譏其父兄不能正猶無親也。故爲之服以示其親而問焉。伯子爲其親隱故謂行古道。以武王微子爲證。然文王立武王權也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行殷禮也。孔子曰立孫據周禮用鄭氏。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

三年

三年

喪以尚及

隱謂不言其過。犯謂犯顏而諫。方猶所致。喪謂其至也。方喪比方於父也。於親致喪恩厚而服重也。於君方喪資於事父而敬同也。於師心喪如父喪而無服也。於養言左右則養無所不至矣。於勤言至死則勤無時或已矣。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事。親幾諫。事君直諫。父師之養無方。隨其所至。君之養有方。以事之者非一人不可侵官。此則各稱其情而不同。本鄭氏傳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



入官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

武子魯公子季友之曾孫季孫夙許其大謂聽其葬階下許其細謂命之哭。季武子夷人家墓以爲宅及杜氏欲合葬則文過謂合葬非古我成寢之時以此冢墓不須合葬故平之以爲寢今合葬則許之許其葬矣亦許其哭

本鄭氏孔氏說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

從而汙，汙則安能爲白也？喪者是爲白也，母不爲白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子上名白，孔子曾孫子思名伋之子，汙猶下。禮爲出母期，爲父後者不服。孔子許伯魚喪出母，子思不許。子上喪出母，聖人則變情，子思則守禮。子思答門人之問，自諉於道有隆汙，不能及聖人。

橫

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頌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頌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

頌音懇又音繼

稽顙頭觸地無容。拜而后稽顙先致敬也。稽顙

而後拜先致哀也。三年之喪當先稽顙。

田家氏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

大反

士高曰墳聚土曰封先反脩廬祭也。孔子以不常在鄉慮久而還不知葬處故封之高四尺以記偶雨而崩故傷之而流涕。

用孔氏說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衛出公輒之變子路死之事見左傳哀公十五年有弔者而拜之孔子爲之主也聞子路醢而命覆醢不忍食也。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宿草陳根謂經年。生物既變慕心可已爲師心

喪三年爲朋友期也。

鄭氏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

海鳥耳矣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

三日殯三月葬送終之具無不備盡喪三年而極而死者之形雖云生者之心終其身弗忘故忌日

不樂無一朝之患謂毀不滅性

鄭氏方氏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植也蓋殯也問於鄒曼父之母然後得

合葬於防

防音甫國古作羊刃反山陰陸合葬於防如字防則留反又作防

爲引謂葬時引柩飾棺以柳絮殯引以

徵在恥焉不告以父之墓處孔子殯於衢如葬

引則用殯之引使人怪而問之以得其父之墓處

愚按家語明載顏父擇壻而妻叔梁紇叔梁紇嘗

賢大夫豈有野合之事史明言禱於尼丘山生孔

子豈有野合而禱神求子之事此篇亦明言問於

鄒曼父之母亦豈有外人反怪而問孔子之事况

徵在不恥爲叔梁紇之妻反恥言叔梁紇之墓豈

人情乎竊意古者墓而不墳與山地俱平孔子少

孤莫識其父墓之所在故母死先殯之問鄰母得

墓所在而後合葬之陸農師以慎讀如字訓誠張

橫渠亦謂其殯周密如葬皆得之矣鄭氏改慎爲引蓋惑於野史鄭說不知孔子決無飾僞爲鈞鉅之術以不言藉人反揚父母之過也禮

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喪冠不綏

禮去聲蓋又作綏耳自及

相以聲相助綏冠纓所謂蟬有綏亦作綏。不相不歌助哀不綏去飾禮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聖周般人棺槨周人牆置翬。人以般人之棺槨葬長殤以夏后氏之聖周葬中殤下殤必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聖子策反禮音郭翼所甲反長

丁夫反

禮

火熟曰聖聖周謂燒土治以同於棺以木爲槨周於棺如城之有郭牆柳衣也牆以帷板而周圍如牆翬羽也妻以飾棺而翼蔽如羽蚤死者十六至十九爲長殤十二至十五爲中殤六歲至十一爲下殤七歲以下爲無服之殤。具繫辭云古之葬

者厚衣之以薪有虞氏始用瓦棺至夏后氏以

聖周般人尚梓始以木爲棺槨周人又飾之以牆

置翬爲美觀蓋世愈久而禮愈備長殤而下死者

愈少則禮愈殺鄭氏孔氏馬氏方氏

夏后氏尚黑大事歛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般人尚

白。大事。祭用日中。戎事乘輪。牲用白。周人尚春。大事

飲用日出。戎事乘駟。牲用騂。齊力駟反。騂力知反。

大事謂喪輪。白色馬。三代所尚色不同。夏尚黑。

殷尚白。周尚赤。喪與我祀皆大事。色各如之。氏用孔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

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饋粥之食。自天子

達。布幕衛也。終幕魯也。音音各。禮之然反。音音。與音同音。

穆公魯哀公曾孫。曾子名申。曾參之子。有聲曰哭。

無聲曰泣。為母喪。為父斬。厚曰。饋。希曰。饘。幕。覆棺

終。繆也。父母之喪。貴賤不殊。所以自天子達。若

布幕用布而已。終幕。則有旌以參之者。兼言魯衛

欲其以文質自參酌而用之也。方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

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

心也。曰。然則盍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

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

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

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

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

首乃卒。是以為其世子也。力知反。重直龍反。音音。召反。乃且反。其

禮記

驪姬獻公所獲驪戎女申生母蚤卒驪姬嬖焉重  
耳申生異母弟後立為晉文公狐突申生之傳舅  
犯之父子少謂驪姬之子奚齊不出謂狐突自伐  
臯洛氏反後懼而稱疾驪姬欲立其子奚齊故譖  
卍子申生將殺之重耳勸其自辨又勸其行皆不  
肯而繼謚曰恭謚法敬順事上曰恭○申生於親  
可言而不言懼傷公之心於義可逃而不逃謂天  
下豈有無父之國以至忘其躬之不闕而且卹其  
國之多難可謂恭矣然不免陷父於不義故未得

為孝

陳氏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  
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天子曰  
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漢音慕已

祥謂喪二十五月大祥夫語助辭○朝祥莫歌子

路笑其太速時人行三年喪者希故孔子抑子路  
以善彼人然恐學者致惑待子路出後更以正禮  
言之云所爭月日又非多但踰後月禫而後歌即

善惜其不少俟也

集鄭氏  
孔氏說

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為右馬驚

敗績。公隊。佐車授綬。公曰。未之下也。縣黃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乘繩盤反。縣音玄。賁音奔。區音甫。隊直類反。誅力軌反。

乘丘之戰。在魯莊公十年。縣下。皆氏右車右。勇力者爲之。此時公敗宋師。公非敗績。此云馬驚敗績者。止是馬驚。敗不預軍之勝負。釋文作馬驚。敗無績字。佐車。乘公之貳車者。公馬驚。敗佐車。授公以綬。而別載之。末之。猶言微哉。責御者卜國之無勇也。故御與車右皆赴敵而死。白肉。馬之腹裏肉也。

圍人浴馬。見流矢在白肉。知馬中矢而驚。非二人之罪。誅其赴敵之功而謚之。敗績。非二子之辜。死敵實二子之勇。豈以士之賤而廢其善之實。莊公以義起而謚之。非過後世因之不改。則非故記其始也。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晄。大夫之篋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晄。大夫之篋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篋。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

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  
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樂焉斯  
已矣舉扶而劫之反席未安而沒

力反

病謂疾困子春曾參弟子元申曾參之子華晝也

皖謂刮削節目使皖然好簣古謂床第橫渠謂必

簣席之類以其可易華而皖必陳之在上顯露也

呼虛德吹氣聲華急也姑息苟容取安也童子

以其非禮而發問事師以義也曾元見其疾華而

不忍劫事父以恩也曾子必易簣而即沒雖死猶

勤於禮也懼然而呼者意曾子聞童子之言而吹  
氣有嘆而然之意再曰華而皖大夫之篋也  
子又言之以答曾子曾子即命曾元起劫之也

補氏

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懼懼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

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

親始死叫地號天無所迫及故曰如有窮既殯尸

柩不可復見冀其聲容之髮髯不可得忽焉失之

矣故如有求而弗得殯猶在宮既葬於野則遠矣

入門弗見也上堂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皇皇無



所依託故如有望而弗至暮年而練慨然追想再  
暮而祥鄭然寥允記孝子公節氏補

亦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魯婦人之髮而  
弔也自敗於臺始也魯力俱反陘音形臺音臺

邾婁邾子之國復招死者魂戰於升陘魯僖二十  
二年鬻凶事去纏而露紛纏所買反用黑緇韜髮  
廣幅長六尺紛音計敗於臺駘魯襄四年臺當為  
壺春秋傳作狐貽。復本以衣全戰死無衣故復  
以矢弔本用衰令家各有喪故鬻而弔古者戰陣  
以禮殺有所止殺人之多自升陘臺駘始不特記

禮之變也用方氏補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鬻曰爾母從從爾

爾母扈扈爾蓋榛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音總

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闕也字子容其妻乳子

兄之女從從高貌扈扈天貌上爾字汝也下爾字

語助蓋者未定辭笄所以簪紒或用櫛或用榛故

稱蓋長者度長短曰長總者束髮之布垂為飾。

夫子以其兄之女而誨以鬻之法母太高廣又誨

以笄總之法吉笄尺二寸齊衰之笄一尺斬衰之

總六寸齊衰之總八寸皆以二寸為差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禮大感反此必利反

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比及也既禫可作樂而寢於內獻子禫祭設縣而不作樂比可御內而不入寢故夫子稱其加於人一等所謂賢者過之也孔本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祥之日鼓素琴故孔子五日而彈琴不成聲哀未忘也徙月樂故孔子十日而笙歌成者哀已殺也

用方說鄭氏說

三上

有子蓋既祥而絲履組纓纓音句組音祖

以絲為履之絢以組為冠之纓服之吉者也有子

服之於既祥失之早也有子孔門高第疑或不然

記者或得於傳聞故曰蓋焉獻子過有子不及記

者舉孔子於中以明祥禮之中制方氏季氏

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厭于而反

畏懼而死厭於巖牆而死溺水而死三者皆非正

命故不弔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

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

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且聞之，遂除之。

行道謂道路之人。言除喪有期，雖行道之人亦

弗忍除。聖人設為中制，賢者當抑情而就之。用方氏補

大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

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

仁也。樂樂下祭字音，洛首手又反。

比及也。丘，狐窟也。首，以首向之也。禮樂皆重

本。五世反葬，重本也。故引禮樂為證。又引古人遺

言謂狐死亦正向丘窟而枕其首，是亦不忘本而

古人舉此以明仁也。用孔氏說

禮記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

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鯉音基，鯉音辭。

伯魚，孔子之子，名鯉，除其服。

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周公

蓋衽。音

蒼梧，南越地。衽，合葬也。舜葬蒼梧，三妃未從，未

衽之葬也。謂衽葬自周公始。然舜卒於鳴條，蒼梧

時在要荒之外，事未必然。堯妻舜二女，三妃亦無

所考。用說氏說

曾子之喪，浴於焚室。

（慶室）妻之室於此視饗。禮死浴於適室於慶室則饗蓋曾元之禮。

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

（業）學業誦口習。廢業恐營思志哀也誦其已熟者稍而可也。孔氏

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

（申祥）子張之子。終以道之克盡言死以形之漸盡言子張自幸其得終庶幾君子之道故以語其子亦猶曾子吾知免夫之意平生學力於斯見矣。

禮記上

周黃氏馬氏說補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闋也與

人老及病飲食不離寢近置室裏闋上人之始死以禮則未暇從其新以情則未忍易其舊故就以闋上所餘脯醢為奠。合孔氏

曾子曰小功不為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

（位）以親疏叙列而哭委巷委曲之恭猶言陋巷也。

（言思）子游之子。嫂叔無服姊姒小功故子思之哭嫂其妻倡踊而已隨之申祥哭妻之昆弟言思

亦然言無服之喪猶且爲位以明小功之不爲位者非也然哭妻之昆弟禮以子爲主非以妻倡踊

合氏氏說

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

衡音

縮從也衡橫也古尚質冠之吉凶相似而惟縮縫之同今尚文冠之吉凶相反而有衡縫之異言衡縫而繼以喪冠非古知衡縫之爲喪冠

氏方

曾子謂子思曰彼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

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

曾子言已執喪以疾時人之不然子思以曾子爲難繼故以禮抑之孔子曰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

傷生

鄭氏方氏

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

原外

小功五月服最輕者日月已過始聞喪而追服曰稅遠兄弟謂相離遠者小功日月不多遠兄弟聞喪常晚小功不稅服最輕也曾子篤厚疑聞喪晚而不追服是小功終於無服爲不可據禮聞遠

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之則免袒哭之成踊斯  
為中制然小功雖不必稅而稅之者亦禮所不禁  
韓子嘗作小功不稅書亦曾子之意從厚也用劉氏馬

補氏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  
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色更反

冉子見孔子使人未至先代以束帛乘馬而行禮

以冉氏之物而欲將孔氏之誠故孔子謂徒使我不誠於伯高夫禮所以副忠信也合孔氏方氏鄭氏說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

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  
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  
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為之  
主曰為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音

鳥氏音狀為爾之為去聲

赴告也夫主伯高言之也由因也。廟祖父所在

兄弟父祖之遺體故哭於廟父之同志於廟門外

由父推之也寢我所安師成我者故哭於寢朋友

於寢門外由師推之也所知者泛交故哭於野子

高親非兄弟分非師友情又不上於所知原其由

子貢而來見故以義起而哭於子貢之家使子貢為之主且教以為爾而哭者拜之為位高而哭者勿拜異於喪之正生也用方氏說氏馬氏說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為薑桂之謂也

滋謂香味薑者草之滋桂者木之滋以為薑桂之

謂記者釋曾子之言。居喪有疾得食美味慮其

不勝喪也  
方氏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

禮記上

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

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

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有問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

爾罪三也而曰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

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喪明之喪息

喪明之餘餘音

喪明之喪失也明目精也素散也洙泗曾二水名

西河龍門至華陰之地。道莫尊於師恩莫隆於

親子夏退老使民疑於夫子是不尊於師而尊於

已也喪親未有聞而喪子喪其明是不隆於親而

隆於子也。曾子數子夏三罪稱其名。安其人若父。師焉。曾子不以為嫌。子夏安受其責。至於謝過服罪。此所以為友道之盛。海氏

夫晝居於內。聞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

居於內。禮例

大故謂父母之喪。晝陽夜陰。陽動陰靜。故晝必

居外。夜必居內。惟居喪廬中。門之外。晝夜在外。惟

致齊。不接外物。與寢疾。晝夜居內。用孔氏

高子臯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

禮記

為難。見賢

子臯孔子弟子。名柴。泣血言泣無聲。涕如血。以未

嘗見齒。言不笑。君子以為難。言人不能然。本鄭

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

服勤。衰七雷反

衰喪服也。物指布之精麤。若周書所謂朝服八十

物七十物。當猶應也。謂人服衰而心貌無哀感之

實。與衰服之物不相應。邊偏也。不邊坐。有喪者專

席而坐。大功。雖輕亦不可着衰服。而服勤勞之事

謂褻喪服也。合鄭孔黃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  
縵而時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驗說縵於  
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子鄉者入而哭之過於一  
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也活反

禮記馬路反

舊館人前日置館舍於已者駮車之駢馬在服馬  
之旁者縛助喪用涕出淚。脫駮之禮疑於重是  
時客行無他物孔子欲副此涕淚之實遂行之氏

馬氏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乎足

以為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  
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  
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識式反

慕如嬰兒之慕疑謂傍徨不進哀親之在外不知  
神之來否子貢意葬畢豈如速反虞祭以安神靈  
夫子善其哀慕虞祭雖遲不害曰我未之能行抑

已必實彼之可法也用孔氏胡氏補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

饋遺也祥肉祥祭之肉彈琴散哀本鄭氏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

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拱)又手尚右。以右手在上。喪尚右。右陰也。孔子以姊之喪尚右。二三子不知而倣之。以孔子之言

而復正。

用鄭氏橫渠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始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

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立也。殷人也。子疇昔之夜。夢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與而天下其孰能宗子。子始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

殯方反

(負手)曳杖。反手卻後。以曳其杖。消搖。消釋。搖。曳也。

曳杖。消搖。既病閑適之德。容放猶依也。發聲也。孰能宗子。言無人尊已之道。註謂尊為人君失

之。孔子以三王之禮占已夢世漸文。殯死之所

逾遠。發殯兩楹之間。孔子殷人。夢坐奠兩楹。既無

宗師其道。知其將死而殯也。

年夏公胡氏方氏說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猶淵  
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  
服

無服師之禮故疑所服子貢以天子施於門人者

還以報之定為心喪三年

以鄭氏方氏補

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飾棺槨置綦設披周也設

崇殷也綢練設施夏也

設使義反通世乃反

公西赤字子華志為書記其禮擯障柩之柳衣綦  
以布衣木高二尺四寸廣三尺方兩角高白布畫  
雲氣柄長五尺如扇置重旁披柩行夾引棺者凡

皆周之制崇謂所建旌旗刻縮為崇牙之飾此殷  
之制綢練旌之柄旌之旒緇飾廣充幅長尋自旒  
於載於柩車此夏之制門人尊夫子兼用之或云  
用三代大夫之禮耳

禮記

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褚幕丹質蟻結于四隅殷

士也

公明儀子張弟子褚覆棺似幄蟻結畫文如蟻行  
往來交錯以丹質布為褚不牆不翼畫褚之四  
角為蟻結此殷士葬之飾子張學於孔子做殷禮

禮記

子夏問於孔子曰。君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  
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曰  
請問君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衛君命而  
使雖遇之不鬪。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  
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仇之鳩反衛音威  
使色吏反衛才用

苦草主盾不反兵而鬪者身常帶兵魁猶首。父  
母之仇常若居喪誓不俱生無所往不執兵昆弟  
之仇衛君命則不鬪從父昆弟之仇則陪從其主  
人情有重輕也然意此亂世之事記者傳聞之言

欲知孔門言行當主論語用鄭氏  
及補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羣居則經出則否

經喪之首服出謂適外。雖出外亦首經門人於  
孔子然也。若常禮惟羣居則經出外則否。舉常禮  
以明聖門之加厚也。而橫  
兼說

墓非古也。陽以豉反  
說如字

後世不用昭穆族葬而別葬親於他所。用陸氏說  
古注易度

治草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  
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

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喪主哀祭主敬

氏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填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后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子出祖者

填池並如字唯昌佳反也才用反與音餘返頰晚反斂力驗反

負夏衛地祖謂遷柩車向外爲行始而設祖奠以俟明日行填池者池以竹爲之衣以青布喪行之

飾填謂懸銅魚行則魚動而躍填塞于池飯者始死之舍以用米故謂之飯多者委曲之意子者親之之辭出祖者指負夏主人而言。負夏之喪已出祖將行於曾子之來弔再推柩返內而受其果禮既祖而婦人降薤東南出階間既空婦人得降立階間今因返柩婦人避之復升堂從堂更降而後行禮故從者怪而問之曾子爲主人諱言祖者且也且則何爲不可返從者又問子游子游告以自始死至葬皆即遠以明無返之禮曾子聞之又言多矣乎子負夏主人之出祖者蓋謂其委曲之

過終不欲明指其失忠厚之至也

合孔氏意  
氏統論之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楊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如之何其楊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歛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

夫夫是也  
夫夫是也

掩而襲衣謂之襲裘露以楊衣謂之楊裘夫天上助語之辭下丈夫之夫猶言此丈夫也。弔禮主人未變服弔用吉服主人既變服始加經於武又掩其上服若友朋又加帶曾子惟知臨喪無飾一以襲行之子游於主人變乃變故曾子始疑而終

禮記上

服善

用戴氏  
禮氏說

子夏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不知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音詳或反和之  
音詳或反和之

見謂見於孔子。二者雖情異善其俱順禮商也

不及今乃不敢不至蓋學之力也然家語詩傳皆言子夏喪畢夫子與琴援琴而弦衍衍而樂閔子騫喪畢夫子與琴援琴而弦切切而哀與此不同

同

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磨衰。牡麻經。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爲之爲于階。反適丁歷反。

司寇惠子衛將軍文子也。麻衰以吉服之布爲衰。牡麻卽雄麻。牡麻絞經與齊衰經同。彌牟者惠子之兄。惠叔蘭也。虎者彌牟之適子。○惠子廢適立。

庶子游故爲重服以感之。惠子不悟而辭。又趨。臣位以深感之。惠子始悟而扶適子復位。子游乃趨而復客位。用與氏辭。

將軍文子之喪。旣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仲反。

越人遠國之人。主人指將軍文子之子簡子瑕。卽下文將軍文氏之子也。深衣謂旣祥之麻衣。緣以布曰麻衣。緣以采曰深衣。其制一也。練冠未祥之冠。自目曰涕。自鼻曰洟。主猶無也。中謂當於禮之

變節。既除喪而弔者來。文子之子深衣練冠用  
凶服之變。待于廟受弔而不迎賓。本無此禮。以義起

而爲之。禮中於禮之變。合鄭氏說

勿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經也者實也。掘

中窆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出十大門。殷

道也。學者行之。禮記

爾室中也。古者復穴而居。開其上以取明。而兩甬

焉。故後世名其室宗廟也。行者行神之位也。殷人

殯於朝。葬則毀朝門。西邊牆而出于大門。故曰毀

宗。行神之位在廟門西邊。告畢躐其壇而出。故曰

躐行。幼名所以訓其實。冠字所以尊其名。伯仲

又所以敬其字。死謚則又以易其名。凡皆周道也。

周人浴死。用盆。故不掘中窆。綴足用燕几。故不毀

竈。殯於正寢。至葬朝廟。出正門。故不毀宗。躐行。掘

窆而使浴。水入坎。毀竈取甕。以綴其足。使溫。毀朝

牆。告行神躐其壇而出。此皆殷禮。孔子殷之後學。

於孔子者皆行之。合方氏說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

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

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



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

子柳魯叔仲皮之子。子碩其兄。具謂葬之器用。

賣也。賻布賻喪之泉。布即錢也。古謂錢爲泉。布取

其流通。不粥人之母葬其親。不以賻布之餘具

祭器。皆子柳貧而守義。能以兄弟爲念。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

之。

謀軍師敗則死之。否則陷衆而死。而獨全身不可

也。謀邦邑而危則亡。去之危者尚可安。避賢使之

圖安也。

用方氏說補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

于卷反

公叔文子名拔。衛獻公之孫。以蘧伯玉名。二人皆

衛大夫。文子樂瑕丘而欲葬其地。伯玉以其妨

人之田。故以請前。譏之。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

爲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

孺子泣言無節。傳主在己言繼主在人言。過哀

難繼。故聖人制爲哭踊之節。然雜記言哭無常聲。

如嬰兒失母此亦言襲歛之後可以禮制也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力出戶袒且投其

冠括髮子游曰知禮

武叔公子牙六世孫名州仇嘗毀孔子者括髮在

小斂之後奉尸夷于堂之前袒括爲欲奉尸也武

叔奉尸後出戶而始袒括不知禮也子游謂其知

禮蓋反言以譏之

李孔氏義

扶君上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

注音僕本又

字如

①古注云當爲僕師長也指太僕也按周禮射人

禮記

大喪與僕人遷尸應氏謂王前巫後史卜筮皆在

左右似不必改方氏謂師衆也扶舉非二人所能

勝故以師言之師非長也○十人有射人左皆切

近之職病以是扶死以是舉男子不死於婦人之

手也

合應氏游義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或

曰同襲總

從木用反夫人之義音扶總于爲反

從母母之姊妹舅之妻母之嫂也此據外甥稱之

二夫人猶言此二人時適此二人同居死相爲服

此禮古未明言或謂二人既同襲服總亦可義

本正義

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折折爾故喪事

凌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

君子蓋猶猶爾漢古音總飛古大音反方氏陸氏並讀如字

縱縱承其遽而放之舒也折折懲其緩而約之疾

也鄭氏以折音提證以舒之好人提提似改字矣

恐非也凌躡也止容止之止詳緩之意也騷騷天

疾鼎鼎太舒猶猶疾舒之中喪事易失之遽放

之使縱縱故雖遽而不至凌節否則太疾騷騷爾

而野矣吉事易失之緩約之以折折故雖止而不

至於怠否則太舒鼎鼎爾而小人矣惟猶猶爾為得

疾舒之中用方氏說補

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弗為也

不忍死其親故恥具葬舍卒可為者不得已而具

一二日可為者弗強為之具用方氏說補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

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

者也遠干萬反

兄弟之子期姑姊妹出適大功或引或推重親

遠別姑姊妹嫁後薄欲一其心於厚之者唐通典

載魏徵議請嫂叔小功五月報制可程氏曰今之

有服亦是豈有同居之親而無服者

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助哀戚也

鄭氏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

徒謂客之旅次舍也北面弔同國之禮○客之徒

不敢發喪於人館曾子使反哭於館而弔之者禮

館人使專之如已有然

用鄭氏說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

禮記

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

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箏備而不和有鍾磬而無

簠虞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禮記注疏卷之四十一

之往也謂送死也竹籩簠屬古注味當作沫沫

殞也謂洗面蓋謂瓦盆不可洗面也愚按瓦陶器

也不成味不可盛飲食也恐不必改字無簠虞不

縣也橫曰簠植曰虞○忍於死之而不設器為不

仁真以為不死而必備可用之器為不智故明器

雖設而不同於生人之用神明待之仁智之盡也

補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  
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  
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  
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  
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  
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相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  
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  
速朽爲相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  
子曰若是其貨也與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  
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

巧士

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  
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  
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  
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喪息反  
子爲反

魯孟僖之子仲孫閱嘗失位去魯而得反中都魯  
邑名孔子嘗爲中都宰爲民作制司寇者諸侯三  
卿司空兼司寇三卿之下五大夫司空之下立小  
司寇小司空曾有臧氏爲司寇夫子爲司寇乃小  
司寇貧朽非人情所欲孔子之言特爲三子而

發嗣有子乃能以中都與荆之事驗之可謂知言

矣方氏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  
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間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  
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  
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  
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謂哭諸異姓之廟於  
是與哭諸縣氏縣音木竟音

陳莊子齊大夫陳恒之孫名伯束脩一束之脩為  
通問之禮禮之薄者也。安得哭之以大夫無外

禮焉上

交也生既畏之而不敢不與之交則死亦畏之而  
不敢不為之哭哭其非所當哭之人故哭於非所  
當哭之廟必哭諸縣氏以其禮之所由起此禮變

也鄭氏方氏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  
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  
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為  
而死其親乎

仲憲原憲也。明器祭器各用亦三代之所兼用非  
獨周兼用之也故曾子重言其不然示民無知之

語尤非所以訓故又專言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

補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為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間也

木式樹  
又音休

同父母既服期同母宜降等服大功或謂大功已過子游曰其大功乎疑所服也而況於齊衰其非

禮明矣

鄭氏孔氏  
橫渠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

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子思母嫁衛柳若衛人此言為嫁母服也嫁母之服期然以此言觀子思蓋有行之而不備者矣尊統於父故父在為母期以厭降於父母出嫁而其禮之行有所不備以為母絕於父財所以備禮無其時謂勢不可行孟子言不得不可以為悅者也

游氏

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為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為孟皮齊衰其叔父也

瑣縣子名降者降服周禮已貴則降賤者之服古謂殷時上謂旁親族曾祖從祖及伯叔之班下謂從子從孫之流滕伯文殷時滕君名文滕伯文為諸侯而服其叔父皆齊衰殷不降服也方

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買棺外內易我死則亦然易以

后木魯孝公子惠伯輩之後外內易謂斷削外內使之平易此后木述縣子之言以屬其子也鄭氏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

仲梁子魯人。人死斯惡之矣未設飾而帷堂防

人之惡也記者併存仲梁子之說以傳疑方氏

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

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

士喪禮小斂之奠設於尸東以萬物生於東未忍

死其親也變而在西方魯末世失禮也大斂奠於

堂乃有席始死之奠未暇備禮曾子以為斂斯席

亦非方

縣子曰給衰練裳非古也禮者

給衰練練布之細而跣者。五服一以麻各有升



數若以綌為衰以總為裳則取其輕涼而已故曰非古

子蒲卒哭者呼滅子臯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

滅者子蒲也或疑非名但以死有滅絕之義呼而

哭之子臯高柴也○哭呼名非禮子臯非之乃改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為沽也相息亮反

相賚禮者也沽略也方氏謂即沽酒之沽以非自

致故訓略也○孝子悲迷禮須賚相杜橋居母喪

無之故謂其於禮為略孔氏

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

弓上

不以弔

始死即易去吉服不特喪者易之弔者亦所不服方氏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古子游曰有無惡乎

齊夫子曰有母適禮苟云矣斂首足以齊縣棺而

封人豈有非之者哉稱尺證反齊音無齊才細反又

字

稱猶隨也齊言多寡之齊還便也言已斂即葬絲

棺謂不設碑絲手懸而下之封者復土以閉瘞之

名不必改為齊字富而有者毋得過禮貧而亡

者斂其首足不令露見即葬之此有無之齊也補

司士子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

信言

士貴人名襲謂歛死者以衣汰自矜也。子游之言合禮而縣子譏其汰者以其不稱先王而專輒

許諾如禮出於己

本孔氏論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

又實之

神明之器當虛

孔氏

子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

獻子魯大夫仲孫蔑司徒其家臣旅下士布泉布

卷五

。賻布有餘使下士歸還於四方賢於家夫喪者未若班諸兄弟之貧者為善故聖人止以為可

方氏

讀贈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

以何曾死曰贈。古者奠而不讀周則既奠又讀

焉故曾子非之以為再告古禮祖而讀贈

方氏

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

則知之何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

人吾雖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

擇不食之地葬我焉

辨死力反

成子高齊大夫國成伯高父也慶遺者慶封之族

不食之地謂不可耕墾者。死且不忍妨人，則生之愛人可知矣。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君處言語飲

食行齋，通言

且及

行爾自得貌。喪雖輕，慟隱不至，則有之，未有居

之而樂者。子夏問夫子，是以不答。山陰陸氏

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生於我館，死於我殯，朋友始終之義也。

方氏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反壤

### 樹之哉

壤封土為墳，樹種木為表。子高言葬期人之不

得見，豈可反封樹以表之？然周官以爵等為丘封

之度，為其樹數，此言古始非周禮也。

鄭氏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

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

廟合平聲，上合讀。

言若聖人葬，人庶有異聞。若人之葬，聖人與常人

何異？而子觀之。

王氏

皆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

之謂也。今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

若堂形四方而高若坊形旁殺而長坊堤也若覆夏屋形旁廣而卑覆謂茨瓦夏屋謂門廡也若斧形旁殺刃上而長俗名又謂之馬鬣封功愈易而虧愈難矣三斬板作墳法也安板兩邊用繩約板令直納土板中築土令與板平斬所約板繩更置其上而再築一日之功如此者三而墳之封築已成。此子夏既告燕以人之葬聖人子何觀復述聖人言葬之說以告之見事惟從簡而門人不過

禮記

從夫子之志此亦答其來觀之意也補  
婦人不葛帶

葬後卒哭變麻易葛帶婦人質所重在要帶故不易用葛帶至期竟除之禮

有薦新如朔奠

薦時物之新如月朔之奠重之也用禮

既葬各以其服除

禮三月而葬若三月之服應除者不待主人卒哭

用禮

池視重露

禮記

卷八

子夏

也者柳車之池重雷者屋之承雷以木爲之承屋雷入木中又從木中雷於地故名重雷生時既屋有重雷以行水死時柳車亦象之於車覆雷田之下幡帷之上織竹如籠衣以青布承鼈甲名池天子四面諸侯三大夫前後二士唯前一各視生時之重雷

君即位而爲禫歲禫漆之藏焉

歷代反

禫柳也親尸者歲十漆示如未成藏焉惡人見

方氏

復榭齒綴足斂設飾帷堂並作父兄命赴者

禮記

反

反

復招魂也榭齒用角柳柱其齒使舍時不閉綴足用凡綴其足使復時得真飯舍也設飾籠斂也五者並作於帷堂之時已而父兄使人往赴告於人

合鄭氏陸氏說

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

復始死而招其魂也小寢高祖以下之寢大寢始祖大祖之廟復必於寢廟人死必反本故也庫門生時所出入也四郊魂氣無所不之也人君禮備故復處

多皆他日所嘗有事之地也鄭氏云方氏

喪不剃莫也與祭肉也與音餘

則猶俛喪祭必巾覆之不俛露者謂祭肉易受塵

垢脯醢則否方氏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

既殯旬殯後十日也布班也班布槨材與明器之

類為葬備用孔氏說

朝奠日出文莫逮日

朝奠象朝時之食文莫象夕時之食逮日者及日

未沒方氏

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

使古說謂出使而告反馬氏謂哭者聲也聲為陽

所以能使魂氣之反方氏謂哭者所以求其反哭

之無時欲使死者必知其反而已未和孰是然古

說於經文不甚協

練練衣黃裏練緣葛要絰緇履無絢角瑱鹿裘衡長

祛祛禘之可也鄭氏云練衣作禘禘彭反祛起魚反

練小祥也練衣者正服不可變練其中衣以承衰

也黃裏者中衣以黃色為袷裏也練緣者練淺絳

色緣謂衣領及裏緣以淺絳色為領袖緣也當要

經者小祥男子去首經唯餘要葛也。繩屨者始死菅屨至小祥用繩麻屨也。紼屨頭之飾吉有而喪無紼也。角瑱者瑱以玉充耳初喪去之至小祥微飾以角爲之也。鹿裘者冬時吉凶衣裏皆用大鹿皮爲之也。衡長祛者祛謂袖緣袂口小祥前裘狹而短袂又無飾小祥後更爲之裘既橫廣之又長之且爲祛加此三法也。禴謂裘上又加衣所以表裘有祛而禴之以見鹿裘之美備飾也。袒而有衣白禴。此明小祥後外仍用衰衰內有練中衣練中衣內有禴衣禴內有鹿裘鹿裘內自有常着禴

衣孔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總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弟

家有殯則於弔喪不輕往總最輕也兄弟雖總必往親骨肉也鄰最近也非兄弟雖鄰不往疏無親也所識謂非兄弟又非疏外乃平生識知往來之人今若身死者兄弟雖不同居亦就往弔之成其死者之恩舊也

禮氏

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地棺一梓

棺一四者皆周

禮氏

四重者水牛兕牛之革以為棺被革各厚三寸共六寸此為一重也棺者槨棺也為一重屬棺大棺皆梓為之屬一重大棺一重凡四重皆周匝也

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柏椁以端長六尺  
棺束者古無釘用皮束合之為固也縮二者縮縱也縱束者二行也衡三者衡橫也橫束者二行也衽每束二者衽小要也兩頭廣中央小謂鑿棺邊及兩頭合處作坎形以小要連之令固也槨也者積柏材作槨其端頭從下壘上木頭相向作四阿也長六尺者其木每段長六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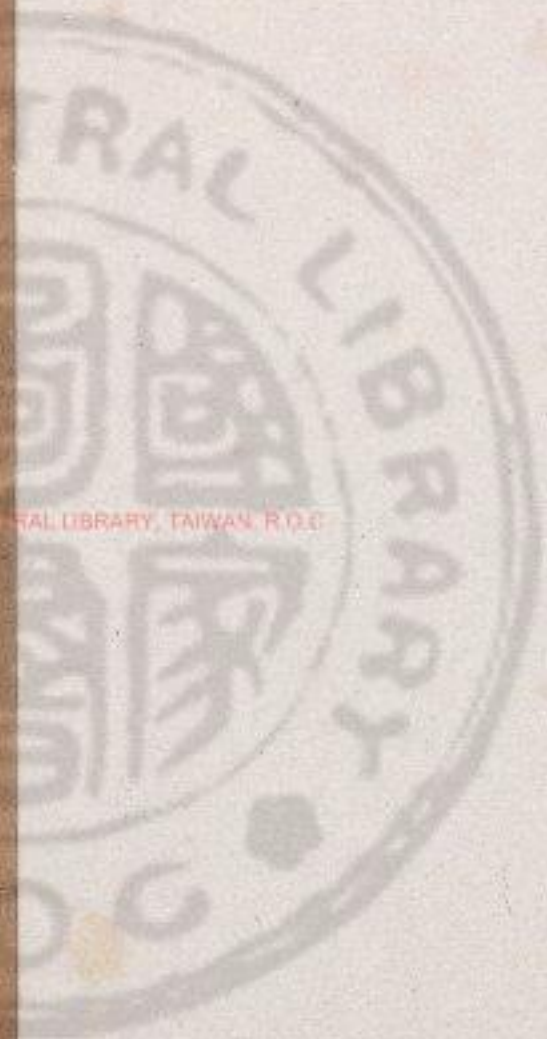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紵衣或曰使有司哭之爲  
之不以樂食禮則其反

爵弁即韋弁其色如爵經衍字也天子至燕服麻  
不加於采紵衣即緇衣。此言諸侯燕於國天子  
適哭之爲之食不舉樂胡氏

天子之殯也鼓塗龍輔以樽加斧于樽上。畢塗屋天  
子之禮也禮才官反

叢叢也鼓塗用木叢棺而四面塗之也輔喪車也  
龍輔者畫龍於輔車之輅也以樽者題漆叢木而  
象樽之形也斧謂縛覆棺之衣爲斧文也先鼓四



面爲樽上樽擗齊而上猶開以棺衣從樽上入覆於棺故云加斧于樽上斧覆既竟又四注爲屋覆上而下四面盡塗之天子之殯如此此

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別彼列切

同姓異姓庶姓各相從爲位此

魯哀公誅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

哉尼父

左傳所錄有葬余一人之語今記脩之如此此

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

不舉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此

禮記

厭冠喪冠舉樂。師敗失地以喪禮處之此

孔子惡野哭者此

哭非其地謂之野此

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死之命

稅人謂以物遺人此

士備入而後朝夕踊祥而編是月禫徙月樂

士卑最後入言諸臣畢入乃俱踊大祥而編冠是

月禫祭踰月樂作此

君於士有賜帶

帝小幕以承塵士惟恩賜乃得有此

檀弓下第四

君之適長殯車三乘。公之庶長殯車一乘。大夫之適

長殯車一乘。通丁歷反。圓下丈反。

皆下於成人也。車謂遣車。載遣奠。祭牲逸亡者禮

氏孔

公。要諸達官之長杖。長下丈反。

謂得自通於君者。菴。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退朝亦如之。衰次亦如之。

宮殯宮朝。謂祔朝廟而將發之時。俟待賓客。次舍

檀弓下

君於大夫將葬而弔。孝子攀號。君命引其柩。使

行。奪孝子之情。使出葬也。如是者三。而君退。或弔

於朝廟之時。及弔於次。舍皆然。用禮。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

五十始衰。不徒行遠弔。禮氏。

季武子寢疾。螭固不說。齊哀而入。見曰。斯道也。將士

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

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禮氏。表反。

季武子魯大夫。季孫風強僭如君。時人畏之。入其

門者皆說。衰螭固不脫衰而問其疾。且謂著衰入

大夫之門此道將亡武子不得已徯善之表明也  
謂斯道之微君子能表明之。季孫夙之疾墻固  
不說齊衰而入見示之以凶而欲其死也季孫夙  
之死曾點倚其門而歌示之以吉而樂其死也季  
孫強僭一賢疾之如此不畏強也陳氏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

大夫弔於士士當殯斂之事則辭以告

弔於人是日不樂婦人不越疆而弔人行弔之日不  
飲酒食肉焉

哀樂不同日婦人無外事鄭氏

指弓下

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

車索曰引柩索曰紼引唯在路用之下壙執紼氏

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弔曰寡  
君承事主人曰臨

公弔臣喪須往拜謝若無主後友朋同州里及喪  
家典舍之人皆可往拜弔者曰助執事謝者曰辱

降臨孔氏

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

遇凡民之喪於路亦弔之君於民有父母恩也鄭氏

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

避嫡也凡

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爲主祖免哭踊  
夫入門右使人立于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父在哭  
於妻之室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

適室正寢也來者來弔者也。妻之兄弟子之舅  
也子於舅服緦麻故使爲主夫即其子之父對妻  
而言故曰夫其入門右者以辟爲主之處示無二  
主也哭則鄰里聞者來弔故使人立門外告以哭  
之由若狎熟者來則使人與俱哭父在哭於妻之  
室不以私喪干尊也非爲父後哭於別室別於適

禮記下

也凡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  
右同國則往哭之

遠凡謂異國而居者也哭于側室遠殯宮也哭  
于門內之右不居主位示爲之變也凡皆不得而  
往哭故也若同國則往哭凡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  
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凡

或人以曾子於子張無服而非之曾子答以我非  
弔乃以朋友哀痛而哭之耳愚按齊衰者曾子爲

母服非為弔子張而服也往哭者友朋哀痛之情特就因其服而往非特以此服行弔禮也諸家乃以曾子之言為文過夫曾子乃以魯稱於禮文之末未必盡合然曾子於子張之死也乃用情於或人之文也乃言情曾子豈文過者哉禮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適去左

悼公魯哀公之子擯相禮者在主曰擯在客曰介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主居右而擯相者由左子游如左是知禮也孔氏方氏說

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

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

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為之服鄭音告古毒反按古

注云當作 傳聲誤也

王姬周女齊襄公夫人穀即告告者以喪告也莊

公齊襄公女弟文姜之子。天子女下嫁諸侯必

以同姓諸侯為主此王姬所以由魯而嫁以其嘗

為之主故喪則必告告則必為之服而或以為外

祖母故服故兼錄之傳疑也用方氏補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

之亡國怕於斯得國怕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

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

男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  
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  
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  
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  
他志以辱君義藉賴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  
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藉賴而不  
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  
私則遠利也禮亦息浪反後同

喪謂失位舅犯重耳舅孤偃也。晉獻公殺世子  
申生重耳避難在翟獻公死秦穆公使人就弔之

欲納之重耳問於舅犯而辭焉不因父喪而利其  
國故終能復國而霸燕

惟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穆伯魯大夫季悼子敬姜其妻也禮朝夕哭不帷  
敬姜遠嫌始帷本孔氏說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

始猶生也。始而生之者親也。哀之至喪之正也。

節哀者念父母生已不敢以死傷生也。本鄭氏說

復盡愛之道也。不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  
之道也。比而求諸幽之義也。

復者招始死之鬼有禱祠之心冀其復也復者北  
面而呼北為陰幽求諸鬼神之義冀其復從幽而

還也

用類

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

稽音

稽顙首觸地無容隱痛也

也

飯用未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

飯扶

死者飯之不忍虛其口不用飯食之道而用米與

貝用其美者也

此

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其旌識之愛之  
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禮主道也殷主綴重

禮弓下

焉周主重徹焉莫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

禮

列反

式至反

丁劣反

又丁備反

凡銘所以為名明旌謂之銘以死者書名焉死者

無形貌可以識別故書之於旌以表之旌即銘旌

愛之故錄其名敬之故無所不盡其道也重亦木

為之如木主重設於始死之時有柩而又設之重

故謂之重主立於既虞之後有廟而必立之主故

謂之主穀既作主猶綴其重以懸於廟不忍弃

也周既作主即徹重而埋於門外之道左不敢瀆

也奠祭悉用素器以表哀素之心

水方

氏說



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

此言祭祀未必神之來饗惟當盡齊敬之心然愚恐非所以訓孔子曰祭如在補

辟踊哀之至也有筭為之節文也袒括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辨亦反

所襲哀之節也辨亦反

撫心為釋跳足為踊男踊女辟哀痛之至也一踊

三跳士則三踊此有筭數為之節文恐其毀滅性也袒去其衣括髮投其冠其常也慍悶而至辟

踊又哀之變也去華飾變其常也去飾而至於袒括髮又去飾之甚也袒而後襲又以節哀也始方

弁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

殷人嗥而葬嗥况

厭冠麻經居喪之禮也至於葬則以弁劫厭冠以

葛易麻經者喪致哀親之也葬則有敬心焉喪事

遠以神明待之也周之弁猶殷之嗥皆象祭冠以

易喪冠而葬也合方氏

獸主人主婦室老為其病也君命食之也食音

歎歎也。主人亡者之子，主婦亡者之妻，皆老。家  
之長相三者皆大夫之家，貴為其哀，刺而病也。故  
親喪三日之後，君命食之，食之者使之歎歎也。本方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  
也。反哭之乎也，反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為  
甚，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

羊尚反  
古音變

此言既葬而反哭也。主人升堂求諸其舊所行禮  
之處，主婦入室求諸其舊所饋食之處，反而不復

見其親，其痛於是為甚。於是乎弔之，殷南葬而即  
弔於壙，則已。殷則周待其反哭而後弔於家。孔子

從之。用方氏補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

北方，國北，北首，嚮北。三代皆然。北，幽故也。上之字

訓往，下之字，語助。用古注補

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  
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葬日，虞弗  
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身奠。音釋，力符反

贈以幣，送死於壙也。宿，猶戒也。以事戒之曰戒，以

期戒之曰宿凡以依神筵坐神席也舍釋也奠置也。既寔而贈則虞祭有期矣故祝先反而宿戒虞凡主人既反哭而省視虞牲留有司別祭墓以禮其神而主人即於葬之日歸虞祭於家以代未

葬時朝夕之奠

用方氏孔氏補

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必

反利

既虞之後卒哭而祭成事者成祭事也祭以吉爲

成祔于祖父告廟也孔子善殷期而後神之人情也古人之祔非遠徹几筵故有日祭猶定省之禮如親之存既除喪而後主遷于新廟鄭氏曰此朱氏曰呂氏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

桃辟惡刻菹帚也掃不祥戈所以刺故君臨臣喪巫執桃祝執茢小臣執戈以先喪有死之道而惡之也然臣死君親哭之所致忠愛而乃惡之非

禮也周之末造也

合孔氏劉氏說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

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禮記反  
朝謂將葬以柩朝廟。○人子出必告，死將葬亦朝。  
廟順其生時之孝心也。又死者神靈悲哀，棄離其  
室，故至祖考之廟辭而後行。殷朝而就殯於廟，周  
殯於棺，將葬方朝，朝而遂葬。禮記  
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  
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  
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  
爲芻靈者，善謂爲備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給幾也。塗車以塗爲之，而不可運。芻靈，東爲草略

禮記下

似人形，備者木偶，類生人之形者也。○明器備而  
不可用，芻靈似而不爲人。後世明器改而用生者  
之器，芻靈改而用木偶之人，故流而至於用生人  
殉死者之葬。孔子推其漸而哀之。禮記  
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  
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  
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爲戎首，  
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禮記

戎首，謂爲他國主兵來攻伐。○子思對魯穆公與  
孟子告齊宣王略相類。蓋世衰道微，君多虐其臣

彼此之情渙散不屬故警其君以上下相為感應  
之理若其所以自處不容如是之薄也應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  
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凶  
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  
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疑大音扶食食上如字下音粥  
悼公魯哀公之子昭子季康子之曾孫名強敬子  
孟武伯之子名捷三臣孟孫叔孫季孫不能居公  
室不能以臣禮事君也。無事食食以養生居喪  
食粥以爲瘠季昭子久矣無君居君喪不食粥舍

禮記下

曰不能而爲之詞刑方氏說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歛經而往子游  
弔焉主人既小歛子游出經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  
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

敬子公子許之後弔必俛主人改服乃經鄭氏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苟若曰晏  
子一狐裘三十年遺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个遺  
車七乘大夫五个遺車五乘晏子爲知禮曾子曰國  
無道君子恥爲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  
以禮禮於喪反

不謂所包遺奠牲體之數七個五個謂以牲體折  
為七段五段遺車七乘五乘以牲段折而分載之  
一個一乘也。晏子一喪三十年儉於已可也大  
夫遣車五乘晏子之父晏相子大夫也葬之遣車  
止一乘儉於其親不可也。曾子以晏子恭敬為知  
禮則是。以晏子之儉為知禮則非。宜乎為有若之

所難 合陳氏 方氏說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  
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  
曰意毋自我喪也斯沾爾專之賓為賓焉主為主焉

禮記下

婦人從男子皆西鄉

相與亮反 禮記卷之五 婦人從男子皆西鄉 禮記卷之五 婦人從男子皆西鄉

國昭子齊大夫子孔子意不籍聲母於上辭斯沾

古以斯為漸盡之斯以沾為規視之規云齊之大

家有事人盡視之不獨兩字皆改經文而且上文

之母曰與下文之專之義不相貫竊意皆合如字斯

此也沾爾者沾沾然之類率爾而專輒為之也國

昭子不聽子張西鄉東鄉之說而自主皆西鄉之

說故先之曰母謂我之喪而率然自專之也禮分

賓主而男女皆西鄉者賓主之禮也。禮重男女

之別雖在喪紀莫不各正其位司徒敬子之喪夫

子爲相國嘗行之而國昭子旋爲賓主之辯曾無  
男女之別失禮不亦甚乎方

穆伯之喪敬姜書哭文伯之喪書夜哭孔子曰知禮  
矣

穆伯於敬姜夫也喪止晝哭文伯於敬姜子也喪

晝夜哭孔子以爲知禮方

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  
吾以將爲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  
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  
多曠於禮矣夫音

禮記卷六

未嘗就公室言未嘗到公室觀其行內人喪其行

哭行哭泣之禮朋友諸臣不出涕而內人皆哭

失聲則平日所好可見故其母敬姜不哭上云晝

夜哭此不哭者暫時也方

季康子之母死陳蓑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

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蓑衣何爲陳於斯命徹之

敬姜者康子從祖母以康子失禮命徹之方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子壹不

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

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與物者有直情而徑行

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  
斯猶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嘆嘆斯辟辟斯踊  
矣品節斯斯之謂禮猶古音籍

微情者微殺也謂節哭踊以故與物者興起也謂  
立衰經之制直情徑行謂哭踊無節衣服無制猶  
今讀如字若君子蓋猶猶爾之猶。有子欲去踊  
節直若孺子慕者子游謂其直情徑行非禮道也  
然此章言人情之喜極而至辟踊辟踊豈生於喜  
者哉清江劉氏謂此有缺文喜至舞踊是一節愠  
至辟斯踊矣是一節蓋以其憂喜各有次第而極

也今誤以舞斯踊為舞斯愠似得之禮

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薑  
翼為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  
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  
舍也為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  
些也此為路反倍與音同處口交反覆

絞衾尸之飾妻妾棺之飾子指有子而言刺譏也  
謂有子譏踊即訾病也。人死為人所惡見其死  
而無所復能則為人所倍喪之有飾使人勿惡祭  
之如生使人勿倍子之所譏非禮之病也然孝子



之於饗祭非特爲人惡之倍之而設此特一端爾

補

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大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聞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大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三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及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敵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其無名乎？

還音旂意音規露音被反夫音是

上音扶下切往反與音餘

吳侵陳，以魯長元年，斬祀謂斬其神祀之木，厲疾

禮弓下

厲也。殺厲，古謂以致死爲厲，竊意雖神祀亦蕩除之於民物可知也。大宰嚭，本吳臣，此云陳大宰嚭，孔氏曰：此大宰嚭與吳大宰嚭名號同而人異。鄒陽洪氏曰：大宰嚭乃吳夫差之宰，陳遣使者正用行人，則行人儀乃陳臣也。記禮者簡策差互，故更錯其名。當云陳行人儀使於師，夫差侵大宰嚭問之，乃善。吳既斬祀殺厲於陳，陳使至吳，吳問其師，謂何？陳使者以殺厲事微諷之，吳許以反，地歸其子。陳使者即誦其師之有名，使終其善意。

補



與君飲也。鼓鍾樂作也。杜蕢三酌皆罰也。曩者爾心或開予，謂向意爾必開發我，我固不問。今汝趨出而不言，故問之也。子卯不樂者，紂以甲子日死，桀以乙卯日亡，王者謂之疾日，不舉樂，憂變也。忘君之疾，疾憂也。真知防謂以宰夫而與知禁防之事，侵官宜自罰也。解酒器，揚解舉爵於君也。謂之杜舉，表此爵杜蕢所舉也。○知悼子在殯而晉平公作樂，故杜蕢罰飲其侍者，且以越職自罰。平公服善亦自罰，且名其罰爵以詔後世也。補

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

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之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文子衛獻公之孫，名拔，謚者誅其行以易名。君謂衛靈公難，謂魯昭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擊也。時齊豹作亂，公如死焉。班言上下之次，制言多寡之節。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

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祈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王者乎木沐浴佩玉石祈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龜大來反

駱仲衛大夫石蜡之族六人莫適立故卜為後者

沐浴佩玉則兆言齊戒則得吉兆石祈子六人之

獨以居喪不忍為之而反獨得吉兆故衛人謂

龜為有知也鄭氏方氏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后

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

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

禮記下

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以二子者為之也於是

弗果用定音刑

子車陳大夫子亢子車之弟孔子弟子下謂地下

宰即家大夫。子亢度非可以口舌爭故使二人身

自為殉二人懼而自止西門豹止嫁河伯事略類

此人能以人之痛痒反而切諸身則害人之事息

矣補

子路曰傷哉負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

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

椁稱其財斯之謂禮禮記卷之六

啜菽飲水。以菽為粥而啜之也。飲水更無餘物也。還運也。以其所以養養之至。以其所以葬葬之至。補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柳莊曰。如皆守杜。櫻則孰執羈勒。而從如皆從。則孰守杜。櫻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母乃不可乎。弗果。班才反

虛丁反

獻公名衎。以魯襄公十四年奔齊。二十六年復歸。羈以絡馬勒。以控馬。以其從奔。故言孰羈勒。居者從者皆不可無。獻公出奔而歸。將獨私從者。柳

虛丁反

莊諫而止。補

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櫨之。與之。邑。袁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音遂。音力反。音去。

華急也。櫨。贈也。以衣贈死者。遂而不反。故謂之櫨。喪。縣。潘。皆邑名。當祭而告疾。亟則失之。遽不釋服而往。櫨則近乎喪。獻公為之。君子不以為非者。恕其有尊賢之心也。大夫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已曰。如我死則必大爲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况又同棺乎。弗果殺。音干反

陳乾昔之子不從父之亂命不陷父於不義記者

善之陳氏鄭氏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仲遂魯莊公之子東門襄仲其卒在魯宣八年。繹者正祭之明日又祭如繹絲續而不絕故名繹。萬千舞無聲。籥籥舞有聲。卿卒不當繹今猶繹而

禮弓下

但去其樂之有聲者故曰非禮。用卿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相盪般爾以人之母管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管巧者乎則病者乎噫弗果從。般音班其音交其母之母音無方說如字今從之

公輸若方小者其年尚幼斂謂下棺於椁般者公輸若之族多技巧者見若掌斂事而尚幼欲代之而設機關以下窆公肩假止而不詐謂魯自有始初舊制豐碑者斷大木如碑形植於椁之四角穿木中間爲鹿盧下棺以緯繞此天子制也時

諸侯僭天子禮而公室視之相楹者楹者亭鄣之  
表柱四植謂之相斷木大如相楹下於天子之豐  
碑此諸侯制也時三家僭諸侯禮而三家視之此  
魯始初之制公輸般索何欲以人之母嘗試已之  
巧亦豈不得已乎已作以古字通用也其母以人  
母嘗巧則於汝病者乎言不得嘗巧豈於汝有病  
公肩假更噫以傷嘆於是衆人遂止允皆鄭氏孔  
氏之說以豈不得以絕句方氏云般欲以人之母  
嘗巧何不以已之母嘗巧則病矣此說不於以字  
絕句又不改以字爲已字且上云以人之母下云

獲已云

以其母文意相叶今從之右用三家之說補

戰于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  
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爲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  
則既言矣與其鄰重汪錡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  
汪錡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  
殤也不亦可乎國音近爲于爲反重作重踰魚綺反

郎魯近邑戰于郎謂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  
禺人魯昭公之子春秋傳作公叔務人負杖入保  
者兩手負杖於頸走入城保以避齊師之人也息  
者困而止息也使謂徭役任謂賦稅君子指卿大

夫鄰重汪躋重作童鄰之童姓汪名躋。鄭之戰公叔禺人遇避寇而入保者因言徭役使人病困賦稅責人頗重卿大夫不能為謀士又不能致死是自全其身於理不可既言之遂與鄰童汪躋赴齊師而死於禮童子為殤魯人見其死敵欲勿殤而以成人之喪治之問於仲尼仲尼言其可用孔氏說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過墓則式過祀則下展謂首視祀謂神位有屋樹者○子路問去之禮

禮記

顏淵告以去則哭墓反則省墓顏淵就問以居之禮子路告以過墓式車過祀下車子路行者顏淵居者去主哀居主敬互相問文相輔如此禮

工尹簡陽與陳棄疾追其師及之陳棄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鬚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斃食

工尹楚官名陳棄疾楚公子棄疾後立為平王初楚縣陳而封之故曰陳棄疾。商陽不忍傷人棄



疾命之弓始弓命之射始射既斃一人而韋弓每斃一人而拚目及斃三人而自謂士之賤不與朝燕已足反命而不復射故孔子謂其於殺人之中尚有禮補

諸侯伐秦曹桓公卒于會諸侯請舍使之襲含明反

春秋魯成公十三年曹伯廋卒于師此云會廋

宣此云相恐皆誤謂舍朋友有相食之道也使之

襲則非襲賤者之事也本鄭氏胡氏說

襄公朝于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

荆人強之巫先拂極荆人悔之

書下

荆楚之康王薨子昭僭號王也魯襄公二十八年

朝楚楚強之襲本以人臣之事待襄公襄公以拂

荆拂除而臨之反以人君之禮臨楚故楚倍之補

補說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為弁及

郊為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

不將公事遂入

滕成公喪在魯昭三年子叔敬叔魯宣公弟叔肝

之曾孫子者男子之通稱叔者其氏故冠以子叔

進書者奉君之弔書惠伯慶父之孫之子名極介

副也。懿伯者惠伯之叔父也。忌者怨也。敬叔嘗殺  
惠伯之叔父名懿伯故舊有怨忌常為防備。今敬  
叔使於滕惠伯為介既及滕郊是由滕之主人平  
日防備不復在已故忌其報仇見殺而不敢入惠  
伯遂開釋之謂今奉君命政令不報叔父私讎敬  
叔乃敢入此一節明不以私廢公細。  
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塗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  
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獲魯于  
奪杞梁死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  
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棄妻

遺下

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正意若怪反解音避重音  
獲葬城外反與光同

奪隧也春秋傳魯襄二十三年齊襲魯杞植華邊

載甲夜入且于之隧隧與奪葬相近即隧也杞植

即杞梁也○魯哀公使人弔蕢尚遇於路蕢尚畫

地為宮象而受之齊莊公使人弔杞梁之喪於路

杞梁之妻辭之禮不弔於路故曾子因蕢尚失禮

而證以杞梁之妻知禮補

孺子贖之喪及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

君之三臣猶設之類。柳曰天子龍輅而棹檣諸侯輅

而設幘為榆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輜而設撥竊禮之  
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禮吐孫反。懸勅倫反。冠審反。刊丁中反。  
魯哀公之少子撥以撥發榆汁洒於道使輜車  
滑而易行者也。三臣魯三家孟孫叔孫季孫輜車  
車天子畫龍於輅為龍輜諸侯不畫龍止稱輜。  
覆也。天子之殯以鼓木為棹而禱之。諸侯無棹設  
禱而只榆沈者榆木名。沈即瀋蓋汁也。水澆榆白  
皮汁。哀公欲設撥有若以三家之設為比。顏柳  
以三家之設為非。蓋天子諸侯之殯以輜車之重  
也故為榆沈以滑之。欲榆沈之散也。故設撥以發

禮記卷之十一

之無輜則無用沈。無沈則無用撥。三臣既知輜之  
可廢而不知撥之不可設。是竊取禮之不中者。故

顏柳戒哀公之勿學也。氏方

悼公之母死。哀公為之齊衰。有若曰。為妾承衰禮與

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氏方

悼公之母。哀公之妾也。惟大夫貴妾。總諸侯於妾  
無服。哀公服齊衰。非禮。有若譏而問之。哀公文過  
謂魯人以我無夫人。皆以為我妻。不得不服也。氏方

季子臯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臯

季子臯葬其妻

犯人之禾

申祥

曰孟氏不以是罪子。朋友不以是棄子。以吾君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丁亥反

子臯孔子弟子高柴字子臯論語作子羔申祥子張之子庚猶也。申祥請償民之禾是也。子臯特為邑長而謂犯民之禾無傷非也。葬妻私也。公事猶不可妨民而況私乎。且謂孟氏不找罪朋友不我奔而肆焉失為長惟當恤民豈為人之罪我奔我而後為之哉。謂後來為難繼尤順非而擇者也。子臯未必然。或記者傳聞爾。補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

薨弗為服也。

還去也。仕未受祿未純為臣。故君饋不曰賜而曰獻。使命不曰君而曰寡。君違而去之。他邦君薨不為之服。方氏

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于庫門。音

已語辭。古注始已為句。舍故謂高祖之父。當遷庫門。魯之外門。百官及宗廟之次。咸使知之。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

稱在

夫子曰不在顯史而在蕭牆之內此言在不稱  
又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此言徵不稱在  
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廬門之外赴車不載  
魯亮

○憂請軍敗庫門外門襲中衣襲弓衣。車曰赴車  
若告喪也哭於庫門外以喪禮處之而志在外不  
志敵也赴車不載襲示兵不戢不志報也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  
新宮火魯成公二年新宮宣公之廟也

禮記下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  
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蓋似重有憂者而曰然  
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  
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  
於虎也

○和猶乃也夫之公曰○泰山婦人寧遭虎之累  
傷不忍捨政之無苛楊雄論酷吏曰虎哉虎哉角  
而翼者也與此同意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  
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

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懇之心以治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

天音符解  
桂買反

而曰不可者周豐辭哀公之摯見而不敢當也我其已夫者哀公疑其不可遽已於是又使人問焉也周豐舉墟墓宗廟起人哀敬者以明人心自然不待告詔故君之臨民當以忠信誠懇為本民心亦將自然而感也然禹嘗誓師誓非始於殷禹會

禮記下

塗山會非始於周周豐言此特舉世變之後徒為盟誓而信不由中者謂始於殷周之衰爾

補

喪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為無廟也毀不危身為無後也

不慮居謂以廟為慮不以居室為慮不危身謂恐

親之無後不敢以死傷生毀不滅性也

用方  
說補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

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廣古廣反  
延陵季子，吳公子名札，居延陵。嬴博齊地，深古去聲。讀謂掘土使深也。不至泉言掘不甚深也。時服古謂時行之制，竊意用當時所著之服。如夏用夏之服，不更增以冬衣為斂也。廣輪古注輪從也。方氏謂廣言其擴，猶戶之東西輪言其從，謂車以直行為順，竊意古注廣作去聲，是廣為度其廣狹之稱。廣輪揜坎者，言量度其廣闊，僅及一車輪之地，而揜其坎，其封窆之地不闊大也。隱古注據也。

禮記下

蓋猶孟子隱几之隱，謂高四尺而手可據也。左袒者，吉事左袒，季子達死生變吉，以自寬適。左袒訖，乃右行，圍繞其封三匝，且號且言而遂行，不少留也。坎深不至於泉，則不至於太深，斂以時服，則不至於太厚，廣輪揜坎，則不至於太大，其高可隱，則不至於太高，左為陽，故袒之以變吉，右為陰，故還焉，以示凶，骨肉為陰，則降而聚，故言復歸于土。魂氣為陽，則升而散，故言無不之。夫骨肉之復歸于土，魂氣之無不之，是人情之所哀者。然季子號之止於三號，訖遂行，不少遼緩，則臨喪之哀為不足矣。

禮為長子三年喪其服如此之重則哀感不可不稱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又曰喪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今謂其葬於禮為合所以譏其哀不足也曰其合矣乎又疑辭也亦未必於禮盡合也夫

延陵之言蓋老莊之徒也

合于氏王氏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舍曰寡君使容居坐舍進侯玉其使容居以舍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下易于雜者未之有也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

禮記下

不敢忘其

祖實力俱反舍胡祖暗反易必既反

邾婁邾國也考公者邾隱公益之曾孫者或為定

徐君徐國僭王號者也容居徐君之臣也坐舍者

坐而親實舍王於亡人之口進侯玉者徐自此天

子謂邾君為已之諸侯言進侯氏以玉也上句寡

君使者徐君使來舍下句其使者令邾國使已得

將命而舍也易謂臣禮易簡易也子謂君禮子舒

大也藝文子于然而來駒王徐先君僭號濟渡也

西討渡河魯魯鈍也自明不妄舍不使賤者君

行則親舍大夫但致命以舍王授主人徐君僭王



其臣容居欲親舍邾考公故邾之有司拒之謂臣  
行臣禮君行君禮未聞雜之者容居執迷猶自守

其先世僭王之說

用鄭氏孔氏說

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  
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  
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子思之母嫁母也庶氏所嫁之家也嫁母與廟絕

子思初哭於廟非也聞過而改哭於他室是也

補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  
三月天下服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槨者斲之

不至者廢其祀勿其人

祝佐合斂力勞而先病故禋服言祝則子可知此

主人臣言之耳官長大夫士也國中男女王國之

內庶人也天下諸侯之國也自三月而至七月不

特恩有重輕服有先後亦以地有遠近則闕計有

早晚也虞主山澤故斬百祀之木以共棺槨之用

必取祀木者神祀處多樹木常時所不斬天子崩

則幽明之所共哀故斬取之也然亦姑言其制云

爾天子棺槨未必待遠取諸百祀不至而廢其祀

勿其人亦恐記者言之過木苟不至豈神之罪而

廢其祀雖人之罪亦何至於死苟其行此民將不  
勝慶豈所謂死無害於人者耶補

齊大饑黑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  
袂韞履賣質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  
其目而視之曰子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  
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  
其謝也可食其兼反而食奉食音

蒙袂以袂掩面不欲見人也韞履韞斂其履力憊  
不能履也質質困病而不明之貌嗟來食雖聞而  
呼之非敬辭微與者微猶無蓋止其狂狷之辭言

禮記下

緇得如此也○蒙袂則頽之厚韞履則行之艱質  
貿然來困餓濱死較一言之失至於自傷其生非  
中道也曾子所以嘆其微而折衷之以嗟可去謝  
可食也然嗟而不去不謝而食出之有嫌於餓者  
多矣身雖一死操存千古使施小惠者不敢挾之  
以自矜傲竊幸苟生之人脅肩譟笑之輩聞其餘  
風心寒股栗豈不盛哉苟從曾子之言謝而復食

其餘能幾

合張氏黃氏補

邾婁定公之時有弒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  
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弒君

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邑，猶焉。蓋君踰月而后舉爵。

定公名釁，且魯文十四年即位，弑父下在官字，孔

氏作在官，凡在官者殺無赦，謂官府亦坐。猶猶，猶言洿其宮而瀦水。春秋時唯邾無弑逆之事故。定公聞其事而驚，既自引咎，教化之不至，又極言大逆無道之罪，宜盡除其迹也。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

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反意音

文子趙武也。曰獻文子者，恐趙武謚獻文也。發謂

以禮落成之也。發與落皆有始意。輪言廣大，奐言

煥爛。九京，九原也。晉卿大夫墓在九原。善頌謂張

老之言善禱謂文子之言。張老見文子宮室飾

麗故佯美之，使終始永足於此，勿復更造。文子亦

覺而順述其言，若得保此善終，得從先大夫於地

下幸矣。乃拜以謝。

本孔氏說

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

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母使其首陷焉。路馬死，埋之以帷。通評

通評

敝帷蓋埋大馬，各隨其小，大無蓋，用席以義起。

補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閻人謂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廐，而脩容焉。子貢先入，閻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閻人辟之。步內雷，御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兩音納，知許亮反。禮音降，力又反。脩容更莊飾也。始爲閻人所拒，及旣脩容，不惟

禮記

閻人下之，避之。鄉大夫避位，君亦降等而揖，此明禮容之不可不飾。補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規，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規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陽宋國門名介夫，衣甲之衛士子罕戴，公子樂甫術之後樂喜扶服，猶匍匐手行也。微猶莖而已。助語辭。子罕宋之鄉相，介夫至賤，子罕一哭之，哀而民感悅之。晉國規之不敢伐，孔子謂雖非晉國

之強天下亦孰能當之此明爲國以得人心爲本孔氏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  
不入

經君之葛經也不入庫門葬畢即除之也麻羣臣  
之麻經也不入亦不入庫門也言魯君臣忘哀之

速皆不行三年喪也方氏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樽原壤登  
木曰久矣子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  
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  
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

失其爲故也狸音力知反也音樽木用反

沐治也所以修潔之也木樽材也登木履樽木材  
之上也託寄也叩木以作音謂遭喪以來父不得  
託之音聲也狸首之斑然言木之美女手之卷然  
言功之巧爲弗聞也而過之佯不知也○原壤在  
喪而歌從者見其無禮止夫子毋爲治樽夫子若  
不聞以全故舊之恩孔氏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  
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  
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

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訥訥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

焉

交音甫。下孟反。非必正反。通直。吏反。胸音督。如悅反。屬音屬。

趙文子晉大夫趙武也。叔譽即叔向。晉羊舌大夫之孫。名貯。羊舌者邑名也。陽處父晉襄公之太傅。事見魯文公六年。并猶專也。植者剛直而自立者也。不沒其身者。陽處父剛而專已為狐射姑所殺。不能以理終沒其身。是知不足也。舅犯者。晉文公

晉弓下

之舅。名犯。事見魯僖二十四年。見利不顧其君者。舅犯隨文公辟難。至反國及河而詐請士。要君以利。是仁不足也。隨武子者。士會也。食邑於隨。利其君。不忘其身者。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無隱情。利君也。家事治。不忘其身也。謀其身不遺其友者。文七年。士會與先蔑俱迎公子雍於秦。在秦三年不見先蔑。及還亦不見懼其同罪而禍及故不見之也。謂文子知人者。見其所善於前。知其所舉於後也。管鍵也。庫物所藏。管庫之士。守藏之吏也。生不與之交利。死不以

其子爲屬凡皆主其舉士而言爲賢爲國非爲交  
利非爲子孫計也。叔譽以陽處父與舅犯爲可  
與歸文子謂處父不足於智舅犯不足於仁不若  
隨武子之愈武子既有利君之仁又有不忘身之  
知異於處父之知不足稱矣既有謀身之知又有  
不遺友之仁異於舅犯之仁不足稱矣文子身退  
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口而其所舉  
足以盡衆賢蓋管庫之士賤而難知七十有餘家  
衆而難辨文子所舉雖賤不遺雖衆不繆是亦合  
於知與仁宜其以武子爲與歸也。陳氏

叔仲皮魯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經

叔仲衍以告請總衰而環經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

如斯末吾禁也退使其妻總衰而環經音反音穆

如字

叔仲皮魯叔孫氏之族叔仲其氏皮其名也學教

也子柳叔仲皮之子也叔仲衍者叔仲皮之弟子

柳之叔也其妻子柳之妻魯人魯鈍人也衣古讀

爲齊衣衰者齊衰也繆古讀如膠木之膠然方氏

謂兩股相交綢繆故名繆經則當音綢繆之繆此

服之重者也繆衰之布細環經則一股回環而不相

網繆此服之輕者也子柳之妻魯鉞爲其舅叔仲  
皮服重服是也子柳惑於叔仲衍之言反使其妻  
改輕服非也是子柳雖受教於其父曾不若愚婦  
人之所爲也此鄭氏以來之舊說而諸家從之者  
也惟陸氏云據文子柳乃叔仲皮之師其妻乃皮  
之妻妻爲其夫叔仲皮衣斬衰而繆經而叔仲衍  
以告子柳請以其妻爲兄總衰而環經且言其妻  
嘗爲吾姊妹亦服總衰小幼之服然禮於夫之姑  
姊妹有服於夫之兄弟無服仲衍之請非也省室  
賈氏以陸說爲長愚按若如陸說則學字不必改

爲數衣字不必改爲衰繆字不必改爲繆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臯將爲成宰遂爲  
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不則  
死而子臯爲之衰

成邑名孟氏食采之地子臯孔子弟子性至孝親  
喪泣血三年范蜂也蠶綢也○成邑人有不爲兄  
服衰者聞子臯至孝將爲邑宰始爲其兄服衰故  
成之人譏之曰絲必盛之以匡蠶績絲作蠶而無  
匡蟹背殼似匡是蟹反爲之匡冠必飾之以綏蜂  
頭上有物似冠而無綏蟬喙長以綏是蟬反爲之



縷兄死宜爲之衰而不爲衰反因子臯而爲之衰

用辯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聽音

子春曾子弟子情直情言實也惡乎猶於何也○禮親喪三日不食子春勉強至五日以非真情而悔之不欺也曾子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而不悔者非勉強故也禮氏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尪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母乃不可乎然

禮氏

則吾欲暴尪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母乃已疏乎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爲之徙市不亦可乎禮氏

去聲

問然之然否注然焉也陸氏曰問其所以然尪者面仰天巫者主接神暴之於日觀天哀而雨之也巷市者哀而罷市有急須之物於里巷之內市之也○求雨而暴巫尪皆虐而不可爲惟徙市以致哀戚之意爲可耳補

孔子曰衛人之衽也離之魯人之衽也合之善夫

附謂合葬離之者有以間其樽合之者兩棺并置  
於樽善夫者善魯人也附葬當合葬也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十五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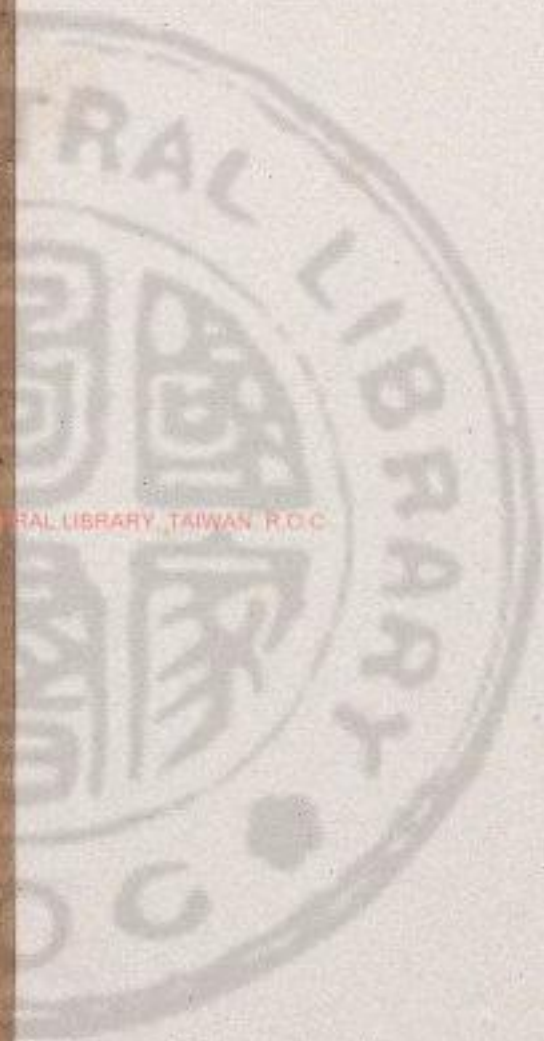
卷之六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十六

讀禮記三

王制第五

漢郊祀志文節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  
議廷守封禪事江陵項氏安世曰王制之言爵祿  
取於孟子其言巡守取於虞書其言歲三田及大  
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三官則皆取於公羊氏其言  
諸侯朝聘之節則取於左氏其餘必皆有所授石  
林葉氏夢得曰九州之地近於誕誕朝聘之禮疑  
於晉文所制愚按西漢惟有五經博士未嘗有六



經之名郊祀志言刺六經蓋班固生於後漢追爲此論而不計其實况孟子公羊左氏皆不在六經之列惟巡守見於虞書爲列於五經然其書昭白正不待別集爲王制而後可知其實周室班爵之制孟子生於周末其詳已不復可聞况漢人耶王制既與孟子不同周禮出於漢末之劉歆又與王制不同今諸儒之說禮者乃欲強三者之不同以爲同回護條析動累萬言今皆不錄而惟以先出之孟子爲正餘則取其折衷而不曲說者附之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

王制

鄉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

上大夫卿謂上大夫即卿也不合謂不朝會也

此書先言王者制祿爵之事公侯伯子男以下爵也天子之田以下祿也然與孟子不同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則其爵不同又曰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

元士受地視子男則其祿亦不同補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

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

者其祿以是為差也夫問反音

此言授田之法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

五等按孟子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次食

六人下食五人補

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

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鄉四大夫祿君十鄉

祿次國之鄉三大夫祿君十鄉祿小國之鄉倍大夫

### 祿君十鄉祿

此班祿尊卑之差也必本於上農夫者示祿出於

農等而上之皆以代耕者也按孟子大國地方百

里君十鄉祿鄉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

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

代其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鄉祿鄉祿三大

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

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小國地方五

十里君十鄉祿鄉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

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

以代其耕也補

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次國之上卿。至下當其下。大夫。此臧宣叔之言。見左氏傳。成公三年。永嘉徐氏謂春秋時士大夫。以爲周制。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持是藉口。故每以臣而敵君。偃然主盟會而不辭。於是尋讎之盟。三國之君在焉。而士殺專之新城之盟。七國之君在焉。而趙盾專之未幾。而樂林之師。以四國之君會。

晉大夫而不以爲歉。較之戰以大夫而敵齊侯。漢梁之盟。以大夫而傲其君。皆始於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之說也。而君臣之分。紊矣。要之國雖有小大。君臣之分。安可紊也。哉。其有者。不常有之。辭中士。下士。或有之。則制祿之數。當居上士三分之一。

用徐氏及邵氏說補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間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

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九九十三國名山  
大澤不以盼其餘以祿士以爲間田九九州千七百  
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音與  
晦菴曰封國之制漢儒止是立下一箇算法非惟  
施之當今不可行雖求之昔時亦難曉設如夏時  
封建之國至商革命若地多者削其國以予少者  
彼未必服或以生亂延平周氏曰州二百一十國  
與內縣九十三國非實有其國特計其地之所能  
容慈湖楊氏曰九州合爲千七百七十三國以應  
周千八百諸侯之數牽合可笑人群生天地間皆

有血氣心知不能以無欲欲則爭則鬪則傷則殺  
其天性之美稍公且正者則足以服其比鄰比鄰  
歸之凡百故平焉則五有長十有長百有長千有  
長其德愈大所服愈廣是故有小國之君又有大  
國之君其爲君爲長者地懿德齊莫能相尚其間  
有聖人出焉舉天下咸歸服之是爲帝爲王夫所  
謂爲君爲長者皆諸侯也大小之數多寡之數豈  
得而預定又豈能立新法更易之增損之以合王  
制所言之數耶武王克商滅國五十爾餘率因其  
舊漢儒乃爲是等等差差不可少有增損之制亦

不思其矣集

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共御通音

百里謂近王城五十里合四面相距為百里千里

謂去王城各五百里合四面為千里官謂官府所

須御謂進御所須此言以田稅共給其用也然豈

以近者供官遠者供御乎豈官府之供止百里服

膳之供必千里乎似當合王府之財而通其調度

乃可也

馬氏陳氏王氏

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

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

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

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

為左右曰二伯

屬聯連比字伍州聚也正帥長八伯之屬八伯又

二伯之屬○千里之外設方伯連帥故宜有之五

國十國二十國亦宜或然但州必二百一十國恐

不必然也

王氏

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

甸則禹貢所謂甸服也采則禹貢侯服之百里采

流則禹貢甸服之二百里流也甸者天子所自治



采主侯服之近者言流主荒服之遠者言采者食  
采流者流放罪人之地也。陳氏李氏說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自三公至元士皆以三數遞增之義取陽數窮於  
九九也。陳祥道講義曰：孔子聞郊子之言謂天子  
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孟子蒼北宮錡之問謂其詳  
不可得聞諸侯已皆去其籍。此書所載與書之周  
官及明堂位所載建官之數各不同不必切切求  
合。愚按此書與明堂位皆漢人之文但當以書之

周官為正補

王制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  
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  
人。上士二十七人。

三卿司徒司馬司空。大國欲其權不侔上故三  
卿皆命於天子。小國欲其權足以制下故二卿皆  
命於其君。次國處大國小國之間故二卿命於天  
子一卿命於其君。大夫言下不言上以上大夫即  
卿士言上不言中下以中下士有時而缺邱  
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

方伯專行禮重故每國立五人爲之監先儒以三公之孤當之孤亦一人耳大國三卿既皆命於天子夫孤者王朝之所遣三卿者王命之所置本共爲三人歟方氏與應氏補

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

內諸侯必釋者不棄賢者之後外諸侯必嗣者不絕功臣之世若內諸侯使其地則權移於下而人主孤立矣外諸侯不使之專其國則藩屏無助而人主亦孤立矣陳

制二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

王制

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大國之卿不過三命

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音

制特爲之制也三公一命卷者三公八命服鷩

冕加一命則服衮冕也卷即衮畫龍於衮也龍

能躍能飛或屈或伸故曰卷猶雲門謂之大卷

也天子畫升龍三公有降龍而無升龍若有加

則賜者三公在內八命出封則加一等從九章

而衮冕也不過九命者八命加一命爲九也若

七命則自鷩冕以下五命則自毳衣以下三命

則希之衣一章裳二章爲三再命則玄衣黼裳

命則玄衣纁裳也。按虞書依服自日月星  
以下凡十二章鄭氏謂周升日月星辰於  
旗其衣服止自纁以下凡九章林少穎謂周亦十  
二章也鄭據左氏三辰旂爲言然左氏謂旗有  
三辰何嘗謂衣無三辰耶郊特牲王被袞以象天  
則十二章皆備鄭氏乃指爲魯禮豈周止九章而  
魯反十二乎。秦溪楊氏謂公既九章推而上之則  
天子十二章可知若君臣同服必無此理。賈公彥  
云鄭氏九章此無正文乃以意解之前乎鄭氏漢  
明帝用歐陽說義天子備十二章猶用周制自鄭

氏說行古制始失集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  
位定然後祿之

此言官使民之有材者論擇辨定任以爵祿也其  
後則言進士之賢者焉禮記

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是故公家  
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  
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

弗故生未詳方氏曰使然爲故弗故生不使之生  
也胡氏曰困苦之示若弗故生欲其改過未知孰

是然恐欲字誤作故字不可知。爵人所以勸君子君子聚於朝故爵人於朝刑人所以懲小人小人會於市故刑人於市既刑而棄之公家不畜之矣大夫弗養之矣士弗與之言矣屏之四方雖政賦亦不及之矣。刑制氏說補其餘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案昭三年左傳鄭子太叔曰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三歲而聘五歲而朝今漢儒乃移以書諸侯於天子刺經顧如此耶聘者相往來之名非

諸侯於天子之禮也。

補

天子五年一巡守。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首就見之。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辭。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志音泰賈音

大師掌樂之官。市與市者賈謂物貴賤之數典禮之官於周則太史志淫言所志之濫好辭言所好之辭同律律者度量權衡之所自出欲其有同而無異古注陰管曰同陽管曰律以周官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為證亦通。天子五年一巡守至觀

諸侯出於虞書可言刺經而作餘於漢文時五經  
未知何據然問高年陳詩可也求市賈恐變而擾  
耳縱因市賈而知民好之淫辟可於一時革之否  
耶巡守者巡諸侯之無變法易令苟諸侯無變法  
易令則其餘皆諸侯能舉之矣似不必屑屑也補  
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  
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糾以爵變禮易樂者爲  
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有  
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

律古注法也謂命服等皆沃葉石林以律爲樂樂

以彰德未知孰是。凡言巡守時賞罰之事補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  
至于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於北  
嶽如西巡守之禮歸假于祖禰用特

此刺虞書而爲之父廟曰禰特者一牛晦菴曰巡  
守亦是立法如此若一歲間行不遍則去一方近  
處會一方諸侯集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

社造乎禰禮記

類宜造皆祭名類者非郊而祭天故曰類與郊相

類也。或曰類其神而祭之。宜者告以其事之所宜。

行禮者至也。即而告之。

鄭氏陳氏馬氏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

護。將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

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

禮記大反鬯音

祝。鬯皆所以節樂。祝狀如漆。簞中有推。將作樂先

擊之。鬯如小鼓。長柄。旁有耳。搖之。還自擊。圭瓚瓚

者鬯之爵。以圭爲柄。鬯者釀秬黍爲酒。和以鬱金

之草。謂之鬱鬯。言馨香暢達也。○宮縣之樂備其

三制

注也。以祝先之故。賜諸侯軒縣之樂。不備其作也。

以鬯先之故。賜伯子男將者持其所先。以致天子

之命。而衆器從焉。八命作伯。賜弓矢。乃得征。上公

九命。賜鈇鉞。乃得殺。賜圭瓚。亦上公九命。未賜者

則資鬯于天子。而用璋瓚。

禮記

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

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類宮。

命之教。然後爲學。諸侯言之也。小學八歲所入

之學。教以洒掃應對進退者也。大學十五歲所入

之學。教以格物致知。至治國平天下者也。辟雍者

注云辟明雖和類宮類班也班政教也詩傳雖水  
之外圓如璧類者半之補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禰於所征之  
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必  
訊讖告

造乎禰以上凡出皆然故前於天子將出言之自  
禰於所征之地以下則惟征之時爲然於其所征  
爲焉謂之禰若武成告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  
謂殷王受無道是也受成受成謀也註斷其耳以  
其無聞也註者生致之問其罪○釋奠于學禮

備

先師也奠康成始分釋奠爲二說謂釋爲釋菜謂  
奠爲奠幣後世因其說又分釋奠釋菜爲一禮謂  
釋奠之禮三獻謂釋菜之禮一獻是鄭說既異於  
王制之本文後世行禮者又異於鄭氏之本說矣  
然釋奠一事分爲二說而乃輕重不同王制之言  
釋奠豈輕重異禮一時兼行者耶愚按釋奠即舍  
采蓋天子諸侯視學及始立學天子出征反告于  
學其所行之禮凡三皆言以采而非言以菜皆獻  
以三而非獻以一與士之始入學而止以菜爲祭  
者其禮全不相干鄭氏因月令誤以采字爲菜遂

亦誤以士始入學之禮釋王制天子反告于學之禮耳。文王世子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先師，秋冬亦如之。周禮曰：春入學舍采，合舞。月令出於呂氏之月紀。月紀之元書曰：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入舞舍采。凡此三者皆天子諸侯視學之禮。高誘注云：舍猶置也。置采帛於先師之前以贄神也。是釋奠即舍采而非釋菜也。此釋奠之禮一也。文王世子又曰：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行事必以幣。此始立學之禮是釋奠亦即舍采而非釋菜也。此釋奠之禮二也。今此王制謂天子出征反釋奠

王制

于學，此即天子反告于學之禮。蓋釋奠之禮三也。與前所釋奠無以異也。奈何鄭氏既註以爲奠幣，又註以爲釋菜耶？鄭氏之誤蓋自月令之誤始也。月紀本云：入舞舍采。月令訛爲習舞釋菜。天子諸侯祭先師，豈但用菜祭祀合樂侑食，豈方習舞入舞之入與習聲相近而訛以入爲習，舍采之采與菜字相近而訛以采爲菜？漢儒傳焉，月紀既誤，鄭氏因而分注釋奠之釋爲釋菜，則誤益甚矣。且釋奠非特於先聖先師然也，山川廟社皆用之，養老之禮於先老亦用之。檀弓之載葬禮亦曰：有司以



几筵釋奠于墓左，彼其祀山川，廟社與先老，與墓  
地亦豈用菜者耶？贊見必先用幣，故事神亦先奠  
幣，名曰釋奠，釋奠云者，釋置米帛而奠安於神位  
之前，此蓋取交神之始，禮之最重者言也。若菜則  
菹也，物之薄而禮之末也。後世雖因鄭氏之說，間  
行釋菜之禮，亦未嘗不用腥牲脯脩而獨用菹也。  
豈有捨禮之重者不以名，反以禮之末陳為名耶？  
若祭獨以菜則有之，蓋士始入學見先師之禮，學  
記曰：大學始教，皮弁祭菜是也。人無生而貴者，世  
子之始入學亦然。文王世子曰：既興器用幣，然後

釋菜是也。言立學之後，既已興器用幣，然後世子  
祭菜，故繼之云教世子也。喪禮載君禹大夫亦釋  
菜以禮其門神，蓋禮之至輕者也。若王制乃天子  
告先聖先師之禮，鄭氏不當例注釋奠之釋為釋  
菜。天子諸侯未嘗獨以菜祭先聖先師也。禮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  
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

釋音

無事謂無兵喪之事。三田，公羊氏謂三時有田，惟  
夏不田。方氏謂即乾豆賓客君庖三事與易田獲

三品同乾豆謂上殺而中心者腊之為祭祀賓  
次殺死差遲以供賓客下殺死最遲以供賓客不敬  
謂簡祭祀賤賓客。先神而後人先人而後已其  
序如此

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  
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故

如字

田車有綏田者所執以升降田車有佐田者所用  
以驅馳於大夫言佐則天子諸侯用正車可知殺  
則不復驅車故下之止之。不合圍不掩羣已殺

而下其綏止其佐車皆不忍多殺也以大綏言天  
子小綏言諸侯佐車言大夫重輕之別佐車止而  
後百姓獵尊卑先後之序

馬氏說

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麝不卵不殺胎不殀天不覆巢

表反天鳥者反

獺祭魚十月月令在正月豺祭獸九月鳩化為鷹入  
月草木零落十月蟲蟄九月虞人掌山澤之官梁  
絕水取魚者祭魚祭獸謂豺獺聚魚獸以祭其先

○小綱火田以火焚之而田猶廢死胎天四者皆  
未成物重傷之巢仰上覆則毀。天生萬物以時  
聖人贊之以然地生萬物以氣聖人贊之以禮所  
以輔相天地而交萬物有道也。騷氏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校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  
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  
爲出祭用數之仿

○冢宰者冢以位言其高宰以職言其主也制國用  
者如今度支制其多少之用也抄者木之末以喻  
歲之終也必於歲杪者待五穀皆入五穀黍稷菽

麥稻也三十年之通者每年所入分爲四分一分  
擬爲儲積三分爲當年所用則所留已一分二年  
又留一分三年又留一分是三年總得三分可爲  
一年之蓄通三十之率當有十年之蓄也仿者古  
注以爲十之一方氏謂仿謂卦之仿則四之一然  
恐禁以餘數言之耳。集

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縵而行事喪用三  
年之仿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凶  
年不儉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  
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

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  
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謂音

喪不祭不以吉事于凶事也唯祭天地社稷不以  
所親廢所尊也越躐也紼車索也未葬前當屬  
紼於輅以備火災今祭天地社稷故越躐此紼而  
往祭所也暴猶越猶越不奢不儉常用數之仿  
也國有常蓄民無飢民天子乃日舉樂以食程氏  
謂古人居喪百事如禮廢祭可也令人百事皆如  
常獨廢祭不若無廢為愈晦菴謂卒哭之前不得  
已而廢卒哭之後以喪服特祀於几筵之前以墨

衰常祀於家廟不讀祝不受胙

補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  
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三年之喪自天子  
達

尊者尊卑者速父母之喪無不同

與祭

庶人縣封葬不為兩山不封不樹喪不貳事自天子  
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支子不祭與祭之

喪不貳事謂哀不暇他及喪從死祭從生即中康

葬以士祭以大夫之類補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

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  
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

禮如

太祖之廟西方東向子孫之廟南北相向而對列  
於太祖之廟前太祖之子北方南向取其同明故  
曰昭太祖之孫南方北向取其深遠故曰穆曾孫  
則復為昭玄孫則復為穆昭常為昭穆常為穆但  
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故五廟同為  
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  
一世自為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  
各全其尊故昭與昭為列而無嫌乎子加於父穆

王制

與穆為列而無嫌乎父屬於子天子七廟者四世  
服已窮矣然猶總也五世同姓已殺矣然猶免也  
至於六世然後親屬絕故止於三昭三穆與太祖  
之廟而七其餘降殺以兩

尊何氏補  
權方氏補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杓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

禮記  
反

禘薄也春物尚鮮薄也禘次第也物雖未成依次  
第而祭之也嘗者新穀熟而嘗之烝者衆也冬時  
物成者衆也或以杓言酌禘言審禘

集孔氏  
方氏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



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

**牢**。國也。畜牲之所。天牢具牛羊豕。以其大曰大牢。

少牢羊豚而已。以其小曰少牢。祭備庶物。薦以時

物。庶人之薦。取其易得者而已。方氏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擇賓客之牛角。尺

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

豕。庶人無故不食珍。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

不踰廟。

**繭栗**。牛角方生。其形似之也。角擇者。手可握。角尺

者。長及尺。凡用牛。不同。以純而未散者為上。無故

玉

謂不祭饗祭饗而後祭。凡言不踰者。皆奉已不敢

過。奉先之禮。周氏補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

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稅。謂藉田也

**藉**。借也。借民力以治公田。而不稅。民所自治之私

田。廛。市宅也。賦其市地之廛。而不稅。其交易之物

**關**。者。竟上門也。譏。察異言異服之人。而不征。取商

賈之人。麓。山足。水流者曰川。鍾者曰澤。以時入。如

獺祭魚。然後入澤。梁之類。而無禁也。圭。潔也。鄉。以

下必有圭田。以奉祭祀。圭田無力。役布帛之征。夫

獨

發語辭古注訓治字非集

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田里不闕墓地不請音

葬也。役不過三日所以寬其在田里不闕所

以定其居墓地有常不請求餘必所以寧其親幼

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與

事任力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土爨也

國形處反上

司空冬官掌民事者執度之度丈尺也度地之度

量屬狹也沮澤浸潤之處山川沮澤時四時者隨

地有氣候之不同也山川沮澤所以辨地宜時

上制

四時所以依天氣量地遠近與事任力所以均人

力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寬其力而饒其食也

廣氏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川大谷異制民生

其間者異制采重輕薄者異於五味異和器械異制

衣服異宜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禮反

禮反

民材請其氣性材藝異制謂川谷之形勢異齊讀

如五齊之齊謂其性情緩急不同異和謂其嗜好

不同。天地之氣所至不同民生其間與之不同



故居處民材亦隨其所不同惟各因之而修其教  
齊其政而已齊亦修之義非強其下使齊一也故  
曰不易其宜補

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  
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  
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  
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  
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  
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  
狄韞北方曰譯譯

子集

雕題者雕刻也題音也謂雕刻其額以丹青涅之  
交趾者趾足也南蠻則特頭並向外足在內而相  
交夷易也蠻慢也戎好兵狄善守或曰狄辟也同  
穴無別行邪辟也寄象譯譯者皆轉通言語使與  
中國相領解寄寄者寄傳內外之言象者倣象內外  
之言韞之言知譯之言陳也。五方之民性不可  
推移地氣使之然也東南之地卑而蛟龍鍾焉故  
俗之所尚者文身雕題西北之地高而鳥獸羣焉  
故俗之所尚衣皮羽毛不特其俗尚亦寒燠之勢  
異也曰有不火食有不粒食言僻遠之地間有之

而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其事雖異無不自足其是聖人欲達其志通其欲故又各為之置

通言語之言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增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

度六谷反德七商反朝音港

參相得者以地邑民居相參使無曠土游民樂事

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者民富而可教也

馬氏

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

足

足上賢以崇德節不肖以勸惡

司徒也官掌邦教者六禮冠婚喪祭鄉與相見凡

六七教者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凡

七八政者一飲食二衣服三車馬四異別五度六

量七數八制六十曰百者七十曰千無父曰孤無子

曰獨淫過俊也逮及也制差擇也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晉射上

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

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

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終

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鄉者六鄉之老也以信者告于司徒也

習鄉謂鄉飲也郊者鄉之外遂者郊之外

空以富之矣有司徒以教之矣而猶不帥則鄉老

以告于司徒會耆老習射習鄉習射上功以示之

行能習鄉尚齒以道之孝悌有不變移之左移之

右又移之郊又移之遂四變然後屏之遠方

人以惡也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

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

王制

不征於司徒曰造士

鄉即鄉老也

之秀士中於所選謂之選士其俊德謂之俊士其

成德謂之造士將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天

子之學者不征於司徒次第優賢也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

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

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

適丁適反

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者也四術詩書禮樂

禮記卷之七

卷之七

也四教春秋教禮樂冬夏教詩書也然四教不可  
一日缺豈分四時凡入學必以齒序者王太子至  
俊選不以貴賤而以長幼也代與氏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  
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  
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  
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

縣學注謂九年大成之時也小胥大胥小樂正  
皆樂官之屬也不帥者食不舉樂也棘者欲其悔  
過之速寄者示其有復之理於東西不於南北者

王制

南北不遠也前章言去之不帥教者屏之遠方  
終身不齒夫屏之遠方極惡之人罪必不可赦者  
也人之資稟有高下而偶不可教則亦出之於學  
聽其爲庶民而已既出而有在于有司然後加之  
罪未晚也何至屏之遠方之疑已甚矣此章又  
譖屏逐之罪雖王子不免焉不其又甚也耶且德  
行枉平日豈一視學之頃所能變而於此乎決爲  
已甚之罪耶王制漢人之文不知於古何據屏之  
而曰寄亦與終身不齒之義似相反王制必刺經  
而作也當曰扑作教刑柰何舉四凶之罪以爲不

帥教之罪即凡王制多漢人傳聞之言而未必古  
有其事也補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  
士司馬辨論官相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  
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司馬夏官掌邦政凡入仕者皆司馬主之進士者  
將進而用之之名故自學教之樂正移名於掌政  
之司馬自秀士選士俊士造士凡四等自論定而  
官官而爵爵而祿之凡四等其謹如此補  
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

以其不能任大夫之事不惟葬之於其生而又貶  
之於其死鄭氏

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申

有發謂有軍旅事而發士卒也以司徒教之者以  
司徒主衆又主教故與司馬相參鄭氏

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贏股肱決射御凡執技以事上  
者視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  
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

執技論力適四方言執技藝論勇力而適四方者  
贏股肱謂贏露以宣手足之力決射御謂決勝負

於射御此以力言也技不惟射御而止凡祝也史也醫也卜也及百工之人以技事上者皆技也不貳事不移官皆使專於所業也然藝成而下惟鄉黨則與序齒出鄉則不得與士齒什於家者僕之類也亦然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

司寇秋官掌刑者辟法也必三刺者一訊之羣臣二訊之羣吏三訊之萬民刺不訓殺必三訊而後定其可殺與否故曰三刺事見周禮三刺之官有

王制

旨無簡不聽者簡意也簡所書獄辭也雖求得其旨意而無誠實之狀亦不敢論定其罪此附於法者從輕法若赦之則從重

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擬於事

制制而用之也五刑墨刑剕宮大辟也必即天論者刑本天討有罪故以天意論罪不敢容已私也郵過也郵言刑所謂五過罰言刑所謂五罰皆罪輕而在五刑之外者麗於事謂各附麗於本事不假別事為喜怒而遷其罪也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

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況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審小大之比以成之此字句反此必利反

〔犯廣也與汎愛之汎同此附也〕原父子之情以恩掩義立君臣之義以義掩恩輕重言其罪淺深言其情大小言其辭悉其聰明則得其情致其忠愛則哀矜而勿喜獄疑與衆廣謀之衆以為疑則赦之小大之比即呂刑所謂上下比罪極之別之盡之矣然後成之而次焉詳錄

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

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土土三又然後制刑

〔成獄辭訊獄之辭已成也〕史司寇之吏掌官書者

周禮鄉士史十有二人之類是也正長也此書既

言大司寇又言正則正謂小司寇也棘木之下外

朝之地也左九棘孤鄉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

子男位焉周禮注謂棘者取其赤心而外刺也〔三

〕又者審之又三也古注以又作宥亦通。獄辭既

成史以告于正正告大司寇大司寇聽之而後告

于王命三公參聽之而後再告于王王又親自  
審之者三然後制刑謹之至也補

凡作刑罰輕無赦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

變故君子盡心焉補

凡作刑罰者雖輕無赦所謂刑故無小懼赦之則  
犯者衆也上刑是刑罰之刑下例是例體之例刑  
之已成而不可變猶例之已成而不可變死者不

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故君子最盡心焉補

折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  
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

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  
此四誅者不以聽

左道謂邪道地道尊右故正道為右不正之道為

左折言則離於理被律則壞於法亂名則失其

實改作則反其常執左道則背正理而為巫蠱妖

術之事凡皆亂政故殺淫聲惑民聽異服惑民視

奇技奇器惑民心凡皆疑衆故殺言行偽而不由

於誠學順非而不由於是與夫假鬼神以禍福惑

人假時日以災祥惑人假卜筮以吉凶惑人凡亦

皆疑衆故殺此四誅者不以聽以其未過誤而情



不待於聽也谷方氏馬

凡執禁以齊眾不赦過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縵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賤色亂正色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關執禁以讖禁異服識異言形音音也音義音義禁以法示眾使之避者提綠色亂正色如紅紫亂

朱之類關關謂之吏議謂察也禁以齊眾犯而

赦之則犯者多故雖過亦不赦圭璧至戎器上所

用在私者粥則慢禮用者至正色上所制違制者

粥則亂政錦文至飲食粥則靡俗五穀不時至禽

魚不中殺粥則傷物故治市之法皆禁之闕者市

物所由入之門故先讖呵之并出入之異言異服

者用字氏補

大史典禮執簡記恭謹惡鳥路

天史之官典禮事執簡冊所記之言奉進先王

之讓及所惡惡之曰若子卯日不用者用鄭氏方氏說

天子齋戒受諫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齋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天子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制國用

齊古外反  
力報反

齊以齊其內心之動戒以防其外物之侵謹之至而神明其身者也司會者冢宰之屬掌計要之官也成者計要也質之言平平其計要也司市也百官司徒司馬司空三官之屬也歲終羣臣奏

王制

歲事諫其王以一歲中所當改爲之事天子齋戒而受之司會以一歲之計要質於天子冢宰亦齋戒而受其質大樂正人村之所主大司寇民命之所繫司市國貨之所出三者皆要而重亦以其成從司會而併質於天子大司徒司馬司空又齊戒而受其質司徒司馬司空之屬總曰百官者又各以其成質於長其長各轉以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者古說謂天子平斷畢報百官復齋戒而受之山陰陸氏謂百官各又自受其質也然則歲終以其一歲之成質於天子者凡三司會一也樂正

司寇司市之三官從司會以質二也司徒司馬司  
空之百官之質以質於天子三也若百官則各又  
受其在下之質自上達下各見其成然後錯祭飲  
酒以沐老勞農成歲事以計今歲之所入國用  
以待來歲之所出按察宰司徒司馬司寇司空五  
官皆齊戒受質惟宗伯不與以典禮有常無可損

益也

參宗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  
周人脩而兼用之

燕音  
燕禮殺牲於俎行一獻之禮坐而飲酒以至於醉

饗禮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依尊卑為獻取數  
而已食禮不飲酒享大牢以禮食之其禮以飯為

主孔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  
十拜君命一坐再至贊亦如之九十使人受

受

年彌高養彌厚八十者使人致其養九十使人代

五十異棗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

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  
親也膳善食也珍奇美食也隨年為品息老

愈備然豈必人人及於是哉孔氏

六十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於衣

冒死而后制言其變反

凡皆謂送死之具年愈高則備之愈宜數歲制謂

棺也不易可成故歲制時制謂一時乃辦衣物之

難得者月制謂一月可辦衣物之易得者日脩謂

棺衣已辦但日日脩九十日脩不保月也八十月制不保時

也七十時制不保歲也若絞於衾冒一日二日可

為必死而後制君子弗忍預為之也凡預為之者

皆非倉猝可辦不得已而為之者也制其始曰制

治其壞曰制各之原

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菽不煖八十非人

不煖九十雖得人不能矣

五十始衰自此食肉衣帛皆所以扶其衰九十衰

之極養之尤宜無所不至

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

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

杖者所以扶其力而優其禮也九十就其室問之

又以珍羞從而就養之謂其復杖之可扶難使之

送朝也用方氏補

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

不俟朝謂揖君即退不立以俟朝禮之畢也月告

擇謂君使人每月問存否而老者告云存也秩常

也百有秩日有常膳之賜也

用鄭氏說

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

力政力役之政也服戎兵戎之事也賓客擯相之

事齊喪齊戒與喪紀之事也力政服戎此免於公

者也賓客齊衰此免於私者也蓋杖之以子孫矣

方氏  
馬氏

王制

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衰麻為喪

爵謂賢者命為大夫不親學不能備弟子禮致政

還其職事於君衰麻為喪與曲禮七十惟衰麻在

身同義

方氏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

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

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

在國之西郊

國老鄉大夫致仕者庶老士及庶人在官致仕者

諸儒皆以養國老者為大學養庶老者為小學蓋

因王制之言而意之皆無所考然上與下東與西  
右與左自有差次已明不必更添大小爲說

用馬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  
養老殷人哂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

養老

禮記

皇冕屬畫羽飾焉鳳皇之羽五采也夏收殿哂皆  
冠名收言收斂髮也哂之言憮所以覆飾也深衣  
上衣下裳相聯深遠也夏尚黑燕衣黑衣也殷尚  
白縞衣白衣也玄亦黑也祭言冠冠在首尊之也

王制

養老言衣衣在體親之也

禮記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

引其年之高以爲養禮之隆殺

禮記

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發疾非人  
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  
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  
侯來徙家期不從政

禮記

一子一人不從政則老者廢疾者有所養居喪

不從政則生者得以盡其哀戚將徙者不從政所  
以寬之也始來者不從政所以安之也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飭

饒廩也

者齷躄躄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彼我反

瘖不能言聵不能聽跛躄不能行斷者支節斷絕

侏儒短人。先王之時瘖者以之實土聵者以之

司火則者以之守園則跛躄斷者之類也侏儒

以之扶廬扶謂扶持廬謂戟柄也所以使在下者

無廢才而人人各得其養在上者無虛用而事事

各極其精故曰百工各以其器食之器者隨材之

義也

孔氏方氏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

地道尊右故男右女左車患防危故從中央

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隨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

分班白者不提挈君子耆老不徒行廢人耆老不徒

食

施戶反

父之齒年長以倍者兄之齒十年以長者行行列

也任指擔負言也并者少壯代老人并擔之重則

分擔之也不徒行必以車不徒食必以肉

孔氏

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

大夫有田祿祭器當自具祭器未成不造燕器者

當先神而後人

方氏周氏

方一里者為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為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為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為田九萬億畝

此自方里為井井九百畝積而至天子之地方千

里以開方法算千里內畝數

補

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遠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

而遙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為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

此因王畿千里開方畝數又總計天下開方畝數然亦以數約之耳

補

方百里者為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

此又以諸侯百里之地而計之然地勢不齊未必如是之斬斬也亦言算法云耳



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此以周八寸爲尺與漢十寸之尺展計補

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對方百里者二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對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對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爲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間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間田以祿。

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間田

此因三代封建之法而推衍算法如此補

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對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對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對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

此以天子縣內十里筭開方法亦非實有此國也

用周氏補

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四百四十人。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音此用孟子君十卿祿一章筭數。補天子之大夫為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

三監即篇首言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者也。湯沐

王制

邑惟方伯得視元士。元士五十里。若諸侯皆有之。

盡王畿其足以容之乎。

方音

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

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者。謂世子世國

之初也。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者。懼其專也。用方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

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為異別度量數制

鄉鄉飲鄉射也。相見賓禮也。事為百工技藝也。異

別五方用器不同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數百十

也制希帛幅廣狹也

月令第六

秦相呂不韋集儒士使著所聞爲十二月紀名呂氏春秋每篇首皆有月令此書即其文也其衣服器皿官名雖多雜秦制然能仰觀日月星辰霜露之變俯察蟲魚草木鳥獸之化以修人事以授民時虞幾虞書曆象之遺意故君子有取焉至其以五行分配五帝蓋本鄒衍五運相生之說從而推行一一分配天子南嚮所居自有定位乃每月而各異其處天子五路所用自有異且乃每月而各

運制 月令

拘其色犧牲一也時各異其所先器服一也時各變其所尚五穀六畜口用飲食之常也亦隨時而變前翦焉若不可以相通則未免於拘矣且五氣布而四時行盈天地間無一不注若四時各得其一機絨不運塊然窮獨何名造化何分配若是其拘而冬行春令之應亦豈能一一盡合耶大抵秦漢之書多以先王遺說爲本而雜以後世煩碎爲博王制一篇不過因孟子數語周禮六典不過因周官一書從而增益以廣舊聞一列於經無敢輕議往往而然不獨月令也故月令固非盡述二代

之制亦非其為秦人一代之制呂不韋姑集衆聞  
而按時行事者可垂訓記禮者又從而取之顧其  
文辭間有差誤多呂氏之本文為是而月令之傳  
句說月令孟春書鴻鴈來方春非鴈來之時呂  
氏云候鴈北則呂氏為是而月令說也月令迎夏  
還反行賞既還則不必言反呂氏云還乃行賞則  
呂氏為是而月令說也月令上丁習舞釋菜臨祭  
豈方習舞釋奠豈獨用菜呂氏云入舞舍采注謂  
奠采帛以贄神則呂氏為是而月令說也胎天之  
天呂氏作天注云麤子為天月令乃作天折之天

月令 孟春

夫曰毋殺孩蟲胎夭飛鳥則天亦一物其明此亦  
呂氏是而月令訛也燒炭之炭呂氏作炭注云不  
欲天物月令乃作死交之灰夫仲夏物長故戒伐  
木燒炭若灰則何以燒為此亦呂氏是而月令訛  
也月令曰毋舉大事以搖養氣呂氏元文作蕩搖  
於氣月令曰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呂氏元  
文作毋發令而于時月令曰神農將持功夫神農  
田官之稱而持功則幾於不吝呂氏元文曰神農將  
巡功謂將巡視之是亦皆呂氏是而月令訛也呂  
氏云一閭濟春月令訛以滌為辱呂氏云美土疆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月令訛以疆為彊呂氏云巡遠方月令訛以巡為  
順呂氏云螻蟲咸俯狂宄皆墮其戶月令訛以宄  
為內呂氏云審棺擲之厚薄營丘隴之小大月令  
訛以營為塋呂氏云地氣且泄是謂發天地之藏  
月令訛以且為泄呂氏云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  
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注云草實曰蔬此言山  
林藪澤之物也月令乃以蔬為蔬夫蔬者植之畦  
圃豈取之山林藪澤此訛也呂氏云乃畢行山川  
之祀及帝之大臣天地之神祇注云天曰神地曰  
祇此言天地各有其屬也月令乃獨言天地之祇

月令 孟春

夫上既言天下安得不言神此訛也冰已入作水  
以入亦訛也去漢人取呂氏之月紀為月令己亥  
之為三亥亦訛也而諸家乃各於月令而為之  
說無有取呂氏而證之者豈真以月令之書同於  
夫子六經而呂氏春秋推所不道邪然此實出於  
彼溯流而不知源委可也蓋亦有呂氏本誤而月  
令為是者孟夏王瓜生而呂氏作王善生當從月  
令季夏溫風至而呂氏作涼風至當從月令月令  
季冬雉雊雞乳今曆家以雉始雊雞始乳分而為  
二以足七十二候之數而呂氏正總云乳雉雊亦

當從月令故併考之云補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參新林反

斗建寅之月夏正之正月營室二十八宿之

室星正月中日在營室十四度參西方宿尾東方

宿是月昏旦居中中指正南而言補

其日甲乙

春屬木甲乙木白也甲言萬物孚甲乙軋乙而生注

其帝大皞其神句芒

大皞伏羲氏以木德王天下故祀為帝句芒少皞

氏商子名重為木官故祀以配皞廣大句芒物初

月令

生句屈有世角注

其蟲鱗其音角

蒼龍木屬也其類為鱗故於春則其蟲鱗樂三分

羽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屬木故其音角角觸

也觸地而出戴正角也疏

律中大蕤丑丁仲反

律候氣之管以銅為之中猶應也候氣之法作十

二管於密室各月於其方埋之取葭灰實律管中

氣至則灰動大蕤者正月之律長八寸此言正月

之時候氣飛灰應於大蕤大蕤之義謂萬物出達

而族聚於上凡皆注疏之本說如此蔡邕謂大族  
鍾名正月之律清濁與大族鍾聲相應故曰律中  
大族孔氏嘗辨其非而新安王氏主之按高誘呂  
氏春秋註亦曰竹管與大族音和

集

其數八

天三生木地八成之言

鄭氏說

其味酸其臭糞

適於口爲味通於鼻爲臭酸不實之味也糞草木  
之氣也此主木之臭味言而凡酸糞者皆屬焉

補注

命合 子出香

其祀戶祭先脾

戶竒而在內陽自內出之象故祀於春脾土藏也  
方春木盛剋土故祭先脾以土養木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鴈來

魚上冰者冬寒魚伏春陽魚游水上而近冰獺祭

魚者獺聚魚祭其先鴻鴈來呂氏春秋作候鴈北

○此五者皆立春後氣候也五日一候一月六候

一歲七十二候皆於蟲魚草木占其時至而氣應

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

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青陽左个明堂之東向堂北頭室也。駕路以爲鈴，在衡馬八尺以上曰龍。龍則春時之飾也。春與

是時之所生也。器則說鑊通達以象陽氣之射。

出

兩方氏又馬房注補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齋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爲常。

還音旋，息，息，反，禮，禮，得，反。

有月令

子孫者

天史禮官之屬，掌國之六典，正歲時以序事。

公也。典六典，法八法也。宿言宿於此，離言離於彼。

日月星辰之行，或宿或離，有定數焉。大史掌之，不可差忒。貸，忒也。經紀，謂天文進退度數。毋失者，戒

使推筭明也。初，謂舊法常道。遵奉，故曰以初爲常。

還反。按呂氏春秋作還，乃本經釋文亦作還。乃

貸，呂氏春秋作忒。本經古注亦音忒，皆當從之。月

令，即呂氏春秋之文，蓋傳寫誤耳。

補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

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

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太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

反

元善也。曰主甲至癸十干為言辰。主子至亥十二支為言干。屬天故祀帝擇日之善。郊用辛也。支屬地故躬耕擇辰之善。耕用亥也。載耒耜措之參于保介之御間者。乘車三人。天子在左。執御者在中。保衛而服介冑為車右者。在其右。其載耒耜而措之車上也。必參錯於御與車右兩人所立之間。不敢近左邊。天子所立之處。以車上地狹置耒耜則

孟春

則妨至尊之立。非便也。躬耕而反。公卿以下皆侍而勞之。以酒禮

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備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正特章反音也。音也。音也。音也。

田謂田畷。主農之官。舍東郊。舍止東郊。監治農事。

術。周禮作遂。遂小溝也。夫間有遂。遂上有徑。端其徑。路不得邪行。以救稼穡。相視也。阪險傾危也。廣平曰原。下濕曰隰。平也。直正也。此因陽氣蒸

達可耕之候命飭農事先均地域補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乃脩祭典命祀山林川澤

犧牲母用牝禁止伐木母覆巢母殺孩蟲胎夭飛鳥

母麇母郊母聚大衆母置城郭掩骼埋胔補

母用牝爲傷好也孩蟲蟲未成如孩者胎謂未生

天謂生而已出者然按月紀天與天字義並不同

麇子曰天鹿子曰麇胎天指麇子爲言非夭折之

天當從月紀又按王制不殺胎不斃夭則胎與天

皆物名亦與月紀合骨朽曰齧肉腐曰齧此月

因仲春將釋奠而先習舞并命脩凡祀典命祀山

月令 孟春

林川澤百物之所生也母用牝至禁伐木胎天以

下懼傷主也母聚衆置城郭懼妨農也掩骼埋胔

推其所愛於生者以及其死者也凡皆體春生之

德也用期氏說

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

我始母變天之道母絕地之理母亂人之紀

謂不可逆生氣也天地人於春皆生之始也兵其

反也補

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行秋

令則其民大疫歲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

令則水潦為敗雪霜大孽首種不入

至種音西

孽至也蔡邕云折傷首種古說稷蔡邕云宿麥之高

誘月紀注春為歲始稼穡應之不成故曰首種不

入此章自鄭氏以來皆以天之時令錯行為說

至晦蔡先生始云人行此令則召天之災令考高

誘呂氏春秋註云春木也夏火也木德用事法當

寬仁而行火性炎上故使草木槁落不待秋冬天

氣不和而國人惶恐也木生也金殺也而行其令

春陽也冬陰也而行其令故皆致災變此可輔晦

菴之說

何令 五卷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

仲春夏之二月是月日在奎五度弧星在斗南

建星在斗上是月昏旦是星中於南方餘月昏旦

星皆舉二十八宿此獨舉弧與建星非二十八宿

者由弧星近井建星近斗并凡三十三度斗凡二

十六度其度最寬若舉并斗不知何日的至并斗

之中故舉弧與建星弧在井十六度建星在斗十

度

用孔氏疏及高誘月紀注

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

夾鍾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燻其祀尸祭先脾始雨水

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為鳩

仲春始至則夾鍾之律應夾鍾陰律也夾助也始

雨水以下皆記時候鷹好殺而擊以秋陰類也化

為鳩使鷲者能仁陰為陽所化物理如此用孔氏

天子居青陽大廟乘鸞路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

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青陽大廟明堂東向之中也補

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擇元日命民社命有

司省圜圜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諒言

圜圜獄也桎梏械也在手曰桎在足曰梏肆掠者

月令 仲春

肆竟考獮省音察也將赦其輕微。凡皆助生氣  
禁其逆生氣者補

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率祠于高禘天子親往

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韜授以弓矢

于高禘之前補言梅謨

玄鳥燕也高禘所求嗣之神也御侍也韜弓衣也

弓矢者男子之祥也。春分祀高禘祈嗣后妃以

下皆從乃禮后妃之侍見於天子者於高禘祠之

之前示以得男之象補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啟戶始出

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  
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  
石角斗角正權概

戶蠶蟄之穴也生子不備謂骸竅有虧同鈞角正  
皆謂平之也鈞如四錄既均之鈞度支尺也量斗

桶也稱上曰衡百二十斤曰石備今斛權今稱鈺  
均平斗斛者○日夜分以下皆記時候因雷發示

警戒因日夜分施均平補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脩閭廟寢廟雖備毋作大事以

妨農之事

卷之五

諸家以舍爲止謂耕者至此少息然仲春農耕方殷  
豈有止息之理高誘呂氏春秋註謂皆耕于野少有  
在都邑之舍者於理斤之諸家以用木爲門用竹葦  
爲扇高誘謂閭廟也蓋門戶成廟所以闔也極簡  
明諸家皆考寢廟之制高誘謂寢以安身廟以事祖  
亦簡明母作大事竊意因出耕于野遂脩都邑居舍  
事之大於此者則妨農而不爲補

是月也無竭川澤無漚陂池無焚山林

時遂生物之理無盡類天物也用方氏及  
馬誘注

卷之五

五十一

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

禮記云

獻羔祭司寒也開冰二月四陽大壯抑其太過也

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

上丁上旬丁日也仲丁中甸丁日也用了者馬氏謂文明故也蓋丁屬南方火故馬氏云爾樂正樂官之長也習舞釋菜按呂氏月紀元文作入舞舍采注云入學官也舍置也置采帛於先師之前以贊神也月令皆用月紀之文而此乃以入為習采為菜恐傳寫誤爾上丁已舍采而仲丁再習樂者

月令 季春

鄭氏謂季春將合樂也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

不用犧牲是月尚生育而不殺也便易也皮者鹿皮幣者玄纁束帛用圭璧更皮幣者圭璧陽精之所生皮幣陰功之所成以陽易陰順陽義也

注及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蝗為害

人行此令則召天災各以其類至

補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

三月節日在胃星七度七星南方宿牽牛北方宿

皆以是月中於南方用易誘曰以春秋注

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

姑洗素典反

姑洗陽律姑故也洗新也謂陽氣養生去故就新

高誘曰古改春秋注

其數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田鼠

化為鴛虹始見萍始生鶯音如

桐始華以下皆三月之氣候鴛鴦也田鼠化為鴛

月令 季春

陰類之惡者遷平陽而其性和也虹陰陽交會之

氣雲薄漏曰日照兩滴則虹生雄曰虹雌曰蜺明

盛者為雄闇微者為雌高誘曰并注大馬氏注

天子居青陽右个大馬氏注設鸞路駕蒼龍轡青旂衣青衣服

蒼王食麥與羊其氣䟽以達

青陽右个明堂東向之南隅

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命舟牧覆舟五覆

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

廟乃為麥祈實

鞠衣說者謂后服色如鞠薦此為蠶祈助然本文



未嘗明言薦之者乃天子非后妃也高誘呂氏春秋注春皆尚青此薦鞠衣未達用牧豕舟之官五穀友者以舟涉險故謹之至必乘舟而後薦鮪者示親漁也因而祈麥實於寢廟焉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異出萌者盡遠不可以內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闕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禮賢者

以物宣散之時當順天散物不可積聚納之於內故自布德行惠以下皆所以出滯滯而助陽宣物也孔氏馬氏

月令 季春

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請行國邑周

視原野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田

獵置罟羅罔罟罾餞獸之藥毋出九門命有司

發於司空掌土之官獸罟曰置罟鳥罟曰羅罔軍所以

掩兔以其似天上畢星故謂之畢罟則者所以自

隱餞則委之以食而毒焉故曰藥九門呂氏春秋

作國門○預除水潦便民事鳥獸方乳禁傷生鄭

說氏

是月也命野虞無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

月令 季春

五十四

未定

具曲植蓮佳。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無有敢惰。禮居呂反。繭許亮反。觀古喚反。省所景反。高誘呂氏春秋注。此字。

野虞至田及山林之官。無伐桑柘。愛蚕食也。鳴鳩

拂羽。戴勝降桑。蠶生之候也。致曲而織曰曲。取直

而立曰植。席之粗者曰。遠宮之方者曰。筐皆蠶具

也。禁婦女無觀者。戒其遊觀。省婦使者。省其他役

使勸其一於趨蠶事。此章言親蠶以供祭服。方氏

及高誘注

是月也。命工師。合百工。審五庫之量。五庫。鐵。皮。革。筋。角。

月令 卷之六

蠶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

毋悖於時。毋或作為。活巧以蕩上心。

工師百工之師。五庫。各以類相從。金。鐵。為一庫。皮

革。筋。為一庫。角。齒。為一庫。羽。箭。幹。為一庫。脂。膠。丹

漆。為一庫。審量者。度其庫之所容也。工師日監之

使守時制。用孔

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

大夫親往視之。

樂陽聲也。春陽中也。大合樂。必待陽中之末。中聲

之所正也。馬氏

卷之六

五

五

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游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

累牛者累繫之牛騰馬者騰躍之馬游牝于牧者使之生育所有犧牲及小馬之駒小牛之犢皆書其見在之數至秋畜產之時知其舊數欠少與否及生息多少

命國難九門磔禳以單春氣

禳乃多反

命國難呂氏春 國人讎驅除不祥也又磔牲

於門以禳於四方之神而春矣呂氏春秋此

下有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十字

用鄭氏前

月令 季春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蕭國有大恐行夏

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

沈陰淫雨早降災並起

人行此令則召天災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曉皆白麥秀中

四月節日在畢十二度冀南方務北方宿是月昏

旦時各中於南方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夏屬火丙丁火日也丙丁言文明炎帝神農也以

火德王天下祝融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火官

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中呂

朱鳥火屬也其類為羽故其蟲羽徵音高火位南

方故其音徵仲呂陰律子夏氣至則仲呂之律應

馬氏高誘

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

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故其數七火味苦火臭焦

張

其祀竈祭先肺

火王故祀竈肺金藏也夏火盛克金故先祭肺以

金養之

鄭氏

月令 子夏

蟻蟻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

蟻蟻蛙也凡皆言氣候五日一候補

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鶴亦歸載赤旒衣朱衣服

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明堂左个者南堂之東偏以春言之曰青陽以夏

言之曰明堂其實一也夏屬火故色尚朱色深曰

朱色淺曰赤菽水穀雞水畜夏食之以減執氣器

高以粗者象火炎上補

是月也以立夏先之夏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

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

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  
行無不欣說禮記

還反行賞按呂氏春秋作還乃行賞封諸侯慶賜  
遂行作封侯慶賜然封侯非常典亦恐姪豆之耳滿  
乃命樂師習合禮樂命大尉贊桀後遂賢良舉長太  
行爵出祿必當其位

天尉秦官贊贊白之也遂達也舉用長大之人謂  
秀出於衆者補

是月也繼長增高母有壞墮母起土功母發大衆母  
伐大樹

月令 孟夏

皆所以順陽氣也長而高者陽也達也勞壞勿墮  
即所以繼之增之也用高詩及  
林氏說

是月也天子始緇

初服暑服

命野虞出行田原為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  
徒巡行縣鄙命農勳作毋休于都

夏則農居田間之廬舍冬則歸都邑之舍今當農  
作故使毋休于都補

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

夏田曰苗驅獸使勿害苗而巳不大獵取之也補

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

彘水畜。以嘗麥者。水勝火。先薦寢廟者。一食不敢

忘親。鄭氏方氏

是月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出

輕繫。

聚畜百藥。蕃無之時。毒氣盛也。靡草。蘇草之屬。

以其枝葉靡細。故曰靡草。靡草至。陰之所生。故不

勝至陽而死。麥秋至者。物成於秋。而麥獨成於夏。

於時。雖夏於麥。則為秋。靡草死。麥秋至。而斷決薄

刑。小罪。蓋亦因時順氣。秋月用刑之漸也。方氏補

月令孟秋

以給郊廟之服。鄭氏

一以給郊廟之服。

收繭稅者。命婦就公桑而蠶。以繭為稅。桑多稅多。

桑少稅少。稅皆十一。鄭氏

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又也

酎。春醞重釀酒也。鄭氏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

令。則草木早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蟲蝗

為敗。暴風來。格秀草不實。鄭氏

人行此令。則天災各以其類至。

用晦

仲夏之月。日在夷井。昏亢中。日危中。

五月節日在井十六度。元東方宿危。北方宿是月。

昏旦時皆中於南方。孔氏及高誘注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

蕤賓律人反

蕤賓陽律。仲夏氣至。則蕤賓之律應。陰始生為主。

而陽為賓。陽至午向衰。草木蕤矣。故名蕤賓。鄭氏注

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先師。小暑至。螳螂

生。鵙始鳴。反舌無聲。

小暑夏至後六月節。暑極於季夏。進未極。尚為小

暑

鵙搏勞。反舌百舌鳥。以能反覆其舌為百舌。語故

謂之反舌。一陰生而應作。螳螂鵙皆陰類。或感微

陰而生。或感微陰而鳴。詩七月鳴鵙。者。幽地寒氣

晚也。反舌感陽中而發。故感微陰而無聲。凡皆記

五日一候。鄭氏注。此代春。杜注。反。鄭氏注。此代春。杜注。反。

天子居明堂大廟。乘朱路。駕赤驪。載赤旂。衣朱衣服。

赤土。長菽。與雞。其器高以粗。養壯佼。右卯反

明堂大廟。南向。堂之居中者也。壯。言形之大。佼。言

色之好。夏養壯佼。養耆老可知。陸氏注

是月也。命樂師。習鞀鼓。均琴瑟。箏。箏。執于戚。戈。羽。

調竿笙篴簧飴鍾磬祝故

鍾大刀反亦作鍾  
磬音池亦作磬  
祝故

反鼓  
呂反

樂師樂官之長脩也

五者皆治其器物習

其事之言籥即執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

自擊翻裨也以裨助鼓節奏鼓者韜也應聲者擊

也皆所以節樂也故脩之

瑟長八尺一寸二十七絃管長尺圍寸如篴而

小併兩而吹之簫編二十二管長尺四寸凡所以宣

音也故均之

平盾也 戰長六尺六寸羽

月令 仲夏

十七簧古皆以匏為之也節篴長尺二寸圍三寸

一孔上出寸三分橫吹者以竹為之篴者笙等之

名氣鼓之而成聲九吹竹者故調之鍾金磬石祝

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木樅左右

擊以節樂鼓木虎背上刻七十二鈕錘以長尺之

木櫟之而成聲凡皆金石木之器故飴之

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

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

名山大川百源所出能興雲雨者故為民祈之雩

者吁嗟以求雨之祭也天子大雩帝故用盛樂百



縣謂畿內之邑百辟卿士謂生有益於民者死亦  
能有益於民故命之雩祀以祈穀實天子之雩及  
於上帝百縣之雩及於百辟卿士此重輕之別也

禘氏

農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

寢廟

雛雞也含桃櫻桃鸞鳥所含食故曰含桃果之先

成者也羞者以美物進之曰羞孔氏

令民毋艾藍以染毋燒灰毋暴布門閭毋閉關市毋

索綈重囚益其食

暴布反

乃令

無刈藍以染為藍音未成無燒灰呂氏春秋作毋

燒炭注云為草木未成不欲天物毋暴布謂是月

炎氣盛猛暴則脆傷門閭毋閉陽氣布散也關市

不索順陽數縱不搜索民之隱物也綈寬也寬重

囚而又益其囚之飲食也

高誘注  
反黃氏

游牝別羣則繫騰駒班馬政

游牝別羣以陰生不欲耗陽也繫騰駒者防其相

蹄齧也馬政謂養馬之政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齊戒處必掩身

毋躁上聲色母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者欲定心氣

自官靜事毋刑以定晏陰之所成

刑伊是反

日長至者日長之至極宛生分者陽主生陰主死

進謂進御也和謂致五味調和之也靜事毋刑者

不欲動而有為也晏安也陰德安靜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莖榮

皆候也鹿角類感陰生而角解半夏藥名夏半而

生故名半夏

是月也毋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

升山陵可以望雲耕

夏火王之時南火王之方用火則火太盛傷微陰

何令 仲夏

之生也居高明以下皆順陽在上

鄭氏

仲夏行冬令則電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

令則五穀晚熟百疇時起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

早成民殃於疫

人行此令則召天災

時帝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

六月節日在柳九度火大火即心星也心東方宿

奎西方宿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蝮其音徵律中

林鍾

林鍾陰律季夏氣至則林鍾之律應林衆也鍾聚  
也萬物之蕃茂止於此矣

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温風始至蟋  
蟀居壁應乃學習爾草爲螢

温風始至而下皆候也

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  
赤玉食教與雞其器高以粗

明堂右个南向之西偏鄭氏

命漁師伐蛟取鼈登龜取龜命澤人納材薑

漁師掌魚官四者皆水族必於季夏取者欲以盛

月令 季夏

暑之氣燥其皮甲利其耐久故也韋謂挾之小者

可縑爲薄必擇其材者故名材葉命澤人納之生

於澤也高氏

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以養犧牲令民無

不感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各山大川四方之神以

相宗廟社稷之靈以爲民祈福

四監者天子畿內分百縣縣有四郡各置大夫爲

監按常也百縣供芻有常數

是月也命婦官采繡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質

黑黃倉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

以爲旗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

禮音二又

婦官者婦人善別五色故命其官使采桑白與黑謂之黼黑與赤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章法於法者常法故者舊比也實正也良善也非其實爲諛非其良爲偽旗章即詩織文鳥章之

章登呂氏春秋作成

禮音注方氏論氏

是月也樹木方盛勞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新伐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破

月令 卷首

養氣說者謂萬物生於夏而氣主養故不欲搖之按呂氏春秋作播蕩於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說者謂預出徭役之令以驚民按呂氏春秋無發令而平時以妨神農之事神農將持功說者謂持有守意將持功謂秋成在後按呂氏春秋作命神農將巡功高誘注昔神農能殖嘉穀後世因名其官爲神農此因水潦盛昌而命其巡行堰畝脩治之功補

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

王潤厚暑說者謂土為火所蒸故潤既潤則水勝  
火火反辱焉按呂氏春秋作土潤溽暑是水氣當  
暑者潤而然其燒雉其草以水浸之可美土疆說  
者謂疆如強梁之疆王疆謂土之不可化者以燒  
草而化之使美也按呂氏春秋可以化土疆是疆  
即疆界之疆非強梁之強也月令即呂氏春秋之  
文而字偶訛誤說者即曲為之辭九當以呂氏春  
秋元文為正補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效民乃遷徙行秋  
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火行冬令則風寒

月令 季之文

不時鷹雉蚤鷩四節入保

鮮音仙 鷩音反

鮮落不待黃而落也女火以純陰之氣過盛而

反傷之也反

中央土其日戊己

戊言茂己言起萬物至此茂盛其含秀者抑屈而  
起因為日名。五氣順布而四時行木火金水各  
主四時而土氣具無往不在故四時之間戊己日  
各有九先儒謂之寄王焉火生土土生金季夏之  
末在火金之間故於此言中央土此即坤在西南  
致養之地間於離兌離火也兌金也坤在其間中

中央土也

謂地也

其帝黃帝其神后土

黃帝有韓氏以土德王天下后土共工氏之子句龍

其蟲倮

倮者六月土王之時物轉壯大露見不隱藏也凡

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

聲始於宮宮數八十一屬土凡聲數多者濁數少

者清黃鍾數最多季夏主土聲最重故黃鍾於律

位雖屬子而季夏之氣至則黃鍾之宮應

應

其數五

五

天五生土地十成之但言五者五中數也

呂氏說

其味甘其臭香

鄭氏謂土之臭味也然土安得有臭味竊意土爰

稼穡稼穡作甘而其氣則香爾

補

其祀中霤祭先心

霤者古人穴地而居開其上取明故兩霤之後世

開牖象中霤之取明其地不當棟而在室之中央

因名室為中霤祀中霤祭先心皆中也

補

天子石占大廟木室乘大路駕黃駟載黃旂衣黃衣服

黃玉食稷與牛其器園以閔

天墜大室南向之中央黃土色覆生皆土屬象  
土屬布於四時闔象土合物呂氏春秋闔作換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

七月中日在翼十五度建星在斗牛之中北方星  
星西方宿是時昏旦中於南方補

其日庚辛

秋屬金庚辛金日也庚言更辛言新萬物至秋更

改新成因為日名本說

其帝少皞其神蓐收

少皞帝嚳之子以金德王天下號金天氏蓐收少

月令 三國志

皞氏之子名該為金官高誘注

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

涼氣至物備寒生絨毛商屬金夷則陽律孟秋氣

至則夷則之律應夷言平則善法也鄭氏

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地四生金天九成之故九金數金味辛金臭腥孟

秋始內由門入故祀門肝屬木金克木故祭先肝

以養金鄭氏及

涼風至白露降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教

涼風至至鹿祭鳥皆訖候鷹擊鳥於大澤中先四

面陳之而未食也謂其祭先是時始行刑殺順時

氣

高誘曰氏春秋注

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  
白王食麻與大其器廉以深

總章即明堂之西向秋則居之各總章者西方總  
成萬物章明之也左个蓋其南偏戎屬秋白金色  
麻實有文理屬金天金玄墨廉深象陰閉殺滿精

氏鄭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  
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

月令

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  
朝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後專任有功以  
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還反呂氏春秋元本作還乃順彼遠方元本順作  
巡巡行也○凡皆順肅殺之氣言之非必誅伐誅  
伐因事不得已而行豈因時舉行之常典哉補

是月也命有司脩法制繕圜圜具桎梏禁止姦慎罪  
邪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劓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  
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羸音盈

此順秋氣而修刑也理者獄官皮曰鞴肉曰剗骨



曰折骨肉皆絕曰斷傷者瞻之而已割則察折則  
視斷則不察此蔡邕高誘之說或以審斷屬下文以  
審斷決為句亦通但下文獄訟必端平於上下文  
不類若以審斷屬上句則決獄訟必端平文相協  
耳贏解也贏者縮之反蓋有餘之名天地始闢故  
當以戢斂為務補

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  
斂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修宮室坏牆垣補城郭

及圻土塊以土塊增塞其圻。秋穀既登而修水隄

防之事精

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  
幣

凡非收斂之事皆所不宜行高注

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

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國多

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瘡疾高注

介蟲敗穀謂蟹食稻越語云介其稻蟹無遺種此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昴觜中子斯反

八月中日在角十度牽牛北之宿觜觿西方宿是

月昏曰昏中於南方

鄭氏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  
南呂

南呂陰律仲秋氣至則南呂之律應呂助也南呂

者贊陽秀切

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首風至鴻雁  
來玄鳥歸羣鳥養羞

首閉暗之稱玄鳥燕也羞謂所食養之所以備冬

藏。首風以下皆記候

天子居總章大廟乘戎路駕白駮載白旂衣白衣服

月令仙秋

白玉食砥與大其器廉以深

總章大廟明堂西向之中補

是月也養耄老授几杖行饗粥飲食

陰氣發老年衰故共養之高誘

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小大度有短長  
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

司服主衣服之官上曰衣下曰裳表畫文裳刺繡

以至小天之制長短之度皆主衣裳言之禮服也

衣服有量言所受各有量各循其故法此主燕服

及他服言之也冠帶有常無苟變於昔示民有常

也。○凡皆因寒氣將至而備衣服及之。

命有司由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撓枉撓不當反受其殃。

有司理官也申重也孟秋既命之今又命之也以直為曲曰枉以是為非曰撓撓亂之也補

是月也乃命宰祝備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昏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

宰宰牲者視祝神者純色曰犧未殺曰牲食草曰芻食穀曰豢物色辨賄之別。○凡皆言祭祀之牲

月令 仲秋

天子乃難以達秋氣難乃

難即難逐不祥也達秋氣使不壅閉補

以犬嘗麻先薦寢廟

犬金畜也犬始熟故嘗之高誘曰此注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塞滯困倉高誘曰

藏而留穴曰竇盡藏之曰塞圓曰困方曰倉高誘曰

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蓄菜多積聚乃勸種麥無或

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

蓄菜所以禦冬種麥又以饋食補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坏戶殺氣浸盛陽氣

日衰水始涸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

用

以音

坏以土增益充之四旁使通明麴稍小十月寒甚乃閉之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以其尤重而內實

故謂之石角呂氏春秋作齊

用孔氏方氏補

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

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凡舉大事

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

易以

易關市謂輕其稅大數謂陰陽凡舉事必順天道

謹因其事類毋干其道

月令 仲秋

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後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

物所

收雷先行雷已收聲又先時而行也

神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

九月節日在房五度虛北方宿柳南方宿是月昏

旦中於南方

鄭氏高注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

無射

音

無射陽律季秋氣至則無射之律應萬物無射也

鄭氏

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鴻鴈文寶爵  
入大水為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

皆祀時候

天子居總章右人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  
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右个北偏

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戚無不務內以會天地  
之藏無有宣出

內謂收歛入之也無有宣布而出見於外

月令 季秋

乃命冢宰農事畢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  
倉祇敬必飭

要謂多少之總數籍田所耕千畝供上帝之藉田

也神倉以其供神故曰神

鄭氏

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  
力不堪其皆入室

百工休寒而膠漆不堅也入室冬之事此預戒也

鄭氏

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  
于天子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朝日與諸侯所稅

於民輕重之法。貢賦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秋去

習吹。秋冬重吹也。嘗者宗廟之秋祭。以其犧牲告備于天子。秦以建亥月爲歲首。故於季秋預備來

歲之事。鄭氏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

及七駟。咸駕載旌旄。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播

扑。北面誓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

禽于四方。鄭氏

五戎。謂五兵。乃劍矛戟矢也。馬政。謂齊其色度。其

月令 季秋

力使堪同乘也。僕。謂田僕。掌御七駟。謂趣馬也。夫

天子之馬六種。則六駟。又有總主之人。并六駟爲

七。析羽爲旌。龜爲旄。級。謂正車副車之等。整設

整列而陳設之。屏。謂田所門外之蔽。擗。插也。扑。覆

楚也。厲飾。謂嚴厲其容飾。主祠。典祭祀者也。祭禽

謂以所獲禽祀四方之神。此因田獵教兵。命僕

騶咸駕車。各以等級。整設于天子之屏外。司徒臨

誓之。天子乃親射。命主祠者祭神。以報獲功而終

焉。補

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螻蟄咸俯。在內皆墜。

其戶乃趣獄刑毋留有罪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  
宜者

(在內)呂氏春秋作在穴(瑾)謂以土塞之祿秩不當  
謂私恩所增加供養不宜謂非常之膳求不可得  
者。草木黃落與蟄虫咸俯候也因草木黃落而  
伐薪為炭斧斤以時入山林也因蟄虫咸俯而趣  
刑殺氣已至不敢留獄也收祿秩之不當謹於養  
人收供養之不宜節於奉已凡所以順飲藏之義  
也補

是月也天子乃以大嘗稻先薦寢廟

奉秋

稻始孰也期氏

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飢彙行冬  
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煖風  
來至民氣解惰師興不居(音水) (音丁) 計反  
飢彙不通師興不居不得居止也呂氏春秋作  
師旅必興

子虛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

十月節日在尾(危)十度(危)北方宿七星南方宿是月

昏日中於南方高注

其日壬癸

冬屬水壬癸水日也壬言任癸言揆時萬物懷任  
於下揆然萌芽因爲日名高注

其帝顓頊其神玄冥

顓頊高陽氏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以水德王天下  
玄冥少皞氏之子曰脩曰熙相代爲水官高誘呂  
氏春秋注云少皞氏之子曰循未知孰是

其蟲介

介甲也象物閉藏地中龜鼈之屬鄭氏

其音羽律中應鍾

羽數四十八屬水數最少聲最清應鍾陰律孟冬

氣至則應鍾之律應應者其種類鄭氏  
其數六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六舉其成數用節

其味鹹其臭朽

水曰潤下潤下作鹹氣若有若無曰朽用尚書  
及鄭氏

其祀行祭先賢

行門內地各守在内故祀之鄭氏據檀弓踐行之  
說謂行在廟門外之西爲較壤厚二寸廣五尺輪  
四尺賢屬水自用其藏不以所克者爲養意二歲  
終於此也集補



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

蜃大蛤。晉語曰：雉入于淮為蜃。雉火屬，蜃水屬。

冰陰凝也。凍陰氣閉而陽不能融也。雉為蜃陽不

勝陰而為其遷也。虹以陰于陽而見，是月陰壯故

藏不見。凡皆記候也。

鄭氏馬氏高注

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

玄王食黍，與蟻其器，闕以奄。

玄堂左个，即明堂北向之西偏。鐵驪，黑馬色如鐵。玄

器，黑漆。黍，獨火。蠶水，畜相，具也。器闕以奄，象閉藏。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

月令 子文

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齋，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

九卿大夫以迎冬于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

先人有以國事死者賞之，恤其孤寡。

是月也，命太史審節氣，以是審封土。以是察阿黨，則

罪無有掩蔽。

豐者殺牲以血塗其隙，物有豐隙則祆作，以牲血

厭其變，為蓋除豐之謂也。周禮龜人：上春釁龜，祭

以十月為歲首，故於此言之。筮者筮之著理不待

釁，連言之耳。北者龜之繇文是，察者是正而審察

之獄，吏阿黨者罪。

用鄭氏馬氏補

是月也。天子始裘。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圻城郭，戒門閭，脩鍵閉，慎管籥，固封疆，備邊寇，完要塞，謹關梁，塞後徑，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坐丘壟之小大，高卑薄厚之度，貴賤等及憲先代反下。蓋藏，謂倉庫藏其中而蓋其上。鍵者，門扇之後樹。兩木穿上端為孔，閉者，謂將倚關門以內孔中要塞者，邊城要害處。喪紀者，以禮數紀之。坐，呂氏春秋作營。謹蓋藏以下，奉時之閉塞也。飾喪紀以

下喪者人之終，冬者歲之終，亦順天時也。

方氏馬氏

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察度程，毋或作為，殽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

工師，工官之長。效功，錄見百工所作器物功致者。功力極其至，每物之上刻勒所造工匠之名以考其誠。誠即功致者也。功有不當，即不功致者也。

氏方氏補

是月也，大飲烝。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天子乃命將

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大飲烝與羣臣飲烝謂物之可薦者衆也。天宗謂日月星辰。公社謂以上公配社祭。然愚意公社別民社耳。臘請以獵所得肉而祭之。五祀門戶中雷竈行也。角者力相抵。解氏方氏

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衆庶。非民以爲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

水虞澤虞也。漁師斂人也。此謂收水澤之賦而又禁其擾然。恐不若澤梁無禁之相安也。

月令 王季冬

子夏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災各以其類至。補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辟中。旦軫中。

十一月節日在斗。十二度。東壁北方宿。軫南方宿。是月昏旦皆中於南方。鄭氏又高誘注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鍾。

黃鍾律之始。仲冬氣至。則黃鍾之律應。黃者中之

色天子之德也萬物黃萌聚於黃泉之下故曰黃

鍾離氏及  
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冰益壯地始

坼鷓且不鳴虎始交

鷓且求明之鳥陽物是月陰盛故不鳴虎陰物感陽生而交。冰益壯以下皆記時候

天子居玄堂大廟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旒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粳其栗閔以奄

玄堂大廟北向之中

飭死事

月令 仲冬

古注謂飭軍士必有死志皇氏謂死為逃亡未知孰是按呂氏春秋無此句而此句亦無所屬

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

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為發天地之宥諸藝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

暢月

氣自內而外為沮自上而下為達天地壅蔽萬物不使宣露與房舍相似氣沮泄是為發其房暢充

也謂萬物充實不發動按呂氏春秋沮泄作且泄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闔謹房室必重閉省婦

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

孔作咸省

（奄尹）王領奄豎之官奄謂精氣閉藏（尹）其正長也

○九因閉藏申嚴宮禁之事補

乃命大酋。秣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絮。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

音送。禮子康。頭貸他得反。

天酋主酒官。用麥曰麴。用米曰蘖。湛漬也。熾炊也。

（火齊）生熟之中也。六物。秣稻。至火齊。九六。貸。呂春

秋作。或用孔氏補。

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

盛德在水。故禘祀之。用馬氏說

月令 仲冬

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穡聚者。雉。牛。禽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以實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

不自斂藏者。聽人之取。以警之。能取食。林澤者。教之侵奪者。罪之。補

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語疑

（日短至）短之至極也。諸生。萬物之生蕩者。生意之

動事欲靜。著。凡事靜以待定。補

禮記 月令

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

芸與荔音香。草荔馬荔挺。生出也。結者蟄初向下。

今宛而上。故原結也。麋澤獸。得陽氣之初而角解。

○凡皆記仲冬之候補

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

陰盛而堅也。

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

凡以應天地之實此方

塗闕。廷門閭。築園囿。此所以助天地之閉藏也。

順時氣此類

卷之五

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氣霧宜實。雷乃發。蟄行秋

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蟄蟲

為敗。水泉咸竭。民多疥癘。雨于

雨汁。雨雪雜下。如物有汁。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氏中。

十二月。節日在婺女八度。婁西方宿。氏東方宿。是

月昏日昏。中於南方。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

大呂

大呂。陰律。季冬氣至。則大呂之律應。大呂助陽。宣

物類

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鴈北鄉鵠始

巢雉雉乳雉古

鴈北鄉順陽而復也此月方鄉北後月建寅云候

鴈北則歸矣孔氏云此據旱者恐非也謹知避歲

所在於是來歲之氣兆矣故始巢雉火畜感於陽

而後有聲雞木畜麗於陽而後有形皆季冬每五

日之候雉雉乳氏春秋作乳雉氏補并巢方

天子居玄堂右人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旒衣黑衣服

玄玉食黍與彘其詔闕以禘

日令 孝之

玄堂右个北向之象偏

命有司大難旁礪出土牛以送寒氣礪乃多又

難儼也大難盡逐陰惡為助導也旁礪者披礪其

牲禳除陰氣於四方之門也出土牛者牛屬丑土

勝水故出是以送寒氣此驅除之終事又農耕之

始事也後世土牛之法以歲之幹為首之色甲乙

青丙丁赤戊己黃庚辛白壬癸黑以歲之支為身

之色寅卯青巳午赤申酉白亥子黑辰戌丑未黃

以立春日之幹為角且尾之色支色為脰納音色

為蹄以立春為策牛人前後立春在十二月望即

策牛人在牛前示農早立春在十二月晦或正月

朔即當由立春在正月望即近後

禮氏曰氏

征鳥厲疾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征鳥厲疾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征鳥厲疾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征鳥厲疾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征鳥厲疾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征鳥厲疾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征鳥厲疾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征鳥厲疾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征鳥厲疾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征鳥厲疾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征鳥厲疾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征鳥厲疾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征鳥厲疾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征鳥厲疾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征鳥厲疾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征鳥厲疾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征鳥厲疾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征鳥厲疾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征鳥厲疾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征鳥厲疾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饗乃嘗魚先薦寢廟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饗乃嘗魚先薦寢廟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饗乃嘗魚先薦寢廟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饗乃嘗魚先薦寢廟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饗乃嘗魚先薦寢廟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饗乃嘗魚先薦寢廟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饗乃嘗魚先薦寢廟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饗乃嘗魚先薦寢廟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饗乃嘗魚先薦寢廟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饗乃嘗魚先薦寢廟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饗乃嘗魚先薦寢廟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饗乃嘗魚先薦寢廟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饗乃嘗魚先薦寢廟

此潛詩所謂季冬薦魚也此時魚性定而美

此潛詩所謂季冬薦魚也此時魚性定而美

此潛詩所謂季冬薦魚也此時魚性定而美

此潛詩所謂季冬薦魚也此時魚性定而美

此潛詩所謂季冬薦魚也此時魚性定而美

此潛詩所謂季冬薦魚也此時魚性定而美

此潛詩所謂季冬薦魚也此時魚性定而美

此潛詩所謂季冬薦魚也此時魚性定而美

此潛詩所謂季冬薦魚也此時魚性定而美

此潛詩所謂季冬薦魚也此時魚性定而美

東方盛水澤腹堅命取水

寒極而水盛腹堅則其堅達於內非特形於水面

而已命取水者非特將以備暑亦以達陽氣

冰以入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

器

冰以入呂氏春秋作冰已入五種五穀之種耦耕

古者多以人耦耕詩稱十千爲耦論語長沮桀溺

耦而耕蜡祭之報迎備迎虎而獨不及牛古未以

牛耕也至冉伯牛名耕則此時必有以牛耕而字



之與耒以木爲之長六尺六寸底長一尺一寸中  
央直者二尺三寸句者三尺二寸底謂耒下向前  
曲而接耜者耜以鐵爲之廣五寸耒耕者所推耜  
以入土。大寒氣過農事將起終則有始也。鄭氏

命樂師大合吹而罷

合音合音反  
罷音壁反

吹者人氣故用以迎陽氣大合吹即罷可以知其

無燕矣

王

乃命四監收秣薪柴以供郊廟及百祀之薪燎

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

鄭氏

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

且更始專而農民每有所使

日所舍爲次一月一移次去年季冬次玄枵今年

季冬復次於玄枵故曰窮于次月遇日相合爲紀

紀謂月繫於日也亦去冬會玄枵而歲一周故曰

窮于紀二十八宿更見于南方而歲一周故曰星

回于天幾終者近於終更始謂來年正月農事將

起預戒專一無他役使

孔氏方氏  
及高誘注

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

宜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

社稷之饗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命宰歷卿

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其山林名川之祀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其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

次次第之也。歷猶次也。○歲終預議來歲之事。次諸侯之犧牲以事上帝。同姓之芻豢以奉寢廟。卿大夫庶民以事山川。又總以民咸獻其力示民力之普存也。然犧牲之用幾何。要各有司存。所謂民力之普存。謂民皆得盡其力。然後舉以事神。無愧耳。如必盡天下之供輸以爲祭。不幾於擾也哉。此皆後世推測之言耳。  
補

季冬

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爲妖四鄙入保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特雪不降冰凍消釋

疾久而不瘳曰固疾

慈溪黃  
日抄分類十六終

齊東野語

卷三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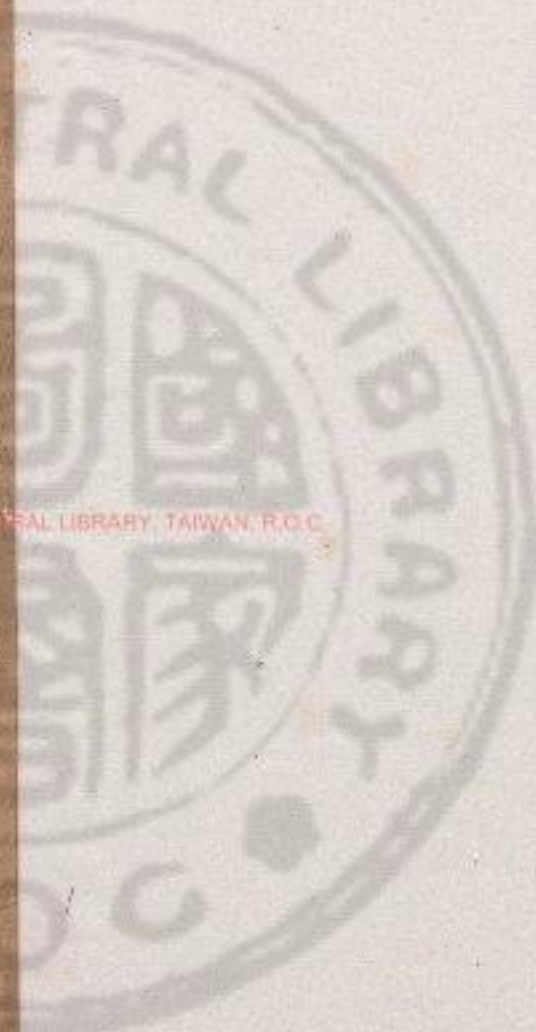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十七

讀禮記四

曾子問第七

此篇多著處凶禮之變。曾子所問三十七。子游一  
子夏二。故以曾子問名篇。文類檀弓。不知誰所集。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  
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冕執東帛。升自西階。  
盡幣。不升堂。命毋哭。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  
奠幣於殯。東几上。哭降。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  
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舉幣。反音泰。禮檀弓支。



攝主謂上卿代君聽國政者禫服者天子六服大  
裘爲上其餘爲禫言禫者取其績繡天祝禫衣而  
冠冕接神則吉服也祝聲三者以警神也凡筵於  
殯東明繼體也反位反朝夕之哭位也舉斂者舉  
而下埋之階間也。此論君薨後世子生而告殯  
之禮禫冕吉服以告既告而後衆哭反位補  
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宗大祝  
皆禫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  
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  
三日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

曾子問

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  
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大宰命祝史以名編  
告于五祝山川奉勇反震七雷反  
應才用反則賢飾反

三日世子生之三日也如初如告生之時也天宰

主教令之官大宗主宗廟之官少師主養子之官

哭踊三者三每踊三度爲一節如此者三故曰三

者三。此世子既生三日之後以名見於殯之禮

宰宗人皆替君事者子拜稽顙奉子者拜哭也踊

襲衰杖成子禮也言北面著子雖幼莫不臣也言

師著不可一日無師傳也鄭氏

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  
大宗從大祝而告于禰三月乃名于禰以名徧告及  
社稷宗廟山川

君已葬而世子始生則告于禰禰父之主也父在

三月而見始名故亦三月而名於禰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冕而出視朝  
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  
道而出告者五日而禰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  
亦如之

五官五大夫典事者道而出祖道而出。出必告

曾子問

于祖奠于禰反亦如之事死如事生也又及於社  
稷山川者推事親之道以事神也諸侯受命于天  
子為宗廟社稷山川之主將將違去以適天子之  
國禮宜洞達周徧若此

諸侯相見必告于禰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五  
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于祖  
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后聽朝而入

五廟太祖與二昭二穆五官五大夫。此言諸侯  
適異國見諸侯告行告至之禮視適天子之禮為

殺禰

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至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脩葬事。其虞先重而後輕。禮也。爾古音賓

並有喪謂父母若親同者。同月死。葬是奪情。故先輕者。莫是奉養。故先重者。次者大門外之右。平生待賓之次。九柩車出葬。至次則孝子哭盡哀。今為先葬輕者。故自啓殯及葬。皆不更新奠。行至次亦不良。以重者尚在殯。於其輕而先葬者。殺禮也。反葬莫而后辭於殯。遂脩葬事。此謂先葬輕者而反

並有問

然後奠。禮而告於未葬者之殯。遂脩後葬之事。鄭氏改殯為賓。謂告語於賓。諸家皆從之。蓋以反葬不復可言殯也。不思葬以輕重分先後。此正輕喪先葬。異然後再舉重喪。而告於重者之殯。不必改殯為賓。補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

宗子。大宗子。雖老無有無主婦者。謂承祭祀也。故

雖七十猶娶。然此謂無子孫者。若有子孫。則老而

傳禮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

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婦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有冠醴。無冠醴，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櫛，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冠者請賓贊冠禮。醴重醴輕三加冠每一加一醴醴則三加後總一醴。醴是古之酒故重酒是後代之法故輕。若因喪而加喪冠則服除不復行冠禮。不改冠乎。曾子再問也。天子賜弁冕歸設奠而服更

曾子問

不改冠。夫子引類言之也。父沒而冠之禮併言及之也。用孔氏補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非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非舉，亦非禮也。

旅酬者，尸止爵之後，主婦致爵于主人，次主人致爵于主婦，尸致爵于主人，主婦主人酬賓及獻長兄弟，眾兄弟內兄弟于房中，賓酬長兄弟，長兄弟酬眾賓，眾賓酬眾兄弟，此所謂旅酬，是於特牲者。



也。小祥不旅酬，謂奠酬於主人，主人酬於賓，賓不舉主人所酬之觶。至大祥則旅酬矣。昭公。小祥而旅酬，孝公。大祥而不旅酬，過與不及，皆非禮。孔氏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為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

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

饋奠謂在殯時與，謂執事不足，謂月朔殺奠有牲，牢黍稷，用人多，朋友加麻，故士奠用朋友。天子諸侯斬衰者奠，以服重者與祭，所以重其喪也。大夫服斬衰者不與，避正君也。士齊衰者不與，避大夫也。曾子疑身重服而與執事為輕，喪重祭，故夫子答之如此。鄭氏

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總不祭，又何助於人。

前所謂喪服者與祭蓋喪祭也此所謂祭蓋吉祭也故雖緦麻之輕亦不與也用方氏補

曾子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然喪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

廢猶除也已方除喪而復與他人之喪祭不可擯相非行事之正於禮或可用方氏補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

曾子問

不得嗣為兄弟使其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

父喪稱父以弔母喪稱母以弔各以其敵也世母即伯母無父母則稱伯父母以弔不得嗣為兄弟言遭喪不得成昏為夫婦有兄弟之義未成昏故託兄弟為辭遭喪之餘無望生全故以此辭於女女不敢嫁而待之服除而後成昏壻之於女氏父母死亦然補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

曰迎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  
母死則女反

布深衣深衣之屬縵者縞白絹總束髮長八寸縞總  
以縞爲總。女嫁在塗聞壻之父母死即變服而  
往聞已之父母死即反而奔喪

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  
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  
位而哭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  
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魚  
曾子疑初昏遭喪不成禮喪除更爲昏禮孔子謂

曾子問

祭禮奉祖先尚不追償昏禮飲生人不復可知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

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

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

○力

不息燭將遠父母兄弟也不舉樂親之代謝感世

變也廟見謂舅姑沒者稱來婦始來歸也祭於禰

以婦有共養之禮

○用鄭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  
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  
示未成婦也

○魚

遷朝也大也。皇祖姑壻之祖母同昭穆者，非

草屨歸葬女氏，以未廟見不得婦姑之命。

鄭氏

曾子問曰：取女而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

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以嘗請期，故齊衰而弔。然未成婦，故葬而除服。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

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也。昔者

齊桓公亟舉兵，作為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

主，自桓公始也。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

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為主，客入弔。

曾子問

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

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

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

原音除，歷起史反。

僞猶假也，用兵以遷廟，主行無則，以主之命行，齊

桓公假為主以行，歸而置於廟，遂為二主，哀公答

衛公拜，康子亦拜，是為二孤之始。

鄭氏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

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

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

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捨祭於祖，為無主耳。

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大夫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

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跽。老聃云。

謂則反

齊車金路。示有祿敬之心。天子崩。諸侯薨。則藏諸

主於祖廟。象有凶事而聚也。君去國。以廟主於鬼神。依人而行者。與主。木主。天子尺二寸。諸侯一尺。

祝迎主。祝接神者也。跽。正行者。老聃陳國苦縣。頽

鄉。曲仁里人。爲周柱下史。或爲守藏吏。

都氏孔氏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

曾子問

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

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

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

命也。

主命。受命于主。主在廟而受其命以行。不以主行

也。甫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

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昔

者魯昭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

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

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昭公年三十，乃喪齊歸，猶無感容，又安能不忍於慈母？天子練冠以燕居，蓋謂庶子王為其母，其言又非也。家語云：孝公有慈母良。鄭氏

又非也。家語云：孝公有慈母良。

鄭氏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雪衣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雪衣失容，則廢。

諸侯之廢禮，增天子崩與夫人喪并天子之廢禮。

四為六補

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簋豆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曾子問曰：嘗禘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

接祭謂接續行事，過變而遽不暇舒徐也。

本方氏說

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醕不酢而已矣。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醕音隴

三飯者。尸三飯告飽則止。若常禮則祝侑。尸再飯。天子之禮。至十五飯。今殺禮故三也。醕者。以酒滌口。飯畢。主人酌酒醕尸。今殺禮故不醕也。酢者。主人酌尸。尸酬主人。今殺禮亦不酢也。畢獻者。攝主酌尸。尸酢攝主。攝主又獻祝而畢。無獻佐食以下之禮也。天子初崩。哀感未均。祭祀既殯而後祭。不得純如吉禮。既葬則祭彌從吉。用孔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杜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發自薨。比至于殯。自啓至于反哭。奉帥天子。

補帥循也。諸侯待既葬而祭。亦如前章天子之殺禮。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邊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犬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醕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總室中之事。

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總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

室中之事謂獻尸祝佐食耳大夫以喪廢祭者九士併總不祭則小功亦不廢所廢凡十一於死者無服謂舅與舅之子及從母昆弟凡皆已之母親於已則服總於已所祭之祖禰則無服。位尊則以事而廢禮者少位卑則以事而廢禮者多重輕之別也。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

乎

不羣立旅行恐與人苟語而忘哀也已有喪而弔人之喪若為彼哀則志已之親若為親哀則哭彼

為虛

本鄭氏說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

私喪私家之喪殷祭二祥之祭殷者其禮盛也。初為君服不敢為親私除若君服除後乃可為親



行二祥祭以伸孝心礼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祭。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

曾子承前章問私喪可除。遇有君服而弗除。及君喪既除。則於私喪但行殷祭。而不再行除喪之禮。是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答謂時已過而不再舉。因及祭不追補之事。為證。禮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

殷事。朔望薦新之奠。君喪既殯而無事。父母新

喪而有事故。常在家。惟朔望奠。則往君所。補

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

君已啓殯而遭私喪。歸哭而反送君。君未殯而遭私喪。歸殯而反。君所。補

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

大夫。卿之總稱。內子。太夫人之適妻。此承上文在

君所時其家使人攝祭。大夫妻於君之喪亦之。君所朝夕否者。君所朝夕之奠。大夫有私喪者不與。

補

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

相誄非禮也。

誄力水反

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謚。幼賤不誄

貴長嫌諛也。天子稱天以誄明非欺也。諸侯不相

誄防私也。禮當誄於天子。

補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禭從。君薨其入如

之何。孔子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經。既衰非杖入自闕

曾子問

升自西階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

君大大士一節也。

無為階反正音義音問

戒猶備也。禭周身之棺也。共殯服謂君已大斂殯

服謂布深衣直經散帶共之以待其至子嗣君也

其子麻弁經衰杖者棺柩未安不忍成服於外也

闕觀闕也喪歸殯客位故入自闕升自西階此言

已大斂於外而歸殯者也如方小斂歸而後大斂

則其子惟加免於首亦未麻弁入自門升自阼階

使如生還

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闈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

遂既封而歸不俟子

封古音變  
如字

既引謂喪在塗封封土於墳字謂嗣君。君喪在  
途而聞父母喪遂送君喪封墳即先反不待其嗣

君鄭氏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  
曰遂既封改服而往

葬時著免聞君喪則待葬畢改袒括髮而往

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  
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

薦其常事

爲于  
偽反

曾子問

上牲大夫少牢介副也有助義。但從貴祭從宗

補

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  
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

庶子之貢者講祭仍用宗子主名

補

攝主不厭祭不殺不假不綏祭不配

配於配  
配於配

厭謂餼神旅謂旅酬撥謂受福綏祭謂既祭而祇  
其減毀之墮配謂祝辭以某妃配某氏。庶子爲

攝主不敢備禮

布莫於賓賓莫而不舉

布奠謂主人酬賓布此奠爵於賓薦之北賓與謂  
賓取薦北之爵奠於薦南而不舉此方酬之始而  
即不舉謂止而不行旅酬之事也亦承上文攝主  
不備禮而言所以釋不旅之義屈氏補  
不歸肉其辭于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其辭  
攝主不敢如常禮歸助祭者肉故辭以宗子在他  
國不得備禮也此亦承上文補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  
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為  
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宗子死稱

名不言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  
我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認於祭也

哉者以無正文疑而度量之辭身沒而已者以宗  
子死而代之祭終身不敢稱孝以自同於宗子至  
身沒而子繼則子可稱孝矣若順也實本也誣猶  
妄也宗子在他國而庶子無爵者攝之祭不敢  
祭於家避宗子也宗子死而代之祭雖祭於家而  
不敢稱孝亦避宗子也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用  
之順於義也今之祭者不本於義妄而已也補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愿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

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

祭成人必有尸尸以象神蓋侑食而使之飫者也殤未成人祭之無尸直設饌食以厭飫其神故謂之厭也適殤陰厭祭於奧而其地闇也庶殤陽厭西北隅向戶而其地明也曾子疑立尸以人代神遂問若厭祭不用尸亦可乎孔子謂祭成人而無尸是殤之也不可補

曾子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

祭成人亦有陰厭陽厭今孔子於殤亦言有陰厭陽厭故曾子疑而問之然成人之祭迎尸之前祔酌奠奠之且饗是名陰厭尸起之後徹俎設饌西北隅是名陽厭陰厭陽厭蓋兼用之也祭殤者適則陰厭庶則陽厭禮不兼用名同而禮則異也孔子復條析之如后補

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所進無玄酒不告利成是為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

陽厭其音

吉祭者從卒哭後之祭也。用特牲者尊宗子。從成人也不舉者不舉肺也。所俎者尸所食歸餘之俎也。玄酒者元酒用水也。利成者利謂養而其禮成也。凡吉祭者皆無此禮也。當至之白謂西北隅得尸明處。此謂陽厭而其禮又殺也。

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壙，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發，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壙，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后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且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

曾子問

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疢患吾聞諸老聃云。禮用反

連使色吏反奠音善堂始占反

柩道塗也。巷黨，黨名也。就道右者，停柩在道東地嚮以對南嚮而行來之人，使之相左。凡吉事交相左，凶事交相右。柩處右而使行來者相左也。已止也。數讀為已。舍奠，每將舍奠行主也。疢，病也。柩行不見星，懼姦惡也。日食未知還明之時，安知其

不見星若冒行是以人之親病於危亡之患故老  
子戒其止不行而孔子述其言補

曾子問曰為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  
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  
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  
館與公所為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

復者始死招魂。曾子疑使者所舍皆公館安有  
私館不復之禮孔子謂士大夫自相停舍為私館  
公家所造之館與公家所為使之停舍者為公館  
公館情伸可復私館妨其主人情屈不可復補

曾子問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輿機而往塗通故也

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  
者父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  
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  
曰臣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補

土周者聖周夏之瓦棺也園者墓園有草木處不  
遠葬於墓也輿機機者尸之牀輿謂抗舉之以繩  
輿舉其牀以適於園就移入土周不斂於室也史  
佚者周成王時賢史。下殤不斂於宮中以葬於  
園路近也曾子問若路遠當如何孔子述老子之

言謂昔史佚下殤路遠召公勸斂於宮中不敢謀  
之周公以為可而行之矣用棺衣棺謂宮中用棺  
早斂至墓又衣以棺也集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為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齋戒內  
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孔子  
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馬。禮記  
受宿謂受宿齋戒也。既受宿而有齋戒之喪。出舍  
公館待祭事畢然後歸哭。孔子因併言尸出之禮。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昔禮與

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致  
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  
也。此之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  
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  
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禮記

子夏問居喪而事金革禮歟。始於有司之命歟。孔  
子告以古禮居喪則致其事。子夏因又問然則居  
喪而事金革者非歟。孔子又述老子之言。謂伯禽  
居喪而伐徐。或者國事之急。有為為之也。今貪人  
士地利而為之者。吾不知其可也。補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十七終

禮子明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十八

讀禮記

五

文王世子第八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十七終

禮子明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十八

讀禮記

五

文王世子第八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卿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

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

注反莫音暮。食上之。上時掌反。說音說悉。羊也。反間。去聲讀。

內豎小臣掌通內外者。御如今小史直日御於君所者。不安節謂失常而疾生。食上謂進食。食下謂徹食。任謂察末。猶勿也。原。疝也。如原蠶之原。未有原痕。勿以其餘再進也。間。猶瘳也。疾痛在身無少間。障疾寬減爲間。此言文王孝養王季。武王復

孝養文王。

補

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

文王世子

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齒。人壽之數也。男八月生齒。八歲而亂。年老而齒

落。齒亦謂之齒。謂年齡者。謂年爲齡也。○年齡無

可移之理。君王乃戰國之稱。其傳之妄歟。用胡氏補

成王幼不能蒞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

禽。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

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文王之爲世子也。

蒞阼。臨朝也。阼。謂主位。阼階。武王崩時。成王方十

歲。故云幼不能蒞阼。周公相之而踐阼。方氏謂蒞

以位言踐以足履言此輕重之別然恐此欲合王  
介甫字說其踐阼亦指成王非指周公欲與踐未  
必有異義。此承上文言文王行世子之禮武王  
帥而行之至成王幼而為君不可以教世子者教  
之故假伯禽以抗舉世子之法使成王習見之蓋  
必能為世子而後能為人君也武王成王之為世  
子皆法文王故以文王之為世子結之補

凡學出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  
於東序小學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文籥師丞贊  
之胥鼓南春讀夏弦大師詔之讀宗秋學禮執禮者

文王世子

詔之冬讀書與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序

凡學干戈之類並  
同學士之學如字

教反

學古讀如數謂教之使效世子君之適未學士司

徒所選升於學者凡教世子學士必時謂四時各

有宜于者有武舞所執羽籥文舞所

執小樂正天胥籥師籥師丞皆樂官之屬南雅樂

名先王之樂以中聲為節溫和而明達故名南詩

云以雅以南九夏樂章名夏夏與南同義上序虞

學東序及學藝定南學周恭立三代學也。干戈

武舞以動作特學羽籥文舞以安靜時學弦誦聲

屬陽故於春夏禮由陰作書以言事故於秋冬然  
此言春誦夏弦秋讀禮冬讀書王制言春秋教以  
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其時其法皆不同恐皆漢人  
誦聞古昔之言未知孰是要之學無時而不習難  
各以時爲拘也用方氏  
凍氏補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  
祭謂饗天地社稷宗廟養老乞言謂養三老於學  
而乞其誨言乞言禮據鄭氏謂鄉飲鄉射之屬孔氏  
謂養老乞言自然合語則又綴於乞言之下劉氏  
謂合語禮在後此君臣所以和同而誠意所以決

洽然則合語殆親密款語之意也集  
補

大樂正學舞于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教魯無之說  
古學反

戚斧也語說合語之說也乞言這云命者乞言王事

也數篇數也于戚語說乞言三者皆大樂正授世

子及學士以篇章之數爲之講說使知義理也禮氏

大司成論說在東序

大司成即大司樂論說若後世講說王氏  
陸氏

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

列事未盡不問問如字又  
古辨反

席三尺三寸三分三席之間共留一丈所謂席間

函丈可以聞者以聲足相聞又不至大通也其墻  
卻就後致疎敬列事未盡不問不敢錯雜長者之

語所謂毋勦說也用鄭氏陸氏補

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官謂禮樂詩書之官鄭氏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幣凡

釋奠者必有合也國有故則否

合謂合樂國有故謂喪紀凶札之類

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遂者因而行之也

文王世子

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  
以言揚曲藝皆擢之以待又語三而有焉乃進其

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於成均以及取酌於上尊也

語于郊謂論說于在郊之學取賢斂才謂於此辨

論官材德進事舉言揚三者之外雖曲藝之士亦

誓戒之以待又語于郊而再考之若以德進事舉

言揚三者而有其一則為之進其等使出於曲藝

之流而升於三者之列謂之郊人遠之者名之為

郊學之人而尚遠之言未入天子之學也

成均禮亦

及郊人使得取堂上之尊以相旅所以策之也上  
尊者堂上之尊凡飲酒則尊者酌堂上之尊卑者  
酌堂下之尊補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辨不授器乃退  
饋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

前章言始立學者釋奠于先聖先師比四時常禮  
之釋奠為盛事此意則謂始立學而告祭器之成  
也興器古注改作豐美近世謂新置器器亦整起  
而將用之之意耳用幣則用采帛贄神如生者初  
相見之禮然據本文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是用

女王世子

幣與釋菜是兩節不可曉若按諸經多言舍采采  
即幣今說者謂用幣禮重釋菜禮輕恐輕重一  
時兼行之理亦無先行重禮方正行輕禮之理陳氏  
禮書又以釋菜為弟子見師之贄以婦人用棗栗  
贄舅姑為比不思男女異贄男子見師豈同婦人  
而事師之禮至微者猶以束脩束脩亦乾肉而非  
菜也弟子事師貧而不能備禮者猶用束脩國家  
立學以禮先師無貧而不能備禮之患也何至反  
用菜哉且世之言菜者以蘋蘩藟藻為說也按采  
蘋備道此言婦人助祭之末非言君大夫祭禮之

正左氏言盟在誠信而不在物故借以明誠信非  
必言祭禮也豈有事神而以菜爲重者自昔事神  
必于其所重而不敢于其薄牲牲必侈言其肥脂  
酒肴必侈言其嘉美悅神之理當然也禮雖一獻  
亦未嘗不用牲脯何至反于其薄者而獨以菜爲  
名故事神必先奠幣而祭以釋奠爲名禮也菜者  
最爲事神之末而祭反以釋菜爲名於禮未見其  
當也此章然後釋菜之語恐漢人誤以菜爲菜而  
失之耳不舞不授器謂不舞而不授以舞者所執  
之器如羽籥之類也退饋于東亭謂禮畢而退接

文王下

賓于東序也二獻無介語者謂禮惟一獻而止無  
介助無祝語凡皆謂告祭器之成而其禮略也然  
以理揆之亦未必其然也補

教世子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  
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  
釋恭敬而溫文

九學立於禮成於樂故教世子必以禮樂樂由中  
出故以脩內禮由外作故以脩外然樂雖脩內未  
嘗不發形於外禮雖脩外未嘗不交錯於中故樂  
之成也悅釋禮之成也恭敬而溫文東方氏



立夫傳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大傳  
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大傳之  
德行而審喻之大傳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  
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  
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  
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  
唯其人語使能也

傳者傳之德義保者保其身體師者道之教訓疑  
於其前丞承其後比我而相之謂之輔拂我而相  
之謂之強箴者從容以養其本然之善教喻者於

教訓能曉喻也德成者其德業有成就也記曰以  
下述古記之言語使能一句作記者解之也語猶

言也

鄭氏注  
氏與氏

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  
之謂也

君子成德之名故謂君子曰德德成而至官正國

治然後能爲君故曰君之謂也

用陸氏  
方氏補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  
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  
則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是故知

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泣昨以爲世子則無爲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

于其身古注以于爲迂胡氏又以于爲廣大蓋欲以于其身與殺其身對言也然只如本音義亦通以爲世子則無爲也言成王已爲君不可爲世子也自仲尼曰以下言假伯禽教成王以世子事自

世王世子

君於世子以下言人君不可不謹教世子事

補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

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

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

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

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

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

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

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

君臣長幼之節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

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周公踐阼學文之  
物事也行一物謂世子齒於學三善得謂知父子  
君臣長幼父子天性故言道君臣義合故言義長  
幼有等故言節三者得而國治故世子之教為急  
結以周公踐阼謂周公踐阼時之教如此然周公  
未嘗踐阼家宰總政乃古禮云踐阼亦漢人誦聞  
之言用補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  
之義長幼之序

庶子堂公族者周官謂之諸子教行於上以孝弟

教交於旁以睦友教恤於下以子愛鄭氏  
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貢者以齒其在外  
朝則以官司士為之

內朝路寢之庭外朝路寢門之外庭北上尊在內  
也司士掌班朝之位。內朝以齒公族有所伸外  
朝以官公族有所屈馬

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  
其登餼獻受爵則以上嗣

宗人掌禮及宗廟蓋有族則有祀有祀則有示虞曰  
秩宗殷曰大宗周曰宗伯其義一也登謂登堂餼

謂尸起而嗣子食其餘獻謂嗣子酌奠而尸受受爵謂尸執奠而嗣子受方無事時嗣子在堂下餞則登獻則登受爵則登上嗣則君之適長子也。宗廟如外朝之位則以官也故宗人授百官以事以爵之尊卑與官之職位其登堂餞獻受爵則以君之適長子此皆宗廟之行事以官不以齒如外朝也補

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

庶子即前章掌公族之官治謂治內朝之禮允者禮一命官卑與鄉里序齒再命官高鄉里不得與

文王世子

序齒惟與父族序齒官至三命則父族亦不得與

序齒別幣而獨坐在賓之東今此內朝則雖三命

亦不踰父兄用孔氏補

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麤為序雖於公族之喪

亦如之以次主人

公大事謂公喪。此謂君喪而庶子官掌其事服

輕者疏服重者親故以精麤為序雖有庶長父兄

次主人之下用孔氏補

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公與父兄齒

族食世降一等

異姓為賓族不自為賓主也。室為主人君尊不  
獻酬也。公與父兄齒親親也。族食世降一等叙族  
而食親者緦而疏者希以世次為差也。本鄭

其在軍則守於公櫛。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  
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之。朝諸父守貴官貴室。  
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

公櫛謂行主出疆之政謂朝覲會同公族無事  
謂不從行及無職事者正室謂適子官謂所居室  
謂朝室實宮下官正寢燕寢也實室正室皆親朝  
高祖以下也。公行軍則庶子守行主公出疆而

文王世子

庶子留守則掌以公族無事者守公宮以適子守  
太廟以諸父分守貴官貴室以諸子諸孫分守下

宮下室。用鄭氏  
別氏說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  
練祥則告族之相為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同罰  
之。至于贈賻承舍皆有正焉。應音附承讀作贈

五廟三昭二穆與太祖弔謂六世以後無服者免  
謂五世親盡而袒免者車馬曰贈布帛曰賻珠玉

曰舍。總謂之贈。承讀作贈。長樂陳氏從本音謂承  
於身者謂之承。凡玉可為渠眉疏璧者皆承也。正

謂正禮。此論族人雖或至賤，言凶必須相告，第  
贈含贈皆當有正禮。庶子堂焉。凡氏

公族其有死罪則擊于甸人，其刑罪則纒剝亦告于

甸人，公族無官刑。

纒音職之林，反，剝之免反。

甸者王所自治之地，甸人則掌其地之官也。擊者

縊殺之，其縣如磬，以公族不忍刑於市朝，故縊於

甸人也。纒，鍼刺也。剝，割也。謂非死罪而止於刑罪

者，其鍼刺剝割亦告于甸人，而行之，惟無官刑不

敢絕公族之世也。

用勳氏說。

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

文王世子

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

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有司又出致刑于

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放之。有司對曰：無及

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

親哭之。

魚氏反，羅氏及，爲于，及。

讞言也。不舉，不舉樂也。倫，謂親疏之比，如其倫之

喪而無服，謂公族之在罪者，或親爲功，總則公素

服不舉，爲之變動亦一如功總之喪，但以其有罪

而不爲服，功總之服耳。此謂臣執法宜堅，君用

刑宜寬也。然三宥不對而走，公又使人追之，對以

無及此事使人君偶有哀矜不忍而殺之無及可也若立爲此法示欲宥之而不能是虛文相欺不可也且臣有罪而君必赦君有命而臣不受於理皆未安恐亦漢人誦聞古昔之傳或如此耳補  
公族朝于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顯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

此釋前章其朝於公一段體謂以心體之也補  
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筮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

此釋前章其在宗廟之中一段補

文王世子

喪紀以服之輕重爲序不奪人親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

殺色成反

此釋前章其公大事至公與族燕一段

戰則守於公櫛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大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

此釋前章其在軍則守於公櫛一段補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故弔臨將

賄睦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衆鄉方矣。經說

此釋前章五刑之孫至皆有正焉一段補

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爲服哭于異姓之廟爲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隱于

此釋前章公族有死罪至親哭之一段術法也。體百姓言不以親而私之必體百姓之心行法同也。慮謀也。刑人于市與衆棄之是與國人共慮之也。

文王世子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事。友命。所音欣

大昕日初明鼓徵鳴鼓徵召興秩節猶言舉常禮

○天子晨視學觀有司行禮非爲學士報先聖先師必視學者學所以教養人才不可不身親之也

陳氏

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脩之以孝養也



之往也始之養也猶言始至養老之處謂既視學畢而始至東序養老也東序即學宮之東序地道尊右神祀尚陰故西爲廟宮所以尊先聖先師東爲黌舍所以處國子後造而其地謂之東序也三老五更鄭康成謂各一人蔡邕謂三老三人五更五人按秦漢置三老鄉一人則非必三人而後爲三老也其義則鄭康成謂知三德五事者宋均謂三老知天地人事五更知五行更代似皆意之耳惟左傳昭三年杜預注以三老爲八十以上上中下三壽此於三老爲近之若更之爲義不過謂其

老而更耳然詩書未嘗言三老至漢此說方出

至後漢元魏此禮方行後漢竟以三公爲三老大

夫爲五更矣蔡邕謂以樂納之適饌省醴薑互言

之皆適其所而省之也適脩之以孝養者三老五

更卽位於西階下天子乃退酌醴獻之以脩孝養

之禮執醬而饋執爵而醕也

用鄭氏禮氏方氏說

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

之道合德首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

衆以事達有神與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

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闋

反謂反帝謂謂樂說獻祭老畢而反席然後工登歌既登歌清廟又談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以成之此所謂合德音之極致而禮之大者也下謂堂下之樂與登歌堂上之登對言也下而立於堂下以管奏象武之曲而庭中舞此大武之舞於是大合衆以歌舞其樂以明天授命周家之有神以興起武王受命之有德使衆前歌後舞也正君臣貴賤而上下之義行也是日大合衆而言之也闕終也告君以歌舞之樂至此而既終也。德莫盛於文王功莫大於武王登歌清廟所以著文王之德下

文王世子

管象而舞大武所以著武王之功補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也。

羣吏鄉遂之官也。王自養老。又命諸侯州里皆行之。是終之以仁也。廣其施之謂也。補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脩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

慮之以大。謂先本於孝弟之道。紀之以義。謂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終之以仁。即上文命諸侯歸養老

鄭氏

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堯命曰：念終始典于學。

終始典于學

喻猶曉也。當爲說典常也。鄭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卽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

變王世子

樂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以至于復初，然後亦復初。

齊玄謂心致齊而身服玄也。此章約篇首文王

爲世子之法，量損之而爲尋常。世子之禮然，所謂

有喜色，所謂色不滿容，此出於人情之自然。安得

立法以使之。聖人人倫之至，聖人之所行，即天

下之所法。人之氣稟不同，而不能如聖人者，固多

矣。薄待天下而下聖人一等，以立之法，是聖人爲

有異於人，而人不可以望聖人也。寧有是理哉。且

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是子竟不得親侍其父。

之疾始終但得之於內豎之口亦非人情矣嗚呼  
是真漢人之言也補

禮運第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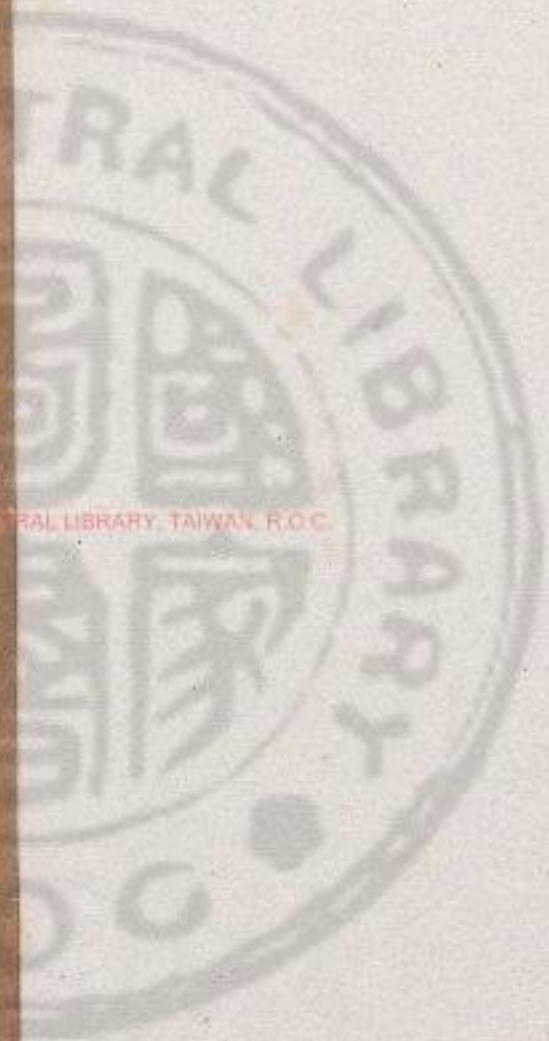
禮運記五帝三王相變易陰陽轉移之道故  
以運名雖思太古而悲後世其主意微近於  
老子而終篇混混爲一極多精語如論造化  
謂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如論治  
謂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如論  
人則謂人者天地之心謂天地之德陰陽之  
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如論禮則謂禮者

固人飢膾之會筋骸之束皆千萬世名言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  
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  
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什

反特

蜡索也歲十二月之祭名言遍索鬼神之有功於  
民者祭之以報也賓者助祭之臣助祭者必有欲  
食以勞之故謂之賓也觀者闕門英謂俊選之尤  
者○此記爲夫子與言偃問答謂聖人思欲還上  
古之風不可得而猶思其次也下文蓋詳此用補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  
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  
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賢  
惡其弃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  
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  
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  
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  
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  
知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己故  
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

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  
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  
在勢者去衆以爲殃是謂小康扶問反

大道之行指五帝時男有分謂各安其分負不載  
於己力不必爲己謂無各驕之私謀閉謂謀之祕  
密是謂大同總結大道之行尊五帝也大道之隱  
指三代時天人諸侯也父子相傳曰世兄弟相繼  
曰及以賢勇知以勇智爲賢也以功爲己以爲己  
者以有功也著有過謂用禮以明民之罪刑則也  
刑仁謂仁者以禮賞之以爲則講讓謂爭奪者以

禮講說之使推讓在勢謂在位者去謂罪退之衆  
以爲殃言衆人皆以爲罪此主不由於禮者言之  
也是謂小康總結大道之隱卑三代也。大道之  
行爲大同天道之隱爲小康以道之隆污升降係  
平時之不同而已天下爲公天下爲家傳於賢傳  
於子皆天之所與非人力之所能爲也五帝三王  
何與焉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則近於墨矣各  
親其親各子其子則近於楊矣聖人豈揚墨之遺  
乎老有所終至廢疾有所養三王未始不同也豈  
獨五帝以正君臣至以功爲己五帝之時莫不行

卷之五

也豈獨三王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三王  
之盛時莫不齊然謀用是作則兵由此起五帝以  
來亦未始不如此而以彼爲五帝之大同以此爲  
三代之小康皆訛者立論然爾且稽之論語吾夫  
子固未嘗若是其贊辭也

用陳氏  
馬氏補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  
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遘死是故夫禮  
必本於天殺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  
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禮記

下同劉戶教  
友又平聲

殺效也方氏讀如字殺猶肉之有殺以其物之  
相雜天以一在上故曰本地以二在下故曰殺上  
數語言禮之功用以明夫人生死之所由係下四  
語綴禮之體用以明天下國家治亂之所由別也  
大原出於天故推其所自出而本之效法之謂地  
故因其成法而效之列於鬼神者充塞乾坤之間  
昭布森列而不可紊也埽於喪祭至廟聘者人道  
交際之用周流上下而無不通也禮  
言復闕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

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我  
欲觀夏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  
之義夏時之言以是觀之

杞夏後宋於後夏時夏四時書為坤乾於陰陽書  
名以坤為首周官太卜掌三易二曰歸藏亦指此  
先坤後乾有交泰之義○夏時坤乾二書皆不行  
於世所當闕疑而以今夏正建寅與周易乾坤為

正耳

綱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杯飲賁捋  
而土鼓橫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





為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身以炙以為醴醕治其絲麻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

其朔

禮音皆又作增

范金謂鑄合土謂陶炮裹煖燔加火上煮者安貫之火上醴醕蒸釀之也說者初始為初終而有始為朔。此原古始以明聖人制作之功蓋取十三

卦之義補

故玄酒在室醴醕在六。粢醕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脩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

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祐

醴則服又醴古才與及方讀如字醴音醴

玄酒水也色黑為玄太古無酒此水當酒在室者

貴重古物設之於最內也醴謂醴齊說謂益齊醴

言甘益言利翁然蒸白色在之則稍而近於粢

醕即醕齊為齊不止於粢舉齊以該之粢即稷也

澄酒謂清酒祝者代人之辭以致告於神說者代

神之辭以致福於人上神天神也。此承上文事

鬼神上帝而言備禮之用補

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醢與其越席疏布以襲衣其齊帛醴醕以獻薦其燔炙君與

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

音活

祝嘏謂祝於神祇牲幣各有嘉號以尊神顯後臚其俎謂豚解而腥之以法上古獻其殺謂體解而爛之以法中古越俎瘠廣疏布登庭布幕覆解尾練染以爲祭服嘉樂也合莫謂以此精誠而求神於冥漠之間也。前章言備祭之物此章言致祭之用然後退而合身體其大象牛羊豕其質體也豆鉶羹

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  
合身合衆物而身之鉶盞和羹器形如小鼎。此章謂祭今世之食人神交告而禮成通結上二章

用鄭  
大補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合爲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祀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爲大假

大假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各有分守今乃以諸侯用天子禮而祝嘏皆莫敢易其辭竟以天子之辭而用之諸侯之國假禘莫大於是是爲大假此章本嘆非禮而先儒誤以大假爲正說。前章既詳五帝三代之禮至此更端而明夫子嘆魯

之意謂魯之郊禘非禮也而未嘗言魯郊禘之所始至明堂位謂周公有大勲勞成王賜以重祭說者遂以為據然按呂覽載魯惠公使宰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止之使成王之世而魯已郊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殆由平王以下考之春秋則僖公始用郊是成王未嘗賜周公未嘗受也補

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醜聲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僭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

謂亂國

祝嘏皆有辭說藏於宗祝巫史而君不知有故為幽暗之國醜聲及尸君皆先王之辭而諸侯有用之者君以獻尸尸以酢君故曰僭君冕弁君之尊服兵革君之武衛私家藏之故曰為官事不攝聲樂皆具非禮明矣并以祭器不假為非禮未安。此承上章析言禮之失補

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表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

君與臣同國其切

臣對君之稱僕對主之稱。喪者所宜哀其凶昏者所宜慶其嘉故皆期年不使以優之今反以衰裳入朝或與家僕雜處夫國之臣與家之僕雜處故曰君與臣同國氏方

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

采食采之邑。人莫不有子孫而自天子以下處之則異是之謂制度

故天子適諸侯必會其祖廟而不以禮藉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

君臣為謹

舍其祖廟謂舍其諸侯之祖廟也以禮藉入謂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也天子雖尊舍於人之宗廟猶有敬焉若諸侯無故而入諸臣之家是為謹也鄭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儆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

循謂接以賓禮。禮惟為大柄則能別嫌於難辨明微於未彰幽可以儆鬼神明可以考制度別仁義以至於治政安君也禮以節文仁義各使中禮

故曰別

陳氏

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罰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罰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

上下乖離俗敝刑罰皆國之病故云疵國

鄭氏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殺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殺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

殺效也效法於天以降命令而隨所取法地生物

禮通

君養物故命令由社而下者謂之殺地又親仁也

祖尊義也故命令由祖廟而下者謂之仁義山川

有草木鳥獸可作器物人君法山川以興作其物

故命令由山川而下者謂之興作也中雷門戶

竈行也小大形制各有法度故命令由五祀而下

者謂之制度政之大理本之天地及宗廟山川與

五祀故人君得藏身安固也

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

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

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

過之地也

以政本天而般地故聖人參於天地以降于祖廟山川五祀故聖人並於鬼神天地禋廟山川五祀皆禮之至理所存聖人因其所存而處之以定體是即為禮之序道德仁義與作制度皆民之良心所樂聖人因其所樂而玩之且不紊其條理是即為民之治矣夫生時地生財人則父生而師教人君位天地之中居父師之上夫何為哉以正用之而已以正用其時奉之而不違以正用其財理之而不傷以正用其土厚之而不夭以正用其教立之

禮運

而不廢正用者順其自然之理而不過所以立於

無過之地也

此方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有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

指人之失謂之明人君納天下之諫則人之所明而非明人者也平人以食謂之養人君立天下之奉則人之所養而非養人者也奉人以力謂之事人君役

天下之羣動則人之所事而非事人者也。禮行  
分定則人皆見危致命愛死節而耻偷生。司馬氏

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  
其貪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

變類音

此章大意不過謂人才難齊其全取其長棄其  
所短自說者必欲于其義理之精嫌於仁者之有  
貪也各自為說而去本旨逾遠惟晦庵云人之性  
易得偏仁善感入便有好便宜感意思此通論也

禮運

蓋仁不必皆指其極致者然後為仁貪亦非必殖  
貨而後為貪也變古音辯謂辯猶正也方博士從  
本音而訓權亦通然死於宗廟雖以權言死必以  
正豈有以權宜而死者哉若從本音而以變為變  
故之變亦何不可補

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  
也必知其情辭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惠然後能

為之耐音能耐  
辨亦反

耐言能字意心所思慮辭開也。天下非一家而  
能以為一家中國非一人而能以為一人在知其



情情之所合則指天下之異而歸於同情之所離  
則天下不可得而強一辟於其義而教之明於其  
利而與之通於其患而去之此皆知其情之謂而  
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者也周氏曰此  
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  
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憲幼順君仁臣  
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  
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  
尚辭讓去爭奪合禮何以治之

七者感物而動無非自然十者人之大倫故謂人

義此義既形此情遂定於是講信脩睦而人利興  
此義不立此情日亂於是爭奪相殺而人患起制  
情立義興利去患納天下於相安相養之域惟禮

可耳康馬氏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  
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  
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禮

之周氏曰如字

莫非欲也飲食男女為大莫非惡也死亡貧苦為  
大心隱於內而不可知也聖人揆之以禮而制之

飲食我所欲也。觴酒豆肉，遜而受惡，男女人所欲也。非受幣不交，不親死亡，貧苦人所惡也。而國君死社稷，大夫死宗廟，君子仕而不稼，田而不漁，食時不力。

珍馬氏方  
氏辨氏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

天以覆為德，地以載為德，人生於覆載中，則其形之所自生，固天地之德。獨陰不生，獨陽不成，人因其交會而生，始具則其形之所自生，固陰陽之交。氣者，神之盛，魄者，鬼之盛，氣與魄聚則生，散則死。

人因其會聚而生，始全則其形之所自生，固鬼神之會。五行之氣，散布於萬物，而人得其最靈，故其生為五行之秀氣。德言其與間，交言其與會，言其合秀，言其特異，德以理言，交會與秀皆以氣言。理與氣合而為人人，所以為人者，蓋天地陰陽鬼神五行交相參而成者也。人其可不自貴哉！然五行即陰陽鬼神，即陰陽二氣之屈伸，而天地即陰陽之成形於上下者也。故理與氣未嘗不俱，而人與天地並立為三。

周孔氏王  
氏說

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

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天者陽氣之所積故曰秉陽地者陰氣之所積故曰秉陰陰氣合陽於天上則為日星是以其光下垂陽氣合陰於地下則為山川是以其竅上通山川者五行之本也故天之氣出入於地則升為四時地之氣凝結於天上則降為五行播者分布之稱也天一生水而播於冬天三生不而播於春地二生火而播於夏地四生金而播於秋天五生土而播於四時之間自天一至於天五奇偶合而成十五十五之數成其所播者既和然後月生而

卷上通

如其數數之至於三五則為五行生數之極而月所以盈又積之至於三五則為五行成數之極而

月所以闕也

長樂劉氏

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也

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

相為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質也

國音旋也戶計反

相竭相克而成如水王則金竭木王則水竭五聲

宮商角徵羽六律謂陽律十二管謂陽律六陰呂

六各一管還相為宮者始於黃鍾管長九寸下生

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終於南呂更相為

宮五味酸苦辛鹹甘六和者四時四味各有滑有  
甘為六五色青赤黃白黑六章者兼天文十二食  
即周官鼎十有二衣即舜之十二章鄭氏注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名而  
生者也

天地有人如人有以其居天地之中而生意之  
所鍾聚凡果實之心皆名曰人字亦作仁故天地  
之心亦名曰人曰仁者人也又曰仁人心也人之  
名蓋出於此萬物莫不鍾五行之氣以生而人受  
其氣之秀故曰五行之端所食者五味所別者五

聲所被者五色此人之所以生也

項氏陳氏馬氏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  
柄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  
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以天地為本  
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為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時為柄  
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為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為量故  
功有藝也鬼神以為徒故事有守也五行以為質故  
事可復也禮義以為器故事行有考也不情以為田  
故人以為與也四靈以為畜故飲食有由也禮記  
天地以至五行其制作所取象也禮義人情其政

治也四靈其徵報也以天地為本則萬物皆末本  
得則末斯從之故物可舉陰陽者萬物之情以陰  
陽為端則情可探而見故情可睹以四時為柄則  
人順時之後先因時之動靜不敢辭焉故事可勸  
以日星為紀則晝之所參夜之所考各得其序故  
事可列月以為量則興事造業各有數以致其能  
故功有藝五行以為質則代發代興皆周而復始  
故事可復四靈以為畜則人之日用者皆易致焉  
故飲食有由也方氏  
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為畜故魚鱗

禮運

不念鳳以為畜故鳥不猶麟以為畜故獸不被龜以  
為畜故人情不失音審獨凡必反

鱗魚驚而水動猶驚飛兒飛驚走兒鱗體信厚

鳳知治亂龜兆吉凶龍能變化故謂四靈魚從龍

鳥從鳳獸從麟龍鳳麟既來為人之畜其屬見人

自不驚逝飛走龜知人情既來應人故於吉凶善

惡皆不失方氏

故先王秉著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爵詠故制度故

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

埋牲曰瘞幣帛曰繒宣猶揚也祝者主所致禱於

禮記卷之二十一

禮記卷之二十一

神神者神所致福于主辭說者祝嘏皆有其辭說也設制度者辨上下定民志也故國必其有禮官各御其事禮各有其職禮各有其序不相奪倫禮

補劉氏

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備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主前巫而後史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

位欲其安故言定物欲其陳故言列備賈而敬之

也宗人祝天祝鬻樂人猶謂侑食

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官司攝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而禮之藏也

脩猶飾藏謂禮在其中。此申言上章之義補

是故夫禮必本於天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

天一謂天地未分混沌之元氣以形之始而言謂之太始以其數之始而言謂之大一大一天地之始凡有數者莫不出於其間故分而為天地之位

轉而為陰陽之道變而為四時之代謝列而為鬼神之魂魄莫非此禮發露於自然聖人本其自然發露者制禮以命天下故曰其降曰命亦未嘗不本之於自然故曰其官於天孔氏陳氏周氏善氏方氏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

列而之軍事詳則禮詳變而從時時異則禮異協於藝不強其所不能凌氏

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之

飢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寶也故唯聖人為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

禮喪息反

禮義內可治外可脩身可養生送死於其明可事鬼神於其幽聖人所能保其國家與人民知禮之不可已爾眾人反此而禍患隨至陳氏方氏

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藥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

藥魚

列反

善為酒者戒其為醕務其為醖善為人者戒其為

小人務其為君子長樂

故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

此以農喻聖人之治人情也人情感物而動必有梗吾和平之化者故脩禮以治之謂之耕禮由義起其初未有淺深厚薄之宜故陳義以治之謂之種學足以辨其是非謂之耨仁足以滋其盛大謂之聚樂足以樂其成功謂之安耕

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

有可以義起也義者致至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身

謂禮者義之實又曰義者藝之分仁之節是禮之資於義者多也謂藝之分仁之節矣又曰義之本順之體是禮之資於仁者重也禮出於義則在我有自然之強禮出於仁則在我有自然之尊辨

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耨而耕也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獲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獲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



食而弗肥也

此承前章以人情為田之喻而每節及明之以見  
缺一不可補

四體既正膏肓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  
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  
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  
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  
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  
此承上章食而弗肥之論因以身之肥充黃至天  
下之肥是為大順以發明上章所謂達於順之順補

禮通

故事大積焉而不死並行而不繆細行而不失深而  
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  
至也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總於

死積而至鬱滯之意也事大積累亦一一處置有  
條理於小事亦不失皆言其順之實而治之形  
也守危謂能居安如危守而不失如易所謂危者

安其位用劉氏  
葉氏補

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  
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清者居中原而  
弗敵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

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天孽之疾應所戒反

禮隨貴賤不同而各得其豐殺之中予以持情而使之正合危而使之安居山居川居渚居原各順而安之使各保其業不至困敝合男女必富其年頒爵位必當其德致願如此故國無災且無疾刑

氏陳氏補

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甘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極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知胎皆可俯而闕也則

是無故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

實也音

器車鄭氏以器為銀甕丹甕孔氏謂不揉治而自

圓曲為器車按器車與馬圖堂言豈言管出此物

如河圖之類歟亦極在郊之極宮室在宮之沼卵

胎俯見謂不驚避無故謂非有他事使然天不

愛道以其道與我地不愛寶以其寶與我不愛

情以其情與我此豈有私與哉亦以積累之厚如

上所云也甘露醴泉而下皆言其證應陸氏

禮器第十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  
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  
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  
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  
饗德

禮器謂禮之用成也是故者承前篇禮運而言自  
前篇禮運所陳至是禮之大體全備若成器然故  
曰禮器大備其動容周旋中禮非盛德者不能爲  
故又釋之曰大備盛德也回邪筠謂竹之青皮○  
私欲頗僻所謂回也禮能使之陰自消弭如冰之

於水春風之被物所謂釋回也天賦善端所謂美  
質也禮之所加猶玉而山龍其文猶素而藻纁其  
章所謂增美質也故措諸事則正施諸用則行如  
竹箭之有筠其外澤如松柏之有心其內堅故以  
之接人則外諧和以之處己則內無怨對物懷其  
仁而鬼神饗其德用葉氏  
不馬氏補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  
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處之有經之謂理施之  
有權之謂義根於忠信爲禮之本各辨於義理爲

禮之文

用黃氏  
陳氏補

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

天之四時各有所生地之分理各有所宜人居其官各有所能萬物委曲各有所利天不生謂非其時物也地不養謂非此地所生也不順其鄉之所

有謂之不知禮也

鄭氏  
孔氏

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禮之大備以地廣狹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衆不臣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

禮記

定國猶立國也經經常也倫倫謂也舉數不熟也臣猶恐也舉國內生物多少之數以爲禮之經費其制禮之倫理又隨地廣狹逐年豐歉當重入以爲出故年雖大荒衆無恐懼則上之制禮於是爲有節

補

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亮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黃其猶幸道來孝

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喪祭之用。賓客之享。義也。羔豚而祭。百官皆是。太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

也。應尺。謹反。

也。輦急也。猶道也。倫即順義。即宜羔豚而祭。謂小祭

祀太牢而祭。謂大祭祀。時者天地之大運。順者

人道之大倫。形各有辨。謂之體。事各有常。謂之宜。

物各隨其分量。謂之稱。王者雖不同。同歸乎理。此

章蓋先舉其凡而隨條釋之。用江氏

諸侯以龜。天子以玉。瑞家不寶龜。不藏玉。不臺門。

言有稱也

龜下龜古者化負自靈。龜諸侯保土。言古因故得

以龜為寶。圭謂五等玉。諸侯之於天子。猶天子之

於天。天子得天之物。謂之瑞。故諸侯受封於天子。

天子與之玉。亦謂之瑞。家謂大夫。大夫不得寶龜。

故臧文仲。魯祭為僭。卿大夫不執玉。故不藏圭。兩

邊築土為基。基上起屋曰臺。門之有臺。所以壯

國體。故家不臺門。凡其得與不得。各有所稱也。龜

孔氏

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

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大夫  
八下大夫六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天子之  
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天子崩七月而葬  
五重八妾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妾大夫三月而葬  
再重四妾此以多為貴也

介副也謂介僕之介五重三重古註謂葬時抗木  
抗席如因墊宜堅固故多重陸氏謂重棺凡此

尊者多而卑者少故曰以多為貴也

有以少為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諸  
侯膳以饋諸侯相朝灌用鬱也無邊豆是為大夫聘

禮以脯醢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數大  
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圭璋特琥璜爵鬼神之  
祭單席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為貴也

介者為賓則用介天子無客禮故無有灌獻也一  
食再食三食謂告飽也食力謂燕人自食其力者

也大路祭天之木路也繁馬腹帶也纓鞅也就者  
五色絲一匝也鄭氏以繁為繫帶之繫鞅於陸氏

讀繁如字謂繁纓言其文之繁也巾車曰玉路樊  
纓千有再就謂之繁纓冕之玉七繁露與此同義  
士喪禮曰馬纓三就所謂就者其纓而已愚按鄭

氏之說其行已久人多從之難改耳圭璋特者珪璋玉之寶而獨用之不用他物為媿也琥璜爵者琥璜之玉劣於圭璋禮行酬爵則以琥璜之玉將幣未獨用也。天子無介祭天用特天子之膳諸侯非不能備多品也而用止一犢諸侯相朝主國非不能備豆邊也而灌止用鬯繁纓美於多就而大路一就琥璜用於爵幣中而圭璋則特九皆以少為貴許氏

有以大為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槨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為貴也有以小為貴者宗廟之祭貴者

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為貴也禮記卷五文成

音

五器之蓋也觴容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

四升曰角五升曰散五獻子男之饗禮實酒尊缶

以筭法推之掬四為豆積而至缶二為鍾缶蓋四

石之名壺天一石瓦甒五斗獻謂獻之於祭謂

舉以自飲。宮室以至丘封貴者皆大此以大為

貴獻爵貴者以其小獻尊小者居其內此以小為

貴補

有以高為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諸侯臺臨此以高為貴也有以下為貴者至敬不壇掃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

樹禁此以下為貴也

樹於反

禁承酒尊使不動者也樹禁承酒尊之無足者也廢禁去其禁使就地也樹禁無足雖用禁而近地者也此謂以下為貴

補

禮有以文為貴者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為貴也有以素為貴者至敬無

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太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鼎禘杓此以素為貴也

疏古什疎文禘反越音活犧蘇素何反王

如字揮璋善反

越蒲席犧尊畫犧牛於尊疏布鼎以簠布覆酒尊禘白理木禘杓以白木為酒杓而不加飾

集

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禮之以多為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謂萬物大物理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為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禮之以少為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



不以少為貴乎是故君子慎其獨也

省察也。謂猶普也。徧也。德產精微。謂天德之生物。其致精微而無遺也。德之發揚。普徧萬物。大得其理於物。其博此禮有以多為貴。樂其發。謂樂其發見於外也。天德產物精微無遺。萬物皆其所生。無物可以報稱其德。故禮有以少為貴。慎其獨。慎其所以感之者也。此通結前章之意。言貴多則曰。大曰高。曰文在其中。言貴少則曰小。曰下。曰素。在其中。鄭氏曰。此馬氏。古之聖人。內之為尊。外之為樂。少之為貴。多之為美。

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

內外以心言多少以物言內心之所尊則以少為

貴而不可多外心之所樂則以多為美而不可寡

此承前章覆說制禮惟其稱也用孔氏說

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饗

管仲鑊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為濫矣晏平仲祀

其先人豚肩不掩豆弊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矣

擯非其有而取之也魯承黍稷器饗刻而飾之朱

紘冕之飾用組為之從下屈而上屬之兩旁垂餘

為纓朱紘則天子冕之紘也飾柱頭斗拱山節刻

為山形說文梁上侏儒柱藻梳畫為藻文謂之而無所制隘謂陋而無所容。中則得禮贊則次而竊

管仲過奢晏子過儉用鄭氏補

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衆之紀也紀散而

衆亂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紀者衆目之總禮亦百行之總戰克祭受福本郊

特牲記春蒐之禮蒐田習戰而以其禽祭故戰此

為孔子之言此因言祭而并引之馬氏集氏孔氏

君子曰祭祀不祈不麾蚤不樂葆大不善嘉事牲不

及肥大薦不美多品

禮記先時也葆之言獲葆大指器物言也嘉

事完昏也。祭以思親不祈福報祭感霜露之變

不先時以設為快必求其稱故不樂器幣之葆大

不忍其代親故不善冠昏之嘉事禮有以大為貴

而禮不及肥大禮有以多為貴而薦不美多器修

其在中之誠而已孔氏陳氏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燔

柴於奧夫與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音思

禮記方氏應氏胡氏並如字音成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也夏父弗綦魯文公時典

祀者也。逆祀謂魯閔公幼而適先立魯僖公長而庶後立僖公嘗臣事閔公矣。僖公之子文公乃躋祀僖公於閔公之上是為逆祀。而臧文仲為大夫不能諫止也。與者西宮陶致養之地甯能化飲食以養人故祀甯於與而以者婦人之為先炊者配之。不過盛飯於盆尊酒以瓶禮無燔柴也。而臧文仲燔柴皆為不知禮也。補

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損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

禮義

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力者

人備衆體各當其用斯為成人禮有大小顯微之不同苟設之而不當是亦不得為備禮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之多其致一者謂用各當於理也是即入室之有力也。補

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有美而文而誠若

誠若即誠意而發為禮文表裏相稱內外相似也。竭情盡慎致敬而誠若者主內心而言謂禮有以少小下素為貴者也文而美而誠若者主外心

而言謂禮有以多大高文為貴者也貫通乎內外

皆誠也用說補

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

也有順而討也有擯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效而文

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撫也撫所撫反感方性反撫之石反

討求也擯受也效效法也撫拾取也。直而行謂

行吾誠而無所屈若凶事不諷至敬無文曲而殺

謂有所厭而不得使若父在為母期君燕不以卿

為賓經而等謂理之吝者不可易若三年之喪自天

子達順而討謂厚之細者不可吝若天子而下轉

禮器

相降差擯而播謂受於此以播於彼若旅酬之逮

賤餼餘之逮下推而進謂推於此以進於彼若兄

弟之子而謂之猶子王者之後而得用天子之禮

放而文若天子之服象日月以至黼黻放而不致

若諸侯自山龍以下順而撫若君沐梁大夫沐稷

士亦沐梁士車不嫌拾君之禮而用之也集陳氏孔氏方

氏

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

或素或青言質文之相變夏造殷因言前後之相

承用方氏補

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夏立尸而卒祭殺坐尸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驀與無驀

其然反  
驀音送

武讀爲無無方與就養無方之義同也食錢飲酒曰醴旅酬六尸謂太祖尊不與子孫酬酢三昭三穆更相次序以酬九六尸也。夏禮質謂是人不可久坐神位故惟飲食時暫坐非飲食則尸倚立以至卒祭殷因夏禮損其不坐之禮益爲常坐之法周又因殷而益之詔告勸侑其尸如生時就養無方又旅酬徧於六尸如合錢飲酒皆令周

禮記

禮記曾子謂其猶驀與氏孔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

爛一獻孰爛似  
兼反

郊祭天也大饗拾祭先王也三獻祭社稷五祀也

一獻祭羣小祀也用血非人情用腥非人情稍近

爛謂沈肉於湯爲近人情用孰肉於人情最近獻

以血非近人情者也而反以事羣小祀故曰禮之近人情者非

禮之至也周

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

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禋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好弟反

介，副也。賓相見必有介以通情。慤，謂大質蹙，謂

太遽惡，讀為呼。呼池，并州川。延平周氏以為惡池，

蓋呼沱也。配林，林名。繫，謂繫牲。戒，謂散齋。宿，謂致

齋。擯，詔謂擯相而告詔之也。相步，謂相督目者之

行步也。溫，和也。禮非直情而徑行，必有為之先。

如有事上帝而類，禋、河之先，惡池、泰山之先，配林

皆其所由始，因而肄習之也。用方氏陸氏補

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事

以樂，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罍

之安而橐鞬之設，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

可述而多學也。音官又音九翻江不反

主，謂本與古也。可述而多學，謂於其本與古而求

之也。凶事出於哀戚之真情，而不用擯，詔朝事

出於君臣之燕饗，而必用音樂，醴酒所用也。而反

玄酒之尚，割刀所用也。而反鸞刀之尚，莞簟所安

也而反憂歎之尚九皆反本脩古之事而禮之所  
主也故可述而學焉補

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  
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  
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

致至也禮者萬物之極致馬

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  
作大事必順天時爲朝夕必放於日月爲高必因丘  
陵爲下必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禮盡焉  
會物而論義則流於虛若逼逼於形名度數而不

禮

明聖人爲禮之義又祝史之事而已故曰因其財  
物而致其義天時雨澤蓋陽和醜液二德流行出  
於天運之自然而不容止君子於此而達其禮盡  
不周之忱蓋與天合德用周氏

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  
衆而誓之

此謂將祭而擇士又聚集其衆而誓戒之本鄭

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  
以饗帝于郊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饗帝於郊  
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

因天事天謂於丘而祭因地事地謂於澤而祭因  
名山升中于天謂於高處升中心之誠於天因吉  
土而饗帝謂如周公卜洛得吉而於其地饗然各  
要之祥瑞應驗則漢人之言也補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壘尊在阼犧尊在西  
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  
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  
西酌犧象夫人東酌壘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  
和之至也

壘尊壘尊當於尊如屋梁所畫曲水雲雷相間也

禮器

犧尊畫犧生於尊楊慈湖嘗官楚東見其俗呼牛  
之大者為沙孔疏不知牛之為沙改沙為溪謂為  
羽飾陸氏又并改犧為溪縣鼓天鼓應鼓小鼓犧  
象之象尊為象形也犧牛重遲象重厚故為其形  
以取義焉廟堂宗廟之堂人君所居亦稱廟堂傳  
所謂君人不下廟堂而知四海之外是也天垂象  
以示人故為教之至聖人體天之所示以成德故  
為德之至君立於阼以象日夫人在西房以象月  
此即天道至教而聖人體為至德之一也禮動乎  
上樂應乎下陰陽交通天人和同故曰和之至用



氏孔氏補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脩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遠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

禮以報本故反其所自生樂以彰德故樂其所自成禮惟其反本故制之以節萬事樂惟其彰德故脩之以道已志觀禮樂之得則知其治觀禮樂之失則知其亂發者見之於其事觀其器而知其巧

所以喻觀其發而知其智我之所發即其所與

人而人得觀之者故君子慎其所以與人

用馬氏孔氏補

大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盥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納牲詔於庭血三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自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設祭于堂為枋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

應丁幣反  
國百彭反

血以告幽毛以告金羹肉清是熟肉或曰羹和而後定道猶言也枋門外牽牲謂納牲於庭時告神

當用幣而大夫以鬯從也制祭謂朝事用血骨時祭神當用盞齊而夫人薦盞以獻也制饋謂進牲孰體特薦孰當用酒而夫人以酒薦也卿大夫從君謂從其制祭割牲命婦從夫人謂從其薦盞焉酒洞洞質殼孰屬屬專一貌勿勿勉焉以望其神之歆饗貌納牲詔于庭即申言牽牲贊設之禮血毛詔於室即申言制祭薦盞之事彘定詔於堂即申言割牲薦酒之事設祭于堂正祭於廟之內也為祊平外索祭於廟之外也於彼乎於此乎不知神之所在也用孔氏方氏馬氏補

禮器

一獻賓二獻文三獻祭七獻神

一獻祭羣小祀三獻祭社稷五祀五獻祭四望山川七獻祭先公言簡文言詳山川地道故言祭

祭致其審也先公人道故言神神照其數也鄭氏方氏

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遵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東帛加璧尊德也

龜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纒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皆命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鄭氏方氏

天饗謂盛其饗與貢於祭先王承上文七獻而言

則大饗者九獻也。九獻，山陰陸氏嘗考其詳。三牲，牛羊豕。魚，膳。鴈，豆之實。草，之品。內金，納之庭實。先設金也。金，昭初故云。見禮其餘謂九州外蕃國。天子大饗，諸侯各以其方物助祭。三牲，魚，膳。天產也。天產作陰德，故以味為主。而曰四海九州之美味。邊且之薦地產也。故以氣為主。而曰四時之和氣。備四海九州之美味者，示其得四海九州之歡心。薦四時之和氣者，示其能贊於天地。金從革，從革則和。故內之以示其和。璧象夫德，故加之束帛之上。所以尊其德。龜能知來物，故列之前。

禮器

以先其知，金能昭物，露見其情，故次於龜。以其情納金，示和。是其入在先，以金次龜，是其設在後。同此一金而兩義也。龜金之後，布陳丹漆絲纁竹箭與天下衆人共有此財，故諸侯來朝而貢之。陳列在下，其餘外國無常貢，各以其所有貴寶為贄，示其致遠物也。其畢而出也，王奏肆夏之樂而送之。諸侯之饗，王以財，而王之送，諸侯以樂，非為財也。蓋重禮也。

方氏周氏  
孔氏陳氏

祀帝於郊，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喪禮，忠之至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賓客之用饗，義之至也。故君

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

郊廟喪賓之義忠敬所發而禮為之本補

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為貴也

禮記

質不先立於內則禮不可行於外道之為言行也

禮記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

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

毋輕議禮

一獻祭羣小祀也天饗祭先王之九獻也大旅非

常祭國有大故旅羣神而祭之也饗帝祀昊天上帝也此假詩而通尊之以明禮之重

禮記

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

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

祭其為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力室事

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

由也而不知禮乎

禮記

宰治邑吏備倚為階室事正祭堂事備

尸室事交于尸堂事交于階亦通達連續之義質

正也質明者正明朝食前也晏朝者於朝為晚

禮寧略而敬不可煩而怠孔氏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十八終

終



禮記黃氏曰抄分類卷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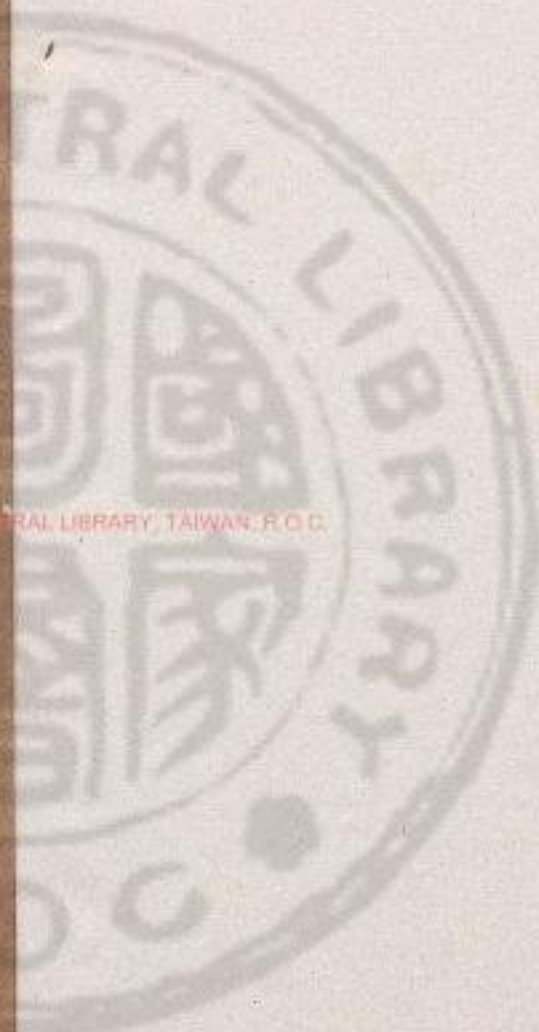
讀禮記

郊特牲第七

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

祭天一牲祭社稷反三牲諸侯膳天子一牲天子禮諸侯亦反三牲是所貴不在物而在誠也夫誠者純一而未散者也牲孕則散矣故天子弗食而祭帝弗用也

用周氏補



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二就次路五就郊血大饗腥三  
獻腥一獻熟黍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諸侯為賓灌  
用鬱鬯灌用臭也大饗尚服脩而只矣禮步干反鬯反鬯丁反  
天路祭天之木路繁為腰帶纓其鞅也就者五色  
絲一匝也先路者盤三路猶質以對次路故稱先  
路三就者每加以兩也次路則五就矣禮器言次  
路七就此云五就長樂陳氏謂次路有五就七就  
者次路蓋兼革木二路五就七就庸豈一車耶濯  
猶獻也服脩者加薑桂曰服脩謂捶肉如服以薑  
桂脩之。此承上文明以少為貴鄭氏

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尊席而酢焉此  
降尊以就卑也

諸侯之席三重諸侯相饗獻酢禮敵至於他國之  
卿來聘大夫為之介而卿禮行三獻則主君去重  
席之尊就單席而受是為降尊就卑

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  
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  
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  
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

此明飲屬陽作樂食屬陰不作樂然考於商頌周

官則食嘗未有不用樂說者遂以為夏之制然此禮文之末漢人記舊聞耳不必泥也補

鼎俎奇而邊豆偶陰陽之義也邊豆之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藜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禮記

神降氏如字

邊實若菱芡豆實若芹蒲芡水品邊實若栗栗豆實若菁韭皆土品水土之品非人所常食故曰不敢用藜味或土或水所取不一故曰貴多品旦明古注以為神明山陰陸氏曰旦明指裸獻之時至朝而踐則象朝時事親所進則旦當如字不必改

新特牲

為神也。○鼎俎之實以天產為主而天產陽屬故其數奇邊豆之實以地產為主而地產陰屬故其數偶不敢用藜味所以內盡志而貴多品所以外盡物禮記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籥竹在下貴人聲也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

賓指朝聘而來者易言和悅卒爵酬酢禮畢也禮記終也屢數也歎美也奠酬謂主獻賓賓酢主又



酬賓爵已三行賓奠置其爵而不再舉也。饗始於入門而奏肆夏終於卒爵而樂闋孔子曰魯歡美之蓋奠酬則禮成賓主之德可知二升堂上而歌清廟所以發其德也在上者以歌為主在下者以匏竹為主而歌在上則以人聲為貴也樂由陽來禮由陰作獨陰不生獨陽不成生成相濟其氣乃和和則萬物不失其性矣。陸氏方氏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為前列先知也以鍾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住德也。

鄭特牲

旅衆也馬氏曰陳也衆之所陳也幣者禮之鍾即金貢金鑄器為鍾也。龜也鍾也虎豹之皮也束帛也皆幣也衆陳之而無方以土地各有宜不求於不產遠邇各有節不責之非時龜能前知陳之最前金為鍾性和厠居龜帛之閒故云以和居參之幣以虎豹之皮者示王者之威足以服猛幣以璧者君子以玉比德加璧於束帛之上者示主有德為人所歸往也。孔氏馬氏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

天子庭燎百齊桓公以諸侯始僭之諸侯納賓奏

詳夏趙文子以晉大夫始僭之

用禮氏補

朝覲大夫之私覲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

不敢私覲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覲何為乎諸侯之庭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

諸侯朝朝覲大夫從行不當行私覲惟大夫受命

出使於諸侯則行私覲所以申信也從諸侯行而

不敢私覲者所以致敬也

補

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

不敢有其室也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

大夫強而君殺之如齊殺無和衛殺州吁宋殺長

萬陳殺三良大夫強君由是弱有殺之者更以為

義其強則三家有以啓之故曰自三桓始也黃氏

曰魯豈能殺強臣哉殺者降殺之義也謂大夫無

饗君之禮三桓勢強而君政微故降殺之而為大

夫所饗此章本記大夫饗君失禮之由非言殺臣

之也黃說為勝

其勝氏黃氏

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土鼓朱干設箏而舞

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借禮也臺門而旅樹反玷繡繡  
丹朱中衣大夫之借禮也故天子微諸侯借大夫強  
諸侯齊於此相貴以等相覲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  
之禮亂矣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  
朝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

宮縣者鍾磬之屬縣於簨謂之縣天子之制四  
面皆縣如宮室之有牆故謂之宮縣諸侯則去其  
一面猶軒車之有藩謂之軒縣白牡殷牲殺尚白也  
大路教路教乘木路也凡皆天子乃得兼用之天  
子擊土磬諸侯石磬朱干設錫者朱色爲盾用金

鄭特卷

琢傳於香昔天武諸侯雖亦得舞武惟天子則冕  
而舞臺門者築土爲臺其上立門旅道也樹立也  
樹立於旅道而立屏反玷據周書注向外室也鄭  
氏云反爵之玷五色備曰繡白與黑曰黼丹朱中  
衣者以丹朱爲中衣之緣飾正服在外其中爲中  
衣諸侯借天子大夫借諸侯相貴以等夷相覲  
相賂以貨利而天下之禮亂補

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  
尊往者之賢而封其後太遠則不相及補  
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

寓公失地之君寄寓於他國者也以其嘗南面故不臣之以其失地則不能自紹其先故不使繼世用方氏補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

君南鄉對天臣北面對君大夫不使其家臣稽首

嫌於以君自處所以辟國君也

明孔氏補

大夫有獻弗親君有賜不面拜為君之答已也

諸侯雖有君道然亦天子之臣故於大夫有相答之禮凡大夫有獻於君及君有賜於大夫皆託於小臣以出入而不敢親面慮煩君之答已也用方氏補

鄉射禮

鄉人揚孔子朝服而立於阼存室神也

禮記注疏

楊郟氏謂強鬼名陸氏葉氏

謂解有二名曰

難猶穰也以禦陰為義曰禘猶禘也以抗陽為義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可以射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

射以樂為節善其兩事相應故曰何以聽何以射

言其聽於彼而射於此聽以耳而射以手妙合為

難也射者男子之事始生縣弧門左示有射道而

未能今既長不能射而辭以疾故云縣弧之義

孔子曰三日齋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

齊者不樂專一其心也三日齊而二日伐鼓祭者情

散意遠故譏而問之

家語載季相子將祭齊三日而二日鍾鼓音不絕蓋其

孔子曰繹之庫門內枋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

枋當在廟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室神位在西也

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

朝市當在市東偏

馬禮市有三期大而曰朝而市朝而朝時而市夕市而市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

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

天地之氣也是故少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

北墉使陰明也

國文

北墉社內北墉也喪國之社存亡國之社為戒也

主於此而言則曰勝社本其地而言則曰薄社

即毫

古者東有毫社西有國社故以朝拜執政之地為閭于兩社社祭土主陰

氣故祭社時社在兩設主壇上而北面君立北墉

下而南鄉祭之是答陰之義也日用甲者陽始於

甲而物生故社用甲陰極於辛而物成故郊用辛

風雨至則萬物生霜露降則萬物成故社不為屋

以受風雨霜露使天地之氣通薄社即殺喪國之

社故屋之不使通惟開北墉示絕陽而通陰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

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  
雷而國主社。示本也。唯爲社事。軍出里。唯爲社田。國  
人畢作。唯社丘乘共染盛。所以報本反始也。

社國所祀中雷。家所祀皆土神。社事祭社事。軍盡出  
里。謂離所居社。與爲社而田獵。取獸供社。祭畢亦盡  
作。起行丘乘十六井爲丘。出車一乘。丘言地。乘言賦。  
染盛也在器曰盛。地有其物。天垂其象。所謂在天成  
象在地成形。載物以利民用。故言取財於地。垂象以  
示民。則故言取法。天尊天。故惟天子祭天。親地。故  
教民莫不祭地。完。祭地於中雷。國祭地於社。皆示生

如符性

養之本在地也。唯社祭領里而出。唯社田舉國而  
行。唯社盡丘乘。皆共染盛。唯社爲然而他事則不  
然。報本反始之也。重也。用其式方氏補

季春出火爲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察其卒伍。而君  
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  
也。而流示之會。而贖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  
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禮去

火星以春見。木氣終於辰。而火生繼之也。故以季  
春出火。焚爲燒除宿草。簡擇也。歷有試之意。軍賦  
即司馬法自六尺爲步。積而至通十爲成。出車車

一乘卒伍者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軍法立於伍，成於卒，流示之。禽者驅其禽而示之，絡繹迅速如流，驅讀爲豔，驅禽而示之，是豔之以利也。不犯命者謂範我馳驅而不苟於得禽也。失但得禽則爲犯命矣。社必先之以焚者，焚其宿草而後可田。以田而所得之禽，因以祭社，故君親自誓社，教陣訖而行田，禮驅禽於陣前，以流示之，使之豔散於其豔動之際，而觀其恪守誓命，不敢違犯誓命，以詭遇獲禽，是求以服士卒之心，使進退如命而非貪其所得之禽也。故以此衆戰則克勝，以

豔特牲

此獸祭則受福，夫兵者不祥之器，世有無故而習，是習殺人也。故因田而教焉，鳥獸魚鼈皆函血氣，若無故而殺是暴夫物也。故因祭而田焉，明非好兵也。爲田獵也，非好田獵也，爲祭祀也。外彰事神之禮，而內寓不虞之備，聖人以順動如此。用孔氏方氏補

天子適四方先柴

所至告天

補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埽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

也

郊祭在建子之月陽初生而日漫長故曰迎長日  
之至月令仲夏日長至者至極也言日長至此而  
極此云迎長日之至者至來也言日長自此而始  
大報天而以日為主者於天神無所不報以迎長  
日之至故以日為主日東陽之宗也北謂為之區  
域如龜北也龜以氣生墮以土成故謂象天地之  
性駢色赤赤者盛陽之色犢者小牛誠未散故曰  
貴誠用張氏方氏補

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

郊特牲

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人君當齊戒自新然  
冬至不常在辛用辛則似不用冬至之日而用冬  
至之月橫渠謂自冬至日以樂降神為郊之始而  
未報既降神乃用辛日而祀故曰迎長日之至又  
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集

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禘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  
之日王立王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美也獻命陳明  
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

下且崔氏謂卜日以至日為主不吉乃用他日  
方氏謂卜上辛中辛下辛作龜即灼龜澤者澤宮



將祭以射擇士之地庫門在雉門外入庫門則至  
廟門外獻命庫門之內著謂王自澤宮而還有司  
獻王所以命百官之事。郊事既畢不敢專輒故  
先告祖謂之受命尊祖也既告而後卜龜於禩宮  
以質其可否親考也卜之日王既先受誓戒于澤  
宮退而復誓戒其臣百官蓋授之以官者疏也故  
于庫門百姓蓋賜之以姓者親也故于大廟皆使  
一心以恭承祭祀鄭氏禮  
兵方氏

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  
敢凶服泥埽及道鄉爲田燭弗命而民聽上起亦作泥  
報反

如特牲一

聽祭報聽有司報白行事之期如逆梁省饗告府  
于王告備于王皆祭報也泥埽謂郊祭所經之地  
皆汎掃也及道謂刻令新土反在上也田燭田首  
爲燭以照道皆謂郊道之民爲之也。王皮弁以  
待宗伯報曰祭期然後服祭服而行祭事以天子  
之尊而嚴於事上帝如此則民莫不從而儆之故  
是日有喪者不敢哭不敢凶服皆泥埽及道鄉爲  
田燭弗命而民聽上以上有以先之也鄭氏  
馬氏  
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飾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  
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

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

衮象天畫日月星辰之章，璪者聚采以貫玉而有華藻，故謂之璪。素車木路也。龍章而設日月者，大旂也。九祭天有兩旂，兩甫其乘玉路建大常旂者，即道之車，祭之日馭之以適郊者也。其乘素車建大旂者，即事之車，祭之時馭之以赴壇者也。方氏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列事天神與人鬼也。

滌牢中所搜除麋。養牲必養二牲，先卜以爲帝牛，不吉則以爲稷牛，帝牛在滌以精潔爲義，稷牛

唯具則取足而已。郊天以后稷配，帝爲天神，稷爲

人鬼，故其別如此。

用陸氏方氏補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此承上文釋以稷配天之義。

補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畝而祭司蠶也。祭百種以報蠶也。饗農及郵表，暇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猫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

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虫毋作草木歸其澤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禮仕許反(燬)丁劣反(燬)于爲反(燬)所舉反

蜡祭名八蜡先嗇也司嗇也農也郵表曝也猫也虎也坊也水庸也先嗇始治稼穡者司嗇修此穡事者農田畷也郵若郵亭屋宇處表田畔曝謂井畔相連曝郵表曝謂於井畔連曝處造此郵舍使田畷處焉者也禽獸即下文猫虎之屬坊所以畜水水庸溝也山陰陸氏讀爲祭坊及水而以庸事

特牲

相連以庸爲民功曰庸之庸此說得之若如古說以水庸爲句旣未安下文以事也爲句亦不成語矣伊耆氏始爲蜡祭之人或指爲神農然周官有伊耆氏以供杖咸蓋以其始爲蜡祭以息老也旣以其民名官則未必古帝者之號十二月建丑之月祭百種盡百穀之種祭之以報先嗇或以祭百種爲八蜡之一者非也曰土反其宅以下蜡祭之祝辭皮弁色白素服衣裳皆素者送終之服而蜡亦送終之事故曰以送終也帶不以麻而以葛松不以竹而以榛若喪也而實非喪故曰喪殺言

其比喪禮降殺也。蜡之為祭所以報本反始息  
老送終也。合聚萬物而饗之。非特八神而所饗者  
八以其尤有功於田也。皮衣素服而祭。蜡祭四  
方百物也。黃衣黃冠而祭者。臘祭先祖五祀也。蜡  
以息老物故服送終之服而以皮弁素服臘以息  
民故服田夫之服而以黃衣黃冠。三祭蓋相連而  
蜡其總名也。  
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昔筮而至  
尊野服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  
好田好女者亡其國。天子樹瓜華不飲蕪之種也。

郊特牲

冬謂貢鳥獸之使者。詔客告君使者。為去詔使歸  
告其君也。華果菹也。諸侯於蜡使使者載黃筮  
貢鳥獸。大羅氏掌其入於使者之歸。則致鹿與女  
於庭。使歸戒其君使毋好田好女。同禮於羅氏。謂  
蜡則作羅襦。蓋羅則鹿之所以獲襦。則女之所以  
衣故致此物以戒之。非實致鹿與女與諸侯也。或  
華特供斯須之求。非收斂久藏之種。故天子樹此  
無與民牟利之嫌。言此亦戒諸侯之辭也。  
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  
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

禮記卷之十

卷之十五

郊特牲

故既蜡君子不興功

禮記

後者勸民以移動之使歆羨也。蜡以記四方之豐凶年凶之方八蜡之神不得與諸方通祭以謹節民財使之簡儉也年豐之方八蜡之神使得與諸方通祭以歆動民心使之效慕也既蜡則與民休息不復興功歲終故也。

補

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生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邊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藥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辨食味之道也。

類爭

反

類特也

恒豆謂朝事及饋食常用之豆加豆謂祭未酌尸之後不貴美藝味而貴多品以交神明與人食味不同。

先王之薦尚食也而不可省也卷景路車奇陳也而不可好也武壯而不可樂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以同於所安樂之義也。

禮記

卷景路車大路武執于殿而舞。此總明祭

祀之物宗廟之居不同於尋常安樂之義也。

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繡黼文繡

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橐  
鞞之尚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  
質也丹漆雕綫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  
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處之甚也如  
是而后宜

明水陰鑑以取於月之水玄酒黑黍和於水之酒

蒲越橐鞞藉神之席琢讀如篆雕謂刻鏤幾謂漆

飾。此明祭祀器物皆不尚美而尚質

鼎俎奇而邊巨偶陰陽之義也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

外也

黃目黃彝也以黃金鑊其外為龜目

天產也故其數奇者陽之義

故其數偶者陰之義黃目以尊尊也

時列於諸尊之上目之精水也其光火也以水為

體故其氣清以火為用故其氣明

祭天埽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醢醢之美而煎鹽

之尚貴天產也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其義也聲

和而後斷也

鹽以鍊治而成故曰煎鹽鸞者刀之鈴在環曰和

在鋒曰寶。鸞鳥鈴之聲宮商調和而後斷割其肉。紉

東周氏

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綬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冠古亂反。纁則皆反。纁耳。

天佳

纁者冠之飾敝棄也。冠禮初加緇布冠者太古以白布為冠。至齊則緇之以鬼神尚幽闇之義始冠而初加此者特重古耳。後世乃於緇布冠加以纁之飾。故孔子以為未聞而謂此乃初加時實用。既冠則敝棄之可也。射或此。此周氏。

轉性

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適丁歷反。

適子者適長子著明也。醮用酒每一加一醮。適子冠於阼以主道期之也。父以是傳之子故曰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以賓禮崇之也。以其有成人之道故以是禮加之。故曰加有成也。三加者初加緇布冠欲其尚質重古。次加皮弁欲其行三王之德。復加爵弁欲其敬事神明。緇布之粗不若皮弁之精。皮弁之質不若爵弁之文。故曰三加彌尊。服彌尊則志彌大。故曰喻其志。既冠賓東面而字之以

成人不敢復呼其名也

孔氏

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

韞喙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

每音牟追多雷反焉况甫反

委安也委貌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章甫言以表明丈夫毋發聲追猶推以其形名之也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喙名出於幪幪覆也言所以自覆飾收則言所以收斂髮也皮弁以白鹿皮為之素積以素為裳裳必疊幅故謂之積。委貌章甫毋追三代常服之冠即初加之緇布冠也弁喙收三代齊祭之冠即三加之爵弁也皮弁素

積上古之服三代共之而不敢易即再加之皮弁

也合鄭氏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冠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未造也

禮二十而冠五十始為大夫未有既為大夫而始

冠者故無冠禮禮三十而娶昏有不得已而改娶者故有其昏禮天子之元子諸侯之世子古皆用

士冠禮後有年未及冠而君薨即嗣位者故夏之

未造始有諸侯冠禮

用六

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



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

殺音試今讀為隆殺之殺

此所以釋上文諸侯有冠禮而大夫無之也諸侯必繼世而立所以象賢也大夫不繼世為其德之

殺也

方氏

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

此主士禮言檀弓云士之有誄自魯莊公始

孔氏陸氏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

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

所以治天下也

尊猶重也禮之所重者在義而不在度數之未能

等特也

敬守其義可以治天下

補

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禮為萬世之始也取於異

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必敬告之以直信

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

嫁

反于離反

禮以將意故無不誠辭以導情故無不腆直信者

正直誠信婦人事人者也事人必以信故信為婦

德

馬氏

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

臣其義一也執事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

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交。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禮記卷之五

擊奠。應也。壻親。迎入門。先奠。奠然後與婦相見。所

以敬章其有別之道而禮義生焉。方氏

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禮記卷之五親御授綏。謂壻御婦車而授綏使婦登車親之也。者親之也。言已親之。所以使之親已。孔氏

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其宰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

玄冕。祭服。齊戒將事鬼神。昏禮而用玄冕。齊戒是敬此夫婦之道。同於鬼神陰陽而神明之也。宰謂牲牢。牲牢異等而夫婦共牢而食。示同尊卑也。周氏

禮記

器用陶匏尚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歌明婦盟饋舅姑。平食。婦餞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

陶匏太古之禮器三王始作共牢之禮而用之  
之共重夫婦之始也婦饋舅姑舅姑食且而以其  
餼餘賜婦私之以恩也舅姑尊反降自西階以婦  
之卑反降自主人之阼階示授之室而使爲之主  
也鄭氏孔氏方氏  
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下賀人之  
序也

昏有幽陰之義其用晦時以此樂陽也故不用樂  
代猶序也子代父之序婦代姑之序故不忍賀陳氏方氏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爛祭用氣也殷人尚聲

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闕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  
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

尚謂先薦之也血謂祭初以血詔神於室腥謂朝踐  
薦腥肉於堂爛謂沈肉於湯三者並未孰而祭是  
用氣也此有虞氏之祭然也殷不尚氣而尚聲先  
搖動樂聲以求神奏樂三遍而止乃迎牲入殺鬼  
神在天地間故用樂之音聲號呼告於天地間庶  
神明聞之而至是求陽之義也鄭氏孔氏

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  
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

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燂蕭合羶羶如悅反合音

羶音馨

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鬯謂以秬黍合鬱金草  
爲酒而其氣調鬯臭謂鬯之氣鬱合鬯者又以鬱  
金草搗汁和合已成之鬯酒使香氣蒸甚臭陰達  
於淵泉者用鬱鬯灌地是用臭氣求陰達於淵泉  
也灌以圭璋者瓚以麯鬯圭璋以爲瓚之柄居灌  
圭瓚后灌以璋瓚璋者圭之半用圭璋者玉氣潔  
潤也燂燒也羶鄭讀爲鬱羶猶香也衆蕭以滕鬯  
爲羶合蕭以黍稷爲羶。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

以形魄歸于地而求諸陰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  
牆屋以臭氣歸于天而求諸陽也淵泉以言其幽  
牆屋以言其顯求諸陰以爲天又求諸陽而致曲

馬陳氏

凡祭慎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  
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

此承上文釋求諸陰陽之義先求陽者尚聲先求  
陰者尚臭此方

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祝于  
主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

遠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歟遠于方反

升首謂升牲首於北牖下直祭正祭也。詔祝於

室即毛血詔於室坐尸於堂即羹芗詔於堂用牲

於庭即納牲詔於庭升首於室即升首以報陽不

知神之所在故於庭於堂於室以求之猶以為未

也故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求於此則疑於彼

求於近則疑於遠而庶幾神之饗也方氏曰

祊之為言倮也所之為言敬也富也者福也首也者

直也相饗之也嘏長也大也尸陳也倮音亮所音

倮猶索也所者所俎尸每食牲體反置于所俎首

新傳注

謂升首而祭直也而直支偶而曲故首云直也相

謂詔侑祝設辭使尸饗此莫是相饗之也尸嘏主

人欲使長父廣大尸象神而陳者也鄭氏

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血

祭盛氣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

血告幽毛告全告幽所以告內之純告全所以告

外之純氣行而血從之薦血所以盛其氣周祭肺

殷登肝夏祭心三者並為氣之宅故云貴氣主鄭

孔氏

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腍骨燔燎升首

報陽也

齊才  
細反

（悉稷地產肺金藏齊五齊事神之酒明水又鑑取於月者皆陰類故報陰解骨腸間脂燻燻之火司烜所取於日者皆陽之體升者陽之事皆陽類故報陽報陰者形魄歸地為陰而以陰物祭之也報陽者蕙氣在天為陽而以陽物祭之也韓氏孔氏方氏）  
明水流齊實新也凡流新之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絜著此水也（從始）  
（從反）

（流猶清也五齊濁故沛之使清謂之流齊蓋以水解之和之也又取明水皆貴新也明水由主人之

絜著

絜著於此水非徒以其取於月為明也（周鄭氏）  
（呂氏）  
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必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

（服屈服也拜取屈服之義也以天子不可屈之勢而為之稽首肉袒則天下莫不知有尊也（周）

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稱曾孫某謂國家也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也

（稱孝祭祖禰稱孝明奉先不敢忘也稱曾孫祗稱曾明傳國有所自也凡賓主之禮相者皆以揖讓之節若祭祀之禮則主人自致其敬而盡其善

故詔備尸者不告尸以讓以事神無所與揖讓也

用整氏說  
及夏氏補

腥臠醢醢祭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

矣

翻而

凡牲生為臠陳為醢燔而未脍為醢斲而為醢為

醢四者之薦豈知神之所饗自盡其敬心求之不

一耳

舉尊角詔安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尸  
神象也祝將命也

《禮》南宮爵名天子奠尊諸侯奠角古指夏時夏立

禮記

尸飲食乃坐

鄭氏

縮酌用茅明酌也醖酒流于清汁獻流于醖酒猶明

清與醖酒于舊澤之酒也

謂作醖者也  
則注反

《縮》謂泐去其滓謂斟酒以獻用茅所以縮也縮

之則清而明故曰明酌醖酒謂盞齊在所造之器

曰盞在所酌之器曰醖流于清者和之以清酒也

汁獻謂盞齊汁和酒名鬱齊直獻之而不待縮

故曰汁獻也流于醖酒者和醖酒于汁獻允流皆

以酒之清者和酒之濁者使酒之新也澤讀為醖

舊醖之酒謂首酒也記禮者釋上文所陳云皆在

禮亦猶後世以舊澤之酒流清酒醜濁而明之蓋以近今證昔也

**明** **河** **興** **醜** 三者皆指上文三者申言之也

用鄭氏孔氏方氏禮

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

古讀如匹方氏作辟去之辟似當如辟昭廣

惡之辟

**由**用也。**祈**若祈穀之類**報**若秋報之類**辟**若辟

禳及辟去不祥之類

集

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故君者三日齋必見其所祭者

**玄**謂玄衣玄冠見所祭謂若見所祭之祖考神祇

內則第十二

后王命冢室降德于眾兆民

后王謂天子德謂德教教民雖司徒分職冢室實

無所不統故以其尊者言之

王氏

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縱笄總髮冠纁纁

鞞紳擗筯左右佩用左佩紛紉刀礪小觶金盃右佩

玦捍管帶大觶木鐸備履著屨

所買反又所辨反

其記反

盥洗手漱漱只盥以梳理

纁以緇鞞髮以作髻笄橫貫以固髮總者髮結束髮本垂耳餘於髻



後為飾挑者振去其塵鬣以髮為之象幼時所為  
之鬣者形也髮鬣者拂其鬣以加於冠冠髮者結  
纓額下以固冠結之餘者散而下垂謂之綫端玄  
端土服鞞蔽膝也以韋為之與裳同色上繫於革  
帶紳者大帶攢也亦作挿笏所以記事而備忽  
忘也擗笏者投笏於紳也紛悅試物之中刀礪小  
刀與礪龍祭鱗所以解結以象骨為之如錐金燧  
以取火於日決者護巨指以開弦捍者著左臂以  
遂矢管筆彊若疾避刀鞞必頂木燧以鑽火備以  
邪幅纏足全之行履鞞纒繫也纒者基者纒後頭施

綦。夙興盥訖漱漱訖擗擗訖加纒纒訖加紒紒  
訖然後加冕著冠而綫纒從之然後服玄端著鞞  
垂紳而指笏然後佩用以備尊尊者使令九屬陽者  
左佩屬陰者右佩又然後下及行駢纒基其序如

此用禮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擗纒著紒衣紳  
左佩紛悅刀礪小鱗金燧右佩箴管纒纒施繫表大

鱗木燧紒纒基纒音果表音

并著也與男子并異表紳衣而著紳箴管纒纒鄭  
氏謂於箴管纒纒之下言施繫表明繫表四物而



是爲儀也。父母出入則或先以引之，或後以隨之，或左右以扶持之，相其所宜而助其力也。又從而問其意之所欲，食者則敬順其心以進之，和柔其色以溫之，芬芳其味以奉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則以知其得所欲而後。孝子之心安也。馬氏方氏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栉，總髮，總角，柎纓，皆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

總角，總髮分而爲二，以其兩相對，故謂之角。容臭者，容謂容受，臭謂香物。若今香囊，然心身有穢物觸

尊者，故佩之。昧爽，將明未明之時，具膳具。昧爽而朝，後成人也。幼者於視膳之事，未能專之，惟候問之。若未則佐長者。婦儀

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漱，衣服，欽梳，篋，灑掃，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孺子蚤寢晏起，唯所欲食，無時。

此總論子婦之外，凡卑賤僕隸等。

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

異宮，猶今有逐位，非如異居也。朝晨省禮也。夕昏定禮也。慈者，愛養憫恤之誠。用伊川方氏補

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枉長者奉席請何趾  
少者執床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簞縣羹餼枕斂簞  
而擲之本方勇反應許其反註

枉卧席也將枉古謂更卧處竊意將坐指日間言

將枉指夜間言請者順尊者意所安也至早且親

起侍御之人舉几以進使憑之斂此所卧在下之

席與在上觀身之簞又其所卧之衾枕則以篋貯

之簞則以覆韜之須卧乃更鋪之鄭氏

父母舅姑之衣衾簞薦几不傳杖履祇敬之勿敢

近數年庖庑其餼莫敢用與恒食飲非餼莫之敢飲

**食**禮文事反近音附近之近  
音對卒木徐反應羊交反

傳移也數今杯盃生土釜今以木為器象土釜之

形庖酒器也盛酒漿之器餼謂食尊者之餘也

及也恒常也旦夕之常食也○父母舅姑所服

子婦不得輒傳移他處杖履是服御之重彌須恭

敬勿敢偏近飲食器非餼其餘不敢用與其常所

飲食非餼其餘不敢食本鄭氏

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餼既食恒餼父没母在家

子御食羣子婦佐餼如初旨甘柔滑孺子餼

子婦者長子及長子之婦佐餼者父母食不能盡



既循也。時是也。○噦噫噎咳則聲不恭。欠伸跛倚  
睥睨則貌不恭。唾洩則聲貌皆不恭。故每不敢爲  
也。不有敬事如射之類。則不敢袒裼。不因涉水則  
不敢揭衣。皆惡其褻也。且子之於親也。衣而寒煖  
則問之。體之苛癢則搔之。而於已則寒不敢襲。癢  
不敢搔。以至父母之唾洩不見而已。則唾洩不敢  
請漱。澣請補。綴請礪。請浴之類。無所不用其孝謹  
之至。用方  
氏補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  
女授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后取之。外內不共

井。不共澣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  
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  
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  
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通彼方及此五字  
今如字爲嘯之聲

澣浴室。男子由右。地道尊右也。此言男女遠嫌防  
微之禮。經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  
雖不耆。耆音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  
之事。人代之。已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之。  
尊者加已。以飲食衣服。已雖不欲。必且順而受之。

以待其命若加己以事又使人代之已雖不欲人之代已亦且順而使之代待夫人之果不勝任然後復以身親之凡皆明勿逆勿怠之意方氏補

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禮色角反

表明也。子婦有勤勞之事已雖甚愛念之姑且縱其爲之而寧數休之以彼其爲子婦之職吾不可必姑息之愛而奪其當爲之事也子婦未孝未敬亦勿庸怒之姑惟教之待其子不可教雖子放

內別

婦出猶爲之隱不明其犯禮之過也

用方氏補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

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孰諫父母

怒不談而撻之流血不致疾怨起敬起孝禮音

二十五家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

州爲鄉。諫而父母不說其罪輕不諫而使父母

得罪於鄉黨州閭其罪重故寧反覆諫雖撻之

流血不怨本孔氏說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表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

服飲食由執事母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子  
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  
我之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禮音

婢子古說謂婢之子然則與下文庶子意重矣合  
如曲禮之婢子直言婢耳。婢子父母之所使令  
庶孽父母之所愛育是固所當聽命至於妻妾之  
切近吾身者亦不敢不聽焉妾雖吾所甚愛不敢  
與父母之所愛者敵妻雖吾所甚宜不敢以父母  
不悅而留苟父母以爲善子之情雖替而夫婦之  
禮不可以不行吾親有存沒吾心無遷改知有親

而不知有已也

命章難氏  
慶源補氏

父母雖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  
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決於爲善決於絕其不善皆主以孝其親而發神  
舅沒則姑老家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  
請於家婦舅姑使家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舅姑  
若使介婦母敢敵耦於家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  
敢並坐

家婦適長子之婦也介婦衆婦也不友無禮於介  
婦古說謂介婦無禮家婦不友之稱蓋云未詳或



謂友當不敢理或然也然不免改本文江陵項氏  
以使冢婦無怠不友無禮於介婦通爲一句也  
不友也無禮也皆以母字統之若曰使冢婦毋恃  
其長而怠忽以不友無禮於介婦於義亦通。此  
言姑雖傳家政於冢婦冢婦當友愛介婦介婦當  
敬事冢婦以相和協蓋冢婦之統介婦又與姑之  
統子婦不同尤當曲盡也補

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  
姑手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  
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蔭簾則受而獻諸舅

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友賜之則辭不得命  
如更受賜藏以待之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  
復請其故賜而后與之禮記

婦侍舅姑者也故不命適私室不敢退不敢專行  
故大小必請於舅姑冢事統於尊故無私貨私畜  
私器私假私與不敢私受人故或賜之則獻諸舅  
姑不敢私與人故請其故賜而後與其心終始一

於舅姑也

鄭氏

適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  
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子弟猶歸器衣

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後敢用其次也若燕所  
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  
宗族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齊而  
宗敬焉終事而后敢私祭禮反  
猶若也歸古云歸遺之歸也謂子弟若貴被尊上  
歸遺器服則獻其上者於宗子山陰陸氏以子弟  
猶歸絕句云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以寡約入  
雖子弟猶歸其家也其器服雖吾貴富所有亦必  
獻其上者於宗子陸說尤徑在學者擇焉獻其賢  
者謂獻其牲之善者。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

不以支臨宗也終事而後敢私祭宗之親為正統

已之親為旁出也凡以尊正統而一人心氏方

飯黍稷稻粱曰黍黃梁稭稭膳腳膳膳膳牛炙醢牛

醢醢牛膾羊炙羊炙醢豕炙醢豕炙醢魚膾醢兔

鶉鶉音思召反鶉只南反鶉音香雁許心反鶉許亮

氏音

飯者總目諸飯而列之下文也孰獲曰稻今晚稻也  
生獲曰稊今早稻也膳者總目諸膳而又列之下  
文也腳牛膾膳羊膾膳豕膾也醢鄭云衍文牛炙  
炙牛肉也腳一腫二臄三牛炙四此四物共一行

最在北從西為始醢肉醬也羊豕切牛肉也醢五  
牛豕六醢七牛膾八此四物為第二行陳之從東  
為始羊豕九羊豕十醢十一豕豕十二此四物為  
第三行陳之從西為始醢十三豕豕十四芥醬十  
五魚膾十六此四物為四行陳之從東為始以上  
十六豆是下大夫禮雉十七兔十八鶉十九鷄二  
十此四物為五行陳之從西為始通上為二十

豆此是上大夫所加禮

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梁醴清糟或以醢為醴  
黍醴將水醢醢酒清白羞稷餌粉醢醢平聲醢於

均

起九反醢音二醢以醢黍醢音復  
帶之復之然醢醢之醢音資自私反

飲者總目諸飲而列之下文也重醴者謂稻黍梁

三醴皆有清有糟醴之汁反者為清未芽而糲

者為糟以清糟二者相配而重故謂之重醴也

醢粥也以醢為醴者醢粥為醴也黍醢謂以黍米

為醢粥此即上文為醴之醢也漿酢七故醢才醢

以汁滓相將者也水則清新之水也醢梅菜醢類

盪原也以諸醢醢醢醢醢和水以上皆飲之目也酒

者約目諸酒而又列之下文也清謂清酒若今者

酒曰清事酒清事酒昔酒二酒皆白若今生酒以

上皆酒之因也。若者總目諸羞而再列之。下文也。

合蒸曰餅。餅之曰食。反。私。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

為之。糲者搗粉熬大豆為餅。食之黏著。故以粉餅

搗之。之。然。當為餅。反。以稻米與狼臠居六膏

為之。亦粥之類。以上皆羞之目也。集。

食鰓鹽而苾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折稌。大羹兔羹。

糝糝不糝。濡豚包苦實。麥濡雞醢。醬實羹。濡魚力醢

實羹。濡鰓醢。醬實羹。服脩。蚺醢。脯羹。兔醢。麋膚魚醢。

魚臠。芥醬。麋臠。醢。桃諸。梅諸。卵鹽。反。音。本。

蘇。鮑。之。列。反。經。音。杜。隨。音。而。如。鮑。之。列。音。鮑。臠。丁。離。反。也。直。其。反。

食者總舉其目也。鰓。鰓牛也。故雕胡字亦作菰。即

周官六穀之一也。以鰓為醢。以苾米為飯。以雉為

羹。三者之味相宜也。下皆倣此。以麥為飯。折脯為

羹。折稻也。細折。反。稻米為飯。以大與兔為羹。此

等羹。且五味之和。米胛之糝。不必加麥。葵味辛。用

不宜各以其宜。濡豚包苦者。濡謂其者。豚肉以苦菜

包裹。雉醢。醬者加以醢。及醬。濡魚。卵醬者加以

魚子。為醬。為醢。醢醬亦謂加以醢。及醬。四者皆破

開其腹實。麥其中則皆宜於用。麥者也。服脩謂捶

脯而施薑桂者也。食之配以蚺醢。蟻子也。折脯

為羹則配以兔鹽食藥之外膏配以魚鹽食藥之  
生肉配以鹽醬諸道也桃菹梅菹即今之藏桃藏  
梅亦鹽大塊鹽白蠟醃而下二十六物皆人君燕

食所用方氏

凡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  
時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牛

宜稌羊宜黍黍宜稷犬宜粢鴈宜麥魚宜苽

飯齊黍稷稻粱視春宜溫也羹齊雉雞犬視夏  
宜熱也醬齊醢醢菹菹視秋宜涼也飲齊水漿涼  
醴視冬宜寒也春屬木故味多酸夏屬火故味多

苦秋屬金故味多辛冬屬水故味多鹹各因其時

味以養氣調以滑甘則四時之所同以土王四時

土味作甘也牛宜稌以下各以其氣味相宜用物

春宜羔豚膳膏臠夏宜牀鱠膳膏臠秋宜犢麋膳膏

臠冬宜鮮羽膳膏膾魚乾臘大膏鱣子臠雞膏膾

羊膏春陽方長羔豚羊豕之小者將盛而共食之

於助新陽為宜膳以牛膏麋則以春木克脾土以

牛薺之土氣助養脾也夏陽極盛膳鱣魚之乾

者皆斂而堅食之於抑盛陽為宜膳以大膏臠則

以夏火克肺金以犬臊之金氣助養肺也秋陰方  
長牛犢鹿麋皆可補陽氣食之為宜秋金克肝木  
膳用雞醒之木氣以助養肝冬陰極盛魚鮮鴈羽  
皆善處陰食之為宜冬水克心火膳用羊羶之火  
氣以助養心用蜜氏方此補

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膏脯麋鹿田豕麋皆有軒雉  
兔皆有芼尚鷄蠅范芝栝淡相棗栗榛枹瓜桃李梅

杏相梨薑桂

桂兩音通細音而類  
皆作也則如友

脯謂析乾其肉軒謂切其肉如藿葉芼謂以菜雜  
羹蠅蟬也范蜂也芝禾芝也無華而實者名栝亦

芝屬也藿麥也栝楨也相梨之不臧者。自牛

脩而下三十一品皆人君燕食所加庶羞羞百二

十品記者不能次錄

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庶人者  
老不徒食

尊卑差也

禮

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藜脂用芡膏用燕

三牲用菽和用醢獸用梅鴈羹雞羹鴛釀之藜魴鱖

丞雞燒雉燕無蓼

禮記曰燕反知立  
則反蓼自如

藜似菜更醢人為之酸梅自然之酸釀雜切而和

之鷄羹雞羹鷄在羹下蒸之而不羹三者皆醜之  
以鷄鷄按上文鷄注云又以鷄為鷄蓋一羽物也  
魚鱸魚弱息之易爛故蒸之雞小鳥燒之雉或蒸  
或燒無定凡三者調和皆以香草蘇荏之屬而不

用參鄭氏烈  
氏方以

不食雞鼈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兔去尻狐去首

豚去腦魚去乙鼈去西尾起呂反  
西尾起呂反

雞鼈鼈之小者狼能害人腸則傳道其所害之物

狗陽畜腎又其陽精之舍狸善捕兔善走狸脊上

一道如界兔究有九孔豕俯聚精在腦醫方云食

之昏人精神鱈魚有骨狀如篆乙在目食之鯁  
人不可出陸氏云魚腸謂之乙魚鮫自腸始醜者  
醫之竅凡皆不食為不利人也陸氏  
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膽之  
祖梨曰攢之

脫之除其筋膜作之制其鱗新之拭其垢撰之省  
視其蟲蠹攢之去其毛使青坐如膽攢之環看其

虫孔皆合擇之名也白氏

午夜鳴則酒羊冷毛而羸羴狗赤股而躁躁鳥饒色  
而沙鳴鬱系望視而交腴腥馬黑脊而般臂漏雞尾

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鷓鴣胖舒鳧翠雞肝鴈腎鷓鴣

鹿胃 音音由 音音本 鹿目 鏡 鹿首 保 反 鹿音 鹿音 鹿音 鹿音 於 六 反

牛晝勞夜息若夜鳴則有疾膺惡臭冷謂毛本稀

冷毛謂毛頭毛結謂膺臭赤股股裏無毛躁謂

急躁謂其肉臊惡醜色其色變無潤澤鬱腐臭

豕備首而食望視則首昂交睫謂瘦而目毛長腥

謂氣腥而不可食黑脊言衆體皆異而脊獨黑般

臂言疾在前脛般般然滿言氣如蟻蝨臭雞少鳥

尾不盈握言尾尚短舒鴈鷓鴣羣羣肉雞鳥雞鳥胖

脅側薄肉舒鷓鴣與用肚謂藏之深奧也。凡皆

肉類

不利於人不可食

肉腥細者為膾大者為臠五曰樂腥為道醬為辟

雞野豕為軒兔為宛脾切效若薤實諸醢以柔之

干 菴 反 死

膾轟而切之軒天切而不正辟雞與死脾皆轟而

切軒辟雞死脾謂切臠也肉和薤薤於醢為菹

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大夫無秩膳大夫

七十而有閤天子之閤左之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

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北

秩常也閤以板度食物也土坵度食。羹食日用



惟辨有無不預爲之等五十爲大夫未甚老未有常膳至七十而有閤以度食有常膳矣閤食以貴賤爲豐殺五者三牲及魚腊天子倍之餘以次殺

用鄧氏補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凡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賢亦如之九十者使人受五十異糧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違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紵衾冒死而后

5. 禮

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閤焉則就其室以珍澁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凡自七十以上唯衰麻爲喪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賢亦如之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

禮記卷之五十五

禮記

卷之五十五

序。般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般人喁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周禮記王制。有此。此與王制文略異。凡自七十以上。與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是也。禮記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內則

養老如此。為其近於親也。言意養嫌或偽也。上言其近親者。下言親之所敬愛者。言犬馬以賤喻貴。

陸氏

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博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乞言。亦微其禮。皆有博史。禮記

憲法也。博厚也。五帝憲。謂朝夕與老者親炙其

仁義之容。道德之光。自得於觀感。不言之際。至三王始有乞言之禮。然五帝雖止。從容養其氣體。未嘗乞言。偶有善言亦記之於博史。三王雖乞言亦

憲法其動容之間至於乞言亦不敢以迫切耗其  
氣須從容歎曲伺間乘暇開端發問而微其禮焉  
所得之言亦皆有博史以記之焉古者之史不一  
闡內者曰女史朝廷者曰國史若博史則記載養  
老之史取博厚之義為名葉  
溥熬煎醢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溥熬溥母煎醢  
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溥母母音  
**溥**即沃熬即煎醢陸稻謂陸地之稻以陸地稻米  
為飯煎醢使熬加于飯上恐其味薄更沃以膏使  
味相溥漬名曰溥熬此八珍之一也加于黍食者

物類

蓋模象溥熬而為之故名溥母母讀為模

炮取豚若將剗之剗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  
塗之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齧  
為稻粉糝溲之以為醢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  
鑊湯以小鼎酈脯於其中使其湯母滅鼎三日三夜  
母絕火而后調之以醢醢今從之霍音九謹作蟬徐  
讀如字設章善反一從  
息酒反溲音九反

**炮**塗燒之名蓬蘽音裹謹塗以穰草和泥敲皮肉  
上醜莫糴溲謂勻和齏脯謂者豚小鼎中使香美  
謂之脯者解折其肉薄如為脯然○為炮者取豚

若將剝剝之則實腹中編蘆包裹塗以和草之  
泥而以火炮之既炮則所塗之泥皆乾而摩之手  
既乾泥不淨其肉又熟故濯手摩之去其鼓莫以  
稻米泔和為醃付全豚之外而前諸膏膏必沒此  
炮豚又以大鑊湯盛此而豚之小鼎者三日夜而  
后調以醃臠此言為炮之法鄭氏孔

搗珍取牛羊麋鹿麇之肉必臠每物與牛若一捶反  
側之去其餌孰出之去其鼓柔其肉臠音梅捶之  
藥反側音  
臠脊側肉取其臠搗以為珍每物搗之法皆與牛  
一捶即搗之也臠古石助臠也山陰陸氏謂餌為前

餌之餌言嘗以物為餌既熟則去其餌而出之去  
其臠莫而柔和其肉遂為珍矣此言搗珍之法集

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細其通子紀反又音養入  
朝而食之以醃若醃臠通子紀反又音養入

濕漬也期朝謂周一朝醃醃之類。此言為漬之  
法補

為熬捶之去其鼓編葎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灑諸  
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麇皆  
如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醃欲乾肉則捶而食  
之醃音

蒸於火上為之者也。此言為熬之法。

本舉

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為餌。煎之。

三如一謂取牛羊豕三者之肉等分。如稻米二

肉一者。謂二分稻米一分肉也。此言為糝之法。補

肝管取狗肝一。懷之以其管。濡炙之。然後其管不萎。

取稻米。舉糝。漉之。小切。狼臙膏。以與稻米為醢。

之然

營腸間脂。舉胃也。復獨膏者。臙臙中膏也。醢作斲。

三相參為糝。兩相差也。為醢。謂小切。狼臙膏。與稻

米為醢也。此言為術營之法。

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

深宮固門。閤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

閤堂中門之禁。寺掌內人之禁令。

男女不同。施柶。不敢懸於夫之樞。柶。不敢藏於夫之

篋。篋。不敢共。漏浴。夫不在。歛枕。篋。篋。席。獨器而藏之。

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載。無

閤。施以支反。樞音。樞音。樞音。

植曰。樞。橫曰柶。挂衣者也。枕。藏以篋。篋。席。篋。以獨

月。樞。

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將御者齊款  
澣慎衣服櫛髮并總角拂髮沐纓基屨雖婢妾衣服  
飲食必後長者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皆又  
將御必齋漱所以致潔敬婢妾衣服飲食必後  
長者不以賤廢上下之分妾御不當及避上僭之

嫌方

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  
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于子生夫復使人  
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子生男子設弧於  
門左女子設瓦盆音三日始有子男射女否音

月辰生月之辰初朔之日也側室在燕寢之旁詠

示有事於武祀事人之佩巾鄭氏

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犬牢宰掌負三日卜士負  
之吉者宿齋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  
六射天地四方祗受乃負之牢禮負子賜之束帛卜  
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接古音捷

接以太牢接見其子也卜士卜求其士以負之下

得吉者則齊宿盛服於寢門之外詩負之古注以  
詩爲承方氏謂能詩者負之期其能言也宰既掌  
具故以醴禮其負子之士仍賜束帛以酬之也既

又卜士之妻或大夫之妾使食其子食之者乳之

也。鄉氏

凡接子。擇日。冢子則犬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犬牢。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

擇日卜日也。此論國君至庶人接子牲牢之等。并適庶不同。

異為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

可者謂雖非諸母而其德可為師者。牲埽一室。

以處行女子。擇子師。教示善道。慈母知其嗜欲。保母

安其居處。鄉

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為髻。男角左。鬘右。則男左女右。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為衣。服。命士祭。皆漱。幹。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朝食。夫入門。升自阼階。立于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釋丁

子生三月。剪髮所留不剪者。謂之鬘。鬘。父與母相對。

為角。鬘。橫各一。在頂上。為鬘。男耦。女奇。取陰陽相

須。鄉氏

姆先相曰。母其敢用時日。祗見孺子。夫對曰。飲有帥。

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  
師子師辯告諸婦諸母名妻遂適寢適寢適音適  
欲有他欲有師教而不敢怠記有威欲其成身而  
不敢忘執右手明將授之裏左還授師順陽道孩  
子咳之則笑故謂之孩咳而名之示若笑而受其

名始

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  
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爲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  
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夫入食  
如養禮

宰謂屬吏二十五家爲閭二千五百家爲州閭胥

中士一人州長中大夫一人吏則其屬吏府其藏

書之室也夫入食如養禮者其與妻食如妻如養

舅姑禮

出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階西  
鄉出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適子庶子見於  
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初無辭

世子適長子適子世子之弟庶子妻之子此明

見世子及適庶禮

九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大夫士之子不



敢與世子同名

為諱辟難也補

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  
漱澣風齊見於內寢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  
之特餼遂入御禮則

內寢適妻寢也初來之妾特餼其餘令妾已見子

夫婦共食令生子之妾特餼其餘亦如始來時禮則

特餼所以寵之然亦使知大分已定於其初終不

可得而易也禮則

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

之  
獨者以其子見君所有賜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名

擯傳姆之屬者賜謂於君有恩意也此特所愛幸

則君親自名之衆子謂衆妾之子非特愛幸者則

命有司名之鄭氏

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其問之也與子

見父之禮無以異也

無側室故夫出避之至問妻及見子則其禮同鄭氏

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

家統於尊也鄭氏

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大夫之子有食母  
士之妻自養其子（音）

食子者前所謂卜使乳其子者劬勞也勞賜之也

惟大夫則然士妻賤不敢使人（音）

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冢子未食而見必  
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

旬古作均晦庵曰旬如字十日也。言子既見之  
後凡旬一見冢子則未食時先見適子庶子則食  
已乃見急於正而緩於庶也循其首者撫之以示

愛（音）

內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盤華女盤

音良

盤古謂小囊盛饌也長樂陳氏謂盤帶也春秋傳

盤華大帶易盤華許慎服虔皆以盤為帶其帶男

用韋女用緇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

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

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

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

數一十百千萬方名取西南北不同廣共食養其

別也。教之讓，示以廉耻也。出入欲其行之讓，即居  
欲其坐之讓，飲食欲其食之讓也。數曰朝，坐與六  
甲也。外傳教學之師也。書謂六書，計謂九數。襦，今  
之襖也。不用帛為襦袴，為其太溫傷陰氣也。師，循  
也行禮動作皆得習先日所為也。朝夕學幼儀者，  
從朝至夕學幼小奉事長者之儀也。簡書篇數也。  
諛言，語信實也。請，拜者請於長者而拜習之也。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二十而  
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博行孝弟，博學不教  
內而不出。

樂請六樂之器也。成王樂器也。舞，舞文舞也。成童

謂十五以上。夏，文王樂舞象武舞也。謂用干戈之

小舞也。射，謂五射。御，謂五御。二十成人，血氣強盛

無慮損傷，可以衣裘帛。大夏，禹樂樂之文武備者

也。博學不教者，廣博學問未可為師以教人。內而

不出者，德在內不可出言為人謀慮。

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四十始

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五十命為

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

看室，娶也。男事受田給政役也。孫友視志，孫順朋



之拜如今之揖折腰而已介冑之士不拜故以肅  
爲禮以其不可以折腰也然則其儀特歛手向身  
微作曲勢耳鄭氏所謂擯者蓋如此此正今時婦  
人揖禮也據鄭氏說則漢時婦人之拜不過如此  
或者乃謂唐武氏始爲婦人不令拜伏則妄矣周  
天元令人拜天臺作男子拜則雖虜俗婦人舊亦  
不作男子拜也況古者男子之拜但如今人之揖  
則婦人之拜安得已如今之伏大氏今之男子以  
古男子之拜爲揖故其拜也加以跪伏爲稽顙之  
容今之婦人亦以古婦人之拜爲揖故其拜也加

內則

以拳曲作虛坐之勢此經言尚右手者特言歛手  
右向如孔子拱而尚右之尚非若今人用手按膝  
作跪也男之尚左亦然古跪自是一體與拜與伏  
不相干凡皆項氏說也晦庵周禮九擯辨惟稽首  
頓首爲手引頭至地三曰空首則頭至手不至地  
矣九曰肅拜最輕但俯下手軍中拜及婦人拜也  
愚按古者席地而坐以手引頭屈服向地卽爲拜  
故拜字從兩手百拜而酒三行者因坐俯地其勢  
易也是古之拜與今之拜不同軍中有介冑婦人  
有首飾皆不可俯伏故但俯手謂之肅拜是女之

拜與男之拜不同又明矣世俗多疑婦人拜因併  
附之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十九終

內則

燕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二十

讀禮記

玉藻第十三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髮蓬鬆冠以祭蓬蓬反

玉藻冕之飾也冕以板爲頂藻以五采絲垂於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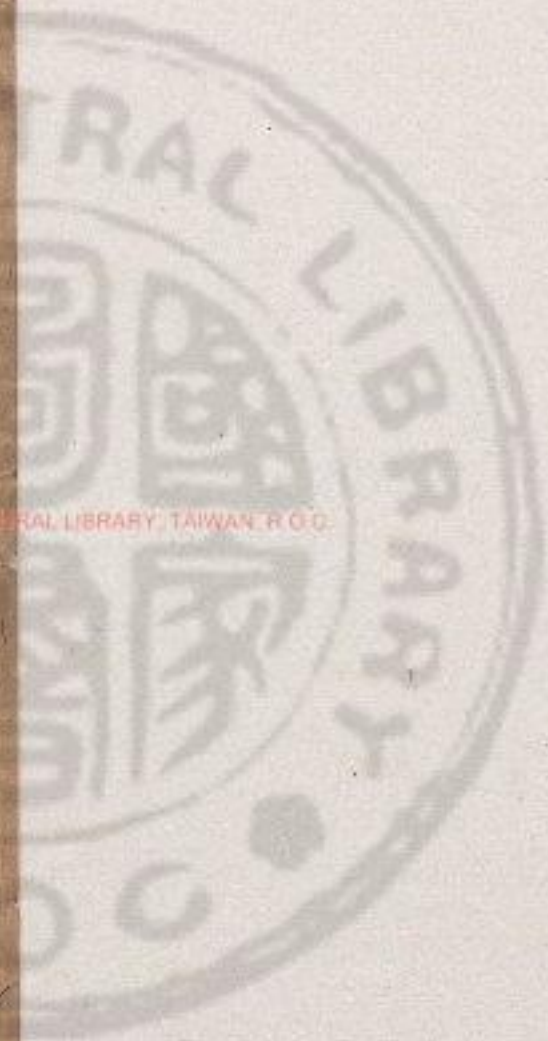
之前後爲十有二旒旒各十有二就每一就貫以

玉就間相去每一寸旒長尺二寸垂至齊肩爲其

以藻貫玉故名玉藻十有二則法天數也延者用

三十升布染黃纁於冕上前後垂而延長深邃故

曰前後邃延龍卷之卷字本作袞畫龍於袞衣其



形卷曲衮冕所以祭先王之服先儒相傳謂前旒蔽明亦習之誤此獨祭祀之衮冕爲然欲其稟精神以饗神也若視朝則皮弁服何蔽塞之有哉

氏周氏得氏說

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

玄端者端衣名而色玄古者端衣或施於冕或施於冠樂記曰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此施於冕者冠禮曰冠者玄端緇布冠內則曰子事父母冠緇端韞紳公西華曰端章甫晉侯端委以入武宮晏平仲端委以立于虎門此施於冠者東門南門皆

謂國門諸侯告朔於廟明其受之於祖也天子聽

朔於南門之外明其受之於天也聽者受之義

氏及論注及方氏

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

扉門扇也陽也闔其左而由右者闔非正也

用方氏補

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餽奏而食日少牢朔

月太牢五飲上水漿酒醴醢

以支反

弁用皮體自然也以視朝之服而食敬也日中而

餽不改造以厚養也奏樂而食和以養其心志也

日少牢崇其儉也朔月太牢敬其始也五飲上水



味以淡為本也。漿以汁滓相將其味酢。七故者也。

酒清酒醴甘酒醑以粥釀醴漿厚於水醴厚於酒

醑厚於醴凡五飲皆以淡為本而漸及於醴厚也

用應氏方氏補

卒食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

幾聲之上下

御瞽當御之樂官幾察也樂以中聲為本聲之上

下皆非中故幾之魏文侯云鍾聲不比乎左高晦

蒼云和峴造樂於周我太祖神聖令降一分其

聲遂和用陳氏補

年不順歲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

自巽始也鄭氏

諸侯玄端以祭禋冕以朝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朝服

以日視朝於內朝

禫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禫內朝路寢

門外之正朝也鄭氏

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

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辨色始入所以防微日出而視所以優尊朝而臣

先於君所以明分守退而君後於臣所以防怠荒

視大夫退然後敢退所以體羣臣而均勞遠陳氏  
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牛肉朔月少  
牢五俎四簋子卯稷食菜羹夫人與君同庖禮記注疏  
三俎豕魚腊五俎加羊與其腸胃四簋黍稷稻粱  
子日紂死卯日桀亡後王以為忌祭肺祭先食周  
人尚肺也祭牛肉夕食非始殺止於肉而不必肺  
也○朝服以食享一國之奉不可忽也朔月豐於  
朝夕敬始也稷食菜羹忌日賤也夫人同庖不特  
殺也用節  
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

君子遠庖厨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禮記注疏

故謂因祭祀無故不殺仁也庖宰殺之所厨烹飪

之所凡有血氣之屬弗身踐謂雖若螻蟻之微猶

弗忍踐之此以小明大血氣之屬弗身踐况忍無

故而殺乎用禮氏

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年不順成君衣布摺本闕梁

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

衣布謂若衛文公大布之衣摺本謂天子之笏名

珽諸侯之笏名荼士竹笏其本飾之以象今以凶

年自貶去珽荼佩士笏而但摺插其竹本無象飾

也。列言選列但遮列使不得非時而取而不取其  
賦也。○春秋書正月至于七月不雨見咎徵也。三  
傳不達聖人之意乃曰不為災故不書旱豈有不  
雨者七月而不為災此曰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  
者後儒惑於三傳也不然則誤且繆矣。長樂劉氏  
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

定龜者天龜玄地龜黃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俯者  
靈仰者繹前禽果後禽獵左倪雷右倪若其屬不  
一定之者定其所當用卜祭天用靈卜祭地用繹  
春用雷秋用若之類也。定墨者卜必以墨畫龜而

灼之大圻從墨為兆。廣小圻旁出為兆。與定之者  
土兆橫木兆直金兆從右邪上火兆從左邪上水  
兆曲以大小長短明暗為吉凶。或卜凶事又以短  
小為吉。又有旋者吉大橫吉大橫庚庚庚是豹  
地庚庚然定體者體如體王其罔害體無咎言定  
之者既得五行之兆體君定其體之吉凶。占人云  
君占體是也。卜人定龜先視龜之上下左右陰陽  
大史定墨以視其兆圻人君定體視兆所得而斷  
其吉凶。卑者視小尊者視大也。馬氏

君羔幣虎犴大夫齊車鹿幣豹犴朝車士齊車鹿幣

豹直屬音直例皆反

軾之制有衡以橫其上有植以直乎下屬音若席然  
施諸軾上註謂之覆琴詩韓奕謂之幘周禮巾車  
謂之祺○羔臂虎植此君齊車之飾臣之朝車與  
齊車同飾言朝車於大夫士之間知藜大夫士之  
也辨氏

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  
必變雖夜必與衣服冠而坐又手反

當戶嚮明東首順生氣變而衣服冠起坐敬天怒

嚮

日五盥沐稷而饋梁櫛用櫛櫛髮梳用象櫛進稷進  
羞工乃升歌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出行履則席連用  
湯履蒲席衣布跣身乃獲進飲盥音管饋音餽櫛則  
既反音雷

盥力且反

盥洗手沐髮饋洗面浴洗身稷與梁用其藩汁

也櫛梳櫛白理木櫛象齒象齒為梳櫛沐而進

飲以祝福進羞以庶羞薦之工升歌謂以樂侑絺

精給粗杆浴盆剛澁軟運用湯者初出浴履剛

繼以湯去足垢而履蒲乃用布跣其身納履而進

飲進飲不進羞工亦不升歌浴殺於沐也○日必

五盥於其間而沐浴焉所以滌其垢致其潔而養  
其和者亦無所不至沐之濡則先稷而後粟既沐  
之濡則先禘而後象浴之中則上絺而下綌既浴  
之濡則先肅而後蕭大抵初則先其粗者用刷蕩  
之力後則用其精者盥潤養之功既沐而升歌所  
以作其陽既浴而進飲所以養其陽而浴之禮殺  
於沐又以首爲尊也周禮禘氏  
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  
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揖私朝燁如也登車則有光  
矣

史謂大夫亦有史官也窮者忽也書事以備忽忘  
者也漢初亦有秉笏奏事蓋手執眼觀口誦於君  
前也書思對命言書所思念欲以對君之命孔氏  
謂書此思對命三事亦通既著朝服私習儀容又  
觀容以聽佩王之聲使與行步相中行出至於已  
之私朝揖其屬臣而行燁如可觀登車則有光儀  
拱挹之不盡形容之莫措矣周禮

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誦後直讓於天  
子也大夫前誦後誦無所不讓也延平周氏如字讀

搢謂扱與搢笏於紳天子之笏曰珽珽直也故其

制直云方正於天下釋其以直臨下之義也諸侯  
之笏曰茶茶舒也舒緩也進則屈於天子退則伸  
於國人故其制前屈而後直讓於天子者釋前屈  
之義也大夫進誥於天子退誥於諸侯故其制前  
後皆直無所不讓釋前後皆直之義也周氏以茶  
爲茅之秀云笏飾以茶猶玉飾以蒲姑兼存之以  
俟來者考焉用周氏方氏補  
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登席不由  
前爲躡席待坐不盡席尺讀書食則齋豆去席尺  
侍坐必退席不敢與尊者並也不退亦須去就君

之親黨以避之不敢近尊也登席不敢由前恐躡  
踐其席也無所事而徒坐則不盡席之前有餘一  
尺不讀書與食則近前而與席齊讀書飲聲聞長  
者食恐汗席也設豆去席一尺食坐盡則則豆當  
又在其前也周鄭氏方氏補

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辨嘗羞  
飲而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然而俟禮上言  
祭祭先也禮敵者其食則先祭臣侍君而賜之食  
不祭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又酒君命之祭乃敢  
祭君未食而臣先食褊嘗羞膳示行臣禮爲君先

嘗食之義也嘗者畢飲飲而俟君殮臣乃敢殮飲

禮記卷之四禮記卷之四禮記卷之四

君命之羞若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

食必順道食君未覆手不敢殮君既食又飯殮飯殮

者三飯也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

羞近者避貪味也順近食從近始也覆手謂已食

而釋其祕覆手不用也殮夕食也先儒以為勸食

者朝食為一夕食為再以勸之使食因謂之殮為

其再食也君未覆手不敢殮者待君一食之竟然

後敢勸之使再也如是者三故曰飯殮者三飯也

執飯與醬授從者食於尊者之前當親徹也鄭氏

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唯水漿不終若祭為已

係卑禮記卷之四

不盡食不飽謙也水漿不祭非盛饌也已謂已甚

也係卑薄也言水漿若祭則大卑薄也鄭氏

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

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

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退

則坐取覆隱辟而后覆坐左納右坐右納左禮記卷之四

亦反

酒如明兒言言和兒油油悅敬兒古以言言斯爲  
句今以斯禮已爲句謂二爵而言言然和敬斯已  
爲禮至三爵則油油然悅敬而退不敢過三爵也  
退則取屨隱辟而納之不敢當長者而屨也坐左  
納右坐右納左凡以順手足之便用說文禮氏方

補氏凡尊必上玄酒唯君面尊唯饗野人皆酒大夫側尊

用於士側尊用禁於

上玄酒不忘古也君面尊專其惠也饗野人謂蜡  
祭時唯用酒而不用水賤者用恩而已不備古禮

也側尊在賓主兩楹之旁避君之嫌也於今木饗  
上有四周下無足禁有足皆所以頓酒尊使不動

者也鄭氏刊氏方氏

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徹之可也

緇布冠存古耳始冠暫用即徹棄之鄭氏周氏

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纁纁諸侯之冠也

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

也戶內反纁耳佳反音其又其託反

纁纁五采綦纁纁雜色纓所以結冠纁所垂之飾

玄冠朱組纓緇布冠纁纁皆始冠之冠下皆齊



冠

編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編冠素紕既禋之冠也。垂綬

五寸惰游之士也。玄冠編武不齒之服也。也音

武冠卷音也。純緣邊也。子姓適孫也。孫是子之所

生故曰子姓。祖亡故冠用編父在故武用玄。此

孫爲祖既祥之冠。冠用編帛以兆吉。緣以素。紕以

示凶。此子爲父既祥之冠。垂綬五寸。惰游之象。黜

冠編武以罰之者。不齒之服。方氏

告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綬

燕居之冠。冠武相連率略也。古者施冠於首然後

加武以約之。有事然後綬。燕居無事者去飾也。

五十不散送親沒不髦。大帛不綬。玄冠紫綬。自魯桓

公始也。散卷且反

五十送喪不服散。麻絰始衰不備禮也。親沒不髦

去爲子之飾也。大帛疏帛不綬者凶服去飾也。玄

冠而用不正之紫色爲綬。其失禮自魯桓公始也。

鄭

朝玄端夕深衣。深衣三祛。縫齊倍要。袷當旁。袂可以

回肘。直音通反。端音魚反。袷音一。袂音

袂。袂末袂者袖也。三祛者言深衣之廣三倍於袂。

之末也。縫齊者衣下之裾也。要者衣之中。齊者衣之裾。縫齊倍要者其裾之廣倍於要也。袷尺二寸。圍之爲二尺四寸。三其袷爲七尺二寸。今其下倍之。則丈四尺四寸也。衽襟也。當旁在其側也。袂之廣取其可以回肘。

鄭

長中繼揜尺袷二寸。袷尺二寸。緣廣寸半。以帛裏布。

非禮也。

袷音知

長者長衣垂之於外者也。中者中衣服之於內者也。長中二衣與深衣大同小異。繼者接袖也。繼揜尺者繼袂口而揜餘一尺。謂幅廣二尺二寸。以半

幅繼續袂口。比深衣袖多長一尺。以揜餘於外也。

袷領也。以交而合。故名曰袷。二寸者言其廣也。袷

袂口也。尺二寸言袂口之廣也。緣廣寸半言領袖

之緣也。裏者袂也。凡衣用帛則裏亦帛。用布則裏

亦布。若以帛裏布。則是以細而副麤。故非禮。

氏方氏補

士不衣織。無君者不貳采。衣正色。裳間色。

衣音意。裳音志。間音去。

皆耳

織者先染絲。然後織。若錦之屬。功多色重。士賤不得衣之。無君則弔。故服素而不貳之。以采衣在上。

故用青黃赤白黑五方之正色裳在下故用綠紅

碧紫駝黃五方之間色用孔氏補

非列采不入公門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

龍裘不入公門讀如衫山義

列采謂正服文采成列也振絺綌謂禪暗著絺綌

而無表衣以蔽之則褻裘謂服表於外而無正

服以被之則醜裘謂裘必當裼反而襲之不見

美則疑於弔故皆不當入公門凡裘上必有裼衣

裼衣上又有襲衣裼者所以露其文采用方氏補

縗為繭縗為袍禪為絢帛為褶音丹音牒

王集

續新綿縑舊紵絢襪衣褶袂衣

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孔子曰朝服而朝卒

朔然後服之曰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

卒朔謂卒告朔之時告朔服皮弁告朔畢脫去皮

弁而後服朝服也○朝服以布不以純以縞不以

縞後世反之者始乎季康子之失禮也朝服縞衣

素裳待皮弁告朔訖然後服之盛服非有道者不

能充其服謂若彼其之子不稱其服之類用方氏補

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亦古也

黼裘以黑羊皮雜狐白為黼文以作裘誓謂前祭

十日誓戒省謂前祭三日省牲大裘夫子郊天之服惟君黼裘以誓省後世有用大裘故記者譏之曰時古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謂也

狐白裘以狐腋之白毛爲之裼者袒而有衣曰裼露肉曰袒。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則狐白裘天下之尤難得者紂以狐白兔西伯田子方以狐白禮子思田文以狐白脫秦患狐白之貴可知故惟君衣之而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裼右

虎裘左狼裘衛尊者宜武猛也

味无期氏

君子狐青裘豹褱玄緇衣以裼之麕裘青紵褱絞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

謂音胡謂音清麕音洪

裘袖緇緇屬存胡犬絞蒼黃色麕鹿子羔羊子。裘必有衣各隨其色之相稱

熊

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裘之裼也見美也裼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弗敢充也

見賢

實於內。裘之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裝之，必裼以見美為敬。故君在則裼，惟尸居尊位無所敬於下，故不裼而襲。執玉執龜，敬在寶瑞，故不裼而襲。苟無事，則必裼。蓋臣之於君，不敢自充其美，必以著見其美為事上之敬也。

周禮疏  
乃氏補

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

球，美玉。魚，須文竹者，以鮫魚之須文飾其竹。竹本，象者用竹本而象飾之。氏

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太廟，說笏，非古也。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既，摺必盥，雖有執於朝，弗有盥矣。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畢用也。因飾焉。禮記注及說前  
問造七報反

說，脫去也。吉事無所說笏，免者喪事，以布繞頭交額前而哭，惟當執事與免之時，則說笏。造，君所而受命，則書於笏。事事畢用笏，以笏為重，故因而加飾焉。鄭氏  
方氏

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

其中博三寸，明上下二首不博三寸也。君殺其上。

大夫士又殺其下殺之而其首廣二寸半以便於

擗與指畫

鄭氏王氏

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

帶弟子緇帶并紐約用組禮釋支讀如禪音律

辟讀如裨冕之裨謂以繒采飾帶之側也終辟者

盡其帶皆飾辟垂者止於帶之紐及末垂處有飾

率謂緇緝率下辟者止於其末下有飾居士不仕

者用錦帶尚文弟子承學者用緇帶尚質并並也

組帶之交結處也以物穿紐約結其帶並用組為

之也

鄭氏孔氏

王

韋者朱大夫素士爵韋圍殺直天子直公侯前後方

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

禮音

韋為之士之韠色如裘於士言韋總上文也

圍殺直三等之制天子直無圍殺也公侯前後方殺四

角使之方變於天子也大夫前方後挫角挫角則

圓也士前後正者正方直之間或曰前亦挫角於

是為正也韠以下為前以上為後

用孔氏陸氏補

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有韋帶博

二寸

二寸

禮記卷二

卷二

中央也。以上下皆大而中特小如人之頸。肩兩角也。以其在兩旁如人之肩。兩角皆上接華帶以繫之。故肩與華帶其廣同。并言博二寸。大帶用組約不堪懸繫。故繫於華帶。方氏  
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緇音子  
繚猶飾。雜帶即上之帶。辟音也。玄華緇辟皆帶飾。以等而殺耳。二寸而再繚之亦四寸也。率繚也。凡帶謂有司之帶亦繚之。如士帶無箴功。謂不禡之也。齊

一命緇。黻幽衡。再命赤。黻幽衡。三命赤。黻黻衡。天子

素帶。朱裏。終辟。緇音黻。黻音

緇。赤黃之間色。衡佩玉之衡。蓋瑤也。幽黑色。黻青

色。

王后禕衣。夫人揄狄。揄音

禕為疊。揄為搖。皆翟也。伊維而南。素質五色。皆備

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王

后之禕衣。畫疊。夫人之揄狄。畫搖。氏

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

游曰。參分帶不。紳居一焉。紳鞶結三齊。

三寸謂約帶紐組之廣也長齊于帶與紳齊也紳帶之垂者也士之紳其制長三尺有司謂府史之屬長止二尺五寸便於趨走承事也帶通四尺五寸尺五寸繞腰三尺垂前於紳故曰三分帶下紳居二馬帶之垂紳蔽膝之韠承約組帶之結三者齊長用鄭氏孔氏補

君命屈狄再命禕衣一命檀衣士祿衣

音賜國音鞠山陰陸氏

如鞞音應張戰反鞞吐亂反

屈周禮作闕狄程也翟則雉畫雉於衣命婦之服故曰君命屈狄音鞞也書鞞於衣上文云王后禕

衣其制必在屈狄之上故曰再命禕衣○然禕衣既為王后之服卿大夫妻亦再命得之其制必有少異猶天子諸侯之同其袞冕也一命檀衣檀展也士未命其妻祿衣祿或作稅展衣白祿衣黑陸

氏孔

唯世婦命於奠醢其他則皆從男子

音獻如字

世婦謂天子二十七世婦以下也世婦及命婦入助蠶畢獻醢凡獻物必先奠於地故曰奠醢奠醢者有功於祭服而命之不專為夫其餘非助蠶者不須奠醢之命惟從夫之爵故云皆從男子本孔氏



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齋頤雷垂拱視下而聽上視帶以及袷聽鄉任左

音各音力救反音初鄉許亮反

紳垂則身磬折也齋者裳之下緝如履齋者謹於移步也雷者屋簷身俯則垂其頤如屋雷也拱脊手也身俯則宜手沓而下垂也視下者視高則微故下矚聽上者侍尊宜諦聽故聽上視帶及袷者視尊者之身下不過帶高不過袷袷衣領也聽鄉在左者聽之所鄉以左為任左近君也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履在外不俟車

節以玉為之君召臣有一節時有二節時故合云

三節急則二節臣故走緩則一節臣故趨在官不

俟覆者古者官府近死君側席地而坐登席解覆

聞召即往故不俟覆在外不俟車者退食於外候

馭皆散倉卒未易遽集故或不容於俟車孔氏

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士於尊者先拜進面答

之拜則走

凡皆不敢以主禮自居也先拜進面謂拜竟乃進

面親相見本孔氏

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名士與大夫言

名士字大夫

字名謂字其名即稱字也。隱其名而稱其諡與字所以謹分守存謙退亦體其君尊賢悼往之心

應氏

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凡祭不諱廟中不諱教學臨文不諱

此明有不得而諱者義各有在也補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旋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聞佩玉是

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

音作辭

右徵角左宮羽玉聲之所中也徵為事角為民可

以勞故在右宮為君羽為物宜逸故在左采齊路

門外之樂節逸詩肆夏路門外之樂節九夏之一

也周旋是直去却回來其回轉處欲其圓而中規

折旋是直去復橫去其橫轉處欲其方而中矩

在衡和枉式集鄭氏及海虞

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齊

則請結佩而爵朝爾雅

不佩玉非盡去之也特結其玉不使鳴以收斂為



也

用錦為緇布衣之緣又紳帶及約帶之紐皆用錦

并以錦為總而束髮其錦皆用朱色之錦此童子

之飾其以父母存而尚采歟用孔氏補

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律古音肆今讀如字

肆伸之也束所以約帶之組紐也勤謂執勤勞之

事也伸束及帶所以為容有事則收之身湏趨走

則擁抱之於懷或云此承上文言童子以朱錦束

髮肆之使至帶陳氏

此篇自而素帶終辟以後至走則擁之鄭氏謂

玉藻

多錯簡天台曹蒙依其說改次前後今錄下方天

子素帶朱裏終辟而素帶終辟禮記注疏元本無大

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編帶

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

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

三齊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

辟二寸再緝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肆束及帶勤

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

童子不裘不帛不履絢無總服聽事不麻無事則立

主人之北南面見先生從人而入其

絢履頭飾。不裘帛，恐太溫也。不獲絢，未成禮也。

不服總，惟聽給事，而不服麻。無事則旁立，為其幼

也。從人而入，不敢獨勞。長者與為禮也。陸氏補

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客祭，主人辭曰：「不足

祭也。」客殮，主人辭以䟽。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

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壹食之人，一人徹。凡燕食

婦人不徹。說扶說反

先生尊者也。異爵，貴者也。饌，不為己設。故後人而

祭，示為尊者嘗食。故先人而飯也。客祭，盛主人之

饌。客殮，美主人之食。故主人皆辭之。䟽，言麤也。主

人自置醬者，敬賓客。自徹者，敬主。一室之人，自食

非有賓客。惟俊少者，一人徹壹食。謂若同盤而食

亦惟一人徹，不以無賓主而廢禮也。婦人不徹，弱

不備禮也。鄭氏注

食棗桃李，弗致于核。瓜祭上環，食中葉所操。凡食果

實者，後君子。火孰者，先君子。有慶非君賜，不負有憂

者，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操七刀反

環，謂瓜外圓中虛橫斷之形。如環，操謂手持者。

弗致于核，謂懷核不置於地也。食瓜亦祭先祭

以其上環食其中，棄其手之所操。果實陰陽所成

產之味以先食為新故後於君子而食火熟調和  
所成之味以後食為謹故先於君子而食有慶非  
君賜不賀陸氏并下文有憂者釋之云有憂者有  
慶唯君賜然後賀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前  
章之文重出

鄭氏孔氏方氏

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殮

凡客將食興辭而孔子不辭凡禮食先誠次殺至  
有則飽乃殮孔子又不食而殮是季氏失禮而孔  
子以微意警之是亦教誨之也

孔氏輒氏應氏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敢

王

即棄服也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酒肉之賜弗再拜  
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

乘服以拜敬君惠也非經君命雖有車馬衣服不  
敢輒乘服也據掌以左手覆按右手之上致諸地  
者致首於地恭之至也酒肉之賜弗再拜輕也賜

君子小人不同日謹尊卑也

鄭氏陸氏

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膳於君  
有筐挑刻於大夫去茹於士去菹皆造於膳宰大夫  
不親拜為君之答已也

造七報反為子偽反

宰謂膳宰主飲食官(軍)辛菜(桃)桃枝(菊)葵(芻)皆重

被不祥者。○大夫使宰獻士親獻皆拜送膳於君  
所熏被其不祥造詣膳宰而進之大夫不敢親拜  
進君者恐煩君之勞也鄭氏

大夫拜賜而退士待諾而退又拜弗答拜大夫親賜  
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衣服弗服以拜敵者不在拜  
於其室

大夫拜竟即退不待報恐君召進而答已也士賤  
君無答拜之禮又待小臣傳君之報諾而後退又  
拜者又拜君之諾報也弗答拜者君不答士拜也  
大夫賜士士既拜受又往拜謝於大夫之室所謂

再拜也衣服弗服以拜者君之賜則服以是大夫  
輕於君故不服其所賜而拜也敵已者有賜而不  
在家不及拜受則往拜謝於賜者之室也本義  
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士於大夫不承賀下大  
夫於上大夫承賀親在行禮於人則稱父人或賜之  
則稱父拜之

弗敢以聞恐其瀆也如少儀云致馬資於有司及  
所謂贈從者之屬皆弗敢以聞也士卑於大夫不  
敢受其賀下大夫於上大夫尊近故受賀父在行  
禮與受賜皆稱父事統於尊也鄭氏

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

服製爲充美於內惟盛禮乃然大裘不裼是以祀天禮盛也乘路不式路車亦以祀天禮盛無他敬也

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

唯速於諾走速於趨

親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䟽節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禮記卷之五

五

疏親屬屈木所爲厄匪之屬手澤汗之所漬津之所漬○親病而憂未爲至孝親沒而觸痛不忍可以觀其孝矣

介拂闈大夫中棖與闈之間士介拂棖實入

不復闈公事自闈西私事自闈東

中央所豎短木棖門兩旁長木介副也賓之

拂謂衣拂之也上介近君稍中故衣拂闈大

夫之介微遠於闈故中於棖與闈之兩間士介卑

去闈遠故拂棖不中門者嫌於自尊不復闈者嫌

於自高公事謂聘享爲國而與主君敵故自闈西





如尸燕居告温温音温

音温 舒遲德性自然也齊遜則見所尊又警而變音温猶

蹙也足容重舉欲遲手容恭拱而正目容端毋淫

視口容止無妄言聲容靜不噦咳頭容直不傾顧

氣容肅似不息立容德中立不倚儼然有德之氣

象色容壯勃如戰色坐如尺不動也告謂教使燕

居時告教人温温然匪怒伊教也鄭氏孔

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

如覩其人在此鄭氏

喪容曩曩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梅梅言容繭繭音

丁年切瞿

喪容總言之其下分言之皆喪容也曩曩羸羸貌

顛顛推落貌瞿瞿遽貌梅梅曖昧貌繭繭聲氣

卑微也鄭氏孔

戎容暨暨言容詭詭色容厲厲視容清明立容辨卑

母黜頭頸必中山立時行盛氣顛實揚休玉色音五

音五 如字音五

戎容總言之其下分言之皆戎容也暨暨果毅貌

詭詭教令嚴立容辨卑母黜古通為一句謂雖自

貶卑而無諂媚山陰黃氏各三字為句立容明辨

雖卑遜而毋失之謫媚也。山立如山不動也。時行時而即行也。禮氣類實。勇之氣顯實於中也。揚

休揚其休美玉色粹美瑩徹也。

用鄭氏孔氏補

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伯曰天子之力臣。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其於敵以下曰寡人。小國之君曰孤。擯者亦曰孤。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世子自名。擯者曰寡君之適。公子曰臣孽。士曰傳遽之臣。於大夫曰外私。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大夫有所往必與

公士為賓也。

禮音助。禮。邑吏。反。禮。必乃反。

屏謂屏衛中國。擯相也。公子。庶子也。故自稱孽。傳

遽以車馬給使。士自稱職之卑也。士臣於大夫曰

私人。比士既不與大夫為臣。故對大夫稱曰外私。

公士擯者謂正聘用公家之士賓介也。

鄭氏孔氏

### 明堂位第十四

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

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  
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  
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  
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歷先代反）

（斧即黼依即袞為屏風畫斧形在戶牖間負者背  
之而立也九采九州之牧四塞謂夷服在四方為  
蔽塞者。周公相成王漢儒以為代之朝諸侯傳  
聞既不審矣鄭康成又竟指天子為周公何過耶  
有周朝諸侯之位見於康王之誥亦不過東西二宿  
帥之比書五等諸侯與四夷各班又以九州之牧

次於四夷之外皆未安（辨）

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  
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  
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  
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成  
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  
方七百里置華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  
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  
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韜音獨）  
（弧旌旗所以張幅者韜則韜弧之衣。明堂布政

之堂明取嚮明之義今日明諸侯之尊卑是特擇位之為義耳然諸侯之班爵素定其尊卑不待此而後明也成王幼周公以冢宰聽其政令曰踐天子之位周公無此事也周室班爵之制諸侯不過百里今日地方七百里周室無此制也魯惠公始請郊於東周至僖公然後用郊春秋書之以著其非今日成王命魯公祀帝于郊成王亦未嘗有此舉也封爵當以孟子為正魯郊當以呂覽為正蓋皆周末先秦之書也明堂位作於漢儒漢儒多出於魯魯之僭大始於春秋遂有矯飾之說傳統

至漢漢儒因而述之弗考爾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壘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篋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琯巖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褐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尊於天下也

禮記卷之四十五

禮記卷之四十五

禘大祭白牡殷牲儀禮書儀象尊書象壘貯酒而給於尊者為之雷文以示戒故曰壘山謂刻山雲

為罍也。罍尊者盛穆尊之尊。黃目黃彝也。鑲金為龜目。故曰黃目。灌謂酌鬱尊以獻。瓚形如祭器。五升。以大圭為柄。是謂圭瓚。玉豆以玉飾。豆簋。簋屬以竹為之。鬯者刻飾其柄。爵者酌酒獻尸之杯。瓚夏后氏爵名。飾之以玉。仍尊者因爵之形而為之。飾也。加者加爵。琖則爵而已。一升曰爵。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皆爵之大者。璧者以璧飾其口。俎盛肉者。虞俎名。椀直而有脚。夏俎名。臠。脚中央添橫木。下管象者。堂下吹管。以播象武之詩。朱干干盾也。以朱飾其幹。玉戚戚斧也。以玉飾其柄。大武周舞。

天夏夏舞繫纁黃衣其衣積疊。東夷樂之。南蠻樂名。○凡皆侈言魯用天子禮樂。且自釋其義以為廣魯於天下。然天下周之有。而云欲廣魯於天下。將何為耶。補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褱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門。夫人薦豆。籩。鄉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是故夏杓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烝音烝。省音輝。

卷冕龍衮而冕。圖首飾。稱聲也。衣之所畫。○凡亦侈言魯用天子禮樂。然於祭祀而云百官廢職。服

大刑則三代之王未聞有承祀者不職而加之極刑者也若云姑爲是法而已則天下何從而大服夫四罪而天下服舜實見之行事然後天下服爾若爲之法而天下服何速耶補

大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振木鏗於朝天子之政也

魯之大廟即天子之明堂也魯之庫門即天子之臯門也魯之雉門即天子之應門也魯以木鐸振於朝是亦天子之布政也每事以天子誇魯之盛而不知此魯之失也補

廟堂位

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坳出尊崇坳康圭

疏屏天子之廟飾也疏專究反鄉許非又康苦况反濟也馬氏讀鄉字安也

節今屋梁之斗拱山節刻山爲文也說今梁上之

短柱藻梲畫藻爲飾也復廟重屋也凡前殿曰廟

後殿曰寢摠而名之皆曰廟也重檐者就外簷下

辟復安板檐以避風兩之灑壁也刮楹者刮之

使淨楹者楹也達鄉者達之使明鄉者牆屬反坳

者嚮外之坳出尊者謂置酒尊而出於坳之上也

崇坳者崇高之坳康圭者謂受賓圭而安於坳之上也凡坳皆以土築之屏者今淳思謂城隅缺上

為屋以覆屏牆之小樓疏者刻為雲氣蟲獸。凡亦侈言營之用於廟皆天子之廟飾也。

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大赤夏后氏路馬黑。虬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蒼鬣。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駢剛。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青。殷尊也。犧象周尊也。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尊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土鼓黃桴。鼗。伊耆氏之樂也。拊搏玉磬。拊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

禮記

四代之樂器也。

禮記禮記音頌鐘自春反聲音儀。禮記禮記音頌鐘自春反聲音儀。禮記禮記音頌鐘自春反聲音儀。

禮記禮記音頌鐘自春反聲音儀。禮記禮記音頌鐘自春反聲音儀。

禮記禮記音頌鐘自春反聲音儀。禮記禮記音頌鐘自春反聲音儀。

禮記禮記音頌鐘自春反聲音儀。禮記禮記音頌鐘自春反聲音儀。

禮記禮記音頌鐘自春反聲音儀。禮記禮記音頌鐘自春反聲音儀。

禮記禮記音頌鐘自春反聲音儀。禮記禮記音頌鐘自春反聲音儀。

禮記禮記音頌鐘自春反聲音儀。禮記禮記音頌鐘自春反聲音儀。

禮記禮記音頌鐘自春反聲音儀。禮記禮記音頌鐘自春反聲音儀。

禮記禮記音頌鐘自春反聲音儀。禮記禮記音頌鐘自春反聲音儀。

禮記禮記音頌鐘自春反聲音儀。禮記禮記音頌鐘自春反聲音儀。



足而底着地犧象者畫犧與象為尊之飾此四代  
尊之別琖鍾之小者謂卑淺若琖然故名琖音穉  
也畫為未琢飾象僅有足而尾此三代爵之別灌  
尊音酌之尊也雞夷即雞彝刻木為雞形而畫雞  
於彝飾畫未極質自鏤目而飾以金勺灌尊所用  
以酌酒者也龍勺勺為龍頭疏勺謂通刻勺頭為  
雉頭也蒲勺謂刻勺為鳥頭其口微開如蒲葉本  
合而未微開此三代灌尊及勺之別王鼓祭土為  
鼓黃桴以由音為桴畫箏截鞀為箏備者如笛而  
三孔音者古之不知禮樂者射取聲淺搏取聲

深相猶夏謂夏祝音謂擊鼓皆所以節樂者此四  
代之樂之別又推其始於伊耆氏者也。車也旂  
也牲也尊也爵也勺也樂也皆前代帝王之制魯  
兼用之記者修言之施之周公之廟猶曰報功施

之魯國音乎免於僭矣

用陳代補

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米廩有虞  
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頌宮周學  
也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天  
子之戎器也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垂之和  
鍾叔之離磬文禍之笙簧夏后氏之龍箏虞殷之宗

牙周之璧。要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俎有虞氏以椀。夏后氏以斝。殷以楨。周以房俎。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有虞氏之綬。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要有虞氏之服。皆有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丑。臣未嘗相弒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爲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

敦音對又第重切根與用切揭苦濬切綢切乃切



魯公伯禽武公伯禽之玄孫名毅以魯此二廟比  
周文武之廟世室言不毀也米康魯學謂即虞之  
庠皆言養也與序皆宗類宮總言魯兼四代之學  
也宗廟對公越皆國名棘助戰大弓武王之弓此  
言魯有天子之器也鼓足鼓有四足也楹鼓以柱  
貫中縣則在上進叔女媧皆古人名和鍾編鍾離  
特磬笙簧等皆中作簠簋虛所以縣鍾磬橫曰簨  
植曰虞龍其飾也崇牙謂於簨之上刻木為崇牙  
之形以挂鍾磬等者畫縉為扇戴小壁於其上  
此言魯前代之樂器也敷鍾磬皆黍稷器阮斷

木爲四足謂添橫距榎曲撓之如枳相樹枝旁俎  
下橫闊如冬獨豆以木爲柄獻謂疏刻之此言魯  
兼前代之禮語也獻即獻勝之輿山次龍章所畫  
之文此言魯兼前代之祭服也祭真心肝肺此言  
魯兼前代之祭禮也高明水醴酒此言魯兼前代  
之獻酒也官五十至三百此言魯兼前代之官制  
也綴謂旌旗之綫綉練謂綢杠以練練崇牙刻  
繒爲崇牙之形以飾旌旗之側要如扇形以障柅  
車戴之以璧此言魯兼前代之葬儀也凡四代帝  
王之服器魯兼兼用之非特分之所不當亦不

明禮十五

力之所不及春秋時魯弒三君又公廟立於私水  
自三桓始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士之  
有誅由魯莊公始婦人之髻而甲自魯莊公始  
紫綬自魯桓公始朝服之以縞自季康子始今云  
君臣未嘗相弒政俗未嘗相變亦近誣矣雖曰隱  
惡不若不言之愈也用與氏及慶  
源輔氏補

喪服小記第十五

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齊衰惡筭  
以終喪七  
反

斬衰父服始死括髮以麻若爲母始雖亦以麻至

僕尸出堂後又哭則改而免以布免者以布為卷  
續以約四垂短髮自項而前交於額也齊衰免笄

以然喪者婦人質於喪有除無變

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髻其義為男子則

免為婦人則髻

禮音

男子吉有冠喪則玄冠而免婦人吉有笄喪則去

笄而髻

禮

首杖竹也削杖桐也

杖之別

祖父卒而后為祖母後者三年

安服小

### 承重

為父母長子稽顙大夫弔之雖總必稽顙婦人為夫  
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

婦人既嫁則所重在天

補

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

異姓謂同宗之婦

禮

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

重在父

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

殺色  
界反

三者已與父及子三世也以三爲五者上因父而及祖下因子而及孫則爲五以五爲九者上因祖而又及高祖下因孫而又及玄孫爲九也上殺者祖以上服漸輕下殺者孫以下服漸輕旁殺者高祖以下之旁從服亦漸輕而至於盡矣即補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

庶子立爲王與適子爲王者其奉先廟制同補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

禮記小記

別子者諸侯之庶子別爲後世之始祖繼別者別子之世長子爲其族之宗所謂百世不遷之大宗也繼禰者別子庶子之長子爲其昆弟之宗所謂五世則遷之小宗也小宗有四或繼高宗或繼曾祖或繼禰皆至五世而遷特舉繼高祖者尊耳鄭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

祖遷於上謂高祖之父以次而禘也宗易於下謂繼高祖而下三從族父以次而踈也因禘故敬宗宗者祖禰之正體故敬宗所以尊已之祖禰也疏

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

斬謂斬衰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村食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

殤與無後者皆附於祖祖與禰皆宗子祭補

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

言服之所以隆殺鄭

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為女君之子服

從服謂於已無服於已所從之人有服之所從之人

既沒則已謂若君母之父母昆弟若妾為女君

之黨君母與女君既沒不必為之服也屬者骨血

連屬以為親屬從則非於已非親而從從人為服

者比如子從母而服母之黨夫從妻而服妻之黨

母與妻雖沒猶為其黨服也妾為女君之黨服故

為女君之子服若妾與女君俱出女君雖猶為其

子服葬而妾則義絕無服矣鄭氏

禮不王不禘

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惟王為然諸侯以下又始

祖耳補

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為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

為反適  
丁整反

妻父母不降服為妻故親之也為妻齊衰而不杖

父為主子不得伸也禮記

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

士服父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

尸服以父之爵祭食以子之爵然父為士而子為

天子與父為天子而子為士乃後世事人情所不

忍言而漢人言之若以義例明禮似不若父為大

喪服小記

天子為士之說禮記

婦當喪而出則除之為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

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

當喪當舅姑喪女嫁則恩隆於夫家被出則恩

復隆於父母得反則恩復隆於夫家婦

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

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故期而祭

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為除喪也三年而后葬者

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

再期云三年期云二年皆占禫言之也言喪節應



歲時之氣喪祭與除喪不同時再祭謂祥與練也  
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朋友虞  
祔而已

身有大功九月喪而主同姓三年之喪則必為之  
再祭以盡三年喪之禮若為朋友主則既葬後虞

祭祔廟而止補

士妾有子而為之總無子則已

妾以有子為因補

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他邦反

統者日月已過始聞喪而追服。此謂父在他邦

生已已不及讖祖父祖母諸父昆弟聞其死已過

時而父追服已無追服本論

為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除喪而后聞喪則不稅降  
而在總小功者則稅之

卿大夫出聘君諸親之喪已除則不必追服蓋從  
服者其情輕也總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  
故必追服之蓋屬從者其情重也遠兄弟輕服皆

自父祖之親降殺而及之故云降而在總小功補

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君雖未知  
喪臣服已

此言君出朝聘未反而君之諸親有喪者從行卑  
近之臣則隨君而服不問服限之已除未除也其  
餘為臣之貴者君親服限未除則從之服若已除  
不從之追服若在國之臣君雖在外未知諸親之  
喪其臣先已喪服矣用補氏

虞秋不入於室附杖不升於堂

此論哀殺去杖之節孔氏

為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為君母之黨服

為君母後謂無適立庶為後也君母卒則不為君  
母之黨服異於適也適為屬從母沒亦服母之黨

喪小記

用孔氏補

經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經纁色

首經大一搯搯謂拇指與第二指一圍也要經較

小杖大如要經梅庵又

妾為君之長子與女君同

重正統也鄭氏

除喪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

除喪謂練男子除平首婦人除平帶易服謂先遭  
重喪後遭輕喪男子易平帶婦人易平首男重首

經女重要經也鄭氏

無事不辟朝門哭皆於其次避婦

廟殯宮辟開也次謂倚廬鬼神尚幽朝宮閉

鄭氏說補

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

復招埋銘明旌。周禮天子復曰皇夫子復則不稱名取妻亦無不知姓者先儒遂以此為殷禮

氏孔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麻同皆兼服之

喪服小記

初服麻既虞變葛斬衰之葛齊衰之麻經皆五寸

七分之一帶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齊衰之葛

大功之麻經皆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帶四寸

百二十五分之七十六兼服之者謂若斬衰卒哭

男子變要經以葛若又遭齊衰之麻易葛帶其首

絰猶是斬衰之麻是兼之也下放此鄭氏又山

報者報虞三月而后卒哭報鄭音赴陸氏如字

鄭鄭請為赴疾之赴云不及期而葬訓急疾也山

陸氏謂不及期而葬者報而後知之故云報葬

即及期則有會而無報。急葬者急虞祭安神宜

急也。凡虞祭畢即卒哭。今卒哭必待三月已之哀

痛則奪之不忍急也。合孔氏

父母之喪借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

（借俱也）謂父母同月若同日死先葬者母也先輕

葬服斬衰從重雖葬母亦以父之服父未葬不得

變服也。鄭氏

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大夫不主士之喪

大夫降其庶子者父於子本尊服今大夫尊而庶

子賤故降服大功也其孫不降其父者孫謂庶子

之子大夫於庶子之服雖降於庶子之子不降重

繼世也不降其父謂亦服大功如於庶子也孔氏

方氏皆謂庶子之子不降其父猶為三年卑不可

以降尊也亦通恐子無降父服之理不必立此言

耳大夫不主士之喪謂不以尊攝卑補

為慈母之父母無服

慈母撫已者也父雖命為母子本非骨肉故止為

慈母服不為慈母之父母服異於生已之母也

補氏

夫為人後者其妻為舅姑大功

夫為本生父母期其妻降一等不貳隆也鄭氏

士祔於大夫則易牲

祖為大夫孫為士孫死祔祖用大夫牲少宰不敢

以卑牲祭尊也

鄭氏

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櫛為同居有主後者為異居

繼父謂母後嫁之夫母嫁子不隨固無繼父之名

自無服此言夫死妻稚子幼無大功之親隨母嫁

後夫後夫亦無大功之親彼此同財而祭其祖櫛

是為同居其服期有主後而異財為異居其服三

月

鄭氏

變服小記

哭朋友者於門外之右南面

變於有親者也門外寢門外右西邊賓也南面

南以答弔客

鄭氏

祔葬者不窆宅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

之為士大夫者其妻祔於諸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亡

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諸侯不得祔於天

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於士

宅葬地中一以上謂超越一位各隨昭穆○前人

已葬者不再筮祔則隨其辭卑不得祔尊尊得祔

卑

孔氏

為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

母之君母外祖適母也。母在而為之服。已則從之。服母若亡則不復為之服。所謂從服者所從亡則

已。用鄭氏孔氏補。

宗子母在為妻禫。

父在適子為妻不杖。不杖則不禫。父沒母存則為妻得杖且禫矣。此嫌宗子尊疑厭其妻故特言之。謂雖宗子母在亦為妻禫。蓋宗子尊則其妻亦尊。不得以母在為厭也。

為慈母後者為庶母可也。為祖庶母可也。

妻子無母者。父命他妻養之。名慈母。有服。記因禫類。既為慈母服。亦可為庶母。庶祖母服。庶母。父妾嘗生子者。祖庶母。祖之妾。嘗生子者。

為父母妻長子禫。

四者皆重故為之禫。

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

以其非正於子祭於孫止。

丈夫冠而不為殤。婦人笄而不為殤。為殤後者以其服服之。

冠笄則成人矣。凡殤皆未成人而死者也。未成人

無為父之道苟為其後惟以本親之服服之本鄭氏說

父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

喪則已

未葬不除喪其餘旁親大功以下以麻終月數者

喪限既滿則除之不待主人之既葬也用鄭氏補

箭筭終喪三年

箭筭以箭為筭此言女為父服

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纒

齊衰三月為算者服大功九月為單者服故雖月

數不同而同以繩為纒用孔氏補

練期年

練。箠日筮尸視濯皆要經杖繩纒有司告具而后去

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大祥吉服

而筮尸

練期年之祭大祥再期之祭濯謂澆祭器臨事去

杖事畢而杖以拜送賓皆敬也大祥吉服不以凶

臨吉也鄭氏

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庶子不以杖即位父

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父在庶子為妻

以杖即位可也

庶子為母不禫為父在厭也不以杖即位下適子

也。臣朝夕哭位也。孫以杖即位。祖不厭孫。孫得伸也。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即位。父不主妻喪。故亦不主庶婦。而子得伸也。鄭氏

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

衰。鄭氏

錫麻之滑易者。諸侯弔其臣。其君代之主禮敵也。必皮弁錫衰。諸侯之弔服也。雖已葬。必免。後時而主從其客也。未服喪亦不錫衰。先時而客從其主也。補

養有疾者不喪服。遂以主其喪。非養者入主人之喪則不易已之喪服。養尊者必易服。養卑者否。

養有疾者不喪服。求生主吉。惡其凶也。遂以主其喪。謂疾者死無主。後此養者爲之主。養時旣去其服。及爲主時。還與素無服同也。非養者入主人之喪。則不易已之喪服。謂疾時旣不去服。爲之養死後。亦不必易服。而爲之喪。惟服其服而來也。養尊者必易服。養卑者否。謂養尊者疾有忌。卑於我者

無忌也。合鄭

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



女君適祖姑也易牲而祔若女君少卒妾則特豚

下一等也鄭氏

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士不攝

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

至則主人不免而為主晚音

虞卒哭私室之哀自主之若祔於祖廟則尊者宜

主之也惟宗子可以士攝大夫宗子尊也不免而

為主親質不崇敬也本鄭氏說

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之而盡納之

可也道所領反

喪服小記

陳器之道如其陳之數而納之正也即雖多陳之

而少納之省陳之而盡納之禮亦不禁是之謂可

山陰陸氏

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為位而哭所知之喪

則哭於宮而后之墓

骨肉自然之親不特由主人故先之墓若所知由

主人而後致哀故先哭於其宮然皆為已葬者言

也孔氏

父不為衆子次於外

於庶子略故惟居寢孔氏

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

兄弟期喪而服斬喪者以其為君也

方氏

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誡而反以報之

謂本期親在下殤降為小功者澡治其麻使白以

為帶不斷絕其麻之根屈而上至要中合而糾之

明親重也報猶合凡殤之帶散垂

鄭氏孔氏方氏

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其妻為大夫

而卒而后其夫不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

卒而后夫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

親祖姑謂舅所生不易牲以士牲

喪服小記

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

適子當祭不敢為私喪廢祖父之祭故不為出母

服應氏

婦人不為主而杖者姑在為夫杖母為長子削杖女

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

姑在為夫杖姑不厭婦也母為長子削杖不可重

於子之為已也女子子在室無男昆弟使同姓為

攝主不杖則子一人杖謂長女也

鄭氏

總小功虞卒哭則免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

及虞則皆免為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

報虞卒哭則免如不報虞則除之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后免反哭免音問釋音赴陸如字讀

報古注以爲急疾山陰陸氏以爲告報之報免者以布繞項交前額而哭也。禮葬曰即虞虞則免既葬而未虞則雖主人且皆冠及虞則皆免兄弟既除喪而後葬報虞則免否則除之夫虞者虞度之義既葬而反祭於室虞度其神之所在而安之故以是日葬即以是日虞今乃有既葬而不報祭者豈葬之地去其室遠非於同日可虞者耶山陰陸氏謂過時而葬者禮使後其虞以責子道未知

喪服小記

然否補

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

君過時而弔亦免爲君變也本鄭

除殤之喪者其祭也必玄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編冠

除殤之喪異成人成人除喪後禫祭方玄端

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袒降踊襲經于東方奔母之喪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襲免于東方經即位成踊出門哭上三日而五哭三袒

堂上殯宮堂上出門哭止者出殯宮門就於廬哭者止聞喪已久異於初死時在家者哭踊無節也  
三日五哭者始至訖夕哭明日與又明日之朝夕哭九五也三袒者始至袒明日又明日之朝袒九三也然哀痛之情恐不若是拘  
鄭氏云

適婦不為舅後者則姑為之小功

謂夫有廢疾他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者故不為舅後適婦大功以不為後降小功小功庶婦服也

本朝

### 大傳第十六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子祫及其高祖

王者禘其祖之自出而以其祖配如周禘帝嚳而以后稷配諸侯祫祭則及其始封之祖大夫士必有大事動勞身省錄於其君而後得及其高祖謂之干祫干上達也

用王氏  
樂氏說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邊豆遂奔走追王大王置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

後反追  
王之國志

牧室牧野之室遂疾也。不以卑臨尊此漢儒之說而非追王之本意大王季文王乃武王之祖父豈待追王而後尊雖未追王而以祖父下臨其子孫亦豈得謂之卑臨尊蓋三王皆肇基之主而追王之且尊歸於祖父亦理當然耳用東萊補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禮音

治正也繆與穆同竭盡也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五者一

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者五者一物絀則民莫得其死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絀音

絀音錯也李氏云物被飾而不周曰絀物被飾而過實曰縻。五事得則民足一事失則民不得其死故治民莫先於人道人道謂此五事

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祗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

權稱錘度量丈尺斗斛文章禮法服色車馬徽號

號旌旗之名器械禮樂器及兵甲衣服吉凶之制  
○此借制度之可變以形人道之不可變主人道  
言也補

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  
別

同姓父族從宗謂從大小宗合族屬謂合之於宗  
子之家序昭穆也異姓謂來嫁者主名謂夫爲父  
行則主母名夫爲子行則主婦名治際會謂治其  
昏禮交接之會各有分別不亂也鄭氏

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

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也名者  
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

昭穆各係其夫兄弟之妻止同一行補

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袒免綬同姓也六世親屬

竭矣

晚音

四世共高祖而總殊服盡五世共高祖之父服袒  
免而無正服殺同姓也六世共高祖之祖不復袒  
免止同姓而已故親屬竭鄭氏

其無姓別於上而戒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繫之以  
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

周道然也

庶衆也。始相為正姓，高祖為庶姓，厥親也。單盡也。

庶姓別於上，謂自高祖各為氏族矣。或單於下。

謂至四從兄弟而親屬盡矣。問可以通昏姻否乎。

答謂連繫之以本出之姓而不分別，綴屬以飲食

之禮而不殊異，族人雖相去百世，不通婚姻，周道

然也。此記者自為問答以明其義。

用禮氏說

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

曰長幼，六曰從服。

術猶道也。親親之服，父母為首，尊尊君為首，名謂

大傳

世母叔母之屬，出入謂女子子嫁者及在室者，或

謂出妻之子為母，替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替婦當

喪而出則除之，未練而反則替之類也。長幼謂成

人及殤，從服若夫為妻之父母，妻為夫黨。

本鄭氏說

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

服而有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

屬從如子於母之黨，以親而從服為屬從，徒從如

臣為君之黨，本非親而從服為徒從，有服而無

服如公子為其妻之父母，從無服而有服如公子

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從重而輕，夫為妻之父母

從輕而重公子妻爲其皇姑

鄭氏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  
下之至于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

用恩則父母重而祖輕用義則祖重而父母輕

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

君當親其族族不當自以爲親而親君補

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

也

庶子上不敢瀆其祖下不敢重其嗣尊歸於宗也

陳氏

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  
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  
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  
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

別子謂諸侯第二子以下悉不得禰先君別自爲

後世之始祖繼別謂別子之世適族人皆宗之是

爲大宗百世不遷繼禰則父之適子兄弟宗之是

爲小宗傳至五世服盡則通遷

用孔氏說

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  
莫之宗者公子是也



別子之諸子祭別子別子雖是祖於諸子實則祿也繼祿者爲小宗是爲有小宗而無大宗別子之適子即繼父爲大宗是爲有大宗而無小宗別子爲祖上不敢宗諸侯下亦無他公子來宗已是有無宗亦莫之宗此三者唯公子有故結曰公子是也孔氏

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

公子之公者公君也。公子非宗而有宗道焉謂君復命其次庶代已爲宗以宗主士大夫羣庶之

在位者此公子之宗道也

通

絕族無移服親者屬也

疏以

絕族無移服謂四從兄弟無服在旁而及曰移言不遷移及之也有親者各以其屬爲服故曰親者

屬也

合東萊孔氏說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

俗刑然後樂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此之謂也

亦音

刑猶成也斁厭也。率親而上至于祖則始乎親親率祖而下至于禰則終乎親親故人道親親而已推親親之極至於禮俗成而人樂之不厭

氏孔

### 少儀第十七

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

主敵者某固願見罕見曰聞名亟見曰朝夕替曰聞名

始見之見賢通及國去莫反

不得階者自謙不得其階而進也古注乃以不得階主為句諸家費辭不可曉主敵謂主人敵體者也亟謂數見補

適有喪者曰比童子曰聽事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

比方氏去聲讀願比於執事者俱執事也凡適於有喪者之家以助事為主補

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敵者曰贈從者

適他謂出朝會臣致貨以助謙曰馬資謂芻秣補

臣致禮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敵者曰祿親者兄弟不以祿進

以衣遺死者曰祿祿君謙曰廢衣不敢必其以歛也於賈人以其知物善惡也周禮王府有賈人掌受獻敵體則直曰祿若親者相祿則直陳之不執以將命曰進也本鄭氏說

臣爲君喪納貨貝於君則曰納甸於有司

甸謂田野之物此臣爲君喪進物之辭

賜馬入廟門賻馬與其幣大白兵車革路之旗爲送喪之從以馬送死曰賻大白兵車革路之旗爲送喪之從

問於人各處其辭補

不疑在躬不度民械不願於大家不嘗重器

嘗計度也重寶也誠古作兵械慶源輔氏作機械

不疑在躬者有諸已之謂信不度民械者不逆詐居室以若完爲善用器以粗足爲給故不願慕人之大家不嘗計人之寶器也集補

泥掃曰掃掃席前曰拚拚席不用鬣執簪簪搗泥方

詳悉說反拚席

泥廣也鬣掃之末如鬣也簪曾前獨箕舌也內外俱將湯曰泥掃掃除席前之穢曰拚席上不用

鬣以其常用掃地而不潔也持箕舌自嚮曾前不

敢嚮尊者

孔氏說

不貳問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

不貳問謂卜筮當正心義公理志私意義志為貳

用孔氏補

尊長於已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遇於道見

則面不請所之喪俟事不植乎侍坐弗使不執琴瑟

不置地手無容不娶也寢則坐而將命

燕見之禮賢海反禮

反相交

爾等父兄黨也燕見不將命就其燕居而見若子

車。贈馬送死故入朝門。贈馬轍以下助主人喪

用故不入朝門

孔氏說

贈者既致命坐委之。擯者舉之。主人無親受也

凡饋者拜受有喪者不得拜受故贈者委之地擯

者舉而取之

孔氏說

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

受授皆立則不坐人性有不能委曲如禮者雖坐

君子不責也性之直猶所謂直情徑行者歟

本山陰陸

天及胸

始入而辭曰辭矣。即帶曰可矣。排闥說獲於戶內者

人而已矣有尊長在則否

禮記吐

闔謂門扉排謂推之使開在在內也。始入門主

人辭謝於賓擯者告主人曰辭謝賓矣謂辭謝賓

今先入至賓主升堂各就席擯者恐賓主辭讓即

席故云曰可矣言止不須辭也賓主登席衆入戶

內雖尊卑相敵猶推一人爲尊得脫屣於戶內餘

皆於戶外然其內若先有尊者在則亦不敢於戶

內脫屣

本孔氏說

問品味曰子亟食於某子問道藝曰子習於某乎子

善於某乎

弟然不敢用賓主禮也遇於道可避則避不敢煩  
動也不請其所往恐或有私便也事謂朝夕哭奠  
之時弔喪必俟其行事不敢非時獨往弔亦不敢  
故煩動之也侍坐非使之不敢執琴瑟不因畫地  
指說斂手不爲容雖身不揮扇尊長寢則坐而將  
命不敢下臨之也

合鄭氏孔氏說

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  
不角不擢馬

矢箭也射者先設箭中庭上耦下耦更進取箭各  
得四箭而升堂若侍尊長則不敢更迭一時并

取四矢爲約矢投者投壺其矢則投壺之箭以拓  
與棘爲之非竹箭之箭投壺則委矢於地坐而一  
一取之侍則不敢委之地而以手并抱爲擁矢勝  
則洗爵而以請謂不敢使他子弟酌酒以罰尊者  
必自洗爵而請行饅客若勝亦洗爵而請自飲角  
謂罰爵之觥爲者投壺立筭爲馬馬有威武射者  
所尚每一勝立一馬至三馬而成勝不角者不敢  
用巨觥爲罰不擢馬者不敢拔擢我馬在他馬之  
上皆敬讓尊上也集孔氏  
晦菴補

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劍負良綬申之面批諸

帶以散綬升執轡然後步

禮記可及  
禮音重

執執轡也良綬君所執以登車之綬散綬御者所

執以登車之綬也禮記上之覆苓也。執者之乘

車則坐謂守君之車者君不在車故坐以示不行

也僕者御車之臣時君未登車御者帶劍於腰之

右邊負君之良綬於背申之於面前掩於式上之

帶已則別執散綬以升車執六轡在手然後試車

行五步而立此言爲君駕車君猶未登車也用時  
梅說

請見不請退朝廷曰退燕游曰歸師役曰罷

見賈逵  
反音

步

請見者慕德不請退者嫌於簡賢朝廷曰退嫌於

貪進燕游曰歸嫌於忘返罷者休止之名易曰或

鼓或罷師役既事則休息之也用東此補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筴澤劍首還履問日之蚤

暮雖請退可也欠起劍反運音旋發音早更音暮

志倦則欠體疲則伸運以手動澤以手摩還以手

轉之。凡皆倦怠之狀長者如此侍者請退可矣

鄭氏

事君者量而后入不入而后量凡乞假於人為入從

事者亦然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乞如字又音氣

禮記

量謂度己之才與君之德乞假從事皆當量其可

禮記

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

不窺密嫌伺人私不旁狎不泛與人狎習且道舊

故恐揚人宿過取怨不戲色當莊重禮記

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譖諫

而無驕怠則張而相之廢則掃而更之謂之社稷之

役

亡去也疾怨也驕恃諫行而慢也怠惰發皆指政

言

母援來母報往母瀆神母循枉母測未至士依於德  
游於藝工依於法游於說母訾衣服成器母身質言

語援音末反戰古音通今  
如字訓如字又始統反

母援來者事來則應母拔而致之母報往者事往

則已母追而報之母瀆神當敬母循枉當改母測

未至當聽其自然藝射御之屬也說時變之制也

衣服成器母訾毀其不然疑事則母質講義及凡

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

齊齊皇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禮和之美肅肅雍雍

齊如字齊皇皇之  
皇音位匪音辨

與賓之言語形狀穆穆皇皇然或曰言行

齊者善讀如歸往之往美鄭云當讀作儀

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

能御未能御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

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問士之子

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

大夫之子常習學於樂故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

幼則曰已能受政令於樂人

執玉執龜筮不趨堂上不趨城上不趨武車不式介

者不拜



於重器於近尊於迫狹無容兵車不以容禮下人

禮

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爲喪主則不手拜

肅拜俯其首而肅之也手拜手至地也爲尸爲祖姑之尸也婦人以肅拜爲正雖君賜及爲尸而或答拜皆不手拜而但肅拜爲喪主則不手拜者爲夫與長子當稽顙禮氏

葛經而麻帶

經首經如人所貴在要帶禮

禮

取俎進俎不坐

以俎有足立而進取便禮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

重慎禮

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

祭不跣主敬燕有跣爲歡禮

未嘗不食新

人子不忍忘食

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始乘則式君子下行然後還立乘貳車則式佐車則不式貳車者諸侯七乘上

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

君子升降皆僕授綬君子下車而行然後僕還立

其處朝祀之副車曰實尚敬故式田獵之副車曰

佐尚武故不式集鄭氏孔氏說

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觀君子之衣服服劔乘

馬弗齒

不齒不敢次論其年弗賈弗敢評議其價孔氏

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

將命亦曰乘壺酒束脩一犬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

其禽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

少義

乘壺四壺也於卑者曰賜於尊者曰獻加多也多於

一雙者止執一雙而委陳其餘孔氏

大則執緹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犬名牛則

執網馬則執鞞皆右之臣則左之禮記反手又

反手丁

緹牽犬繩守犬守禦宅舍田犬田獵所用網牛繩

鞞馬韁臣所獲臣虜犬牛馬右之惟臣虜則左之

者右手防其不測用孔氏說

車則執綬執以將命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

以前之則袒褰奉冑器則執蓋弓則以左手屈執

拊劍則啓櫝蓋襲之加夫撓與劍焉

吐音反

另武反 櫝音獨 天音扶 櫝如逆反

綏執以登車者繫甲衣背兜整鞮弓衣拊弓把櫝  
劍函夫撓劍衣。獻車者脫綏而執之以將命。曲禮云獻車馬者執策綏甲若他有擊幣則執之無則袒素見甲奉其背以將命。曲禮云獻甲者執甲器則執器之蓋。弓則左手屈卷其弓衣而以弓拊將命。曲禮云右手承簫左手承拊。劍則先開劍函之蓋襲之者以蓋卻合於函下加函底於上而重合之。故云襲加夫撓與劍者又加劍衣於函中而

以劍置劍衣上

鄭氏

笏書脩苞直弓茵席枕几類杖琴瑟戈有刃者櫝篋簞其執之皆尚左手。刀卻刃授穎削授拊。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穎音領反 穎音笑音辟

荀直編萑葦裏魚肉類警枕也。篋著也。篋如笛三

孔卻刃授穎之穎謂刀柄之末以其有鏤鄭注作

鏤。笏也。書也。脩脯也。苞直也。弓也。茵也。席也。枕

也。几也。類也。杖也。琴也。瑟也。戈之有刃者櫝也。篋

也。簞也。凡十六物其執之皆尚左手。刀則卻刃而

授穎刀之有削不露刃則亦授以其把。凡有刺刃

者皆不以正鄉人

用孔氏鄭氏補

乘兵車出先刃入後刃軍尚左卒尚右

出先刃向敵入後刃不以向國軍尚左將主生卒

尚右士主殺

鄭氏說

賓客主恭祭祀主敬喪事主哀會同主詡軍旅思險

隱情以虞

詡長樂劉氏謂詡也援經云德發揚詡萬物入君

法天地作會同慶源輔氏曰軍旅思險者臨事而

懼隱情以虞者好謀而成

集執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毋放飯毋流歎小飯

而亟之數雖毋爲口容客自徹辭焉則止

飯扶曉反

數之邑多甫反

唯子生入反先飯若嘗食然後已若勸食然小飯小口而飯

謂疾速而咽數雖謂數數嚼之無得弄口食訖自

徹主盡則止

客爵居左其飲居右介爵酌爵僕爵皆居右

應音

客爵請主人酬賓之爵賓不舉莫解于薦東是客

爵居左旅酬之時一人舉解于賓賓奠于薦西至

旅酬賓取薦西之解以酬主人是其飲居右介者

賓之輔也酌者實所以酌主人也僕者鄉人爲卿

大夫來觀禮者也主人獻介介飲獻賓賓酢主人  
主人既飲獻僕是介爵酢爵僕爵皆飲爵故並居

右氏

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夏右鰾祭臠臠音折

臠魚腹鰾魚脊臠剝魚腹大臠祭祭先也。進尾

者辨及補麥之由後鯁肉易離也冬時陽氣下在魚

腹夏時陽氣上在魚脊陽氣所在之處肥美右則

以右手取食之便也祭先則以大臠之美本孔

凡齊執之以右居之於左細反

謂食羹謂飲有齊和者

少儀

贊幣自左詔辭自右

為君授幣則由君之左為君傳辭則由君之右

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

右執范乃飲范音

范與範同軌謂轉未范謂軌前。僕為尸御車者

酌之則尸先祭車之左右軌及前范乃自飲祭者

求神助使不敬危也

凡羞有俎者則於俎內祭君子不食國腴小子走而

不趨舉爵則坐祭立飲凡洗必盥牛羊之肺離而不

提心凡羞有滑者不以齊為君子擇葱薤絕其本末

羞者進喙祭耳禮反清起及天

類內近人之處故祭先食不出於俎外國犬豕之屬腴猪大腸也猪犬亦食米穀與人同故君子避其腴不食小子走而不趨卑不得與賓介俱備禮容也舉爵先坐祭而後立飲坐祭為神立飲則已不可不敬也飲訖而洗爵亦先盥手先自潔也祭肺之法剝離而不絕心心謂肺中央少許提膈絕也清汁也有清者不再以鹽梅齊和嫌於薄主人之味也葱薤必絕其本末羞牲頭者進口以嚮長者若祭先取耳耳

尊者以酌者之左為上尊尊尊者面其自者者機

者醢者有折俎不坐未步爵不嘗羞醢其

尊者設尊者也設尊者人預度酌酒人之左尊而實以玄酒必以尊之鼻當面浴而飲曰饔冠而飲曰

醢折骨體於俎曰折俎折俎為尊者故饔醢若有折

俎者則不坐步爵者行爵也殺羞本為酒設若酒

未行而先嘗羞是貪食故未步爵不嘗羞禮氏

牛與羊魚之腥臠而切之為膾麋鹿為道野豕為軒

皆臠而不切膾為辟雞兔為宛脾皆臠而切之切葱

若薤實之醢以桑之醢

牛羊魚豕而切之。請先牒直也為大饗而後報切

之為臚。通以菜為此。云麋鹿為菹者。製造之法如

之也。軒者大切之名。辟雞死。脾皆菹之類。孔氏

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如之。尸則坐。

折俎折骨於俎。俎有足柄稍高。故取肺以祭。既而

反之。皆可立而不坐。燔肉於火亦然。惟尸尊則坐。孔氏

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為罔。

衣服皆有名義。所以著德。罔猶罔罔無知貌。孔氏

其未有燭而有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馨亦然。凡飲

酒為獻。王者執燭。抱燭。客作而辭。然後以授人。執燭

不讓不辭。不歌。音事。應得解。又子約反。或在通反。

以告者。以夜暗不見。燭謂未然之炬。不讓不辭不

歌。皆為夜飲殺禮制。

洗盥執食飲者。勿氣。有問焉。則辟。辟而對。音亦反。而志反。

為尊長洗爵。盥手執飲食。勿以口氣及尊長。謂屏

氣也。辟。辟而對者。口旁曰。辟。辟者。辟之也。孔氏

為人祭曰致福。為已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祔練曰

告。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于階之南。

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大牢

則以牛。左肩臂。臠折九。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猪

豕則以豕左肩五个

報反

曰致福曰膳曰告此皆致祭祀之餘於君子之辭  
自祭言膳謙辭也祔練言告不敢以為福膳也主  
人展之展省具也送與反命皆拜敬之至也折斷  
分之皆用左者右以祭也九个者取有自上斷折  
之至蹄為九段以獻之也

鄭氏孔

國家靡敝則車不雕幾甲不組滕食器不刻鏤君子  
不履絲履馬不常秣

禮其

也  
雕幾雕畫漆飾幾微也以微為工組滕甲飾滕豹

日抄分類卷二十終